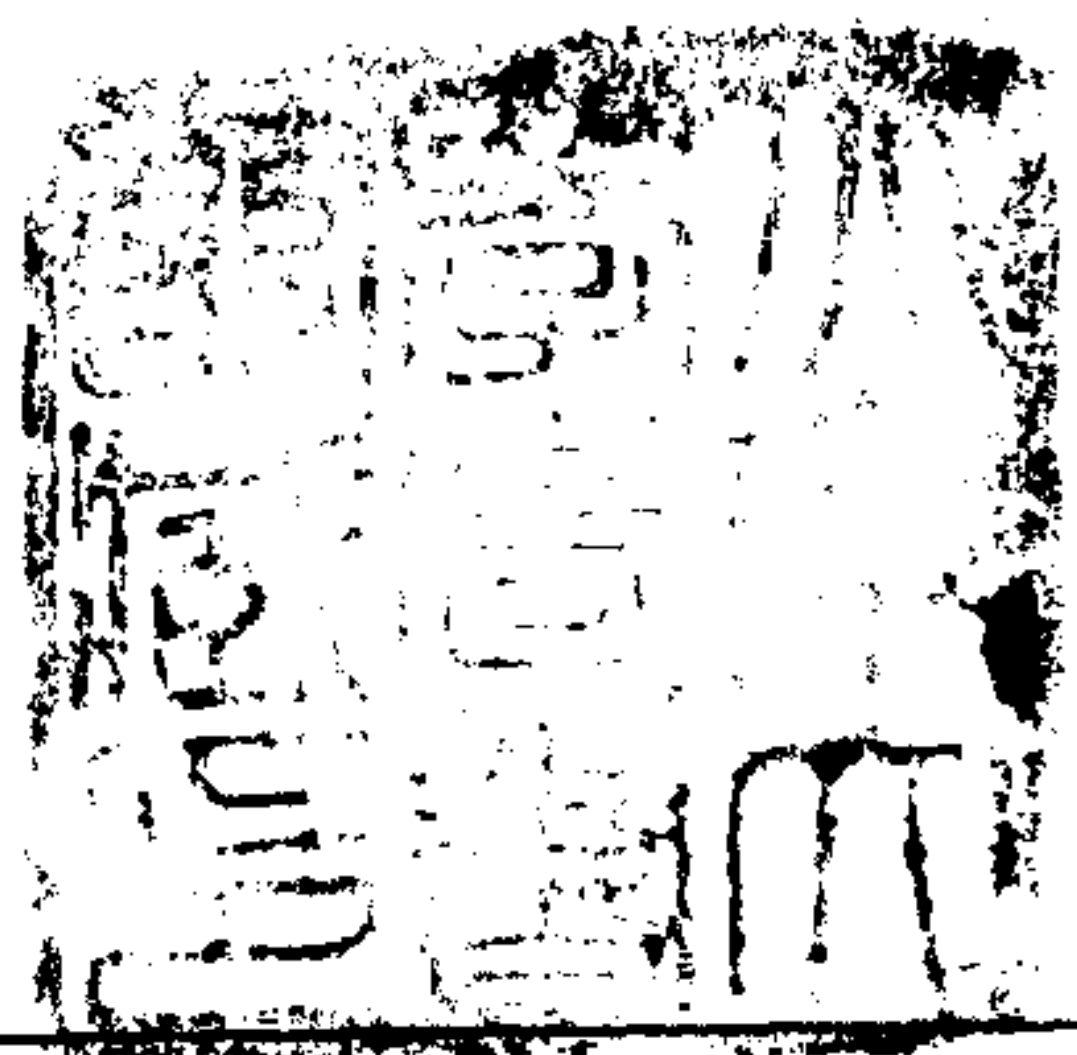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六・史部・編年類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卷一百六十四至卷二百二十)

〔清〕畢

沅撰

.....

E278/06





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帝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註解有補於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己巳金徵夏稅二倍 蒙古主擬取德順為坐夏之

所德順無軍金人甚恐節度使海仲舊倫愛申今改識鳳翔進

士馬肩龍可與謀事遣書招之肩龍欲行或以德順決

不可守勸弗往肩龍曰海仲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為

知已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已故不得不

為之死耳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止義兵鄉兵八九千

人蒙古兵大集海仲假肩龍鳳翔總管府判官同守禦

凡攻守二十晝夜城破海仲死之肩龍自到改異元史繫於四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三

今從夏四月癸卯朝獻景靈宮甲辰亦如之 是月

蒙古主次龍德時蒙古兵已破洮河西寧二州復遣將

攻信都拔之 五月壬子以岳珂為戶部侍郎依前淮

南總領兼制置使 甲寅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賦賞

錢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軍杖以下罪釋之 已

已進讀高宗寶訓徹章賜宰執經筵各官燕于祕書省

講讀修注官各進官一等 李全在青州突圍欲走蒙

古富珠哩遣兵邀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全退入城

城中倉盡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將自經

而使其黨鄭衍德等救已曰誓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

北歸未必非福全遂出降蒙古諸將皆曰勢窮而降非

心腹也不誅後必為患富珠哩曰不然誅一人易耳山

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

望表聞蒙古主詔富珠哩便立處之乃以全為山東淮

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副之由是郡縣聞風款附

改異元史太祖紀二十一年丙戌九月富珠哩引兵入齊

十二月李全降富珠哩傳五異蓋紀連書 蒙古兵破臨

之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舊倫陀滿胡被執誘降不從殺

閏五月甲申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及屬縣賦賞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四

丁未錄行在罪囚 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 先是金

主集羣臣議與蒙古和同判睦親府事撒哈連舊倫撒

改力排和議左司諫陳規進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

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穴情恐不可

用語未終監察烏庫哩四和曰陳規之言非也臣近至

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金主首肯又泛言和事規曰

和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

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金主不以為然羣臣

多以和為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至是乃遣前御史大

夫完顏哈昭舊倫合為議和使 丙辰金地震 六月



戊申朔日有食之 劉慶福在山陽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福亦謀殺慶福互相猜忌福稱疾不出慶福往候福殺之納其首于姚翀翀大喜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乘眾怒與楊妙真謀召翀飲翀至而妙真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杜未等以妙真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未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又欲害翀國安用救之得免救之今從齊東野語去鬚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時江淮之民靡有寧居史彌遠莫知為計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五

亦置邊事於不問於是廷議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金完顏哈昭見蒙古主請和蒙古主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遠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是月夏國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立國二百餘年抗橫宋遼金三國佃鄉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為異同至是乃亾時諸將多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

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秋七月己丑蒙古主殂于薩里川疾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阻大河難以遠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葬起輦谷後追諡聖武皇帝加諡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在位二十二年太祖漢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第四子圖墨監國 蒙古兵自鳳翔向京兆關中大震 金以工部尚書師安石為尚書右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六

旋以中丞烏克遜布吉舊倫烏古孫卜吉今改祭酒費摩阿固岱舊倫裴滿阿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為遷避計議者以為蒙古兵未至而河南先擾時事可知矣 陞寶應為州而縣如故辛卯以鹽城淮陰山陽及寶應竝隸寶應州 丁酉詔曰比者疾風甚雨介于秋成以朕之不德上天示譴夙夜震恐慮切民瘼訪聞畿甸多有飄損禾稻毀害室廬民居失業必致流散深可憐憫被水州郡速議賑濟仍與放行竹木等稅及富室假貸向去且令倚關庶幾貧富相資以寬目前之急併其它賑恤事件亟令有司條具以聞 八月丁未朔李知



孝言無逸一為其義精淡最切於人主之身者曰集大命結人心保壽齡而已望陛下留意時政柄為史彌遠所專鄭清之勸帝淡居講道學而知孝等亦竊道學餘論為帝所許 李全之黨以軍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間通相謂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自給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圍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淡嘗為全所辱又自以賈涉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聚計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議殺李福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七

楊妙真以獻遂帥眾趨妙真家妙真已易服往海州矣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安稱楊妙真函三首獻于楊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檄知盱眙軍彭托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復宜盡戮李全餘黨托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宴邀托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主封惠臨淄郡王成進膠西郡王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

總帥完顏額爾克戍之攷異金史哀宗紀正大三年十一月夏全自楚州來歸楚州王義淡張惠范成進以城降封四人為郡王改楚州為平淮州宋白華傳夏全自楚州來奔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淡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是夏全一人降金而與張惠等不同時也本紀因封裔而連書之耳今酌從未史李全傳 金哈昭自蒙古還金主問蒙古主臨沒有止殺之言遂以為從此息兵命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謂薩哈連曰諺云水淡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 金監察御史張特立言衛鎬二宅久加禁錮棘園柝警如防寇盜近降恩赦謀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八

何罪幽囚若是世宗在天之靈得無傷其心乎皇嗣未立未必不由此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彫弊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歲月期也當路者惡其言特立旋外謫 丙辰詔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諡號見今六字依祖宗故事宜加上十字為一十六字宰執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集議詳具典禮以聞 癸亥詔吏部試邑兩經罷黜毋得再注知縣縣令從御史留元英請也 己巳金萬年節同知集賢院史公奕進大定遺訓待制呂造進尚書要略是日大風落左掖門鳴尾壞丹鳳門扉隕霜禾盡隕 九月賜留正諡曰忠宣 庚



子詔時青堅壁守淮獨當一面屢有戰捷除武康軍節度使左金吾上將軍忠義都統制 李全得時青報勸哭力告蒙古將富珠哩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富珠哩乃承制授全山東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冬十月丙辰全遂與蒙古宣差張國明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子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尋復誘殺時青并其眾王義淡奔金金封為東平郡王 己未詔曰朕以眇躬紹膺聖緒今始如見天地兢兢寅畏慮弗克任以克期齊肅庶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九

幾對越無愧凡百御事之臣各宜恪謹攸司毋或怠慢以稱朕意 辛酉金陳規偕右拾遺李大節劾薩哈連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不報 甲子以右監門衛大將軍與夷為立州觀察使賜名貴謙繼沂王後千牛衛將軍孟均為和州防禦使賜名乃裕繼景獻太子後十一月丙子朔以奉上寧宗徽號冊寶告于宗廟天地社稷宮觀戊寅發冊寶于大慶殿遣羣臣奉上于寧宗廟 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祭享太廟辛巳日南至祀天地于圓丘壬午大赦改明年為紹定元年 李全收額爾克及慶善努於龜山金人皆謂盱眙不可守金主

不從以淮南王招李全全曰王義淡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遂不受 詔大理寺三衛臨安府屬縣決繫囚兩浙州軍亦如之調大理寺三衛臨安府點檢酒所贖賞錢 壬寅詔布衣李心傳特授從政郎充祕閣校勘 甲辰以雪寒糴貴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 慶善努之敗於龜山也金主置不問商衡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無以謝天下乃降慶善努為定國軍節度使 金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商衡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十

尉衡再上章言溫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金主為之動容出溫為汝州防禦使 十二月金以李蹊參知政事 辛亥詔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申嚴遏米之禁 蒙古兵入京兆復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遁三關不守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隘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孟津東至邳州之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請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史天澤在真定繕城壁修武備以高公抱憤諸砦乃武仙之巢穴帥兵破之



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曦尖武馬等皆 蒙古兵破西和州知州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寅妻杜氏飲藥自殺寅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寅寶謨閣待制咸子也 是歲史彌遠訪將才於趙葵葵以兄范對遂以范為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而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吳詞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師退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十一

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淡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過敵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淡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

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募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淡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身然揚州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闔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十二

哉朝廷乃召范稟議仍令知池州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蒙古 古皇子監國 春正月丙子朔帝帥羣臣上

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于慈明殿 庚辰金遣知開封

府事完顏莽依蘇 舊俗麻斤 出今改 及楊居仁如蒙古弔慰

壬午趙至道言江淮州郡安征經過米舟蘆蕩沙產一

例官租山漆魚池創立約束禁止商人買販請下憲司

嚴戒又言霖雨傾霖撥科賑恤而監司守令奉詔不虔

梁成大言諸路屬縣擅置廂房囚繫無辜長吏不遵法

令小民誣誤罪不過杖輒押出界流離失業請加禁約

竝從之 乙酉楊谷楊石竝升少師 丁亥雷 丙申



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 二月金大寒雷雨雪木  
之華者皆死 丙午梁成大言選人改官舉主五員內  
用職司一員始為及格近奔競巧取者或用職司三四  
員甚至五員而寒峻終身不得職司請下吏部止用一  
員過數毋令收使王子成大又言銓法官吏交承必避  
親嫌宗室替頭尤所不許庶革前後積弊宜下吏部謹  
守舊法竝從之 癸丑金詔有司以臨洮總管圖們呼  
圖克們塑像入褒忠廟書死節子孫于御屏量才官使  
丁卯以潛邸陞黔州為紹慶府成州為同慶府 三  
月辛巳陞寶應州山陽縣為淮安州改山陽縣為淮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三  
縣與漣水縣竝隸淮安州 乙酉金監察御史烏庫哩  
布嚕喇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受饋遺金主曲  
赦其罪而出之 辛卯賜楊輔諡曰恭惠 夏四月甲  
辰朔金右丞師安石請從臺諫言治張文壽等三姦罪  
言之不已金主怒凡四日不視朝遣人責安石曰汝便  
承取賢相朕為昏主止矣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挫折丙  
寅疽發於腦而死金主甚悼惜之 金親衛軍王咬兒  
酗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 五月戊寅  
梁成大請申嚴薦舉法除陞陟所知政績姑從舊法改  
官廉吏犯入已贓者許舉主檢舉從之 六月壬寅朔

日有食之 改異金史不書六月日食今從宋史 戊申以薛極兼同知樞  
密院事 戊午錄行在繫囚 壬戌金以早赦難犯死  
罪以下 秋七月癸未梁成大言州縣貪刻或以微罪  
沒入富家資產不申憲司掩歸私室自占估籍必的有  
賊犯置乏郡計請飭監司案奏以聞從之 李全在海  
州厚募人為兵不阻南北官軍多入應之天長民保聚  
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  
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  
汝礪王十五長之亦繕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  
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買之畱其舵工一以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古  
十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舳艫船自  
淮及海相望至是與楊妙真大閱戰艦于海洋既而全  
趨青州為嚴實及石霄格 舊作小改 邀擊敗走遂奪青崖  
峒據之霄格珪子也全旋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峒人  
習水 金薩哈連為言路所劾太后遣人責之曰汝諂  
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再有聞必大杖汝矣金主頗  
悟出為中京畱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為  
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為御營命人築之至是薩  
哈連為畱守 辛亥畱元英言諸路州軍僚屬私役禁  
軍請下帥司約束違者以聞從之 八月戊午以久雨



泚大理寺三衙兩浙路繫囚杖以下罪釋之調賦賞錢有差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曾從龍言州縣賑民之法有三曰濟曰貸曰糶濟不可常惟貸與糶為利可久今請撥緡錢一十萬有奇分下潭湘十縣委令佐糶米置惠民倉比附常平法從之 甲子金召拜姓舊名白還朝拜尚書右丞未幾拜平章政事拜姓居西垂幾十年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恒怯無能惟以儀體為事性復貪鄙及為相專懷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以家膳自隨 金增築歸德城行樞密院擬工數百萬金主遣白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李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五

減工三之一 九月甲戌詔監司每歲行所部州縣慮囚至來年正月歷徧如屬縣非監司經由之處委官分往監司復行點檢毋致冤濫奉行不虔御史臺覺察以聞 冬十月壬寅李知孝言浙東倉司創餘姚斷塘鹽竈擾生聚漂良田請行廢罷從之 甲辰朝獻景靈宮 丁未翰林學士侍讀鄭清之講畢帝曰近喜晴明刈獲迄事清之言陛下敬天事親皆極其至今天意昭格東朝悅豫應驗若此帝曰然然其時江西湖南福建寇盜竝起連破諸縣 乙酉雷元英言請下吏部應銓量令官長貳從容延接訪問民事其疾病癯老者準指揮

施行如不堪任職貪酷累被案劾者與別法降等差遣稱量能授官之意從之 辛亥鄭清之同王暨進讀帝曰朕觀漢唐以下人主鮮克有終者皆由不知道清之言聖見高明可謂推本之論王暨講尚書帝問曰夏桀不道成湯放之可以鑒矣紂何為復循其覆轍王暨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紂不能鑒遂至滅亾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清之曰古人主不能以亂亾為監豈獨閻君庸主漢武帝飭聞亾秦贖武之弊而窮征四夷唐元宗手鋤太平逆韋之難而敗于女寵猶未足怪太宗英明創業親見隋煬征遼亾國乃縱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六

鳴綠迄無成功有累盛德是皆不能以覆轍為戒正如聖語由不知道所以不能以道制欲爾王暨曰以古為鑑此言發于太宗而身自違之帝曰非知之艱行之為艱 壬子趙至道言請行下諸路漕司嚴飭和糶官吏毋得多取增量庶農民不憚與官為市從之 十一月李全至楚州以糧少為辭遣海舟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規畿甸然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稍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日縱游說于朝謂當復建閩山陽又與金合從約以盱眙與之



金亦遣使聘全皆不遂 庚辰雷 辛巳金臣僚進言

宗實錄 壬辰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鹽賦賞錢癸巳

決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繫囚 十二月庚子朝日有

倉之攻異宋史不書十二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葛洪參知政事袁詔同知樞密院事鄭清

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江剛中言請戒

飭文武臣僚官各務體國同心如守俸令佐互申監司

即事剖決曲直毋致模稜並罷其將帥或不協制司倫

急區處毋令兩虎自鬪偏裨智勇過人爲大將所忌者

舉薦之朝別行推用勿許占畱一方有警四面皆從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七

得輒分疆界觀望從之 金完顏莽依蘇楊居仁以奉

使不職尚書省置獄旋有旨釋之備再使權參知政事

烏固遜仲端言曰莽依蘇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

償禮幣誅之奏上莽依蘇等免死除名壬子完顏納紳

舊倫奴改侍講學士充蒙古國信使 蒙古皇子圖墨

申今改聞燕京盜賊殺掠遣塔齊爾舊倫塔察耶律楚材窮治

其黨誅首惡十六人羣盜屏迹

紹定二年金正六年 蒙古 古太宗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張玠

諭州縣檢驗鞠獄四事帝曰刑獄人命所係豈容不謹

甲申從臣寮言詔諸漕臣嚴察屬縣丞簿依時過割

二稅從實銷注版籍違者案劾 時李全反叛已著史

彌遠尚視爲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侍郎李宗勉累疏

及之又上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

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下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

誣而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說

不聞則不戒及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

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

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

州縣浮用泛用又從而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

有緩急必將窘于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六

寬民力州縣之閒歌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

窮嗷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致救焚拯溺可不亟

爲之謀哉 金主欲討李全召忠孝軍總領富察鼎珠

舊倫滿察定住今改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權樞密判官白

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北事

稍緩合乘此隙令鼎珠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都

尉司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招全不從

則臨以兵何如華曰李全偕北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

餉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

者蒙古之強耳今蒙古有事未暇南圖一旦無事必來



攻我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道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為今計者宜養士馬以備蒙古金主默然良久曰俟朕更思明日遣鼎珠還屯尉氏 二月金右司諫陳規左拾遺李大節上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不得輒專二近侍送宣詔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金主嘉納 臣察言請戒飭中外羣臣各守禮義廉恥之維堅安靖恬退之節有不妥意者奏劾以聞又言今日士大夫學術之未純皆基于岐道法為二致宜明示意嚮以風在位變易偏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九

即道以行法遵法以為政則學為有用之學道為常行之道從之 庚戌命歲舉廉吏申嚴保任之法如犯姦賊與之同罪仍令監司郡守覺察 蒙古兵在陝西者駁通涇州且阻慶陽糧道金伊喇布哈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時樞密院亦言於金主曰將來須用密院句當軍馬金主不語者久之丙辰以布哈權樞密院副使旋以丞相薩布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哈達還朝或謂薩布於關中金史白華傳倫五月今從本紀酌書之移布哈駐州州忠孝軍提控完

顏彝率千騎屬焉 辛酉因臣寮言嚴禁書尺干請苞苴之弊 甲子侍講范楷進講易豐卦因言當豐盛之時聖人於諸爻有壅蔽不明之憂帝首肯良久曰豐亨盛大之時侈心易生後遂至徇情肆慾窮奢極靡如秦皇漢武禍亂將倫而不自知此不可不戒也侍讀喬行簡曰陛下言及此宗社之福帝曰只要心有所主于是講讀合辭贊曰聖學高明此語尤切當若心有所主則一切不能惑矣 辛巳監進奏院楊夢信言縣宰催科之擾帝曰財賦自有常數夢信曰常數固定只緣簿書不明所以有弊帝曰知縣在得人 辛卯詔諸路憲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十

每歲將州縣繫囚瘐死最多者具獄官姓名以聞重與鐫降又詔今後州縣催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州官及寄居權攝 癸巳監進奏院桂如琥言沿邊民兵可用帝曰今日立功多是民兵如琥曰民兵皆有戶籍稅產又諳熟地利故戰則有功帝曰然又論及擇將帝曰今日將才難得對曰行伍間亦有人往往軍將忌嫉不得自伸帝曰軍將多是相忌又言屯田帝曰荆襄所行如何對曰荆襄纔行數年得穀已踰百萬斛兩淮西蜀豈無可行之處帝曰然夏四月庚申詔州縣闕官不許豪民罷吏僭補官資權



攝小官請俸不許積壓及以它物推支民間二稅合輸本色不許抑令折納倍數取贏令臺諫監司覺察從臣寮請也 五月詔成都潼川路旱制置司及各路監司疾速措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仍攷察郡縣奉行勤惰以聞 辛巳賜進士黃朴以下五百七十七人及第出身 臣寮言近年文氣委茶請申飭胥監師儒之官專于訓導使之通習經傳攷訂義理課試掄選須合體格去浮華穿鑿之弊從之 甲辰詔戶絕之家許從後立嗣不得妄行籍沒從臣寮請也 辛亥臣寮言浙西漕運惟恃吳江石塘以捍水近年修塘之兵盡爲它役隄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主

辭諭州縣奉催稅賦害民事帝曰民力甚貧皆是州縣不體愛民之意卿到官當以愛民爲先 辛巳臣寮言請詔戶刑部嚴行約束二廣監司郡守用刑須遵法律毋得輕視人命漕司買銀須依時直不得低價敷買始司每歲差官稽察就委逐州通判不許吏卒越界追擾生事從之 金罷陝西行省軍中浮費以完顏仲德沙呼舊倫忽斜虎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穀人多歸之一方獨得小康 八月丙申朔詔戶部徧下諸路州軍不得增收苗米多量斛面許越訴仍令漕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主



西域攻城略地第三子諤格德依舊倫窩闕台今改之功居多

至是自和博舊倫窩闕來會器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

諸王畢會請立諤格德依時圖壘舊倫窩雷今改監國諸王意

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

生它變已未圖壘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於和林東

奎騰阿喇勒舊倫窩鐵烏阿刺里今改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

楚材始定冊立禮儀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

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楚材以為言

命禁絕之 金伊喇布哈再復澤潞 九月乙丑朔詔

禮部國子監上等上舍必循舊法守年不得用例徑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三

殿試從臣寮請也 丁卯台州水 壬申臣寮言請明

飭吏部應曾經論罷之人雖免約法而賦狀顯白並須

經郊方許參注或被論未久遇赦令待後郊庶令畏懼

從之 丙子祕書省正字王會龍言聖學漢造自得本

之於致知格物達之於治國平天下帝曰如是則人主

之學當以致知為力行之本又言宜裕民力固邦本帝

曰朕未嘗無愛民之心但州縣不能奉行爾 壬辰進

知臨安府趙立夫官一等以和糴有勞也 金洮河蘭

會元帥郭斌進西馬二金主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

充職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廢物也今以

賜卿其悉朕意 金遣阿固岱歸蒙古太祖之賻蒙古  
主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閒吾豈能忘也賙何  
為哉卻之遂議伐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紀一百六十五 起屠維赤奮若十月盡重光單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紹定二年 金正六年 蒙古太宗元年 冬十月乙未朔詔諸道提點

刑獄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 蒙古兵入慶陽界金詔

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緩師請和蒙古不受

癸卯太學錄陳垣進言方張之敵未亡之金叵測之忠

義跳梁之羣盜皆所當慮帝曰此正治不忘亂安不忘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危之意垣言正為國體未治且安耳又言用人貴乎公

帝曰今人才亦自難得 丁未臣寮言請申飭監司郡

守自今所屬闕官以次攝事毋得差非見任官如有違

其受差及差之人竝鑄斥從之 庚戌進知吉州趙汝

念官一等以和繼有勞也 己未臣寮言百司庶府循

例而忘法監司守令枉人而徇情請飭內外奉行法令

從之 壬戌詔賑台州被水之民調諸色賦稅有差

丁卯臣寮言請下國子監內外學校之官令于士子程

課之外迪以義理之學厲以行藝之實從之 新知婺

州莫澤朝辭帝曰婺州正要得人記向時守臣魏豹文

曾理會經界如何澤言婺州向時凋弊皆緣稅籍不明

今經界既正賦役均平故不費力帝曰義役聞尚未了

澤言義役乃民間自樂為州縣扶助耳帝曰峒寇尙未

消弭正要理會澤曰盜賊不足慮全要州縣得人帝曰

然 己巳太府少卿知臨安府趙立夫言請將茶槽下

沙合為一寨帝曰毋寨幾人立夫曰多者百二十人帝

曰京城民訟如何對曰臣幸與民相安帝曰都民當撫

糜使常在春風和氣中不可使有愁歎又問刑獄如何

對云獄常空帝曰民命所關不可淹延 己卯臣寮言

請令戶部下諸路監司凡民訟依次第官司結絕如未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經子奪不得索案改送先從臺部常切遵守從之 十

一月己丑癸或入氏 十二月丙申雪調大理寺三衙

臨安府點檢繳賞酒庫所見鹽贓賞錢給諸軍薪炭錢

出戍官兵倍之 丙午前知安吉州趙必觀言楮券破

損腐爛人不以為重帝曰此緣錢少耳因問茗書之民

今已安業否必觀言臣至郡民不聊生聖恩賑給連歲

小稔民粗安業 辛亥以翰林學士鄭清之為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軍器監度正言江西福建

湖南災蕩老弱轉溝壑壯者遂為盜賊帝曰此州縣不

得人以至于此對曰今選任之際更宜謹之帝曰選任



誠不可不審又言近來放散忠義軍及破落士人去為賊用請行下諸將隨宜招收籍以為軍士人在賊中者招諭之更宜示之以信又力行節儉以阜財用以化貧鄙帝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平日力行此二者蒙古始置倉廩立驛傳命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瑪哈摩斯古喇迪爾主之又以史天澤劉巖舒穆魯札拉三人為萬戶分守中原 丙辰再給諸軍薪炭錢 蒙古圍慶陽金遣伊喇布哈舊倫移刺救之先是金主欲遣使諭意於布哈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能往復乎華自量日可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三

馳三百里應日能如期宣諭而復金主甚喜謂華曰汝從來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為難今蒙古兵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不得不以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要隘也 是歲金罷近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 蒙古太宗二年 春正月壬申雷 臣寮請令諸路提點刑獄官親行所部凡翻異駁勘之獄同守臣審鞫便宜子決毋得滯留其有職兼守臣者令以次監

司行從之 金伊喇布哈遇蒙古兵於大昌原以忠孝軍提控完顏彝為前鋒彝擐甲上馬不返顧士氣皆倍以四百騎破蒙古八千之眾遂解慶陽之圍自蒙古搆兵二十年僅有此捷奏功第一於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完顏彝小字陳和尚見前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舊倫謀忠孝軍皆回紇奈曼舊倫乃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很難制唯彝御之有方坐位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身戰則先登疾若風雨諸將倚為重致異原之捷陳彝編繫於正大五年哈達以陳和尚為前鋒薛氏通鑑因之此本於金史忠義傳也徐氏後編繫於六年布哈以陳和尚為前鋒此採用金史哀宗紀也案金史紀傳疑俱有外誤蓋以元史及金史前後證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四

而知其不合也金正大五年蒙古皇子圖墨監國六年之春太宗尚未即位其時當無大舉之事且大昌原之戰以捷聞在元人或為之諱敗金史本紀斷無闕而不書之理原其致誤之由忠義傳多宋元好問劉所撰述事由記憶語屬傳聞故年月不能無外本紀之誤則因六年布哈率陳和尚駐邠州遂連書其後事耳金人之救慶陽布哈傳約赫德傳白華傳載之甚詳本紀於七年正月書副樞布哈等解慶陽之圍約赫德布哈傳鋒奏捷之事也前於大昌原慶陽解此即陳和尚為前轉而不得其實矣今定七年 金主命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舊倫改屯邠州布哈及總帥約赫德還京北 初蒙古遣翁鄂囉舊倫幹骨為小使至陝西行省恐泄事機留之布哈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翁鄂囉歸語之曰

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鄂囉還白之蒙古主怒議



遣皇弟圖壘伐金布哈之馭軍也無法好趨小利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軍中莫敢諫止完顏彝憂之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爲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布哈一日置酒會諸將行酒至彝布哈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信有之乎彝飲畢徐曰有之布哈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 是月蒙古定諸路課額初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于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五

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言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用楚材言定課稅酒稅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二十取一 二月庚戌以直寶章閣魏大有知漳州措置招捕盜賊起復直寶章閣陳韡知南劍州福建路兵馬鈐轄同措置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范葵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卒哭乃起視事 庚申調江西湖南福建被盜州縣稅賦一年 閏月癸酉逃卒穆椿竊入皇城

縱火焚御前甲仗庫衛士捕得之磔於市時李全欲銷朝廷兵備故遣椿爲亂於是先朝甲仗燒毀殆盡 戊子詔江西湖南福建盜寇凡脇從之民束身出官竝與釋罪能自戮渠首來者補官僞官土豪帥眾立功者官之 三月戊戌臣寮請補禁衛兵額戒內侍毋得私役革賃號修火改以肅宮禁從之 癸丑置會子庫監官一員專倫堂差以有舉選人充 夏四月庚午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癸酉調紹興府餘姚上虞縣民戶折麥一年以水災也 巳卯漳州連城盜起知龍巖縣莊夢說尉鍾自強不能效死守土詔各削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六

二秩罷 五月丁未知撫州林孝閻削二秩罷以臣寮言官軍入境閉關不納科擾軍糧民戶被害也 御射殿閱諸班直射藝遷賞有差 甲寅以李全爲彰化保康軍節度使儀同三司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不邊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宋二宜差以虛喝朝廷然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全遣張國明齎金寶至臨安稟議揚言李宜差英略絕倫騎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備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



國明入見以百口保全不叛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羅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喉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疆知縣陳遇皆道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阻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即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璣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七

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極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累疏以全必反為言史彌遠不納 丁巳臣寮言請下江東西湖南北福建諸路總漕倉司應鄰境被寇州郡合解諸司錢物比之常年期限竝展一季詔戶部詳度 六月戊辰臣寮言二廣諸郡凡教官法掾自謂閒官率厭風土真身臺幕請行戒飭如循習不悛竝與鑄斤帥漕併寘于罰從之 癸酉錄行在繫囚 辛卯臣寮請戒飭郡守痛革稅賦刑獄差役版籍四弊從之 壬辰臣寮請戒飭二廣漕司嚴禁所部州縣丁錢每歲核實見存之數造簿依

條限前期發下催納銷注違者按劾詔吏部詳度 蒙古兵圍京兆金兵救之為蒙古所敗城遂破 秋七月丁酉以汀州寧化縣會寡婦晏氏給軍糧禦漳寇有功又全活鄉民數萬詔封恭人官其子承信郎 丁未臣寮請今後疎決先期降旨下臨安府三衙應犯罪在指揮前許引用恩赦如指揮後有犯罪雖已停決不在原減之數其合引赦人不許于停決前輕行斷遣如或違失從故出入人罪條制施行令刑部詳度 癸丑臣寮請申嚴堂除之制庶幾士人毋敢躁進中書之務可清從之 蒙古主自將伐金皇弟圖壘皇姪莽齊扣率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八

從征道經平陽見田野不治問兵馬都總管李守賢對曰民貧乏耕具致然蒙古主命給牛萬頭仍徙關中戶口墾地河東 八月癸亥詔明禮侍祠執事官既受事毋得臨期規避如或循習罰無赦仍委臺諫覺察 武仙既歸金金復以為恒山公置府衛州蒙古兵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眾來援完顏彝先登蒙古諸帥皆北既而史天澤以千人繞出金兵後合諸帥攻之仙逸出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九月辛丑大饗于明堂赦天下 丙午封美人謝氏為貴妃 壬子詔浙西提舉司下所部州縣將修復圍田減納苗稅毋收斛面 冬十



月辛酉臣寮請下吏部今後縣典獄官須會歷三考有縣令舉主三員無過犯人許注毋得破格輕授或監司帥守辟置亦令吏部審實合格方許放行從之 壬戌進知棗陽軍史嵩之官一等以置堰屯田有勞也 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船益急至發冢取槨版煉鐵錢爲釘熬囚脂爲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璣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璣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眾它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九

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於喻口以優鹽賊往來史彌遠泄泄如平時鄭清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使善湘圖之許便宜從事仍命以內圖進取外用調停唯趙范趙葵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主遣蘇格舊倫速哥今改使金因覘其虛實語之曰卽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蘇格至汴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恭修歲幣通好不絕則轉禍爲福矣謁者令下拜蘇格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之飲以金卮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蘇格欲畢卽懷金卮以出默識其地理阨塞

人民強弱既復命備以虛實告且獻所懷金卮蒙古主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賜之 蒙古圖壘帥眾入陝西于京兆同華間破砮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完顏哈達及布哈行省事于闐鄉以備潼關 十一月丁卯殿前司請撥本司一千人名額令嘉興府招瀕海漁業慣熟風濤少壯躡捷之人試驗刺充漉浦水軍仍增置統制官一員通行部轄從之 癸卯臣寮言曾經奏劾有永不得親民差遣指揮之人如引赦乞改正竝令都司吏部取元犯考訂除情輕從舊制外其或貪賊慘酷刑寺不得例倫不會推勘免約法許令改正從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十

丙午詔壽明慈睿皇太后明年聖壽七十五古稀有甚之慶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戊申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淡甫之孫也帝卽位議擇中宮太后以淡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謂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卽帝不能奪賈才人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太后益賢之 陳填上言請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才人及史彌遠也填彌遠之甥也彌遠謂填曰吾甥殆好名耶填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然求士



於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出判嘉興府 李全突至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攻南門趙徽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石糧勸全歸楚州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徽夫恐亟發牌印返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趙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入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徑搗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十一

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儀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為何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反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倍

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眾及驅鄉農凡數十萬立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甚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待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保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塵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兵官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 蒙古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以陳時可趙昉使燕京劉中劉恆使宣德周立和王貞使西京呂振劉子振使太原楊簡高廷英使平陽王晉賈從使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十二

真定張瑜王銳使東平王德亨侯顯使北京瓜勒佳永程泰使平州田水西李天翼使濟南從耶律楚材之言始用士人也楚材乘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淡然之 蒙古兵攻潼關藍關不克 十二月庚申錄用孔子四十九代孫燦補官 詔上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其令有司詳具儀注 行都聞李全之叛居民有爭逃避者史彌遠計無所出引疾不視事甲子帝為下詔曰朕尊禮元勳未欲勞以朝請可十日一赴內引八堂治事時飛檄載道彌遠益懼中夜欲自沈於池



其妾兒而持之乃止 乙丑以簽書樞密院事鄭清之  
為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禮部尚書喬行簡為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袁韶為資政殿學士浙西  
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史彌遠欲韶鎮遏臨安韶言  
於彌遠曰失揚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尚有可用者柰何  
僅為行都計乎乃議聲討韶削奪李全官爵停給錢糧  
能擒斬以降者加不次之賞 丁卯御文德殿冊皇后  
壬申以雪寒詔出封樁庫緡錢三十萬賑恤臨安貧  
乏民 癸未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冊寶 乙酉慈  
明殿出緡錢一百五十萬大犒諸軍賑恤臨安貧乏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三

民原宋史本紀倫巳 蒙古兵拔天全勝砦及韓

城蒲坂

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詣慈明殿  
行慶壽禮大赦天下以慶壽恩進史彌遠薛極官各二  
等葛洪袁韶喬行簡各一等 進鎮江府都統丁整左  
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統領沈興劉明官各一等以追襲  
李全焚毀糧聚也 辛丑詔右武大夫彰州防禦使王  
青特贈建武軍節度使右驍衛大將軍與二子官仍立  
廟揚州額為忠果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完顏哈達  
伊喇布哈球之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促

之哈達布哈言北兵勢甚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  
往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可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  
北軍交手彼大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  
布哈乃出關行至華陰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  
不復顧鳳翔矣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時全浚  
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蹙之  
蹂溺甚眾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  
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  
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  
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竝出為三迭陳以待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四

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  
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  
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過陞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  
激成之及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累戰不利全  
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  
怪之范葵夜議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  
必見易因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是夕全  
張燈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候卒識全槍垂雙拂以告范  
范謂葵曰賊勇而輕必成擒矣詰朝乃悉精兵而西張  
官軍素為賊所易之旗幟全望見謂李宋二宣差曰看



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闕而前范麾兵竝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汝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趙必勝等追及奮長槍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器甲馬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有相下欲還淮安奉楊妙真范葵追擊復敗走之 二月壬戌臣寮請申飭諸路州縣自今遇訴災傷邑委佐官州委幕職于秋成以前務覈的實蠲減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五

田租仍以分數揭之通衢如或稽慢令守鐫斥漕臣覺察不嚴一體議罰從之 丙子起復孟珙從義郎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 三月癸巳以經筵進講論語終篇召輔臣聽講已酉賜宰執講讀說書修注官宴于祕書省 初盜起閩中朝廷以陳韡為福建路總捕使討平之至是又躬往邵武督捕餘盜賊首晏彪迎降韡以彪力屈方降非其本心斬之時衛盜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韡令淮西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箕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哭韡令急擊之衢寇悉平 夏四月乙丑浙東提刑言溫

州司戶參軍趙汝驟權宰平陽使用官錢賊罪抵死詔汝驟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 丙子以久雨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見鹽賊賞錢 丁丑詔中外決繫囚 以鄭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 加趙善湘為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安撫使趙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楨史彌遠壻也故凡奏請得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揚州之功 蒙古取金鳳翔完顏哈達伊喇布哈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元史 太宗紀是年二月取 金完顏彝敗蒙古將蘇布特于鳳翔府今從金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六

倒回谷蒙古主召蘇布特責之圖壘為請曰兵家勝負不常宜令立功自效遂令蘇布特從圖壘南伐 五月丙戌潮進前知西和州張孝錫官二等以四川制置司言其措置邊防之勞也 趙范趙葵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眾遂薄淮安殺賊萬計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焚其砦柵斬首數千淮北賊來援舟師邀擊復破之焚水柵賊始懼王爰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賊連敗楊妙真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擄挂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耳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請降可乎眾曰諾妙



真遂絕准而去其黨卽遣馮均等納款軍門淮安遂平  
庚戌詔今後行在遇暑慮囚所差官將臨安府三獄  
見禁公事除情重不原外餘隨輕重減降決遣大理寺  
三衙兩赤縣一體裁決 楊妙真構浮橋于楚州之北  
就蒙古帥蘇魯克圖舊作咬魯 胡吐今改乞師爲李全報讐金人  
覬知之以爲蒙古兵果能渡淮准與河南跬步間耳乃  
使完顏哈達伊喇布哈戍礮河口時八里莊民叛蒙古  
逐守將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爲鎮淮府 六月己未詔  
魏了翁真德秀尤焞尤焞竝敘復官職祠祿 國空州  
從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七

未樞密院檢會右武大夫敘復吉州刺史江州副都統  
制陳世雄會合荆鄂軍馬于吉州龍泉親臨賊境一戰  
而擒二酋委有勞績詔以世雄爲左武大夫濠州團練  
使江州都統制 丙寅詔近民之官莫如縣令日來間  
有貪虐昏繆不能任事之人重爲民害令諸路監司守  
臣覺察具職任上于尙書省取旨施行 蘇巴爾罕至  
泗州青野原金統制張宣殺之圖壘聞蘇巴爾罕死曰  
宋自倉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  
古圖壘分騎兵三萬八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  
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六



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鉅祜祿重山為左右丞相與  
 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魯咸得卜激怒  
 皇叔烏珍舊倫幹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  
 宜重用因誣搆百端必欲寘于死地鎮海重山等懼讓  
 楚材曰何為強要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  
 每事皆吾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吾自當之蒙古  
 主察烏珍之誣逐其使者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  
 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謫今方有事南方  
 它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  
 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蒙古主以高麗殺使者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九

撤禮塔率眾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暉遣其弟懷安  
 公請降撤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 九月丙戌  
 夜臨安大火殿前司副都指揮使馮壽率衛卒專護史  
 彌遠相府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  
 所俱燬唯彌遠府獨全帝素服減膳徹樂詔太廟神主  
 暫奉御於景靈宮三省樞密院暫就都亭驛六部暫就  
 傳法寺治事馮壽宋史全文不載史彌遠府獨全但言  
載丙戌夜行都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監玉  
牒所燬丞相史彌遠府獨存洪舜俞有譏殿帥馮壽詩  
案洪咨夔平齋集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份陽  
令公府九廟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蓋紀實也  
今參用宋史 庚寅詔火後合行寬恤條件悉令三省

施行其令學士院降詔出封樁庫錢豐儲倉米賑恤被  
 火之家調臨安府城內外之征一月辛卯復出內藏庫  
 緡錢二十萬賑恤貧乏之民 壬辰詔曰乃丙戌之夕  
 回祿延災信宿之間上及太室延燔民廬莽焉荒燬都  
 人奔避間遭死傷皇天降威孰大于此內外臣寮士庶  
 咸許直言指陳過失毋有所隱 詔罷前軍統制徐儀  
 仍削官三等統領馬振遠除名勒停編置湖南州軍以  
 馮壽言其救火弗力也校書郎蔣重珍上疏曰臣欲陛  
 下親攬大柄不逞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儻以  
 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十

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身富貴之從來為重不惟  
 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即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  
 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  
 南北軍霍光定策立宣帝而明年即稽首歸政今臨御  
 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  
 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  
 為天之子為入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  
 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九廟至重  
 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將至宰相之居華  
 屋廣表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見人心陷



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它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咎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帝讀之感動員外郎吳潛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毋徒減膳而已疎損聲色毋徒徹樂而已闔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弦轍收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竝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禳爲祥易亂爲治籍田令徐清叟疏請爲濟王立後以和異氣帝皆不省丙中金慈聖皇太后都察氏殂后性莊嚴頗達古今金主已立爲太子有過尙切責之及即位始免夏楚一日宮中就會尙器有玉盃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宮荆王守紀母眞如龐氏則以瑪瑙器進會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耶是後

宮中奉眞妃有加金主嘗愛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金主不得已放之出宮比年小捷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諂之如是至是殂于慈聖宮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葬汴京迎朔門外莊獻太子墓之西諡明惠皇后 庚子建昌軍火 壬子以火災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甲寅度支郎官王與權進對論近日火災帝曰此皆朕之不德最是延及太廟朕不遑安處與權曰中外臣子所同痛心今災變極矣惟修德可回天意帝然之 乙卯監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三

御史何處久言兩司修建太廟合遵舊制百司庶府不必華侈從之 太常少卿度正以宗廟之制未合於古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舊制而參以熹之說自西祖東爲一列每室之後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羃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竝爲一列合會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



為合享而實未嘗合享今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  
前有祖宗合會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  
三年大裕之義編修官李心傳亦上疏言茲緣災異宜  
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 丙辰宰執以太室延  
燎乞鑄罷詔史彌遠降奉化郡公薛極鄭清之喬行簡  
各降一秩 丁巳詔兩浙轉運判官趙汝憚子祠以臣  
僚言其火後營繕科擾州縣也 戊午馮梈及主管侍  
衛步軍司王虎各奪一官罷之以蔣重珍之言也 癸  
酉度正言蜀報蒙古兵深入事勢頗危又聞七方關已  
潰散纔透文隴便入綿漢皆是平地蜀便難保願早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三

帥付之事權蜀中財用已乏願陛下不借出內庫金帛  
應付之帝曰當早為擇帥應付財帛 蒙古兵攻河中  
攷墨元史倫十月圍河中今從金 金權簽樞密院事草  
史繫於九月其後事則連書之 火額爾克舊倫託元帥板子額爾克懼軍力不足截故  
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  
穴百道竝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  
破草火額爾克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  
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初板子額爾克在鳳翔為  
監戰奉御陸爾舊倫六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  
召陸爾遂譖額爾克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

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額爾克皆內族一得賊  
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時人因以  
別之自宣宗喜用內侍以為耳目伺察百官至是仍而  
不改故奉御輩采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入  
奏之即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復差一奉御在軍  
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  
師多蹙敗以至亡國 蒙古主命平陽移粟輸雲中都  
總管李守賢言百姓疲敝不任輸載蒙古主命罷之  
冬十月甲子以余天錫為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  
安撫使 戊寅以煥章閣待制知遂寧府李璽為煥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四

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四川制置副使  
趙彥呐進直龍圖閣兼知興元府利路安撫副使 金  
丞相陸布行省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  
人以其知為相之道我何所知而居此位恐它日史官  
書之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乃亡遂致仕 十一月乙酉  
詔忠義總管田遂贈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特與加封立  
廟以四川制置司言其總率忠義力戰而沒也 詔四  
川關外州軍近經蒙古兵殘破去處未能復業軍民日  
前或有誑誤陷于罪戾合行曲赦令三省條其事件以  
聞 福建招捕使司奏知邵武縣劉純歿於王事詔贈



純官三等與一子下州文學 十二月癸丑臣寮請嚴飭州縣科糶及人戶投糶不卽給錢多取斛面之弊其州縣折苗竝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折錢違者奏劾重寘典憲 蒙古圍壘攻破饒風關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堡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會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三

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欲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諸帥入鄧州完顏彝楊沃衍武仙兵皆會之 戊辰蒙古兵渡漢哈達布哈召諸將議曰由光化截漢與戰及縱之渡而後戰孰愈張惠阿達茂舊倫按得木今改皆曰截漢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爲所潰布哈不從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遂次于順陽丙子蒙古兵畢渡攷黑元史太宗紀正月庚寅圍壘渡漢江蓋據次年報聞之日也今從金史作十二月哈達布哈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

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已而散如鴈翎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至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望布哈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會吾乘其卻而摧之必勝矣布哈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已卯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夜會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五

美

響庚辰哈達布哈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哈達布哈迎戰方交綬蒙古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布哈乃入鄧州城恐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布哈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于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辛巳詔出封樁庫緡錢二十萬下臨安府賑恤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賜李璘等官爵

宋紀一百六十六 起元豐執徐正月盡昭陽大荒落三月凡一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紹定五年 金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 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西

路兵馬鈐轄初珙父宗政知襄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

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珙代

海珙分其軍為三眾皆帖然珙又勅平堰于棗陽自城

至軍西十八里出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槽八十有三丈溉田萬頃立十莊三轉使軍民分屯邊

儲豐物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金下詔求言凡章奏先令御史大夫費摩阿古岱 舊作阿虎帶 尚書完顏納紳 舊作奴 看詳然後進御直言無

一達者 庚寅詔李全之叛海陵簿吳嘉屬賊而死特

贈朝奉郎官其一子 壬辰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

置使知襄陽府 蒙古兵自唐州趨汴金元帥完顏兩

洛索 舊作索 戰于襄城敗績走還汴金主詔羣臣議尚

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拜性 舊作白遣

莽依蘇 舊作蘇 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隄決河水以

衛京城命瓜勒佳薩哈勒 舊作夾谷 將步騎三萬巡河

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

夏人恒克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圍

壘 舊作壘 率師來會薩哈勒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掩

至莽依蘇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甲午蒙古主

入鄭州金主詔羣臣議所守有言珠赫埒果勒齊所築

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于是決計守外城命修

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

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于上清

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

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

不能軍矣 金元帥完顏延壽以眾保少室山太平寨

元夕擊毬為嬉蒙古都總管李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

人緣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縱兵入破之下令禁抄

掠悉收餘眾以歸連天交牙蘭若香爐諸寨俱下 乙

未蒙古游騎至汴京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自鄧州率

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圍壘問蘇布特以方略蘇布特

曰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也遂以騎

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進



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  
來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距鈞州  
三十五里丁酉大雪三尺金兵僵立刀槊凍不能舉圍  
壘以其眾衝出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  
道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次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  
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燧薪燔肉更迭  
休息乘金困憊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  
軍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走密縣楊沃  
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知大事已去欲  
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乃與完顏彝等以數百騎走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六 三

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圍壘與金相持遣昆布哈舊  
口溫不齊拉袞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于是  
乃合攻鈞州壘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  
而殺之攷異元史郭德海傳完顏哈達伊刺布哈走匿  
達布哈非同時死也歸潛志哈達因揚言曰汝家所恃  
唯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不降何  
待完顏彝趣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  
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圍壘問其名姓曰  
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  
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

下必有知我者圍壘欲其降不冒乃斫足脛折之劃口  
吻至耳與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酒  
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布哈走汴蒙  
古兵追躡擒之圍壘命之降往復數百言終不冒但曰  
我金國大將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攷異元史太  
宗紀丁酉獲自是不可復振矣蒙古遂略商號嵩汝陝洛許鄭陳毫  
穎壽睢永等州時民北徙者多餓死東平萬戶嚴實命  
倫麻粥置道傍全活者眾 庚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  
元開興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宣布悔悟哀憫之意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六 四

指事陳義情辭俱盡聞者莫不感勵 壬寅新倫太廟  
成 二月癸丑帝謁太廟 初金主聞蒙古入饒風關  
遣圖克坦烏登舊傳徒單兀典今改行省閱鄉以備潼關圖克坦  
伯嘉舊傳徒單兀典今改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伯嘉馳入陝榜  
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  
兵會阿里哈傳旨召烏登援汴烏登遂與潼關總帥納  
哈普舍音泰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  
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  
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  
糧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



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  
蒙古蒙古兵長驅至陝烏登所發閭鄉軍士各以老幼  
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  
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歷  
隨軍婦民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餓  
不能振于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  
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死焉烏登納哈普舍音從數十  
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金慶善努舊俗慶山  
奴今改  
行省徐州引兵入援至楊驛店馬蹟為蒙古所擒見史  
天澤問為誰天澤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慶善努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五

是天澤乎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為念及見特穆爾  
代舊俗倫武木  
解今改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左右以刀斫其足足  
折終不屈遂殺之 蒙古將特穆爾岱取金睢州遂圍  
歸德府金行院實嘉紐勒歡舊俗倫不盡女  
魯歡今改偕經歷冀禹  
錫等竭力守禦初思敵少父老有言北門之西菜圃中  
時得古礮云是唐張巡所埋發之得五千有奇城中賴  
之會慶善努潰兵亦至勢稍振乃遣提控張定夜出斫  
營發數礮而還南城外有高地相傳為尹子奇攻破睢  
陽故址蒙古移營其上晝夜攻城不能下或見特穆爾  
岱獻決河之策特穆爾岱從之河既決水從西北而下

至城西南入故濰水城反以水為固特穆爾岱收獻策  
者欲殺之而不知所任乃緩攻 金平章侯摯朴直無  
濫藉朝士輕之久致任兵事急徐州行尚書省闕無敢  
行者復拜摯平章政事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  
數事曰只是更無孽盡拜姓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  
望耶意在置之不測故相薩布曰侯相言甚當拜姓含  
憤而罷至是蒙古兵日迫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嘗自縊  
又欲墮樓俱為左右救免拜姓以為勢必講和議定  
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薩布為相且括汴京  
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人月給粟一石五斗 三月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六

古立礮攻洛陽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  
軍百餘留守薩哈連舊俗倫撒合  
輩今改疽發于背不能軍妻通  
吉舊俗倫獨  
吉今改氏度城必破謂薩哈連曰公受國家恩最厚  
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禦敵死猶可以報國幸無  
以我為慮薩哈連出城通吉氏盛服自經死薩哈連從  
外至聞狀曰夫人不辱我我可辱朝廷乎投濠而死元  
帥任守真因行府事 金翰林直學士錫默愛實錫默  
舊俗倫  
今改憤時相非其人言於金主曰平章拜姓固權市恩  
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薩布救麥不分縱使乏材亦不  
至此人為相參政兼樞密副使特嘉喀齊喀舊俗倫赤蓋  
合喜今改



麓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右丞實嘉世  
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  
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薩布乞致仕而  
拜姓喀齊喀不恤也 蒙古主將北還使蘇布特攻汴  
復遣人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  
楷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伊喇布哈妻子并婦女  
弓匠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額爾克舊作訛為可今改  
曹王議以為質密國公璿求見金主問叔父欲何言璿  
曰聞額爾克欲出議和額爾克年幼未曾諳練恐不能  
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金主慰之曰南渡後國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七

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  
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  
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璿以疾  
薨 壬寅命尚書左丞李暉送額爾克出質諫議大夫  
賈摩阿固岱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  
命攻城不知其他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  
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拜性以議和  
不敢與戰城中喧鬧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  
橋時新雨潦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于道旁有  
望而拜者金主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老幼遮擁至

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  
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  
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  
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來  
長成今往倫質汝等略忍待曹王出蒙古不遐汝等死  
戰未晚是日曹王額爾克行 蒙古留曹王於營遣李  
暉等還癸卯併力進攻金礮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  
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圓如燈毬蒙古礮破大礮或礮礮  
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梢者每城一角置礮  
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八

上樓櫓皆拆故宮及芳華玉溪之材為之合抱之木隨  
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  
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即延焚  
不可撲救城乃周世宗所築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  
受礮所擊唯凹而已金主復出撫將士值被創者親傳  
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蒙古  
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丈許闊  
亦如之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拜性命  
築門外短牆委曲隘隘僅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奪  
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得山比出已為



蒙古所覺後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斷之以誘被俘者皆為蒙古所覺時有大礮名震天雷以鐵確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時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聞可容人城上莫如之何乃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唯畏此二物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明惠皇后陵被發金主遣中官求得其柩復葬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九

蘇布特知未易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主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立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方蒙古之攻城也矢石如雨中有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濠死金主使馳祭於西門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金主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金主默然 蒙古兵退參知政事特嘉喀齊喀以守城為己功欲率百官入賀

丙族色埒舊今改丞相襄之子也歎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亾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圍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初城之被圍右司諫陳尙上書請戰其略曰今日之事皆由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其言剴切深中時病喀齊喀見之大怒召尙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僕聞者莫不竊笑蓋不識尙字分為兩也 甲子金主御端門肆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十

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由金帛酒炙犒飭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置是日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金拜姓之守城也樓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為護籐所司馳入城大索無所得拜姓欲斬之或告所司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賂其家僮果得之及兵退軍士憤怒拜姓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欲殺之拜姓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



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 金衛紹王鎬屬王家屬  
禁錮歲久錫默慶實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  
為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  
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金主感其  
言始聽自便 夏四月丁卯起魏了翁為集英殿修撰  
知遂寧府辭不拜 戊辰以久雨決繫囚 是月蒙古  
主出居庸避暑官山 高麗殺蒙古所置官吏徙居江  
華島 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陰霖靈必有致咎之徵比  
聞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為鑪戶誅求  
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弟大聲因赴訴死于道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

杰知不免舉火自經死民冤至此豈不上干陰陽之和  
詔罷都大坑冶職 金汴京大寒如冬因大疫凡五十  
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此數尋以疫  
後園戶僧道醫師醫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徵之以助  
國用 癸巳太白經天晝見 六月己巳金贈完顏彝  
鎮南軍節度使立褒忠廟碑 金徐州埽兵總領王佑  
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倫亂逐行省圖克坦伊都  
舊倫徒單 蒙古國安用率兵入徐州執王佑等斬之以  
蓋都今改 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圖克坦伊都奔宿州節度使赫  
舍哩阿圖 舊倫紇石烈 阿虎今改 不納乃與諸將駐城南時宿之

鎮防有逃還者阿圖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  
高臘格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  
占夜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等縛阿圖父子殺之請  
伊都主州事伊都不從率其將吏西走至穀孰遇蒙古  
軍不屈而死 秋七月丁酉以禮部尚書陳貴諡同簽  
書樞密院事 蒙古遣唐慶使金傳諭曰欲和好成金  
主當來自議金主託疾臥榻上見之慶掉臂上殿有不  
遜語聞者皆怒既歸館是夕金飛虎率申福等憤其無  
禮殺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  
國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十二

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額蘇倫 舊倫阿木  
魯今改 聞之怒曰此三州吾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  
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王德全劫  
兼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還邳  
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  
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  
州從宜重僧努 舊倫奴今改 自通于金重僧努以聞未報  
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祇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于  
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為所圖乃悉屠  
安用家屬走還蓋都安用等選兵分將期必得妙真金



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安用為克王  
賜姓完顏改名用安且授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  
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  
解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  
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子向隨蒙古兵攻汴  
嘗于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蒙古病者眾  
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  
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  
物徧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  
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六 三

王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賜同盟世英過  
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  
吾二人最當得者請就雷之世英乃雷郡王宣世襲千  
戶宣各二山是與安用有隙 蒙古以李全子璫為益  
都行省 金恆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  
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雷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  
與鄧州行省完顏色埒鞏昌總帥完顏仲德即呼沙呼  
舊倫忽糾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將郭德海即按軍脣  
山店報色埒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色埒急欲至汴  
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特嘉喀齊喀帥兵應仙色埒等

至京水德海乘之不戰而潰仙亦敗走還雷山德海寶  
玉之子也喀齊喀屯中牟聞色埒軍潰即夜棄輜重馳  
還先是有投匿名書于御路者云副樞喀齊喀總帥薩  
哈勒參政恩楚舊倫訛皆國賊朝廷不殺擢軍亦須殺  
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薩哈勒飲藥死恩楚稱疾不出  
唯喀齊喀坦然若無事者金主亦無所問及是言者謂  
喀齊喀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  
不斬之無以謝天下金主貸其死免為庶人籍家貲以  
賜軍士 八月乙卯起真德秀為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己未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六 四

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葺其城樓櫓  
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調宿負復  
社倉勸義家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俱舉 乙丑賜進  
士徐元杰以下四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 甲戌玉牒  
殿成奉安累朝玉牒 蒙古薩里塔伐高麗中矢卒  
金中京元帥任守真以入援汴京敗死中京人推警巡  
使齊克紳舊倫強為府簽事齊克紳本河中射糧軍子  
弟也貌寢而膂力過人時所領軍士僅二千五百人甫  
三日蒙古兵圍之齊克紳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  
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為



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敵敵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齊克紳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殺以犒士人不過一啗如獲百金之賜蒙古攻三月不能下乃退 九月辛丑夜汴京大雷金工部尚書范納速震死 乙巳雨雹雷 閏月庚戌彗出于角帝避殿減膳徹樂詔中外臣僚指陳闕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戊辰史彌遠乞歸田里不許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發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五

珠赫舊作珠赫今改等主之致異歸潛志倫御史大夫費摩阿古俗總帥知開封府圖克坦伯嘉 主之與金史異珠赫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倫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昭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昭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漢刻者主之完顏玖舊作久尤酷暴致異歸潛志倫富蔡鼎珠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金史不載 有寡婦二人實豆六斗餘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

矣執婦以令于眾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糝以自食非敢以為軍儲且三升六斗餘也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聲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昭哈昭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眾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倫粥以食餓者錫默愛實錫默舊作倫其食之何如勿奪為奉御博諾舊作倫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蒙古皇太弟圖墨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六

于師蒙古主還龍庭 冬十月戊子以星變大赦 泗州路分劉虎等焚斷浮橋以遏金兵因遣將攻盱眙軍未下金泗州總統完顏實格叛防禦使圖克坦塔喇聞變朝服望闕拜哭投水而死實格遂以州附楊妙真總帥納哈塔邁珠舊作倫納合亦以盱眙來歸詔改為招信軍 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宐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完顏仲德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仲德勤王東下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一月喬行簡累疏乞歸田不允 金完顏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遣杜政出城會安國與宿帥重僧努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倉不給來乞糧朝廷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糧乏卒多流亡乃以嚴刑禁亾者血流滿道 十二月丙子朔進封才人賈氏爲貴妃 辛巳以皇太后疾大赦壬午皇太后楊氏崩辛卯帝詣慈明殿行奠醑禮遵遺詔外朝以日易月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六 七

宮中行三年器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庭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係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于假采聽之言而動傷善類設罔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僭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

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咎加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不能自制必于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蒙古遣王樞來議夾攻金人京湖安撫制置使史嵩之以聞帝命嵩之報使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以糧盡援絕勢益危急遣近侍就白華問計華附奏言車駕當出就外兵雷荆王監國任其裁處陛下既出遣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兵馬止以軍卒擅殺唐慶和議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六 六

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事陛下亦得少安矣遂起華爲右司郎中召諸臣議親出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復以問華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倉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以今日事勢止有背城之戰如博徒所謂孤注者便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馬之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愈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亾



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計人心願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禮部尚書舒穆魯世勤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詣仁安殿言于金主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竊謂此行不便金主曰我不出軍分為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合為一世勤曰陛下出則軍分為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之為愈也金主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今日將兵者官舊作官奴今改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九

無罪亾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勤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金主曰小人謂誰世勤歷數曰舊作溫敦都察遜舊作孫完顏長樂等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為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勤復多所言良久君臣涕泣而罷乙酉金主集軍于大慶殿諭以京城會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言曰陛下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富察官努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欲奉命權參知政事內族恩楚舊作倫大罵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眾默然唯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

平章拜姓右副元帥恩楚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伯嘉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完顏納紳舊作奴知開封府薩尼雅布舊作習提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畱汴會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止為白華今改往汝州索職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畱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守保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洒泣是日鞏昌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十

帥完顏仲德援兵至初金主徵諸道兵入援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唯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嶺果菜為食開關百死至汴為金主謀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非寇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乃決意東行甲辰進次黃陵岡時拜姓擊蒙古降其兩砦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遂固請以河朔諸將為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都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拜姓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遂經略河朔官努



曰衛州有糧可取拜姓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兵圍之 乙巳帝詣慈明殿行大祥祭奠禮

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春正月丙午朔帝不視朝

金主乘舟濟河大風後軍不克濟丁未蒙古將和爾古

訥舊作回古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希舊作賀都力

戰死兵溺者千人元帥珠爾舊作珠都尉赫舍哩舊作等死之金主在北岸望之震懼庚戌次漚麻岡遣拜姓

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

自河南渡河拜姓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三

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拜姓棄軍東遁元帥劉益

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蒲城復還魏樓

邨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拜姓至倉皇言軍已潰

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和爾舊

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

聞金主棄師遂大潰 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嘉塔克

實布舊作木甲塔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

拜姓自蒲城還不敢入金主召拜姓至數其罪下獄死

仍籍其家財以賜將士曰汝輩宜竭忠力毋如斯人誤

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

高察官努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

復畏避及拜姓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

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州堅守

而蒙古之迫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蒙古以田雄鎮撫

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郡縣蕭然雄披荆榛立

遣之由是歸附日眾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 初汴

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衛州倉皇走歸

德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

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三

諸皮器物皆資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鋪皆撤以爨及

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南元帥崔立

性淫狡因民洵詢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潛謀亂左

司都事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

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

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

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

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不答 丁卯金太

后皇后發行至陳西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

還汴京戊辰崔立率甲士二百橫刃入省中拔劍指完

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完顏



顏納紳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  
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  
雅布次殺納紳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即  
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  
請命椒皆稱快金自南遷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  
謀無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毋有四  
方災異民間疾苦將以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  
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  
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煥熟無鋒鋌者用之每蒙古  
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三

張大其事會飲黃閣中矣 崔立勒兵入宮集百官議  
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  
之乃遣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  
王監國百官拜舞遂送款詣蘇布特軍立自爲太師都  
元帥尚書令鄭王敬異歸濟志云太后拜立爲左丞相  
都元帥壽國公金史祇載立自爲鄭  
王而不及壽國之封蓋  
以其事爲不足載也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  
點檢其黨皆拜官開封判官李羽翼棄官去戶部主事  
鄭著召不起右副點檢都察額呼舊倫溫敦  
阿里今改左右司員  
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諫議大夫左右司  
郎中烏古遜納紳左副點檢完顏阿薩戶部尚書完顏

珠赫講議富察琦奉御完顏瑪格皆死焉瑪格將死與  
其妻温特赫氏訣温特赫氏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  
爲君死乎夫婦以一繩同縊其婢從之 王申蘇布特  
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  
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立託以軍前索  
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輟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  
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  
者總領完顏長樂妻富察氏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捫  
妻烏庫哩氏進士張伯豪妻聶舜英及參政完顏素蘭  
妻義不爲所污皆自盡未幾立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六 三

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內府  
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  
翰林直學士藁城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左右司員外  
郎元好問曰今召我倫碑不從則死倫之則名節掃地  
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喻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  
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  
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  
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  
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於後世哉奕不能強乃召太  
學生劉祁麻革赴省好問等喻以立碑事曰椒議推二



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

既成以示若虛乃其剛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既

以兵事碑不果立後異崔立碑事金史略本於歸潛

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

裕之口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耶時立國柄入手

生殺在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

也志又言借廟功德議是初議立碑元好問已預其議

鄭王以一身借廟功德議是初議立碑元好問已預其議

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

二君其無讓子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為况

有翰林諸公如王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

日此事出於眾心且吾曹生自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

無讓子即出至學士院見王從之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

子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從之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六 五

美亦在焉子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與焉

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為之若尚書檄學士院

也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為之乃厭欲

也且子未仕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為之乃厭欲

也余於是懼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

衣因遜讓而別此祁述元好問王若虛勸倫碑文之事

所謂王即略為草定付裕之又云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

能辭即略為草定付裕之又云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

為之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請公在諸公

也則如堅拒使王知此事鄭王已知眾人請太學中名士

自於燭前焚其藁遲明余輩趨去此述通祁為文而碑

文實出於元好問也志又云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

告身三通以爲壽遂召余等俱至立第俄而首領官齋

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甘肅寺碑有司

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

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此述其刻碑事也

家別業上梁文云初一軍構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

流文刻人逆節命由威制仗豈願為就磨甘肅御書

趙王碑文何預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世修

之交攻果吹噓無罪無辜之誦歌孤懷之自信聽彼

證龜而倫豈始於卷地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界之

弓隨設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惡此好問自辨其

誣蓋以祁等授進之告身故曰伊誰受賞於我嫁名世修

紙落筆及燭前焚藁之事故曰伊誰受賞於我嫁名世修

甫即曹居一之字元人亦稱爲曹聽翁也當日變起倉

卒好問請人不能潔身遠去異詞免禍均有不得辭其

咎者事過之後互相推諉恐恐未得其平允也祁經陵

川集有甘雷碑詩云勒文頌德召學士濟南先生付一

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倫詩爲告曹聽

翁且莫獨罪元道山此持平 二月丁丑以余天錫爲

禮部侍郎兼侍讀 屯田郎官王定言嚴州歲歉又言

義倉爲官吏蠹耗帝曰此是民戶寄畝於官專爲水旱

之備者奈何耗之定曰當擇邑官及鄉里之賢者分任

其事 戊戌上皇太后諡曰恭聖仁烈皇后 放異宋史

從宋史 蒙古遣皇子庫裕克 舊今改將左翼軍討富



于金主請遣出城就糧于徐宿陳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畱富察官努忠孝軍馬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努曰紐勒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努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因謀圖用時蒙古特穆爾岱圍亳州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努請北渡河再圖恢復紐勒歡沮之官努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努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淡愛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哈反以金主意告官努金主復懼官努及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六

毛

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合解之用即撤備戊辰官努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于都水摩和納舊倫毛花宅以兵監之驅紐勒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巴納紳舊倫巴奴于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于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畱侍我實乃退官努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十人薄暮官努提兵入見言紐勒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紐勒歡罪而以官努權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官努矯詔召徐州行省完顏仲德赴行在

徐州官屬懼為官努所給勸仲德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辨真偽耶死亦當往尋使者至果官努之詔乃止江淮制置使趙善湘入見帝曰中原機會卿意以為何如善湘對曰中原乃已壞之勢恐未易為力邊地連年干戈兵民勞役常休養葺治使自守有餘然後經理境外今雖有機會未見可圖帝曰自守誠是也趙至道言陛下躬南面尊事之敬答東朝擁佑之恩養致其樂疾致其憂器致其哀其為孝無以加矣繼茲以往天命必畏祖宗必法君子必親小人必遠女謁必禁小民必思懷休政事必務修飭斯足盡始終之孝帝然之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六

无

金右丞特嘉尉林致仕居汴聞蒙古兵將入城召家人付以後事望唯陽慟哭自縊死特嘉喀齊喀既廢常快快蘇布特遣人招之即治裝欲行詣省別崔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金主諭喀齊喀反正者也立怒叱左右斬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制尋改鈞州提督其後州將范用吉殺長吏送款于蒙古華因北歸華以宿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爲時所貶 衛州白公廟之潰富察官努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努因其母以請和官努乃詣亳州密與特穆爾岱舊作忒木言欲劫金主以降特穆爾岱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努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金主密令官努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官努乃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因備火槍戰具官努夜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登舟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穆爾岱之營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七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一六七

蔡息陳穎等州便安總帥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遂決策如蔡六月乙卯官努自亳州還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溫綽伏照碧堂門閉官努入溫綽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努中創投城下以走溫綽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溫綽請金主親撫慰之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金主以齊克紳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色埒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齊克紳建一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七 四

四一



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奔蔡州虜揚都尉獻西門以降齊克紳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

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齊爾舊作塔齊兒今

改齊克紳語不遜兵卒誘之曰汝能北而一屈膝當貸

汝命齊克紳不從左右持使北面齊克紳拗須南向遂

殺之 辛卯金主發歸德雷元帥王壁守之時久雨朝

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撥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

亳州金主黃衣阜笠金兔鵝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纛

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城中父老拜伏道

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五

德令汝塗炭朕不足言汝輩無忘祖宗之德朕皆呼萬

歲泣下階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

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己亥

入蔡州父老羅拜于道見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

獻歎久之遂以完顏仲德即呼沙呼舊為尚書右丞總

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

參知政事富珠哩小洛索簽書樞密院事仲德有文武

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

忘奉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遷播幸即安于蔡皆娶妻

營業不願遷徙旦夕言西幸不佞時蒙古兵去蔡差遠

商販漸集金主亦安之命修見山亭為遊息之所遣內

侍宋珪選室女備後宮已得數人完顏仲德諫曰小民

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

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金主曰朕以六宮失散

左右無人故令采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畱解文義

者一人餘皆放還仲德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

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

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

肆罵言仲德輔德杖之金主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以

倚用卿何不容忍之仲德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六

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

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

驕則難制唯陽之禍豈獨官勞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

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妄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

其責軍士聞之無復敢犯法者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

取給于烏庫哩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譖于金主至

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怒遂疎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

事 蒙古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楷襲封衍聖公從之

秋七月乙卯權知廣德軍石孝隆進奏民力當惜帝曰

州縣催科歲有增益朕每問之此心惻然宜以愛民為



念無負所言 孟琪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將劉儀琪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山沙窩帖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帖山沙窩孤立矣琪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于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琪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牘以往琪料仙勢窮蹙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眾果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七 七

登山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藉崖谷殺其將烏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琪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丙辰蓐會啓行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破之仙走追至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眾七萬琪還襄陽八月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主權至襄陽約攻蔡州塔齊爾博勒呼之從孫也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時

城中糧盡人相食金將烏庫哩黑漢殺其愛妾以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持之益堅有總領趙醜兒者開門納南軍黑漢率兵巷戰為南軍所獲脅使降黑漢不屈遂殺之主帥富察某為部山兵所會城遂降南軍駐息州南降者日眾息州刺史烏庫哩呼魯舊倫烏古論 忽魯今改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參知政事穆延烏舊倫烏古論 忽魯今改簽書樞密院富珠哩中洛索帥忠孝軍五百行金主諭之曰蒙古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閒矣以呼魯畏縮命瓜勒佳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七 八

玖珠舊倫夾谷 久住今改代之 九月壬寅朔日有會之政異王 紀及宋史今從未辛亥大饗於明堂大赦 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 蒙古庫裕克舊倫貴 由今改攻遼東舒穆魯扎拉舊倫石抹 查刺今改率黑軍先登諸軍繼之擒萬努遂平遼東扎拉額森舊倫也 先今改之子也萬努據遼東十九年至是始滅 金使完顏阿古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



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陳生獲數千人悉資遣之  
今乘我疲做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  
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必  
及于宋屠亾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  
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古岱至宋宋不許 庚  
戌金主以重九拜天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  
面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  
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  
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  
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九

慮不為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  
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報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  
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防守四面及子城城出  
戰蒙古兵潰奔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  
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  
十月孟琪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改異金史以孟琪等助攻蔡於十一月宋史本紀作十月今從宋史塔齊爾大喜益修攻  
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出降完顏  
仲德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  
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 金裁冗員汰冗軍

及定官吏軍兵月俸辛巳縱饑民老稚羸疾者出城既  
而出城者多言城中虛實復禁之 甲申金徐州節度  
副使郭恩約原州叛將麻珠襲破徐州中將士以蔡  
州被圍朝命阻絕逼於蒙古兵議出降行省薩布不從  
恐被執投河軍士援出之薩布自縊死麻琮以州降於  
蒙古 金人自被圍懼食不給妖人烏庫哩先生自言  
能使軍士服食可不費糧議者欲援田單假神師故事  
以駭敵人金主頗然之參知政事張天綱力辨以為不  
可遂止員外郎王鶚發其從前姦惡金主曰朕幾為妖  
人所誑遂殺之 丙戌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十

之為右丞相竝兼樞密使加會邑千戶薛極為樞密使  
喬行簡陳貴諒參知政事帝諭貴諒曰頃聞憂國之言  
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  
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于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壻五孫皆加  
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  
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為收召賢才老臣布于  
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愴王為臺諫  
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擁立惟言是從奴而贈官  
錫謚恩寵不衰 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



秋鴻禧觀梁成大暴很貪婪苟賤無恥遂寢成大禍命澤選刑部尚書既而臺臣交劾澤貪淫忤害又論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三人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成大尤心術險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鄙其爲人嘗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貶尋謫居遠州盡追爵秩天下快之 丙午詔改明年爲端平元年帝始親政厲精求治鄭清之亦以變化爲己任收召賢才擢用之 召陳埴爲樞密院編修官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七

十一

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埴出知常州 進魏了翁爲華文殿待制知瀘州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請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疆主威十復制閫

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案若白黑帝讀之感動 丙寅權工部侍郎趙范入見帝問近日何者爲急范奏曰事有本末有緩急獎廉退去姦邪此國之本務國未富兵未強此今日之急務也大農課額大虧於管要必有由至於兵之未強則緣諸邊近年築城太多遂分兵力國家之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戰使江淮表裏皆有可恃之勢則戎馬侵突足以禦之矣帝問蒙古議和事范曰爲厲廢之策則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堅如金石緣倚之太重備之不至迄以取禍此近事之可鑒者帝曰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七

十二

豈可恃耶丁卯詔趙葵措置沿邊備禦緩急調遣並聽便宜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請召用崔與之眞德秀魏了翁帝然之命咨夔與王遂竝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駁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



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于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 己巳趙葵入見帝問曰金與蒙古交爭和議如何葵對曰今邊事未強軍政未備且與之和一年無警當倫兩年預備若根本既壯彼或背盟足可禦敵臣至淮東當修車馬備器械為野戰之計固城壁濠隍為強過之圖更欲為陛下經理屯田帝曰卿規模甚遠其殫意為朕展布致異趙葵所言暫與之和指蒙古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三

言宋史倫帝問以金事而葵對以和轉似與金和矣此時宋方助蒙古攻金何故反欲議和耶宋史係刪削之誤今據宋史 蔡州攻圍益急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琪曰已窘矣當并力守之以防突圍琪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蠟琪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十二月琪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水潭高于汝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

傳其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決而注之洞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琪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水于是兩軍皆濟己卯攻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焚為油虜人油磔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金帥富珠哩中洛索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礮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眾洛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完顏仲德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四

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亾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亾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于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廢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矣 庚辰樞密使薛極罷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並附史彌遠最為親信用事人謂之四木至是罷知



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戊申洪咨夔言提舉洞霄宮  
袁詔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罷祠祿又劾趙善湘鄭  
損陳咳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  
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與祠損落職與  
祠 是歲蒙古救修孔子廟及渾天儀

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 蒙古  
古太宗六年 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太

府卿吳潛應詔陳九事忤執政意罷奉千秋鴻禧祠祕  
書郎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咎故相故臣得  
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  
請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五

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  
君子為小人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  
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詔兼崇政殿說書重珍戒  
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  
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忠實 詔舉堪為將帥者  
以會從龍為沿江制置使 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  
副使任防禦 以不擅嗣濮王 孟珙同蒙古兵圍蔡  
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先是辛丑黑  
氣壓城上日無光出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靴靴敗  
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

會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會故欲降者欲珙  
乃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金白被圍以來將帥  
戰沒甚眾戊申以近侍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  
門以入督軍慶戰及募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  
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世祖之後拜姓之  
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  
朕肌體肥重不復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  
得免祚嗣不絕此朕志也承麟乃起受璽己酉即位時  
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  
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入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六

其將帥二百人皆降時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  
城已立宋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  
棄門走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完顏仲德帥精  
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自經于幽蘭軒仲德聞之謂  
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  
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  
曰相公殉國吾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富珠哩小洛索  
烏凌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裕珊爾舊倫玉山  
兒今改 赫舍哩  
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  
狀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



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  
 雖好賓客及薦舉人才人有寸長必極口稱道其掌軍  
 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咸樂為用危急死  
 生之際無一人有異志者南遷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  
 終無瑕者仲德一人而已承麟退係子城間金主殂率  
 羣臣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  
 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宣謚曰哀元史列傳多稱  
 金末主為義宗今從  
 哀宗 奠未卑城破諸將禁兵共舉火焚之奉御完顏  
 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  
 以歸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以實告曰城危時即取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七

玉真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  
 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承麟亦為亂兵所  
 殺金主先是金有都提控畢資倫者為邊將所獲囚于  
 鎮江土獄脅誘百端終不肯降至此已十四年矣及聞  
 金主自經歎曰吾無所望矣容吾一祭吾君乃降耳主  
 者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  
 投江而死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人以陳蔡西北地  
 分屬蒙古命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嵩之遣郭春按  
 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屯襄陽江海  
 還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

城守鈞州竝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 金穆延烏  
 登行省于息州與諸將日以歌酒為樂軍士淫縱蔡州  
 破與富珠哩中洛索爪勒佳玖珠等送款請降為金主  
 發器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為丞相中洛索  
 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其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  
 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  
 洪咨夔言陛下親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  
 已快之其餘諸事權姦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  
 者尚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 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  
 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 是月蒙古都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六

帥張榮破徐州國安用投水死攷異薛氏通鑑倫完顏  
 用安自殺蓋猶以安用  
 為金人故書其賜姓也據金史國用安傳用安歸德水  
 復叛歸於宋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七月詔權徐州國  
 安用力戰而死已贈順昌軍節度使仍官其子國典  
 承節郎是宋人已為之贈官廢子矣今書其本姓  
 三月己酉以賈似道為籍田令似道涉子貴妃弟也少  
 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  
 累擢至太常丞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伎家夜即燕遊  
 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  
 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  
 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史嵩  
 之上所獲遼道宗金太宗世宗寶璽七顆詔貯封樞庫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開門祇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 蒙古兵自河南還俘獲甚眾中途逃者十七八詔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蒙古主悟命除其禁 夏四月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物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海罕舊倫好海今改等獻于行都時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亾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七

九

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帝雖頷之不悉從也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骨于大理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亾何代無之我金之亾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詔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忠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

吳攽

金史張天綱傳載天綱被俘後對宋人語甚激烈其意能詳也宋史全文載端平元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合敵前司備補張天綱武翼大夫本司計議官備補完顏海罕係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帶從之是宋人嘗授天綱以官矣注劄謂當大書於簡以正金史之訛余謂兩國交兵各紀所聞容有不盡實者如五代薛史書劉仁贍降則仁贍未嘗降也宋史書廉保裔死則保裔未嘗死也宋人授天綱官自是實事特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祕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 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七

十

萬計其弟潛遣道干譽引用匪類詔竝落職放罷 五月庚子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薛極卒 左司郎官李宗勉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行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況進取乎



俗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殫日力以修內治合眾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強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勿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苟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動用兵未晚也 召前江東提點刑獄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十言皆感憤剴切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何以清貧若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何為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竝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掎克羣臣善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帖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闈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女冠吳知古得幸內侍陳洵直用事故僑論及之致異宋史以徐僑所言未用事也今改正帝為之改容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明黨為戒命有司裁節中外

浮費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丁未主管官告院張煜進對帝問以邊計煜對曰蒙古非金離可比但和議難恃須選將練兵儲財積粟自固吾圉俟小使回可和則姑與之和然不可撤備帝然之 丙寅詔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必樓防徐宣胡夢昱等皆阬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浸齒無怨其賜諡復官仍錄用其子 建陽縣盜發眾數千人焚劫邵武麻沙長平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蒙古主大會諸王申嚴條令郭德海嘗請試天下僧尼道士選精通經文者千人有能工藝者則命小通事哈珠舊倫合住今改領之餘皆為民又請天下置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三

虞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蒙古主頗采其言 六月壬申知建寧府兼福建運判袁甫請調漳州歲納丁米錢泉州興化軍一體調放從之 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曾從龍參知政事大中大夫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先是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辭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 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



陳友燮大義帝悟己卯詔復巴陵縣公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茲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會寧宗帝皆聽納 召許應龍為禮部郎官初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西閩廣閒與鍾全相結勢甚熾樞密陳韓帥江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士兵分扼要害斷橋開塹斬本寨途諭統領官齊敬曰兵法攻瑕今鍾全殘寇將盡而陳三槍勢方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而散矣敬如其言于是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三

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曰民無不可化顧收民者如何耳遷國子司業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為不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然之 詔殿司選精銳千人命統制婁拱統領楊辛討捕建陽盜 癸巳禁毀銅錢倫器用并貿易下海 史嵩之進兵部尚書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

失據開毀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淮西運判杜杲上言曰臣備員邊郡切見沿淮旱蝗連歲加以調發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發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運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方今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扼于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閒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于外綴于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五

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以絕紛紛之說淮西總領吳潛亦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金人既滅與蒙古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賸味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已甚近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可謂俊



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皆不聽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夜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一夕百臥起比明伯淵等約立視火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亦被殺伯淵繫立尸馬尾至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五

前號于眾曰立殺害劫奪恣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不欲為其所污云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被鈴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諒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

總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蒙古主謂羣臣曰先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麗回鶻諸國皆已臣附唯東南一隅尚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為何如國王塔斯舊名塔思一名扎拉衮舊對曰臣家累世受恩圖報正在今日臣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大駕親臨蒙古主喜曰塔斯雖年少英風美績簡在朕心終能成我家大事矣厚賚而遣之塔斯穆呼哩之孫也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趣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眾入城蒙古國王塔斯已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五

兵南下時汴隄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倉可因敏子入洛之明日軍倉已竭乃采蒿和麵餠餅而食之楊諒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蒙古塔齊爾前鋒將劉亨安橫槊躍馬奮突而前南師奔潰擁入洛水死者無數諒僅以身免塔齊爾拊亨安背口真驍將也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者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砦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軍南軍多溺死遂皆



引師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關刻日進師眾畏不前孟琪曰淮東之師由淮西湖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于是琪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 是月權知邵武軍王楚討平建陽盜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還無律致後陳覆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三

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竝削職放罷又言楊諒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詔用吉降武翼郎敏子削秩放罷諒削四秩勒停自效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能以趙范代之 冬十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旋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

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祿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陛下儻能敬德以返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魏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學等皆切于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書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辛卯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致仕陳貴諒卒 孟琪畱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七

三

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閒以備蒙古名鎮北軍十一月壬子詔以襄陽府駐劄前忠衛軍爲名命琪兼領之 壬戌太白經天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檄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息之日矣 蒙古濟南行省嚴實入覲於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先是實之所統凡五十餘城至是惟德克濟單隸東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賜進士第高第舉人等皆賜給北湖等處益務務糧餉等事

宋紀一百六十八 起旃蒙協洽正月盡柔兆涒灘十二月凡二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端平二年 蒙古大 春正月乙未朔帝不視朝 丙申詔

中書後省將端平改元以來中外言事書疏科別其中

明條目速與繳入以便省覽繼自今計月類進送之中

書俾大臣參閱酌行如紹興故事 詔三衙沿江京湖

四川兩淮制帥并諸處軍帥非臨陳對敵至于軍令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一

得遠行誅戮如罪犯顯著須按實取旨 庚子詔榮王

府皇后宅置教授各一員皇后宅可依紹興舊典四姓

小侯立五經師之遺意 丁未詔京湖四川兩淮制臣

帥臣所安練兵恤民時糧繕器經理營屯控扼險阻使

警飭之嚴常如敵至諸軍將士已第賞所在速與放

行或一時有失條具並以名姓來上其中原歸附人忠

節可尚當眠功推賞隨材錄用毋使失職 辛亥詔曰

國家進士之科得人為盛比年場屋循習寬縱易卷假

手傳義之弊色色有之深恐真才實能無以自見可令

監試官嚴行覺察犯者依貢舉條制取中人就尚書省

覆試以副親策之選 甲寅禮部尚書兼侍講李稟奏

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

程頤十人卓然為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又請將子

思併與陞祀列在十哲之間從之 丙辰以帶御器械

兼權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孟珙黃州駐劄珙入對

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

和議珙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

至黃增埤濬隍蒐討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

三萬閒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

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丁巳詔經筵所進讀通鑑綱

目 辛酉以寧淮軍統制程芾為蒙古通好使浙西路

兵馬鈐轄王全副之各偕金帶服繫尋以杜顯為添差

通好副使時江西安撫使史嵩之力主和議起居舍人

袁甫言臣與嵩之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

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毋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

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朝廷亦未

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 詔知衢州蔡節削二秩以

本郡會價抵減故也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丁卯

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蒙古城和林

倫萬安宮和林本回鶻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使安



撫使劉敬城之并命營建萬安宮設宮闈司立驛傳以  
便貢輸城成周圍五里許 蒙古以宋子貞為東平行  
臺右司郎中子貞長子人也先在嚴實幕府為詳議官  
時蒙古略定中原諸事草創實建行臺統五十餘城州  
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  
以培克聚斂為能官吏相與為貪私以病民子貞仿前  
代觀察採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為程式與  
為期會黜貪惰獎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  
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鄉寨擅其賦稅幾四百所子  
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為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三

三月乙巳以會從龍兼同知樞密院事真德秀參知政  
事守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侍讀陳卓為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以權兵部尚書余鑄監察御史  
丁伯桂同提領會子所官公共措置商權收換事宏  
乙卯詔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李  
璠專提領高宗正史 夏四月都省言第十六十七界  
會子散在民間為數浩汗會價日損物價日昂若非措  
置收減無由增長詔令封樁庫支撥度牒五萬道四色  
官資付身三千道紫衣師號二千道封贈敕告一千道  
副尉減年公據一千道發下諸路監司州郡廣收兩界

會子 前權發遣肇慶府陳雷奮入對言廣東民兵首  
領事帝曰廣東民兵之制如何雷奮曰止為保衛鄉井  
無調發之擾無出戍之勞且臣所奏民兵不止為廣東  
設伏見親政以來百度振飭未見成效大驗者何也良  
由竭東南之力養百萬之兵財力既竭內治不易兵力  
既殫外攘亦難願陛下於民兵加之意非惟可以摧姦  
雄之膽絕盜賊之萌當不費億萬而盡得天下精勇之  
用帝曰廣西會行之否雷奮曰廣西前後帥臣未能行  
此然二廣賴民兵之用為多如向者廣東峒寇陳三槍  
之叛招捕陳韓正藉民兵叶力收獲如近者廣州戍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四

之叛既自兵變自難以本州之兵制之崔與之實率首  
領民兵登城捍禦叛卒遂遁此皆已試之效陛下若由  
二廣推而行之澤被生靈者廣矣帝首肯再三 丁卯  
臨安火 庚辰宰執言節用自貴近始積財在於節用  
律下當以身先請將俸給自五月始減半幫支痛自摶  
節以示表勵從之乙酉刑部尚書李璠請捐俸給之半  
繼是卿監亦上捐俸之奏詔不許 丁亥太白晝見  
戊子大閱 五月癸巳朔監察御史李宗勉言廟堂更  
化之始將兩界會子亟易勞費特甚行之日久折閱如  
故不若節用而省退官吏充為內外營繕支費浮泛務



從節約其監司帥守既無苞苴饋運之費儘可樽節以爲稱提之助從之 丙申以軍民交關罷和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趙勝以韓昱爲帶御器械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鑑帶御器械權主管步軍兼馬軍司職事進知平江府張嗣古知嘉興府趙與憲官各一秩以和糴有勞也 甲辰參知政事真德秀薨諡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爲史彌遠所忌屢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仕宦所至有惠政不愧其言 庚戌以喬行簡兼參知政事 六月癸亥詔殿前司招制刺一萬人補諸軍效用闕額統制常思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五

以軍閥削二秩勒停從淮西制司自效將佐賁降有差復令揀汰軍士年老無依尚堪披帶者且與存齒 戊寅以鄭清之爲左丞相喬行簡爲右丞相竝兼樞密使己卯以葛洪爲資政殿大學士仍提舉洞霄宮 庚辰祈雨錄行在繁囚 時會要書成召李心傳赴闕爲工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般數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也陛下定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廉平之吏所罕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

惡之人挾敵與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檢稅不盡而民怨籍貨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祲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苞苴直行矣鰓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六

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望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秋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早雖烈猶可弭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然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 壬午以會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事 賜禮部進士吳叔告以下四百五十四人及第出身 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人材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



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能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七

有絲髮黃緣者孰不乘閒伺隙以求其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命皇子庫端舊倫閣庫春舊倫曲等侵蜀漢及江淮又命皇子庫裕克舊倫貴姪莽齊舊倫蒙扣舊倫蒙伐西域唐古婁庫齊舊倫魯火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初議者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以爲得制御之術耶律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八

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 秋七月戊戌太白經天 崇政殿說書袁詒言竝命二相當盡心副委任之意今中外多事而左相辭遜右相畏避各事形迹緩急若何宜宣諭二相力行公事帝曰卿議論極當 甲辰祕書郎兼莊文太子府教授應繇請建儲帝曰此事祖宗自有典故繇曰仁宗晚年因大臣有請方能爲此高宗春秋鼎盛未誕皇嗣乃能以天下爲公選宗室子育之禁中眞度越千古帝然之 庚申禮部尚書魏了翁上十事不報 袁甫進言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漢元帝唐



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

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在勿行也 蒙古將昆布哈

舊作口溫不花今改 侵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

於上牘而還 閏月壬戌朔秘書省正字王邁言竝命

二相宜鈞責任帝曰朕當戒諭二相使之同心協力共

濟國事邁曰若不戒飭恐成朋黨之風帝曰朕任清之

甚專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簡輔之行

簡之用斷自朕心 己巳魏了翁進讀大學因言誠字

雖係藩邸舊名考之故事未嘗偏諱蓋此字紀綱斯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九

若科舉文字皆避場屋未免疑惑乞聖語許免迴避以

廣陛下之謙詔不必避 丁丑兵部郎官邱岳言軍士

貧悴帝曰軍人所請不多適值物貴不足贍給軍心不

安實原於此岳請放行戰功及去夏河南諸路恩賞帝

曰己曾理會岳曰外閒實未施行 戊寅喬行簡請百

司庶府俟宰相每日依時出堂之後方許退歸庶事務

皆得及時剖決而無滯積之患詔百司庶府竝合遵行

可榜朝堂 壬午臣僚請宣諭沿江兩淮荆襄帥各釋

私憾協志同謀調度通用急難相濟或玩視詔書復相

疑貳者邊之選大臣有實望者俾居督府或畀宣撫之

任置之荆淮之間統帥列閫專其節制而總事權不惟

平居暇日調一其心臨事之際亦可如臂指之相使從

之 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兩浙州軍決繫囚杖

以下釋之仍蠲贖賞錢 丁亥以全子才及軍器監簿

劉子澄相繼夜遁遺棄輜重竝奪二秩子才衡州居住

子澄瑞州居住 八月詔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江府

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園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

乙未太府寺簿王極言邇來星變屢形於天軍變屢倫

於下秋成在望積陰多霖願陛下積誠以動天權度邊

防不致鹵莽帝然之 軍器局監正杜範言陛下親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十

大政二年於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有漸不如

舊之憂其弊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以天位之重而

私意未能淨盡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

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

工或侈於私費隆體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

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

著同列之意不孚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

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

容有未去則條教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好議

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



之心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也 甲寅惠陽建陽京口  
諸軍倫亂討平之 乙卯以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仍  
圖像於昭勳崇德之閣 主管官告院錢相言外而諸  
帥內而二相不相協和事會孔殷民情叵測至於佩劍  
相笑矛盾相攻帝曰諸帥已戒諭相曰諸帥責任雖分  
統制則一若彼此不知緩急豈可相應也 丁巳知建  
昌軍徐棗朝辭論江淮海道利害帝曰淮兵不為不多  
與曰義勇忠義雖多正兵甚少帝曰義勇亦可與曰皆  
沿淮戀土之民未必人人可用秋高馬肥當明閒謀嚴  
邊備 九月丙子李宗勉請詔大臣檢炤鄭寅等所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十一

節略項目詳加審訂始自宮掖次而朝廷又次而郡國  
皆以節省為務毋牽私情毋惑浮議日計之雖不足歲  
計之則有餘仍出內帑所儲收兩界溢數會子行之數  
載自有成功從之 己丑詔端平親政以來務革前弊  
禁約束舉馳書事目之類近聞循習如舊害政尤甚自  
今內而百司外而臺郡月具無請托事申御史臺仍令  
常切覺察 冬十月蒙古塔斯舊倫塔斯破棗陽庫春徇  
襄鄧塔斯引兵攻郢鄧瀕漢水城堅多戰艦塔斯命造  
木筏遣汶上達嚙噶齊舊倫達魯劉巴圖魯舊倫拔都  
將死士五百乘筏進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力拒之塔斯

引騎兵沿岸迎射復明戰歿士率多溺死城堅守不能  
下塔斯乃擄掠而還 攷異宋史本紀端平二年不載蒙  
古兵攻郢鄧據元史太宗紀七年十  
月庫春圍棗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擄人氏牛馬數萬  
而還塔斯傳亦繫其事於乙未冬即端平二年也宋史  
於端平三年二月詔以大元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  
勇戰歿其贈三秩仍官其二子死傷士率趣具姓名來  
上蓋用兵在二年之冬贈在三年之春 宋史文有闕略耳今從元史紀傳書之 金既亾郡  
縣以次降於蒙古鞏昌總帥汪世顯猶設城守既迺與  
眾議降會蒙古庫端入蜀次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  
牛羊酒幣迎謁道左庫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  
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  
所不取又問曰金亾已久汝不降果誰為耶對曰大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十二

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合城軍  
民是以降也庫端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  
職帥所部從征世顯遂絕嘉陵進趨大安庫端資其糧  
械 十一月乙丑詔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會從龍  
為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軍馬禮部魏了翁為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以同知樞密院事  
鄭性之兼權參知政事 戊辰詔給兩督視府隨軍支  
用之費金各一千兩銀各五萬兩度牒各一千道會子  
各五百萬緡 壬申都官郎官葛逢言趙范趙葵陳韓  
素不同心帝曰置兩督視須可使諸將協和逢又言人



才難得過有小大當多事時亦當斟酌而用之帝曰有過者不可例棄 甲戌臣寮言敵侵蜀境制臣趙彥呐連年調度師老財殫兵分力薄若上流不固則吳楚有衝決之勢願以保蜀為念倘有申請悉為報從或遣襄陽援兵早為起發諸司應於錢物無分彼此悉力傾助以扶其危從之 戊子安南國貢方物 蒙古中書省請契堪大明歷從之 十二月壬寅魏了翁陞辭賜便立詔書如張浚故事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國乃命出視師會曾從龍卒兼命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三

視江淮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翰馬光祖為參議官 甲辰以余巖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雷 蒙古庫端入河州知州事高稼死之稼在河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河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如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是吾志也已而竟行雷稼守河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河六十里河無城依山

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且口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河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兵大至璘遁河州遂破眾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河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揮甫畢蒙古眾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蒙古乃退友聞遂引兵入扼仙人關友聞彬十二世孫也 杜範吳昌裔徐清叟並擢監察御史時論翁然稱之範疏言曩者權臣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丙

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迴護而先行而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日以鑠朝廷紀綱日以壞帝淡然之昌裔疏言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為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為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喪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表助



國脈也 是歲蒙古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  
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  
九百七十五

端平三年蒙古太宗八年春正月己未朔詔以星行失度雷發

非時免天基節上壽宴 吳昌裔疏言曰今大昕坐朝

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不入堂之報上

有耽樂惰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變御懷私

為君心之憲外則子弟寡謹為明政之累游言噂沓寵

賂章聞欲簫勺太和得乎 蒙古萬安宮落成諸王各

治具來宴會蒙古主手觴賜耶律楚材曰朕之所以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五

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

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蒙古主

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

也蒙古主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蒙古有于元者奏行

交鈔耶律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

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

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為鑿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

錠從之 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禦之

二月己丑大理評事趙崇微請謹天變于未然帝曰

不可不存敬畏之心又言今日不可玩者在邊兵帝曰

北軍多可慮方田所以安之 甲午詔以統制李復明

職歿江陵贈三秩仍官其二子 前知安豐軍王瓚言

今日備邊之計宜於新復州軍留息以衛光留壽春以

衛安豐留泗以衛招信留漣水以衛山陽帝曰正欲如

此瓚又論沿邊事宜以節制多門為慮帝曰開督府正

欲統一事權 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甲

辰起居郎吳泳疏論淮蜀荆襄捍禦十事不報 己酉

詔魏了翁依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廷臣多

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雖恩禮赫奕而督府陳奏

動相牽制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遂召還前後皆非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六

意於是了翁固辭求去致黑了翁召還理宗紀以陳

韓為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兼知廬州 甲寅以祈雨決中外繫囚 蒙古主命應

州郭勝鈞州富珠哩玖珠舊倫字木魯 鄧州趙祥從皇

子庫春充先鋒南伐 三月戊午朔詔前知光化軍扈

斌特與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廣東推鋒軍拘管以

其棄城也 辛酉廣東英德大水賑之 癸未太學博

士斗祥進言邊事方急莫有任其責者帝問如何斗祥

曰此士大夫畏事之過願陛下奮發剛斷大明黜陟庶

幾人樂為用天下無全才惟陛下兼收並用隨才而器



使帝曰然用其所長當護其短 京湖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御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有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萬金銀鹽鈔不與焉皆為蒙古所有南軍大將李虎因亂劫掠襄陽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濶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范削三落職仍舊職任 左司諫李宗勉上言均房安新光化等州兵禍甚烈然江面可以無憂者獨有襄陽今又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七

告變矣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晉之所慮猶在秋冬今之所慮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亾之憂悔將何及 是月蒙古復修孔子廟及司天臺 夏四月己亥試將倫監兼知臨安府事顏頤仲論用人當久任帝曰用得其人不必數易又言人主一心攻之者眾帝曰常持敬心則不為外物所移 己酉以魏了翁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了翁復力辭詔提舉洞霄宮侍御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國家人才焯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帝追悔開邊費命學士吳泳草詔

罪已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用兵固失計之甚恐亦不可示弱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泳然之癸丑詔曰朕猥以眇躬獲承丕緒屬饑金之變滅而蒙古之與鄰不利西南蓋嘗躡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乃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失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雷屯於塞下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駭北騎之深入重以均房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齒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六

苛為之騷然有足憫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遂令有眾多告非辜朕方施令發政以為緩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咨爾羣僚體予至意 蒙古復破隨郢二州及荆門軍殿中侍御史李宗勉率全臺言曰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亾諸司邊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淪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并邑邱墟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浹自貶損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賊吮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東淮西爲二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  
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  
充游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  
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眾擾我上流江  
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強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縢以奉  
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 初蒙古惟事進取所降  
之戶因以予將士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充讎至是  
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舊倫忽都  
虎今改領之始隸州縣時  
羣臣皆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眾皆曰我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九

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  
國之政耶律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  
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之及忽  
圖克以所括中州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以真定民  
戶奉太后湯沐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楚材曰裂土  
分民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  
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詔命除恆賦外不令  
私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一戶出絲  
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受賜貴戚功臣之  
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

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以爲永額  
朝議皆以爲太輕楚材曰倫法於涼其弊猶貪將來必  
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蒙古近臣議收民牝馬耶  
律楚材曰中原皆田蠶之地今若行之後必爲民害從  
之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  
遂爲定制 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  
州蔡墾田治兵邊備以飭 六月癸巳直煥章閣知慶  
元府沿海制置趙與憲朝辭論沿海便宜及三邊事體  
帝曰慶元控制海道如招軍造船團結訓練等事宜  
意施行 丁酉錄行在繫囚 己亥洪咨夔上遺表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十

咨夔夔亮忠愨有助親政可特與執政恩數 壬寅權  
發遣泰州蔡節朝辭言皇嗣未立帝曰祖宗自有典故  
見今討論 甲辰右正言李韶言江西憲司奏吉州太  
和縣豪民陳聞詩脅取鄉民田產殞死者數人有司勘  
究具得其實事上於朝尼而未行官弱民強漸不可長  
請將聞詩同進士出身駁放仍照條坐罪從之 戊申  
直寶謨閣知婺州陳庸熙言當舉皇祐典禮以太祖太  
宗寧考竝配于明堂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蒙  
古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  
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 秋七



月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性之為參知政事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李鳴復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雨血 八月癸巳以久雨詔出常平倉米千石賑粟以平市價 戊申監察御史王極言二浙諸郡雨水為沴禾稼害於垂成請下有司預椿錢米賑贍災傷併下倉漕兩司議調稅賦仍錄貧乏之議賑濟之 蒙古破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與之偕謁蒙古主至是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徒樞招至稍眾及破棗陽特穆爾岱欲坑土人樞力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三

辨得脫死者數十既破德安得儒者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及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誓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復強從之至燕名益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得觀程頤朱熹之書 九月己巳朝饗景靈宮庚子朝饗太廟雷辛未有事於明堂大赦大雨震電癸酉避正殿減膳徹樂求直言 乙亥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喬行簡並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以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判漳州王邁應詔上封事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 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

天與寧考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煇尊寵淪法教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分也監察御史唐璘言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以縱欲敗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滅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三

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降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無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帝為改容又請號召土蒙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 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于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



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  
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  
保宜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  
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  
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  
所長而吾步兵所短况孤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彥  
呐不從友聞計以寡擊眾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  
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  
自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  
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三

巴圖魯舊倫八都魯今改及塔爾海舊倫達海今改帥步騎萬餘人往  
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  
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  
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  
百騎道旁而令虎衝敵陳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  
止淖澤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  
必失計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  
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  
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  
古兵遂長驅入蜀事聞賜友聞諡毅節 金旣亾唯秦

鞏二十餘州久未下耶律楚材言往年吾民逃罪或萃  
於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皇子  
庫端招諭諸州皆降惟會州都總管郭斌猶為金守蒙  
古兵攻之斌聚城中金銀銅鐵雜鑄為礮以擊攻者殺  
牛馬以食戰士蒙古兵不能猝拔冬十月會盡斌命積  
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女自焚之率將士於火  
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戰人土率有弓絕矢盡  
者挺身入火中斌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  
中者矢盡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  
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訖復投火死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四

古將安篤爾舊倫按三聞之命保其孤元史安篤  
為甲午年事今參攷元史本紀耶律楚材傳及金史忠義郭蝦蟇傳定倫丙申壬寅蒙古破  
固始縣淮西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卒數萬叛六安霍邱  
皆為羣盜所據 丙午蒙古庫端兵破宕昌殘階州攻  
文州知州劉銳攷異元史安篤爾傳通判趙汝鄴乘城  
固守晝夜搏戰安篤爾率敵手為先鋒攻之久不下謀  
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卒無  
叛志安篤爾率勇士梯城先登銳度不免集家人授之  
藥皆死幼子同哥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  
慟城破銳及二子自勿死汝鄴被執斃之軍民同死



者數萬人 行大理寺丞趙絳言近者暴雨疾雷上下  
震懼罔知所自宜有以答上天之變帝曰朕未嘗不恐  
懼修省絳對曰願此心罔閒庶可回歉歲為豐年 安  
南國陳日照遣人入貢制授安南國王仍賜效忠順化  
功臣 蒙古安篤爾招徠吐蕃諸部族賜以銀符略定  
龍州遂與庫端合兵進破成都會聞皇子庫春薨庫端  
旋棄成都而去 十一月丙辰臣寮言敵踐荆襄士馬  
潰失諸郡月運錢糧請下湖廣總所具實來上按月督  
趣通前頓積以備收復招募之用從之 庚申度支郎  
官兼權左司郎官趙必願言近臣除授意向不明況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五

天下事變方殷之日虛鼎席以召老成意者其未必來  
帝曰崔與之既不至朕委政事于二參必願曰二參固  
同心輔政然天朝豈容不早命相帝曰然 壬戌倉部  
郎官蔡節進對帝曰崔與之有疏辭免未知曷日能來  
節曰與之年高地遠病多臣料其來未可必帝曰相位  
固不可久虛然亦欲委任得人節曰天下之勢危若累  
卵不可一日無相帝是之 乙丑以喬行簡特進左丞  
相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 戊辰詔戒飭百官 唐璘  
疏劾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  
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賊吏為守臣請削籍廢棄鄭性之

儒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引陛下  
國事至此不敢顧私璘論事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嚴  
憚之殿中侍御史杜範亦劾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社  
及其子招納權賄貪冒無厭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  
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  
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  
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人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  
鳴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合臺劾之不報  
範遂去位 壬申詔謁被水州郡新舊苗稅監繫贓賞  
等錢及民間逋欠轉息過本者 蒙古昆布哈入淮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八

五

斬舒光三州守臣皆遁昆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趣黃  
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史嵩之援光趙葵援合肥陳  
譚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特穆爾岱攻江陵史嵩  
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江而自以全師繼其後  
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烈炬照江數十里相接  
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奪  
所俘二萬口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邱岳部  
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  
橋以強弩射殺其致師者一人蒙古兵少卻岳曰敵眾  
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礮石待之西城



兵至伏起斃發殺其驍將蒙古大擾岳遣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始引去 十二月辛卯軍器監兼權樞密副都承旨王埜請聯絡江淮賑卹邊民討捕盜賊帝曰江淮之勢如何埜言不過重一關之權以統之帝曰流民可念埜曰流民紛紛蟻聚弱者困斃強者剽掠帝爲之蹙額因曰江西之寇尚未平埜曰寇始于衡之鄱縣侵犯吉州今南安峒寇又發向有淮兵可調今無以應遂集鄉丁合禁軍共爲勦除非以一官兼總兩路討捕之事則權不一帝曰如三節制之類埜曰事正如此願陛下思之帝曰然 詔沿江州郡如遇江北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七

民入界多方措置存著無令暴露仍于所管官錢米內支撥抹濟其閒有強壯願爲軍者填刺軍額收管給請庶不致失所以稱朕勞來安集之意 壬寅左諫議大夫兼侍讀李宗勉言沿江諸郡所在單弱安有餘力爲勞來安集之舉若不別倫措置恐詔旨徒爲美觀如安豐濠梁歷陽管下開順六合含山等處居民渡江畱在江北強壯結寨拒守恃其聲勢因而倫過不早收拾展轉滋蔓猝難殄滅恐爲敵人所得宜詳酌科降錢糧告牒令沿江淮西制置司亟倫措置凡流民過江北者令陳韓存卹強壯之畱淮北者令史嵩之遣官招募不

願者發還本處籍爲民兵從之 甲辰詔以來年爲嘉熙元年 詔措置會子務在必行尚慮監司守令縱吏爲姦奉行不力令兩監察御史覺察彈奏 國子監主簿豐城徐鹿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闕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 是歲蒙古中書省課績以濟南爲第一先是河南民北徙至濟南都元帥知府事張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課其殿最曠野闢爲樂土榮歷城人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八

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于創殘淮蜀重遭於侵擾道路流離之狀慘不聊生室  
廬焚燬之餘茫無所托骨肉罹於荼毒丁壯困於轉輸  
嗟汝何辜由吾不德幸天人猶助於信順將帥悉力以  
捍防雖烽燧之甫停柰瘡痍之未復肆頒渙號用慰羣  
情發粟以賑貧調租而已責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事  
之家宜加卹典或乘時而嘯聚或失律而逋逃咸與惟  
新同歸於治 丙辰詔別之傑募二萬人屯公安峽州  
許晟大募三千人屯岳州其廩給等費所合科撥條具  
以聞 己未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趙與  
權言端平以來陛下明詔侍從臺諫各舉文武大小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九 三

臣應詔者不謂不多其間豈無魁特奇傑之人望申命  
大臣集侍從臺諫於都省以前所薦員僉謀公議量才  
授任不必拘以資格若夫內之宰執侍從三衙環尹外  
之列屯將帥又擇其才望之相上下者儲之以備緩急  
庶無乏才之歎從之 乙亥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諡  
文靖賜第宅於蘇州 蒙古主以奇徹舊倫欽部長巴  
齊瑪克舊倫人赤負固命皇姪莽賚扣舊倫蒙諸王巴  
圖舊倫拔征之臨行語之曰聞巴齊瑪克有膽氣蘇布  
特舊倫速不亦有膽勇可命為先鋒蘇布特進戰屢勝  
擄巴齊瑪克妻子於哀騰吉斯海舊倫寬田吉巴齊瑪

克遁入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莽賚扣曰此  
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眾擒巴齊瑪克命之跪巴齊  
瑪克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為  
乃囚之巴齊瑪克謂守者曰吾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  
然終見擒天也今水還期且至軍宜早還莽賚扣聞之  
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莽賚扣復進圍俄羅  
斯默齊斯城舊倫幹羅思破之 夏四月壬辰以保  
康軍承宣使貴謙為保康軍節度使武康軍承宣使提  
舉神祐觀與芮為武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校書  
郎劉漢弼言荆襄制閩當在江陵帝問收復襄陽之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九 四

對曰制使若在江陵則事權重收復尚可圖也帝然之  
甲申左司諫曹幽言陛下以方面付三閩而和戰之  
議私自矛盾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  
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撒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  
往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鄰境六  
合之破政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  
怯以辱國也陳韓在金陵曠口之誦天殆少警之議者  
乃謂敵兵之難當非如盜賊之易制今宜責嵩之以收  
復襄陽為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為下流防拓葵則結鄰  
閩以禦哨騎備舟師以防海道韓則以沿江併領淮西



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過敵乃爲報效帝然之 五月壬申行都大火延燒民廬五十三萬癸酉詔謁臨安府城內外征一月甲戌避正殿減常膳丙子出內庫緡錢二十萬給被焚之家 辛巳詔求直言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初進士潘枋對策曰陛下承體先帝歸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封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語多追咎史彌遠彌遠雖死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九

五

黨尚盛于是侍御史蔣峴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疏劾起居舍人方大琮正字王邁編修劉克莊等鼓煽異論并斥物性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復敢言濟王之冤者監都進奏院史彌鞏上言人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亦發見洪杏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管川之變非濟即之本心濟即之死非陛下之本心漢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彌鞏爲彌遠從弟心非彌遠所爲不登彌遠之門者二十年人皆重之旋出提點江東刑獄 樞密院編

修官徐鹿卿上疏略曰臣聞不可玩者上天之怒不可忽者人心之疑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功潛晦陰比於是天怒不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所致顧乃委曲調護三年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變理者所致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九

六

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此眾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濫邀節鉞之華恩寵先之火亦先之眾心所以重疑也貴親懿戚人頗譏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眾心所以愈疑也今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畱中方面置局以行屬託有科降椿畱供賞此錢此物歸之誰乎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即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漫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



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為不窒交通之  
路則諉不解不杜僥倖之門則諉不解天之所以怒也  
會方大琮王邁剽克莊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  
劾之由知建昌軍致異宋史徐鹿卿傳文有外互以鹿卿疏論或變寵溺實私為辛卯年所上疑未見原疏祇憑疏日又誤據傳聞之詞以為見稱於真德秀徐氏後編辨正之是也但後編所繫之官編建安撫使幹辦公事又仍宋史之誤薛氏通鑑倫監簿則鹿卿已由國子監主簿改樞密院編修官矣今參酌之  
六月甲午詔以盛暑錄臨安府繫囚常所不原者俟約法餘隨輕重裁決大理寺三衙門二赤縣亦如之著為令  
丙午詔以新知黃州淮西安撫李壽朋被命已三閱月不即便道之官乃還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七

見用掌書記徐世隆亦勸實收養寒素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實以濟陰商挺為諸子師以永年王磐為諸生師既而迎元好問校試諸生文預選者閻復徐炎李謙孟祺四人後皆知名 耶律楚材言於蒙古主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業儒臣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倫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東平楊奐等四千三十人免為奴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八

體國人皆若此緩急何賴可奪三官建昌軍居住 先是蒙古侍臣托驪舊俗脫歡今改請簡天下室女詔下耶律楚材尼之不行蒙古主怒楚材進曰向選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蒙古主良久曰可罷之是月左翼諸部謫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以賜麾下 秋七月己未詔准西制參李曾伯等各進秩一等以去冬敵兵侵合肥浮光遣援有勞也 八月甲申追封趙汝愚為福王 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 金亾士人多流寓東平宋子貞周給之擇其才者薦於行臺嚴實由是劉肅李昶皆

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 九月壬子刑部侍郎兼侍講李大同言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肆頒御筆令宗司參酌彝典建置內學選育宗賢臣謂取之屬籍必其家庭之習尚父兄之教詔薰然有和平之氣藹然有禮義之風師保之官所以養成其器業必者德靖重有可象之儀經學通貫有開明之益若宮嬪之為保姆內臣之為承直亦必年齒老成稟資純厚之人蓋內學之建非王即講授比當置教官三四員日輪一人晨入暮出不許無故輟講庶宗賢與正人居而德性成矣先是帝欲建內小學令選宗子十歲



以下質美者以聞丁巳遂建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室子弟俾就學戊午太常丞兼金部郎官陳煜言內學教導之職當重其選帝曰難其人煜奏師儒之官不但講授當隨事規益養成德器 庚午詔淮東制置使趙葵計度邊事已措置奏聞 蒙古諸將由八柳渡河入汴城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斯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九

州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南師夜出斫營天澤手所擊殺無數麾下兵繼至悉擁南師入淮水 昆布哈攻黃州孟琪引師救卻之 致異元史略地至黃州宋權請和乃還今從宋史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攻焚樓櫓杲隨陷隨補蒙古招敢死士為巴圖魯攻城以自效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頃杲分兵扼垣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垣路士皆奮躍力戰會池州都統制安豐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兵遂引還文德魁梧勇悍嘗鬻新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十

出獵持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累功超遷軍職蒙古兵攻夔府蜀兵陳江之南岸蒙古千戶郝和尚選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陳中既出復入蜀兵大敗十一月丙辰詔湖南帥臣趙師恕進兩秩以平衡州鄧縣寇也 甲子樞密副都承旨趙以夫言臣嘗歷考春秋與歷代志紀日食為咎食淺者禍淺食深者禍深大要在修德政以弭之乃季冬朔日歷家預言日食將既夫日食猶曰古所有之異也然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曜於斗食將既則四星俱見日中見斗此則古之所無之異也斗分屬吾禍福有歸望陛下亟側身修行則

太陽當為之不虧不則如占者言咎已著明禍必隨應宗社事重生靈事重可不念哉 丙寅詔權免明年正旦朝會辛未損膳避朝乙亥大赦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郎官王伯大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躋足而待也未幾而以治亂安危之幾為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凶言矣嗚呼以凶為言猶知有人也今也置凶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凶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凶



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主議威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有漢黨錮元祐黨籍之事數者皆犯前世危亾之轍忠臣志士憤激言之陛下雖曰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詞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謗言者多聽者厭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悞則罪言黜諫之意已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迋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九

十一

一身莫不破崖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閤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於朝矣陛下試反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保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所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於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言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官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不行邪徑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說

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咎者所進今不知其亾柔佞聞其之徒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取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有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爲之曲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盡去孽種不畱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謗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己亥詔罷天基節上壽 壬寅詔衡州置雄楚軍五百人 丙午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十九

十二

豐儲倉萬石贍臨安貧民 蒙古耶律楚材薦楊奐爲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以簡易爲治按行境內親閱監務月課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 嘉熙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春正月戊申朔詔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帥臣監司及前宰執侍從舉曉暢兵機通練財計者



各二人三衙及諸軍都副統制舉堪充將材者二人

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余天錫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 己未詔淮西被兵日久近令荆湖制置使

史嵩之應援黃州淮東制置使趙葵應援安豐俱能命

將出師捷書上聞朕深嘉歎可令學士降詔獎諭有功

將士姓名令制司等第具上推賞光州信陽二城併當

乘勝共圖克復 辛酉以華文閣學士史嵩之為端明

殿學士視執政恩數寶章閣學士趙葵為刑部尚書制

置竝如舊孟珙而下遷轉各有差 二月甲申知蘄州

張可大伏誅知安慶府李士達除名編管雷州以棄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三

宵遁也 丁亥以大理寺少卿朱揚祖為蒙古押伴使

庚寅以史嵩之為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

西路軍馬 癸巳太宗正丞賈似道言北使將至地界

名稱威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

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真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

裕 戊戌詔近覽李璠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

綏靖為急宜施蕩宥之澤以示憂顧之懷可令學士院

降德音淮西被兵近已獲捷亦合一體施行 蒙古使

王檝入見議歲幣銀絹各二十萬李宗勉言輕諾者多

後患當守元約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

史嵩之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

戰如收復襄光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

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致

虛損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丁未朔詔安集淮蜀軍民

戊申以將倫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濠州團練使

右武衛將軍張勝副之 己未以著倫郎兼權工部郎

官李心傳為祕書少監史館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寧

宗四朝國史實錄 辛酉以史嵩之兼督視光斬黃夔

施州軍馬 夏四月庚寅都省言國計軍需多仰鹽課

乾道以來歲額六十五萬有奇自鈔法變而請買稀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十四

亭戶失業請飭江淮諸司諸屯毋得私買浮鹽令提舉

司復亭場委官屬依直收買則利歸公上或以贍軍為

辭當覈實以聞從之 戊戌詔戶部及財用司應折帛

沙田酒息鹽袋租穀絲絹錢團田漫官田米未催者悉

行拘催歲終較其數而殿最之 閏月丁卯右司郎官

傅康言陛下夏化之初嘗置局會計財賦當時版曹以

合發上供之數置籍應詔今殿最法是也凡州郡之出

納則不與知焉請朝廷給降印冊別其窠名頒之漕司

下之州郡每季以冊上於朝會奉為書藏之計簿房命

近臣董其事從之 壬申賜進士周坦以下四百二十



三人及第出身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喬行簡言兵財二端尤今急務欲以兵事委之鳴復財用委之宗勉楮幣委之天錫凡有利病各務討論有當眾議者容臣參酌然後施行從之 以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講道著書隱居不仕足勸後學時特補迪功郎如愚換授從事郎並充祕閣校勘喬行簡薦之也 六月蒙古築圍蘇湖城倫迎駕殿 蒙古貴近臣譖耶律楚材違制庇逃軍蒙古主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五

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爲蒙古主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耶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適於時務悉施行之 秋七月甲戌朔以霖雨詔求直言 庚寅釋中外杖以下囚調賦賞錢 八月癸亥詔朕親覽中外臣僚封事多有可采後省看詳有切朕躬關時政者節錄奏聞當議行仍與旌賞 蒙古徵收課稅使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

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俟豐歲議 蒙古太原路轉運使呂俊副使劉子俊以賊抵罪蒙古主責耶律楚材曰卿言孔子之道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楚材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欲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見廢於我朝乎蒙古主意乃解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 蒙古宴羣臣於行宮塔斯大醉蒙古主語侍臣曰塔斯神已逝矣其能久乎逾年果卒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造舟巢湖以侵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鑿兩濠攻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六

具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竭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申樓內立雁翎七層俄礮中垣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水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轟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軍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獎諭有功將士賞賚有差 冬十月己酉戶部尚書趙與權言暴風淫雨害於秦盛浙江東西室廬漂蕩願下哀痛之詔遣副使使徧行諸道許以便安施惠從之 丁卯監察御史曹燾言蒙古之興勞聖慮者五年矣聘使往來謂息兵有期秋風未高合肥已受重



南和安在哉願陛下移畏敵者畏天易信和者而信守則天祐人助矣 淮東總領吳潛言宗子時曠部集淮東西流民約十餘萬口團結十七砦內強壯二萬可籍為兵近調千百人為合淝之援請與補官從之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周敦頤之名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程頤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配會請趙復為師王粹佐之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十一月己卯戒飭百官 行聖公孔元楷言於蒙古主曰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七

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亾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有存者請降旨收錄蒙古主從之命各路管民官如有亾金知禮樂舊人可併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楷領之於本路稅課給其食 十二月壬寅朔詔并淮東西湖廣總所四川茶馬制置司犒賞諸擺鋪兵 丙午光州守臣董世臣伏誅司戶柳具舉配海外以其棄城降敵也 甲寅兵部郎官范應鈴面對帝問廣中諸郡應鈴云雖不及管然亦可為但去夫萬里人不守法二十五郡各得一廉太守民自受惠且如宐州卒莫通等叛提刑張琮親往招安通等聞是宐州舊守即叩頭出

降此太守得人之效帝然之 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粟量毋得科抑申嚴秋苗苛取之禁 起李韶為禮部侍郎辭不允詔所在州軍護送至關史嵩之遣人謂韶曰無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庶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死或罷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六

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尚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時人與杜範稱為李杜 蒙古諸勳貴以嚴實久鎮東平議裂其地為十分封勳貴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先是實遣奏差官王玉汝至京師適聞其議慨然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耶律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玉汝為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使詣蒙古主前陳訴玉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閒三棄其家卒無異志豈與



迎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蒙古主嘉王汝忠款且以其言為直由是地得不分

嘉熙三年蒙古太宗十一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為少傅平

章軍國重事進封益國公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

余天錫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兼給事中游侶為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曰朕臨御十有六載

願治徒勤責成二三大臣課效猶邈法元祐尊大老之

典特諮重事於平章遵紹興竝二相之規蓋欲相應於

表裏毋狃舊習毋玩細娛 戊戌詔四川連年擾攘州

縣闕官其赴銓人年二十已上者免試發還漕司籐引

放行注授一次 蒙古主素嗜酒晚歲尤甚耶律楚材

廣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

況五臟乎蒙古主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能

若此乎賞以金帛救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蒙古富

人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耶律楚

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楚材嘗

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

超之言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

吾言之不妄也 二月壬寅以余天錫兼同知樞密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九

事 丙午以史嵩之依舊兼都督江西湖南軍馬 癸

丑詔朕比命相臣往開督府兩淮西蜀相距迢遙要須

脈絡貫通易於運掉其諸制閫監司帥守戎帥等宜皆

同心協力毋徇己私 丁卯以史嵩之都督江淮京湖

四川軍馬 三月癸未出豐儲倉米二十萬石賑耀臨

安貧民 壬辰決中外繫囚 癸巳雨雹甲午避正殿

損常膳令中外臣僚講求闕政 孟珙與蒙古三戰遂

復信陽軍及樊城襄陽尋又復光化軍息蔡亦降珙因

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馬器

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

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

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

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

鋒軍 宋史太宗紀八年丙申冬襄陽府來附以游

游願 降宋宋兵復取襄樊十一年己亥七月游願自

宋逃歸按戊戌為嘉熙二年而宋史孟珙傳繫三年正

月亦不載到義 夏四月庚子朔再決中外繫囚杖以

下釋之 辛丑知臨安府趙與勳言潮瀾江岸近諭改

倫石隄乞備材石役軍兵庶可修築帝曰卿宜更爾意

尋詔覽所圖江面坍塌尤多可劄下兩司募人夫併力

修築責以限期嚴立賞罰如王延世之法疾速施行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十



夏弛慢 以不雨復詔州縣賑流民汝繫因調賦賞錢  
庚戌以雨未通濟復詔汝中外繫囚原減有差 庚申  
詔流民艱會令逐路漕司常平司下州縣多方存卹其  
經戰陳處有遺骸能掩藏者量與給賜仍核其實以聞  
丁丑帝問蜀事聞四月哨騎未已宰執言所傳果如  
此夔門重地尤當加意又言戰功冒濫有一年喝轉八  
九官者人多假此忝職科第請照會游侶之請應軍功  
補官人須令依舊從軍帝然之 庚辰以久不雨再決  
中外繫囚 丙戌吏部郎中侯子震進對詔謂端平三  
年民畸零租 五月己亥朔詔以江湖為沴命趙與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三

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專任修築塘岸以防衝決仍令  
兩浙運副曾穎秀極力協助 六月庚子以崔與之力  
辭相位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蒙古兵攻重慶丙寅  
詔曰秋防將近邊警日聞朕既命宰臣以督師正藉諸  
閩之叶濟所宏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則荆閩援  
之和濡急則江閩援之真泰急則淮閩援之務要脈絡  
貫通毋或秦越相視 秋七月戊辰朔命諸路提舉常  
平司下所部州縣捕蝗 庚寅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  
苛取之禁諸路轉運司察其違者劾之 蒙古以山東  
諸路災免其稅糧 八月戊戌以潮患告于天地宗廟

社稷宮觀 以游侶為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許應龍為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諫議大夫林略為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以楮輕詔戶部下諸路  
州軍應稅賦征權其一半見錢聽民間以全會折納嚴  
戢欺抑等弊監司御史臺察其違者劾之 九月己卯  
朝獻景靈宮庚辰朝饗太廟辛巳大饗于明堂大赦  
戊子詔川廣監司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 辛卯以江  
湖浙東建劔汀邵早傷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  
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敕制總司今後毋輒移  
用違者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 陳韓斬殿司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三

福以其不從本司調遣也初福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  
重江淮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難以私忿殺之 冬十月  
庚申許應龍林略罷 詔出封樁庫祠牒三百道下江  
東憲司賑饒信南康三郡早傷之民 十一月丙子以  
兵部尚書范鍾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戊寅  
給諸軍薪炭錢出戌者倍之 十二月己未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崔與之薨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孟  
珙諜知蒙古塔爾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下策其必道  
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  
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



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琪密遣諸將禦  
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琪增置營砦分布戰  
艦遣兵閒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  
州湖灘施夔震動琪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  
大壘砦勝之遂復夔州 初耶律楚材定蒙古課稅銀  
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十萬  
兩至是回回部人温都爾哈瑪爾舊倫奧都刺請以二  
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兩亦  
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  
言與涕俱蒙古主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為百姓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九 三

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  
自此始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嘉熙四年 蒙古太宗 春正月辛未彗星出於營室 蒙

宋紀一百七十

起上章田敦正月盡昭陽 單閏八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嘉熙四年蒙古太宗 春正月辛未彗星出於營室 蒙

古以温都爾哈瑪爾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 蒙古皇

子庫裕克舊倫奧都刺平西域未下諸部 庚辰下罪已詔

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

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懼不遑寧康乃正月辛未有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一

星見于營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

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

遠而譏諷乘閒與舉箝未公而賢否雜進與賞罰失當

而真偽無別與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與封人弛備

而暴客肆志與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與四方多警而

朕不悟羣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擬

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 臨安大饑饉者奪

會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

無行人 蒙古遣萬戶張柔等分道南下 二月丙申

朔詔禮部貢舉其務崇長學殖儒噤道真 戊戌詔求



直言大赦 癸卯進知連水軍蕭均官一等以其修舉郡政葺治城壁故也 甲辰詔史嵩之赴行在奏事

戊申詔督府制置司沿江南北郡舉行便安流民之政

癸丑臨安府守臣言獄空詔獎之 蒙古安篤爾窺

萬州蜀帥遣舟師數百艘迎戰安篤爾順流率勁

兵乘巨筏浮草舟於其間弓弩雨射蜀兵不能敵敗績

於夔門 以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孟珙為四川宣撫使

三月壬辰詔邊塵未靖備禦方嚴必藉人才相與叶

濟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

武之臣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二

或陸沈常調或負累家居亟以名聞以待擢用 右正

言郭磊卿除起居舍人監察御史謝方叔除宗正少卿

以論史嵩之故也 壬辰史嵩之入國門癸巳嵩之奏

事 夏四月己亥敘復鄭損原官尋以直舍人院程公

許言損撤關外五州重屯移之內郡則丁酉蜀禍損實

為之使損官可復不知千億萬之赤子死者可復生乎

乃詔收成命 壬寅前漢川路運判吳申入奏抗言蜀

事帝感惻久之帝曰蜀從前亦委寄非人申言棄邊郡

不守鄭損也啓潰卒為亂桂如淵也忘忠勇而不救趙

彥呐也今彭大雅又險譎變論大費防閑宜進孟珙於

夔門以東南之力助之夔猶足以自立帝是之 癸卯

特轉史嵩之官三等令歸班 甲辰監察御史王萬除

大理少卿以嘗論史嵩之故也 詔祖宗盛時宰執有

輪日當筆者今二相竝命合倣舊規而平章總提其綱

應軍國重事參酌施行其三省樞密印竝令平章掌之

辛卯以紹興府薦饑調今年夏稅 先是蒙古主命

衍聖公孔元摺訪求知禮樂舊人元摺奉命至燕京得

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瞿剛等九十二人是月

始命製登歌樂肄習於曲阜宣聖廟 蒙古復使王楫

來檄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三

概於蒙古 六月辛丑初置國用房 命近臣禱雨於

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壬子錄行在繫囚 江浙福建

旱蝗詔曰亢陽為害日事禱祈邈無報應且聞飛蝗為

孽朕心惕然自七月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應中外臣僚

竝許直言朝廷闕失 知寧國府杜範召還都首言旱

曠薦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

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風是內憂

已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

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疆場之臣肆為欺蔽是

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



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乎都城  
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  
戈死于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  
道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  
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  
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  
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欲爲以  
致紀綱陵遲風俗頽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凡今日之  
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釀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  
耳端平號爲夏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敗壞汗穢殆有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

卷一百七十

四

甚焉自是聖意皇惑莫知所倚方且不以彼爲警而以  
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  
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觥而怨叛形矣陛下敬  
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持此一念振起傾頽空無  
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  
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狎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  
近習或得而潛開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  
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皆足以蒙蔽陛下之聰明  
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  
權吏部侍郎兼侍講 秋七月甲子出封椿庫緡錢二

十萬貫賑臨安貧民 杜範復上疏曰天災旱

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斗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  
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  
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諱語所不忍聞此何等  
氣象而見於京師視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  
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遺塵不  
起尚可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  
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竊意陛下宵旰憂  
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嬖未  
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逐女冠請謁未聞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

卷一百七十

五

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  
所按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  
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  
令朝更而夕變綱紀蕩廢而不存陛下盍亦震懼自省  
詔中外臣庶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範旋授  
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乙丑下詔罪已復求直言  
詔中外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調賦賞錢 癸酉主管  
官告院方來進對言及諸闈官販帝曰諸司欲之來曰  
正不當如此因及科降事帝曰不如明與之錢來曰正  
要明白諸司但說能措置爲朝廷備邊不願科降世豈



有是理徒使不廉者得以罔利耳帝然之 戊寅以岳珂權戶部尚書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使 庚寅詔秋成在望雨澤愆期令諸道憲臣按部將番異駁勘之獄酌情決遣以聞其失常官吏特免推結 八月壬辰詔諸路苗米毋得多量斛面及過數增收 九月壬戌朔沂王夫人全氏薨輟視朝五日禮部太常寺議宜用孝宗為皇伯母秀王夫人張氏舉哀成服故事詔從之 癸亥以喬行簡為少師醴泉觀使進封魯國公 乙丑詔知招信軍余玠進官三等以邊報敵造船于汴玠提師沂淮入河連獲捷故也 丙戌都省言比奉御筆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六

楮幣折閱多由於守令不職今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經臺省越訴必實于罰帝從之 冬十月辛卯朔內侍陳洵益卒贈昭慶軍節度使 癸巳詔以明年正月一日為淳祐元年 丙申詔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安府者毋得遏糴尋詔與權提領其事應浙東州縣併許浦金山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刺 丁酉詔曰朕惟我朝以仁厚待士大夫惟於賊吏罰未嘗少貸比歲以來貪濁成風椎剝滋甚民窮而溪壑不厭國匱而囊橐自豐

今茲新楮之行未必不為罔利之地其令臺諫監司常切覺察 十一月癸酉詔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功特與官兩轉 十二月蒙古主以西域諸部俱下詔皇子庫裕克班師 蒙古千戶郝和尚以善戰名屢從征伐略地潼陝攻襄漢下興元入蜀俱有功入覲於帳殿蒙古主命解衣數其瘡痕二十一嘉其勞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 丙辰地震己未詔曰地道貴靜動則生變豈朕不德而致與今民生不遂邊戍未休變不虛生必有其證可令中外臣寮各上封章凡朕躬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七

闕失朝政之愆遠極言無隱將見之施行以為消弭之道 蒙古救州縣失盜不獲者以官物償之國初令民代償民多亡命至是罷之 閏月乙丑宰執乞罷政不許 詔賞京湖將士有差以制司奏去冬敵由忠萬透渡南岸守險而捷故也 丙寅左丞相致仕李宗勉薨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樂聞讜言贈少師諡文清 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范鍾參知政事權吏部尚書徐榮叟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詔民間賦輸舊用錢會中半者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八界紐納詔淮東西京湖沿江制置使副



並兼本路屯田使 壬午閱軍頭司武技 蒙古東平  
萬戶嚴實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于忠濟嗣  
蒙古官民貸回鵝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  
為甚是歲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  
歲久惟子母相伴而止著為令又籍諸王大臣所俘男  
女為民

淳祐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春正月庚寅朔詔求將才 甲辰

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頤  
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淡揆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  
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學語孟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  
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  
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  
足信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之廟庭合與削去于正  
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少詔黜之 戊申車駕幸太學大  
成殿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瑒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  
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併以紹定三年御製  
伏羲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  
子道統十二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蒙古東平萬  
戶嚴忠濟請以千戶張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

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晉亨居官七  
年吏畏而民安之、二月辛酉蒙古主疾甚醫言脈已  
絕第六皇后尼瑪察舊俗乃馬氏不知所為召耶律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惡或違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蒙古主少蘇因入奏蒙古主已不能言首肯之赦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翌日而瘳 甲子詔忠順軍副統制孫棟陞都統制仍賜金帶賞重慶之功也其餘將士第賞有差 庚午給事中錢相繳大中大夫致仕易被贈官之命以其草蘇師旦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九

錢之麻也 詔以孟珙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兼本路屯田大使峽州置司 己亥詔宰臣具慶前此罕聞史嵩之父彌忠年逾八十可除端明殿學士仍致仕母孫氏封魏國夫人令赴行在就養 壬子喬行簡薨輟視朝諡文惠致思宋史喬行簡老成器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宋史全文云行簡在相位專以商販為急務濫台鹽商數百為羣有士子為詩曰知君果是調羹手傳說當年無許多二書所或優劣互異今略之 丁亥詔權禮部尚書高定子修四朝國史寧宗實錄 三月乙巳新知廬州呂文德朝辭帝曰近淮西諸軍冒濫虛名甚多惟游擊三萬尤甚須當揀選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趙以夫罷知建寧府 蒙古以劉焜為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焜入覲蒙古主慰勞厚賜之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應州郭志全反脅從註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盡戮之焜止誅其為首者數人餘悉從輕典 蒙古以劉放行省事於燕京 夏四月丙寅吏部侍郎杜範等請省試考到取應宗子第一名崇袍附正奏名廷試從之 庚午以經筵進讀仁皇訓典終篇講修注官各進一秩 辛未詔沂王榮王合遵典故襲封尋以與芮嗣榮王仍赴朝參貴謙嗣沂王 辛巳以知澧州賈似道為太府少卿湖廣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十

總領財賦 五月庚寅嗣秀王師彌晉太保 己亥詔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緩急假便宜 甲辰詔與芮當日親端士畱意問學昨已增置教授合更添一員擇清修直諒之士輪日講授朝夕規正徹章推恩餘依諸邸體例行 甲辰行祕書郎梅杞言內降或各緣可得帝曰亦是有例者杞曰管我仁祖手詔謂背理覲恩負罪希貸求內降者中書樞密院執奏毋得行此仁祖仁中勇也願陛下以為法帝曰正欲法此 戊申賜進士徐儼夫以下三百六十七人及第出身 六月丙寅以旱蝗錄行在繫囚 丁丑詔裔幼

問追三官送撫州居住以茂國憲存畱新楮轉易取贏也 戊寅詔曰朕曩出親札申嚴賊吏之禁逾半歲矣然諸路監司有務大體而不問者有撫細故以寒責者其中飭諸路監司徧察所部州縣其有貪殘培尅者廉其實迹悉以名聞朕將重賞于罰監司庸懦不能舉職臺諫彈劾聞奏 秋七月甲辰以知婺州趙與勳常州宋慈江陰軍尹煥廣德軍康植濟糴有勞各進一秩 庚戌詔以宗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日赴榮邸講授 乙卯詔自今宰執臺諫侍從不許發私書求舉削諸路監司帥守宜體國薦賢毋徇權要 八月丁巳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十一

詔求遺書 己巳詔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稽史稿刪潤歸一祕書省長官點對日歷會要並期以十一月終成書 徽州火削守臣鄭崇官一秩 甲申詔馬軍司選子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雲衛龍衛武衛三指揮闕額 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主令其王嗽入朝當罷兵嗽乃以其族子縛為質于蒙古 冬十月己卯詔提舉司此得以常平折變侵移其義倉令項椿收仍措置上於尚書省 蒙古兵圍安豐己亥淮東提刑余玠以舟師戰卻之 蒙古以伊囉幹齊魯倫牙剌行省事於燕京同劉敬主管漢民公事以姚瓦赤今改



樞為郎中伊囉幹齊唯事貨賂分及於樞樞拒絕之因  
解職去隱蘇門山初蒙古主賜敏詔曰卿之所行有司  
不得與聞至是伊囉幹齊恥不得自專俾所屬誣敏以  
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蒙古主聞之遣使詰問得實  
罷伊囉幹齊仍令敏獨任 十一月丁亥蒙古主將出  
獵耶律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  
騎射何以為樂出田四日庚寅還至烏特古呼蘭舊名  
今改山溫都爾哈瑪爾進酒蒙古主權飲極夜乃罷  
翌日辛卯殂於行殿年五十六敏異元史蘇布特傳  
於十三年乃辛丑葬起輦谷廟號太宗諡英文皇帝太  
非王寅也今從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三

州遂為蒙古所屠 己酉詔內地州縣官闕以見任官  
兼毋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 十二月丙寅太學博  
士劉應起言大有為之君常使近侍畏宰相今宰相畏  
近侍使宰相畏臺諫今臺諫畏宰相願陛下官府事一  
以付之中書而言官勿專用大臣所引則權一歸于公  
上矣帝然之 丁卯觀文殿學士致仕余天錫卒贈太  
師諡忠惠帝之得立天錫實始其事故恩禮為優 丁  
丑左司諫方來言岳珂比已罷斥乃卜居吳門蔑棄君  
命監察御史謝公旦又言珂創增鹽額國課益虧況倫  
備言利請重鑄削詔更鑄一秩 侍御史金淵言彭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三

宗性寬恕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境內富庶旅不齋糧時  
稱治平初有旨以孫實勒們舊名失列  
門今改為嗣實勒們太  
宗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皇后尼瑪察氏召楚材問  
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行之  
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蒙古塔爾海部汪世顯復入  
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成都存人  
部將田世顯敏異元史世顯  
顯今從宋史潛送款於蒙古夜開北門  
納蒙古兵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  
招守將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則死爾勿降也  
遂見殺城中出兵三千戰敗夔夜驅火牛突圍出奔漢



廉慨誓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淳祐二年蒙古太宗皇帝春正月丙申朔詔省刑薄征

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呈四朝史嵩之改校勘官高

斯得所草寧宗紀於濟王及帝潛邸事安加毀譽斯得

等爭之不能得李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

高斯得撰而已政異高斯得恥堂集屢言修史事然其

備要宋史全文皆以當日國史為憑備要云皇姪邵州

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嘉定十七年閏八

月壬辰詔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計丙申詔曰皇姪邵州

防禦使貴誠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

學問日新朕意所屬俾立焉淡長之思蓋欲為異日無

窮之計也全文云嘉定十五年以上為邵州防禦使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古

性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坐必正席屹然如山每朝參

度有常見者敬容濟國公茲失德彌彰寧宗意不釋在

上入朝寧宗諦視良久出則目送之蓋已屬意於上矣

嘉定十七年寧宗歷言茲傲誕淫褻數事閏八月丁酉

詔立貴誠為皇太子此蓋即高之妄加毀譽欲以掩

彌遠擅廢立之迹也然萬世公論具在其可欺乎

等又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歷會要實錄皇帝

於進對言宗社大計舉嘉祐紹興事帝曰兩朝自有典

故非不知之但難得其人應旂言與賢與子天實為之

天若祐宋必有其人以俟采擇 以游侶為資政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尋提舉洞霄宮從所請也

蒙古后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溫都爾哈瑪爾以

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耶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

難言人皆危之 二月甲戌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

院事別之傑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政異宋史

本紀以洪

伯之罷范鍾等之除授統繫於

二月甲戌今從全文分書之 己卯權兵部侍郎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五

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曾伯朝辭言今若主必守

之規宜諭大臣明示意嚮帝曰當為必守之規趙葵久

任淮東且有規畫曾伯曰敢不循其成規 三月戊子

詔沿江兩淮唇齒相依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聽沿江

制置司節制 丙申詔刑部戒飭諸道帥闔邊戎司今

後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 癸卯經筵進讀孝宗聖政

終篇講讀修注說書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犒有差

侍御史兼侍講金淵言請明諭宰輔近臣謹選宗姓之

賢德參稽仁宗孝宗之典故次第舉行 夏四月癸亥

倉部郎官趙希堅言蜀自易帥之外未有他策帝曰今



日求蜀爲急朕與二三大臣無一日不議蜀事孟琪亦欲竭力向前希堅曰當擇威望素著之人當夔峽要害建一大閘帝曰重慶城堅恐自可守希堅曰重慶在夔峽之上敵若長驅南下雖城堅如鐵何求東南之危帝然之 詔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中外大費竝從省約 丙子考功郎劉漢弼言吏部考功條法十六事帝曰當付外施行 五月甲午知梧州趙時學陛辭言吳玠守蜀三關今胥失之固立成都難守帝曰嘉定可守否時學曰若論形勢當守重慶帝曰若守重慶成都一路便虛時學曰重慶亦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六

重地可以上接利閬下應歸峽 己亥淮東安撫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無大小須是務實又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則指之爲粗人斥之爲曾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重偏則必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 蒙古兵破遂寧瀘州乙巳卽官龔基先人對言上流事帝曰上流可憂基先言施夔國之門戶蕩無關防存亾所係豈可不慮帝曰屯田今歲如何基先曰屯田有名無實牛種既貴軍耕又惰所收不償所費 丁未右正言劉晉之言蜀禍五六年閒歷三四制臣無地屯駐獨彭

大雅城渝爲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定于重慶立閘庶可運掉諸戍願早定至計料簡遺臣俾往經理則蜀可爲也 戊申知建寧府吳潛奪職以臺諫論之也 己酉以趙葵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甲寅倉部郎官李鈞請廣求備禦之方帝曰去歲蜀事入壞今當如何鈞曰陳隆之因成都故基增築未爲非是第功力苟且識者逆知其難守臣嘗問其方略但云誓與城存亾而已未幾爲田世顯所賣城門夜開隆之駭焉帝頓感久之 以余玠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應事干機速許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七

同制臣公共措置先行後奏尋詔四川官吏軍民等悉條陳大計以聞 以久雨詔決中外繫囚 癸亥參知政事徐榮叟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丙寅錄行在繫囚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知制誥高定子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杜範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史嵩之外事寬容心實忌之 戊寅詔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幣十萬米二萬斛令安豐軍修武備 是月積雨浙西大水 秋七月丙申余



玠陛辭言外攘本於內修帝曰今日之事不必問敵運  
衰與不衰但自靠實理會治內規摹玠曰聖諭及此宗  
社生靈之福帝曰卿前所言靠實工夫玩之有味此去  
必能見之行事卿宜務忠實以革欺誕施威信以戢潰  
副廣惠愛以撫流移當為四蜀經久之謀勿為一時支  
吾之計 是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 蒙古萬戶  
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揚滁和蕭淮東忠勇軍統領王  
溫等二十四人戰于天長縣東皆沒 八月辛亥朔詔  
戶部申嚴州縣增收苗米斛面之弊 丁巳以祕書省  
正字陳南一國子正胡良竝兼內學小教授 辛酉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六

知夔州趙武官二秩將佐王信等各轉一資酬夔城版  
築之勞也 丁卯詔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十萬賑紹  
興處婺水滂之民 丁丑殿中侍御史漢斗南言浙四  
郡民生蕩析乞撫集流離調減秋賦從之 九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 癸未詔進納入官犯贓人永不許注授  
辛卯大饗于明堂大赦 丙申詔六曹館學寺監院  
轄倉庫務場官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器用圖書覈實  
載籍上之于朝副在司長闕則次官任責遷擢報罷  
竝如外官交承例聯銜申省仍令御史臺覺察 冬十  
月癸丑敕令所言臣寮世賞不許奏異姓著為令甲寅

進史嵩之永國公 蒙古攻通州守臣杜霆載其私帑  
渡江遁乙丑城破蒙古屠其民 十一月辛卯詔諭兩  
淮節制李曾伯無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  
諸將勉圖後效 甲申詔軍功補授人願就鄉舉者聽  
辛卯詔實錄院修孝宗光宗寧宗御集 戊戌雷  
己亥日南至雷電交倫詔避殿減膳 癸卯詔決中外  
繫囚 甲辰先給諸軍雪寒錢出戌者倍之 乙巳調  
三衙大理寺臨安府及屬縣點檢贍軍犒賞酒所贓賞  
錢 丁未詔曰比者陰陽失和冬令常燠日至之日雷  
乃發聲朕甚懼焉內而卿士師尹外而牧監伍參其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九

聲忠嘉無有所隱輔朕不逮 十二月己未詔杜霆追  
毀出身文字羈管南雄州以通州士庶訴其誤民棄土  
之罪也 辛酉以儒林郎鍾宏辭除太學博士乞致仕  
養母詔特改京官秩奉祠以獎孝行 癸亥蒙古兵連  
攻敘州帳前都統楊大全戰死 丙寅以京湖安撫制  
置大使孟珙為四川安撫使兼知夔州同知樞密院事  
別之傑為資政殿大學士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同  
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趙葵福建安撫使兼知福  
州資政殿學士趙與權知温州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  
使余玠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丁卯詔余玠任責全蜀應軍行調度權許便宜施行  
庚午詔以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為和州防禦使旌五  
河捍禦之勞也

淳祐三年蒙古太宗皇  
后稱制二年春正月戊寅朔高定子兼參知

政事 癸未起居郎兼祕書監項容孫言迺者求言請

如建隆故事集官參詳書于方策關君德者上之禁中

關時政者寘之都省關民事者頒之郡國詔類送後省

看詳 癸巳以湖南安撫司奏東安寇平永州通判鄧

均進一秩餘官補轉贈卹及官其子各有差 甲午詔

嗣榮王與芮恩數視嗣秀王師彌 丙午以呂文德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三

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軍馬

蒙古張柔分遣部下將十人屯田于襄城 二月己酉

詔准西提舉制置司參謀官趙希靜准西總管聶斌等

各進一秩以淮東西制置司言其兩淮戰守之勞也

甲子詔進安豐軍守臣王福二秩廬州路鈐吳仁等一

秩旌修築城壁之勞也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蒙

古兵破資州 庚寅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乞歸田里

詔不許 丁酉詔進池州都統制何舜臣一秩旌部領

舟師策應通泰之勞也 辛丑詔知招信軍趙東奪三

秩罷以淮東制司言其撫馭失宜也 蒙古入蜀汪世

顯之功居多至是皇子庫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

秦鞏等二十餘軍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

入蜀 夏四月癸丑以閣門宣贊舍人兼淮西路鈐王

杰閣門祇候前江東路鈐李季實往馬帥王鑑軍前議

事遇敵戰死贈官有差仍各官其二子 乙卯詔進嘉

定守臣程立之一官以成都提刑宇文岫言其守城之

勞也 丁巳詔以經筵進講尚書終篇講讀說書修注

官各進一秩 甲戌殿中侍御史項容孫言知嚴州李

彌高趙與汶侵取酒息獨衛湜一無所私有旨獎廉黜

貪今日先務彌高與汶各奪官一秩湜進職二等 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三

申以御前軍器所隸于軍器監 丙戌詔贈閣門宣贊

舍人楊大全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仍官其二子以四

川制司言其力戰而死也 五月蒙古耶律楚材奏焚

惑犯房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用兵事起皇后遂

令授甲選心腹臣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

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

日乃定 蒙古后信任溫都爾哈瑪爾付以御寶空紙

使自書填行之耶律楚材諫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

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俄有旨凡溫都爾

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



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二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淡敬憚焉

六月庚戌大理少卿蔡仲龍言勅建小學須早為權宜之計以係天下之心又言本朝用刑平恕而未享繼嗣之慶意宦官太多仁宗嘉祐中詔內臣權罷進養子宜取法行之 戊午資政殿學士知溫州趙與權請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 戊辰太白晝見 庚午大理寺鞠前嘉定知縣旨杓尉趙與芥等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三

狀獄成旨杓與芥除名勒停杓一千里羈管與芥五百里居住 甲戌錄行在繫囚 令知濠州兼淮西提刑徐敬子經理亳州 秋七月甲申詔進無為軍守臣戴埴一秩以沿江制置使杜杲言其守邊固圉之功也

四川制置司言蒙古攻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可任邊防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癸巳詔摘京湖沿江制司兵置殿司策應軍屯京口 八月辛亥詔戶部申嚴州縣納苗多取之

禁 戊午令福建安撫司照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興化民船以備分番遣戍從帥臣項寅孫請也癸亥以寅孫

言併福州延祥菽蘆二寨置武濟水軍摘本州廂禁習水者補充凡一千五百人 壬午詔申嚴郡縣社倉科配之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宋紀一百七十一

起昭陽軍閏九月盡柔兆  
敦牂六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淳祐三年

蒙古太宗皇  
后稱制二年

九月丁未工部郎官兼樞密院

編修官趙希瀨言安豐盧濠風寒最甚三州安則淮甸

無虞江面莫枕帝曰安豐最緊希瀨云欲固安豐須復

壽春帝然之 癸未從京湖制置大使孟珙之請令淮

東制置使李曾伯調高郵軍及其屬部州縣勸募牛租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是秋蒙古察罕奏令萬戶張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

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為三杞居其中潭南師持舟楫

之利山毫泗以窺汴洛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三山順

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為進戰退耕之計守禦以固

先是知婺州陳康熹奏事請舉嚴父配天之典久未決

將倫少監韓祥進講復言之冬十月甲午禮寺議請奉

寧宗陞陪太祖太宗將來明堂三后竝配令條具禮制

以聞 十一月乙巳詔直保文閣王定素履平實直寶

謨閣葉武子雅資恬退皆挂冠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

為祕閣修撰武子直龍圖閣 乙卯令潮州守臣節制

推鋒軍分屯軍馬 乙未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縣點

檢贍軍犒賞酒庫所賦賞錢 令廣東提刑節制韶州

摧鋒軍 壬戌雪給行在諸軍錢出戌者倍之 甲子

樞密院編修官兼權都官何式言蜀事帝曰正好乘暇

倫工夫時方倚任余玠故言及之先是蜀中財賦入戶

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

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

年蜀地殘破所存州縣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

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

庸或貪或慘刻繆戾或遙領而不至或生隙而罕謀兩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川民不聊生監司戎將各專號令蜀日益壞及余玠至

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

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

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任州

縣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趣期立事

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

用隨才而任不可用亦厚遣謝之播州冉璉及弟璞有

文武才隱居巖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

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敷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

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



踞以聖畫地為山川城郭之形起則漫去如是者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徒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不謀於眾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璉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州兵於大獲以護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三

口移沔州兵於青居興州兵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其備內水移利州兵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倫經理四蜀圖以進曰幸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致異姚牧庵集李忠宣行狀云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慶蜀之本實張於斯蜀自徙城釣魚之後元人屢攻不能下則玠之徒城不可謂非良策玠屢出師與元非不戰而自守者也行狀所載十二月丁丑沿江特敵國詆忌之言耳今從宋史

制置副使司言屯田倍收官屬文慶洪等推賞有差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黃濤劉應起等俱上書論

嵩之姦淡擅權帝皆不聽而言者益眾 丙申以嚴寒再給諸軍薪炭錢 辛丑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制兩淮軍馬呂文德以汴濠膠淄勞績進秩四等

淳祐四年蒙古太宗皇 后稱制三年春正月壬寅朔詔曰上天助順

敵國乖離正當廣推恩信以繫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

杏爾專閫之臣分麾總戎之將繼自今必安集流民俾得復舊招收逋將俾得自新毋擅興廢毋殺毋辜使中原遺黎有更生之望時聞蒙古后稱制人心不服故下

此詔 御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以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四

劉伯正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範不屑與鳴復其政乞去帝留之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益恚 丁巳侍御史劉晉之王瓚監察御史趙倫呂午承史嵩之風旨竝論李鳴復杜範於是

鳴復範竝除郡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即與推恩 己未朝獻景靈宮 以劉伯正

兼權參知政事尋兼同提舉編修敕令 庚申以余玠兼四川屯田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

自漢州敗歸益築鰲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用

兼四川屯田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自漢州敗歸益築鰲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用



非法刑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殺之民不堪命余玠至嘉定夔率所部兵迎謁纒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夔退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思其握重兵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根本益固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五

之逆心縱兵殘民奴視同列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甫出而新將已單騎入營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聽命夔至玠斬之薦成爲文州刺史 二月癸酉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各十萬付京湖四川兩淮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 丁酉壽昌飛虎軍統制鄭大成追三官以其出戍涪州不戰以致棄城也 三月壬寅詔以杜範辭免新除依舊職提舉洞霄宮 甲寅經筵進講論語終編己未賜宰執講讀侍立官燕于祕書省仍進講讀侍立官一秩 以吏

部尚書兼給事中金淵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差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 夏四月壬午詔兩浙漕司下屬部郡邑將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間以楮幣準錢供輸 詔壽春受圍將士勤勞各補轉三官資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百萬給犒俟圍解日仍與優賞又令江東漕司撥寄樁十七界楮幣二十萬犒安豐策應將士 丁亥以淮東制司言權總管王德等隨王鑑撫定山城有勞詔進德二秩餘補轉給犒有差 五月乙巳以淮東制司言副總管兼知海州周岱左武衛大將軍湯孝信直擣山東膠密之功竝于遙郡上進一秩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六

庚戌詔知瀘州曹致大帶行遙郡刺史以四川制臣余玠言其包砌神臂山城之功也 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帥水陸諸軍禦之 詔江東漕司撥寄樁十七界楮幣百萬付淮東西制置司犒水陸應援立功將士 癸亥以鄒應龍薨輟視朝一日尋贈少保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朝政日非憂憤成疾是月薨旋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遣人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十卷乃止楚材博極羣書旁通天文術數居官以匡國濟民爲己任羣臣無與爲比後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六月



庚午朔以余玠言沔州都統制權遂寧府雲拱因成都之擾殺奪民財襲劫龍石泉郡印權知潼川府張涓敘軍無紀殺掠平民詔竝追毀勒停拱竄瓊州涓昭州

以呂文德兼淮西招撫使兼知濠州節制濠豐壽亳州

軍 癸酉詔王福暫屯揚州同其措置秋防 乙亥賜

進士雷夢炎以下四百二十四人及第出身 詔安豐

軍策應解壽春圍將士補官資有差又詔壽春受圍將

士有全城卻敵之功先立賞格令淮東西制司從實保

明補轉又以淮東制司言先來海道立功將士亦補轉

有差 丙戌知樞密院事范鍾乞歸田里詔不許 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七

古以楊惟中為中書令惟中有膽略先為太宗所器奉

使西域二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籍戶口屬吏

太宗益欲大用之及南伐命於軍前行中書省惟中益

嗜學有濟世志至是以一相領省事致異元史宰相年表於世祖以前闕

之楊惟中傳書其拜中書令而不繫以年以事理推之蓋惟中代耶律楚材為中書令也故傳云太后稱制惟

中以一相負任 秋七月辛丑分命刑部尚書監察御

史卿監郎官錄臨安并屬縣三衙兩廂繫囚 壬子詔

沿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軍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

使王鑑請也 甲子詔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

特贈集英殿修撰 八月癸未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

苛取之禁諸賂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九月癸卯右丞

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告假乙巳彌忠卒丙午起復嵩

之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

曰臣聞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以望其

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

之近易三年之喪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

垂亾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亾之訃而不知奔有人

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且

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八

則又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

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

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

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

命天下至今誦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

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

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迹詭秘曩者開督府

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賞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以

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以歸私室蓄謀積累險不可測

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



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亾父以速嵩之  
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  
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畱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  
數日率引姦邪布置要地弭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  
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引去大臣佐天  
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  
國矣鼎錯尙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而  
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耶且陛下所以起復嵩  
之者爲其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  
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九

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  
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  
欲挾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  
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  
私自封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數更利  
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  
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日廣國家之帑藏日虛  
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  
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  
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器者庶母

也嵩之所器者父也彌遠奔器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  
後而始奔器以彌遠之貪墨固位猶有顧籍丁艱于嘉  
定元年十一月之戊午起復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  
如嵩之之匿器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  
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旦夕圖惟先  
爲起復張本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  
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器之許堪故里  
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  
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  
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十

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  
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擢姦臣以司  
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當以據要津謂  
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席寵怙勢至于三  
世未有不亾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也史氏  
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  
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  
勢孤立于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畱之堂堂中  
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  
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麻制有曰趙普當乾



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疑人必于其倫曾于姦浚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其驗也麻制又有曰謀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州失守至逾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耳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為宰相動欲守法至于身乃佚蕩于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若以法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十一

之雖加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諸嚴嚴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與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于日月重名教于泰山使天下後世為人臣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矣惟陛下裁之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相繼上書切諫皆不報范鍾劉伯正惡京學生言事謂皆游士鼓倡之諷臨安尹趙與憲逐游

士諸生聞之益不平倫捲堂文與憲遂盡削游士籍已未將倫監徐元杰言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宜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云正論是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元杰又乞引去帝曰經筵正賴卿規益以何事而引去乙丑雷 冬十月辛未詔曰朕德弗類無以格陰陽之和迺避正殿減常膳方將反觀內省回皇天之怒可不博覽兼聽盡羣下之心應中外臣寮各指陳闕失毋有所隱朕將親覽博采忠讜見之施行以昭應天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十二

實 壬申以范鍾參知政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金淵乞罷不許 以強再興添差成都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懷安軍節制戍兵 甲戌令慶元府守臣趙倫趣史嵩之赴闕 己丑出右諫議大夫劉晉之殿中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劉漢弼為右司諫帝欲夏新庶政故有是命庚寅漢弼遷侍御史 壬辰詔起杜範游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自此羣賢率被錄用 甲午詔臺諫耳目之寄若稽舊章悉由親擢自今不許大臣薦進 殿中侍御史鄭宋言宰相非百官比豈容久虛切恐中書之地預設猜防搢紳之徒各懷



向背帝曰所奏雖切情事進退大臣豈容輕易 侍御  
史劉漢弼言金淵尸位妨賢罷政馬光祖貪榮忘親罷  
江西運判新命勒令追服又言臺諫彈擊論列乞非時  
入奏從之 十一月辛丑詔趣游侶杜範赴闕 王寅  
召玉伯大趙以夫徐鹿卿 癸卯詔奪前禮部侍郎劉  
晉之一官罷祠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懷利失志也  
乙巳以劉漢弼言罷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王德明  
以王福代之 丙午以程公許為起居郎兼直學士院  
丁未再趣游侶杜範供職 戊申雷 庚戌召陳韡  
李心傳 丁巳以陳韡為兵部尚書李心傳權刑禮部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三

之終器 以范鍾為左丞相杜範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劉伯正參知政事發書  
樞密院事 杜範首上五事曰正治本政事當常出於  
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柄曰肅宮闈當嚴內外之限使  
宮府一體曰擇人才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  
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  
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  
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  
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請早定國本以安  
人心 壬申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政異宋史倫甲戌今從宋史全文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四

王葵言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  
有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  
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  
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  
以責其成效又請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  
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  
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慮 以四川安撫使孟珙  
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  
我上下流有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  
實捍患識者是之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



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自城以  
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  
別倫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  
入江乃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  
隨其高下為櫃蓄洩三百里開渺然巨浸土木之功百  
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癸酉詔曰朕望道未見  
閔時多艱與予共治之臣鋼于謀身之習有官守者以  
謀身而失其守有言責者以謀身而失其言各懷患得  
患失之私安有立政立事之志致天工之多曠立國步  
之未夷今朕躬攬權綱首嚴訓迪凡聯事而合治各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五

慮以洗心毋懷私恩毋萌私念毋植私計毋締私交三  
事大夫以朝廷未尊為己愆士氣未振為己恥守令以  
民俗未裕為己責將帥以邊疆未謐為己憂主爾忘身  
國爾忘家以共圖內安外寧之效則予汝嘉其或不恭  
邦有常憲帝一新吏治故有是詔 攷異宋史本紀倫庚午詔成飭今從宋史  
全文倫 蒙古諸王呼必賚 舊倫忽必圖壘舊倫施第  
四子也思大有為於天下訪求賢才虛己咨詢先是懷  
仁趙璧侍藩邸為呼必賚所信任呼以秀才而不名董  
文用俊之子也主文書講說帳中因命馳驛四方聘名  
士時肥鄉賈默以經術教授於鄉遣文用召之默變姓

名以自晦文用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  
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呼必  
賚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  
言帝王之道在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  
一於正呼必賚深契其言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默  
薦姚樞呼必賚遣趙璧召之間其至大喜待以客禮樞  
為治道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  
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  
善遠佞次列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各疏其弛張之方于  
下本末兼該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金之亾也左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六

司郎中王鶚將就戮蒙古萬戶張柔見而異之釋其縛  
輦歸館於保州呼必賚遣使聘之及至使者數輩迎勞  
召對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  
每夜分乃罷呼必賚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  
不能行之耶鶚旋乞還賜之馬仍命近侍庫庫 舊倫開  
柴楨等五人從之學邢臺劉侃少為令史居常鬱鬱不  
樂一日投筆歎曰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其志安  
能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武安山中旋為僧名子  
聰游雲中居南唐寺時僧海雲赴呼必賚之召過雲中  
聞其博學多才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契意屢有詢



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旁通天文律算三式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資大慶之海雲歸子聰遂留藩邸

淳祐五年

蒙古太宗皇  
后稱制四年

春正月丁酉朔詔曰國家以仁

立國其待士大夫尤過於厚臺諫乃因得言而釋私憾  
撫細微而遺巨姦遷謫降黜或出非辜其令三省將見  
在謫籍人斟酌放令自便追奪停罷亦與酌情牽復其  
貪酷害民公議弗容者不拘此旨又詔邊將興師河南  
之境鋒鏑所接寧免瘡痍中原遺民皆祖宗赤子朕甚  
痛之自今邊臣各謹守封疆毋先事首戎益務綏懷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七

布恩信以副朕兼愛南北之意 己酉雷庚戌避正殿

減膳詔中外指陳闕失 乙卯劉伯正罷以監察御史

孫起子言其隱默充位也詔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李

性傳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召

提舉鴻慶宮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

權竝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覩大治臣竊窺之恐猶

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隱小利然

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直言然後小人無以

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人民蹙敗  
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股削里閭

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為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  
亂安危之數况議論紛然賢者不肖苟容而去不肖者  
反因是以媒其身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  
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母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  
不及一朽齒威斷一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  
於一老媪大小之臣積勞受齎皆得以延於世而國儲  
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早計而預定何耶又疏乞  
歸不許擢翰林學士 二月戊辰詔除罷科糴但令依  
時輸納量革吏姦使民樂輸此後仰常切遵守永無科  
糴犯者以違制論 甲戌呂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六  
其城詔進二秩 壬辰太白晝見經天 三月庚子以  
殿中侍御史鄭察言命有司舉行溫大雅程以升吳淇  
徐敏子納賄之罪仍降詔曰時方多事念未能調租減  
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有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  
或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腹毒害民朕深憫焉可令監  
司常切覺察務蘇疾苦而消愁歎倘隱而不聞公論所  
指必罰無赦 甲辰右曹郎中吳中良進對言鹽楮事  
帝曰鹽楮誠今日急務中良曰舊行官販商賈坐廢近  
日罷官販還客販然尚恐貼納太多商賈未便願與大  
臣熟議 出十七界楮幣百萬下淮東犒水陸戰守諸



軍 壬子禁淫祀 癸丑殿中侍御史鄭宋請括淳祐  
初所括羅本鹽可以資糶又省括楮從之 丁巳刑部  
侍郎趙以夫入見言國本帝曰此事實不可緩以夫曰  
臣編類仁宗高宗兩朝定儲本末具載諫疏及舉行次  
第庶幾成憲昭然可以早定大計 己未駕部郎官江  
萬里言端平更新因及元祐更役法事帝曰祇因太驟  
耳萬里對曰君子祇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帝曰元祐  
君子亦自相攻萬里曰此小人所以得乘閒而入今收  
召未多恐元氣不壯無以勝邪氣全在陛下把握耳前  
者端平之初把握不定故改更不過如紹聖耳今第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九

番把握不定更無復新之日矣帝首旨萬里又言二相  
邊遜太過中外皆無精采帝復旨之 辛酉詔陳畏葉  
武子年高德粹請還可嘉其以畏為集英殿修撰武子  
祕閣修撰 以劉伯正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權吏部侍郎王伯大入對言史嵩之獨相時鄭起潛僕  
斗南專失人心帝曰數人佗爾許刻薄事伯大又言國  
本帝曰朕置小學正為此 夏四月癸未以呂文德為  
樞密副使依舊淮西招撫使知濠州 丙戌詔劉虎蕭  
均趙邦求夏阜各進一秩賞清河漣泗招信捍禦之勞  
也命呂文德依舊節制濠豐壽宿亳等郡軍馬 杜範

以觀文殿學士致仕丁亥範薨範清修苦節室虛僅蔽  
風雨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則賁育不能奪尋贈少傅  
諡清獻 戊子詔李會伯余玠董槐孟珙王鑑職事修  
舉加會伯奎章閣直學士槐進秩珙鑑進二秩竝因其  
任 五月丁未趙葵言諸處江防極為疎陋請下沿江  
制司及副司江南江西帥司湖廣總所兩浙漕司許浦  
水軍司共造輕捷戰船舩置遊擊軍強壯三萬人分布  
新船以備緩急從之 詔太常少卿王萬立朝嘗諤古  
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清家貧母老朕甚念之特贈  
集英殿修撰仍撥賜官田五百畝封椿庫十八界楮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十

五千貫以贍其家 六月丙寅以旱決中外繫囚 甲  
申左司諫謝方叔請早定國本仍錄進司馬光范鎮建  
議始末帝嘉納 丙戌兵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  
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朝復延元杰議政  
多所裨益會元杰將入對先一日謁范鍾歸熱大伦夜  
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管小人  
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  
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然獄迄無成  
癸辛雜識云嵩之之起復也臣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  
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事未幾暴亡或以  
為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為口鼻折裂血流而  
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



乞朝廷主盟與之仲冤侍御鄭宗率臺諫共為一疏少  
可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  
置獄令鄭宗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  
又云黃濤除宗正少卿疏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  
毒也元杰之子直諫投匭叩關力辨濤遂被劾漢弼亦  
劾云是元杰之死當時已有兩說今從宋史劉漢弼亦  
毋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先以腫疾暴卒太學生蔡德  
潤等七十三人叩閣上書訟冤時杜範八相八十日卒  
漢弼元杰相繼暴亡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  
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嵩之曰伯父秉天下之  
大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  
之大功比所行漸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薦舉而改官  
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艱未幾遽被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三

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  
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  
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  
馬竭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孳奴僕而得之乎徒  
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  
至今日而壞極矣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  
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  
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者川蜀  
不守議者多歸還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成列屯備邊禦  
敵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范葵廬江則有杜

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  
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襄不此之圖盡  
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矣其如天  
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  
於鼎澧蓋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州之  
路稍警則江浙諸路焉得高枕而臥況彼降失信則前  
日微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  
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  
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為之圖上  
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三

財殫續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  
士繩以春秋之法聲以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  
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  
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徒遺臭萬  
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  
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  
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  
不知革薰猶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  
亾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  
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社稷幸甚居無何



瑒卿暴卒相傳嵩之致壽云 范鍾進召試館職二人  
帝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  
強之心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邪未竄擢祕  
書省正字鍾所以不敢舉霖畏嵩之復出也 秋七月  
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避殿減膳訓飭近臣 辛丑  
以常潤大旱命有司舉行郵政 乙巳出封樁庫楮幣  
賑臨安細民 己酉詔劉伯正金淵落職罷祠從監察  
御史劉應起之言也 庚戌進鄭清之為少傅 乙卯  
詔徐元杰鳴陽之鳳劉漢弼觸邪之豸天不憖遺奪我  
忠臣漢弼母老元杰子弱一貧皆同朕甚憫之各賜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三

田五百畝新楮五千緡以見朕懷賢不已之意 蒙古  
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八月戊辰以河南  
諸郡秦琳等八人連年在邊戰守宣勞各進一秩添差  
淮東西兵職有差 詔求通天文歷學之人 丙申詔  
申嚴預備重催取羸抑配之禁令監司覺察毋害吾民  
九月癸巳朔詔濮斗南更降兩宮文虎葉賁各降一  
官項容孫落職罷祠以右正言鄭寀言其附麗權相也  
己酉朝獻景靈宮庚戌朝獻太廟辛亥大饗于明堂  
奉太祖太宗寧宗竝配大赦 冬十月壬午主管官告  
院莊同孫進洪範五事箴帝曰五事當於敬字上用工

夫讀至思箴帝曰五事以思為本 十一月乙未鄭清  
之乞歸田詔不許 壬寅詔更奪林光謙三秩徙居衡  
州奪袁立孺宣璧王至一秩劉棫施逢辰劉附兩秩以  
監察御史江萬里言其貪職及依憑權門也 甲辰范  
鍾請老不許 以禮部尚書陳韓為端明殿學士同簽  
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壬戌朔以祈雪詔大理寺三衙  
臨安府兩浙州軍并建康府繫囚杖以下釋之 丙寅  
詔哈據太史奏來歲元旦日有食之方歲序之更端值  
太陽之交蝕凜然譴告震于朕心嘗觀祖宗盛時或有  
此異上下之間益相儆懼今宜講求實政凡可以銷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三

災異者次第行之毋為具文以稱朕祇畏天戒之意  
戊寅詔太史來歲正旦太陽當食皇天示儆避正殿減  
常膳求直言朝廷百司講求闕政寬民力郵軍旅緩刑  
獄問疾苦輯流民凡可以銷災變者毋匿厥指其圓應  
天之實元旦百官免朝賀 右補闕程元鳳論格心之  
學謂格士大夫之風俗當格士大夫之心術人以為格  
言 己卯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李性傳同知樞  
密院事鄭清之為少師依舊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  
請賜第行在時清之子士昌追逮詔獄有訟言其死者  
清之造闕號泣請於帝帝命復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



侍養行在起居郎程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  
究雜糅恐其積習沈痼重為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  
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  
許疏示清之乃止 詔兵財係乎國命強兵之事趙葵  
主之財用之計陳韓理之二相則總大綱而中持其衡  
以共濟國事從江萬里之言也 嗣沂王貴謙嗣榮王  
與芮竝加少保 癸未李性傳除職予郡  
淳祐六年蒙古定宗元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以陳韓  
言置國用所命趙與憲為提領官 權兵部尚書李會  
伯應詔上疏備陳先朝因天變以謹邊備圖將材請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五

既八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  
時妄致挂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為  
之地是以譎言竝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  
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又言大臣貴乎  
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  
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  
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  
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  
其應乃爾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腐夫  
巧讒妖媚旁通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一 五

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  
更之乃徒立虛言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  
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也帝嘉納及與語多所及今  
從宋史節書之宋史分疏其事以大姦為指史高之大  
臣為范鍾謂其時鍾與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也  
案是時游侶為右丞相則 二月壬戌金部郎官王必  
非鍾獨當國矣今刪去 言人主論相當取其格心不可取其阿意帝然之 戊  
辰范鍾再乞歸田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時游侶  
與鍾不協故力求去尋以高斯得之言罷之時鍾方坐  
相府臺吏以牒呼而出之辛未命提舉洞霄宮任便居  
住從所乞也 壬申雪竊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并屬縣



點檢贍軍酒庫所賦賞錢以雪寒山封樁庫十八界枯幣十萬緡犒三衙諸軍 乙酉宗正少卿張礪言治兵理財當為一事礪又言先朝蘇頌傅堯命皆不受宣諭事帝悚聽然之 詔三衙諸軍月支銀竝倍給 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 戊寅殿中侍御史謝方叔左司諫湯中請旌異朱熹門人胡安定（熹）胡安定全文倫胡鑑改作胡瑗後呂壽察模以勸後學竝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所屬給札錄其著述并訪以所欲言 甲申詔曰朕臨朝願治每念乏才有意倫成既親扁題分賜諸學竝賜諸生束帛以示激勵其令三學官於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三

前廊長諭及齋生中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別議旌賞京學如之 閏月乙未資政殿大學士徐榮叟薨輟視朝一日 戊戌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將士陳亾者眾詔給緡錢恤其家 癸卯余玠言北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立功等第稍轉官資以聞從之 己酉祕書丞王璞言杜衍封還內降事帝曰朕嘗諭大臣聽其執奏矣 庚戌刑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峻言人主震服天下曰斷而已帝曰謀之欲同斷之欲獨若以大公至正行之則斷在其中矣 五月庚申

詔賈似道任責措置淮西山寨城築 丙寅吏部員外郎李昂英言內小學事帝曰朕於小學之教甚留心昂英又言漢末宦官之禍帝曰固當防微杜漸 庚午詔學校明倫之地諸生講明不負教育朕用嘉之爰命有司舉其高弟而合詞控免陳義凜然朕重違本心姑徇所請以成其美所有束帛不必控辭 甲申詔權知高郵軍兼淮西提刑蕭逢辰進一秩旌其買馬修城畱意戰守也 詔決繫囚 六月戊子朔詔從事郎傅實之迪功郎林公遇竝特改京秩仍給札詢所欲言以都省言其杜門樂道指紳高之也 戊戌著倫佐郎兼權禮部郎官高斯得言學校以小過觸靈威帝曰本是小事但不當率眾出見宰執斯得曰學校固不為過但恐姦人因此動搖局面關係不細帝然之斯得又言羣臣龐雜宮禁奇衰黷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願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愛護避讓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忠微遂使搢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使宗社有淪亾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民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欲潔其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朝署惡之者眾旋出知嚴州斯得所祠不許 丙午以禱雨詔中外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三







官實錄院檢討官 辛亥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宮教授蔡抗奏對言正心事帝曰紀綱萬化實出於心抗又言內降斜封之弊帝曰已許大臣執奏矣抗又言宗社大計帝曰祖宗朝亦是晚年方定抗言祖宗時定名號雖在晚年而定計乃在一二十年之前此事最忌因循帝然之 蒙古耶律鑄嗣其父楚材領中書省事上言宜疎禁網因采前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章以進 蒙古以溫都爾行省事於燕京與劉敬同政 九月丙辰朔秘書省正字林希逸請信任給諫帝曰臺諫給舍之言朕無不行希逸又請早決大計以慰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二 二

人望帝納之 丁巳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使兼江陵府孟珙卒初珙招中原精銳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皆百戰之士號鎮北軍駐襄陽及王旻李虎軍亂鎮北亦潰珙乃重購以招之降者不絕蒙古行省范用吉亦密通降款以所受告命為質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遂發病是月朔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卒之日大風發屋折木珙隨父宗政立戰功忠君體國善撫士卒軍中參佐部曲議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愜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遠

聲色薄滋味蕭然若事外追封吉國公諡忠襄 戊辰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仍暫兼權沿江制置副使湖廣總領尋兼京湖屯田使冬十月庚寅詔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啟為貴州刺史入內學 蒙古主命察罕拓江淮地 十一月庚申詔昨令三學各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而諸生合辭控免秉義甚高其令在籍諸生並赴來年省試一次臨安府學長論亦如之以稱披羅之意 丁丑以雪寒出封樁庫楮洛賑臨安府細民 辛巳以前四川制置陳隆之抗敵死難特贈徽猷閣待制於合得延賞外夏官其二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二 三

子 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今日國用過餉



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休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孰若捐金助國以紓目前宜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付之施行定經制塞兼并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勞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 十二月癸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堪聞奇及餉事者述其才器勞績以聞 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乙未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殿中侍御史章炎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請寢宮祠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四

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罰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臣等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請斷以此義亟賜裁處 丙申諸司糧料院章鑑進對言抗諫事帝曰朕於臣僚論事未嘗不見施行鑑又言儲才帝曰人才須是養之於平時臨事方得其用 先是金將武仙敗死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眾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蒙古主命諸道兵討之不克楊惟中仗節

開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襲

壽數年怠於政事任用姦佞經歷李昶曰比年來裘馬

相尚飲食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

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

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彌未然之禍

時蒙古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

求解職不許旋以父憂去官 蒙古萬戶史權等侵京

湖江淮之境攻虎頭關寨進至黃州

淳祐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春正月乙卯朔詔皇姪孟啟特授宜

州觀察使建資善堂于內小學置直講贊讀二員以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一

五

稚權就王邸習訓 詔曰間者任用非人不能秉禮懷

義以輔朕顧乃陷於匪彝敗俗傷教朋淫肆欺羣議空

涌由朕不德朕甚愧焉天誘之衷豁然大悟亦既紉去

其黨類史嵩之已俾致仕以示朕決不復用之意摺紳

士大夫交泰迭諫惻惻款款以陳于前忠愛備至朕思

所以爲自強之計百爾執事亦宜相戒以實克去已私

丁卯詔戒敕州軍縣鎮不許因誕節賜宴多殺物命

一遵景祐二年詔書仍刻石所在放生池 戊寅詔准

浙發運司輸米二萬石濟建寧邵武諸郡被水之民

李昂英疏劾安尹趙與憲語侵執政章炎亦劾執政



帝怒昂英弁及炎鄭宋規知帝意乘間劾昂英又熾  
同列再疏以劾炎屬黃師雍毅然不從獨疏論葉闡  
乃與憲之腹心也未幾炎昂英皆罷去宋於是薦周坦  
葉大有八臺 二月庚寅都省言淮安縣主簿周子鎔  
遭李全之變陷北十有六年數以敵謀密聞邊閫拔身  
來歸詔特改朝奉郎與陞擢差遣 丙申詔四川沿邊  
州縣官任滿日轉循官資有差從制臣請也 己亥以  
貴妃賈氏薨輟視朝二日 乙巳翰林學士李韶屢疏  
請老授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 丁未令封椿  
下庫支會子十二萬貫付淮西安撫司造船 壬子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六

改潛邸為龍朔宮 出封椿庫十八界會子五萬貫付  
臨安府津遣三邊請舉士人歸里以不允所乞省試故  
有是命 侍御史周坦劾禮部侍郎程公許出知建寧  
府鄭清之因公許繳其子士昌之命甚甚數於經筵言  
其短坦妻與清之妻善承其指入臺即首劾公許鄭宋  
又劾之公許落職 先是江萬里勾祠省母不許萬里  
使其弟奉母歸南康旋聞母病不俟報馳歸至神門聞  
訃忌萬里者相與騰謗謂萬里母死祕不發喪反挾妾  
媵自隨周坦劾之萬里坐廢 蒙古呼必賚受邢州分  
地邢當要衝徵求百出民弗堪命僧子聰薦張文謙可

用遂召見命掌王府書記言于呼必賚曰今民生困敝  
莫那為甚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烏托剌肅李簡三  
人至邢協心為治戶增十倍由是呼必賚益重儒士實  
自文謙發之 蒙古以孟克薩爾舊作忙哥為斷事官  
孟克薩爾嘗從諸王莽資扣征奇微身先諸將及以所  
俘寶玉頌諸將則退然一無所取莽資扣甚重之至是  
為斷事官剛明能舉其職 三月甲子知大宗正丞兼  
權金部郎官姚希得言李韶老成有德望宜畱奉內祠  
侍經幄戊辰詔李韶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 是春蒙古張柔攻泗州旋還屯杞帳下吏瓜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七

佳顯祖瓜勒佳舊作得罪亡走上變誣柔蒙古主命執  
柔以北大臣多以閹門係柔者卒辨其誣顯祖伏誅  
夏四月辛卯以旱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庚子以  
刑部尚書王伯大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翰  
林學士知制誥吳潛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樞密院使越國公游  
侶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或請更化改  
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  
非古不因易相而為之乃止 以趙葵為樞密使兼參  
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府陳韓知



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用鄭清之薦也

庚戌以禱雨未應請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賦罰錢

王子廣西漕臣劾貴州守臣陳鑑迫脅考試私取士人

壞科舉法詔再鑄一秩勒致仕 五月甲寅詔武功郎

揚州寧淮軍統制張忠戍守浮山手搏敵帥俱死于水

特贈武略大夫夏官其一子 乙卯以禱雨未應詔諸

路錄囚 己未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己巳詔賜兩

淮京蜀曾經戰爭之地田稅三年其病通悉除之 壬

申吳潛兼權參知政事 六月癸巳賜進士張淵微以

下五百二十七人及第出身淵微等以闕雨請免瓊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八

賜宴 丙申詔求直言弭旱 致異宋史本紀作五月 徐

霖應詔言諫議大夫鄭案不易則不雨臨安尹趙興憲

不易則不雨不報遂引去 致異徐霖之去因陳言不報

元杰之獄蓋傳聞之異 帝遣著伦郎姚希得酌之不還

御筆改合八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

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生平失其本心何以

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卽有敗則自陷於

垢汙矣 時鄭案趙興憲及周坦葉大有監察御史陳

瑛相合為一唯黃師雍孤立案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

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應詔陳言者多指案坦為致

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

誣子才鉞等師雍詣御榻前力辨謂匿名書條合所禁

非公論也不知何為至前因發其偽撰之迹適鉞疏舉

師雍案迺以鉞附師雍上聞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

甲辰出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平糶價 己酉詔旱勢

日甚兩淮襄蜀及江閩內郡間因兵寇遺骸暴露感傷

和氣令所屬州縣收瘞之 詔京湖北路副總管王英

歸順進秩二等 秋七月蒙古主西巡太原萬戶郝和

尚朝於行宮賜銀萬錠辭曰賞資過厚臣不應獨受臣

積微勞皆將校協力也遂奏將校劉天祿等皆賜之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九

銀符 致異宋史郝和尚巴圖傳以朝定宗為甲辰年事

然甲辰年定宗未即位也傳以遺還治太原為戊

申事則入朝當 丙辰詔荆鄂都統司聽荆湖制帥司

節制池州建康鎮江府都統司並聽沿江制司節制許

浦都統司改聽興國蕪黃安慶四郡節制從督視趙葵

之請也 庚申安慶守臣歐陽頤以改差輒之任詔削

官二等令憲臣謝獻子領郡 詔辭免除授實為繁文

除侍從臺諫給舍兩省左右史以上許辭免餘官不許

乙丑吳潛罷知福州以周坦劾之也 丁卯以別之

傑為參知政事諫議大夫鄭案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 癸酉詔賞浙東西福建路監司州郡所申



官士之家濟糶者凡九人補轉官資有差 鄭宗之人  
政府也不為公論所予太常博士牟子才疏言陛下欲  
留徐霖霖所論劾者趙與憲鄭宗也二人之中宗尤無  
恥請先罷之八月甲申鄭宗罷子才又論鄭清之不當  
引史嵩之黨別之傑其政復為書抵清之以孔允張禹  
切責之清之愧謝 丙戌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  
多量苗米之弊 辛卯詔石鈞陳大任王方烈各鐫一  
秩以其誣平民為重碎謝思久張懋各進一秩旌其平  
反之功從湖北憲臣之請也 己亥以秋風已勁邊備  
當嚴浙右四郡密邇行都魏村福山柴墟一帶宜預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十

之備詔守臣條具措置 辛丑詔前通判彭州宇文景  
訥罵賊而死贈官二等仍與一子下州文學 壬寅詔  
監司守臣宜亟講荒政以賑乏絕稅租有合蠲減者核  
實以聞 甲辰高定子薨輟朝一日贈少保 是月蒙  
古主命蒙古人戶每百人以一人充巴圖魯 九月丙  
辰詔命官該赦陳乞改正不拘期限今後赦條刪去阻  
一年內四字從左司陳元鳳之請也 丁巳詔改尚書  
省提領鹽事所為提領茶鹽所 黃師雍與鄭清之故  
同舍會師雍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也清之不樂  
周坦知之喜曰吾得所以去師雍矣遣其妻日造清之

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欲用師雍為  
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乃遷師雍為起居舍  
人師雍句去清之猶冀其稍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終  
不屈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自後八年凡四易  
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月辛巳太白晝見 詔京湖  
副都統李得討廣東峒寇有功進官一等 癸未朝獻  
景靈宮 以嚴州旱詔豐儲倉給米萬石賑糶 丙戌  
京湖安撫司調兵平辰沅蠻徭有功總轄張謙統制高  
天祐等賞賜有差 己酉陳瑛言格法日壞天下視聽  
益不美因條陳添差攝局須入奏碎改任薦舉俗補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十一

職匠過十弊請風示中外從之 甲寅以鎮江府旱詔  
兩浙轉運司檢覈調租七萬四千石有奇 蒙古括人  
戶下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藁城令董文炳俊之子也  
使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眾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  
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為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  
賦斂大減民得富完 十二月壬午以趙與憲為端明  
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 庚寅以近畿旱詔正歲天基  
節大宴權免其州郡賜宴務從省約母得科擾以副朕  
敬天愛民之意 辛卯李鳴復薨輟視朝一日 壬辰  
詔太學生陳九萬在北十一年脫身來歸條陳敵中事



宜有益備禦特補迪功郎 周坦劾黃師雍罷之 蒙  
古呼必賚聞真定路經歷官張德輝之賢召至藩邸問  
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德輝對曰聖人與天地相  
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  
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  
季乃所親睹幸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  
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  
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呼必賚然之因問德  
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  
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三

而成之昇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  
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呼必賚良久  
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問農家作苦何衣食之不贍  
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  
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餘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  
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訪  
中國人才德輝舉魏礪元裕李治等二十餘人德輝交  
城人也  
淳祐八年 蒙古定 宗三年 春正月丙子太常寺言檢照中興禮  
書四孟朝獻景靈宮分三日行禮自淳熙十五年後分

倫兩日近年諸后殿多命宰執分詣如遇車駕次日親  
臨每位三上香一跪奠俛伏興再拜得禮之宜從之  
蒙古萬戶郝和尚奉詔還治太原請凡遠道租稅鹽課  
過當者悉蠲除之 二月辛丑荆湖帥臣陳韓言國家  
以火德王于火德之祀合加欽崇炎帝陵在衡州茶陵  
縣廟久弗治請相度興修以稱崇奉之意從之 丙午  
周坦請申明十七十八界會子並永行用以堅民信左  
司趙汝暨請更造十九界太常博士黃洪請不用會子  
停賣鹽鈔狂言惑眾宜正妄誕之罪詔各罷所居官  
丁未監察御史陳垓請宣諭輔臣申飭吏部未歷郡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三

不許為郎已為郎者更迭補外未歷縣者必令須入已  
任縣者須及任滿闕次必依先後毋或改差庶抑僥倖  
以重名器從之 蒙古釋奠孔子廟致胙於呼必賚呼  
必賚問張德輝曰孔子廟會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為萬  
世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  
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  
如耳呼必賚曰今而後此禮勿廢呼必賚又問典兵與  
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  
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  
為害尤甚呼必賚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



賢如昆布哈舊作口溫者使掌兵權勳舊如呼圖呼舊作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三月甲

寅督視趙葵上將士泗州解圍之功詔奇功特與補轉四官其餘補轉有差其淮西招撫司應援立功將士併與比類推賞泗州之圍也前鋒軍統制田智淵父子戰死於潮河垣甲戌詔贈智淵父子官恤其家尋立廟泗州賜額以旌忠節 乙亥陳瑛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脈因極言檢覈決獄疏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 蒙古主殂於杭錫雅爾舊作橫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古

乙卯改之地年四十三葬起輦谷廟號定宗自太宗皇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至是國內大旱河內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于西蕃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東海搜取鷹鵠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立庫春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夏四月癸未詔督視趙葵累奏結局朕問勞念功淡有勒歸之意但北兵雖退邊備當嚴更宜勉畱以副隆委 辛卯權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徐鹿卿言生員李寧先飲酒爭競見害市人辱學校玷士類由臣諄飭無狀請行罷斥

詔覽卿所陳痛自引咎此固師儒之責但學校規矩久弛今當中嚴宜自安置帝眷鹿卿甚厚而忌者寔多有撰偽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及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帝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杞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鹿卿累疏告老旋致仕 甲午以太常寺奏請景靈宮行事日請更定后殿響禮拜跪之數詔朕祇承宗廟何敢憚勞可一依舊式 乙未朝獻景靈宮丙申亦如之 庚子詔臨安守臣趙興憲充明堂大禮提點事務 蒙古張德輝將歸真定為呼必賚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五

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呼必賚稱其字輝甫而不名賜坐贈賚優渥 五月庚戌以闕雨詔錄行在繫囚王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李桂高進對言淮蜀之險帝曰及此閒暇之時當倫規模備禦 督視樞密使趙葵奏乞結局詔候來春入奏癸亥詔趙葵視師于外今已期年忠力具宣威聲綽著既成卻敵之效復宏預備之規有為朕畱尤見體國可無恩典少示褒崇特進三秩依前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畱守仍加恩 乙丑詔陳璘出鎮南服備殫忠勤軍民安平蠻徭綏輯特進一秩



依前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節度廣西余玠除兵部尚書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仍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賈似道除刑部尚書依舊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仍兼湖北總領邱岳除兵部侍郎依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兼准西制置使呂文德除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右領衛上將軍樞密院副都承旨兼知濠州 辛未詔西湖北山護國寺後龍洞泉源澄澹靈異感格可賜護國龍祠爲額永充祈禱 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爲參知政事應徽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六

方叔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史宅之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趙與憲資政殿學士與執政恩例提領戶部財用仍知臨安府 丁卯賜洪咨夔諡忠文 癸酉王伯大除職予郡以監察御史陳垓論之也 八月丙戌范鍾乞免祠祿不許丁亥督視趙葵辭轉三官凡六上奏詔不允 戊子以雷州所屯經略司水軍頗橫詔守臣節制 乙未詔王疇夏削官一等正其括田擾民之罪 丙申詔大理寺丞林炎對疏狂妄動搖國本奪官三等押出國門 庚子帝諭輔臣曰所在監司帥守輕行括籍多因細事中以淡文甚

而置之死地往往利其財耳真所謂殺越人於貨至於用刑自有成法今有司率意任情更不遵守條令凡此皆當禁止可禪明肆赦益加申嚴如有非辜越訴究證得實必論如律 壬寅周坦言明堂肆赦州郡奉行不虔有稽遲隱匿文具三弊宜革去以昭溥博之仁從之 甲辰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多量苗米之弊

高斯得遷浙東提點刑獄劾知處州趙善澣知台州沈堅等倚勢厲民不報 九月己未朝獻景靈宮庚申朝享太廟辛酉大饗于明堂大赦是夕雷 冬十月甲戌湖參知政事別之傑三奏乞歸田里除資政殿大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七

知紹興府 乙亥以應徽謝方叔並權參知政事 詔改高斯得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言臣劾趙善澣等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惑誤聖聰者今蒙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澣係侍御史周坦之婦翁賊吏之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暨者簽書樞密院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鈍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銷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旣上坦自謂已任臺諫而反見攻徧懇同例論斯得同列難之坦計急自上章劾罷斯



得新任未幾坦亦罷善幹等竟罷去 十一月丙午太  
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歸不許 蒙古萬戶郝  
和尚以歲饑出穀千石助國用 十二月辛巳以嚴寒  
出封樁庫十八界官楮二十萬令三衙販軍 是歲蒙  
古駙馬蘇布特舊倫速不台今改卒蘇布特佐太祖創業及取  
河南定西域功居多後追封河南王諡忠定

淳祐九年蒙古定宗皇  
后稱制元年春正月乙巳皇姪宜州觀察使

孟啓特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公 庚申詔周世

宗八世孫柴彥穎特授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詔兩淮

京湖沿江制帥司行下所隸勸諭軍民從便耕種秋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六

日官司不得分收 癸亥知臨安府趙興憲請以沒官

田五百畝有奇付本府創慈幼局以養遺棄嬰兒置藥

局以療問閭之疾病從之 丁卯許應龍堯諡文簡

已已范鍾堯鍾為相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

與李宗勉齊名諡文肅 辛未給臨安府官田三百畝

付表忠觀以旌錢氏之功德 二月丁亥詔刑部及諸

路監司刑獄案卷速與理決仍差屬官往州縣獄審斷

毋令姦胥佞濫及非辜 庚子鄭清之再乞歸田里

詔不許 辛丑監察御史朱景彝言刑獄民命所繫請

諭所司刷諸處已奏文案為限日處分行之 閏月癸

卯朔詔安南國王陳日烜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安南國王 趙葵視師既久屢有奏捷帝思所

以處之鄭清之曰非使佗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

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遠引退臣願居左葵居右帝從其

言甲辰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

公趙葵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應辭謝方叔竝參知政事

陳韓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吳淵端明

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

守趙希暨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 乙丑鄭清之辭免

太師奏五上許之 三月癸酉朔以衛信州旱給豐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九

倉米五千石賑之 癸未以賈似道為寶文閣學士京

湖安撫制置大使知江陵府 丁亥詔正陽之月日有

食之史官先期以告朕祇畏天戒不遑寧處可自二十

一日為始避殿減膳徹樂益加內省凡爾在列各務交

修以輔不逮 癸巳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已

亥詔增通泰揚真和州安慶府解額 四月壬寅朔日

有食之 丙午詔邱岳闡職修舉除寶章閣直學士依

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淮西制置使 辛亥以

福州應天啓運使寅奉祖宗神御事體至重可令西外

知宗兼領免差內侍永為定式 已未羣臣三上表請



御正殿復膳從之 己巳鄭清之屢疏乞骸因奏時事  
 十難曰重相權曰疑國是曰用人才曰延兵食曰守法  
 度曰革弊蠹曰布公道曰去貪賊曰理財用曰節冗費  
 詔獎留之 五月甲戌浙西帥臣趙葵與憲言本司措置  
 鹽課請自淳祐九年為始歲舉職司賞員及職令狀各  
 一以厲官屬從之 己丑右丞相趙葵辭新命詔敦勉  
 上道 六月丙寅詔邊郡各立一廟以褒忠為額凡前  
 後沒于王事忠節顯著之人並祀之郡官春秋致祀  
 八月庚子朔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辭免兼提舉財用  
 詔不許仍趣條具以聞 丁未詔步軍司支遣匱乏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干  
 年於豐儲倉給米三千石封樁庫給官會二萬貫助其  
 贍軍 辛亥詔趙葵除拜已久告假將滿今閩欲還長  
 沙可令沿江制臣疾速差官邀止不許般挈為歸計仍  
 令吳淵宣諭赴闕 乙卯廣東提舉司言知潮州海陽  
 縣陳純仁築堤護田甚廣詔進官一等 丙辰趙葵與憲  
 辭免措置戶部財用詔不許 戊午詔今春北師侵邊  
 呂文德指授將士累策奇功進官二等 庚申知安豐  
 軍邢德知壽春府劉雄飛有謝步之捷詔各進官一等  
 九月丙子提領戶部財用趙與憲創置新倉三百七  
 十萬間貯米一百二十萬石請以淳祐為名及照豐儲

倉例碎官四員從之 乙未婉容閻氏進封貴妃 丙  
 申太常少卿暫權給事中盧壯父繳回內降所除吳沂  
 直祕閣王國壽軍器所幹官錄黃從之 冬十月庚申  
 參知政事應麟屢疏乞歸不許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  
 江府 詔臨安府諸路提刑司嚴居民銷鑿見錢私鑄  
 銅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體施行 癸亥賜宰臣執政  
 講讀修注官宴於祕書省 甲子四川制置使余玠請  
 交引以十年為界從之 丙寅肇慶府高要縣令李元  
 項貪酷顯著詔削官三等勒停 壬午詔隆冬嚴寒軍  
 人可念出封樁庫錢十八界會于二十萬貫賑之 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主  
 未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甲申謁大理寺三衙  
 臨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 丁亥浙西帥臣言金山水  
 軍統制陳霆貪酷激變詔追毀出身文字拘鎖沿江制  
 司籍其家 是月婺州權守臣鄭士懿言承務郎趙希  
 楫及其子與志與慙同惡相濟藏盜賊奪民財挾弟希  
 禪目睛碎叔祖彥理寶貝棄祖母骨殖搥叔杖夫手指  
 威使惡黨殞姪崇縵之命絕滅綱常傷殘骨肉詔希楫  
 追毀出身文字押送西外宗司拘鎖與志與慙分移于  
 里外州軍居住 十一月丙申詔都省風厲中外應令  
 後士庶上書其言真有益於國者必加精采倘涉私邪



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以諫臣言譁徒吻土  
結黨扣閣箚鼓是非為撓利之計故也時臺綱不振變  
龍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  
帖臺諫不敢與爭 十二月己亥以董槐兼侍讀 乙  
巳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禮部尚書徐清  
叟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己酉詔皇后兄謝  
奕昌特除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保寧軍節度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 壬子史宅之薨輟視朝一日 蒙古陞太  
原萬戶府為河東北路行省仍以郝和尚為之許便宜  
從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暹去第... 起上章掩茂正月盡元

宋紀一百七十三

起上章掩茂正月盡元 默因敦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

帝

淳祐十年

蒙古定宗 后稱制二年

春正月辛未詔刑部及大理寺

奏報罪案各守條限申嚴諸路憲司凡獄訟無得淹留

致連年拘繫臺諫覺察以聞 蒙古以李楨為襄陽軍

馬萬戶先是楨言于定宗曰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

喉襟得之則可為它日取宋之基本定宗嘉其言至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一

有此投從定宗遺意也 二月甲辰帝諭鄭清之曰邱

迪嘉今早登對朕以廣寇詢之其言皆有始末嗣寇既

平當加優擢向來寇伦之初或者張皇以甚其事及其

平定又言多殺以妬其功若以浮議抑之它日何以使

人宜以正卿處之 乙巳都省言銅錢泄漏偽會充斥

姦民無所懲畏詔沿海州縣山嶼海島結為保甲互相

糾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許告推賞不告者連坐 言

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

辭癸未詔曰趙葵懇辭相位始終弗渝使命趣召亦既

屢矣矣陳確苦殆逾一暮朕眷倚雖切而不能強其從



也姑昇內祠以便咨訪戊子趙葵罷右丞相兼樞密使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奉朝請 庚寅以賈似道爲端明殿學士兩淮制置大使淮東安撫使知揚州余玠爲龍圖閣學士職任依舊李曾伯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 是春創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內司分遣吏卒市木于州縣旁緣爲姦望青采斫鞭笞追逐雞犬爲之不寧三年始落成後賜爲閭貴妃功德院糜費無筭 夏四月辛丑右司諫陳垓言改官班引之人先令赴都堂或御史臺各試書判合理法者許集注如不通且令爲丞再試中方與入從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二

之 癸卯朝獻景靈宮次幸龍翔宮 五月丙寅朔以善珊嗣濮王 詔吳淵久歷從班屢要事任茲領江闕備竭忠勤山寨耕屯俱就規畫除資政殿學士依舊職任與執政恩數 六月丁酉龍翔宮奉安感生帝及從祀聖像仍備祭器比附太一宮禮例祈祝 命輔臣申嚴百司用例廢法 秋七月癸酉左司諫陳垓言祖宗治賊吏之法具在國史今州縣官吏賊敗或營求脫免請下諸路制總監司遵守仍許臺臣覺察從之 丙子帝諭輔臣曰在法詞訴須經次第官司其臺部受詞所當參酌兩造豈宜遽憑單詞部決致使所屬觀望曲直

倒置可令御史臺戶刑部遵 庚辰詔殿試改用八月十五日 戊子詔兩淮極邊倫邑人照川廣例令監司引試書判 八月甲午朔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多量苗米之弊 甲寅帝諭輔臣曰和糴本非朝廷之得已若官司奉行無擾則人戶自樂與官爲市訪聞近年所在和糴未得朝廷拋數預行多數富室大家臨期率以賂免而中產下戶反被均敷之害以致散錢則吏胥減克納米則斗面取贏專計誅求費用尤夥是致民間所得糴本每石幾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嚴約束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賈似道兼淮西安撫使 已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已賜進士方夢魁等五百一十三人及第出身改賜夢魁名逢辰 戊寅詔去歲嚴州水患田租其悉蠲之冬十月丁酉詔訪聞郡邑間有水患細民流移恐致失所可令逐處出義倉米量輕重多寡賑之務在實惠均及 丙午詔曰國家以儒立國士習嫉惡世道所關端平初增諸郡解額寢濶牒試正欲四方之士安鄉井修孝悌以厚風俗比歲殊失初意可令逐州於每舉待補人數內分額之半先就郡庠校以課試取分數及格者同待補生給據赴上庠補試其天府一體施行 辛酉詔戒兩淮都統司主兵官今後行法不許輕用脊棍



以傷人命 壬申詔趙葵以親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詔給度牒千道下臨安府易民間兩界破會 癸酉詔准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合沿江制司圍給耕屯漸已就緒但制閫置司江南相去差遠可令准西提舉李士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路山寨甲戌鄭清之再乞歸里慰留之 辛巳日南至詔余玠任四蜀安危之寄已著八年經理之功敵不近邊歲則大稔既寢還於舊觀將益懋於遠圖疇其忠勤足以褒勉可進官二等 壬午雷 癸未詔避殿減膳令諸路漕臣守臣體訪民間疾苦當議優恤 丁亥參知政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四

謝方叔吳潛簽書樞密院事徐清叟竝乞解機政不許 先是蒙古太宗愛皇姪莽資扣舊作蒙哥今改養以為子命皇后撫育之一日行幸天大風入帳殿命莽資扣坐膝下撫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它日用特按豹皇孫實勒舊作失烈門今改曰特按豹則犢將安所養太宗以為有仁心又曰是可君天下莽資扣既長命歸藩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定宗既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皆屬意於莽資扣而覬覦者眾議未決至是諸王巴圖舊作拔都今改穆格舊作木哥今改大將烏闌哈達舊作兀良哈今改會于阿喇托圖喇克之地穆格首建議推戴時定宗皇后所遣使者巴喇在坐

曰晉太宗命以皇孫實勒們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實勒們故在而議欲它屬將真之何地耶穆格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與汝輩為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巴喇語塞烏闌哈達曰莽資扣聰明睿智人所共知巴圖之議良是孟克薩爾曰立莽資扣亦太宗遺言也異議者請斬之穆格即申令于眾眾悉應之議遂定烏闌哈達蘇布特子也 十二月壬辰朔鄭清之乞去詔不許

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姪益國公孟啓改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 丁亥詔江浙沿流郡縣刷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五

流民口數於朝廷椿管錢米內賑濟仍許於寺觀及空閒官舍居止 己丑程元鳳上言陛下以神聖之資接帝王之統思祖宗付託之重為社稷久長之圖元正謹始宸筆渙頒懋嘉宗英之賢誕舉錫名之典爰即公社用進王封于以隆萬世之基于以係四海之望溥天率土雷動驩聲甚盛舉也然資善有堂講讀有官所願博選端方純謹之士增置輔導贊翊之員下至給使服役之人皆有重厚篤實之行使之出入起居無有不正動靜語默無有不善此實千萬世無疆之休從之 詔經筵進講周易終篇講讀修注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犒



有差 二月壬辰賜李聖謚文肅 乙未左丞相鄭清  
之等上亮宗寧宗寶訓皇帝玉牒日錄會要丁酉清之  
等進秩有差 三月壬申詔諸道制總監司州郡不得  
以堂除部注之闕撓越申碎縱元係碎闕若現任有人  
亦不許預碎下次仰常切遵守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  
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吳潛參知政事徐清叟同知樞密  
院事潛言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  
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念  
元老以爲醫師博采眾言以爲醫工使臣輩得收牛溲  
馬勃之助 夏四月壬辰賜殿前司十七界會子十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六

可不嚴加懲戒 壬寅帝諭輔臣曰邊事它無聞否邊  
避之民已復業否謝方叔曰近來三邊幸無它警淮民  
之遷避者皆已歸耕其貧甚者聞制司亦少資給之矣  
乙巳帝諭輔臣曰積雨於二麥無害否鄭清之曰目  
前雖不爲過然得晴則佳謝方叔曰二麥似無害蠶事  
惡寒恐少減分數帝曰淮上諸城惟合肥濠墾差淺可  
諭許堪令其開浚 戊申帝諭輔臣曰近日內引丞相  
朕因及祖宗家法之懿者數條如敬天愛民克己節儉  
不罪言者皆漢唐所不及朕謂不必遠稽前代只近法  
祖宗足矣 庚戌樞密都承旨兼權吏部侍郎陳昉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七



圖上全蜀以歸職方嗣膺殊徽式副隆倚立功一行將士速與具奏推賞 乙卯詔求遺書 是月蒙古諸王大臣共推莽賚扣即位于庫騰敖拉舊作潤帖兀之地追尊其考為帝廟號睿宗實勒們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古主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甲戌帝諭輔臣曰近聞外間多有關節之說關係風俗不小若不禁戢蠱壞世道令御史臺覺察仍下帥漕兩司訪緝究治如律 壬午太白晝見經天 癸未帝謂輔臣曰去歲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八

京學類申欲令四方之士各歸鄉校以課試理校定稍復鄉舉里選之意近覽士著士人投匭之書謂猶有未還鄉井者科舉在近可令臨安守臣曉諭士子早還本鄉所有士著人自依此制行歲校之法其游士出學年久不能赴鄉舉者與赴浙漕試令行考校仍取待補以示優卹 丙戌帝諭輔臣曰諸州間多水旱皆由人事未盡如省刑罰薄稅斂通負禁科抑懲官吏之姦察民情之枉可令諸路監司下之郡邑有關涉六事者日下遵行 收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倉資強賊劫餒平民湖廣提點刑獄高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賕

左右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下獄於是發其狀黥配之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賑濟以贖罪衡老婿吳自性謀中傷斯得誣其盜拆官櫝斯得白于朝且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狀乃置獄黥配自性及省吏高鑄等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帝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帝曰高斯得硬漢安有此斯得力求去鄭清之以書雷之 蒙古主既立察諸弟長而賢者惟呼必賚舊忽必烈命以皇弟總治漢南凡軍民在漢南者皆總之今改開府於金蓮川皇弟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姚樞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九

曰頃者羣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樞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如漢地者乎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異時必悔而見奪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皇弟曰慮所不及乃以聞蒙古主從之 蒙古主更新庶政姚樞張文謙僧子聰每擇時務所急者白于皇弟呼必賚因得入告子聰為書以進皇弟其略曰魯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周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千載一時在乎今日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



嘗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定其升黜從前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于民設科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以助民民有身家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用也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以致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三

在之民以定差稅關西河南地廣土沃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官民所欠債負宜依太宗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宜輸近倉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宜計所費以準差發使臣到州郡宜設館舍不得居官衙民家倉庫加耗甚重宜令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伊喇中丞此指楚材耶律亦在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伊喇舊移刺合合奏請于舊額加倍權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權並行民無所措手足

宜從舊制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使獻利之徒削民害國今言利者眾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以自利也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我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餘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無得私置牢獄嚴禁鞭背之刑以彰好生之德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卽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太宗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材任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縣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敝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太祖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遠歷日月交會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歷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三



史存古之常制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當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小人之心一於利欲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皇弟納其言願一時不能盡行 九月丙寅詔昭慈永祐永思永阜永崇永茂六陵并成穆成恭慈懿恭淑四擴宮遇有修奉告遷神御合行事務令檢察宮陵所關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常寺請降香表擇日依例排辦 己巳朝獻景靈宮庚午朝饗太廟辛未大饗於明堂大赦 己卯觀文殿大學士游侶五疏乞歸不許鄭清之辭扶掖凡五奏詔從之 是秋蒙古都元帥察罕入見命兼領尙書省事 冬十月壬子謝方叔累乞解罷機政不許 閏月丁巳朔侍御史陳垓言朱熹近世大儒有功斯道曾任浙東常平使者適值旱歉講荒政立義倉流風善政逮今未泯帥臣馬天駿規勸書堂請廣其未備招延名儒以重教育從之 自鄭清之再相程公許屏居湖州四年後乃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為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發

帝曰朕欲其來召令權刑部尙書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忽以鄉庠散選而更張之令行之始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既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即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蓬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成士氣也清之益不樂授葉陳垓使劾公許吳潛奏畱之帝夜半遣小黃門取垓疏入徐清叟上疏論垓尋授公許寶章閣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十二

出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 十一月丙申京湖制置使李曾伯言調遣都統高達晉德入襄樊措置經理漢江南北竝已肅清積年委棄一旦收復詔立功將士官兵各進官給賞曾伯除寶謨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職依舊 壬寅以隆冬凝寒出封樁庫十八界官會子二十萬貫賑都民 癸卯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 丁未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乙酉詔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二廣有災傷瘡厲去處雖已賑卹猶慮州縣奉行不虔可令監司守臣體認德意多方拯救 庚戌鄭清之薨史彌遠擅廢立清之預其謀帝



以其舊學優禮之妻孥納賄屢致人言而眷不衰贈尙書令追封魏國公諡忠定 辛亥召牟子才還朝旋命兼崇政殿說書時并召黃師雍未幾師雍卒 甲寅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時史嵩之黃緣復用帝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乙卯以徐清叟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新知福州董槐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皇弟呼必賚入見以趙璧從蒙古主問璧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古主不悅璧退皇弟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先是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三 古

權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講免徭役以教育之蒙古主問儒家何如巫醫智耀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蒙古主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十二月丙辰朔謝方叔等入謝帝降手詔曰昨來竝命往往各分朋黨互持已見交相摺閱陰肆傾排是以猜忌成風眾弊膠轕繼自今勿牽人情勿徇私意以元齡如晦爲法以趙鼎張浚爲戒務爲正大之規以副倚畀之意 丙寅詔吏部四選以下刷具應干淹滯名件竝要了絕違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三 五

皇弟使近侍托克托治邢州有能名旣而驕恣不顧民彫傲日甚僧子聰言于皇弟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萬餘戶今日減月削纔五七百戶耳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沼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皇弟奏請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州爲順德府政異張文謙請爲邢州擇吏劉秉忠請爲邢州易良吏自是兩學元史世祖紀誤合爲一今從劉秉忠傳 酌書 蒙古號僧納摩舊作摩今改爲國師納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多齊舊作齊今改俱學浮屠定宗常命鄂多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復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鄂多齊亦費用事 蒙古主召西夏人高智耀入見智

當重懲 詔游侶依舊觀文殿大學士進官二等致仕 戊辰詔殿步軍兵應歿故累重之家許以子弟填刺 辛未詔襄蜀兩淮極邊竝新復州郡縣及二廣惡弱去處或遇闕官許令斟酌辟上 壬申詔諸路監司帥守但干攤賴支蔓冒墨之人竝日下釋之 癸酉帝諭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管仲世衡守青澗日教習射羌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詔諸路帥闕守臣講明區畫詳議激勵使各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 己卯詔兩淮沿江京湖制司于江北地分及淮西山寨管內應有官屯民田耕種去處竝令



團結隊伍隨其聚落就中擇所服者充甲長任責結  
保有警率其所部務從便宜或有疎虞先懲頭目人有  
能勵率強壯精習武藝者先與獎勵將來能出力慶戰  
以真命旌賞 庚辰游侶薨輟視朝二日 是歲蒙古  
東平行省嚴忠濟入覲以張晉亨從時包錕制行朝議  
戶賦銀六兩諸道長吏有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  
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  
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  
產各異隨其產而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錕雖破民  
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蒙古主召見如所言以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六

蒙古主是之乃得調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它物遂為  
定制蒙古主欲賜晉亨金虎符辭曰符虎國之名器長  
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  
受蒙古主益喜改賜璽書金符恩州管民萬戶

淳祐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戒羣臣曰自今

毋養蠹毋惠姦毋以姑息市私恩毋容僥倖廢公法

詔諸路官司違禁罔利害民事悉罷之 甲午宰執內

幄奏事帝曰救楮事不可緩吳潛可專此責 丙申詔

諸路監司帥守事有關人命連逮者官欠攤涉者偽會

枝蔓者詞人渣繫者咸釋之仍嚴估平民之禁 蒙古

斷事官伊囉斡齊舊倫牙魯赤今改及珠格爾舊倫布只兒今改等總  
天下財賦於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  
已杖而釋之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所杖者手試刀殺  
之皇弟呼必賚聞而責之曰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  
今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珠  
格爾不能對伊囉斡齊旋持其印請於蒙古主曰此先  
朝賜臣印也陛下即位將仍用此印耶抑易以新者耶  
時趙璧旁侍折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  
為請耶奪其印置蒙古主前蒙古主默然久之既而曰  
朕亦不能為此也自是伊囉斡齊不復用 庚子詔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七

廣福建江西湖南去歲疫癘州縣戶絕者監司守臣稽  
其財產卽其族命繼給之遠官身歿家不能歸者官為  
津遣 戊申帝諭輔臣曰淮東邊報不一可于江上整

妮萬兵以備緩急江面雖已分定三流更須擇將分兵

巡徼 蒙古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自庫端取漢上

諸郡因雷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

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惟利

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皇弟呼必賚從姚樞之

言請于蒙古主置經略司于汴以孟克舊倫也哥今改史天澤

楊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



戰退則耕屯西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薛氏

通鑑從姚樞傳倫憲宗元年 庚戌詔率執曰近聞北

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為因利乘便之計守臣

過將欲搜城退守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欲開關接戰又

有兵連禍結之憂今朕欲于兩淮沿江各令立一項游

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若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偏師

擣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又

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北騎奔突邊臣每有迅雷不

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

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湫使北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六

亦可為耕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洫以阻戎馬

之遺意也邊防二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 癸

丑帝諭輔臣方田事且令近城為之游擊軍當招水步

各半謝方叔等曰容講行之 蒙古張德輝等見皇弟

呼必賚於金蓮川請皇弟為儒教大宗師皇弟悅而受

之因啓累朝有旨調儒戶兵賦宜令有司遵行從之仍

令德輝提調真定學校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丙

辰詔增資善堂講官一員丁巳帝諭輔臣資善訓導之

官正要擇人謝方叔對曰進善不特教以章句凡事皆

當訓導使知孝悌知世務帝曰習慣如自然 壬戌詔

曰朕惟明目張膽當言即言其責在臺諫斟酌劑量可

行即行其權在人主數年以來惟知風憲之必行不俟

上章之報可嘗有用之於執政大臣者有施之於端人

正士者如此則人主之所欲用者臺諫皆得去之臺諫

所欲去者人主不得而留之不幾於威權浸移太阿倒

持乎自今後臺諫毋循積弊有失國體奏疏必俟得旨

付出方許報行 廢江灣梅里顧逕魏村古浦五酒庫

以都司言帥司為餉軍勑五庫官吏竝緣漁獵故也

巳巳詔諸路提刑按部決囚徒 丙子置池州游擊軍

戊寅帝諭輔臣賈似道已有淮甸肅清之報不知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九

疇尚及種否謝方叔曰兵退在芒種前猶可及也 辛

巳監察御史劉元龍言楮幣積輕宜因各路時直合州

縣折納純用楮從之後公私交病明年仍用錢會中半

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京西馬步軍副總管馬榮率

將士連日拒戰卻之 三月蒙古主命東平萬戶嚴忠

濟立局製冠冕法服鐘磬筍虞儀物肄習 丁亥馬榮

復與蒙古兵戰于大脊山詔榮兵不滿千能禦大難賞

官兩轉進州鈐帶行閣門祇候 丁未三汊口守將焚

蒙古屯積斷其浮梁 蒙古城沔州 夏四月蒙古主

駐蹕和林以諸王嘗欲立實勒們乃徙太宗皇弟於庫



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子各適以太宗皇妃家資分賜諸王定宗皇后及實勒們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實勒們于摩多齊舊作沒脫赤今改之地 詔襄鄂新復州郡耕屯為急以緡錢百萬命京閩措置給民牛種 丙子置池州游擊水軍 五月甲申朔禱雨乙酉諭輔臣曰禱祈未應可求之人事徐清叟言土木之役宜省帝然之甲午以禱雨出封樁庫十八界楮二十萬給散諸軍有差乙未雨 蒙古主召太常禮樂人赴日月山 乙巳盜起玉山 庚戌罷諸郡經界從臺臣蕭泰來奏也初鄭清之奏行經界於六郡會玉山飢民嘯聚言者歸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二十

焉 六月癸酉朔盜逼衢州境命孫子秀知衢州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宥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剪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豪疏奏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人心競勸未幾擒賊四十八人玉山盜平 癸亥賑衢信饑 戊辰帝諭輔臣曰邇年科舉取士鮮得實學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吳潛請於省試額中輟一二十名令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尚存鄉舉里選微意曩時朱熹真德秀亦有此請 癸酉帝曰近日學校之士本起於至微不謂其相激乃爾若紛紛不已恐非美證先是三學

諸生扣閣言臨安尹余晦相率出學帝令學官勉入齋故因輔臣奏事復及之晦為天錫從子以天錫舊恩見擢用 丙子大理正尹桂請置小學於禁庭非特父子之情浹洽亦所以為事制曲防之慮 戊寅詔賜史彌遠墓碑 己卯帝諭侍臣曰衢嚴水災江東亦苦雨此陰盛之應徐清叟曰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后舅之故今宜稍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蒙古皇弟呼必賚入覲蒙古主命帥師征雲南 秋七月甲申諭輔臣曰嚴州水勢可駭移撥之米當賑濟不當賑糶謝方叔言衢婺廬舍亦多漂蕩宜一體救恤戊子帝問信州水災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三

方叔曰建寧南劍括蒼亦然救恤宜急 權左司郎中高斯得上言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廷旨諸臣過絕哀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憂愒士類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 庚寅以諸路水災遣使分郡賑恤諸軍計院師輿往建寧南劍國子監簿葉隆禮往嚴衢信登聞檢院胡大昌往婺處合告敕凡一百道分遣有差 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變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



出內帑賑之 辛丑帝問輔臣三使行日徐清叟言建寧南劍水尤甚師興所將僅百萬恐賑恒有阻帝曰可增五十萬 乙巳帝曰聞福建水傷人頗多徐清叟曰水退之後貧民無以為生亦有自經溝瀆者聞帥臣陳昉發楮三十萬漕臣饒虎臣發楮五十萬米五千石以賑之請與除豁帝從之其後調九郡苗米凡二十二萬石有奇 右司郎中徐霖疏言諫議大夫葉大有陰柔姦黠為羣愴魁不宜久長臺諫并追論趙與憲聚斂帝不悅已酉帝諭輔臣曰徐霖以庶官論臺諫京尹要朕之必行殊傷事體已批除職予郡吳潛等請更賜優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徐霖出知撫州帝慮給事中趙汝騰廷諍徒為翰林學士汝騰即去國高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踴躍爭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月初意遽變臣竊惜之 政異未史趙汝騰傳無貶詞癸騰成其狂霖既去汝騰亦不自安遂自乞補外此當時不喜徐霖者并請及汝騰耳今從宋史高斯得傳 八月癸丑朔令戶部下諸路申嚴州郡苛取斛面之禁已未詔明年省試仍用二月一日以四月殿試先是淳祐九年臺臣陳垓奏省試用三月殿試八月遠方之士畱滯逆旅至是復舊 謝方叔吳潛乞解機政疏四

上不許 蒙古學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樞等以樂工李明昌許政等五十餘人見蒙古主於行宮蒙古主問制倫禮樂之始世隆對曰堯舜之世禮樂興焉時明昌等各執鐘磬笛簫篪塤巢笙於御前奏之曲終復合奏之凡三終 庚申蒙古主始以冕服拜天於日月山 癸亥蒙古主從孔元措言合祭昊天皇后土始大合樂 倫牌位以太祖睿宗配 後異元史祭祀志倫八月十二一日則為癸亥 蒙古方圖征雲南皇弟呼必賚問於徐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君人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皇弟曰誠如卿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吾事濟矣 甲子申嚴文武官改正敘復之令 己巳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四十萬賑行在軍民 丁丑太史奏將新歷成詔賜名會天歷行之 戊寅再決中外繫囚以陰雨未已詔行寬刑刑獄 是月蒙古皇弟呼必賚次臨洮請城利州以為取蜀之計 九月壬午詔改明年為寶祐元年 丁亥詔建西太乙宮于延祥觀左 嗣沂王貴謙薨 庚戌帝諭輔臣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反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葉大有疏劾趙汝騰以其右徐霖也牟子才上疏辨汝騰之誣及大有之欺未幾



大有罷言職 蒙古皇弟呼必賚將征雲南軍中夜宴  
姚樞陳宋太祖遺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  
日皇弟據鞍呼曰汝昨言曹彬不殺人事吾能為之樞  
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既而師左  
次 冬十月壬子朔詔諸路守臣依舊制到任半年條  
便民五事及四方利病來上 癸丑以徐清叟除參知  
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 嗣濮王善珊薨 甲寅都  
省言既復襄樊宜措置屯田修曲堰詔守臣高達任責  
仍令前德安守臣程大元督役 壬辰詔舉將材 蒙  
古楊惟中趙璧至河南加意振飭總管劉福貪酷虐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五

遺民將二十載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十人護衛而  
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稱快又有劉萬戶者貪淫  
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行其黨董主簿尤  
虐強取民女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  
劉大驚時天大雪詣璧酌酒賀曰下車鋤強雪為瑞應  
璧曰如董主簿者盡誅之瑞應將至矣劉歸即病卒時  
人以爲驚死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  
大震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乃解去  
監察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俱罷職霖在撫州寬  
租賦賑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凡一月而政舉及去士民

遮道幾不得行政異癸辛雜識極詆徐霖至云察官蕭泰來數其十二狂不可至郡於是聲名  
掃地矣案宋史徐霖傳霖治撫州有政續則不得以為聲名掃地矣今不取 十一月辛巳  
朔右司郎中李伯玉劾蕭泰來附謝方叔傷殘善類帝  
令伯玉具都司劾御史故事以聞伯玉引張商英故事  
且歷數泰來之過詔曰國家設御史所以糾正百官置  
宰相所以襄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臣而省掾不  
過一大有司未聞有以庶僚而糾劾御史者近者徐霖  
以都司而按大有今李伯玉又以都司而按泰來陰懷  
朋比之私蔑視紀綱之地是非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  
也李伯玉乃復援張商英等事以文其過若都司可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五

按御史則御史反將聽命於都司朝綱不幾於紊亂乎  
伯玉可降兩官放罷 牟子才上言陛下變化召用諸  
賢今趙汝騰高斯得徐霖相繼劾去李伯玉又重獲罪  
善人盡矣 庚寅吳潛罷以蕭泰來論其姦詐十罪如  
王安石而又過之也 丙申夜臨安大火丁酉夜乃熄  
戊戌避殿減膳 壬寅詔求直言 國史實錄院校勘  
湯漢上封事曰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拘  
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強敵敬心既不敢盡弛私意亦  
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已玩熟而貪濁柄國  
顯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



爲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迹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籍羣瑄之勢徹清都之遠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所以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陛下尙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 以隆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會子二十萬賑三衙諸軍其出戍官兵之家倍之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余玠素欲革軍中舉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庚

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世安素結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州士卒之心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 十二月乙卯以吳潛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興國宮 戊午蒙古大赦徙諸匠五百戶修行宮 己未詔追錄彭大雅創築渝城功復元秩仍官其子 癸亥以海神爲大祀 丁丑立春雷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閣極言時事有曰夫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傳誦之 是歲蒙古籍

漢地民戶 金故御史張特立以言事罷歸田里金亡不仕以易教授諸生蒙古皇弟呼必賚問其名嘗遣趙璧傳諭稱其養素邱園易代如一賜號中庸先生至是復貽書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管已賜嘉名今復諭意未幾特立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三

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賜進士第其第在都史籍滿北湖等地方其籍隸歸德府

宋紀一百七十四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柔兆執徐七月月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帝

帝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庚寅詔以建安郡王孜為皇子改名禕封永嘉郡王御製資善堂記賜之 癸卯蒙

古兵屯漢江侵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達調將士

扼河關上山大戰至鼉坑石碑港而還 蒙古主會諸

王於鄂諾 舊倫幹難今改 河北罷伊克征高麗兵以薩喇爾

續資治通鑑 卷第一百七十四 一

舊倫札刺兒帶今改 為征東元帥 蒙古皇弟呼必賚聞陵川郝

經館於張柔家博覽無不通召入見詰以經國安民之

道經上數十事皇弟大悅遂留王府 蒙古主大封同

姓命呼必賚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言於皇弟曰

南京河徒無常土薄水淺斥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

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皇弟願有關中遂受京兆分地

時諸將皆築第京兆豪侈相尚皇弟即分遣使成興元

諸州又奏割河東鹽池以供軍食立從宜府於京兆屯

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二月己酉朔日有

會之 王子雪詔臣寮久在遷謫者合自便惟悞國殄

民者弗赦 戊辰謫陳垓潮州居住先是宰執言其貪

賊不法宜付有司鞫問然重以臺臣下吏且從遷謫帝

曰當如此以為人臣懷利事君者之戒 己巳再謁兩

浙漕司臨安府竹木稅一月 三月壬午帝諭輔臣夔

門擇守切於東南宜速區處 丙申以前參知政事別

之傑薨輟視朝尋贈少師 庚子以韓宣為遙郡防禦

使守夔州兼副帥 壬寅詔曰比年以來風俗不美好

惡不公臣僚論列固許風聞而廉訪不真是非買亂自

今大臣除授惟才是用內外臺彈劾並須審實毋據細

故潛發陰私其有賊污實迹則祖宗自有成憲必罰無

續資治通鑑 卷第一百七十四 二

赦咨爾有位其修身奉法以副朕嘉與維新之意 蒙

古攻海州守臣王國昌逆戰于城下敗績 夏四月甲

寅申嚴廷試挾書之禁 壬戌錄西柳關捍禦之功高

達程大元李和古文瑄王登及將士等增秩補官賞賚

有差 己巳帝問蜀中近報謝方叔等言已下夔路徐

清叟曰蜀中向後分置四帥庶有犄角之勢帝曰舊自

有四戎帥又有正副帥董槐曰此亦二矛重弓之意

五月戊寅朔帝曰趙希堅可差知平江府其人清修儘

能撫摩先是帝以吳門擇守諭輔臣謝方叔言平江東

控海道年來和糴民力頗困宜得才略善撫摩者故有

一三〇



是命 辛巳省罷處州稅官二員置麗水縣西尉 巳亥賜進士姚勉以下及第出身 余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遂召之六月庚戌四川制置司言玠疾亟詔以玠為資政殿學士與執政恩數 辛亥以買似道為資政殿大學士李曾伯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 戊午直華文閣湖北運判兼知鄂州余晦朝辭帝曰西事乏人卿可為朕行晦曰臣資淺望輕西事素未諳悉冒承恐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三

講抗元定之孫也 庚寅溫台處三郡大水詔發豐儲倉米及各州義廩賑之 甲午以余玠薨輟朝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任軍旅安撫王維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善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徵以通商買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過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復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譏口又置機捕房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及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庚子以董槐兼參知政事 癸卯詔撫諭四川官吏軍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四



師前進 冬十月丙午朔出封樁庫楮四十萬賑行都

軍民 蒙古兵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

沙江乘草囊及楸以渡摩娑蠻主索和爾圖舊倫咬火脫今改

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餘里 十一月丙子朔詔獎

諭襄陽守臣高達 乙酉西太乙宮成 已丑賈似道

獻所獲良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辛卯

蒙古皇弟呼必賚遣使諭大理降時僧子聰在軍中每

贊皇弟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皇弟契其言

烏蘭哈達分兵攻白蠻所在寨柵以次下之獨阿達喇

舊倫阿塔刺今改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五

之言當先絕其汲道烏蘭哈達率精銳立礮攻之阿達

喇遣兵來拒烏蘭哈達使其子阿珠舊倫阿木今改迎擊之寨

兵退走遂并其弟阿蘓舊倫阿叔今改城俱拔之辛丑白蠻送

款 十二月丙辰蒙古中道兵薄大理城初大理主段

智興微弱國事皆決於高祥攷異元文類載程鉅夫平雲南碑段智興與倫與智高

祥倫高泰祥今從元史是夕祥率眾遁去皇弟呼必賚遣使追之

皇弟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計必死矣已未西

道兵亦至命姚樞搜訪圖籍乃得使者之尸皇弟怒將

屠其城樞及僧子聰張文謙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

非民之罪請宥之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

大理之民賴以全活 庚申以前參知政事劉伯正薨

輟朝 蒙古兵出龍首關癸亥獲高祥斬於姚州皇弟

呼必賚班師攷異平雲南碑倫春振旅而還今從元史繫於冬月禹烏蘭哈達攻

諸蠻之未下者以劉時中為宣撫使 蒙古主命宗王

哈呼舊倫哈呼今改與洪福源征高麗拔禾山東州春州三角

山楊根天龍等城 是歲蒙古斷事官孟克薩爾奉孟

克薩爾之泣事也嚴人多怨之蒙古主為下詔慰其子

寶祐二年蒙古憲宗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蒙古利州閬州自

是蒙古兵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攷異元史憲宗紀二年汪田哥修治

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軼則寶祐元年事也宋史倫二年蓋元人紀其始事宋人紀其落成耳今從宋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六

乙未帝諭輔臣曰李曾伯報北兵攻利州築城已就不

可坐視謝方叔對曰當令余晦禦之 潭州以湘潭縣

民陳克良孝行聞詔旌其閭 蒙古皇弟呼必賚還京

兆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甲辰朔太

常釐正秦檜謚帝因諭輔臣曰謚繆很可也 乙巳詔

二廣東多貪黷以去天遠而民無告也吏部考覈嘗仕

廣而以貪黷免者勿令再任著為令 余晦遣都統甘

閏以兵數萬城蜀要地紫金山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

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 蒙古

侵合州廣安軍守臣王堅曹世雄等敗之 三月戊寅



申嚴本路人不許授諸司屬官其已注授者竝改授  
壬午王元善善今從宋史全文自北歸元善凡三使  
蒙古留七年至是始歸 戊子詔調江淮州軍今年二  
稅 巳丑錄襄城捍禦功高達王登程大元李和各進  
職增秩餘補轉有差 辛丑帝諭輔臣曰謝奕修服除  
且以郡子之謝方叔曰年來戚里子郡太多祖宗時高  
官者必換右蓋有淡意帝曰戚里正卿以上卽換右班  
此典故也 是春蜀中旱蒙古諸將以嘉陵漕舟水澀  
欲棄益昌去汪德臣曰國家以蜀事付我有死而已柰  
何棄之盡殺所乘馬響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雲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七

山戍將呂遠將兵五千邀戰卽陳擒之復得糧五千餘  
石旣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倉用遂給  
夏四月辛亥詔邊兵頗貧聞邊上多有閒田擇其田  
之近便依險者分給軍人以耕 庚申帝問輔臣外間  
所聞謝方叔對曰外論皆以謝堂兼江西提舉恐自此  
外戚緣例者多矣 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兼參知  
政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壬寅朔罷臨平鎮稅 戊  
申殿中侍御史吳燧承宰相風指論故蜀帥余玠聚斂  
罔利玠死其子如孫一空帑庾之積而東宜簿錄其財  
以爲蜀用詔責如孫輸以助蜀 甲寅帝諭輔臣蜀事

宜早區處謝方叔曰向來亦有京闕兼制者帝曰此不  
可緩以李曾伯爲資政殿學士依舊節制四川以賈似  
道同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 丙辰帝諭輔臣曰利州  
王佐堅守孤壘屢挫敵鋒其忠可嘉謝方叔曰此城正  
介寶峯苦竹隘間佐以忠自奮南永忠薄其城下佐罵  
擊之永忠流涕而退眞忠臣也詔王佐更進一官先是  
南永忠守隆慶率其屬以城降蒙古教授鄭炳孫先緝  
死其妻女乃朝服自經癸亥贈炳孫朝奉郎直秘閣訪  
其子官之一錄行在繫囚 余晦在四川兵屢敗邊事  
日亟戊辰詔晦赴行在 調利閬隆慶潼川綿州賦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八

閏月壬申董槐抗疏蜀事孔棘已犯臨戰易將之戒  
此臣子見危致命之日也而上下牽制曾未有出身當  
此任者願假臣宜撫之名置司夔門以通荆蜀之氣脈  
帝優詔答曰士大夫以議論求勝者多以事功自勉者  
少朕爲世道人才憂之卿淡念蜀事慨然請行足見忠  
壯然經理西事常在廟堂更宜勉竭謀猷以副委任  
以蒲擇之爲軍器監丞暫充四川制置權司職事 甲  
戌命包恢爲浙西提點刑獄招捕荻浦鹽寇 壬午以  
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詔四川事力  
愈單須合荆閬乃可運掉宜趣李曾伯進司夔路 巳



亥罷江灣浮鹽局 秋七月己巳調四川近邊州郡稅  
賦三年 丁未帝諭輔臣曰聞雲南力備蒙古果能自  
立乎謝方叔曰廣右所傳雖未得實不容不嚴其備  
蒙古烏蘭哈達攻烏蠻次羅部府蠻酋高昇拒戰大破  
之進至其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  
選驍勇以礮摧其北門縱火焚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  
進而佗佗而止使不知所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  
五鼓遣其子阿珠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  
其國王段智興餘眾依阻山谷分命裨將掩襲約三日  
捲而內向及圍合阿珠引善射者二百騎四面進擊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九

蘭哈達陷陣慶戰又攻繼繁拔之至乾德格城烏蘭哈  
達病委軍事於阿珠環城立礮以草填塹眾軍始集阿  
珠先率所部搏戰城下遂破其城 己酉詔以思播兩  
州連年捍禦其守臣田應寅楊文各進一秩 同知樞  
密院事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乞照陳韓出使湖南例  
以行府為名從之 甲寅賜賈涉謚忠肅以似道進用  
故也 壬戌以湖北安撫知峽州呂文德總統江陵漢  
陽歸峽襄郢軍馬事暫置司公安上下應援 八月辛  
未朔帝諭輔臣曰江塘事畢聞軍中科軍人草薦不容  
不還其直謝方叔曰此見陛下之不遺微小也 癸酉

詔以前知閬州兼利州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與  
余晦俱慶元人晦之帥蜀也惟忠心輕之呼其小字曰  
余再五來也晦聞恚甚及召還誣奏惟忠潛通蒙古使  
其黨丁大全陳大方劾之朝議亦以此掩誤用余晦之  
失遂下大理大方為勘官煅煉成獄籍其家 癸未董  
槐言邇者陛下察貢獻之無藝慮竝緣之害民申飭內  
司諸有以田及木獻者勿納此可以弭災召和帝曰自  
今修造買木仍付兩司 癸巳謝方叔等上七朝經武  
要略中興四朝志傳理宗玉牒日歷會要 丁酉醴泉  
觀使趙葵上疏言臣昨辭相位退居長沙今蜀事孔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十

思報恩紀乞申溧陽居止之命庶便驅策帝獎其忠命  
趣裝過溧陽以便咨訪 九月甲辰以久雨出封樁庫  
十八界楮幣三十萬賑三衙諸軍 己酉朝獻景靈宮  
庚戌饗於太廟辛亥大饗於明堂大赦 乙卯荻浦寇  
平憲臣包恢進二秩陞直龍圖閣都統劉達授開門使  
帶遙郡 己未以尤焞為端明殿學士提舉祕書省兼  
侍講提綱史事 癸亥詔以景靈宮恭謝畢詣西太乙  
宮起居郎牟子才諫而止 丁卯太白晝見 冬十月  
庚午朔謝方叔等進寶祐編類吏部七司續降條令各  
進一秩 癸酉詔皇子永嘉郡王禧進封忠王 辛卯



詔李曾伯進司重慶其京湖職事令呂文德主之 甲午斬王惟忠于都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語陳大方曰吾死訴於天帝未幾大方暴卒 丁酉詔奪余玠資政殿學士職名及余晦刑部侍郎告命 十一月庚子朔以皇子忠王禛加冠禮命從臣詣景靈宮奏告天地祖宗 壬寅日南至御文德殿行皇子忠王禛冠禮賜字邦壽 丁未蒙古城化舊治 丙辰帝問化化事體謝方叔言增築化化在江漢之北欲以溫和守化化令在鬲奴堡對江與之相持均州據化化上流已令增兵為備詔溫和知化化軍 牟子才上言首蜀尾吳幾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十一

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為寒心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連楚充黃均房巴閬縣劍要害之郡或增城或增戍以守之賈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 蒙古皇弟呼必賚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少入侍呼必賚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呼必賚善之目為廉孟子希憲嘗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眾驚曰文武才也呼必賚自大理還於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

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 十二月己巳朔殿中侍御史吳燧言州縣財賦版籍不明近行經界既已中輟請令州郡下屬縣排定依甲行自實法庚午詔先行於兩浙江東西湖南州軍 丁丑詔蒲擇之以元職兼四川宣撫司判官 辛巳詔戶部支諸軍雪寒錢出戍之家倍給 癸未雷 樞密院言知利州王佐申叛臣南永忠部下官兵周德榮放異宋史本紀作周榮今從宋史全文能守正效忠密約統制段元鑑入臨解圍為南永忠執縛屠割抗聲罵罵而死詔周德榮特贈七秩仍立廟官其子 己丑詔安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十二

堡解圍其將士褒賞外令宣司下隆慶守臣段元鑑應官民會資給戰士或屈身助守禦者併侯明推賞仍普犒在城居民一次免租賦五年 是歲均州總管孫嗣遣人賈蠟書降于蒙古 蒙古主命大臣求可以慎固封守閑于將略者擢史樞征行萬戶配以真定相衛懷孟諸軍駐唐鄧樞天倪子也 蒙古張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詔柔鎮亳州率山前八軍城之柔又以渦水北淺隘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路自亳抵汴隄百二十里流溪而不可築復為橋十五或廣八十尺橫以二堡



戊之

寶祐三年蒙古憲宗五年春正月己未迅雷先是望夕內侍董

宋臣引西湖妓入禁中牟子才疏言元夕張燈侈靡倡

優下賤奇技獻笑媠汗清禁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

履今因震霆示威臣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庚申帝諭輔臣曰均州城築糧餉既艱宜先築龍山

謝方叔等言龍山高險下瞰舊均已趨京湖留司調兵

修築 壬戌知澧州趙師簡朝辭言公族世系日衍尚

未增立字號詔以宗正寺擬用宜季次紹五字于大由

交嗣甫字下續之 甲子帝諭輔臣曰馬光祖措置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三

楮如何謝方叔等言監收做楮已合事宜但錢未流通

耳 祕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

士大夫不廉腹民膏血為已甘腴民不堪命矣願陛下

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

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

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為此時之寬征固結人

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丙寅皇子忠王禩出閣 二月

庚午詔尤焞免奉朝請專令精意史事 乙亥命李長

庚擢置襄陽屯田 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

澁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三狂

徒如趙楮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輪不返

全子才誕妄慘毒乃授劉子澄例自陳改正宜寢二人

之命罷其祠祿以為器師誤國之戒從之 已卯兩淮

制置大使賈似道興復廣陵堡城以圖來上詔獎之

庚辰詔宗正少卿歲舉宗學官選人一員 壬午都省

言宣闖入蜀首議行卹民之政宜多支糴本以寬民力

詔撥封樁庫十八界會二百萬給四川 乙酉詔撥官

誥祠牒新楮香鹽付臨安府守臣馬光祖收換做楮

內侍董宋臣幹辦佑聖觀逢迎帝意起梅堂芙蓉閣香

蘭亭豪奪民田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四

監察御史洪天錫上言天下之患三日宦者外戚小人

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令吳燧宣諭天錫抗對如

初帝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

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

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 蒙古皇

弟呼必賚徵河內許衡為京兆提學衡從姚樞得程頤

朱熹之書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亡于天

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器祭嫁娶必

徵于禮以倡其鄉學者浸盛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

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建學 三月



甲辰詔不許傳播過事 已酉詔治過屯田自有課入登羨者其管幹官竝推賞 癸丑帝問自實之法施行如何謝方叔等曰自實卽經界遺意惟當檢制使人寬其限期行以不擾而已時高斯得起爲福建轉運副使貽書方叔曰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行自實異口書之史冊正與秦同方叔大愧旋奏罷之 以吳淵爲觀文殿學士京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 已未雨土洪天錫言其象爲蒙請嚴君子小人之辨又言修內司爲民害宜治之 夏四月庚午朝獻景靈宮 蜀郡地震 癸酉帝問流民近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五

充濫中嚴禁止 丙午帝諭輔臣曰修築江岸軍兵不易聞補工值雨多不給會可令特支 詔出封樁庫十八界會二十萬給三衙諸軍賑臨安府民戶亦如之 甲寅趙汝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六月以樞密院編修鎮江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面藍色爲戚里婢婿黃綠間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得寵於帝由蕭山尉累拜是職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皆緘默不言人於其名大旁加點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洪天錫罷言職時吳民仲大倫等列訴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約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及盧允升而枚數其惡帝猶力獲之天錫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畱中不報天錫遂去詔遷大理少卿宗正寺丞趙宗嶠移書謝方叔責其不能止救方叔甚慙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其去亦方叔擠之方叔上書自解帝終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六



信 辛卯簽書樞密院事王堃罷 秋七月癸丑以呂文德知鄂州節制鼎澧辰沅靖五州 丙申謝方叔徐清叟罷以御史朱應元劾之也董宋臣盧允升猶未快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 命三省樞密院機政令董槐程元鳳輪日當筆詔曰往年二相並命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吳潛既退方叔獨相持祿固位政以賄成諸子無藉恬然而不知天示警戒臣庶交章不奪方叔之相權則是朕躬有罪爾槐爾元鳳尙鑒茲哉毋若方叔之負朕也 己未帝諭輔臣曰近來州縣臧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七

甚多不可不嚴其禁令董槐言藝祖朝有流竄或杖死者程元鳳曰高宗朝必籍記姓名不復錄用帝曰籍記今可行 以謝方叔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蒙古烏蘭哈達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平之 八月乙丑朔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蔡抗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寅帝諭輔臣曰朕以今日多事選用卿等宜一心體國凡紀綱未振人材未萃民生未裕邊備未飭皆爲急務宜加之意 以徐清叟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 庚午帝諭輔臣曰三邊事宜及時董

槐等對曰首當以此勉諭諸闈帝曰闈外之寄廟堂只當擇人豈可遙制槐曰前日之病正坐此 丙子以鄭性之薨輟視朝 戊子帝曰紀綱法度須當謹守以革弊例朝士遷除各守滿歲之法如先朝臣僚奏請遷轉格式可討論以聞董槐等對曰此法固可革躁進之風但拔擢人材又不可拘此帝然之 都省言兩淮制臣賈似道調度兵將攻勦舊海賊兵生擒偽元帥宋贇俘獲尤眾詔獎之 辛卯以應祿薨輟視朝 九月己亥帝諭輔臣曰近日施行內侍何郁豈可復留合與勒停董槐等曰聖斷如此不惟可以戢姦亦可以服中外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六

丙午帝曰近觀臣寮奏疏云事當謀之大臣朕未嘗不與卿等謀如有未當且許執奏卿等亦自相資益程元鳳曰臣等雖不敢立異亦不敢苟同 庚戌詔准哨在境邊防正嚴沿江副閫豈容久虛已差厲文翁可趣之任 壬子帝諭輔臣趙葵二劄言邊事不苟董槐等曰今日事勢不可以安危論直當以存亡論亦不須如此憂懼然必內外協心圖之如范蠡大夫種分任國事可也 甲寅以陳顯伯兼資善堂翊善皮龍榮兼侍讀 乙卯帝曰楮幣何以救之董槐請以臨安府酒稅專收破會解發朝廷逐旋焚燬官司既可通融民間自然



減落帝然之曰朝廷以為重則人自厚信 董槐言於  
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何謂三害槐曰威里  
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  
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士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  
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  
袞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  
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今除之於是嫉槐者眾  
矣 冬十月庚午詔撥封樁庫會子一十三萬犒殿步  
司教閱精勇軍其衣裝器械悉從官給 癸未詔永調  
紹興府和買絹 蒙古張柔會大帥于符離以百丈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九

為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道自亭而南六十餘  
里中為橫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  
柵水中密置偵騎于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城柘  
城楚邱南頓無宋患陳蔡穎息糧無不達 十一月乙  
未皮龍榮進對帝語及資善堂事龍榮對曰忠王天資  
過人若無它嗜好倍加保養尤為有益儒臣盡職分子  
外望陛下以身教之于內龍榮預知忠王意向亦兼以  
諷帝也 初女冠知古得幸其姪吳子聰質緣以進得  
知閤門事牟子才繳奏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焰薰灼以  
官爵為市搢紳之無恥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

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為  
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  
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  
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  
州待次子才亦力求去出知太平州 十二月甲申帝  
諭輔臣曰蜀報敵勢頗重聞雖小捷未聞有敢與一戰  
者宜大明賞罰以激勸之丁亥又諭輔臣曰朝士有蜀  
人曉邊事者可令條具備禦之策參攷用之 是歲蒙  
古馬步軍都元帥兼領尚書省事察罕卒追封河南王  
諡武宣 蒙古皇弟呼必賚遣董文用招金故臣樂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十

李治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瞻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  
勿它辭仁卿治之字也治至皇弟問金南遷後居官者  
孰賢治對曰險夷一節唯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哈達  
合達及布哈 舊倫蒲瓦今改何如對曰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  
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謀謹  
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  
妄殺一人擬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  
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世側媚成風欲  
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  
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



魏璫王鶚李獻卿蘭炎庭趙復郝經王博文等皆有用之才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特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庭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紀綱立法度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四

三

私害公是無紀綱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問昨地震何故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若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慎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休矣皇弟浚然之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春正月癸巳朔詔曰朕宵旰在念適

時多艱財計匱而生財之道未開民力窮而剝民之吏自若捨法用例已非矣有元無例而矜引以遂其干請之私其何以窒幸門塞蠹穴乎望治雖勤課功愈逸毋怪也咨爾二三大臣各揚乃職務循名而責實勿假公而濟私則予汝嘉 辛亥詔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應使吳淵遇軍戎急切許用便宜 甲辰帝諭輔臣試閣職止兩名立為定格非武舉前名更不召試 丁未謝方叔奪職罷祠辛酉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永國公致仕 二月丙寅詔史嵩之復職 戊辰雨雹 庚午以久雨詔臨安府發平糶倉米二萬石賑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四

三

丙子以襲封衍聖公孔洙添差通判吉州不釐務 庚辰以久雨詔監司州郡決繫囚毋得淹延獄官毋得兼簽以妨本職 再撥平糶倉米二萬石損價接糶出封椿庫楮幣二十萬令殿馬步司給稿其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諸酒軍所見監贓賞錢悉蠲之 癸未詔舉廉吏 詔覈實凡戰多者死事者速條上推賞被兵之地流離之民應干科調悉與停免 三月丁酉詔與芮嗣榮王 壬寅詔蒲擇之權兵部侍郎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庚戌帝諭輔臣曰蜀中更求東南一二人以為二矛重弓之備董槐言近遣李遇龍為都統



輿論謂然更當采訪以備擢用 丙辰御製字民訓引見改官人令閤門宣示仍批于印歷之首 是春蒙古主會諸王百官於裕孟克圖之地設宴六十餘日賜金帛有差定擬諸王歲賜錢穀 蒙古皇弟呼必賚遣人詣行在所請續簽內郡漢軍從之 夏四月丁卯帝諭輔臣累年北騎涉渡淮可于沿邊措置防遏戊辰董槐言敵有謀攻棗陽軍者近吳淵已焚其所立寨舍帝曰可早取充化如蜀之隘口淮之舊海皆當論關臣及時圖之若根蒂已固可無後患 癸未詔賈似道爲參知政事吳淵進官三等竝職任依舊程元鳳爲參知政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三

蔡抗同知樞密院事 帝年寢高操柄獨斷視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擢丁大全爲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董槐槐曰臣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納幸爲謝丁君大全大慙 五月甲午孔子五十世孫元龍授初品官 甲辰帝諭輔臣曰秋防不遠宜事事爲之備董槐曰羅鬼國報思播州謂北兵畱大理招養蠻人爲嚮道此甚可憂帝曰彼不能支駸駸及我矣 徐清叟王埜竝奪職罷祠仍褫執政恩數 乙巳董槐言瀘澂之上鹽井設險以待敵兵此事不可吝費程元鳳曰宜令播州以兵助羅鬼制司

以兵助播州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約羅鬼爲援 丁大全慮董槐不相容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 甲寅賜進士文天祥等五百六十九人及第出身考官王應麟得天祥卷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六月甲戌以朱驥孫爲太府寺簿知瀘州兼潼川路安撫措置瀘澂長寧邊境 辛巳浙江隄成凡朝廷科撥錢以緡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四

四

百三十五萬九百九十有奇米以石計三萬三千一百而臨安府之費不與焉 癸未丁大全疏劾董槐疏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省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迫之出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露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大駭 詔程元鳳蔡抗可暫輪日當筆軍國重務商榷奏聞 秋七月辛卯帝諭輔臣財計所當整頓吏姦不可不防須擇曉練都司提其綱尋以孫子秀趙崇潔任責拘權時賈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部將卽毅然求去會有言似道已密奏子秀不可用執政遂置子秀以似道所



善陸壑代之 太學諸生論丁大全不當迫逐董槐甲午以董槐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丙申詔曰進退臺諫權在人主若由學校萬無此理且非大臣所得進退學校可得而進退之乎叩閣縷縷更無已時可令學官先諭三學諸生可安心肄業以副朕教育之意仍令御史臺契勘當時同侍臺牒作倡鼓率之吏重作施行臨安府根究本隅將校懲其不能鈐束隅兵之罪丁大全之逐董槐也入疏自解帝亦不以為然然不欲學校上書故有是命 戊申帝問輔臣曰吳淵乞萬兵以備瀘澈思播何以應之程元鳳曰欲令淵且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四 五

兵五千至夔門瀘澈有急則援瀘澈思播有急則援思播東可以捍金洋南可以庇歸峽卻從沿江調兵五千以補京湖之數 秋七月甲寅知敘州史俊調舟師連與蒙古戰卻之 乙卯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丙辰帝諭輔臣曰振飭紀綱修明法度今日急務前此只緣物情廢法以致蠹弊滋多今當痛革帝又曰邇來朝廷之勢輕盍思所以重之程元鳳言當以求才為急人才眾多則國勢自重帝然之 蒙古諸王塔齊爾等軍過東平掠民羊豕蒙古主聞之遣使問罪由是諸軍

無犯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四 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宋紀一百七十五

起柔兆執徐八月盡屠維  
協洽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

帝

寶祐四年蒙古憲宗六年八月程元鳳陳正心待臣進賢愛民

備邊守法謹微密令八事 甲午帝諭輔臣聞廣守多

貪虐害民宜先汰其尤者丙申詔邕州守臣程芾奪秩

罷 已酉帝諭輔臣曰近有言羅鬼不足恃者程元鳳

等曰置呂文德于沅靖置向士璧于歸峽城築之費甲

兵之需無不應之正所以為此也又聞黃平可通靖

州已令荆閩嚴倫防捍 甲寅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

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

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

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

則欠經常綱解欲寬財力必汰冗員從之 冬十月癸

亥出封樁庫新錢兌使以濟民用 丙寅命錄進姚永

慶所言蜀中便宜事 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

會之所皇弟呼必賚以僧子聰精于天文地理之術因

命相宅子聰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子聰營

之三年而畢名曰開平府既而升為上都以燕為中都

十一月戊子朔以丁大全為左諫議大夫吳衍翁應

弼竝除監察御史 丁大全既逐董槐益專恣用事道

路以日癸巳太學生劉黼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陳

宗上書攻之大全怒甚丙申詔學官申嚴祖宗學法諸

生或怙終不悛自畔名教必正憲典仍令三學立石

詔正特奏名御試毋得更循舊制例以武功資帖比折

陞甲陞等 乙巳以御史吳衍翁應弼言太學生劉黼

等八人拘管江西湖南州軍宗學生于伯等七人竝削

籍拘管外宗司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人士論稱宜中等為六君子今從宋史全文 癸巳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

丁大全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閭貴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

無名子題八字於朝門曰問馬丁當國勢將亡 詔開

國以來勲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不能世濟其祿者所

在州軍體訪以聞 十二月庚申蒙古城棗陽 乙丑

以張礪兼參知政事 壬申詔百司庶府及諸道監司

以下毋以私怒寄收人于縣獄有罪應收者結絕不許

過三日 甲戌詔出封樁庫新造川會收換兩料川引

是歲蒙古烏蘭哈達舊名兀良哈征白蠻阿珠舊名阿



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蜀帥合兵烏  
蘭哈達遂出烏蠻渡瀘江劃圖喇蠻三城擊破宋兵奪  
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  
蜀江與汪德臣等會 高麗國王暎及雲南諸國皆入  
朝于蒙古

寶祐五年 蒙古憲宗七年 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為少保寧遠

軍節度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兼夔州策應大使

進封衛國公賈似道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吳淵參知

政事李曾伯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 辛卯帝曰吳淵

奏腹幹支徑頗詳程元鳳言昨準宣諭鹽井鑛鐵山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三

險隘已徇蒲擇之疾速措置 乙巳雷 丙午禁姦民

倫白衣會監司郡縣官失覺察者坐罪 丁未詔以雷

發非時減徒流以下罪戊申帝謂侍臣曰獄訟淹延亦

能上千陰陽之和宜速與疎決 辛亥以吳淵堯較視

朝 蒙古主左右讒皇弟呼必資得中土心蒙古主信

之遂遣阿勒達爾 舊倫阿爾答兒今改 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

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

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

凝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皇弟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

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校遠將受禍莫若盡

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從之 蒙古

董文蔚既城允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

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

木拔相立于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

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

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以賈似道為兩淮

安撫大使 壬戌築思州三隘 乙丑右正言戴慶炯

言數十年來諸處戎帥專肆貪婪逼令軍人營運願申

警戎帥嚴與禁戢軍債從之 己巳帝曰溪蠻為敵所

有欲窺伺豈宜可不預備程元鳳曰去秋已聞此言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四

令徐敏子嚴為防拓又行下邳宜守險要以備不虞

癸酉賈似道奏瀾口築城 丁丑布衣余一飛高杞陳

襄陽備禦策命京湖宣撫使趙葵行之 三月癸巳帝

曰聞近畿頗有剽竊所當禁緝程元鳳曰此帥憲責也

己酉詔曰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訐易俗則

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竝緣為姦延及無辜攤賴

緝錢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

悉誦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夏四月庚申朝獻景

靈宮 丙寅以竝伯高宗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丁卯

高達以白河戰功進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王登進官



一等直祕閣 壬申帝曰李遇龍奏楊禮舍苦竹隘而守吉平北兵有占築苦竹之謀宜諭蒲擇之急爲進守計程元鳳曰向來段元鑑克復此隘極爲不易楊禮不應輕棄令擇之急倫措置毋爲敵所據 蒙古兵攻苦竹隘詔京湖調兵應援 閏四月己丑程元鳳等上中興四朝志傳皇帝玉牒曰歷元鳳等各進官二等 壬辰李遇龍奏蒙古兵窺劔門將築堡塞蒲擇之以朱禩孫監諸司軍自以制司兵繼之 乙未以謝奕昌爲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戊戌程元鳳等上進編修吏部七司條法 己亥帝曰趙葵行過如郢之增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五

溪城濠運糧于襄有三年之積措置可謂合宜又曰葵近奏已調援蜀兵三千程元鳳言昨令調遣五千今恐未足用帝曰已令增調矣壬子趙葵乞增兵十萬分布淮蜀沿江京湖程元鳳請從之 五月壬午錄行在建康繫囚杖以下釋之 詔夏貴城築荆山寇期集事陞正任刺史 六月蒲擇之師還甲午帝曰西蜀尙未能取失此機會然劔門之賞不可不從厚庶可激勸尋詔擇之進官二等餘陞轉有差 丁酉同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罷 癸卯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贖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是月蒙古主謁太祖行宮祭

旗鼓 蒙古烏蘭哈達以雲南平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加烏蘭哈達大元帥還鎮大理 秋七月乙卯錄中外繫囚 己未太白晝見詔調諸路州縣民戶逋欠官賦 乙丑詔諸路開帥司招填軍額申嚴占俗之禁 庚午帝謂輔臣曰昨日經筵有以邊臣久任爲言者朕諭之曰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郭進守山西二十年官皆止於觀察使久任邊臣乃祖宗馭將帥服中外之法也程元鳳對曰誠宜率由舊章 八月庚子帝曰近有鬱攸爲災延燎頗多居民殊可念程元鳳言不能早救于微及旣熾自難撲滅帝曰臨安府所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六

奏兩城民屋須遠二丈此說可行 以張礪爲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庚戌申嚴諸路州縣稽留敕書奉行不謹及遞兵遲慢之弊 九月壬子朔以久雨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詔今後臺臣遷它職而輒出關者準違制論著爲令 辛酉大饗于明堂大赦 蒙古烏蘭哈達遣使招安南降安南人囚其使遂議征之播州邊境告警 甲戌帝曰播州乞兵想事勢頗急當令夾擊程元鳳曰已令朱禩孫襲其後呂文德遏其前卽聖訓所謂夾擊也時朝議徒託空言幸蒙古兵未入境



耳 戊寅以史嵩之薨輟視朝嵩之為相雖飾詐要譽而肺肝如見不為公論所予 己卯以王福為左金吾衛上將軍知和州吉文瑄主管殿前司郭濟主管侍衛步軍司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於蒙古可直錕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卻之養音諤德齊舊倫義典赤今改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令今後無復有獻 蒙古諸王伊遜克舊倫義典赤今改亦孫哥 駙馬約蘇爾舊倫也速兒今改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是月議出師南伐 冬十月乙酉恭謝景靈宮 庚寅張礪薨輟視朝 癸巳雷 丁酉以林存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七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己酉以雪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庚子以皇子忠王禕為遂安鎮南軍節度使 蒙古烏蘭哈達進兵歷交南境安南國王陳日熙隔洮江列象騎步兵甚盛烏蘭哈達分軍為三隊濟江齊齊克圖舊倫徽徽都今改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圖舊倫懷圖都今改與阿珠在後仍授齊齊克圖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為我擒矣師既登岸即與戰齊齊克圖違命以南人雖大敗得駕舟逸去烏蘭哈達怒曰先鋒違我節度國有

常刑齊齊克圖懼飲藥死烏蘭哈達入安南日照遁入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日照請款烏蘭哈達乃大饗軍士而還 十一月壬戌詔曰朕軫念軍民無異一體嘗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平糶倉官藥局矣又給官錢付諸營置庫收息濟貧乏奈郡守奉行不謹所惠失實朕甚憫焉更有斃于疫癘水災與夫歿于軍者遺骸暴露尤不忍聞也可行下各路清強監司嚴督守臣宣制安撫 癸酉帝謂輔臣曰將帥提兵征伐當直入播境須令追襲進勦仍撫循諸蠻不可縱軍士騷擾以失其心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八

戊又曰上流之報稍寬正是自治之歲月也 乙亥帝曰昨付出黃平圖其間險要處皆當置屯程元鳳言黃平清浪海溪三處當審度緩急分置大小屯 十二月辛巳朔以李曾伯為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廣西制置使置司靜江府 丁酉詔三衙及江上諸軍應從職事并要戰功及隊伍中人不許以任子雜流非泛補授其離軍者止許授不理務差遣果有材略功績從制闕保明卻與理務 蒙古皇弟呼必賚入見蒙古主於行宮相對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寶祐六年蒙古憲宗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

兼同樞密院事林存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詔出封樁

庫銀一萬兩付蜀閩 詔趙景緯屢辭召擢雅志嘉尚

特改京秩 癸酉罷廣西經略司以李曾伯為廣南制

置使兼知靜江府 甲戌詔樞密院編修官呂逢年詣

蜀閩趣辦關隘屯柵糧餉相度黃平思播諸處險要緩

急事宜具工役以聞 二月辛巳朔以馬光祖為端明

殿學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湖南總

領 壬辰雨土 蒙古主命諸王額埒布格居守和林

阿勒達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遣張柔從皇

弟呼必賚攻鄂趣臨安塔齊爾攻荆山又遣烏蘭哈達

自交廣會于鄂僧子聰張文謙言于皇弟曰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皇弟日期與卿等共

守此言于是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

悉縱之 蒙古搆埒舊作倫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達

哈舊作倫于成都四川制置蒲擇之道安撫劉整等

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

暮大戰整等軍敗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

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趣成都會阿達哈卒埒埒

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九

路擇之兵潰城中倉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安

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主以埒埒為都元帥 蒙

古道諸王實喇爾伐西域實喇爾以札木諾延舊作倫

今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實密爾舊作倫石十

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實喇爾

遂置鎮西域 安南國王陳日照傳國于長子允昇允

昇遣其埒以方物入貢于蒙古 蒙古洪福源連年伐

高麗積有勞績會高麗質子請福源於蒙古主遂見赦

三月辛亥朔祈雨 乙卯錄行在繫囚 丙辰馬光

祖請以汪立言呂文德王鑑王登等充制司參議官及

制司準備差使等官從之 庚申詔出封樁庫十八

界楮幣二十萬賑三衙諸軍 辛酉錄中外繫囚 戊

辰以馬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撫使 夏四月庚辰朔詔

以當春不雨有妨東作自四月一日避殿減膳癸未程

元鳳等乞解機政不許 甲申大雨丁酉羣臣請御正

殿復常膳表三上從之 詔田應已特差思州駐劄御

前忠勝軍副都統制往播州共築關隘備禦 辛丑程

元鳳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時丁大全謀奪相位

元鳳謹飭乏風節力請罷尋提舉洞霄宮 丁未以丁

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十



知政事朱熿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少保寧遠軍節度使衛國公趙葵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蒙古主由東勝河渡次六盤山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蒙古主由隴州趣散關諸王穆格舊倫莫哥今改由洋州趣米倉道萬戶額埒布格舊倫宗里文今改由潼關趣河州劉敏與疾入見蒙古主問以何言對曰中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恐非計也蒙古主弗納 蒙古徵益都行省李壇兵壇言益都南北要衝兵不可徹許之壇遂攻海州漣水軍夏貴等戰卻之 五月癸丑夏貴進官二等兼河南招撫使毛興特轉右武大夫 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一

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令勸墾闢多者賞之詔可 丙寅詔與芮判大宗正事 丁卯嗣秀王師彌薨 甲戌李曾伯請屯萬兵於欽州為交人聲援從之 六月辛巳帝始聞安南被兵謂輔臣曰安南求援之情頗切所當嚴兵以待丁大全對曰以糧運未至故調兵未行帝曰事不可緩時安南已為蒙古所破 蒙古皇子阿蘇岱舊倫阿速帶今改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慈者斬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 秋七月庚戌潼川帥臣朱禎孫言長寧軍自辦錢糧勦造器具修築凌霄城圓備詔易

士英特帶行閣門宣贊舍人朱文政宇文同祖各進官一等楊震卯等七人減磨勘將士支犒有差尋詔禎孫進官一等 丙寅帝問邊報丁大全言三邊有備無慮帝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蒙古主畱輜重于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破 八月庚寅帝曰成都係蜀安危不可不亟圖之丁大全對曰朝廷既已示勸何事不可為時邊境危急而大全習為便給如此 先是高斯得治吳自性之獄高鑄為首惡駮配廣州捐貲免行至是為丁大全監奴嗾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歸安尹顧巖傳會其獄詔斯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十二

得奪職鑄官徵賦百餘萬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 都省言倭船入界禁令素嚴比歲慶元舶司但知博易抽解之利聽其突來洩財銅錢為害甚大癸卯詔沿海制司于濱海港汊嚴切禁戢 九月庚戌雷 丁卯詔出平糶倉米二萬九千九百石有奇賑糶以收散楮 己巳詔京城做楮不堪行用于封樁庫支撥兩界好會盡數收換詔出樞務楮幣一百萬賑三衙諸軍 甲寅蒙古主進次漢中都元帥禰埒畱密喇卜和卓舊倫密里火者今改劉巖等守成都自率眾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之招諭苦竹隘實入隘遂



與守將楊立堅守 冬十月丙子朔帝以蜀中將帥暴  
露日久命與序遷 壬午蒙古主進次寶峯癸未入利  
州觀其城池竝淺惡以汪德臣能守賜卮酒獎諭之遂  
渡嘉陵江至白水命德臣造浮梁以濟進次劔門 乙  
酉都省言知隆慶府楊禮守安西堡敵兵搆城招誘投  
拜禮憤激詬罵率諸將兵射退之詔楊禮進官二等仍  
下諸郡以勵其餘 丁亥詔以張實爲和州防禦使  
戊子蒙古主遣史樞攻苦竹隘裨將趙仲竊獻東南門  
師入楊立巷戰死獲張實支解之 庚寅都省言廣南  
制置大使司鎮撫劉雄飛提兵親入橫山分遣將士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三  
戰殺獲頭目軍器詔雄飛進官三等將士增秩賞賚者  
差 辛卯都省言淮民避難渡江轉徙可念詔鎮江府  
常州江陰軍各出義倉米千石賑之 庚子蒙古進圍  
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 十一月己酉詔新築黃  
平賜名鎮遠州呂逢年進一秩 蒙古主進攻鵝頂堡  
知縣王仲降城破王佐死焉翌日蒙古主入城殺佐之  
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諸王穆格塔齊爾竝略地還引  
兵來會 辛亥以流民渡江出浙西江東路五州米三  
萬石命各郡守臣賑之 癸丑遣復余玠官職 丙辰  
給事中張鎮言徐敏子曩帥廣右嗜殺黷貨流毒桂府

詔依舊羈隆興府 壬戌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  
撫大使朱熿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饒虎臣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丁卯詔諸路憲司廉訪  
所部州縣毋得虐民仍禁止貪賴之害違者坐之 召  
牟子才權工部侍郎子才以丁大全與董宋臣表裏濁  
亂朝政力辭先是子才在太平州撰李白祠記又刻高  
力士脫鞵圖語多斥宋臣或以告宋臣宋臣泣懇於帝  
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  
遺過客爲入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問安吉  
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四  
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  
子明乃謂無之何也眾莫敢對戴慶炳曰臣憶子才嘗  
繳駁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 蒙古主進攻大  
獲山遣王仲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  
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逃歸蒙古  
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喇齊舊作李忽曰大淵去事  
未可測當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  
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卽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  
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佗變是以亟歸耳  
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爲都元帥 蒙古將李



瓊破海州漣水軍通判侯昂盛戰死之舉室遇害餘將士被傷殆盡賈似道上章引咎詔以功自贖 太常寺博士王應麟入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曰願汲汲預防無為壅蔽所欺丁大全惡言邊事應麟旋罷 龍州降于蒙古

十二月丙子朔詔以明年為開慶元年 庚辰以蒙古兵入蜀詔荆湖制置使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璧移司紹慶府時士璧不俟朝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五

軍費光祖亦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戰于房州詔光祖士璧各進一秩 壬午蒙古都元帥楊大淵率所部兵與汪德臣分擊相如等縣搆均攻簡州以降將張威為先鋒 乙酉蒙古主次運山楊大淵遣人招降其守將張大悅仍以大悅為都元帥屯將施擇不屈死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以降 丁酉蒙古破隆州大良守將蒲元圭降蒙古主命諸軍無俘掠 癸卯蒙古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趙順

降 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圖

實政 蒙古主駐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因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托囉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便巴勒齊曰托囉怯臣願往居焉蒙古主善之 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六

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尙未聞有死戰陳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夔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關至有欲偕尙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然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事不勇東南一隅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資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



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不報盱江廖應淮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應淮荷校行歌出都門觀者壯之 巳酉蒙古兵攻忠雅漸薄夔境詔蒲釋之馬允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以雪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三衙諸軍丙寅帝曰海道戍兵雪寒可念與在城寨者不同可量與給犒一次 丁卯賈似道以樞密使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七

馬允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通融應援上流蒙古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閬蓬廣安守將相繼降 蒙古主命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臣王堅執之殺於閱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理塔哈舊作渾達以兵二萬守六盤奇爾台布哈舊作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命不搆不造浮梁於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二月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主會師圍之 乙酉詔疆場未戢調度尙蔡出內庫十七界楮幣三十萬助支賞 丙戌以馬允祖爲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府 巳丑詔調建康太平寧國池州廣德等處沙田租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尋命兼湖北安撫使時蒙古軍中大疫議班師庚申馬允祖奏蒙古兵自烏江還北 辛酉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歿於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 甲申帝以王堅忠節守城拒敵萬折不回可爲列城之倡命優加旌賞 乙酉都省言知施州謝昌元自備百萬緡米麥千石勸築城壁于倚子口合與推賞詔進官一等 辛卯朝獻景靈宮詔諸路提點刑獄以五月按理囚徒 是月蒙古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六

在合州城下大雷雨凡二十日 五月甲辰朔城金州開州 乙丑詔鑄新錢以開慶通寶爲文 辛未賜禮部進士周應炎以下四百四十二人及第出身 婺州大水發義倉賑之 蒙古皇弟呼必賚次濮州召宋子貞於東平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南人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縣可傳檄而定也時郝經從至濮有得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覺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



其利也皇弟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巴圖議耶對曰  
 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經臆說耳因為七道  
 議以進 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涪州浮梁力戰得入  
 重慶即率艤艘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  
 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而還 辛  
 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合州受  
 圍自二月至於是月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  
 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  
 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  
 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卒會天大雨攻城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九

折後軍不克進而止 蒙古皇弟呼必賚次相州召隱  
 士杜瑛問南征之策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  
 以為國者法與兵會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會不  
 生亂無兵不守命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朝若  
 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皇弟悅  
 曰儒者中有此人乎命從行以疾辭瑛時昇之子也  
 秋七月癸亥蒙古主殂於釣魚山壽五十二後追諡桓  
 肅皇帝廟號憲宗史天澤與羣臣奉懇北還於是合州  
 圍解致思元憲宗自因頓兵日久得疾而殂重慶  
 沈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許之過制

初定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帝即位凡有詔旨必親  
 起草夏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嘗曰爾輩毋得  
 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  
 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  
 它國所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  
 無虛日 參知政事致仕蔡抗薨諡文肅 八月蒙古  
 皇弟呼必賚遣楊惟中郝經宣撫京湖江淮將歸德軍  
 先至江上經言于皇弟曰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  
 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  
 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辛

源并西夏蹂躪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蹠諸夷奄征四海  
 垂五十年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剝盪殆欲殲盡自  
 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  
 出師闔境大舉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  
 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  
 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  
 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  
 人稟命行在遣使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  
 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  
 使知殿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



軍出維揚三道竝進東西連橫殿下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丙戌會兵渡淮皇弟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竝進南軍皆遁壬辰次黃陂得治江制置司廟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皇弟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時治江制置副使袁玠微漁利虐甚蒙古兵至黃陂漁人獻舟爲鄉導九月壬寅朔親王穆格自合州遣使以憲宗凶問告皇弟請北還以繫人望皇弟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南軍以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三

舟扼江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皇帝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乙巳文炳率死士數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艤艦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限趨岸搏戰南軍大敗明日率諸軍渡江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己未嗣濮王善騰薨 庚申下詔責已勉諭諸閫進兵 以右諫議大夫戴慶炯簽書樞密院事 丁卯以遺事孔棘命羣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嶽瀆諸陵 蒙古兵至臨江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

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于敵樓事聞贈寶章閣待制官其二子諡正節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出內庫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蒙古侵軼口甚右丞相丁大全匿不以聞冬十月丁未朔罷判鎮江府 壬申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職任依舊屯漢陽以援鄂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相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仁賢空虛名節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三

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致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尊昏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籛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踞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宜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鑄等攜管州軍不報 九江制置副使袁玠丁大全之黨也貪且刻壬午竄玠于南雄府尋移萬安軍 中書舍人洪芹言丁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



朱魏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很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齋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癸未詔大全落職致仕 先是丁大全使其私人為浙西提舉常平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大全既斥以孫子秀代之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千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 乙酉雷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堡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鋒鏑軍器大監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三

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魏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海寧節度使判官文天祥上言請斬宋臣不報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居民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屯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徹辰巴圖爾舊名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降者以

軍出襲徹辰巴圖爾蒙古兵勢盛勝戰死達嬰城固守先是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毋見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軍士譁于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士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憐不究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四

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蒙古烏蘭哈達率騎三千蠻焚萬人破橫山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使阿珠潛白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躡賓象二州入靜江府連破長沅直抵潭州南軍斷其歸路烏蘭哈達出南軍後命阿珠夾擊南軍敗走遂堡潭州城下 閏月癸酉雪出封樁庫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丁丑以向士璧為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申以呂文德為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 蒙古阿勒達爾舊名阿藍瑛塔哈舊名海今改托果斯舊名脫火托里齊舊名察今改



等謀立額埒布格阿勒達爾使托里齊括兵于漠南諸州而又乘傳行漠北諸郡調兵去開平僅百餘里皇弟呼必賚妃鴻吉里氏舊作宏吉使人謂之曰發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孫珍戩舊作真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勒達爾不能答又聞托里齊亦至燕妃即遣使馳至皇弟呼必賚軍前密報令速還皇弟召羣臣議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乎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齊實喇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埒布格已令托里齊行尚書事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道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救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輔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迎大行靈輿收皇帝靈道使召實喇額埒穆格諸王會卷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珍戩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皇弟然之乃發牛頭山聲音直趨臨安買似道大懼會合州王堅遣阮思聰掉急流以蒙古主訃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五

似道意稍解遣宋京請和願得行人會議趙璽請行皇弟遣之璽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璽曰大軍至濮州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買制置今焉在耶璽行時呼必賚戒之曰汝登城必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至是適見其軍中旗動迺曰俟它日復議之遂歸或謂宋史賈似道傳載似道遣使請稱臣割江奉歲幣本紀但云歲幣請和而已在宋紀或諱言稱臣元史斷無代諱之理據元史本紀及趙璽傳俱不言似道有稱臣之請當得其實以似道之姦始則擅許歲幣繼則背約挑禍其罪狀甚著不在稱臣與否也今皇弟拔峇北去雷張傑聞旺以偏師候湖南烏蘭哈達之師 十二月己亥朔賈似道言鄂州圍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五

美

辛亥詔改明年為景定元年 蒙古烏蘭哈達攻潭州甚急帥臣向士璽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眾視之遇於南嶽市大戰卻之皇弟呼必賚遣特默齊舊作道鐵將兵迎烏蘭哈達遂解圍引兵趨湖南 蒙古皇弟呼必賚軍還至燕托里齊方括民兵民甚苦之集兵皆縱之人心大悅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賜進士第... 嘉慶... 嘉慶... 嘉慶...

宋紀一百七十六 起上章浩濶正月盡元獻掩茂六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景定元年 蒙古中統元年 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功 乙未

城潼川仙侶山 蒙古皇弟呼必賚之北還也道遣張

文謙與商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

急追及言之皇弟大悟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

卿幾敗大事速遣使至軍中立約至是額埒布格之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一

至軍中執而斬之孟卿挺之字也 蒙古張傑問旺倫

浮橋於新生洲烏蘭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

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鹿磯殺

兵七百十人 致異宋史本紀景定元年二月辛酉大會

合劉雄飛逆戰于道俘民獲還者甚眾詔雄飛升保康

軍承宜使餘轉官賜銀錢此即前年烏蘭哈達之師宋

史因劉雄飛推官而追敘其功耳薛鑑既書烏蘭哈

二月己酉獎高達守鄂功遷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

乙卯以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張世傑赴援有功轉十

官世傑范陽人也 丙寅蒙古兵過分寧武寧二縣河

湖岩都監張興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日有會之 時

丁大全之黨多斥董宋臣尙居中言路無有言者諸學

官言之未行校書郎馬廷鸞因日會與祕書省同守局

相與草疏吳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

所喉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曰

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出宋臣於安吉州 賈似

道匿議和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

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

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以少傅

右丞相召入朝 張世傑遇蒙古兵于蘋草坪奪還所

俘乙酉加環衛官 詔贈張勝官五轉官其子 致異張勝戰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二

于上年之冬是春乃贈賚 丙戌賈似道上言自鄂趣

黃與北朝回軍相遇諸將用命捍禦詔孫虎臣范文虎

張世傑以下各賜金帛 蒙古皇弟呼必賚 舊倫忽必

還至開平廉希憲問額埒布格 舊倫阿里 命劉太平及

大將果拉噶 舊倫霍魯 行尙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

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得實還報諸王哈

坦 舊倫合穆格 哥 舊倫木塔齊爾 與諸大臣俱

會於開平寔喇亦自西域遣使至並勸進惟額埒布格

不至皇弟三讓諸王大臣固請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

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



計辛卯皇弟即位是爲色辰皇帝 蒙古主問僧子聰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子聰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復召史天澤入對天澤言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蒙古主嘉納 蒙古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言高麗國王曠嘗遣其世子俱入覲會憲宗將兵攻米俱畱三年不遣今聞曠已死若立俱遣歸國彼必以爲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其言改館俱遣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 蒙古千戶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三

侃疏言建國號築都城立省臺興學校等事及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弗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蒙古主頗采其言 夏四月戊戌朔蒙古立中書省以王文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文統本李璵幕屬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夏張庶務悉委裁處以巴崇廉希憲商挺爲陝西四川等路宣撫使趙良弼參議司事鈕祜祿納哈舊倫格合南合今改張啓元爲西京等處宣撫使 丁未蒙古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爲國信使

使于宋王文統素忌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璵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漢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 已酉揚州大火 左丞相吳潛罷初買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禧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四

汝鈞對館職策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買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先是蒙古兵日迫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何如潛曰臣當守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暫退帝語羣臣曰若從吳潛遷幸之議幾誤朕及潛罷帝猶怒不已而以道又陰圖之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授劉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請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 癸丑進買似道少師封衛國公以朱熹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參



知政事戴慶焯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尚書皮龍榮簽書樞密院事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在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及似道至詔百官郊迎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禮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遠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遠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 帝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五

升為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顯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宋臣雖外出其黨猶盛似道既相悉逐宋臣等所薦林堯世等勒外戚為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敘述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矣 禮部侍郎牟子才上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知之禍也奈何懷宴安之煖毒而不明間暇之政刑乎因具道田里疾苦之狀帝置歷久之 權樞密編修官馬廷鸞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請遏惡揚善以順天舉

直鈔枉以服民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蒙古主既立遂命僧子聰及許衡定內外官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監寺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會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佚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蒙古額呼布格問蒙古主既立分遣心腹易置將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六

散金帛資士卒又命剌太平果拉噶拘收關中錢穀時理塔哈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理塔哈復分遣人約成都之密喇卜和卓舊在密里火者今改青岩之奇爾台布哈舊在乞台不花今改同舉事是月額呼布格遂自稱帝於和林阿勒達爾及六盤守將輝塔哈舉兵應之 五月戊辰朔參知政事饒虎臣罷 蒙古主命雅克特穆爾舊在燕帖木兒今改蒙古伯舊在忙古帶今改節度黃河以西諸軍為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



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詢之盡得  
太平果拉噶與瑛塔哈等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  
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果拉噶等復  
遣劉凝誅密喇卜和卓於成都汪惟正誅奇爾台布哈  
於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率秦鞏諸軍進討瑛塔哈良  
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  
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  
摘蜀卒四千命巴崇舊作八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  
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于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 庚  
辰同知樞密院事戴慶灼卒 癸未以右諫議大夫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六 七

炎發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制  
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圖克坦公履高鳴等爲學  
士皆從之 丙戌蒙古主建元中統蒙古有年號自此  
始 乙未焚惑入南斗 蒙古立十路宣撫司以賽音  
諤德齊舊作賽典李德輝爲燕京路宣撫使徐世隆副  
之宋子貞爲益都濟南等路宣撫使王磐副之河南路  
經略使史天澤爲河南宣撫使楊果爲北京等路宣撫  
使趙昞副之張德輝爲平陽太原路宣撫使謝瑄副之  
鄂囉哈雅舊作李魯劉肅並爲真定路宣撫使姚樞爲  
東平路宣撫使張肅副之中書左丞張文謙爲大名彰

德等路宣撫使游顯副之鈕祜祿納哈爲西京路宣撫  
使崔巨濟副之廉希憲爲京兆等路宣撫使 張文謙  
在中書省以安國優民爲務王文統見信於蒙古主素  
忌文謙議論不相下故文謙求外出將之大名語文統  
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  
文統曰上新卽位國家經費正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  
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年豐取之未  
晚也於是請常賦十之四商酒稅十之一 六月庚子  
竄丁大全於南康軍 壬寅立忠王禧爲皇太子帝家  
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六 八

決庶事退人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  
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復剖析又不  
通則繼以怒明日須復講率以爲常 商挺言於蒙古  
主曰南師宜還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蒙古主從之撤  
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略使李璫爲江淮大都督  
璫侵淮安主管制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 壬子蒙古  
以陝西四川宣撫司巴崇節制諸軍 是月蒙古召眞  
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子通燕京馮渭王允宜楊  
恕李彥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等乘傳赴開平  
秋七月壬申貴妃閻氏薨賜諡惠昭 癸酉蒙古以燕



京路宣慰使瑪穆舊作瑪今改行中書省事燕京路宣慰使

趙璧平章政事張啟元參知政事王鶚翰林學士承旨

兼修國史 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

請和之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

編稱救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

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於三省樞

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似道恐經至謀泄遂以李

璫為辭命庭芝寓書於經誣以款兵拘經於真州忠勇

軍營經答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眾所聞

知今啓釁自李璫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九

使人事也帝問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

似道言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隣國之道來

當令入見經遂被畱 庚寅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朱

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客 以冷應徵知德慶府前守

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為變逼城六十里而營應

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

轉禍為福一機也若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否則不免

矣獠欲自歸不果眾稍引去應徵知其勢解即厲士馬

出不意一鼓擒之乃請諸監司歸郡之遲難畱幕府者

誅豪吏之激禍者應徵嘗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

當如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警吾等受上厚恩安

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下望之吾師也 是月蒙

古主自將討額埒布格 八月丁未蒙古命都元帥勗

埒所過毋擅捶掠官吏 已酉蒙古主立秦蜀行中書

省以京兆等路宣撫使廉希憲為中書右承行省事

癸丑蒙古李璫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

使修好不從九月乙亥李璫復請攻宋蒙古主諭止之

壬午蒙古初置拱衛儀仗 蒙古璫塔哈知京兆有

備西渡河趨甘州會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兵至遂合軍

而南諸王哈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十

拒之既陳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

繞出陳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擣其前哈坦勒精騎邀

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璫塔哈阿勒達爾兩關隴悉平

廉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

帥請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

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

蜀如故以商挺參知政事 蒙古中書省檄諸路養禁

衛之羸馬數以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燕京路

宣撫副使徐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

上新臨天下京師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為之馬將不



來吏曰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勿爲  
備馬果不至 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  
嚴覺察舉劾以聞當寘於罪以爲同惡相濟者戒時買  
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爲  
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 癸丑蒙古初行中統寶鈔  
先是王文統創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  
一千兩諸物之直竝從絲例至是又造中統元寶每  
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詔行之立互市於  
州漣水光化軍凡寶鈔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竝聽  
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麪貨等禁文統又以文綾爲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十一

統銀貨每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蒙古河北宣  
撫使張文謙奏杜瑛爲提舉學校官瑛解遺書執政略  
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  
絕如錢今天子聖神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  
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未節漢  
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  
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  
化以拯數百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矣時王文統用事議者憂之 壬戌竄吳潛于潮州  
十一月戊子蒙古發常平倉賑益都濟南濱棗飢民

十二月辛丑詔改建陽爲嘉禾縣 蒙古主至自和林  
次燕京近郊始置享太廟祭器法服 蒙古主召李昶  
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賦  
稅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  
矣聖主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  
以俟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  
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  
見戶或加多十七八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  
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  
諸人皆能之豈聖主摧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爲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十二

逋戶之賦 蒙古以僧帕克斯巴舊名八思巴今改爲國師帕  
克斯巴吐蕃薩斯嘉舊名薩斯嘉人也教悟過人國中號  
爲聖童年十五自其國來見蒙古主於蕃邸與語大悅  
日見親禮至是尊爲國師授以玉印統釋教時年二十  
二 高麗自蒙古憲宗之世兵日見加國大困及王俱  
還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且乞出水就陸蒙古主許之  
景定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正月癸亥朔詔監司率半歲具劾  
去賊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不及  
一以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守  
臣皆司有治狀廉聲者具實以聞 辛未夜東北赤氣



照人大如席 蒙古內亂既平李昶上表賀因進諷諫  
曰忠難所以存倣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惟日新其德  
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  
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為南面逸豫之戒蒙古主稱  
善久之蒙古主嘗燕處望見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  
其見敬禮如此 丁丑命皇太子謁拜孔子於太學太  
子還奏曰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偲講磨擇精  
語詳開闢後學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尙  
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旋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三

伯竝從祀 庚寅蒙古李璫擅發兵修益都城 二月  
癸卯詔諸路監司申嚴偽會賞罰之令 丙午蒙古主  
如開平詔減免民間差發秦蜀行省偕民錢給軍以今  
年稅賦償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戊寅賈似道  
等上玉牒日歷會要及孝宗光宗寧宗寶錄進秩有差  
戊子知樞密院事朱熹罷知建寧府 是歲蒙古張  
文謙入朝復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畢  
舉文謙之力為多 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參知政事  
沈炎同知樞密院事右諫議大夫何夢然簽書樞密院  
事 乙卯竄吳潛於循州丙辰竄丁大全於貴州 蒙

古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  
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  
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  
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  
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  
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大悅 蒙古主命宣撫司  
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  
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污濫及民不  
孝弟者量重議罰 五月乙丑蒙古遣使詣淮東制司  
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 癸亥賈似道請祠祿不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四

庚辰蒙古主召寶獸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  
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撓則許衡其人也  
漢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丁  
亥以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召許衡入見默又言於蒙古  
主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  
陛下急于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為心時先帝  
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  
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  
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  
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



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辱叻小人一時  
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  
賈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  
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它意在擯斥諸賢  
獨操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望別選公明  
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其默之言爲王文統發  
也 史天澤秉政定省中規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  
戶百餘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至是以天澤言悉罷  
之 六月乙未詔霖雨爲沴避殿減膳徹樂 癸卯蒙  
古召東平萬戶嚴忠濟還都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五

以李昶爲師昶遂東歸忠濟之在東平也嘗借貸於人  
代部民納道賦及謝事債家執券來徵蒙古主聞之命  
發內藏代償 乙巳詔近畿水災安吉爲甚亟講行荒  
政 己酉蒙古以寶默爲翰林侍讀學士蒙古主召默  
及姚樞入侍論人才因及王文統默樞皆曰此人學術  
不正則禍天下不宜處以相位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  
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 乙卯蒙古  
詔宣聖廟及管内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  
官員使臣軍馬無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 蒙古罷平  
陽路安邑歲貢蒲萄酒 庚申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

濶州叛降蒙古攷異宋史木紀倫七月甲子蜀帥俞興  
奏守濶州劉整北降今從元史倫六月  
賈似道既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摭其罪  
逼世雄死達廢棄整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  
似道方會計邀費與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遂密  
送款於蒙古蒙古成都經略使劉焜遣其子元振往受  
其降諸將皆曰整無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權臣  
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  
且整本非南人而居濶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整此  
舉無可異者元振至濶整卽出降元振弃眾先下馬示  
以不疑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與整並轡而入飲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六

至醉整心服焉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蒙古  
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初整將叛命制  
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仰藥死 蒙古城  
臨洮 蒙古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礫坑冶所役民夫及  
河南舞陽薑戶藤花戶還之州縣出工局繡女聽其婚  
嫁 蒙古懷孟廣濟渠提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整心  
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 高麗國王俛更名植遣  
其世子懋奉表入朝于蒙古 蒙古以布哈爲中書右  
丞相耶律鑄爲中書左丞相張啓元爲中書右丞 秋  
七月辛酉朔蒙古立軍備都轉運使司 癸亥蒙古初



設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宏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佗養人才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采訪遺事並從之 甲子蜀帥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蒙古劉元振助整守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城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大敗而還詔以興妬功啓戎罷任鐫職 乙丑蒙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七

遣使持香幣祀嶽瀆 辛未制置使蒲擇之坐密通蠟書於叛賊羅顯竄萬安軍 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臺臣吳燧奪職罷祠陳大方胡大昌皆鐫官 壬子前知樞密院事奉祠致仕陳韓卒年八十三謚忠肅 己丑蒙古主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卽位之後淡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悅心以成和議和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既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

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勲卿等當布宣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八月丁酉詔奪向士璧官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罪淡怨士璧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過費于是趙葵史嚴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逢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六

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垂涕元善俄得狂疾常呼士璧而死 馬允祖代趙葵與葵素有隙且迎合似道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廷汪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擄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允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它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立信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允祖益怒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與葵蓋未嘗有



一日之驢也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宜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戊戌蒙古以燕京等路宣撫使賽音諤德齊為平章政事辛丑以宣撫使鈕祜祿納哈為中書右丞庫庫舊俗開為中書左丞 乙巳以吏部尚書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王文統忌竇默姚樞持異議疑許衡與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為專用之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九

不欲使數侍左右也默因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是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五辭乃免丙午以衡為國子祭酒丁未以樞為大司農默仍翰林侍讀學士默俄謝病歸衡亦稱疾還懷孟 蒙古燕京諸路總管高天錫謂左丞張文謙等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衣食不足教化不行古之王政莫先於此願畱意焉文謙等以聞詔立勸農事以天錫為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陳遠崔斌

成仲寬鈕祜祿從中為濱棣平陽濟南河間勸農使李士勉陳天錫陳膺武蒙古併為邢洛河南東平涿州勸農使 已酉蒙古封順天萬戶張柔為安肅公濟南萬戶張榮為濟南公 是月蒙古頒斗斛衡量 九月庚申朔蒙古奉遷祖宗神主於聖安寺 辛酉詔湖秀二郡水災守令其亟勸分監司申嚴荒政 癸亥蒙古邢州安撫使張耕請老詔以其子鵬翼代之 蒙古大司農姚樞上言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摺仍襲行聖公率其子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藩邸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十

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肆習且陛下閑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秀異者教之請真授庸教官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從之 李庭芝言蒙古使郝經久畱真州乙亥帝趣與錫賚 癸未蒙古用王鶚言立諸路提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 是秋蒙古洪俊奇訴其父福源之冤蒙古主憫之諭曰汝父方加寵用誤挂刑章故於已廢之中庸沛維新之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 冬十月



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皇太子擇配帝  
詔其母族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寶祐中昭孫歿于王  
事全氏見帝帝曰爾父死可念對曰臣妾父固可念准  
湖百姓尤可念帝曰即此語可毋天下迨丁大全用事  
以臨安尹顧崑女為議大全敗乃有是命 丙辰同知  
樞密院事沈炎罷 蒙古修燕京舊城 蒙古主以額  
埒布格違命自將討之十一月壬戌與戰于寶獸圖諾  
爾舊俗木土之地諸王哈坦等斬其將多爾濟舊俗  
赤今及兵三千人塔齊爾等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  
十里蒙古主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三

額埒布格北遁 蒙古左右司郎中賈居貞從北征疾  
陳說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蒙古主問郎  
俸幾何居貞以數對蒙古主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辭  
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僧子聰奏居貞為參知  
政事又辭曰它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  
處之不拜 甲戌資政殿學士趙汝騰卒諡忠靖 丁  
丑以馬光祖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癸未封全氏為永嘉郡夫人 蒙古罷十路宣撫使  
止存開元路 十二月庚寅蒙古封皇子珍戩為燕王  
領中書省事 甲午以皮龍榮權知樞密院事何夢然

參知政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仍兼知臨安府 蒙  
古主還中都命太常少卿王鏞教習大樂 壬寅簽書  
樞密院事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悅仰  
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不  
能久于其位 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  
癸卯冊永嘉郡夫人全氏為皇太子妃

景定三年蒙古中春正月戊子朔詔申飭百官盡言命  
量移丁大全吳潛黨人仍永不錄用 癸亥蒙古修孔  
子廟成 甲子福建安撫使馬天驥進資政殿學士職  
任依舊 丁卯以善詒嗣濮王 庚午詔曰在魯趙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三

有翼戴之元勳則賜宅第文彥博有弼亮之偉績則賜  
家廟今丞相賈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勳偉績  
不在普彥博下宜賜第宅家廟遂給緡錢百萬建第于  
集芳園就置家廟 甲戌劉整率所部朝于蒙古呂文  
德遂復瀘州詔改為江安軍文德進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丁亥參知政事皮龍榮罷知潭州龍榮伉直不肖  
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辛卯蒙古始定中外官俸命大  
司農姚樞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論曰姚樞辭避台  
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  
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 丙申蒙古郭守敬造



賈山漏成徒至燕山 癸卯蒙古以趙璧為平章政事

戊申詔省試中選士人覆試於御史臺為定制 臨

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

往見之王以它辭光祖乃卧於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

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民饑欲死不以

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倉某

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

甚眾 時近輔兵變又多水患宗學博士楊文仲輪對

言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為吏尤軫莫陸之慮

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我冠于子而每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三

大夫之乏使佩印累累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

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挂虛之穴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

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

焉帝棟聽顧問甚至文仲在講筵嘗進讀春秋帝問五

霸何以為三王罪人文仲曰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

而不能為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

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

辭迭見此所以為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

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

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

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亂耳紅紫眩目良心

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

傳世守以是君國子民以是祈天永命以是詒謀燕翼

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言聲

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 蒙古

江淮大都督李璫久萌異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

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

簡於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磁蒙古戍兵以連

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

傳檄列郡詔授璫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四

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升連水軍為安東州

東海縣為東海軍璫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

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政異薛氏通鑑李璫久有南

非真欲南歸也邵二雲言永樂大典載宋人復李全官

爵制云猛知正統諒垂及之有言陵豈事恩款自明之

何益類有承家之彥克知報國之誠 蒙古宣撫副使

王磐聞李璫為亂脫身走濟南蒙古主驛召之合姚樞

問計磐曰豎子狂妄即敗矣蒙古主問樞曰卿料何如

對曰使璫乘我北征之憂瀕海擄燕閉關居庸惶駭人

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北邊使吾鼎於奔

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蒙



古主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蒙古主然之 蒙  
 古平章政事王文統遣其子堯與李璫通謀事覺蒙古  
 主召文統詰之曰汝教璫為叛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  
 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曰臣亦忘之容臣悉  
 書以上書畢蒙古主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  
 存全係為陛下取江南蒙古主曰汝今日猶欲支詞旁  
 說耶會璫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洛水至以書示之文統  
 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蒙古主曰甲子之期云  
 何文統曰李璫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  
 陛下縛璫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  
 子猶可數年臣為是言姑遲其反期耳蒙古主曰無多  
 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為此命左  
 右斥使就獄召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示以前  
 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樞等皆言人臣無將將而  
 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刑蒙古主曰汝等同辭言之  
 皆曰當死文統乃伏誅子堯併就戮蒙古主追憶寶默  
 之言謂廷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寶漢卿一人向  
 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命召默還京師漢  
 卿默之字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六 三  
 反誅而立國之規模法度猶多出於文統云 三月乙

丑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蒙古  
 命史樞阿珠各將兵赴濟南李璫帥眾出掠輜重將及  
 城北蒙古兵邀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璫退保濟南 戊  
 寅蒙古萬戶韓世安大破李璫兵於高苑 乙酉蒙古  
 諭諸路管民官毋令軍馬使臣入州城村居鎮市擾及  
 良民 夏四月辛卯蒙古修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  
 甲辰蒙古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噶齊管民官  
 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興不急之務妨  
 奪農時 五月戊午夏貴復斬縣殺蒙古權萬戶李義  
 千戶張好古 丙寅雨雹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兼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六 三  
 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馬允祖以病請祠詔知福州兼福  
 建安撫使 丁丑賜禮部進士方山京以下六百三十  
 七人及第出身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舊哈必齊總  
赤今改  
 諸道兵擊李璫復命丞相史天澤往諸將皆受節制天  
 澤至濟謂哈必齊曰璫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  
 月斃之乃淡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宏範臨  
 發父柔謂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  
 死主者慮其險有犯必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宏範營城  
 西璫出兵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璫  
 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外為



蒙閉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濶廣明日瓊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蒙古真定順天邢州蝗故丞相特進許國公致仕董槐薨疾革時衣冠爲諸生講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中夜對遂逝旋贈少師謚文清宋史董槐傳槐以五月卒本紀作七月壬戌卒疑本紀所書乃其贈官賜諡之日連書之也今從傳六月戊子朝廷聞李璠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庚寅以禮部尚書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寅故丞相吳潛暴卒於循州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毛

毒潛潛擊井卧榻下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伦已而果然潛撰遺表伦詩頌端坐而逝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貶宗申以塞外議癸丑詔應謫臣僚死於貶所者許歸葬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聖宗皇帝崩葬於北陵地多瘠瘠種穀不熟聖宗皇帝崩葬於北陵地多瘠瘠種穀不熟

宋紀一百七十七

起元熙掩茂七月盡開逢困敦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景定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給

者御史臺覺察或以它物折支計贓論罪蒙古命宋子貞參議軍事子貞至濟南觀形勢說史天澤曰李璠擁眾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築環城圍濟南璠自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一

不得出城西南有大澗巨歷山史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伦葺炬數百置城上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大潰蹂躪死者不可勝記董文炳知其勢蹙乃抵城下呼璠愛將田都帥曰反者璠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繼降城璠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葢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參議官姜彥言於哈必齊曰聞王面受詔勿及無辜今城旦夕破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哈必齊曰汝言城破解陰陽即



或曰以人事知之哈必齊為下令禁止甲戌璫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為蒙古所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璫太師賜廟額曰精忠攷異宋史理宗紀八月戊戌李璫兵敗為大元所誅事同詔治過諸郡嚴邊防元史本紀及逆臣傳俱作七月甲戌蓋宋史據事聞之初璫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齊以配蒙古諸軍陰使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馳告哈必齊曰彼為璫所脅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哈必齊從之然它殺者已眾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略使文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七

二

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將吏撫諭於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璫蒙古主臨軒授詔委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璫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罷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蒙古廉希憲治關中政事修舉宗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趙璧素忌希憲勳名及李璫以叛誅因言王文統之進由希憲及張易所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

宜關聖慮蒙古主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 戊寅侍御史范純言前四川制置使俞興罷任錮秩罰輕宜更褫奪以紓眾怒奏可 蒙古以夔府行省劉整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 蒙古閬達等路都元帥汪良臣以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以扼南師往來從之 辛巳詔重修吏部七司法從賈似道意也 蒙古以都督府參議姜或知濱州時山東新復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為牧地縱牛馬壞民田殘桑棗或言於行省遣官分畫驅捕其強猾者置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七

三

蒙古張文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蒙古主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山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浮雜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灤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浮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灤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可澆灌



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北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奏一事蒙古主嘆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八月己丑守敬請先引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王允中亦請開邢洺等處漳滏澧河達水以溉民田並從之 甲午海州石湫堰城 丁酉築蘄州城汪立信上新城圖詔獎諭 戊申蒙古敕王鶚集廷臣商榷史事勳等請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 蒙古河間平滌廣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四

寧西京宣德北京隕霜害稼 九月戊午蒙古濠州萬戶張宏略破宿靳二州 壬戌蒙古改邢州為順德府 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守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 丁丑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癸酉蒙古都元帥庫庫卒於軍以其兄阿珠代之 閏月甲申朔蒙古賑沙肅二州饑 丙午詔應知縣已罷雖經赦毋注緊望著為令 庚戌蒙古發粟三十萬賑濟南饑民 冬十月庚申蒙古禁諸王使臣師旅恃勢擾民者所在執以聞 蒙古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 甲子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 庚午蒙古

鞏昌總使汪惟正屯田利州 甲戌歸化州岑從毅納土輸賦詔改為來安州從毅知州事世襲 乙亥蒙古立中書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專事得專奏不關白中書張文謙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不問則天下孰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丁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翁明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略朱禩孫聞於朝壬辰詔改廣大全於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買似道諷禩孫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五

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大全於水而死 癸巳馬光祖提舉洞霄宮 丙申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徐清叟卒諡忠簡 戊戌以夏貴知廬州淮西安撫副使 乙巳蒙古主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丁未皇孫資國公焯卒 戊申蒙古升撫州為隆興府 十二月甲寅蒙古封皇子珍舊作真金今改為燕王守中書令 丙辰蒙古立河南山東統軍司東拒亳州西至鈞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寧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丁巳蒙古立十路宣慰司以趙瑁等為之 癸亥蒙古享於太



廟 戊寅蒙古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 蒙古楊大淵入覲拜東川都元帥命與征南都元帥奇徹舊作欽同署大淵還東川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大良城不踰時而就 蒙古割北京興州隸開平府建行宮於興隆路 是歲蒙古成都經略使劉燧奉諡忠惠以其子元振代為經略使 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乙酉賈似道遣楊琳賫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至大獲山招蒙古楊大淵南歸大淵從子文安執琳以問蒙古主命殺之 丙戌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時或言中書政事大壞蒙古主怒大臣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木

罪且不測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意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充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雖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怒始釋 蒙古興元判官費寅致異廉希憲傳作費正寅今從商挺趙良弼傳有罪懼誅誣廉希憲商挺在京兆因李璵叛修城治兵潛畜異志以趙良弼為徵癸卯召挺良弼赴闕既至蒙古

主詰問良弼泣對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蒙古主已入趙璧之譖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乃罷 蒙古主召商挺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比年論王文統者甚眾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為人嘗與趙璧言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橫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或以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既出蒙古主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為朕戮力邪卿等識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七

之 一 蒙古命右丞納哈代廉希憲為秦蜀行省覆視費寅所告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上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蒙古主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召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咎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僧子聰張易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李璵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識其人也蒙古主曰朕亦記此由是璧之譖不



行寅卒以反誅 二月癸丑詔吳潛丁大全黨人遷謫  
已久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並不復用 買似道以國  
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  
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  
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  
史虞忠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倉不飽諸路和糴  
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于  
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  
倉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  
級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說析後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八

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  
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  
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幣可平  
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丁巳詔置  
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言爲檢閱副之良貴請  
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給事中徐經孫條具其  
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罷之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  
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  
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  
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忠

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徐經孫所奏江西買田之弊  
甚詳若浙西之弊則見有甚於彼者因歷述爲害者八  
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  
田爲良法然東倫方興權俟秋成績議施行似道憤然  
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  
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  
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  
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  
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甲子蒙古  
主如開平 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九

書於帝詰稽問郝經之故經久羈真州上表曰願附魯  
連之義排難解分豈如唐儉之徒歎兵誤國又數上書  
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  
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強  
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夫有天  
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有天下  
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  
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肖少易是  
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不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  
大有倫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



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說遇之舉不亦謬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淪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適以相與惟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十

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延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本朝骨肉睽閱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以致太平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其隣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置而不問豈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年

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夫邦交之事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真宗幸澶淵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奔都邑高宗南幸磨讐崇好與金源再定盟誓海陵凶虐貫盈自斃高宗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寧宗復與章宗定盟好由是觀之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昇丹與貴朝定盟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十

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卽位之初先遣信使繼好弭兵而貴朝擯而不問經反復思惟必有橫議之人將以獎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於國何損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卽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挂甲淮壩而遂安然無事殆恐不



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經聞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之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已之勢狃於一時之利不思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倫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彼間採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卽以議和止殺爲請是以卽位之初卽命經行入境以來綿亘四年凡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七

三

私造同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寧武保康軍節度使庚子以何夢然兼權知樞密院事 蒙古伊克迪爾鼎舊作亦黑迭請修瓊華島蒙古主不從 癸卯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湏以巫祝致解蒙古主初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 是春蒙古都元帥汪良臣攻重慶朱禩孫出師拒之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斷南師爲二南師敗走其趨城不及者悉爲蒙古所殺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縣葉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 蒙古西京武州隕霜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七

三

殺稼 五月乙酉蒙古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珍戩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 戊子蒙古升開平府爲上都 辛卯蒙古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丁酉詔以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學布衣徐幾竝授本州府教授 六月壬子蒙古河間益都燕京真定東平諸路蝗 乙卯臨安火 戊午蒙古建帝堯廟於平陽 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通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 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取其最多者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



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  
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十緡者  
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  
告身準直登仕郎準三十楮將仕郎準千楮許赴漕試  
校尉準萬楮承信郎準萬五千楮承節郎準二萬楮安  
人準四千楮孺人準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  
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破產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行  
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  
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豈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  
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古

潘輝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嘗王唐璣馬元演  
常州則洪濂劉子庚鎮江則章垌郭夢熊江陰則楊班  
黃伸恢在平江至用肉刑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  
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公田為功  
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庚午宰執進玉牒日  
歷會要經武要略及徽宗長編寧宗日錄 蒙古以烏  
珍舊倫線為中書右丞相塔齊爾舊倫塔察為中書左  
丞相 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  
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  
從之使者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使者曰南人無信

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  
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誠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  
請于朝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  
通互市內築堡壘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  
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  
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無及  
徒自咎而已 戊戌詔以董宋臣為八內內侍省押班  
舉朝爭之不能得祕書少監湯漢上疏曰比年董宋臣  
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凶渠惡德參會  
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五

影滅而形絕矣豈料夫陰銷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  
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與  
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  
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  
和解臣竊重傷此計過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  
逞其憤怒嘯其僞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  
得自行甚可畏也不聽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牟子才疏言董宋臣不可復用帝出其疏示  
輔臣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取譽沽名之巧擢權  
禮部尚書 蒙古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蒙古燕



京河間開平隆興四路屬縣雨雹害稼 八月辛亥蒙古升宣德州為府隸上都 壬子蒙古以旱免彰德路今歲田租之半洛磁二州十之七 丙辰蒙古以成都路綿州隸潼川命阿托商挺行樞密院於成都凡成都順慶潼川都元帥府竝聽節制 甲子蒙古救諸臣傳旨有疑者須覆奏 壬申蒙古主至上都 蒙古濱棣二州蝗真定路早 九月乙酉蒙古立漕運河渠司 辛卯祀明堂大赦 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己未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 甲子命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六

辛未雨土 癸酉蒙古主如上都詔諸路總管史權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期會 蒙古弛邊城軍器之禁 三月辛巳王堅奉賜諡忠壯 馬光祖復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己亥蒙古命尚書宋子貞陳時事子貞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厥人望宜選公廉有才德者為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校 胃子救州縣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蒙古主命中書次第行之 辛丑蒙古立漕運司 賈似道奏公田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七

張珏兼知合州 十一月甲申蒙古以東平大名等早量減今年田租 丙戌蒙古享於太廟以哈坦塔齊爾張文謙行事 十二月丁未詔皇太子宫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實

景定五年 蒙古至元年 春正月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收楮幣 己亥蒙古立諸路平準庫 癸卯蒙古罷南邊互市申嚴持軍器販馬越境私商之禁 二月癸亥蒙古救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 壬子蒙古修瓊花島疏雙塔消渠



是春蒙古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倫樂樂各有名  
 盛德形容於是乎在皇上踐阼以來留心至治聲名文  
 物思復承平之舊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宮縣八佾樂舞  
 以備郊廟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徵稱尚書省遂定名曰  
 大成之樂 夏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孥陷沒效忠愈  
 堅平時所得俸八率以撫循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  
 三十萬 丁未以夏貴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  
 府 戊申蒙古以彭德洛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  
 河淺澀鹽運不通乃塞分渠以復水勢 辛亥詔郡邑  
 行鄉飲酒禮 壬子蒙古東平太原平陽早分遣西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六

祈雨 乙丑何夢然馬天驥以臺臣劾罷 丁卯蒙古  
 追治李壇黨萬戶張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  
 人罪 都統張喜攻蟠龍城為蒙古安撫使楊文安所  
 敗喜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又襲敗之 五月  
 乙亥蒙古遣索托延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  
 上 庚辰以何夢然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  
 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姚希得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提舉洞霄宮 乙未安南  
 表進方物詔卻之仍厚賚以獎恭順 己亥蒙古以中  
 書右丞鈔祜祿納哈為平章政事 六月甲辰朔知循

州謝墜因土寇詹沔焚掠常山縣棄城遁臺臣言詹沔  
 之變乃謝墜任都吏徐信苛取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墜  
 削秩不敘 乙巳蒙古主召王鶚姚樞赴上都實默僧  
 子聰嘗偕樞等入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  
 拂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  
 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次日復侍幄殿獵者失一鵲蒙古  
 主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蒙古主惡其迎合杖  
 之釋獵者不問既退子聰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  
 能感悟如此 乙丑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馬院御前  
 酒庫帝眷宋臣不衰未幾宋臣死 夏貴攻虎嘯山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九

古宜撫使張庭瑞新築城當礮皆裂立柵守之柵壞乃  
 依大樹張牛馬皮以禦礮貴以城中飲於澗外絕其水  
 道庭瑞煮溲瀉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唇皆瘡裂堅  
 守踰月不懈帥府參議焦德裕援之夜薄貴營令率各  
 持三炬貴驚走德裕追之敗貴於鶯谿致異元史張庭瑞傳以守虎嘯  
 山事繫於中統二年以後徐氏後編遂於中統二年未  
 全載庭瑞傳非也元史焦德裕傳載在中統四年以後  
 或疑即中統四年事按是年即景定四年夏貴未為四  
 川制置使也世祖紀至元元年六月宋制置使夏貴欲  
 攻虎嘯山蓋即其事特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兗燭  
 言之不詳耳今酌書之 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致異元史倫彗星出與鬼昏見  
 西北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斗 丁丑遜殿減膳詔中  
 旦見東北凡四十餘日今從宋史



外直言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景緯上封事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賸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為於已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誘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為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俟嘗為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干

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隔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為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還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為它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弛恐懼之初心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也牟子才疏請罷公田更七法時臺諫士席上書者皆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買似道上書

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上書改異元史葉李傳倫李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與宋史異今從宋史詆買似道專權誤國害民以致上干天譴似道大怒令劉良貴摭摭其罪坐以僭用金飾齋扁下獄牟子才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主

宥之又遣書似道似道復書詞甚忿徑斷遣黜配李於漳州規於汀州 丙戌臨安大火 乙未馬天驥以臺臣劾其貪賊奪職罷祠改異宋史馬天驥傳祇言其未見卓然可稱道者於彈劾之詞俱削而不書今從本紀書之 丁酉蒙古龍門禹廟成 己亥蒙古定用御寶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帝行寶者卽位時所鑄惟用之詔誥別鑄宣命金寶行之 蒙古額特布格舊倫阿里不哥今改自寶默圖舊倫阿里不哥今改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達實舊倫阿里不哥今改阿彌達舊倫阿里不哥今改及其謀臣布拉哈舊倫不魯花今改呼察舊倫不魯花今改等自歸于上都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



釋不問其謀臣布拉哈等伏誅時額爾布格黨千餘人  
 蒙古主將盡置於法以語宿衛安圖舊倫安童今改安圖曰人  
 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  
 未附蒙古主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  
 意合由是所全者眾安圖呼哩四世孫巴圖魯子也  
 中統初追錄元勳令入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  
 鴻吉哩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蒙古主一日見之  
 問及安圖對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蒙古主曰何以知  
 之對曰每邊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蒙古主  
 至是益深重之嘗命安圖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三

舉馬邑崔斌斌入見數陳時政得失時蒙古主銳意圖  
 治斌危言讜論面斥是非無有所諱 臺臣言參知政  
 事楊棟以彗星為蚩尤旗欺天罔君請治其罪丙申詔  
 棟罷職予郡尋命知建康府政異宋史楊棟傳云彗星  
 為世所少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以道似道  
 覺之遂蒙擬而去據治然齋雅談云廖瑩中以道入  
 幕之賓例行推賞外別賜上金百兩廖以之鑄盤區楊  
 棟為倫古篆銘曰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  
 相禹晰曰余瑩中云是棟嘗稱頌似道與 八月乙  
 瑩中往來謀逐似道之說殊無確據今不取  
 已蒙古立諸路行中書省以中書省丞相耶律鑄參知  
 政事張惠等行省事 蒙古行新立條格併州縣定官  
 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頌公田計日月以考殿最

均賦稅招流移禁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  
 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  
 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其盜賊囚徒起數  
 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行中書省條  
 格 癸丑蒙古翰林承旨王鶚言僧子聰參密謀定大  
 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  
 秩蒙古主命子聰復姓劉賜名秉忠拜太保參預中書  
 省事以實默女妻之賜第奉先坊秉忠既受命以天下  
 為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  
 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都於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三

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官室乙卯改燕京為中都大  
 興府仍舊 丁巳蒙古詔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大  
 赦 蒙古主召翰林待制孟攀鱗入見攀鱗條陳政務  
 如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  
 字民儲米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務百姓庶官  
 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為長久之計蒙古主  
 咨問者良久復與論王鶚許衡優劣攀鱗曰百一文華  
 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為後學矜式蒙古主  
 溪然之百一鶚之字仲平衡之字蒙古主數呼諸臣之  
 字故攀鱗亦以字對 戊午彗滅甲子復見於參趙景



韓復上言曰損玉倉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肯固所以廣仁恩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除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祕書郎王應麟疏論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心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忤賈似道意故應麟及之 高斯得自罷歸杜門不出至是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已未庚申之歲大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五

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千萬連年旱曠田野蕭條物價翔踊民命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暴賈似道匿其疏不以聞 辛未彗化爲霞氣而蔽自見至滅凡四十餘日 九月壬申朔蒙古立翰林國史院 辛巳蒙古主至自上都建寧府學教授謝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極言權姦擅國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校文發策怨望騰謗大不敬 乙未謫居興國軍致異元文類載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云至元初長星竟天論月我師歷江上先生憤賈竊

政發策十問然其時元師未嘗印歷江上也今從宋史本傳 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益竭似道又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製造銀關每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做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其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自銀關行物益貴而楮益賤 冬十月壬寅朔高麗國王王植入朝于蒙古 乙丑帝有疾丁卯帝崩帝多嗜慾息於政事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權移姦臣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終始兵連禍結疆土日蹙拘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五

畱聘使自速滅亡崩年六十一 皇太子祜卽位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時有議太后垂簾聽政者權參知政事葉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乃止 以太后先 壽崇節 總統和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蒙古都元帥楊大淵遣從子文安邀擊之昌立柵椒原以守大淵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和昌并得其所獲官吏親屬 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進葉夢鼎參知政事命馬廷鸞畱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



元鳳馬兗祖李魯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煥  
洪天錫湯漢等赴闕夢鼎力辭新命賈似道奏參政去  
則江萬里王煥必不至帝亦慰留之 詔躬行三年卷  
復濟王竑元贈少師節度使有司討論墳制增修之  
趙葵疏陳邊事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  
之重之賈似道見而佗色曰此三京敗事者之言也

御史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職罪竝竄遠方 壬辰  
蒙古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初中書左右部阿  
哈瑪特阿哩領之阿哈瑪特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  
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美

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  
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  
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  
以阿哈瑪特為平章政事阿哩為中書右丞 蒙古廉  
希憲建言自開國以來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  
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卑隸僅  
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蒙古主從之庚午  
詔罷諸侯世守立遷轉法 蒙古以張惠行省山東惠  
至官以銀贖俘囚二百餘家為民其不能歸者使為僧  
建寺居之山東民因李璫之亂被軍士擄掠者甚眾惠

大括軍中悉縱之又奏選良吏去冗官民瘼以蘇 辛  
丑詔改明年為咸淳元年 壬寅戒賊吏絕貢羨餘  
甲辰詔以生日為乾會節 是歲蒙古真定順天河間  
順德大名濟南東平泰安高唐洛磁曹濮濟博德潞棣  
等府州大水 蒙古張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  
興等路董文用為行省郎中以河渠副使郭守敬從中  
興自理搭哈舊倫渾都之亂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文  
用為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  
謙得蜀士陷於俘擄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  
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為一變先是古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美

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  
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  
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楛堰皆復其  
舊遂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民之歸  
者四五萬悉授田文用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  
之來降者時諸王遜克特穆爾舊倫只必帖鎮西方其  
下縱橫需索無厭行省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  
法其徒積忿諸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  
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願得與天  
子所遣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訊文用傅故中朝



舊臣不肖順王意文用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仁  
慈寬厚如王以重威鎮遠方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  
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傅  
驚起白王王即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  
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由是譖不行而省府事始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宋紀一百七十八

起神宗亦奮若正月盡著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諱昀太祖十一世孫父

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紹興府榮州初榮文  
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  
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  
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  
生室有赤光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  
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淳祐六年十月賜  
名孟啟以皇姪入內小學十年正月封益國公十  
一年正月改賜名改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正  
月改賜今名進封未嘉郡王二年十月進  
封忠王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為皇太子

咸淳元年

蒙古至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丞相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似道請為總護山陵使不允尋下詔獎諭癸酉直學士  
院雷夢炎疏雷似道甲戌諫議大夫朱龜孫等亦請改  
命不報 以牟子才為翰林學士力辭帝在東宮雅敬  
子才言必稱先生子才求去不已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尋卒 已卯蒙古以鄧州監戰諾海舊倫訥機今改新舊軍萬  
戶董文炳並為河南副統軍 甲申蒙古申嚴越界販  
馬之禁違者死乙酉以河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蒙古千戶楊文安俘得漢守臣向良家屬以招良良  
以坡降於蒙古 二月辛丑朔南軍與蒙古元帥約哈  
蘇舊倫按東今改戰于釣魚山而收沒戰艦百四十六艘 甲



辰蒙古初立官闈局 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蒙古主如上都蒙古主嘗召崔斌斌下馬步從蒙古主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蒙古主曰汝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圖舊倫安史天澤對蒙古主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與言陛下裁之蒙古主命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圖為相可否概驩然呼萬歲蒙古主悅 庚申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端明殿學士王煥簽書樞密院事 癸亥蒙古并六部為四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二

以敏珠爾多卜丹舊倫麥木為吏禮部尚書馬亨戶部尚書嚴忠範兵刑部尚書帕哈哩舊倫別魯工部尚書甲子蒙古以蒙古人充各路遠噶噶齊舊倫達魯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 蒙古以同知東平路宣慰使保赫鼎舊倫寶合為平章政事山東廉訪使王晉參知政事廉希憲商挺罷 蒙古詔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三月甲申葬建道備德大功復與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于永穆陵廟號理宗 丁亥蒙古救邊軍習水戰屯田

乙未蒙古罷南北互市括民間南貨官給其直 蒙古以遼東饑發粟賑之 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山陵事竣似道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 五月庚寅蒙古令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三

罪輕斷遣重者問奏 閏月乙巳以久雨京城減直糶米三萬石自是米價高即發廩平糶以為常 丁未發錢二十萬贍在京小民二十萬賜殿步馬司軍人二萬三千賜宿衛自是行慶恤災或遇霖雨雪寒咸賜如上數 癸丑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煥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 召高斯得為中書舍人兼侍講斯得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 癸亥蒙古移秦蜀行省於興元 丁卯蒙古以平章政事趙璧行省於南京廉希憲行省於東平姚樞行省於西京 蒙古詔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戶數繁庶且當衝要



者不須改併其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附郭縣止令  
州府官兼領於是併省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 六月  
己卯蒙古參知政事王晉罷 乙酉名理宗御製閣曰  
顯文置學士待制等官 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疏言恭  
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  
必斥蹊徑之私獻者必誅時帝多內寵故宗禮以為言  
宗禮嘗以詩進講因言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  
貴慎獨也帝擢宗禮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 秋七月  
辛酉蒙古益都大蝗饑命減價糶官粟以賑 癸亥以  
諒陰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 八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四

已卯蒙古諸宰執皆罷以安圖為中書右丞相巴延伯顏  
今改為左丞相安圖時年二十一入辭曰今三方雖定  
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蒙  
古主曰朕熟思之無踰卿者巴延少隨其父於西域宋  
王實喇圖舊名加烈遣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曰非  
諸侯王臣也其畱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益賢之  
敕安圖以女弟妻之曰為巴延婦不慙爾氏矣至是拜  
左丞相諸曹百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獄服曰  
真宰輔也 蒙古元帥阿珠舊名阿木率兵至廬州及安  
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高迪迎戰

皆死之詔各官其一子 總管方富由開州運糧餉達  
州蒙古千戶楊文安邀擊之富被擒蒙古以文安充東  
路征行元帥 戊子蒙古主歸上都 九月庚子蒙  
古皇孫特穆爾舊名鐵木生燕王珍戩舊名子也  
蒙古大名大水管民總管張宏範輒免其租賦朝議罪  
其專擅宏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  
之大倉蒙古主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  
民輸租倉雖實而民死且盡明年租將安出若使不  
致逃亡則歲有恆收非陛下之大倉乎蒙古主曰知體  
其勿問 壬子命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賢能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五

各上其名錄用 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  
恥嚴鄉學擇守令黜貪污讞疑獄任儒帥修役法 起  
居郎兼侍讀湯漢言陛下持敬心以正百度其愛身也  
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隳其法  
度政事必主於朝廷而預防夫私門人才必出於明揚  
而浚杜夫邪徑帝不納 先是蒙古主以安圖幼未更  
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於益都伴議中書首事及衡至  
陳時務五事其一日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  
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  
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



之則不能行幽燕會寒蜀漢會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亾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積百有八十餘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會之在器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六

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人莫不飲會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嗜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會之數者誠以得其法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詭戲不知今日口之所會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也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倫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

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管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姦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議其無法無信此無它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憎不蔽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然又有孤寡之分焉寡則易知孤則難知故在上者難于知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七

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故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妄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可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



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遐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咎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八

且怒者皆類此也其四曰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來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它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

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士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九

蒙古主嘉納之 夏貴率軍五萬攻潼川蒙古都元帥劉元禮所領纔數千孤寡不敵諸將登城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貴軍卻走復大戰於蓬溪自寅至未勝負不決元禮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為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長刀突陳將士咸奮貴兵大敗元禮元振之弟也蒙古主召而厚賚之命復還潼川元禮遂立蓬溪寨 冬十月己卯蒙古享於太廟 蒙古安圖言事忤旨董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後何以為遂從劾代對



懇惻詳切蒙古主從之 十一月辛丑以禮部尚書雷  
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庚午蒙古平章政事宋  
子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及刑部所掌事干人  
命尚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于刑名者為之又請罷北  
京行中書省別立宣慰司以控制東北州郡並從之蒙  
古主頗悔用子貞晚未幾子貞以年老告退蒙古主慰  
留之 己丑蒙古瀆山大王海成救置廣寒殿

咸淳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春正月壬子蒙古立制國用使司以  
阿哈瑪特為使阿哈瑪特專以培克為事左右司郎崔  
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屢言其姦惡蒙古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十

不聽 癸丑參知政事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  
帝至拜雷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  
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  
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  
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  
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  
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  
學士奉祠 蒙古許衡以病告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  
久既還念之不釋蒙古主諭衡曰安圖尚幼未更事卿  
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將擇焉衡對曰安

圖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恐能領解臣不敢不  
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  
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蒙古主命衡五日一赴  
省議事 二月丙寅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  
張文謙為中書左丞史天澤為樞密院副使時諸勢家  
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請以乙未  
歲戶帳為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  
無為奴之理議遂定 癸未蒙古主如上都 甲申蒙  
古罷西夏行省立宣慰司 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  
侍御坐前 三月乙巳詔郡守為任兩年方別授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十一

夏四月丁卯蒙古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  
壬午參知政事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  
帝王致壽之道在修德後世怵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  
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慾曰崇儉皆致壽之原帝  
嘉納之 五月丙午蒙古詔凡良田為僧所據者聽蒙  
古人分墾 甲寅以王煇參知政事雷夢炎同知樞密  
院事刑部尚書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  
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經筵奏對誠實懇切  
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帝比為程頤程頤 陳  
宗禮進讀孝宗聖訓因言安危治亂第起於念慮之間



念慮稍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為尤謹宗禮曰有功不賞有罰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誠不可不謹也旋擢禮部尚書宗禮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為耶遂予郡 六月丁卯蒙古封皇子納穆哈舊倫南木合今改為北平王 丙子蒙古立漕運司 戊寅蒙古命山東統軍副使王仲仁督造戰船于汴 壬午以衢州饑命守令分勸諸藩邸發粟助之 史館檢閱慈谿黃震輪對言時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請罷給僧道度牒使其徒老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三

即泊河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震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級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 秋七月壬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養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穉良心詔從之 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眾默然莫敢應者李伯玉曰伯玉殿試第二人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伯玉退即治歸遂以顯文閣待制出知隆興府 丙午蒙古遣使祀五嶽四瀆 先是蒙古東平萬戶嚴忠範致思禮樂志倫先範今從傳奏太常登歌樂器樂工

已完官縣文武二舞未備請以東平漏籍戶充之台用樂器官為置備中書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監於興禪寺置局委官楊天祐太祝郭敏董其事大樂正翟同辨驗音律充收受樂器官丞相耶律鑄又言今製官縣大樂內編磬十二虞宜於諸處選石材為之太常寺以新撥官縣樂工文武二舞四百十二人未習其藝遣大樂令許政往東平教之大樂署言堂上下樂舞官員及樂正合用衣冠冠冕鞞履請行製造中書禮部移準太常博士議定制度下所屬製造既而省臣言太廟殿室向成官縣樂器成備請徵東平樂工赴京師肄習是月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三

樂服成樂工至自東平敕翰林院定擬八室樂章太樂署編運舞節俾肄習之 八月癸亥蒙古賜丞相巴延第一區 丁卯蒙古遣兵部侍郎赫迪舊倫黑禮部侍郎嚴宏使日本賜書約通問結好詔高麗導使至其國 九月戊午蒙古主歸自上都謂廉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蒙古主因論及魏徵希憲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未幾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



希憲曰此閭宦預政之漸也遂入奏杖之 冬十月丁丑蒙古太廟成丞相安圖巴延言祖宗世數尊諱廟號增祀四世各廟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議蒙古主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羣臣議定烈祖太祖太宗卓沁察哈岱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 蒙古同知滕州郭侃言宋人羈留我使宜與師問罪准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一屯所田足供軍旅一日之需 壬寅蒙古命制國用司造神臂弓千張矢六萬 蒙古總師汪惟正遣將由間道襲開州楊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城遂陷守將龐彥海投崖死蒙古留兵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西

其地 十一月辛卯蒙古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 戊戌蒙古瀕御河立漕倉 丁未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致仕子貞私居每間朝廷事有不便于民者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尋卒 辛亥蒙古以呼圖塔爾為中書左丞相 蒙古詔禁天文圖讖等書 乙卯少師致仕趙葵卒諡忠靖 丁巳利東安撫使知合州張珪遣統制史焯監軍王世昌復廣安大梁城 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于天下廣德軍官為置倉民困于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于民至有自經者人以熹之法不敢議黃震曰堯舜三代聖人猶

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熹法社倉歸之于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由是民得免丁橫取 十二月辛酉蒙古改四川行樞密院為中書省以賽音諤德齊舊倫賽典赤今改約蘇爾岱舊倫也速兼行中書省事 蒙古劉元禮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以扼嘉定往來之路蒙古主命趙璧往視可否或以為眉州荒廢已久立之無關利害徒費財力元禮力爭璧從元禮議遂城之 蒙古都水少監郭守敬言金時自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五

京之西麻峪卹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于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淡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蒙古主善之丁亥命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 蒙古平陽路總管鄭鼎以平陽地狹人眾常乏食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來上黨之粟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修學校厲風俗民德之 是歲蒙古東平濟南益



都平灤真定洛磁順天中都河間北京蝗京兆鳳翔早  
成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 壬辰以王  
燾知樞密院事知慶元軍府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吏部  
尚書常挺簽書樞密院事 丁酉奉皇太后寶上尊號  
曰壽和謝堂等二十七人各進一秩旋命太后親屬謝  
奕修等二十八人名升補一秩 癸卯冊妃全氏爲皇  
后 蒙古敕修曲阜孔子廟 乙巳蒙古禁僧官侵理  
民訟 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以顏淵曾參  
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列邵雍司馬光于從  
祀雍封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六

麟應麟笑曰廷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乙丑特授賈  
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  
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  
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  
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  
似道雖淡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  
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  
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  
肆兵器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大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七

爲淮東總領財賦似道誣以貪污安置建昌軍籍其家  
丁卯蒙古改經籍所爲宏文院 丁亥蒙古主如上  
都 三月己丑蒙古復以耶律鑄爲中書左丞相安圖  
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  
此例臣等擬設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員惟陛下所命  
詔以安圖爲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古漢人參用勿令  
員數過多安圖又言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  
樞等入省議事蒙古主曰此輩雖閑猶當優養其令人  
省議事 丁巳蒙古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  
夏四月甲子蒙古新築官城成 五月丁丑朔日有



會之。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六月壬戌，加授呂文德少傅、馬光祖參知政事、李庭芝兵部尚書，並職任依舊。乙丑，蒙古復以史天澤為中書左丞相，呼圖達爾、耶律鑄並降平章政事。巴延降中書右丞廉希憲，降中書左丞阿哩、張文謙並降參知政事。蒙古近臣有訟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鞠問。廉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邸，多經任使，將兵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六

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嘗熟察其心迹，果有橫肆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它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蒙古主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諭希憲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癸酉，進封美人楊氏為淑妃。己卯，知樞密院事王楙罷，知慶元府。蒙古以高麗不能遵使達日本詔，責高麗王植仍令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為期。秋八月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主榮王祀事。辛未，以雷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

知樞密院事。壬申，以久雨命決滯獄。以沿海制置使葉夢鼎為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賈似道分任利州路轉運使。王价以言去，及价死，其子懋求遺澤。夢鼎與之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會未嘗求進，汝強與之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屬臨安尹洪燾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丁丑，蒙古封皇子呼格齊為雲南王。是月，蒙古都元帥阿珠侵襄陽，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九

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南師，邀之襄樊間。阿珠乃自安陽灘以濟，留精騎五千，陳牛心，饋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南師至，伏發，大敗死者萬餘人。九月壬辰，蒙古倫玉殿于廣寒殿中。乙未，蒙古總帥汪良臣請立寨于母章德山，控扼江南，以當釣魚之衝，從之。戊申，蒙古以許衡為國子祭酒。安南國王陳光兩遣使貢于蒙古，優詔答之，又俾其君長來朝。子弟入質，編民出軍，投納賦稅，置達嚕噶齊統治之。癸丑，蒙古主歸自上都，王鶻請立選舉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蒙古左右司郎中崔斌論事，明決進見



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人多忌之旋以論阿哈瑪特忤旨出守東平冬十月庚申復開州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雷發非時竊藉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官聞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墮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袤而或縱于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于禴禴之小數以致彈墨未乾而收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多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辛

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于私恩而廢公法毋遷于邇言而亂舊章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矣 權中書舍人王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竇竝進卑踰尊外凌內之象當清天府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賈似道惡其言旋予祠 庚辰蒙古定品官子孫廕敘格十一月乙酉蒙古享於太廟 丙申故左丞相吳潛追復光祿大夫 庚戌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廷鸞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

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爲也 蒙古南京宣慰使劉整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畧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勿戍使宋得築爲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 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 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改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 丁卯臺臣言叙復觀文殿學士皮龍榮貪私傾險嘗劾附丁大全宜寢新命詔予祠祿 赦謝枋得放歸田里 是歲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八

壬

繫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主簿陸遠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于前賈似道怒出遠知台州未至而怖死 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姦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算姦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富厚公平者訂用



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于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蒙古廉希憲奏對激切無少回曲蒙古主曰卿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不自愛也有訟四川帥奇徹舊作欽察今改者蒙古主敕中書省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蒙古主怒曰尚爾遲回耶希憲對曰奇徹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使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奇徹得免方士請煉大丹救中書省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進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蒙古主曰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帝師蒙古主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也忠為子也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癸巳故守合州王堅賜廟額

日報忠 庚子蒙古建城隍廟于上都 乙巳樞密使雷夢炎罷知潭州 庚戌詔曰邇年近臣無謂輒引去以為高勉雷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有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為重望相踵至今孟子與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于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于負朕 閏月戊午蒙古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登州栖霞縣每戶輸金歲四錢 三月甲寅蒙古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丁丑蒙古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為達魯噶齊者回輝和爾奈曼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唐古特人仍舊 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鑊獻帝賈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帝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為已功殊失大臣體宜貶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寶奎錄并繫跋真本來上欲請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祠 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今



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日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會足兵良策也不報 五月癸亥蒙古都元帥伯嘉努破嘉定之五花石城白馬三砦 壬申賜禮部進士陳文龍以下六百六十四人及第出身 丙子賈似道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六月辛巳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減什三毋私相易田違者以盜賣官田論 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葉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八 五

御史臺以右丞相塔齊爾爲御史大夫諭之曰臺臣職在直言朕或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毋憚它人朕當爾主以翰林直學士真定高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多鳴所裁定 高麗國王植遣其臣崔東秀詣蒙古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托濟爾往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乃命耽羅別造船百艘以俟調用 八月乙酉蒙古程思彬以投匿名書言斥乘輿伏誅 蒙古以劉整爲都元帥與阿珠同議事九月整至軍中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兵則事濟矣初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襄陽糧道可斷也至是整亦議築白河口及鹿門山遣使以聞許之于是遂城其地曰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誓曰汝妄言邀功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澆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倫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阿珠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南軍援襄者皆不能進 丁巳蒙古建堯廟及后土太寧宮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命赫迪殷宏齋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遣人導送期于必達毋致如前稽阻是日復以史天澤爲樞密副使 蒙古







攻沿山諸寨為阿珠舊倫阿術今改所敗被殺甚眾 丙寅福

建安撫使湯漢再辭免乞祠祿詔別授職 辛未以文

武官在選困于部吏隆寒旅瑣可閔命吏部長貳郎官

日趣銓注小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

暑申嚴戒飭 壬申行義役法 癸酉蒙古御史臺言

立臺數月發摘甚多追理侵欺糧粟近二萬石錢物稱

是詔褒諭之 蒙古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

殿前執法者患其誼擾不能禁太常少卿王磐上疏曰

按舊制天子宫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

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二

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

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

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議定朝儀 十二月戊寅

蒙古以中都南京北京州郡大水免田科 丙戌簽書

樞密院事包恢罷 辛卯以夏貴為沿江制置使兼知

黃州 戊戌以汪立信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

大使兼知揚州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

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

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

芝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資之號武銳

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甲寅蒙古劉秉忠鄂羅

舊倫與羅今改奉詔命趙秉溫史杠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

儀秉忠曰二人習之雖知之莫能行也詔許用十人乃

訪問于金故老烏庫哩居貞等遂借許衡徐世隆稽古

典參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秉忠又曰無樂以相須

則禮不備詔搜訪樂工依律運譜被諸樂歌 戊午蒙

古阿珠率眾侵復州德安府京山等處掠萬人而去

右丞相葉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其志乃引杜衍故

事致仕單車宵遁癸亥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三

州辭不拜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

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遣史天澤與樞密副使

呼喇楚舊倫呼喇出今改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吏餉以

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通又

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為久駐計 蒙古

阿哈瑪特舊倫阿哈馬今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於蒙古

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事何由

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古制

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

無大于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



行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己丑蒙古  
頒行新字詔曰國家創業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  
輝和爾舊倫畏吾兒今改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遠金及遐方  
諸國例合有字今文治浸興字書尚缺特命國師帕克  
斯巴舊倫八思巴今改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  
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其字  
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尋詔諸路蒙古字學各置教  
授 三月丙午蒙古阿珠自白河率兵圍樊城遂築堡  
鹿門山 己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  
酉京湖都統制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四

灘浦敗績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  
言於賈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  
安則趙氏危矣呂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  
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不必成  
遣矣會獲哨騎數人文煥即以大捷奏然朝廷實未嘗  
急于援襄也 戊辰以江萬里為左丞相馬廷鸞為右  
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太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  
邊聞并辟稍越拘學賈似道頗疑異已獻堂吏以泄其  
憤 己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辛巳蒙古  
製玉璽大小十紉 高郵夏世賢七世義居癸巳詔置

其門 甲午蒙古遣使祀岳瀆 五月己酉知樞密院  
事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 乙卯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程元鳳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求遷元  
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嚙  
咎相薦者以元鳳活邊故也今子所求職次豈先大夫  
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敢有嘗遭元鳳  
論列者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  
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計震悼贈少師謚文清  
蒙古洧川縣達嚙嚙齊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  
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五

人連坐者五十餘人開封判官袁裕曰達嚙嚙齊自犯  
厥怒而死安可悉歸罪于民議誅首惡一人餘各杖之  
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太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  
事於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六月庚辰皇子是生 高  
麗國王植遣其世子湛朝于蒙古 秋七月辛酉蒙古  
製太常寺祭服 癸酉蒙古立國子學降詔論宋官民  
以不欲用兵之意 蒙古主命諸路決滯獄釋輕罪  
沿江制置副使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初貴率  
眾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  
掩襲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



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  
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爲  
蒙古萬戶解汝楫等舟師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  
戰艦五十艘皆沒范文虎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  
蒙古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丙申蒙古詔諸路勸  
課農桑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爲條目仍令提刑按察  
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 九  
月丙申明堂禮成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 辛  
未蒙古以呼喇楚史天澤並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右  
丞行河南等路中書省事賽音諤德齊舊倫賽典亦今改行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九

六

西五路西蜀四川中書省事 蒙古主歸自上都 高  
麗權臣林衍廢其主禎而立禎弟安慶公溍蒙古遣使  
往其國詳問條具以聞 冬十月蒙古劉秉忠等奏朝  
儀已定請備執禮員詔丞相安國擇蒙古宿衛士可習  
容止者百餘人肄之已卯定朝儀服色 蒙古鄂爾多  
魯舊倫幹爾布哈舊倫不李諤還自高麗以其臣金方慶  
至奉權國王溍表訴國王王禎遺疾令弟溍權國事丁  
亥詔遣兵部侍郎赫迪舊倫黑淄萊總管判官徐世雄  
召禎溍及林衍俱赴闕命國王特默格舊倫頭筆哥今改以兵  
壓其境趙壁行中書省于東京仍降詔諭高麗國軍民

十一月癸卯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倫亂擊西  
京五十餘城附于蒙古丁未發兵往定高麗國王禎遣  
其臣朴然從赫迪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乃  
命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庚午蒙古救諸路餓寡廢疾  
之人月給米二斗 先是蒙古主以安南入貢不時以  
同簽土番經畧使張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國達嚕噶  
齊由吐蕃大理至安南世子光炳立受詔庭珍責之曰  
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喻旨德  
至厚也王猶與宋爲唇齒安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  
陽拔在旦夕席捲渡江則宋亾矣王將何恃且雲南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九

七

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先  
炳惶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天子憐我而使者多  
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  
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炳曰汝過益州見雲南  
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  
王號豈得比雲南王況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位居汝  
上耶光炳曰大國何索我犀象庭珍曰貢獻方物藩臣  
職也光炳無以對益慙憤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  
庭珍解所佩刀坦臥室中日聽汝所爲光炳及其臣皆  
服至是遣使隨庭珍入貢元史張庭珍傳以入貢



蒙古築新城於漢水西攷異宋史以築新城為十二月事今從元史十

二月癸酉少師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權

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致仕卒諡武忠

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是歲蒙古益都淄萊大水河南河北山東諸郡蝗恩州

曹州開元東昌大名東平濟南高唐固安饑賑之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

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聞庭芝至

文虎遣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

願無使聽命於京聞事成則功歸于恩相矣似道即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八

文虎為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

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以取旨未至為辭 初蒙

古主命劉秉忠張文謙許衡定官制衡考古今分併統

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

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至是奏上之

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

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定為

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

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于人遂以其言贊於蒙古

主前蒙古主曰衡言是也 丙午蒙古左丞相耶律鐸

右丞相廉希憲竝罷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伊贊瑪

鼎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聞平還怨家

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

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

書為言蒙古主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伊贊瑪鼎耶對

曰不釋伊贊瑪鼎臣等亦未聞此詔蒙古主怒曰汝等

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為宰相有

罪當罷還蒙古主曰但從汝言即與鑄同罷 蒙古立

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呼圖達爾為中書

左丞相國子祭酒許衡為中書左丞相制國用使阿哈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九

特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多智巧以功利自負蒙古

主急於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史天澤爭辨

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專懷益

甚尚書省既立詔凡銓選各官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

尚書咨中書中書聞奏阿哈瑪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擬

不咨中書安圖舊作安圖今改以為言蒙古主令問阿哈瑪特

阿哈瑪特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

安圖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竝

付阿哈瑪特蒙古主從之阿哈瑪特遂請重定條畫下

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 庚戌以高



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孫虎臣起復淮東安撫副使  
知淮安州賈似道迫于人言故起用達達懷宿憾不爲  
似道用 甲寅高麗國王植遣使詣蒙古言臣已復位  
今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畱之西京詔改  
西京曰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莽齊扣爲安撫高麗  
使率兵戍其西境 辛酉頒成天歷 丙寅以廣東經  
畧安撫使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順孫同  
簽書樞密院事故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  
之禮多內侍自爲之遇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  
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俗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十

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秋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  
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  
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左丞相江萬里罷萬  
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  
求去出知福州時王應麟起爲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  
上言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  
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賈似道謀復逐之  
會應麟以憂去 二月辛未朔蒙古前中書右丞相巴  
延爲樞密副使 甲戌蒙古築昭應宮于高梁河 丙  
子蒙古主御行宮觀劉秉忠鄂囉舊倫奧許衡及太常

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 丁丑蒙古以歲

饑罷修築宮城役夫 壬辰蒙古立司農司以參知政

事張文謙爲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文謙請開籍田行

祭先農先蠶等禮阿哈瑪特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

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

轉運使干政害民文謙悉極論罷之 乙未襄陽出步

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攻蒙古萬山堡爲萬戶張宏範

等所敗 高麗國王植朝于蒙古蒙古令國王特默格

舊倫頭輩舉軍入高麗舊京以托克托多勒舊倫脫脫

焦天翼爲其國達嚕哈齊護送植歸國仍下詔林衍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十一

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涓本非得已在所寬宥有能執送

行者雖其黨亦必重增官秩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蒙古改詣路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 癸丑詔曰吏

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墮於上聞

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甲寅蒙

古主如上都 戊午蒙古阿珠與劉整上言圍守襄陽

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爲先務詔許之於是造戰艦五

千艘日練水軍七萬人雖雨不能出亦晝地爲船而習

之 蒙古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

臣多阿附之中書左丞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



已而其子呼遜舊倫忽有同簽樞密之命衡獨執奏曰  
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  
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  
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阿哈瑪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  
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四川制置司遣將修合  
州城蒙古立武勝軍以拒之總帥汪惟正臨嘉陵江作  
柵阨其水道夜懸燈柵間編竹為籠中置火炬順地勢  
轉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南師知有備不敢逼 廉希  
憲既罷蒙古主念之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侍臣以  
讀書對蒙古主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用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九

三

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哈瑪特因讒之  
曰希憲日與妻孥宴樂爾蒙古主變色曰希憲清貧何  
從宴飲阿哈瑪特慙而退希憲有疾醫言須用沙糖家  
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  
能活人吾終不受姦人所與求活也蒙古主聞而遣賜  
之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  
尋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語皆諷  
似道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稟於宰相天祥獨不循此例  
似道見制意不滿諷別院改倫天祥援楊億故事亟求  
解職遷祕書監似道又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數

被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壬午蒙古植  
州隕黑霜一夕 己丑蒙古高麗行省奏言高麗林衍  
死其子惟茂擅襲令公位為尚書宋宗禮所殺島中民  
皆出降已還之舊京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眾立王禴  
庶族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 五月辛丑以吳革為沿  
江制置宣撫使 癸卯四川制置司遣都統牛宣與蒙  
古陝西簽省伊蘇岱爾舊倫也速嚴忠範等戰于嘉定  
重慶釣魚山馬湖江皆敗宜為蒙古所獲遂破三砦  
丁未蒙古以同知樞密院事哈達舊倫合為平章政事  
丙辰蒙古尚書省言諸王遣使取索諸物及鋪馬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九

三

事請自今並以文移毋得口傳教令從之 蒙古改宣  
徽院為光祿司仍以烏珍充使 六月庚午詔太極圖  
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 庚辰  
子憲薨 丙申蒙古立籍田于大都之東南郊從張文  
謙之言也 蒙古禁民擅入宋境剽掠 秋七月復開  
州夏鑄印給之 蒙古都元帥伊蘇岱爾侵光州 八  
月戊辰朔蒙古築環城以逼襄陽 壬辰詔郡縣行推  
排法虛加寡弱戶租害民為甚其令各路監司詢訪亟  
除其弊 詔賈似道入朝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曰  
送之出殿庭始坐癸巳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



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半閒堂延羽流塑  
已像其中取官人葉氏及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  
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  
若將人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據地鬪蟋蟀  
所押各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  
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發冢取之人有物求  
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  
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  
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  
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它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西

急無敢言者 蘭溪處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  
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  
師不攻而自解聞者以爲迂闊然履祥所叙海船經由  
之郡縣以及巨洋別陽難易遠近後驗之無或爽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詔  
范文虎總統殿前司兩淮諸軍往襄樊備禦賜犒師錢  
一百五十萬 台州大水已卯詔發倉米賑之 甲申  
以陳宗禮趙順孫兼權參知政事 乙酉蒙古享于太  
廟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  
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改移門下

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  
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  
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  
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速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  
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 不貴多不如一  
省便蒙古主澹然之 閏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  
租 十一月丁丑以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民田租  
陳宗禮疏言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  
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緩定人心未嘗  
不可回也 庚辰詔犒賞襄郅屯戍將士 癸未蒙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五

命西夏管民官禁僧徒冒據民田 壬辰蒙古申明勸  
課農桑賞罰之法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 十二月丙  
申朔蒙古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  
各四員以御史中丞鄂囉兼大司農卿安圖言鄂囉以  
臺臣兼領前無此例蒙古主曰司農非細事朕渙喻此  
故令鄂囉總之尋以都水監隸大司農司 蒙古以趙  
良弼爲祕書監充國信使使日本 丁未金齒驛國二  
部酋長內附于蒙古 蒙古以董文炳爲山東路統軍  
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壤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  
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檄懼違詔旨文炳曰第止



之乃遣使入奏畧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  
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  
蒙古主大悟罷之 蒙古張宏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  
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  
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  
道出襄陽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  
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速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  
城萬山徙宏範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糧援不繼 是  
歲蒙古以應昌府及山東淄萊路饑賑之南京河南兩  
路早減其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九

六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春正月乙丑朔封皇子是為建國公

召湯漢洪天賜不至 詔戒貪吏 已卯蒙古以同

簽河南行省事阿爾哈雅舊倫阿里海牙今改參知尚書省事丙

戌蒙古高麗安撫阿哈等畧地珍島與林衍餘黨遇多

所亾失中書省臣言謀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

詔不許令巡視險要常為之備 壬辰蒙古敕諸鰥寡

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給廬舍薪米 二月丁酉蒙

古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築官

城 已亥蒙古罷諸路轉運司入總管府移陝蜀行中

書省于興元 癸卯蒙古以東京行省事趙壁為中書

右丞 蒙古陝西行省伊蘇爾岱言比因饑饉盜賊滋  
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敕中書詳議安圖舊倫安  
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  
待報從之 甲辰蒙古命呼圖達爾持詔招諭高麗林  
衍餘黨裴仲孫 乙巳蒙古大理等處宣慰都元帥保  
赫鼎王傳庫庫岱舊闕闕帶今改等謀毒殺皇子雲南王呼格  
齊舊俗忽哥事覺竝伏誅 辛酉蒙古敕凡訟而自置  
及誣告人罪者以其罪罪之 三月乙丑蒙古增置河  
東山西道按察司改河東陝西道為陝西四川道山北  
東西道為山北遼東道 甲申蒙古主如上都 蒙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九

七

中書左丞許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

諸事不報因以老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

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

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

漸乙酉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

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

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

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

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  
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



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徧久之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 蒙古侍講學士圖克坦公履欲奏行科舉知蒙古主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蒙古主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董文忠自外入蒙古主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亾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本也事遂止 是月以和州吉州無為鎮巢安慶諸州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六

江府饑饉之 夏四月壬寅蒙古經畧司實都舊俗今改言高麗逆黨裴仲孫稽畱使命負固不服請與浩爾齊舊俗今改王國昌分道進討蒙古主從之命高麗簽軍征珍島 戊午范文虎與蒙古阿珠等戰于湍灘軍敗統制朱勝等百餘人為蒙古所獲 五月乙丑蒙古以東道兵圍守襄陽命賽音諤德齊鄭鼎率諸將水陸並進以趣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慶扎拉布哈出瀘州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之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眾 辛未蒙古分大理國三十七部為三路以大理八部蠻新附降詔撫諭 壬申蒙古造內外儀

仗已卯蒙古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 蒙古實都言珍島賊徒敗散餘黨竄入耽羅 乙酉賜禮部進士張鎮孫以下五百二人及第出身 六月甲午蒙古救樞密院凡軍事徑奏不必經由尚書省其干錢糧者議之 丙申以諸暨大雨暴風發米賑被水之家 已酉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漢東西為陳別令一軍趣會丹灘擊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是月淮東制置使印應雷城五河口命鎮江轉米十萬石貯新城賜名淮安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九

蒙古統軍司庫春舊俗今改董文炳來爭不能得 秋七月壬戌朔蒙古設回回司天臺官屬 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禔孫言五月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圯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為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乙酉襄陽遣將米與國攻蒙古百丈山營為阿珠所敗追至湍灘殺傷二千餘人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壬子蒙古主歸自上都 蒙古選成都統軍司於眉州 已未蒙古聖誕節初立內外儀仗及雲和署樂位 蒙古東川統軍司攻銅鈹寨守寨官李慶降蒙古以慶知梁山軍事 九月甲戌蒙古



太廟柱壞御史劾都水劉景監造不敬最以憂卒張易請先期告廟然後完葺從之 乙亥以湯漢洪天錫屢辭召命竝權華文閣學士仍予祠祿 壬午統制范廣攻膠州為蒙古千戶蔣德所敗廣被擒 癸未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己丑皇子鼎生 冬十月癸巳蒙古大司農司言高唐州達嚕嚕齊呼圖納州尹張庭瑞同知陳思濟勸課有效陝縣尹王仔怠於勸課宜加黜陟以示勸懲從之 丙申嗣秀王與澤卒追封臨海郡王 丁酉蒙古享於太廟 十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九

二十

月壬戌蒙古罷諸路交鈔都提舉司 己巳湯漢以端明殿學士致仕 乙亥蒙古建國號曰大元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丙戌元置四川行省於成都 元萬安閣成 十二月辛卯朔元宣徽院請以闡遺戶淘金元主曰姑止毋重勞吾民也 辛亥初置土籍買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籍士人開其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隣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迹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

遜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謬至此初陳仲微為江西提刑忤似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 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官禁始自今官禁敢以珠翠銷金為首飾服用必罰無赦臣庶之家咸宜體恤工匠犯者亦如景祐制必從重典又詔曰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為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九

三

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它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莫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大擢時有議者皆以襄樊為憂而詔書徒託空言泄泄如平時 甲子元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平章尚書阿哈瑪特張易竝為中書平章政事參知尚書省事張惠為中書左丞參知尚書省事李堯咨敏珠爾丹竝為參知中書政事罷給事中中書舍人檢正等官仍設左右司省六部為四改稱中書 辛未皇子昺生 庚辰元改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京兆復立行省 壬午元改山東東路都



元帥府統軍司爲行樞密院以伊蘇爾岱庫春並爲副使 巳丑端明殿學士致仕湯漢卒諡文清 二月庚寅朔元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中都求見 壬辰元改中都爲大都 癸巳故左丞相謝方叔卒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于權臣至以玩好丹劑壽其君爲時論所鄙 前知台州趙子寅死無所歸詔特贈直祕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餘畝其遺孤以旌廉吏 甲午元命阿殊典蒙古軍劉整阿爾哈雅典漢軍 庚子元建中書省署于大都 戊申元始祭先農如祭社之儀 元詔諸路開浚水利 元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三

主如上都 三月乙丑元主諭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圖言趙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等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耽羅暫設爾等不須疑畏也元主稱善 甲戌元阿殊劉整阿爾哈雅破樊城外郭守將堅閉內城阿殊等增築重圍以困之 元賑濟南路饑 夏四月戊子利路安撫張珪協築宜勝山城 元庫春侵漣州破射龍溝五港口鹽場白頭河城堡 甲寅元賑大都路饑 五月辛巳元敕修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 乙酉元宮城初建東西華左右掖門 襄陽

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城中有積粟乏鹽薪布帛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于鬚臧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援救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鉤爲薪泅者被獲郢郢之路亦絕至是詔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每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三

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汭汭發舟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弓夜漏下三刻起可行以紅燈爲號貴率先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舟師蔽水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推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壁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埋之按元史本紀元順陽



援兵斬其將張順蓋據奏聞之日也今從宋史本紀倫五月 六月甲午高麗告饑

元命轉東京米以賑之 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

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

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

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

藥卒龍榮少有智畧性伉直故卒為似道所擠死 丁

酉以吏部尚書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 發錢十萬緡

命京湖制置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積貯 乙巳以

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提舉司事以唐震為

浙西提點刑獄鉉翁眉州人震餘姚人也 辛亥臺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五

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

占恡常役為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罷

之 高麗國王禎請元討耽羅餘寇 秋七月丁巳朔

元河南省臣言往歲徙民實邊屯耕以貧苦悉散還家

今唐鄧蔡息徐邳之民愛其田廬仍守故屯願以絲銀

準折輸糧而內地州縣轉粟餉軍者反厭苦之臣議今

歲沿邊州郡驗其戶數俾折鈔就沿邊和糴庶幾交便

從之 壬午元和爾果斯舊倫和禮言蒙古字設國子

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有輝和爾字

詔自今凡詔令竝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學

元董文炳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築正陽兩城  
夾淮相望以綴襄陽 元大司農司以安肅州被徐水  
之害議奪水故道決使東入清苑然地勢不使徒使害  
及清苑而故道必不可奪清苑縣尹耶律伯堅陳其形  
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  
已清苑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磴民以失  
利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  
乃得堰水置磴仍以事聞於省部著為定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十九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宋紀一百八十 起元熙元年八月盡開禧二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乙巳元主

歸自上都 張貴既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其守貴恃其

勇欲還鄂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臘

書赴鄂求援于范文虎時元軍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

十里列撤星檣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檣即鋸斷之竟

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 一

九月甲子貴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

人亾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

及知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緝破圍冒進夜半

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率戰艦邀擊貴以死戰拒

沿岸束荻列燭火光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

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以為鄂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

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

軍也蓋鄂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軍

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力困且出不意

與之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

執見阿珠于樞門關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

卒四人昇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

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家立雙廟祀

之 攷異宋史忠義傳張貴之死不繫月今從元史本紀九月 丁卯洪天錫以端

明殿學士致仕尋卒諡文毅 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

似道為大禮使禮成詣景靈宮將還大雨似道期帝雨

止升輅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顯祖請如開禧故事卻

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

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

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 二

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自是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

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月丙戌元封皇子蒙

古岱為安西王賜京兆為分地 癸巳元以趙璧為平

章政事 攷異元史趙璧傳以復拜平章為十年事今從本紀 張易為樞密副使

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己亥以會稽餘姚上虞諸暨蕭

山大水減其田租 丁未以章鑑兼權參知政事 十

一月馬廷鸞扼子賈似道力辭相位乙卯授觀文殿大

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

對曰臣死亾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



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  
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  
泣拜而出旋命提舉洞霄宮 丁卯元城光州 己巳  
元發兵伐耽羅 時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荆湖制置使  
李庭芝請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帝從之遣  
永寧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入元境  
事覺元主救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  
宋人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  
整使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元阿爾哈雅舊倫阿里海牙今改奏言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三

有辱也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  
而得元主以為然會回回創倫巨石礮來獻用力省而  
所擊甚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 元劉整築新門於鹿  
頭山使千戶隨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  
不終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礮簾於樊城攔馬  
牆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礮簾  
立南師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樊城出兵鏖  
戰攔馬橋下世昌流血滿甲氣愈壯南師還入城 十  
二月辛亥四川安撫使魯萬壽遣兵攻成都元簽省嚴  
忠範戰敗同知王世英等八人棄城遁遂毀其大城元

以罪在將元世英等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甲  
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  
促行扶病至岷縣疏奏願上屬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  
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  
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勒令休致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戊午元宿州萬戶額森布哈

舊倫雙先不花今改請築堡牛頭山扼兩淮糧運不允額森布哈

因上言前宋人城五河統軍司臣皆當得罪今不築恐

為宋人所先元主曰汝言雖是若坐視宋人戍之罪亦

不免也

乙丑樊城破

致異元史本紀倫癸亥今從宋史

樊被圍四年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四

荆湖都統制范天順及部將牛富力戰不為緡富數射  
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爾哈  
雅以回回新礮進攻張宏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  
珠舊倫阿本今改曰襄在漢水南樊在其北我陸攻樊則襄出  
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水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  
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  
煥植大木水中鎖以鐵紐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  
此為固元水軍總管張禧曰斷鎖毀木樊城必下阿珠  
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紐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  
漢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



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  
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居民燒絕街道富  
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之歎曰將軍  
死於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文虎之姪富霍  
邱人也 二月甲申詔為郢州統制張順立廟荆湖賜  
額曰忠顯官其二子 庚戌京西安撫副使呂文煥以  
襄陽叛降元元史本紀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  
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  
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焚  
城既破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五

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准顧准未必能及襄不若居  
中以運天下帝從之元史本紀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  
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  
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焚  
城既破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  
不為姑為是說督既建矣設有警動臣欲安坐於此得  
乎臣今為此行也則諸國皆受節度若推至來年春夏  
之交則調一大將統三萬兵直趨河南北山東之大將  
統三萬兵直趨山東則襄陽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  
必將自顧其父母妻子相率離叛如河南北山東之人  
無所施且當以擇相為急西三月賈平章又奏忽得  
李庭芝信速日乃知襄陽呂文煥為敵誘竟以城降  
臣一聞戰駭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  
乃至此極臣自效以報國恩按似道請行邊請 未幾  
疏徒為虛語實無意行宋史畧之是也今從畧 未幾  
阿爾哈雅率總帥索多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破

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  
整常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  
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  
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  
于今五年宜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  
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  
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池且陳攻  
郢之策請已為先鋒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  
入朝元主以文煥為襄陽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  
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六

文煥兄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  
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工部侍郎高斯得疏論邊事  
帝善而不能行斯得旋出知建寧府 三月庚申四川  
制置司言劉整故吏羅鑑自北還上整書橐一帙內有  
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  
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  
帝亟詔准東制置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辛未  
元劉整請教練水軍五六萬及于興元金洋州汴梁等  
處造船二千艘從之 癸酉元以前中書左丞相耶律  
鑄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張惠為中書右丞是日元



主如上都 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太學生郭昌子上守備六策一曰分游擊以屯南岸二曰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曰備鄂漢以固上流四曰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絕窺伺六曰飭隘口以備要害元立皇子燕王珍戡舊倫真金今改為太子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為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天下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七

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太子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本不差雖摹千年板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 夏四月詔以范天順牛富死節襄樊官其二字賜土田金帛 甲申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 辛卯以趙潛為沿江制置使兼建康畱守潛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 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為請召姚樞許衡圖克坦舊倫徒單今改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勢席卷

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以史天澤阿珠阿爾哈雅行荆州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哈坦舊倫合丹今改劉整達春倫辭詔諭以襄陽之南多有堡砦可乘機進取仍以鈔五千錠賜將士及賑新附軍民 五月壬子朔元定內外官復舊制三歲一遷 戊辰元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疎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 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賈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六月前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上書陳危急三策曰鎖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八

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左藏東庫塞材望上書言過事大可憂者七急當為者五不報 己丑刑部尚書兼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請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息小子何疑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 癸卯京湖制置司汪立信奏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



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閫難怯戰  
僅從薄罰其姪天順守節不屈或少贖其愆與奴隸  
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  
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請  
置之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羈  
管 時國勢危甚太府寺丞陳仲微上封事其畧曰襄  
陽之陷其罪不專在于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  
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  
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敵  
之昨非救過未形罔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于迷或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九

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  
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今  
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  
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  
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  
之後凡前日之日近晁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  
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卽今  
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假于若人哉迷國者  
進怕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能議  
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常思之今之所少不

至于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  
采尺布邊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  
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闕有辭于緩急之時故  
廟堂不得不掩惡于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  
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頹靡涼不足  
以肅軍容壁壘壘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  
爲帥闕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  
將與敵鬪不知兵以國與敵尅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  
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似道大怒黜仲微江東提  
點刑獄 元以劉整阿爾哈雅不相能分軍爲二各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十

之 元高麗經畧實都等以兵人耽羅撫定其地詔以  
迪里巴爲耽羅國招討使尹邦寶副之 初元趙良弼  
使至日本其太宰府官來索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  
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  
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  
王寧持我首去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乃遣人送良  
弼至對馬島及是始還具以日本君臣齋號州郡名數  
風俗土宜來上元主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 閏月丙  
申前臨安府司法梁炎午陳攻守之要五事不報 辛  
未元敕翰林院纂修國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



元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等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會或不繼秋七月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雷竇歐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歐等復請以贊善王恂主國學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模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鞍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初蒙古兵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敝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再期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騃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七

項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帥兵築之珏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騃城築卒不就珏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故人人用命 元主以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仲秋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元主惻然八月庚戌詔並赦之既而命詞臣佺詔戒諭天下皆不稱旨王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詞元主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為朕言之賜酒嘉獎 九月

辛巳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陳立中同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元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室 元西蜀都元帥伊蘇岱爾舊作伊蘇也達與皇子西平王鄂羅齊亦今改合兵攻建都發擒酋長下濟等四人獲其民六百建都乃降 十一月壬午封皇子焜為嘉國公 以李庭芝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夏貴為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擢分闕 起前直學士院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七

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元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墾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餘石 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元宮闕告成元主始御正殿受朝賀 壬午城鄂州漢口堡 戊子福建安撫使江萬里以疾辭職任詔依舊職奉祠 庚寅城鄂州沌口西岸堡 乙巳雨土 丙午元免于闕采玉 是月賈似道母死似道歸台州治喪詔以天子鹵簿梓



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器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還朝 元阿爾哈雅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珠又言臣畧地江淮見宋兵弱于往咎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國舊倫安童今改巴延舊倫伯顏今改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臣老猶足為副元主曰巴延可以任此事阿爾哈雅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簽軍十萬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三

八百艘于汴梁 元主如上都聞遼陽行省國王特默格舊倫頭章哥今改擾民不便乃起廉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命肩輿入見賜坐元主曰咎在先朝卿漢職事機每以帝道啓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為顧邊託耳遼瀋戶不下數萬諸王國皆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 三月庚寅元遣鳳州經畧使質都軍民總管洪俊奇等將兵伐日本戰船凡大小九百艘軍萬五千人元主以討日本事問趙良弼良弼曰臣居日本歲餘觀其俗很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

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官田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元主從之 辛卯元改荆湖淮西樞密院為行中書省巴延史天澤並為左丞相阿珠為平章政事阿爾哈雅為右丞呂文煥為參知政事行省事于荆湖哈達舊倫合答今改為左丞相劉整為左丞達春董文炳並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淮西 癸巳元獲嘉縣尹常德課最詔優賞 元翰林學士王磐嘗於會議時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才力閱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肯退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古

既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為非甚不可也磐先以疾請斷月俸毋給至是堅乞致仕元主遣使之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為仍詔祿之終身併還所斷月俸磐不得已復起 夏四月乙卯封皇子昺為承國公 五月丙申元以皇女下嫁高麗世子王懋 壬申張瑄表請城馬驥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扼險要 六月庚申元主命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



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問罪之師有不能已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知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元廉希憲知北京民大悅服異時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証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五

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惶懼求哀國王特默格亦為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婿入朝于路縱獵擾民希憲面諭國婿欲入奏之國婿驚愕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斂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 秋七月癸未帝崩于嘉福殿年三十三嘉國公焜即皇帝位帝自為太子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及崩賈似道入官議所立以建國公焜當立似

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時年四歲皇太后臨朝聽政 甲申封皇兄建國公焜為吉王皇弟永國公焜為信王 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 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為天瑞節 初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憎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六

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有要害處輒三倍以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親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蒞東西二府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遠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聘



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乙未元巴延出師陞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  
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八月丁未元史  
天澤言今大師方興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勢位既不  
下號令必不能一後當敗事元主是其言復改淮西行  
中書省爲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巴延乃以  
巴延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 癸丑大  
霖雨天目山崩水湧流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  
元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七

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  
之 元四川總帥汪惟正上言曰蜀未下者數城耳宜  
併力攻臨安根本既拔此將焉往願以本兵由嘉陵下  
夔峽與巴延會錢塘元主優詔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誰  
託異日蜀平功豈在巴延下耶 甲寅元弛河南軍器  
之禁 是月元太保劉秉忠薨秉忠好學至老不衰雖  
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扈從至上都其地有  
南屏山築精舍居之至是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  
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  
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它

人不得與聞也遣官護其柩還葬大都諡文貞後改諡  
文正 九月元左丞相河南行省巴延會師于襄陽分  
軍爲三道並進丙戌巴延與平章行省阿珠由中道循  
漢水趣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樂霖雨水溢無舟  
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使一壯  
士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  
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城在漢南  
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礮弩凡要津皆施  
柅設守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  
傑不聽阿珠獲俘民言沿漢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六

舟師出其間騎兵不能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下流黃  
家灣堡堡西有溝南通藤湖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而  
下漢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襟喉  
不取恐爲歸路患巴延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大軍之  
出豈爲一城哉遂舍郢順流而下遣總管李庭劉國傑  
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巴  
延阿珠毀後下不滿百騎 己亥賜禮部進士王龍澤  
以下及第出身 元主歸自上都時有言漢人毆傷蒙  
古人及太府監盧甲盜剪官布元主怒命殺以懲眾董  
文忠進曰刑曹於罪囚當死者已有服詞猶必詳讞豈



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請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圖們舊倫突滿今改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元主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太子亦語宮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止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為國平刑豈望子報哉卻其物不受 冬十月己酉元享於太廟 甲子詔以明年為德祐元年 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樞密院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九

元軍之去郢也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巴延阿珠還軍迎擊之及泉子湖文義力戰而敗巴延擒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餘眾皆潰元軍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巴延復命呂文煥至城下招之亦不應丙寅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都統制邊居諒力戰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居諒不答明日又至居諒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中其馬馬仆幾

鈞得之眾挾文煥以它馬奔還會總制黃順副總制任寧相繼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諒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磨兵攻城居諒以火具卻之己巳元總管李庭攻破外堡諸軍蟻附而上居諒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居諒舉家自焚巴延壯居諒購其尸觀之遂殺虎臣大用居諒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擢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詔立廟死所 閩中地震 十一月浙東安撫使馬廷鸞力辭去任戊寅詔依舊職奉祠 詔為趙文義與其兄文亮共立廟揚州賜額曰傳忠 初李庭芝帥淮南聞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十

士鹽城陸秀夫名辟置幕下主管機宜文字秀夫性沈靜不求人知每僚吏至閭賓主交驩秀夫獨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常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時稱得士多者淮南第一號小朝廷及是以秀夫為淮東制置司參議 丙戌以王煇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從賈似道請也 元東川元帥楊文安自達州進趨雲安軍至馬湖江與南師遇大破之遂拔雲安羅拱高陽城堡 元安圖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凡官屬所用非人請別加選擇其營作宮殿黃緣為姦亦宜詰問元主命窮治



然阿哈瑪特委任如故 元巴延軍逼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巴延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珠使阿爾哈雅來言渡江之期巴延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乃自來巴延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之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視漢口形勢時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制王達守陽邏堡京湖宣撫使朱祺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元軍不得進阿珠部將馬福言自淪河走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巴延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進圍漢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三

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巴延乘間遣阿喇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辛亥自漢口開坝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壬子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日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 癸丑巴延遣人招諭陽邏堡守將王達等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巴延歷諸將以白鷓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巴延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

為搆虛之計明日渡江襲江南岸已過則亟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計定乙卯遣阿爾哈雅督萬戶張宏範等進薄陽邏堡夏貴率眾援之阿珠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四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兩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格中三創殺其師三百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格中流矢戰益力鵬飛亦卻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關敵而復合者數四出馬于岸力戰追至鄂東門鵬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三

被七創走阿珠獲其船千餘艘遂起浮橋成列而渡乃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問阿珠渡江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陽邏堡遂破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珠會 元諸將議師所向或欲先取斬黃阿珠曰若赴下流迨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巴延遂趣鄂州已未焚戰艦三千艘烟燄漲天城中大恐時朱祺孫帥師援鄂道聞陽邏之敗夜奔還江陵庚申



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鄂恃漢陽為蔽及禊孫既  
通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所恃  
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權  
守張晏然度不能守遂以州降程鵬飛亦以其軍降幕  
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  
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撤守兵分隸  
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爾哈雅以四  
萬人守鄂而自率大猷與阿珠東下趣臨安阿爾哈雅  
戍鄂禁將士毋得侵掠其下無敢取民一菜者民大悅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一州既破朝廷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三

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  
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  
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  
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元賜太乙真人第一區仍賜額曰太  
一廣福萬壽宮 乙丑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 詔邊  
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  
嚴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巴延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  
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巴延曰汝既率眾來  
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

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  
曲望風款附 李庭芝遣兵入援 是歲元諸路蟲災  
凡九所發米七萬五千石粟四萬石以賑之 元主謂  
秦蜀行省平章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曰雲南朕常親  
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  
如卿者賽音諤德齊受命即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  
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帝大悅遂拜  
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王  
托果魯舊名脫忽魯今改方鎮雲南惑于左右之言以賽音諤  
德齊至必奪其權具甲兵為備賽音諤德齊聞之乃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雷

其子尼雅斯拉鼎舊名納速刺丁今改先至其所請曰天子以雲  
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  
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  
其下曰吾幾為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  
至賽音諤德齊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尼雅斯拉鼎  
偕來視猶兄弟也請以子禮見皆以名馬為贄拜跪甚  
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  
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為宗王親臣  
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  
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先還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



聽寶音誇德齊所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一八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遷其葬於嘉善縣都察院

一宋紀一百八十一 冠崩蒙大淵獻正

帝昞 昞度宗第二子母曰全皇后咸淳七年九

十年七月癸未即皇帝位德祐二年三月丁丑入

德祐元年元至元春正月癸酉朔元兵入黃州 壬午

葬端文明武景孝皇帝于永紹陵廟號度宗 乙亥元

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拔禮義城殺安撫使張資繼遣

元帥張桂孫略地擒總管郭武及都轄唐惠等六人

癸未元兵攻蘄州知州管景模以城降 丑吳宋史倫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模遣人請降於黃州 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 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

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都

督府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詣蘄

以江州降元巴延舊倫伯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侵

江州知安東軍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

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闓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

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

飾以獻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與仁義師問罪于

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丁亥元樞密院言宋



過郡如嘉定重慶江陵鄂渚海皆阻兵自守宜降聖書招諭從之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爲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巴延不可曰吾受詔特緩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於人善佗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成疾死于無爲城下 壬辰元以宣撫使賈居貞簽書行中書省事戍鄂州居貞謂阿爾哈雅曰江陵乃宋制閩重兵所屯聞其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一

二

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采當乘隙先取之阿爾哈雅深以爲然 知安慶軍范文虎遣人以酒饌詣江州迎元軍且謂巴延曰行樞密院臨城招諭眾心不從願俟丞相巴延初以安慶城在山頂且兵糧皆足勢不可攻又慮文虎爲勍敵甚憂之及聞欲降大喜乃使阿珠先造之文虎遂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巴延至湖口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成乃轉于大孤山神有頃風息橋成大軍畢渡巴延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乙未以孫虎臣爲寧武軍節度使 元使兵部尙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使 初賈似道畏

劉整不敢出師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矣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舳舻相銜百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它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二月夏貴引兵會賈似道于江上袖中出一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癸卯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一

三

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寸土乾淨若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以此負國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南以爲後圖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巴延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阿珠謂巴延曰宋人無信唯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



巴延乃令囊嘉特舊倫囊加來言未渡江時議和入貢

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附欲和則當來面議因索答

書似道不答囊嘉特歸報京亦還延答書云如君臣相

率納土即當奏問不然備爾甲兵以決勝負囊嘉特回

言似道不降蓋巴延祇許其降而不許其和也今參

宋元二史書之甲辰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元立后土

祠于臨汾立伏羲文媧舜湯河瀆等廟于河中解州淇

洞趙城元主將用兵日本問王磐以便宜誓言今方

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

日持久功牽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庚戌遣禮部

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賚書使日本元兵攻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四

池州知州王起宗遁去通判昌化趙卯發攝州事繕壁

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

卯發忿氣填膺睨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率兵巡

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於林卯發

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

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

臣婦乎卯發笑曰此非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

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貨與弟姪僕婢悉遣

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

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淡歎息之命

具棺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

諡文節雍氏順義夫人元太宗長孫曰哈都居北方

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諾摩罕舊倫那木為

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圖舊倫安圖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遂卒元主聞

訃震悼諡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

及臨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

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五

舉唐韋澳告周焯之語曰願相公無權壽祿刑賞天子

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

下無怨人以此郭子儀曹彬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

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之下流丁家洲夏貴以戰艦

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失利

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

無關志會巴延令軍中佗大棧數十采薪芻置其上陽

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已巴延分步騎夾岸而

進塵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珠與虎臣對陳巴延命

舉巨礮擊虎臣軍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



動天地虎臣先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遠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遂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珠與鎮撫何瑋李庭等以小旗麾將校左右拊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致異魯港之敗由於賈似道戰取勝耳癸辛雜議云或謂賈平章魯港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于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倫北軍之退西者旗幟皆東南軍都撥轉孫虎臣意以為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卒告急於賈賈以為北軍失信而相給遂鳴鑼退師及知其悞則軍費已不可止矣是南軍既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以此也此傳聞之誤殊不足信今據宋史賈似道傳參用元史阿珠李庭何瑋諸傳似道夜駐珠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一 六

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俱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貴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至有為惡語嫚罵者 壬戌元軍攻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眾皆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鄰

華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標寓居城中亦死之道同以城降震始以忤賈似道罷官家居久之起知饒州至是死節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初特進奉祠江萬里聞襄樊城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劔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從者斂葬之尋贈太傅益國公諡文忠 甲子元兵攻臨江軍知軍鮑廉死之 中書舍人王應麟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一 七

實效者必去虛文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厚賞以侖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因條上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等事不報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干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闔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鄧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元阿爾哈雅舊名阿里言江陵



宋巨鎮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數十萬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江水泛濫鄂漢之城亦恐難守元主從其請仍璽書遣使招降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為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八

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問者為之感動戊辰湖南提刑李芾遣將率壯士三千人入援尋以芾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破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曰吾豈拙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已已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禮部侍郎文及翁簽書樞密院事倪普同簽書樞密院事召王倫為浙西江東

宜撫使使居京師以備咨訪時元行人郝經向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大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之庚午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賈似道罷初陳宜中附似道驟得登政府至是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請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九

授醴泉觀使能平章都督凡似道請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放還諸鼠謫人趙與可除名令臨安府捕案之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逕遁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問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宋史本紀云汪立信卒于七月陳經續編云卒于二月薛氏因之宋史汪立信傳言立信卒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死巴延入建康以三月則立信之卒是月沿江制置天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潛棄城南走都統徐王榮翁福



等以城降元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誦亦棄城  
遁知太平州孟之潛知和州王善知無為軍劉權知漣  
州孫嗣武相繼迎降 元主如上都 鄂漢降臣張晏  
然等上書於元主曰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留使者實  
非宋主之罪敢仰祈聖慈止罪擅命之臣不令趙氏之  
祀元主召赴闕諭之曰卿言良是卿既不忘舊主必能  
輔弼我家已遣巴延按兵不進仍遣廉希賢等持書往  
使果能悔過來附既往之愆朕復何尤至於權臣賈似  
道尚無罪之之心況有令趙氏之祀乎若其執迷罔悛  
未然之事朕將何言天其鑒之 三月壬申朔殿前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十

指渾使韓震復請帝遷都如賈似道之議陳宜中欲示  
已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  
將李大時等叛攻嘉會門射火箭至大內急發兵捕之  
皆散走搗震母妻及諸子出奔元軍 癸酉元巴延入  
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遣醫治疾  
民大悅或以汪立信二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  
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故使果用之吾安得至  
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於是金明以立信之卷歸葬丹陽  
其子麟在建康不肯從眾降元崎嶇走閩以死 元主  
詔巴延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人

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縱之則逸而逝矣元  
主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遂詔巴延以行中書省  
駐建康阿珠分駐揚州與博爾歡舊倫博羅達春舊倫  
今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  
降朝廷以元兵漸迫命浙西提刑司準備差遣劉經成  
吳江兩浙轉運司準備差遣羅林浙江安撫司參議官  
張濡成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成四安鎮  
起趙准為太府寺丞成銀林東垣濡俊之曾孫也 召  
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無它遽置之死震  
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銜之 甲戌元兵攻無錫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一

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詔諭  
叛將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於元議息兵 以王  
煥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閩中地復大震 右丞相章  
鑑為御史王應麟所劾削官放歸田里太皇太后命仍  
與祠祿鑑居相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侍御史陳過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翁應龍等不俟  
報而去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請從過所請乃命捕應  
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汝朱浚陳伯  
大董樸謫洪起畏鎮江自效 丙子下詔罪已以陳宜  
中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煥還朝與宜中論事多不合



宜中請建督府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督之召高斯得權兵部尚書斯得疏請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是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亾斯得痛國事之危激烈言事無所避擢翰林學士御史孫嶠叟請竄籍潛說友吳益等陳宜中以為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王煥力爭謂當如嶠叟所言議不決楊文仲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淡賴億兆所奇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丁丑知滁州王應

續資治通鑑

卷百八十一

十一

龍以城降元 已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 命王煥陳宜中竝都督諸路軍馬 壬午追復吳潛向士璧官元兵攻常州知州趙與鑑遁州人錢嘗以城降 甲申元兵攻西海州知州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乞降於西海州 知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槃以城降元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丁亥有二星闕于中天頃之一星隕 已丑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不受命 庚寅元兵既迫臨安戒嚴同知

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弁賢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問之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倫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

續資治通鑑

卷百八十二

十二

命未改國法尚存其在朝文武竝轉一資其負國棄子者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使者康希賢嚴忠範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滿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 元阿爾哈雅率兵規取荆湖雷賈居貞守鄂居貞發倉廩以賑流亾朱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郡縣商旅雷滯者給引使歸免括商稅及湖荻之禁造船數百艘駕以水軍不致病民一方



安之 壬辰元阿爾哈雅攻岳州安撫使高世傑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陳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追逐世傑斬之以徇岳州總制孟子縉舉城降丙申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戊戌赦邊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予知州復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土豪立功者同賞 詔公田最為民害稔禍十有餘年自今竝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為兵 庚子元從王磐實默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

續資治通鑑

卷百八十一

古

辛丑元命阿珠分兵取揚州趙良弼言於元主曰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唐元主然之 是月知滁州王虎臣知寧國府顏紹卿皆以城降元 管景模之降元也其子如德從之入覲元主問天下何以得宋何以亾如德對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亾何待元主曰善旋慰諭之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旋授如德湖北招討使 夏四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江西制置副使黃萬石與天祥有舊嫌且

忌其聲望出已右言於朝曰天祥軍皆烏合兒戲無益乃詔天祥留屯隆興府 乙巳元兵入廣德軍知廣德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敏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入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也 戊申京湖宣撫使朱禛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達先以賈似道忌其功懷怨望及元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累戰敗遂與禛孫及提刑青陽夢炎李湜等出降阿爾哈雅入城命禛孫撤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諸州相繼皆降

續資治通鑑

卷百八十一

古

阿爾阿雅承制竝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佺手詔褒之授達參知政事禛孫至上都死 元阿爾哈雅請命重臣開大府鎮江陵元主急召廉希憲於北京入見賜坐諭曰荆南入奉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鄉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居者賜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詔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 壬子以高斯得簽書樞



密院事 有司議建藩屏以強王室乙卯詔以福王與  
 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甲寅  
 元諭中書省議立登聞鼓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  
 義局官合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潘大同濠梁主簿  
 潘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攻復金壇縣鎮江統制侯  
 崑縣尉趙嗣濱反助元兵來戰成大被執不屈與二子  
 及傳心等皆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  
 勵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  
 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叛臣孟子縉書來招降庭  
 芝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六  
 感激自奮 辛酉度支尚書吳浚遣人至建康為陳宜  
 中移書言前殺廉希賢乃過將所為太皇太后及嗣君  
 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為詐  
 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  
 議事官秦中張羽同遣人還臨安羽行至平江驛亭復  
 被殺 壬戌阿珠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  
 兵大戰于老鶴嶺敗績 癸亥加知思州田謹賢知播  
 州楊邦憲並團練使趨兵入衛 丁卯加李庭芝參知  
 政事 庚午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壘陳逆之  
 于三里溝敗之阿珠佯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

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陳元張宏  
 範以十三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宏範引卻以  
 誘之才將回躍馬奪大刀直前向宏範宏範反轡迎  
 刺之應手而仆元兵歡聲動地才軍遂潰阿珠與宏範  
 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  
 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入城誓死守阿珠乃  
 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抵  
 丁村務欲以久困之 吏部尚書常楙入見言雪川之  
 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  
 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沈冤幽憤鬱結四十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七  
 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播浮  
 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  
 元遣使召嗣漢四十代天師張宗演赴闕 五月癸  
 酉元兵攻寧國縣知縣趙與禧出戰死之 丁丑環衛  
 官劉師勇復常州加濠州團練使助姚訐守常以張彥  
 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  
 軍台師勇廬州人言希得子也按吳劉師勇復常州元  
史倫庚辰今從宋史  
 已卯賜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贈承事郎從祭酒楊  
 文仲之請也 以張珏為四川制置副使 庚辰元詔  
 諭參知政事高達曰咎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去



之未嘗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未之知也爾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舊部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為之 丁亥元召巴延赴大都以蒙古萬戶阿喇罕權行中書省事 庚寅五郡鎮撫使呂文福降元 辛卯籍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子縉陳奕范文虎家 丙申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張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一

六

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己亥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三縣以繼明權知鄂州令擇險為寓治 是月元廉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望拜塞中荆人大驚希憲即日禁剽奪通商販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

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為非義一或係官事豈宜盜竊若敏於民不為無罪宜戒慎之希憲令俘獲之人軍士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擄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役立契券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是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命決之得良田數萬頃以為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民悅之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星見雞鶩皆歸王煥言日食不盡僅一分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乞賜罷黜不許 初成都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一

九

撫使皆萬壽守嘉定與元賽音諤德齊舊倫賽典赤今改對壘賽音諤德齊一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未幾元召賽音諤德齊還萬壽請置酒為好賽音諤德齊徑往不疑酒至左右言未可飲賽音諤德齊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皆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我朝之人乎萬壽嘆服至是元主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鼎紫雲諸城降元以萬壽簽四川行樞密院事賜名順 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



誠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武者雖在謫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雷夢炎自湖南入朝王煥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母藉此求間也乃以煥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煥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辛酉潼州安撫使知江安州梅應春以城降元 丙寅揚州都統姜才副將張林率步騎二萬人乘夜攻元揚子橋木柵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三

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宏範董文炳劉國傑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岡山阿珠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國傑本女直人姓烏庫哩後入中州改姓劉氏貌魁梧善騎射膽力過人數有軍功蒙古主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巴圖國傑行二故呼之曰劉二巴圖 甲戌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請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賈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乃削似道三官令李庭芝津遣似道歸越以終器制似道雷揚不還王煥言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請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三



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吐  
况見其面乎宜遠投荒服以禦魑魅庚寅詔謫賈似道  
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  
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  
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  
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毒  
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  
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  
而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  
邸李賦詩贈之似道府首謝焉 追復皮龍榮官 辛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一

三

卯陳宜中去位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  
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於封疆亦  
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于兵今二  
相竝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  
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為此請者蓋大敵  
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  
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  
其言乞罷平章太皇太后不許京學士劉九皋等伏闕  
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潛趙與鑿皆棄城遁宜  
中乃假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

乃受其苞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遣  
撓之似道怒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  
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  
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  
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  
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一似道也初宜  
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書上  
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 壬辰太皇太后下劉  
九皋于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爚與宜中必難久  
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一

三

爚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是歲卒爚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亾乃  
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咎萬壽既降兩川郡  
縣多送款獨張珪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  
院會兵圍之 巴延至上都面陳形勢乞進兵遂拜右  
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  
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  
萬戶朱都木達舊名朱都及武秀張榮實李恒呂師夔  
等取江西元主仍詔諭巴延曰朱君臣相率來附則趙  
氏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 癸巳詔知廬州夏



賈加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賈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亦不行 起復文天祥為兵部尚書 高斯得罷乙未以殿中侍御史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削其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宋紀一百八十二 起於前蒙大淵獻八月盡柔元四年三月凡九月

帝昀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八月己亥朔總制毛獻忠將衢州兵入衛 辛丑疏決臨安府罪人 壬寅右正言徐直方

通 加夏貴兩淮宣撫大使李芾為湖南鎮撫大使知

潭州 乙巳吳繼明復平江縣旋加繼明湖北招討使

一 己酉拘閩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遷所

丁巳加張世傑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總都督府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二

一

兵 庚戌劉師勇攻呂城破之戊午加師勇和州防禦

使 趙汝除大理小鄉王應麟言管內外以寶玉獻賈

似道洪兄弟為甚己未罷之 辛酉元主歸自上都

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

建都邑雖足以矯心大之弊然國以衰弱故敵至一州

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

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

建闢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于隆興以福建益

江東而建闢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于揚州貴

長沙取鄂隆興取斬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



力獄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而無退日夜以圖之  
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  
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命天祥  
知平江府 元廉希憲既安輯荆南之民歎曰教不可  
緩也遂大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希憲仍親詣講舍以  
厲諸生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元主問之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  
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 九月己巳授陳宜  
中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不至 庚午元阿  
哈瑪特舊倫阿合馬今改以軍興國用不足請復立都轉運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二

九量增課程元額鼓鑄鐵器官為局賣禁私造銅器  
丁丑元弛河南鬻馬之禁 已卯陳宜中乞任海防不  
允 辛丑有事於明堂赦先是議以上公攝行權工部  
侍郎兼給事中楊文仲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沖  
比即器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從之 丙戌  
命文天祥為都督府參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 鄭  
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  
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至漳州木綿庵虎  
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  
館即廁上拉其脅殺之後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

獄 元兵入泰州孫虎臣自殺旋贈太尉 甲午揚州  
都統姜才率步騎萬五千人攻元灣頭堡為阿珠舊倫阿木  
改今所敗乙未元兵攻呂城張彥被執降于元呂城既失  
常州勢益孤 丙申元以伊實特穆爾舊倫玉管帖木兒今改為  
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祕書省乾坤寶典  
等書 元兵攻常州久不下昭文殿大學士姚樞言於  
元主曰陛下降不殺人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  
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  
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  
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劫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三

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  
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惟懼我招徠止  
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  
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改異元史姚樞傳倫十一年按陽則姚樞所言非十一年事明矣今定倫十二年 冬十月戊戌朔元享於太  
廟 已亥加張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使  
總統出戍兵 癸卯玉牒殿災 丁未以雷夢炎為左  
丞相陳宜中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  
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揚州使  
諭之宜中乃赴召 李芾至潭州元游騎已入湘陰益



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時芾糧柵江修壁及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元阿珠攻揚州既築長圍於是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李庭芝志益堅 元巴延次灣頭阿喇罕自建康來會巴延令還建康起兵乃畱博爾歡舊倫字魯花今改及阿里布舊倫阿里伯今改守灣頭而自帥眾渡江壬戌至鎮江分軍為三道阿喇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趣獨松關董文炳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績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二 四

虎為鄉導取道江陰趣溇浦華亭巴延及阿塔哈舊倫阿塔將中軍以呂文煥為鄉導趣常州期並會于臨安改黑巴延分兵三道元史本紀繫於十一月今從宋史本紀癸亥常州告急朝廷遣張全將兵二千救之知平江府支天祥亦遣部將尹玉麻士龍朱華將兵三千隨全赴援士龍戰虞橋敗死全不救走還五牧時朱華駐軍五牧華欲掘溝塹設鹿角全皆不許既而元兵薄華華率廣軍與之戰自辰至未勝負未決逮晚元兵繞出山後薄廣軍尹玉力戰殺千人全提軍隔岸不發一矢玉遂敗諸敗軍爭渡水挽全軍船全令其軍斬挽者指於是溺死者甚眾玉收殘

李五百人復鏖戰自夕達旦殺元軍人馬委積田閒玉復手殺數十人力屈被執元人恨之橫四鎗於其項以棍擊殺之其部下皆死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全以警眾帥府不許宥之使贖 十一月丁卯朔銅關將貝寶胡巖起攻溧水敗死 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贈尹玉濠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 戊寅元阿喇罕破鉅林東垣戍將趙淮兵敗與其妾俱被執妾死之阿珠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佯諾至揚州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為男子死則死耳毋降也阿珠怒殺之 元兵入廣德軍四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衛 壬午元將宋都木達等長驅而進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開闢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至龍馬坪元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鎗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木達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木達又命劉



蔡呂師夔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解衣請刑遂死元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 元兵進入建昌黃萬石走入閩元改順天府為保定府 元樞密院言新附郡縣有既降復叛及糾眾為盜犯罪至死者請從權宜處決詔今後殺人者死問罪狀已白不必待時即行刑其奴婢殺主者具五刑論 癸未元兵入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 甲申元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言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譬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六

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之煎油倫斃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嘗等守志益堅巴延叱帳前諸軍奪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嘗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北東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安節堅之子也事聞贈龍圖閣待制炤直寶章閣並官其子炤本紀元倫王午巴延大軍至常州宋史倫甲申經世大典倫十入日克其城即甲申日也今從之又元史云劉師勇變殿軍騎南走亦與宋史微異 乙酉升宜興縣為南興軍 以江東

提刑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師夔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依師夔可信宜分沿江諸屯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請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反遂改知信州 丙戌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諡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雷夢炎用徐夔為御史擢黃萬石吳浚等王應麟繳奏曰夔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夔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為所搏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七

者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外令慢諫讜言勿敢告今之責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雷遂歸 己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詔贈驥集英殿修撰獨松既破隣疆守者皆望風而走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僅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請從天祥之議曰



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借一萬有一幸則人心賈勇且敵非必真多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元董文炳破江陰軍元以高麗國官制僭濫遣使諭旨凡省院臺郡官名爵號與朝廷相類者改正之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丁酉朔詔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庚子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黃鏞兼權參知政事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唯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八

使呂文煥先往受之丁未巴延入平江張世傑未至城已破乃以兵入衛戊申元右丞相呼圖岱爾請上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皇后曰貞懿順聖昭天睿文光應皇后不許庚戌柳岳至自元軍癸丑陳宜中復奏遣岳及宗正少卿陸秀夫侍郎呂師孟等同囊嘉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教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于平江巴延不許宜中乃白太皇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淮人三世為將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九

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泣謂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之中自古禮不伐器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姦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之於小兒天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嘉特舊倫囊嘉偕岳還癸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丙午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為元嚮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觀成和議平江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

出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衛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倉趙氏祿趙氏何以生為立乃生擒之人當死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論之不屈遂遇害元以中興路行省陳祐為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指祐曰何必若是前為盜跖今為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為顏子今為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皆修飭不敢弄法元寶音諤德齊舊倫寶音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



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喇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竝從之 潭州被圍湖南安撫使兼知州李芾拒 三閱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元阿爾哈雅射書城中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阿爾哈雅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阿里哈雅中流矢創甚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朔元兵蟻附登城知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十

州長沙尹穀寓城中時方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乃積薪肩戶朝服望闕拜已即縱火自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遙見烈燄中穀正冠危坐闔門少長皆死李芾命酒酌之字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廷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

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鍾蜚英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緇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思以城降元兵利於擄掠欲屠之行省郎中和尙宣言曰拒我師者宋耳其民何罪既受其降即是吾民殺之何忍且今列城多未附降而殺之是堅其效死之心也阿爾哈雅從之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曠亦不屈死芾為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容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望之凜然若神明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十一

奸賢禮士復謫然可親雖一藝小善必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穀性剛直莊厲士友皆嚴憚之居官廉正有聲丁內艱家居教授諸生舉動有禮每行市中市人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至是死節諸生往哭之者數百人芾自少以志節聞辟京湖制置司幹官時呂文德為帥素侮慢士常試以難事芾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芾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君材幹若此何官不可為



吾何敢不敬後通判江陵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漢兵  
民雜處庶務叢集寔隨事裁決處之泰然寔有心計善  
出奇應變故所至有能聲 元呂師夔與萬戶武秀分  
定江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師  
夔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  
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  
卻後軍繞出孝忠後眾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  
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破安  
仁進及信州枋得棄妻子負母變姓名走建寧唐石山  
轉茶坂每東鄉號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三

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委以錢率謝不取其  
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家使為子弟論學致學李源道  
文節先生神  
道碑云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  
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  
夕自經死弟某姪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  
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  
屈斬於市是枋得當日所以不即死者以有母在耳其  
弟與妻死節甚烈而未史惟於烈女傳載枋得妻李氏  
而不及焉蓋闕文也又宋史枋得傳云日衣麻衣斷草  
履考至元二十三年枋得以丁內艱辭徵此當其丁內  
艱時事宋史 參知政事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黃  
鏞遁 辛未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端明殿學士  
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宜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  
兵皆潰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

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范文虎致書誘良淳  
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及元兵迫臨安道隆召入衛良淳  
率眾獨守夜爰舍俾上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  
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  
閉閣自經道隆未至臨安元兵追及之一軍盡沒道隆  
見執守者稍息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汝愚  
之曾孫道隆武義人也 元諸將利擄掠爭欲趨臨安  
巴延問計於郎中孟祺對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耳若  
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  
無餘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三

爾巴延曰汝言正合我意遣人至臨安安慰之 陸秀  
夫自元軍還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皇太后命用  
臣禮陳宜中難之太皇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  
所較也乙亥遣監察御史劉岳如巴延軍奉表稱臣上  
尊號歲貢絹銀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烝嘗且  
約巴延會長安鎮以輸平 巳卯參知政事常楙遁以  
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獨三學士誓死不去  
癸未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  
泉州先是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  
秀王判臨安以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請命



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以請太皇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允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召雷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皇太后命具裝及幕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翼日行倉卒失於陳奏耳 元巴延至長安鎮宜中違約不往議事甲申巴延進次皋亭山阿喇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丙

臨安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表曰宋國主景謹百拜言景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姦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景非不欲遷避以求苟全奈天命有歸景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鼎三百餘年宗社遂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巴延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而使龔嘉特舊作龔嘉奉璽表赴上都是

夜宜中遁歸温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朝廷不戰而降各以所部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惟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楊應奎自元軍還言巴延欲執政而議乙酉太皇太后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丙戌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 元巴延下令禁軍士入城違者以軍法從事復遣呂文煥齎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時三司衛兵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丁

晝殺人小民乘時剽殺令下乃止息 戊子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先是天台杜濟糾合四千人來勤王當國者不省往見天祥于西湖上天祥獎異之至是遂隨天祥出使天祥見巴延于明因寺因說巴延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將以為與國乎抑將毀其社稷也巴延以北詔為辭言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北朝若以欲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廟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語漸不遜天祥曰我



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巴延辭屈諸將相顧動色巴延見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蒙古岱舊倫忙古帶今改宣撫索多舊倫忙古帶今改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賈餘慶來易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知廣德軍方回知婺州劉怡知處州梁椅知台州楊必大俱降于元 辛卯元張宏範孟頫程鵬飛賈所易宋稱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六

降表至軍前 甲午元立隨路都轉運使 元穿濟州漕渠 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殿望元闕上表乞為藩輔 元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古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巴延進屯湖州帝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

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巴延令張惠阿喇罕董文炳張宏範索多等封府庫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王寅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昂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竝充祈請使詣元大都餘慶兇狡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不以爲意謝堂獨納賂北軍得先歸 元巴延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文煥等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七

憲遂與餘慶共勸巴延拘天祥令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伦一洗空之而湖三口不至 丁未元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人等曰聞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齋醮授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竝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祕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巨木花果外餘物



權免征稅秘書監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僧道通曉天文歷數并山林隱逸名士所在官司以名聞名山大川寺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迹不許拆毀無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於是巴延就遣宋內侍王楚入宮收宋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孟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巴延聞之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走匿山中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六

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 戊午元主祀先農於東郊辛酉如上都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初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貴以書抵巴延曰母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洪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給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其城貴蒞殺福一門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正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此日以一命報宋朝何至

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南向死以明不肯國問者流涕致異元史本紀倫鎮巢軍復叛夏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珠斬之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卯元以樞密副使張易兼知秘書監事 元巴延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視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以獨松關守將張濡嘗殺廉希賢斬之籍其家遣管如德招諭諸郡福王與芮自紹興至巴延淡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按塔哈舊倫阿答海今改孟祺等入宮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九

宣詔忽帝及全太后入覲祺讀至免繫頸牽羊之語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恩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哀然等及三學士諸生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同赴井死應鑣江山人 元巴延北還承制留阿喇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蒙古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木達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軍與李恆呂師夔會阿喇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問二王



走温州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眾相率哭座下奉盃王昞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昞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往閩中撫吏民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八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以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劔守臣林起鼇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二 三

走温州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眾相率哭座下奉盃王昞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昞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往閩中撫吏民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八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以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劔守臣林起鼇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三 一

真州安撫使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時猶未知夏貴納款故再成以二閩為言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趣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吾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亦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



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為來說降也使再成  
丞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字示之  
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規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  
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導之如揚四鼓  
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眾相  
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北兵  
伏環堵中得免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  
橋北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北兵入索之虞候張慶矢  
中目身被二創執杜濟金應以去濟應解所懷金與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二

得逸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  
祥至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以求二  
王是月始得抵温州 五月乙未朔以平宋遣官告天  
地祖宗於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岳瀆 宋陳立中張  
世傑等奉詔王昞即帝位於福州府改元景炎 攷異經  
世大典  
倫改咸熙元年以為據南劍州安撫使馬  
良佐所報蓋偵探有未實也今從宋史 遙上德祐帝  
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  
為皇太妃進封廣王昺為衛王并福州為福安府以大  
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主剛中知福安府金  
華尉趙孟壘懷太上皇后帛書間道來上擢孟壘宗正

寺簿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什福州城南壁忽崩  
七里 初宋吳堅等來使不得命留館中高應松絕粒  
不語七日而卒賈餘慶病死家鉉翁聞國亾旦夕哭泣  
不食飲者數日帝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辭不受宋主  
熈及全太后至燕鉉翁迎謁伏地流涕謝奉使無狀不  
能保存宋社宋主熈及太后遂赴上都丙申見帝于大  
安殿 攷異元史世祖紀五月乙未朔巴延以宋主熈至  
紀倫丙申山居新語亦云三宮赴北五月初二日拜乙  
見世祖皇帝按丙申即五月初二日也今從宋史  
已授宋主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從  
行內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陳才人俱自經死有留題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三

裙帶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 攷異宋官嬪殉節事浩然  
齋曰據諸書所載稍有同  
異惟山居新語載之甚詳云十二日丙申內人安康朱夫人  
安定陳才人又二侍兒失其姓氏浴罷肅襟焚香於地  
各以抹胸自縊而死解下衣巾有清江紙書一卷云不  
免辱國幸免辱身云云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十三日  
奏聞蓋理四尸取其首懸於全 宋以陳立中為左丞  
后寓所以戒其餘今酌書之  
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  
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  
司 宋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召  
故相葉夢鼎為少師充太一宮使夢鼎聞命即航海赴  
之道覆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 宋以趙潛為江西制  
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



遠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爲浙東招諭使鄒鳳副之毛  
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  
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馮吉水人也 宋文天祥至  
福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  
皆決于陳宜中議論多不合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  
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温州  
帝召宋降將問曰汝等何降之易耶對曰賈似道專  
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  
帝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  
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巴延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四

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事以陵州  
藤州戶六千爲倉巴 以董文用爲衛輝路總管衛輝  
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  
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輸輓  
日役數千夫文用曰吾民敝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  
乃言於司運者曰郡邑胥役足備用不必煩民也司運  
者曰卽如公言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文用卽爲手書  
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亦濟 宋直學  
士院陸秀夫罷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  
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

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時衛葵諸州皆復爲宋守董  
文炳謂索多舊俗改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  
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拒戰三閱月復破婺州衛  
守備甚嚴索多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權  
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黃巡檢起兵度不能支與  
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  
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時監軍趙孟壘復明  
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福王與芮從子孟榮謀舉兵紹  
興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榮詬曰賊臣  
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五

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未廟呼曰太祖太宗  
之靈何以使孟榮至此杭人爲之隕涕 宋故相留夢  
炎降 宋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  
隆興阿爾哈雅舊俗改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  
而直諒聞閩中頒詔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  
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六  
月丁卯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宋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  
秀取鉛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戰敗  
國秀引還卓兵亦敗遂降 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孫



曲阜縣尹孔治兼權主祀事 壬申罷兩浙大都督府  
立行尚書省于鄂州臨安設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為  
之並帶相銜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 甲戌以大明  
歷浸差命太子贊善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歷  
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歷家徒知歷術  
罕明歷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從之詔衡赴大都  
國子生博果密舊倫不忽木今改受學於王恂許衡尤為衡  
所推許帝嘗召試所業嘉歎之至是偕同舍生上疏曰  
王者建國君民建學為先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  
有學故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臣等復取平南之君建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六

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建國子學隋  
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  
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太宗增築學舍高宗立六學皆  
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三萬而已隋之  
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  
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  
亾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非晉隋唐所敢比也  
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愴之臣等向蒙聖恩俾習  
儒學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  
常少欲臣等曉識世務以備陛下之任使乎然學制未

定學徒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其  
不易得也為今之計欲人材眾多通習漢法必如古益  
備立學校然後可若猶未暇宜於大都宏闡國學擇蒙  
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  
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為  
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  
倫明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  
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誦誦經書教以應  
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七

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嫻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  
或一日之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  
勤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為主有餘力者聽令學倫文字  
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  
之勤者升之上舍惰者罰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  
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後上  
舍生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  
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  
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  
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增減皆得不



時奏聞則學無弊欺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  
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  
覽之喜改異博果密疏請立學校嚴冬友據釋要以為  
博果密之意在於薦許衡博果密固衡之弟子  
也余以為許衡在國學著有成效即使博果密專為衡  
而發亦不得議其涉私況其言將以定一代之制不為  
一人也 戊寅詔倫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  
耶律鑄監修國史 壬辰以戶部尚書張澍參知政事  
行中書省於北京 秋七月丁酉宋文天祥開府南劍  
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宐中不從蓋宐中  
棄温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  
開府南劍 宋涪州觀察楊立子嗣榮請降詔招諭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八

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  
雜牛皮麩藜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  
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  
旦北兵多敗阿珠使巴延徹爾舊倫伯顏察兒今改救之所將皆  
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時高郵水路  
已絕阿珠復遣將陸路邀擊米運殺負米卒數千由是  
餉益不繼阿珠請於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  
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安使至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  
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趣泰州將東入海  
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九

父從之 初臨安既破阿珠以宋太皇太后手詔諭李  
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  
降也及帝暴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  
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  
既已臣伏卿尙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  
一人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責應以絕其餉道  
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  
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  
阿珠復遣使者持詔招庭芝庭芝閉壁納使者斬之焚  
其詔於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庭芝猶括

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  
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  
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外兵庭芝投蓮池中水淺不死遂  
與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  
憤罵不已然阿珠猶愛其材勇未忍殺之煥請曰揚自  
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  
珠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以儒生  
知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至是為泰州諮議官州守孫  
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  
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



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

議廬人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亦被創沒水死淮東地

盡歸附 甲寅以楊村至浮雞泊漕渠回遠改從孫家

務 丙辰遣使以香幣祀岳瀆后土 以尙書右丞阿

爾哈雅舊倫阿里海牙今改為平章政事簽書樞密院事淮東行

樞密院錫奇里密實舊倫別乞里迷失今改為中書右丞參知政

事董文炳為中書左丞淮東左副元帥達春舊倫塔兩出今改

浙大都督范文虎江東江西大都督知江州呂師夔淮

東淮西左副都元帥陳巖竝參知政事 是月翰林侍

讀學士郝經卒經為人尙氣節為學務有用拘宋十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十

年從者皆通于學及卒官為護器還葬諡文忠 八月

巳巳穿武清蒙村漕渠 揚州既破元兵攻眞州益急

宋都統司計議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營中見

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死城遂破安撫使

苗再成死之 召阿珠入朝賜泰輿戶二千為倉邑

宋楊亮節居中秉權秀王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

正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

擇有劉夏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者

益急卒遣之與擇圍婺州董文炳拒之乃還 宋以王

積翁為福建招捕使黃恮副之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

上三州性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宋張世傑遣都統

張世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

浚奔寧都 帝歸自上都以鄂囉齊舊倫奧魯赤今改參知政

事 宋太皇太后謝氏以疾久留臨安至是遣人自宮

中昇其牀以出同侍衛七十二人北赴大都降封壽春

郡夫人 九月壬辰朔命國師倫佛事于太廟 庚子

命姚樞王磐選宋三學生之有實學者留京師餘聽還

家 癸卯以平宋赦天下 丙午敕常德府歲貢包茅

阿喇罕舊倫阿刺罕今改董文炳及蒙古岱索多以舟師出

明州達春舊倫塔兩出今改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一

道畧闔廣 東莞民熊飛守潮惠間宋趙潛至即以兵

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會曾

逢龍亦率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

殺之潛遂入廣州 宋知邕州宕昌馬堅將入衛而臨

安已破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阿爾哈雅將進取廣西

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攻

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還保臨江

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

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辛酉詔宋宗臣

鄂州教授趙與巖赴闕與巖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



誤用權奸詞旨激切帝爲之感動即授翰林待制 冬

十月丁亥兩浙宣撫使焦友直以臨安經籍圖書陰陽

祕書來上 戊子淮西安撫使夏貴請入覲乞令其孫

貽孫權領宣撫司事從之 以淮東左副都元帥阿爾

舊作阿里今改爲平章政事河南等路宣慰使哈喇哈遜

舊作合今改爲中書右丞 宋文天祥師次汀州遣趙時賞等

將一軍趣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等皆

自江西以兵來會時賞和州宗室也 呂師夔等將兵

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之于南雄逢龍敗死

飛走韶州進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一

兵敗赴水死 十一月阿喇罕董文炳攻處州知州李

珏以城降宋秀王與擇偕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

世達監軍趙由瑞察訪使林温知瑞安府方洪被執皆

不屈死 大兵破建寧府邵武軍宋陳宐中張世傑備

海舟奉宋主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人十七萬民

兵三十萬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舟得進

宋王積翁棄南劍走福安遣人納款至是軍集城下

積翁爲內應遂與知府王剛中同降 宋主行至泉州

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

壽庚提舉市舶擅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

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

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

在泉州者宐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

田子眞以城降 癸丑併省內外諸司 庚申敕管民

及理財之官由中書銓調軍官由樞密院定議 高麗

國王王愷受名賄 十二月辛酉宋江西制置使趙

潛棄廣州遁副使方輿亦遁 降將王世強爲鄉導破

福安王剛中既降使徇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斬之

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

喇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十二

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

禦于境上華反爲鄉導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

降文龍被執勸之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

此皆節義文章也何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臨安文龍

不食死其母繫福安尼寺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

與吾子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報歎曰有是母宐有是

子爲收葬之 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宋重慶大肆

剽掠軍政不一城中益得自守宋制置使張珪領重慶

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北軍遣師復瀘涪二州北

軍以不和而潰珪乃得入城遣將四出所向俱捷珪旋



遣使訪二王所在時宋主遷播閩廣號令不達於四川而川中諸將猶為宋守 阿爾哈雅致書馬堅許以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使靜江以水為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小洛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湟城遂破堅閉內城堅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什堅家世以忠勇為名將至堅死節最烈准人黃文政先戍蜀軍潰走靜江堅邀與同守城破亦被執文政大詬不屈斷其舌以次剗別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豈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古

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北軍登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堞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哈雅悉坑其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阿爾哈雅許以不殺招之使降七百人皆自殺無一降者阿爾哈雅乃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邛人鄧得遇

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 宋主在惠州甲子遣倪堅奉表詣軍前請降逾時索多命其子元帥伯嘉努偕堅赴大都攷墨元史紀以宋廣王奉表繫王奉表在十二月次年三月始上表耳以哈坦舊傳二今從宋史又倪堅或倪由又倪雷以哈坦舊傳二今從宋史又倪堅或倪由又倪雷改奇爾濟蘇舊傳今改領東川行樞密使攻合州布哈舊傳今改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壬申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為證帝曰妻子豈為證者耶詔勿問 庚寅詔諭浙東西江東西淮東西湖南北府州軍縣官吏軍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圭

皆以萬戶千戶漁奪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歸之元籍州縣凡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田廬產業者俾各歸其主無主則以給附近人民之無生產者其田租商稅茶鹽酒醋金銀鐵冶竹貨湖泊課程從實辦之凡故宋繁冗科差聖節上供經總制錢百餘件悉除免之 是歲行省雲南賽音諤德齊舊傳今改以所改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義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器祭無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諤德齊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



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音諤德齊為聞于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為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遭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賽音諤德齊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賽音諤德齊憂國愛民朕洞悉之此輩何敢誣告即命械送賽音諤德齊處治之既至脫其械且論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立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六

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音諤德齊遣人諭逆順禍福且約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音諤德齊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為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擄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論之羅槃主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

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遂改為元江府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諤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為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

至元十四年宋景炎二年春正月丙申以江南平百姓疲於供軍免諸路今年所納絲銀 兵下汀關宋文天祥欲據城拒戰汀守黃去疾聞宋主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潛等軍還吳淞不至未幾浚與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七

疾俱降 嗣漢天師張宗演召至大都帝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因賜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西諸路道教尋令修周天醮於長春官事畢還龍虎山留弟子張留孫于大都 癸卯復立諸道提刑按察司先是監察御史姚天福謂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舊作玉連帖曰木兒今改按察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處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已也不宜罷伊實特穆爾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至是復立之阿哈瑪特不悅左遷天福衡州路同知 甲寅敕宋福王趙與芮家貲之在杭越者有司輩至京師付其家 宋知循州劉興



知梅州錢榮之竝以城降 二月癸亥慧出東北長四尺餘 廣州下遂破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囚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帝如上都 南伐之師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帝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壬午黎吉撫二州城以隆興濱江姑存之以西僧嘉木楊喇勒智舊倫楊璉真加今改為江南總攝掌釋教除僧租賦禁擾寺宇者 三月宋文天祥復梅州 李雄殺潛說友 宋陳瓚舉兵誅林華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 帝以去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事于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六

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寶默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靡殺之多無踰醪醴况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 翰林待制獲鹿王思廉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太師伊徹察喇舊倫月赤察兒今改御史中丞薩里曼舊倫撒里曼今改等咸聽受焉 廉希憲在江陵疾久不愈董文忠言於帝曰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帝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

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金鈔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宋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兵汝即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 五月癸巳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九

貧民 廉希憲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失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名醫於揚州視其疾希憲服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以諷也 辛亥以河南山東水旱除河泊課聽民



自漁 乙卯選蒙古漢軍相參宿衛 六月辛酉宋文  
天祥軍入雩都 丙寅宋涪州安撫楊立及其子嗣榮  
相繼降命立為夔路安撫使嗣榮為管軍都統 秋七  
月宋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以兵應之 壬辰敕犯盜  
者皆棄市符寶郎董文忠言盜有強竊賊有多寡似難  
悉寘於法帝然其言遂命止之 漕司議通沁水使東  
流合御河以便漕董文用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  
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夏甚水不得達於河即浸淫及  
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辛  
遣使相地形文用上言衛州城中浮圖最高者纔與沁  
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 癸卯諸王錫里濟舊  
倫  
管里吉劫北平王于阿里瑪圖舊倫阿力之地械繫右  
丞相安圖舊倫安裔諸王以叛使通好於哈都哈都弟  
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舊倫伯率軍往禦之  
乙巳宋張世傑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  
盜陳弔眼及翁婦許夫人所統諸峒翁軍皆會兵勢稍  
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召募  
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淮兵在  
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丙午置御史臺於揚州以都元帥姜衛舊倫相為御  
史大夫置八道提刑按察司衛曰陛下以臣為耳目臣  
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  
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每除  
目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其可否不協公論者即劾去之  
戊申東川都元帥張德潤取涪州 置行中書省於  
江西以達春為右丞敬珠爾丹舊倫麥木為左丞李恒  
蒲壽庚程鵬飛並參知政事行江西省事 丁巳以參  
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呂文煥為中書左丞 詔皇  
子安西王北征命王相商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壬  
要張之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  
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根本察下情王為  
置酒嘉納 八月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  
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鳳翥兵  
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鳳翥兵先潰恒追天祥至  
方石嶺及之諸將輩信以短兵接戰恒疑有伏斂兵不  
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  
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  
坐肩輿追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追兵以為天祥擒  
之天祥由是得與杜濟鄒鳳等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



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憤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顏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

道信安豐人也致異元史李恒傳以空抗之戰連繫於眾二十萬按天祥收合餘燼九月戊申頁特密實舊

也的迷破邵武軍入福安宋主舟次廣之淺灣命達春舊倫塔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蒙古岱

下海合追宋二王宋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番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於索多至是索多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劉浚言王積翁

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單弱若不暫從恐為合郡生靈之患帝原其罪昂吉爾等將兵

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破殺張德興執其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巴延討錫里濟遇於鄂

勒歡河舊倫幹魯夾水而陳相持終日俟其懈磨軍為兩隊掩其不備破之錫里濟走死冬十月丙辰朔日

有倉之已未享於太廟宋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宐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

訪論人宐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

衣杖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甲申以行省參政呼圖特穆爾舊倫忽都帖崔斌竝為中書左丞鄂州達

嚕噶齊張鼎湖北宣慰使賈居貞竝參知政事播州安撫使楊邦憲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將五百年

昨奉旨許令仍舊乞降璽書從之索多至興化宋陳贊閉城堅守守按贊死事甚烈何故乞降而復守今從

宋索多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礮石攻破其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

索多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恐失期舍之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趣廣州制置使

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達春遂隳廣州城元帥劉浚攻淺灣宋張世傑戰不利奉宋主走秀山山中

居民萬餘家世傑買富民宅以居宋主軍士多病死世傑復奉宋主赴井澳陳宐中遁入占城詔凡偽造寶鈔同情者竝死其分用者減死杖之具為令庚子以吏部尚書巴圖魯舊倫別都參知政事命中書省



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宐曰亾宋行在宐曰杭州時  
軍士俘温台民男女數千口浙東宣慰使陳祐新至悉  
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  
之民宐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  
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為備遂遇害十二月庚  
午宋梁山軍袁世安以城降乙亥以參議中書省事  
耿仁參知政事都元帥楊文安攻咸淳府克之丙  
子宋主至井澳颶風大伦舟敗幾溺政異經世大典以  
雜識亦云溺死蓋傳  
王為溺死癸辛  
間之誤今從宋史宋主驚悸成疾旬餘諸軍士稍集  
死者過半劉澹攻井澳宋主奔謝女峽復入海澹追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至七里洋政異經世大典倫  
七州洋今從宋史擊敗之獲宋主之舅俞如  
珪宋主欲往占城不果是歲遣使徵緬甸朝貢不從  
率眾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若三百餘而  
還  
至元十五年宋炎興三年五月  
後改祥興元年正月癸巳西京饑發粟  
賑之仍諭阿哈瑪特廣貯積以備闕乏順德府總管  
張文煥太原府達噶齊台哈布哈舊作達魯花赤  
太不花今改以  
按察司發其姦贓遣人詣省自首反以罪誣按察御史  
臺臣奏按察司設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宐待文煥等  
事決方聽其訴從之己亥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

子女及為娼者賣買者兩從之沒其直人復為良山  
東提刑按察使徐世隆移淮東宋將許瓊家僮告瓊匿  
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之  
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隆獨抗章  
力辨行臺是之釋不問戊申從阿哈瑪特請自今御  
史臺非白於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錢穀數及集議  
申書不至者罪之降封宋福王與芮為平原郡公  
布哈舊倫不  
花今改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遺書張珪  
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  
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曰忠於所事不亦惑乎珪不答布哈至城下營造雲梯  
鵝車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  
督戰益急珪與伊蘇岱爾舊倫也速  
解兒今改戰扶桑垣良臣等  
從後合擊之珪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兵  
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哈遣舟師邀  
之遂被執政異元史紀以重慶之破繫於十四年今從  
宋史又元史誤以為珪降據宋史則執送京  
師珪西鳳州人先是瀘州倉盡為萬戶圖們達勒舊倫  
亮滿  
達而所破安撫王世昌自經死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  
今改所破安撫王世昌自經死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  
破涪州守將王明及總轄韓文廣張遇春皆不屈被殺  
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降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它有功者居之不得以子姪代  
陳亾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  
著為令 二月戊午祀先農命蒙古胃子代耕籍田

癸亥賑咸淳等郡饑 命平章政事按塔哈阿哩舊倫阿塔

海阿里選擇江南廉能之官去其冗員與不勝任者

辛未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 呂師夔以張鎮孫及

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 宋主舟還廣州達春令索

多還攻潮州宋知州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填壕造

雲梯鴉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

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壬午置太史院命太子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美

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許衡領焉 改華亭縣為松江府 遣使代

祀嶽瀆 以參知政事夏貴范文虎陳巖竝為中書左

丞黃州路宣慰使唐古特舊倫唐兀史彌竝參知政事

三月乙酉詔蒙古岱索多蒲壽庚行中書省事于福

州鎮撫瀕海諸郡以沿海經畧副使哈喇岱舊倫合剌

領舟師南征陞經畧使兼左副都元帥佩虎符 甲午

西川行樞密院招降重慶等府 乙未命揚州行省選

特穆爾布哈舊倫鐵木兒所部兵助隆興進討 丁酉

命達哈舊倫塔毀夔府城壁 乙巳廣南西道宣慰司

招降雷化高三州 宋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  
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宋都統凌震

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宋主遷駐礪洲曾淵子

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

雷州元帥府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礪洲遂有

是命 夏四月乙卯命元帥劉國傑將萬人北征 丙

辰詔以雲南疆土曠遠未降者多發軍萬人進討 戊

午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中書省左丞夏貴

等分道撫治檢覈錢糧察郡縣被旱災甚者吏廉能者

舉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罷之 甲子命布哈雷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美

西川巡軍之戍西川者遣還 立雲南湖南二轉運使

以時雨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為醞釀

量給之 戊辰宋主殂於礪州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

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

旅以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

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昺年八歲矣

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

不絕上前主諡曰裕文昭武愍孝皇帝廟號端宗楊太

妃仍同聽政時陳宐中人占城日候其還朝竟不至張

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



倫盡出其手雖勿遠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庚辰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從許衡  
之言也 壬午立行中書省於建康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三

天

續

第一百八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遷表彭邦彥蘇德和劉勳北湖等鑑為務蘇德和蘇等輩都學淵

元紀二 起著雍攝提格五月盡屠維  
單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五年 宋祥興元年 五月癸未朔詔翰林學士和爾果

斯果孫倫和禮 今後進用宰執及主兵重臣其與儒臣老

者同議 宋改元祥興時礪洲糧少乃遣人徵糧於瓊

州海道灘水淺急艱於轉運別取道杏磊浦以進雷州

總管蒙古特以兵邀擊之 宋升礪洲為翔龍縣 宋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遂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乙未以烏蒙路隸雲南行省 已亥江東道按察使阿

巴齊 舊倫阿八赤今改 求宣慰使呂文煥金銀器皿及宅舍子

女不獲誣其私匿兵仗詔行臺大夫姜衛詰之事白免

阿巴齊官 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

姚溶竊其鎧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唐益二王通有司撈

笞誣服獄成總管府推官申屠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

辜玠節以賄為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為

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倫詩有異志揭書於市

邏者以上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

七人訊之蓋因寇倫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 六



月丁巳宋張應科收兵復戰敗死張世傑悉眾圍城城中絕糧士食草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已未宋主遷駐新會之厓山時諸軍泊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大海中與石山對立如兩扉故有鎮戍經世大典云厓山南北亘二百里東南控海西北背港張世傑以為天險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翔龍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至十月始罷 已巳有大星殞於廣南聲如雷數刻乃已 乙亥敕省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二

臺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 已卯參知政事蒙古岱請頒詔招宋廣王及張世傑不從 江東宣慰使張宏範入覲請於帝曰張世傑立廣王於海上聞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宏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陞辭奏曰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帝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賜錦衣玉帶宏範辭曰奉命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劔甲為賜則臣得

仗國威靈率不聽者臣得其職矣帝壯之出上方劔以賜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及行宏範薦李恒自副至揚州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下帝復命達春留後供軍食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司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帝命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今改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官軍所襲皆戰死阿爾哈雅略地海外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至其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阿哈瑪特舊名阿合馬今改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監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先是湖南行省左丞崔斌入覲從帝至察罕諾爾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眾阿哈瑪特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肖子巴蘇呼舊名抹德忽今改且阿哈瑪特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倫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哈瑪特罪既而淮西



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管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帝嘗謂昂吉爾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覩者回回人中阿哈瑪特才任宰相阿爾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眾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 丙戌以江南事繁行省官未有知書者恐於吏治未便分命崔斌至揚州行省張守智至潭州行省阿哈瑪特惡崔斌不欲其在內故因事出之 丙申以達春曹倫塔呂師夔賈居貞行中書事於贛州福建江西廣東皆隸焉 辛亥改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四

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亾家屬皆盡 辛未復給漳州安撫使沈世隆家貲世隆前守建寧府有郭贊者受朱張世傑檄招世隆世隆執贊斬之蒙古舊倫改今以世隆擅殺籍其家帝曰世隆何罪其還之仍授本路管民總管 壬申宋以姚良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 辛巳以中書左丞董文炳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索多蒲壽庚為中書左丞因命索多等招徠東南諸蕃國許以互市 九月壬午朔宋葬前主於永福陵 庚寅以中書左丞行江東道宣慰使呂文煥為中書右丞 冬十月己未享於太廟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五

京兆府為安西府 詔江南浙西等處毋非理征民時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為奴隸令出得還為民者數千人 建漢祖天師正一祠於大都令張問孫居之 八月壬子朔追毀宋故官所受告身 庚申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裂為五既墮地聲如鼓一時頃止 己巳宋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封越國公天祥聞宋主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請入朝優詔不許更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曰天子幼冲宰相遜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

廟 丁卯弛山場樵采之禁 十一月丁亥以辰沅靖鎮遠等郡與蠻獠接壤民不安業命建春程鵬飛並為荆湖北道宣慰使 張宏範以弟宏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會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它寨俱不設備宏範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拔之 壬辰中書左丞行江東道宣慰使龔嘉特舊倫囊加言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絕其擄掠之患分



據官僚本以革阿哈瑪特濫設之弊其將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勸後新附軍士宜令行省賜之衣糧母使闕乏帝嘉納之 徵宋故相馬廷鸞章鑑赴闕不至

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爾哈雅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

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癸巳瓊州民倫亂

執與珞等降與珞及安國之傑皆死之 甲午弛酒禁

初阿哈瑪特子呼遜舊倫忽阿薩爾等以崔斌論列

免官至是以張惠請詔復之惠又請復其子巴蘇呼及

姪巴圖噶鼎等職帝不從 丁未詔諭沿海官司通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六

本國人市舶 安西王之北征也六盤守者構亂王相

趙炳自京兆率兵往捕誅其首惡既而六盤復亂炳又

討平之王還自北嘉歎戰功賚賜有加是月王璣 閏

月庚戌朔羅氏鬼國主阿榨西南蕃主韋昌盛並內附

李恒兵至清遠宋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震

又敗道夫震並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張宏範 十

二月己卯朔簽書四川行樞密院皆順招都掌蠻內附

壬午宋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

匡山與翟國秀軍台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

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

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宏正

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宏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

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天

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偽得實

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

宏範曰忠義人也釋其縛以容禮之天祥固請死宏範

不許處之舟中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子俊廬陵人也

丙午禁玉泉山樵采漁弋 戊申封伯夷為昭義清惠

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導肥河入於鄴淤陂皆為良

田 會諸王于大都以臨安所俘寶玉器幣分賜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七

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舊倫楊璉怙恩橫肆窮

驕極淫以是月帥徒役頓蕭山發宋寧宗理宗度宗楊

后四陵宋陵使中官羅銑守陵不去與之力爭凶徒痛

箠銑脅之以刃銑慟哭而去乃大肆發掘得寶玉極多

截理宗項以為飲器棄骨草莽間是夕聞四山皆有哭

聲山陰唐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執券行貸得金具酒

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

儒者若是將何為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其瘞之

眾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總浮屠耽耽虎視事露奈何珏

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竄取以易誰復知之乃



造數木函刻紀年一字為號分委而散道之眾如珪指  
 夜往拾遺骸詰胡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既而嘉木揚  
 喇勒智復發微高孝光四陵及諸后陵微宗權中止有  
 朽木一段邢后權惟鐵燈檠一枚而已宋太學生東嘉  
 林景熙故與珪善乃話為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  
 即拾以投籬中鑄鉞伶小牌繫於腰間取賂西僧曰餘  
 不敢望得高宗孝宗足矣西僧左右之果得兩朝骨為  
 兩函貯之託言佛經遂與珪所得之骨竝瘞蘭亭山南  
 移常朝殿冬青樹植其上以識未幾嘉木揚喇勒智下  
 令哀諸陵骨雜置牛馬枯櫛中建白塔於故宮欲取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八

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杭州總管府推官申屠致  
 遠力拒之乃止塔成名曰鎮南以厭勝之杭人悲感不  
 忍仰視蓋珪等事甚秘杭人未有知者方珪等之始謀  
 拾骨也宋將倫監簿山陰王英孫持其議東陽鄭宗仁  
 襲其役長溪謝翱為之籌畫翱故文天祥之客也遇寒  
 食則相與密祭之久之事漸泄人多指目珪景熙謂旦  
 夕禍且不測珪景熙亦自承不以為懼事幸不發人皆  
 稱曰唐林二義士後異雜有開唐義士傳鄭元祐林義倫  
 成寅黃宗義為謝翱冬青引倫註據知君種年星在  
 尾句以為寅年之證是也癸辛雜識以為乙酉年十一  
 月徐氏後編信為至確遂分唐林所舉為二事從而辨  
 之曰唐林之義其時與其陵異其所取之骨與所葬之

地亦異唐事在戊寅林事在乙酉是其時異也戊寅發  
 光宗等四陵乙酉發高孝等九陵是其時異也唐得數  
 函林止兩函是所收之骨有少也唐葬蘭亭林瘞東  
 嘉是所葬之地有遠近也今按徐氏所辨非也周審羅  
 識載此事頗為疎舛如云發微欽高孝光五帝陵欽陵  
 止有鐵燈檠一枚豈知欽宗之柩終於不返金史明言  
 葬於鞏洛則紹興安得有欽陵蓋誤以邢后之陵為欽  
 陵其傳聞失實如此則所繫年月又豈可信乎雜識以  
 為歸葬東嘉者止以林為溫州人從而實之耳豈知林  
 為汝社中人與王英孫唐珪諸人互相唱酬固為紹興  
 而高公乎總之徐氏發微林景熙詩雙匣親傳竺國經  
 引為景熙收高孝二陵骨之證按此詩或云唐倫或云  
 林倫今白石樵唱集有此詩可斷為林倫然集中有夢  
 中倫四首此特其一又有詩云水到蘭亭倍嗚咽不知  
 真帖落誰家是林所得者俱葬蘭亭即其確證豈得舉  
 其一而廢其餘乎今為參攷而逆書之輟耕錄云丙  
 子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  
 得有此事惟戊寅距丙子二十一年此時庶事草創故妖  
 禩得建其惡徐氏據至元二十一年籍發陵所收金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九

徐氏又云戊寅粵東未下必妖兒獻朕勝之術欲使粵  
 東速敗故世祖聽其發掘不兩月而厓山覆歿帝服其  
 奇驗得寶非初志後聞其所收極多乃籍之於官耳此  
 亦想像之詞宋至厓山其勢已不能立國在僧徒或以  
 此狀勝而宋之覆歿不係乎此也至王英孫主持其議  
 則黃潛傳藻趙訪拉述之謝翱髮集有夜夢繞於越  
 落日冬青枝之句不止冬青引一首也連百正集有贈  
 鄭宗仁詩亦指此事皆當時共事之可徵者理宗首為  
 飲器明洪武中始歸葬紹興高啟大全集貝瓊清江集  
 俱明其事亦可為是歲雲南行省奏招降諸蠻城皆  
 葬蘭亭之証云  
 一百二十餘所安西王相府奏西蜀俱平  
 至元十六年 宋祥興 春正月申寅禁無籍軍侵掠平民  
 時諸王質弼特穆爾舊倫只必帖所部為暴尤甚命捕  
 為首者真之法 辛酉宋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先



是東川行院恥功不成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立  
與東川有澆怨懼降而受戮乃遣問使納款於西川安  
西王相李德輝單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  
置其吏合人德之東川行院與德輝爭功因奏立久抗  
王師嘗指斥憲宗宜殺之降臣李諒亦訟立前殺其妻  
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貲償諒既而安西王具  
立降附本末來上具言東川院臣憤德輝受降之故誣  
奏誅立樞密院亦以前奏為非帝怒曰卿視人命若戲  
耶前遣使計殺立久矣今追悔何及會安西王使再至  
言未殺立乃詔立入覲命為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十

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  
青顧凱知宋主所在壬戌宏範兵至厓山或謂張世傑  
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  
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  
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  
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倫一字陳碇海中中艦外  
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宋主居其間為死  
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水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  
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宋軍  
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

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蒸  
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韓氏甥在宏範軍中宏範署  
為萬戶府經歷三遣諭禍福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  
富貴但為主死不移也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宏範乃  
強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  
叛父母可乎固強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  
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  
止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  
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  
傑兵士茹乾糧飲海水水鹹即嘔泄皆大困世傑帥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十一

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庚午李恒兵自廣州來會與宏  
範合守厓山北諸將請以礮攻之宏範曰礮攻敵必浮  
海散去吾分道非所利不如以計鞫畱而與戰也且上  
戒吾必翦滅此今使之遁何以復恒亦曰我軍雖圍敵  
而敵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  
水既絕自知力屈恐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能  
成功也遂定議與宋舟相直對攻 丙子以中書左丞  
拜奇爾默色舊倫別乞里 迷失今改同知樞密院事 賜廉希憲  
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  
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卷 史部 編年類



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 二月戊寅朔祭先農於籍田 宋張世傑部將陳寶來降已卯宋都統張達乘夜來襲敗還癸未平旦張宏範分諸將為四軍李恒當其北及西北角樓諸將分居其南及西宏範將其一相去里許令曰敵東附山潮退必南遁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北軍聞吾樂倫乃戰又令曰敵有西南艦聞其將左大守之必驍勇也吾其自當之頃之有黑氣出山西宏範曰吉兆也潮退水南瀉恒從北面順流衝擊世傑以淮兵殊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十一

有赴宋主舟大且諸舟環結秀夫度不得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宋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宋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宋主時年九歲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宏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軍卒求物尸間遇一尸小而暫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奪取寶以獻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廣王溺死報楊太妃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止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十二

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亾復立一君今又亾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後異元史以張世傑為死於海陵山下與山下與元史異傳又云世傑斷維以十餘龍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是張宏範兵沒之後世傑復至厓山又為劉自立所敗也元史當得其實元史文有不具耳在厓山則世傑復至厓山當得其實元史文有不具耳元史張宏範傳云厓山紀功而還及紀功之碑至明中葉猶存世傑復至厓山何不以不毀為時倉猝無暇計及此也癸辛雜識云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為則老臣必死於戰有沈香一梓



重千餘兩是時當焚此香為驗或香烟及御舟可即遣  
援兵或不立然宜速為之所無墮其計中也及厓山之敗  
最儼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日臣死罪無以報國不能  
運輔主惟天鑒之尚有將佐三十餘亦立其後如此者  
一晝夜從者亦登立不少動既而北軍擁至篙師亦皆  
小舟逃去風起浪湧舟遂沈溺者甚眾是以世傑與宋  
主為同時溺死疑係傳聞之誤也宋史陸秀夫傳云  
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今從宋元史參酌連書之

甲申以征日本救揚州湖南贛州泉州造戰船六百艘

乙未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五十里立安樂

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官給其需藁葬之 禁諸

鄂囉及漢人持弓矢其出征所持兵仗還即輸之官庫

甲辰中書省請以真定路達魯噶齊蒙古岱為保定

路達魯噶齊帝曰此正人也朕將別以大事付之 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古

是郭守敬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

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湮亦復欹側守敬乃

盡攷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為重棚創

倫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管人嘗

展管望之未得其的倫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倫

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倫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

天之正圖莫若以圓求圓倫仰儀石有經緯郭守敬傳

石倫古今從齊履謙知結而不動守敬易之倫立運儀

太史院事郭公行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倫證理儀表高景虛因

象非真倫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倫闕几歷法之驗  
在於交會倫日月會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儀低昂  
標以指之倫星晷定時儀又倫正方案圭表郭守敬傳

所用又倫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矩圖與

上諸儀互相參攷至是以王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

史院事始進儀表式守敬嘗上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晷

帝不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

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

驗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古

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

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

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溟測驗凡二十七

所 三月壬子龔嘉特舊倫龔嘉加括兩淮造回回礮新

附軍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能造礮者俱至京

師 丙寅敕中書省凡掾史文移稽緩一日二日者杖

三日者死 潭州行省招下西南諸蕃甲戌以龍方零

等為小龍蕃等處安撫使仍以兵三千戍之 詔太常

寺講究州縣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定祭祀儀式及

壇境祭器制度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夏四月大都等十六路蝗 帝師帕克斯巴舊倫八思巴今改

李策琳舊倫赤憐真今改嗣為帝師賜帕克斯巴號皇天之

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慧真智祐國如意

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以後累朝皆有帝師相

承不絕 同簽書樞密院事趙良弼言宋亾江南士人

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帝常

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

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

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向何如耳尚詩賦則必

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矣 五月辛亥以泉州經張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六

世傑兵減今年租賦之半 丙辰以五臺僧多匿逃奴

及遺賦之民敕西京宣慰司按察司搜索之 丙寅敕

江南僧司文移毋輒入遞 丙子命宗師張留孫即行

宮倫醮事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 先是兵下江西南

安守臣迎降獨南安縣不下縣人李梓發黃賢共推縣

尉葉茂為主繕治守具達春引眾萬餘攻之邑猶彈丸

城牆甫及肩梓發率眾死守晝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

鼓劫皆達春等相顧曰城如碟子大人心乃爾硬耶遂

親至城下諭降城上裸諫大罵俄斃發幾中達春乃徒

砦水南自冬徂春力攻三十五日死者數千不能克久

之茂出降元軍乃退梓發賢堅守如故及厓山破參政

賈居貞又往諭降城上仍詬罵不已時眾稍稍徙去心

力頗懈居貞命方文等進攻凡十五日城破屠之梓發

舉家自焚縣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猶過當 甲申敕

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

王議其便以聞 雲南都元帥爨膺尼雅斯拉鼎將兵

抵金齒蒲驃緬國界內招下三百砦籍戶十一萬詔定

賦租立站遞設衛送軍軍還獻馴象十二 辛丑以通

州水路淺舟運甚艱命樞密院發軍五千仍令倉祿諸

官雇役千人開浚以五十日訖工 臣僚有請賦北京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七

西京車牛以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

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禾稼何由得種其止之 癸卯

以臨洮鞏昌通安等十驛歲饑供役繁重有質賣子女

以供役者命選官撫治之旋以襄陽屯田戶七百倍軍

當驛役 甲辰以阿哈瑪特子呼遜舊倫忽魯今改為潭州行

省左丞呼實哈雅等並復舊職 是夏四川宣慰使楊

文安入覲以所得城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之

功何若是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 秋七月乙卯定

江南上中路置達嚕噶齊二員下路一員 丁巳交趾

國貢馴象 己未以蒙古軍二千諸路軍一千新附軍



一千合萬令李庭將之 壬戌罷潭州行省遣征日本  
及交趾戰船 癸酉西南八番羅氏等國內附洞若凡  
千六百二十六 命崔或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 八  
月丁丑帝歸上都如上都元 戊子范文虎言臣奉  
詔征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齋詔往諭其國期  
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從之 庚寅帝  
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斂之民詔天下  
罷之 丁酉以江南所獲玉齋及玷凡四十九事納於  
太廟 先是捕海賊金通精不獲通精死獲其從子溫  
有司請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特赦其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六

甲辰詔漢軍出征逃者罪死且沒其家 九月乙巳朔  
范文虎薦可為守令者三十人詔令後所薦朕自擇之  
凡有官守不勤於職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籍沒 庚  
戌詔行省左丞呼遜兼領杭州等路諸色人匠以杭州  
稅課所入歲造緞段十萬以進 阿哈瑪特言王相府  
官趙炳云陝西課程歲辦萬九千錠所司若果盡心措  
辦可得四萬錠即命炳總之 同知揚州總管府事董  
仲威坐賊罪行臺方按其事仲威反誣行臺官以它事  
詔免仲威官仍沒其產十之二 戊午議罷漢人之為  
達嚕噶齊者已已樞密院言有唐古岱者冒禁引軍千

餘人於辰溪沅州等處劫掠新附人千餘口及牛馬金  
銀幣帛而麻陽縣達嚕噶齊呼巴布哈為之鄉導斬  
唐古岱呼巴布哈餘滅死論以所掠者還其民 冬十  
月己卯享於太廟 戊子千戶託訥舊倫脫總把呼岱  
舊倫忽擅引軍入婺州永康縣界殺掠吏民事覺自陳  
扈從先帝出征有功乞貸死赦沒其家貲之半杖遣之  
辛卯賑和州貧民鈔 乙未納碧玉齋於太廟 辛  
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壽倫醮事奏赤章凡  
五晝夜事畢居壽請問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  
帝喜曰尋將及之明日下詔皇太子燕王參決朝政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四 七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之事皆先啟後聞 是  
月叙州夔府至江陵界置水驛 蜀地既平以張庭瑞  
為諸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碭門羌與婦人老幼  
入市爭價持刀入碭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  
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  
俗暴悍以鬪殺為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門牆之寇  
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  
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  
語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  
為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於朝召近郡兵空



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胛卜之  
視肉之文理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  
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  
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礪門爲界無相出入官買蜀  
茶增價鬻於羌人人以爲忠庭瑞更變引法每引納二  
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蜀便之先時運糧  
由揚州沂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  
蠻叛蠻善飛槍聯松枝爲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  
瑞所射矢出其牌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卽  
請服遂斬其酋而招復其餘民庭瑞旋授叙州等處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夷部宣慰使 宋文天祥之被執也數求死不得太學  
生廬陵王炎午倫生祭文勸其速死置於衢路天祥未  
之見也行至南安不食八日猶生是月至燕館人供帳  
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天祥  
南面坐未嘗而北留夢炎說之則罵王積翁欲合降臣  
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夢炎不可曰天祥出  
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已而丞相博囉  
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  
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博囉叱左右曳之地天祥不屈  
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

河代無之我盡忠於宋以此願求早死博囉曰汝謂  
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日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  
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  
博囉曰汝不肯說廢興事且道古來有以宗社與人而  
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  
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不幸有賊臣獻國國臣當死所以不死者爲  
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  
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  
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囉不能詰有  
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  
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卽位於  
德祐去國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  
官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詞但以無所受命爲  
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  
何不可博囉怒曰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  
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博囉曰  
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  
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



唯有一死不在多言博囉欲殺之帝及諸大臣不可張

宏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復囚之

致異宋史天祥傳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

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論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

緣竟假得以黃冠歸故鄉它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

選官之非直也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

棄之將安用我陳經通鑑續編同按天祥對博囉之言

唯求早死豈復有黃冠歸故鄉之想論者以為必雷夢

炎輩忌天祥全節者因積翁有請釋為道十一月壬

士意遂附會其語以誣天祥耳今不取

子遣禮部尚書柴椿偕安南國使杜中齋詔往諭安南

國世子陳日烜責其來朝 乙卯罷太原平陽西京延

安路新簽軍還籍罷招討使劉萬努所管無籍軍願從

大軍征討者 戊辰命湖北道宣慰使劉淡教練鄂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漢陽新附水軍 十二月戊寅發粟鈔賑鹽司竈戶之

貧者 丙申敕樞密翰林院官就中書省與索多舊倫

改今議招收海外諸番事 丁酉敕自明年正月朔建醮

于長春宮凡七日歲以為例 增置宿衛初宿衛皆領

於四集賽舊倫怯以太祖功臣博勒呼舊倫博爾博爾

濟舊倫博爾穆呼哩舊倫木華齊拉哀舊倫赤老四族

世領集賽之長集賽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老既久即

沁率敕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即萬安寺設齋圓戒

賜衣 是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諤德齊舊倫賽

改卒百姓巷哭交趾國王遣使者十二人衰經致祭使

者號泣震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元紀三起上章執徐正月盡元凱

元紀三起上章執徐正月盡元凱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詔折江淮銅及銅錢銅器辛酉以海賊賀文達所掠良婦百三十餘人還其家廣西廉州海賊霍公明鄭仲龍等伏誅甲子敕泉州行省山寨未即歸附者率兵拔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之已拔復叛者屠之錄收宋二王功以總管張瑄為

沿海招討使千戶羅璧為管軍總管先是阿爾哈雅

舊倫阿里呼圖特穆爾等下荆南江西廣

西海南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所俘

三萬二千餘人悉役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行臺

御史以為言戊辰敕御史大夫姜衛舊倫相威今改檢覈之並

放為民置行中書省于福州蒙古漢軍都元帥張

宏範卒宏範自厓山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

癘疾倫帝命尚醫診視遣近臣臨議用藥衛士監門止

雜人無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

拜退坐命酒倫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劔甲付子珪曰

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宏

範好讀書過目通大義善應對初從巴延下建康軍中

會諸將頒賞宏範後至巴延曰軍中會集後至者罪雖

勲舊不貸汝何敢爾宏範曰出戰不敢後受賞恥居先

巴延無以難居常曰律已廉則公明自生賞罰信則人

皆效力不懷報怨之心則怨亦自釋聞者趨之後追封

淮陽郡王諡獻武二月乙亥張易言高和尚有祕術

能役鬼為兵遙制敵人命和爾果斯舊倫和禮將兵與

高和尚同赴北邊丁丑達爾布罕舊倫答里以雲南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行省軍攻定昌路擒總管谷納殺之詔達爾布罕還以

阿達代之雲南行省右丞尼雅斯拉鼎舊倫納速等

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已在臣目中臣先奉旨若重慶

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益兵征之帝

以問丞相托里圖哈舊倫脫里托里圖哈曰陛下初命

發士卒六萬人征緬今尼雅斯拉鼎止欲得萬人帝曰

足矣遂詔尼雅斯拉鼎將精兵萬人征之尼雅斯拉鼎

又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簿貿易病民

宜罷一謂雲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

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尚存臣謂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元



帥府亦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臣謂達官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尼雅斯拉鼎賽音諤德齊舊倫赤今之長子也 己丑命梅國寶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初瀘州嘗降宋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珏所殺國寶詣闕訴冤詔以珏昇國寶使復其父讐時珏在京兆解弓弦自縊死國寶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為俘者從之致異宋史忠義傳張珏至安西趙老菴其友謂之以故珏乃解弓弦自縊廟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

死所元史紀先書珏降繼書梅國寶請復讐事今以事理度之珏非降者也方元人招珏降以呂文煥夏貴故被執不降未死元主始聽復仇耳今從宋元史酌書之 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三

征東元帥寶都舊倫忻都今改洪俊奇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 庚子發侍衛軍三千浚通州運糧河 江淮行省左丞夏貴請老從之仍官其子孫 辛丑以廣中

民不聊生召右丞達春左丞呂師夔廷詰廢民之由命頁迪密實賈居貞行宣慰司往撫之師夔至廷辯無驗復命還省治事 三月癸卯命王積翁入領首事中書省臣以為不可改戶部尚書 甲辰帝幸上都時上都

留守闕宰相進擬十數人皆不稱旨帝顧資仁傑曰無以易卿者遂授之仁傑善於其職每歲春秋行幸供億未嘗闕 乙卯立都功德使司掌帝師所統僧人并吐

番軍民等事 初安西王既薨召其相趙炳入見因言陝西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事帝怒遣使偕炳往按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南達舊倫阿難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平涼北崆峒山致異元史商挺傳或告炳不微異炳子仁榮上訴詔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鞠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於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其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為治器具尋贈炳中書左丞諡忠愍

趙炳之死也與王府相商挺無預會王府女奚有預郭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四

琮之謀者臨刑望以求生語連挺及其子璫帝怒召挺拘炳家獄下獄命諸儒讞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曰臣宋人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不悅曰是同類相助之詞也符寶郎董文忠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文忠曰臣目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不與也帝默然久之始得釋 先是索多單士擾民故南劔等路民復叛及蒙古岱往招徠之民始獲安夏四月壬申朔詔以蒙古岱仍行省福州 癸酉南康杜可用叛命史弼討擒之 乙酉以太常樂付太常寺 丁亥立杭州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四



金玉總管府 五月甲辰倫行官于察罕舊倫察罕

改今 丙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鐸喇哈領之

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國 移福建行省於泉州 高麗

國王暉以民饑乞貸糧萬石許之 甲寅汀漳叛賊廖

得勝伏誅 六月丁丑索多部下聚黨於海道劫奪商

貨范文虎招降之復議置於法 阿塔哈等請罷江南

所立稅課提舉司阿哈瑪特力爭詔御史臺選官檢覈

具實以聞遂遣布魯哈達等檢覈江淮行省錢穀 壬

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命江淮等處頒行鈔法廢宋

銅錢 秋七月己酉立行省於京兆以前安西王相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五 五

德輝為參知政事兼領錢穀事 徙泉州行省於隆興

戊午以參知政事郝禎耿仁竝為中書左丞阿哈瑪

特在位日久蓋肆貪橫援引二人驟升同列陰謀交通

專事蒙蔽逋賦不蠲眾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

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為己有內

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洛陽

秦長卿者上書發其姦事下中書中貴人力為救解議

遂寢阿哈瑪特大恨長卿以鐵冶事誣逮下吏籍其家

使獄吏殺之其後阿哈瑪特雖誅而長卿之冤終不自

用姚演言開膠東河及收集逃民屯田漣海 初中

晉以領大農事張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

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間環五百餘里夏

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

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為良田爨焚之人雖知

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

南由是益富庶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為

郡縣除立道忠慶路總管時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義

之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

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

禮讓風俗稍變至是入朝力請於帝以雲南王子額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五 六

特穆爾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襲王尊帝從之遂命立道為臨安

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立道大名人也 乙丑

罷江南財賦總管府 割建康民二萬戶種林歲輸釀

米三萬石官為運至京師 己巳遣中使歷江南名山

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阜山建

康三茅山皆設醮 八月庚午喇蕭簡等十人歷河南

五路擅招闖遺戶事覺謫其為首者從軍自效餘皆杖

之 乙亥改蒙古侍衛總管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司 戊寅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貢寶物

犀象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海外諸蕃國唯



馬八兒與俱藍為之綱領上年冬遣兵部侍郎嘉璉迪等與索多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及是乃遣使內附丁亥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諡文獻樞含宏仁恕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畱怨憂患之臨不見言色有來即謀者必反復告之 戊戌高麗王王曙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於是以范文虎實都洪俊奇為中書右丞李庭張巴圖舊倫拔突今改為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水軍萬戶都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七

元帥張禧請行即日拜行省平章政事與文虎庭等率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已而颶風大倫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 漳州陳弔眼聚黨數萬劫掠汀漳是月加鄂勒哲圖舊倫完者都今改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往討賜翎根甲面諭遣之且曰賊苟就擒聽汝施行時黃華聚黨三萬人擾建寧號頭陀軍鄂勒哲圖先引兵鼓行壓其境軍聲大震賊驚懼納款鄂勒哲圖許以為副元帥凡征蠻之事一以問之且慮其姦詐莫測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鵝

翔空鄂勒哲圖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山積華大悅服鄂勒哲圖乃聞於朝請與之俱討賊朝廷從之授華征蠻副元帥與鄂勒哲圖同署華遂為前驅破其五寨 九月壬子帝至自上都自是夏往避暑秋還京師歲以為常 冬十月壬午詔立陝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以布哈為右丞李德輝汪惟正並左丞初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適李德輝在播州乃遣安珪馳驛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納款德輝以其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八

事上聞乃改鬼國為順元路以阿察為宣撫使時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及左丞之命下而德輝已率蠻夷哭之哀如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卷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甲申詔龍虎山天師張宗演赴闕 己丑命達實舊倫都實今改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達實受命而行四閱月始抵其地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通視方可七八十里尸高山下瞰



漢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舊倫火敦鄂端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鄂博諾爾舊倫今改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齊舊倫必勒河舊倫赤賓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舊倫赤今與齊必勒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闌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舊倫也里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溪巨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爾瑪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五 九

謨喇其山最高譯言騰格爾哈達舊倫騰乞即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崑崙以西山皆不穹峻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舊倫乞兒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德州地名筆齊里始有州治官府又四五日至積石即禹貢之積石也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丙申始製象輪吏部尚書劉好禮言象力

甚巨上往還兩都乘輿駕象萬一有變從者雖多何力能及未幾象驚幾傷從者好禮祥符人也 十一月乙巳置泉府司掌領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諸王出納金銀事 戊申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可之 丁巳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廉希憲薨年五十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臬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墮汝輩宜慎之後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又追封恒陽王 壬戌詔江淮行中書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五 十

括巧匠未幾賜將倫院工匠銀鈔幣帛旋救逃役之民竄名匠戶者復為民 甲子詔頒授時歷初帝命王恂許衡楊恭懿及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徧攷歷書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為精密至是歷成守敬與恂等同奏言自漢以後歷經七十改創法者十有三家今所攷正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日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其餘正訛補闕蓋非一事奏上賜名授時歷頒之天下自



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遊而用之靡有差忒凡日月薄  
會五緯陵犯彗孛飛流暈珥虹蜺精凌雲氣諸係占侯  
者俱在簡冊 丁卯遣宣慰使嘉瑋孟慶元等持詔諭  
占城國王令其子弟或大臣入朝 昭文館大學士竇  
默率默母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方汲黯帝嘗  
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  
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公茂樞字  
也默後累贈太師追封魏國公諡文正俊民澤州人精  
於邵雍皇極數時知數者無如劉秉忠亦自以為弗及  
帝在潛邸嘗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十一

賜諡莊靜先生 十二月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  
阿里布 舊伯今改 右丞雅克特穆爾 舊伯今改 左丞崔  
斌斌既發阿哈瑪特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  
省左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乃奏遣布拉噶達爾 舊伯今改  
合答兒 劉思愈檢覈江南行省錢穀誣構斌與阿里布  
等盜官糧四十七萬石因奏罷宣課提舉司及擅易命  
官八百餘員自分左右司官鑄銀銅印命都事劉正等  
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三人於死  
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爾哈雅取荆湖廣海虞建大功  
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會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

天下聞而免之 辛未高麗國王王曙領兵萬人水手  
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  
俊奇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  
高麗毋擾其民 癸酉以高麗國王王曙為中書右丞  
相 乙酉淮西宣慰使昂吉爾請以軍士屯田阿達哈  
等以發民兵非便宜募民願耕者耕之且免其租三年  
從之 鄂勒哲圖既破陳弔眼復與副帥高興討陳桂  
龍等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  
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  
蕪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甲午大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十二

重建太廟成自舊廟奉遷神主于祐室遂行大享之禮  
丙申敕鑲板印造帝師帕克斯巴 舊伯今改 新譯戒  
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 敕擅據江南逃亾民田者  
罪之 是歲改建寧雷州廉州化州高州為路以肇慶  
路隸廣南西道 賑鞏昌常德路饑民仍免其徭役  
至元十八年春正月辛丑召阿喇罕范文虎龔嘉特赴  
闕受訓諭以巴圖張珪李庭留後命實都洪俊奇軍陸  
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所過州縣給其糧食用范文  
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及回回砲匠帝  
曰戰船安用此皆不從 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博囉以



給貧民 丁未救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凡諸王位下合設達魯噶齊並赴闕 丙辰帝幸鄒州 癸亥邵武民高日新據龍樓寨為亂擒之 二月辛未帝幸柳林 乙亥立上都留守司 陞叙州為路隸安西省 移潭州省治鄂州徙湖南宣慰司于潭州從湖廣平章政事阿爾哈雅請也阿爾哈雅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乙酉改輝和爾斷事官為北庭都護府 丙戌征日本軍啟行諸將陛辭帝曰有一事朕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三 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先是翰林學士王磐聞師行有期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優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它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它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嗣它心欲何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浙東饑發粟賑之 己丑發肅州軍民鑿渠溉田 福建省左丞蒲壽庚言詔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質艱苦詔止

之 乙未皇后鴻吉哩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集贊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先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其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后嘗於太府監支絹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弦練之緝為紬以製衣宣徽院羊臠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宋亾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四 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遣宦者追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奏請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即愛之但時加存恤可矣后退益厚待之 丙辰帝還宮以中書右丞行江東道宣慰使阿喇罕為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江西道宣慰使兼招討使賈特密寶舊倫也的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以遠陽懿蓋北京大定諸州早免今年租稅之半 遣



皇太子行邊復以巴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俾從汝母以常人遇之也 三月戊戌國子祭酒致仕許衡病革會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可不有事於祖攷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年七十 三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之服其教者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者往往有之後贈司徒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冤者搥鼓以聞 夏四月癸酉復頒中外官吏俸 辛巳通泰二州饑發粟二萬餘石賑之 五月甲辰遣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五 五

賑瓜沙州饑已酉禁瓜沙州為酒 庚申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寅敕謙州織工貧甚以粟給之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己卯以順慶路隸四川東道宣慰使 日本行省遣使言大軍駐巨濟島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成軍已擣其虛詔曰軍事卿等當自權衡之 庚寅以阿喇罕有疾詔阿達哈統率軍馬征日本 壬辰以中書左丞呼圖特穆爾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呼喇出為中書左丞行尚書省事 秋七月己亥阿喇罕卒于軍 庚戌以松州知州布薩圖格舊名倫僕散

前後射虎萬計賜號萬虎將軍 辛酉索多征占城賜馳蓬以避瘴毒 八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姦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 庚午蒙古岱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 壬辰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為給糧先是命阿達哈代阿喇罕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餘寇未至而實都洪俊奇范文虎李庭金方慶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五龍山下眾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佗舟為歸計日本規知之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五 六

十萬之眾得逃還者三人而已文虎部將楚鼎別率千餘人渡海亦遭風壞舟鼎挾破船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屯駐散兵漂泛漸集遂率之以歸 及異元史本紀祇言征日本軍大失世大典云十八年八月諸將未見敵卷全師而返上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果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上國佐等不聽節制遂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闕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武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無食無主者眾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佗舟欲還七日日本軍來戰盡死餘二三萬劫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聞等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和故皆奔軍歸久之聞與莫青吳萬五者逃歸十萬之眾得返者三人而已按當時諸將諱言恐師經世大典與日本傳同



今從 閏月癸巳朔阿達哈請以戌三海口軍擊福建

賊陳弔眼詔以重勞不從 丙午帝至自上都 丁巳

括江南戶口稅課 壬戌兩淮轉運使阿喇卜丹舊倫

瓦丁坐盜官鈔及和買馬匹格朝廷宣命又以官員所

佩符擅與家奴往來貿易伏誅 京兆等路歲辦課額

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九月癸未阿哈瑪特

尚以為未實欲發使覆之帝曰阿哈瑪特何知事遂止

簽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高源劾常州達嚕噶

齊馬忽奪民田及它不法事恕懼賂阿哈瑪特以它事

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出先是源所居隣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七

素知源事母至孝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哈瑪特曰源孝

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

人恃天不祥阿哈瑪特亦感悟源得不死 少府為諸

王昌圖建宅于太廟南太常丞田忠良往仆其柱少府

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

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敕中書闕道

國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

梁武帝用麩為犧牲後如何耶從之忠良中山人也

冬十月乙未享於太廟貞懿聖順昭天睿文光皇后祔

丙申募民屯田淮西 己亥降詔諭安南國立日烜

之叔遺愛為安南國王仍發新附軍千人衛送入安南

帝方信桑門之教詔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道書易

等言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已酉詔悉焚

之致異泰安有聖旨焚燬諸路道藏經之碑倫二十九

年祥邁至元辨偽錄倫十九年與本紀同今從之

立行中書省於占城以索多為右丞劉漢為左丞

兵部侍郎額密實參知政事 庚戌敕以海船百艘新

舊軍及水手合萬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諸番仍諭

占城郡王給軍食 壬子用和爾果斯言於揚州隆興

郡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癸丑皇

太子至自北邊左諭德李謙嘗為太子陳十事曰正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六

曰睦親曰崇儉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文曰定律

曰正名曰革弊 漳州盜陳弔眼聚眾十萬連五十餘

寨扼險自固高興攻破十五寨弔眼走保千壁嶺與上

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境悉平甲子敕

誅弔眼餘黨并收其兵仗繫送京師 高麗國王請完濱海

處置鎮過萬戶府以控制日本 高麗國王請完濱海

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甲午以昂吉爾岱舊倫襲吉

為中書右丞相 乙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丁未議選

侍衛軍萬人練習以備扈從 癸未免益都淄萊寧海

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備直 是歲改漳州為路



保定路清苑縣水平陽路松山縣旱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蠲害稼並免今年租計三萬六千餘石 蜀初定帝聞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東宮典文書伊徹爾輝舊倫立智理為今改為嘉定路達噶齊時方以關田均賦弭盜息訟諸事課守令伊徹爾輝奉詔甚謹民安之使者交薦其能會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伊徹爾輝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涕泣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伊徹爾輝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故為亂耳其以朕意告諸將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五

九

則討之服則舍之母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矣伊徹爾輝至蜀宣布上旨雲南乃安 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來阿巴齊舊倫阿八赤今改發兵萬人開運河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巴齊檄樞密府并行省奏問斬之以懲不律運河既開遷膠萊海道漕運使阿巴齊寧夏人也 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十七後追封定國公諡文肅 河東按察使伊列薩哈舊倫亦力撤今改遷南臺中丞帝出內中寶刀賜之曰以鎮外臺時丞相阿哈瑪特之子呼遜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待勢貪穢伊列薩哈發其姦得賊鈔八十一萬錠奏請誅之并劾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諸不法事諸道疎動

至元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卯諸王扎喇呼至自軍中時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瑪圖舊倫阿里麻里今改之地以禦海都諸王錫里濟與托克托穆爾等謀劫北平王以叛欲與扎喇呼結援於哈都不從薩里曼悔過執錫里濟等北平王遣扎喇呼以聞 妖民張圓光伏誅 二月辛卯朔帝幸柳林 修官城太廟 司天臺 癸巳遣使往乾山造江南戰船千艘 壬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五

辛

命軍官陳亾者其子襲職以疾卒者授官降一等具為令 乙巳立廣東按察使 戊申帝還宮 己酉減省部冗員 徙浙東宣慰司于溫州 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陰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桑阿克達爾舊倫相答吾兒今改擊緬初尼雅斯拉鼎自緬還言熱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台布舊倫太為右丞伊克德濟舊倫也罕的斤今改為參政命桑阿克達爾督諸軍復往擊之 甲寅帝幸上都 申嚴漢人軍器之禁 三月戊寅益都千戶王著以中書左丞相阿哈瑪特蠹國害民與高和尚合謀殺之著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鏡



自誓願擊阿哈瑪特首會高和尚以祕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眾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哈瑪特畱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與國師還都建佛事時高齋張九思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以二僧屬吏訊之不服齋九思乃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壬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官易不察遽以兵往齋問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三

鼓齋等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前一人前呼啟關齋謂九思它時殿下還宮必以鄂勒哲薩陽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啟關齋呼二人不應即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齋雷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偽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麟至殺之囚右丞張惠騰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亟捕之畱守司達嚕噶齊庫端舊作博敦今改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眾奔潰多就擒高和尚等逃去者挺身請囚中丞額森特穆

爾馳奏帝時方駐蹕察罕諾爾聞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博囉司徒和爾果斯參政阿哩等馳驛至大都討為亂者帝疑廷臣多與謀召典瑞少監王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之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入它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如李璿之不臣豈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實默其應如響益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三

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為張文謙知之否思廉即對曰文謙不知帝曰何以知之對曰二人不相安故知其不知也帝意稍釋 庚辰獲高和尚於高粱河辛巳博囉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者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從之戊子以領北庭都護阿密實哈舊作何必失哈今改為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 集賢直學士兼祕書少監建昌程文海陳五事一日取會江南仕籍二日通南北之選三日立



攷功歷四日置貪賊籍五日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 夏四月丁酉以和爾果斯為中書右丞相降右丞相昂吉爾岱為留守仍同簽樞密院事皇太子謂和爾果斯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故是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戊戌陳桂龍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于邊地 中書左丞耿仁等言諸王宮主公地所設達嚕噶齊例不遷調百姓苦之依常調任滿從本位下選代為宜從之 乙巳以阿哈瑪特家奴呼圖達爾舊忽都答兒今改等久總兵權命庫端等代之仍隸大都留守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三

弛西山薪炭禁 以阿哈瑪特之子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呼遜罪重于父議究勘之 戊申寧國路太平縣饑民采竹食為糧 庚戌行御史臺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為奴而以爲征討所得詔降民澤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量賜臣下有功者 丙辰敕以妻女姊妹獻阿哈瑪特得仕者黜之嚴阿哈瑪特占據民田給還其主庇富強戶輸賦其家者仍輸之官 定內外官以三年為攷滿任者還叙未滿者不許超遷 五月己未朔沙汰省部官阿哈瑪特黨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餘五百八十一人並黜之 初阿哈瑪特死帝

猶不淡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囉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阿哈瑪特家剖其棺戮尸于通元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籍其家得橫藏二人皮兩耳俱存問之其妾云每咒詛時置神坐於上應驗甚速又以帛二副畫甲騎圍守一屋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畫者為陳某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阿哈瑪特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剝四人皮以徇尋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尸下耿仁於獄誅之初巴延滅宋還詔百官郊迎阿哈瑪特先半舍道謁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三

延巴延解所服玉鉤繚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哈瑪特謂其輕已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蓋帝命按之無驗阿哈瑪特既死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癸未以甘肅行省左丞敬珠爾卜丹舊倫麥木丁今改為中書右丞行臺御史中丞張雄飛參知政事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伊瑪都木達舊倫亦麻都丁今改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哈瑪特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吾不為也阿哈瑪特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恐其子



呼遜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  
瑪特死召拜參政呼遜被逮救廷臣雜問呼遜歷指宰  
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  
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  
朔日有食之 甲午阿哈瑪特濫設官府二百四所詔  
存者三十三餘皆罷又江南宣慰司十五道內四道已  
立行中書省罷之 丙申發射士百人衛丞相它人不  
得援例 戊戌以占城既服復發兵討之初朝廷遣  
索多就占城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頁固弗率凡使臣  
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五

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索多將之以行 己  
酉以阿哈瑪特居第賜和爾果斯 帝以所籍入權臣  
家婦賜後衛親軍指揮伊喇元臣元臣辭曰臣家世清  
素不敢自污帝嘉歎不已元臣霸州元帥尼爾之孫也  
丁巳征亦奚不薛盡平其地立三路達嚕噶齊雷軍  
鎮守命塔喇海舊作藥刺海今改總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元紀四 起元默敦曆七月盡開達 沿淮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立行樞密院  
於揚州鄂州 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  
日本 戊辰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丙申立  
馬湖路總管府 八月江南水民饑者眾真定以南旱  
民多流移和爾果斯舊作和禮 霍孫今改請所在官司發廩以賑  
從之 申嚴以金飾車馬服御之禁 甲寅聖誕節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一

日還宮 九月丁巳朔賑真定饑民其流移江南者給  
之糧使還鄉里 辛酉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俱藍  
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  
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 壬戌敕官吏受賄及倉  
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  
吏賊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賊者一體  
論罪仍詔論天下 己巳定雲南賦稅用金爲則以貝  
子折納每金一錢直貝子二十索 壬申敕平濼高麗  
耽羅及揚州隆興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 亦奚不  
薛之北蠻洞向世雄兄弟及散毛諸洞叛命四川行省



就遣亦奚不薛軍前往招撫之使與其主偕往 丁丑  
遣使括雲南所產金以博囉為打金洞達嚕鳴齊 壬  
午詔諸路歲貢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  
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  
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  
按察使舉廉能者陞等遷敘 釐正選法置黑簿以籍  
阿哈瑪特黨人之名 初阿哈瑪特用事併中書左右  
司為一以劉正為左右司員外郎及治阿哈瑪特之黨  
捕正與參政咱希魯鼎魯丁今改等偕至帝前問曰汝  
等皆黨於阿哈瑪特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六 二

是從耳會算車駕還內俱械繫於關東隙地踰數日姦  
黨多伏誅復械繫正於拱衛司和爾果斯曰上嘗謂劉  
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得免歸 冬十  
月辛卯以平章軍國重事耶律鑄復為中書左丞相  
壬辰享於太廟 罷西京宣慰司 丙申初立詹事院  
以鄂勒哲為右詹事薩陽為左詹事 詔由大都至中  
灤中灤至瓜州設南北兩漕運司 乙巳罷屯田總管  
府以其事隸樞密院令管軍萬戶兼之 庚戌詔兩廣  
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首銓注 耶律鑄言有司官吏  
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

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為宜從之 十一月丁  
卯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  
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  
衢州帝既滅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  
子洙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  
人後也遂有是命就給祿與護持林廟 詔以阿哈瑪  
特罪惡頒告中外凡民間利病即與興除之 壬申以  
勢家為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沿河巡禁軍犯者沒其  
家 十二月壬辰中書左丞張文謙為樞密副使 乙  
未殺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先是閩僧言土星犯帝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六 三

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  
丞相又京師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言某日燒  
蕞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阿哈  
瑪特遂撤蕞城葦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帝諭  
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我當以汝為相天祥曰受  
宋恩為宰相安有此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  
麾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  
市俄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至柴市觀者萬人臨  
刑殊從容問市人曰孰南面或有指之者即向南再拜  
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



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倫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死之日大風揚沙帝歎曰好男子不為吾用殺之誠可惜也天祥妻歐陽氏曰我夫不負國我安能負夫遂自剄死天祥二子俱亡廬陵張千載者天祥友也天祥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臨安既破天祥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北千載當偕行既至燕寓天祥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年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檣天祥受刑日即以燕其首復訪求歐陽氏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檣南歸吉州付其家葬之適家人亦自惠州奉天祥母曾氏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四

張千載事見於藝集而帝京景物略云文信公之死江西南十義士昇公葬於城內見石橋織綾戶婦公舊婢也為性語對半子乃引到葬處大小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信公二字遂以歸葬廬陵與葬藝集異豈一事而傳者不同耶抑千載所藏者爲首而十義士所葬者爲屍耶概耕錄所載與葬藝集同宜可信也至中書省言平原郡公趙與芮瀛國公趙鼎翰林直學士趙與鼎宜竝居上都帝曰與芮老矣當畱大都餘如所言繼有詔瀛國公給衣糧發遣之與票勿行庚申遺事云元史不載向與票數進諫言朝廷立法多所諮詢尋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宋世邱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帝不以爲忤致異聞復撰翰林學士趙公墓志推原其心詞旨甚隱然於年

月不甚詳元史本傳以墓志爲稿本耳其言江御史中丞崔彥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宰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於選用臺察官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用漢人十六員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既而江淮省臣有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者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今虛名僅存而綱紀不振要加抑之則風采茶然無復可望矣從之 浚濟州河 徵容城處士劉因至都以博果密薦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五

其學行也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簽樞密院事趙良弼屢以疾辭許令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贖生徒自以出身儒素不念本也或問爲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管軍萬戶張珪討之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鴻吉哩氏為皇后時帝春  
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初  
鴻吉哩氏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  
約曰鴻吉哩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代  
諸后多其族焉 癸亥敕藥喇哈領軍征緬國 乙丑  
和爾果斯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  
告其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  
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又阿哈瑪特專政時衙門  
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素忠許衡所定併省為便皆從  
之 設務農司 敕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六

十萬石以阿塔哈依舊為征東行省丞相丙寅發五衛  
軍二萬人征日本召太常少卿汪忠良擇日出師忠良  
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時帝意甚決朝臣無敢  
諫者淮西行省右丞昂吉爾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  
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屛不可以言  
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  
兵息民南臺御史大夫姜衛舊倫相亦遣使入奏曰倭  
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期  
迫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為之計預修戰艦  
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

其疲愈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萬全之策也帝  
嘗不聽 丙寅御史臺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  
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有  
司權停勿徵仍諭自今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  
按察司不即行視者皆罪之 河北流民渡河求食朝  
廷遣使者集官屬絕河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民急  
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  
之且日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 刑部尚書崔  
彧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日開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  
前以司喉舌二日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七

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  
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日樞密院定奪軍官  
賞罰不當多聽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  
四日翰苑亦頌阿哈瑪特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以重  
此選五日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  
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日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  
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則人才輩出  
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  
漢人分番上直言動必書八曰宜定律令為一代之法  
九曰省冗官宜參眾議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



宜有俸者增無俸者給十一日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宜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請事產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日凡丞相安圖遷轉良臣為阿哈瑪特所擠黜或居蔽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日簿錄姦黨財物不可視為橫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日上都非如大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日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日在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八

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俟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帝以為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井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 丁卯巴約特舊名伯要等伐船材于烈鳩都山乾山凡十四萬二千有奇起諸軍貼戶年及丁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九

者五千人民夫三千人運之 命右丞棟哩特穆爾及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特默齊舊名赤今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 壬午改廣東提刑按察司為海北廣東道廣西按察司為廣西海北道福建按察司為福建閩海道鞏昌按察司為河西隴北道 二月辛丑定軍官選法及官吏贓罪法 癸丑諭中書省大事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 三月己未御史臺言平濼造船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萬人請罷之詔伐木建寺即罷之造船一事其與省臣議前後備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衛漢



軍千餘其新附軍令悉行 乙丑命烏努呼魯岱往揚州錄囚其江北重囚謫征日本 立雲南按察司照刷行省文卷 罷淮安等處淘金官惟計戶取金 丙寅帝如上都 丁卯增置蒙古監察御史六員 廣東新會縣林桂方趙良鈴等聚眾偽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官軍擒之伏誅餘黨悉平 罷福建宣慰司復立行中書省于漳州 夏四月庚寅以待衛親軍二萬人助征日本 壬辰阿塔哈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 甲午禁近侍為人求官紊亂選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十

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官犯人配役申私鹽之禁許按察司糾察鹽司 五月乙未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上都縱平濼造船軍歸耕撥大都見管軍代役 占城行省右丞索多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索多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大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索多造木為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 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呼圖特穆爾蒙古岱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 初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

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難責以廉勤之操宜議增庶官月俸所增雖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亦復何辭從之己丑詔增內外官吏俸 初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奇爾濟蘇舊倫曲里志思今改宣慰使李呼哩雅濟爾吉今改等鑿山開道分兵竝進諸蠻伏險以拒然眾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內附赴闕辛亥詔分其地立州縣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 秋七月丙辰諭阿塔哈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悉給還 丙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十一

開雲南驛路 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籍 八月癸未以明爾徹舊倫明理察今改平章軍國重事商議公事 立懷來淘金司 丁未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頃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諸民間民病之宜取阿巴齊舊阿八赤今改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哈庶寬民力并給鈔於沿海募水手從之 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司 九月戊午哈喇岱等招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壬戌調黎兵同征日本 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戊寅史弼陳弭盜之策為首及同謀者死餘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弼賊



黨耕種內地其妻孥送京師以給廬坊人等 冬十月  
壬辰帝自上都 庚子左丞相耶律鐔坐不納職印  
妄奏東平人聚謀為逆問謀幕僚及黨罪囚阿里蘇罷  
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 建寧路管軍總管黃  
華叛眾幾十萬稱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  
府命征東行省左丞劉國傑以其兵會江淮參政巴延  
等討之國傑攻破赤巖寨華投火死餘眾皆潰福建行  
省左丞呼喇春將兵來會梧桐川欲搜賊潰去者盡殺  
之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  
未幾眾果出降 十一月丁巳命各省印授時歷 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三

丑禁雲南管課官于常額外多取餘錢戊寅禁雲南權  
勢多取債息仍禁沒人口為奴及黥其面者 十二月  
辛卯以中書參議溫特赫圖舊倫溫通罕  
元魯花今改廉貧不  
阿附權勢賜鈔百錠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規措所  
又罷都元帥府及重設官吏 定質子令凡大官子弟  
遣赴京師 樞密副使張文謙卒文謙為人剛明簡重  
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  
得譽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才為  
已任 是歲用王積翁議令阿巴齊等廣開新河以通  
漕運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蒙古舊

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  
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蒙古岱為萬戶府達  
嚕噶齊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濼兩  
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三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  
海道也 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  
東宮宿衛士鄂爾根薩里舊倫阿魯渾  
薩里今改趨入諫曰言者  
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  
以不知言者不以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  
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  
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三

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謂鄂爾根薩里  
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 湖  
南北盜賊乘舟縱橫劫掠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患之右  
丞圖呼魯舊倫禿忽魯  
魯今改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戮一人足  
矣盜首喬大使者居九江郡守曳喇瑪丹取賂蔽之遣  
使擒以來獄成殺而令諸市羣盜頓息 江淮行省宣  
使却顯李謙恕平章蒙古岱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  
付蒙古岱鞠之繫於獄必抵以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申屠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冤狀將縱之蒙古岱脅之以  
勢致遠不為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



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憲天述道  
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時議欲大赦參知政事張雄飛  
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  
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丁巳  
敕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語同列以所奏既奏其所奉旨  
云何令同列知而後書之簿不明以告而輒書簿者杖  
筆且齊舊倫必開赤今改 已未罷雲南都元帥府所管軍  
民隸行省 甲子罷揚州等處理筭官以其事付行省  
丁卯建都王烏蒙及金齒一十二部俱降建都先為  
緬所制欲降未能時諸王桑阿克達爾及行省右丞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古

布參知政事伊克德濟分道征緬於阿魯阿禾兩江造  
船二百艘順流攻之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  
遣使招諭緬王不應遂水陸並進攻建都所都太公城  
拔之至是皆降 庚午立江淮荆湖江西四川行樞密  
院治建康鄂州撫州成都 王積翁久留大都自詭能  
宣諭日本甲戌遣積翁齎詔奉使賜錦衣玉環鞍轡帝  
以日本俗尚佛命普陀僧如智同往積翁過溫陵強取  
任甲所有四船使行取道慶元航海中途鞭任旋聞任  
有詐語乃好語誘以官職任佯諾將至日本醉從者以  
酒遂殺積翁掠其資逃去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

淫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  
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二  
月辛巳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為泉州行省參知政事  
征緬 浚揚州漕河 罷高麗造征日本船 壬辰邕  
州賓州民黃大成等叛梧州韶州衡州民相挺而起湖  
南宣慰使薩里曼將兵討之 已亥放植州淘金五百  
人還家 丁未括江南樂工 命阿塔哈發兵萬五千  
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戊申  
徙江淮行省于杭州徙浙西宣慰司于平江省黃州宣  
慰司入淮西道 潭州盜起命江浙行省調兵進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古

秦州總管劉發有罪嘗欲歸黃華事覺伏誅 遷故宋  
宋室及其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三月丁巳皇子北平  
王納珠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  
留七年至是始歸右丞相安圖繼至 丙寅帝如上都  
丁卯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夏四月令軍民同築  
隄堰以利五衛屯田 已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  
餘里 壬寅江淮行省進各翼童男女百人 戊申高  
麗王王晳及公主以其世子諫來朝 呼圖特穆爾征  
緬之師為緬人衝潰救發思播田楊二家軍二千從征  
緬 雲南行省為破緬國江頭城進童男女八十人



五月癸丑樞密院言索多濟軍已令李恒收集江淮江西兩省潰軍別遣使招諭凡至者皆給之糧舟楫損者修之以俟阿爾哈雅調用從之 戊午敕中書省奏目文冊及宣命劄付並用蒙古書不許用輝和爾舊倫畏吾兒今改字 乙丑調江南今年田賦十分之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未徵者盡免之 阿魯呼努言曩於江南民戶中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餘十九萬九百餘戶宜縱令為民從之 庚午荆湖占城行省以兵進據烏馬境地近安南請益兵命鄂州達魯噶齊趙翥等奉璽書往諭安南 河間任邱縣民李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六

移住謀叛事覺伏誅 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識太乙雷公式七曜歷推背圖苗太監歷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于杭州 丙午以待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 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暑景日月交會歷法 增官吏俸以十分為率不及一錠者量增五分 甲寅封皇子托歡為鎮南王駐鄂州 庚申改蒙古都元帥府為蒙古都萬戶府 秋七月己卯詔軍官勿帶相銜 戊子詔鎮南王托歡征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命托歡與左丞李恒往會索多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合軍行假道於其國且

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己酉御史臺言無籍之軍願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剽劫平民若不分隸各翼恐生它變詔遣之還家 辛亥占城國王遣使奉表乞回索多軍願以土產歲修職貢 庚午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申京師地震 丙申籍嘉木揚喇勒智發宋陵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其飲器則賜帝師蓋西僧欲得帝王髑髏以厭勝致富也陵後異遺事載諸僧所取鈔十一萬六千三百錠田三萬三千畝金寶珠玉稱是蓋所籍之大槩也至云理宗願骨為北兵投湖水中漁者網之不得此未知為飲器而誤傳耳侍衛士鄂爾根薩里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因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七

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是月命鄂爾根薩里領館事辭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親觀聽請以司徒薩里曼舊倫撒里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鄂爾根薩里為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士之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資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冝至者鄂爾根薩里又言於



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冬十月丁未享於太廟 丁卯以招討使張萬為征緬招討使 戊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十一月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灤河道 庚子以范文虎為中書左丞商量樞密院事 辛丑和爾果斯敏珠爾卜丹張雄飛溫特赫竝罷安圖復為中書右丞相以前江西樞茶運使盧世榮為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樞為左丞布魯密實哈雅舊倫迷失改薩題勒密實舊倫散改竝參知政事前戶部尚書拜降參議中書省事世榮大名人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

續資治通鑑

卷百八十六

大

進為江西樞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哈瑪特死朝臣諱言利無可副上意者總制院使僧格舊倫桑哥今改薦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帝召見奏對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和爾果斯等守正不撓為強詞所勝皆罷去故復起安圖而世榮擢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圖與北平王被哈都拘之十年始得還有譖其嘗受哈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亦自哈都部中還奏曰哈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圖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

貧甚今特賜卿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哈瑪特之黨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尋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安圖之再入相也力辭不允往決于祁志誠志誠曰管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圖悟入見辭曰臣管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加于前乎帝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祁真人帝歎異者久之志誠

續資治通鑑

卷百八十六

大

邱處機之四傳弟子也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安圖初為相常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故其為相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還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于志誠之言云 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于民耶取于右丞之家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



無有日翦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  
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具仁人之言哉一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以科舉取  
士詔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果斯與雷夢  
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  
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優凡蒙古之士及儒吏  
陰陽醫巫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方下中書省議而  
和爾果斯罷事遂寢 十二月甲辰朔中書省言江南  
官田為權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日  
期聽人首實踰限為人所告者徵以其半給告者從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辛

乙巳御史中丞崔彥言盧世榮不可為相帝大怒下  
彥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盧世榮欲以均輸法益國賦  
慮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使併為一職詔集議左  
贊善大夫瓜勒佳之奇瓜勒佳舊倫夾谷今改言按察司者控制  
諸路摘發姦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事冗將彌縫自  
救之不暇安能繩糾它人哉併之勿便事遂寢之奇勝  
州人也 以丁壯萬人開神山河立萬戶府以總之  
癸亥盧世榮言京師富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  
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  
癸酉命翰林承旨薩里曼翰林集賢大學士許國楨

集諸路醫學教授增修本草 是月鎮南王托歡軍至  
安南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安南興道王以兵拒于萬  
劫進擊敗之萬戶倪閏戰死于劉邨 安圖言于帝曰  
阿哈瑪特專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  
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尙  
書孔孫禮部侍郎 是歲詔燕南河北道按察使博果  
密舊倫不忽木今改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僧格言能  
用已則國賦可以十倍於舊帝以問博果密對曰自管  
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  
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壬

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博果密遂辭參議不拜  
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舊倫要東木今改貪縱淫虐誅求無  
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  
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約蘇穆爾即下令責民自  
實使者勞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  
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蘇穆爾盡掩有之有使至永  
州判官烏克遜澤舊倫烏古孫澤今改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  
適其意使者咸愧無所發其毒因問以利害曉之一郡  
由是獲安盜起寶慶武岡皆永秀郡也行省遣澤討平  
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誑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



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六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元紀五 起於蒙古 歷正月盡癸 兆掩茂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發五衛軍及新附軍濬蒙

村漕渠 庚辰詔毀宋郊天臺僧格

舊倫柔哥今改言嘉木揚

喇勒智 舊倫柔哥今改 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

攢宮 攢宮之請也然西僧發陵於前毀郊天臺於後自是兩

事周密宋濂因有此奏遂云 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

發陵為乙酉年事今改正 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一

等攢宮已毀建寺乃毀郊天臺亦建寺焉 皇太子嘗

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於開元既至訪以古今成敗

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之

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納之

諭德李謙瓜勒佳之奇言於太子曰殿下方遵聖訓

參決庶務如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任

臺院非官臣所宜言獨有澄源固本臣等不容緘口者

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

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至一心攻之者縱或以勇力

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

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



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歟  
 下至尊之儲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為少須常喚醒此心  
 不使為物欲所撓則宗社生靈之福固本澄原莫此為  
 切 壬午詔立市舶都轉運司及諸路常平鹽鐵坑冶  
 都轉運司 戊子庫庫爾端舊倫潤潤 你敦今改言先遣軍二千  
 屯田芍陂試土之肥磽去秋已取米二萬餘石請增屯  
 田士二千人從之 徙江南樂工八百家於京師 西  
 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民有信者真定  
 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不軌事覺皆磔裂以徇  
 辛卯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造 癸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二

詔括京師荒地令宿衛士耕種 樞密院言舊制四宿  
 衛各選一人參決樞密院事請以圖魯卜舊倫脫列 伯今改為  
 簽院從之 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  
 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  
 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  
 為疑安圖曰江南盜賊屢起恃有行臺鎮遏不可罷但  
 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  
 之 以董文用為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行省長  
 官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  
 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

忤之不顧也時方建佛塔於宋故宮有司奉行甚急天  
 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又欲並建大寺文用謂  
 行省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行省曰參政  
 柰何格上命文用曰今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  
 耶行省意沮乃稍寬其期 丙申以阿必齊哈舊倫阿 必赤合  
 今為中書平章政事 命禮部領會同館初外國使至  
 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改正 詔禁私酒 壬寅造大  
 樽於殿樽以木為質銀內而外鑲為雲龍高一丈七尺  
 二月乙巳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  
 淮歲漕米百萬石於京師海運十萬石膠萊六十萬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三

而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大恒不能達更以百石  
 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數增多 塞漳河隄決役夫四千  
 人 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為上中下三萬戶府  
 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倫三十七翼上萬戶七翼中  
 萬戶八翼下萬戶二十二翼翼設達嚕噶齊萬戶副萬  
 戶各一人隸所在行樞密院 以應放還五衛軍穿河  
 西務河 辛亥廣東宣慰使頁特密實舊倫月的 迷失今改討潮  
 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皆平降民萬餘戶軍三  
 千六百餘人請將所獲渠帥入觀面陳事宜從之 丙  
 辰詔罷膠萊所鑿新河以軍萬人隸江浙行省習水戰



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于京師 壬戌立規措  
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餘錠以臣經畫  
之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  
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  
此卿但言之世榮因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  
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又奏于泉杭二州立市  
舶都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  
三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實貨官賣之匿者許告沒  
其財以其半給告者今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  
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器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四

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酷法  
仍禁民私酷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雖設  
平準然無曉規運者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  
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眾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  
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路立市易司領諸牙僧人計商  
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為率四給牙僧六給官吏俸  
本朝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  
諸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于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歲  
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  
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用

官吏以善買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目從  
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  
為汙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  
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眾羣小既用事  
每偕法以逞其欲州縣鄉村溪山窮谷各分地方以搜  
索民財率眾入人家箝篋盡發謂之打勘歲每一二次  
打勘民不聊生羣兇既飽世榮輒又設法以取之時人  
目為鸚鵡句當以鸚鵡得魚既滿其領即為人抖取也  
世榮嘗言於帝曰臣之行事多為人所怨後必有譖臣  
者請先言之帝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五

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  
也彼姦偽者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入  
從行亦當謹衛門戶遂諭丞相安圖增其從人其為帝  
所倚眷如此 回買江南民土田 戊辰帝如上都  
立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宣慰司兼  
都轉運使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  
檢察乃以宣德王好禮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  
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千餘萬鈔是以用  
之 以昂吉爾岱舊作囊吉刺帶今改為中書左丞相 己巳復  
立按察司 三月丙子遣太史監候張公禮彭質等往



占城測候日晷 癸未荆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口  
炬所逃天長長安二處兵力復集興遊王船千餘艘聚  
萬劫阮盪在永平而官兵遠行久戰縣處其中索多蒙  
古岱之兵又不以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爲危令遵  
陸以往 夏四月庚戌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極論盧  
世榮姦惡其畧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  
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贖輸送權門所  
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推  
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已經  
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不悔前非狂悖愈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六

既懷無饜之心廣蓄攘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  
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  
而掌阿衡之任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  
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攷其所行毫髮無稱  
此皆既往之真迹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亦止可  
敘以宅官宰相之權豈可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  
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捐  
相位以驗賢愚猶捨美錦以較量工拙脫致弊壞欲悔  
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  
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

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  
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夫  
財者土地所出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  
之有節故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  
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  
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  
斂怨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斂  
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  
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今取其所行與所言不相副  
者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七

百物日賤物今愈貴始言課增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  
辦今卻迫脇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凡今所爲無非敗法  
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  
已淡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  
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止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  
淡慮切不得無言御史大夫伊賈特穆爾舊倫玉管帖  
木兒今改  
以其狀聞帝始大悟命安圖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  
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皆赴  
上都 王戌御史中丞阿喇特穆爾舊倫阿刺帖  
木兒今改等奏  
盧世榮所招罪狀詔安圖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



前能之當受者受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祭亥敕以敏珠爾卜丹舊倫麥木所行清潔與安圖治

省事 五月甲戌以御史中丞郭佑為中書參知政事

戊寅以遠方歷日取給京師不以時至荆湖等處四

行省所用者隆興印之哈喇章河西四川等處所用者

京兆印之 甲申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

以南至江以親王鎮之 丁亥中書省言六部官甚冗

可以六十八員為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者

存之 庚寅復徙江南行御史臺于杭州 丁酉徙行

樞密院于建康 戊戌鎮南王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八

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初托

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蓋修兵船為迎敵計托

歡乘間縛筏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

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

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眾而占城竟不

可達乃謀引兵還交趾兵追襲之李恒殿中毒矢一卒

負恒而趨至思明州卒索多軍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

托歡軍還索多猶未之知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

索多力戰而死後諡襄愍恒諡武愍四月交兵大起其

興道王攻萬戶劉世英於阿魯堡忠誠王攻千戶馬榮於江口皆殺退既而水陸來攻大營城圍數匝雖多死

塔兵益孤官軍朝暮盡困乏器械皆盡遂棄其京城

渡江屯駐尋班師至如月江日烜遣其懷文侯來追殺

之至冊江伏發官軍斷浮橋多溺死索多是役實以敗

歸元史李恒索多傳不詳其事而於安南傳載之然安

南傳亦不詳月日蓋事在四月奏 六月庚戌命女直

碩達勒達舊倫水連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

丙辰遣瑪蘇呼阿里舊倫馬速忽齎鈔千錠往馬巴

國求奇寶 左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

安圖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

自朕決恐謬誤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

為朕羞安圖言前召徐世隆為集賢殿學士未赴世隆

明習前代典故善決疑獄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以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九

疾辭附奏便宜九事復遣使徵李昶亦以老疾辭詔並

賜以田 秋七月壬申造温石浴室及夏衣殿 甲戌

敕秘書監修地理志 甲申改奇爾濟蘇等所平大小

十谿洞悉為府州縣 修汴梁城 丁亥廣東宣慰使

頁特密實入覲以所降渠帥郭廷貴等至京師言山寨

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頁特

密實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

言達珠舊倫塔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復無至者故

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

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



成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

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蒙古岱舊唐九帝今

改為荆湖行省左丞蒙古岱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

詔從鎮南王處之 乙未雲南行省言今年未暇征緬

請收穫秋禾先伐羅北甸等部從之 八月丙辰帝至

自上都 己未詔復立泉府司以達實曼舊唐失領

之初和爾果斯舊唐和禮以泉府司商販者所至官給

飯會遣兵防衛民實厭苦不便奏罷之至是達實曼復

奏立之 九月戊戌罷禁海商 初民間酒聽自造米

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鈔立權酷法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十

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增課鈔

一貫為五貫 乙亥中書省以江北諸城課程錢糧聽

杭鄂二行省節制道途迂遠請改隸中書從之 救自

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輒上聽民自實兩淮荒

地免稅三年 丙子真臘占城貢樂工十人及藥材鱗

魚皮諸物 宗王阿濟蘇舊唐阿只失律詔巴延代總

其軍先是過兵嘗乏食巴延令軍中采葭怯葉兒及藕

藪之根貯之人四斛草料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

飢又令軍士有捕塔喇布歡之獸而食者積其皮至萬

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巴延以邊地

去軍士無衣欲易吾絹帛耳遂賜以衣 冬十月癸丑

立征東行省以阿塔哈舊唐阿塔為左丞相劉國傑陳

巖並左丞洪俊奇右丞率諸軍征日本 吏部尚書劉

宣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

息安危繫焉索多建伐占城哈雅言平交趾三數年間

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

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連兵未解且交

趾與我接壤最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索

多為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

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眾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十一

國地廣徒眾猥多彼軍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

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

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徒增追

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

眾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

哉帝嘉納其言 丙辰以參議特穆爾為參知政事位

郭佑上且命之曰自今之事皆責於汝 丁卯救樞密

院計膠萊諸處漕船江南高巖諸處所造海船括備江

淮民船備征日本仍救習汎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為

千戶百人為百戶 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間凡錢



禮部八經理算今塔奇呼舊倫塔即阿薩爾舊倫阿等

又復鉤攷宜即罷去帝嘉納之 十一月戊寅遣使告

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

多造船 己丑御史臺言魯宋以無室家壯士為鹽軍

數凡五千令存者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性習凶暴民患

苦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 癸巳敕漕

江淮米百萬石汎海貯于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

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于明年三月以次

而發會於合浦 乙未以托魯歡為參知政事 盧世

榮伏誅封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皇太子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三

淡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僧格素主世榮者

聞太子嘗有是言卒不能救先是世榮薦王憚為左司

郎中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憚曰力小任大剝眾利已

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况况可近乎至是人服其識

盧世榮既誅帝謂博果密舊倫不忽曰朕殊愧卿即

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哈瑪特舊倫阿哈家其奴張

撤禮爾等罪當死謬言阿哈瑪特家貲隱寄者多如盡

得之可資國用遂旬攷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

疑之命丞相安圖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博果密曰

是奴為阿哈瑪特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為此言者蓋欲

苟延歲月微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

誅此徒則怨謗自息安圖以其言入奏帝悟命博果密

鞠之具得其實撤禮爾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 丙

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

工以征日本 時思播以南施黔豐辰沅之界蠻獠

叛服不常往往劫掠遺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奇

爾濟蘇左丞汪惟正一軍出黔中簽省巴圖舊倫巴一

軍出思播都元帥托察一軍出豐州南道宣慰使李呼

哩雅濟一軍自夔門會合是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

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亡命迎敵者皆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三

盡殺之遣諭其酋長於是率眾來降獨散毛洞譚順走

避巖谷力屈始降 張立道籍兩江儂士貴岑從教李

維屏所部戶二十五萬有奇以其籍歸有司遷臨安廣

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於

公廨以警貪墨 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珍戩舊倫真

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

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

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俗和市有係民之休

戚者多奏罷之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

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



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嘗服綾袷  
為藩所清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請更製之太子曰吾  
欲織百端非難也願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  
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  
池爾亦欲吾效之耶毋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  
經典片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灑然改容中庶  
子巴拜舊倫伯必今改以其子阿巴齊舊倫阿八赤今改入見諭之以  
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憚進  
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  
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使我行之亦當如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十四

又至邢峙止齊太子會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  
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  
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行臺御史上書請內  
禪太子問之懼臺臣秘其章不發而阿哈瑪特之黨塔  
奇呼阿薩爾請收百司吏案鈎放天下錢穀欲因以發  
其事乃悉拘封御史臺吏案都事尙文拘畱祕章不與  
達濟呼聞於帝命宗正錫徹罕取其事文曰事急矣即  
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  
民其謀至姦也且塔奇呼乃阿哈瑪特餘黨賊罪狼籍  
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

等無罪即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  
而為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為之長庶靖紛擾帝怒  
稍解可其奏太子益憂懼不自安以是致疾薨年四十  
三 朝議以太子薨欲罷詹事院院丞張九思抗言曰  
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  
之眾以為允 以哈喇哈斯為大宗正哈喇哈斯由掌  
宿衛拜是職用法平允時相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喇  
哈斯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  
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是歲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  
卒後贈太師諡文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十五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皇太子故罷朝賀  
禁齋金鈿銅錢越海互市 甲戌帝以日本孤遠重困  
民力遂罷征日本召阿巴齊赴闕仍赦所僱民船 以  
江南廢寺田土為人占據者悉付總統嘉木揚喇勒智  
修寺自是僧徒益橫 己卯江淮行省右丞呂文煥告  
老許之任其子為宣慰使 癸未從僧格請命嘉木揚  
喇勒智遣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太一入質  
甲申呼都魯言所部屯田新軍二百人鑿河渠于亦集  
乃之地役久功大請以傍近民西僧餘戶助其力從之  
亦集乃即漢張掖之居延縣也 丁亥禁陰陽偽書顯



明歷 辛卯命阿爾哈雅議征安南事宜 丁酉設諸路推官以審刑獄上路二員中路一員 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搥及杖之蔽刃者悉輸于官

甲辰以阿爾哈雅仍安南行中書省左丞相鄂囉齊舊倫亦里今改平章政事都元帥烏訥爾舊倫鳥馬今改伊克穆蘇

舊倫亦里今改阿爾哈雅參知政事遣使諭皇子額

森特穆爾舊倫也先斡木兒今改調合喇章軍付阿爾哈雅從征

交趾 乙巳罷山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立東京

等處行中書省以諸王所部雜居其間宣慰司望輕故

也 復立大司農司專掌農桑 丁未用御史臺言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七

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雷司副使以下每歲二

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 丁巳命湖廣行省遣征交趾

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 戊午命荆湖占城行省

將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六萬人伐交趾 翰林集

賢學士程文海見帝首陳興建國學請遣使江南搜訪

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

封陳諱稷為安南國王陳秀瓊為輔義公命阿爾哈雅

以兵納之 罷壽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

急壽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爾舊倫徹爾今改使

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廢耶遂

冬罷之 甲子復以平原郡公趙與芮江南田隸東宮

立計州行中書省 丙寅以編地理書召曲阜教授

陳儼京兆蕭剡蜀人虞應龍惟應龍赴京師 三月己

巳詔程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

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初帝欲以文海為中丞臺臣言文

海南人不可用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

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拜文海是

職奉詔求賢于江南詔令舊用蒙古字及是特命以漢

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

文海復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七 七

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坐披香殿召

見葉李勞問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賈似道書朕

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

由帝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

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

繁夥尙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

養人材以宏治道各道儒學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

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大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請一

切罰免帝可其奏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才

氣英邁神采煥發初入見帝顧之喜使坐葉李上或言



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 宋故江西招  
諭使知信州謝枋得遁居閩中程文海之薦士也初以  
枋得爲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大元制世民物  
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  
歲之母在堂耳今先妣歿終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  
事矣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  
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  
其中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豈  
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乎稽之古禮  
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六

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  
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  
衰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  
臣不盡孝于家而能盡忠于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  
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  
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  
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  
與生我者等也遂堅不赴詔 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  
諸縣水泛濫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隄禦之 乙亥以

汝珠爾卜丹仍中書右丞與郭佑並領錢穀 丙子帝  
如上都 夏四月庚子以江南諸路財賦並隸中書省  
雲南省平章納蘇喇鼎上便宜數事一曰弛道路之  
禁通民來往二曰禁負販之徒毋令從征三曰罷丹當  
站賦民金爲飲食之費四曰聽民伐木貿易五曰戒使  
臣勿擾民居立急遞鋪以省驛騎詔議行之 甲辰徙  
杭州行御史臺于建康以山南淮東淮西三道按察司  
隸內臺增置行臺色目御史員數 庚戌制謚法 己  
未遣約蘇穆爾舊倫要東木今改 鈞攷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  
約蘇穆爾平章政事托克托呼舊倫脫脫忽今改 參知政事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九

曰約蘇穆爾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  
托呼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恥  
之 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  
還遣使盡徙北還仍設托克托孫於黃河江淮諸津  
渡凡漢民非齋公文適南者止之爲商者聽 五月約  
蘇穆爾奏荆湖行省阿爾哈雅賊罪請攷核阿爾哈雅  
乃入朝言約蘇穆爾在鄂豈無贓賄之迹臣亦請鈞攷  
之遂遣參知政事托魯罕樞密院判李道治書侍御史  
陳天祥偕行天祥既至鄂州劾約蘇穆爾貪暴不法  
諸事時僧格與約蘇穆爾連姻相與爲奸摘天祥疏中



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僧格氣沮天祥繫獄幾四百日遇赦始得釋阿爾哈雅加湖廣行省左丞相尋卒諡武定 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為奸利江淮參知政事董文用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 六月辛丑中書省言前阿爾哈雅與約蘇穆爾互請鈎攷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令暴白帝曰此事自約蘇穆爾所發當依其言究行之遂籍阿爾哈雅家貲歸之京師 乙巳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 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辛

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散匿與互市者罪之 丁巳以錫棟罕為中書省平章政事 辛酉封楊邦憲妻田氏為永安郡夫人領播州安撫司事 是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于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癘多死傷者羣生愁歎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獄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兼交趾已嘗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

為晚湖廣行省臣駁格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于外所狂者皆老弱每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爾哈雅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緩師南伐先是吏部尚書劉宣亦上言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且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眾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三

難通不免陸運兼無車牛馱載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倉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眾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湖廣密邇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雷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談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奏入會湖廣宣慰使章至帝即日下詔罷征縱士卒還各營陳益稷從師還鄂 華州華陰縣大雨撞谷水湧平地三丈餘杭州平江二路屬縣水壞民田萬七千餘頃 秋七月



己巳用中書省臣言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為強豪所據立營田總管府其所據田仍履畝計之罷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復北京咸平等三道宣慰司庚午江淮行省蒙古岱言今置省杭州兩淮江東諸路財賦軍實皆南輸又復北上不便揚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鎮之且轉輸無往返之勞行省徙揚州便從之立淮南洪澤芍陂兩處屯田益兵至二萬歲得米數十萬斛壬午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實克舊倫阿必失合今改並罷總制院使僧格好言利一日於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帝善其策遂有大任之意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

安圖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昂吉爾岱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僧格咸與聞焉癸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斟酌裁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八月辛酉婺州永康縣民陳選四等謀

反伏誅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浙西按察使雷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忠養困窮行省職爾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九月乙丑朔海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刺凡十國因楊廷璧屢奉詔招之各遣其子弟上表來覲仍貢方物壬寅高麗遣使獻日本俘是月以工部尚書博果密為刑部尚書時河東按察使阿哈瑪特以貨財諂媚權貴貨錢於官約償牛馬至期抑取部民所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

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博果密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饑博果密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哈瑪特所善幸臣奏博果密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哈瑪特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哈瑪特竟伏誅托克托舊倫土土哈今改求奇徹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簽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托克托呼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博果密諫曰遇始令以奇徹之人奴為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它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可為陛下盡職乎遇得不死冬十月甲



午朔徙浙西按察使治杭州罷諸道按察使判官及行

臺監察御史 己亥帝至自上都 壬寅河決開封祥

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

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甲

寅敕招討使張萬等造戰船將兵六千人以征緬甸圖

門特為都元帥總之 壬戌高麗復遣使來獻日本俘

十一月乙丑中書省言張瑄朱清海道運糧以四歲

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

免其徵從之以瑄清竝為海道運糧萬戶 敕禽獸字

孕時無畋獵 涿易二州良鄉寶坻縣饑免今年租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七 一

糧三月 十二月丙午置燕南河東山東三道宣慰司

乙卯以阿爾哈雅所比逃民無王者千人屯田遣中

書省斷事官圖布申復鉤攻湖廣行省錢數 大都饑

發官米減價糶於貧民 戊午翰林承旨陸里曼言國

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以輝和爾字繡譯俟奏讀

然後纂定從之 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元紀六 起疆圍大淵 欽正月盡 著 應因敦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浚河西務漕渠 丙戌以

程鵬飛為中書右丞阿爾 舊倫阿 里今改為中書左丞 丁亥以

布顏里哈雅參知政事 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巴齊討

安南 復改江浙行省為江淮行省 辛卯詔發江淮

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

六千人海外四川黎兵萬五千命海道運糧萬戶張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一

虎賁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

行省鄂囉齊 舊倫與魯 赤今改 平章政事烏訥爾 舊倫烏 馬 見今改 樊

楫知政事總之竝受鎮南王節制 致異 經世大典云二 十四年令烏訥爾樊

參政率兵水陸進征 亦罷所 載甚畧今從元史安南傳書之 二月甲午畋于近郊

乙未以敕珠爾卜丹 舊倫麥 木 丁今改 為平章政事 甲辰

以范文虎為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壬子中書省

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費鈔五十萬錠臣等兼總財賦

自今侍臣奏請賜賚請令臣等預議帝曰此朕所當慮

仍諭伊實特穆爾伊徹察喇 舊倫月 未 微見今改 知之 戊午以

趙與芮子孟桂襲平原郡公 宗王納顏遣使徵東道



兵諫棟摩特穆爾毋輒發初納顏鎮遼東北京宜慰使  
伊列薩哈察其有異志密請備之帝素然其言故有是  
諭 閏月癸亥敕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帝堯祠 西  
京等處管課官馬合謀自言歲以西京平陽太原課存  
額外羨錢市馬馳于頭輸官而實盜官錢市之按問有  
迹伏誅 乙丑復立尙書省以僧格特穆爾並為平章  
政事鄂爾根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  
是月帝畋于近郊召敝珠爾卜丹特穆爾楊若厚等與  
葉李程文海趙孟頫論鈔法敝珠爾卜丹言自制國用  
使司改尙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便詔從之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二

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  
不至虐民誤國不聽鄂爾根薩里雖與僧格同事然數  
切諍之以廉正自持葉李固辭左丞之命言臣資格未  
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起太公豈循資格耶尙書  
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  
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 辛未以復置尙書省詔天  
下除行省與中書議行餘並聽尙書省從便以聞詔趙  
孟頫所草也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初  
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而侍  
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

師生寓居民舍司業耶律有尙屢以為言至是乃立國  
子監設監丞博士助教增廣弟子員至百二十人蒙古  
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會遂以有尙為祭酒 設江南  
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  
臣請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  
縣學祭祀錢糧之事學校已廢而復興實葉李之言有  
以導之也 乙酉鎮南王托歡徙鎮南京 范文虎改  
尙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改行中書省為行尙書省  
六部為尙書六部 以吏部尙書實都舊俗折為尙書  
省參知政事 庚寅帝如上都 達嚕哈齊哈喇哈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三

等言去歲錄囚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八  
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遣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  
羊豈可遽殺即宜悉配隸淘金 以禮部主事王約為  
監察御史約疏請建儲及修史又言前中丞郭佑以奏  
誅盧世榮為僧格所嫉誣以它罪宜白其冤不報 三  
月甲午行至元鈔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  
物重鈔輕建議夏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  
十有一等每貫視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要在新者  
無冗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準詔  
百官於刑部集議趙孟頫亦與焉眾欲計至元鈔二百



貫賊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未可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議國法不愆意頗不平責之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為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四

輕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丙辰命都水監開汶泗水以達京師 汴梁河水泛濫役夫七千修完故隄 夏四月宗王納顏反諸王諾延舊倫納等皆應之帝問侍衛士阿實克布哈舊倫阿沙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安撫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阿實克布哈即北說諾延曰大王聞納顏反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顏外應今納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

亦不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諾延悅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阿實克布哈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錫保齊之眾從行阿實克布哈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倫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境內錫保齊舊倫管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帝從之阿實克布哈既領錫保齊帝復欲盡徙興和桃山數十邨之民以其地為錫保齊牧地阿實克布哈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會帝皆聽納民德之飲食必祭錫保齊鷹房之執役者也 五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五

乙亥遣額森舊倫也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納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令乘馬持弓矢 壬寅誅御史臺吏王良弼僧格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煎珠爾卜丹即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伏參議伯降以下凡鈞攷違倚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愆忤旨各款伏帝令丞相安圖與僧格共議且諭毋令煎珠爾卜丹等它日得以劄問誣服為辭此輩故狡獪人也數日僧格又



奏鞠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戶位不言以疾為託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款服帝命窮詰之良弼嘗與人言尙書鈎校中書不遺餘力它日我聞得發尙書姦利其誅籍無難僧格聞之捕良弼鞫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又有吳德者嘗為江寧縣達嚕噶齊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且言尙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它日復為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僧格即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 用僧格言置上海福州兩萬戶府以維制錫布昂烏訥爾等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六

運船戶工兩部各增尙書二員初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遂罷東平河運糧尋又於河西務置漕運司領接運海道糧事 帝自將征納顏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匹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樂以奇徹為親軍都指揮使伊蘇岱爾右衛簽事王通副之 同知畱守兼少府監事王思廉謂畱守丹津舊倫段貞今改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為良圖盍為上言之丹津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此言也丹津以思廉對帝嘉之次吳王王嗜請益兵征納顏以五百人赴之 行尙書省左丞

相阿珠舊倫阿木今改受命西征至哈喇霍州以疾薨阿珠繼其祖蘇布特舊倫速不台今改父烏蘭哈達舊倫兀良哈今改為將帥沈幾有智畧臨陳勇決三世皆以功名顯後追封河南王改吳阿珠之歿後編前後兩見今定從元史本傳 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納顏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薩爾都嚕舊倫撒兒都魯今改之地納顏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陳遣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顏之黨金嘉努舊金家奴今改塔布岱舊倫塔不歹今改擁眾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顏堅壁不出司農卿特爾格舊倫錄哥今改曰彼眾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坐特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七

格進酒塔布岱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持火礮夜入其陳礮發果自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將遁遂命庭將漢軍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舊倫玉管帖木兒今改將蒙古軍竝進追至寶列們林擒納顏以獻遂伏誅初潞州靳德進精於星歷之學所言休咎輒應時用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及是從征納顏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滅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侍其降帝嘉納之 李庭之討納顏也將校多用



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逡巡卻帝  
患之葉李密啟曰兵貴奇不貴眾臨敵當以計取彼既  
親暱誰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  
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  
必不設備我以大眾陪之無不勝矣帝用其謀果奏捷  
自是益奇李每召見論事尋詔以為御史中丞商議中  
書省事李辭曰臣本驛旅蒙眷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  
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營窳  
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于行心豈不  
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八

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  
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  
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請詔臺臣言事  
各許實封又曰憲臣以繩愆糾謬為職苟不自檢於擊  
搏何有其有貪恠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  
欺罔帝然之由是臺臣得實封言事 帝初欲大用趙  
孟頫議者難之是月授孟頫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  
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  
民不勝其擾遂請于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澀不  
能行詔遣尙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慢令

之罪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得徑笞之孟頫還不笞一人  
僧格大以為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  
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  
頫進曰趙全故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  
賓客為奸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往必將陷全事縱得  
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它使僧格鐘初鳴時即坐  
省中六曹後至者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遠引孟頫  
受笞孟頫入訴於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  
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僧格亟  
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惟曹吏以下它日行東御牆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九

道隘孟頫馬跌墮于河僧格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  
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 初納顏將叛  
陰遣使結額布罕舊倫也 不騰勃噶舊倫 騰刺奇徹舊  
今改親軍衛指揮使托克托呼舊倫 土土執之盡得其  
情以聞詔騰勃噶入朝將由東道進托克托呼言於北  
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  
從西道既而有言額布罕叛者眾欲先聞於朝然後發  
兵托克托呼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  
即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呼  
喇河戰於托集嶺大敗之額布罕僅以身免 秋七月



癸巳納顏餘黨犯咸平遼東道宣慰使達春舊倫塔從  
皇子愛額齊合兵出瀋州進討初帝命達春領軍一萬  
與愛額齊同力備禦納顏女真水達勒達官民與納顏  
連結達春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  
千五百里與納顏黨達薩巴圖爾等合戰兩中流矢繼  
知其黨特爾格素爾齊等欲襲皇子乃以數十人還戰  
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納顏軍來襲達春轉鬪而前  
射其酋特古岱墜馬死追兵乃還遂軍懿州州老幼千  
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達  
春軍至遼西罷山北小龍泊得叛酋史圖凌岱盧全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十

納款書期而不至達春即遣將討擒之又獲其黨王薩  
布復與庫錫爾等戰破之將士欲俘掠達春一切禁止  
與簽院漢瓜監司托克托岱追納顏餘黨北至金山悉  
平之 丁酉宏州匠官以犬兔毛製如西錦者以獻授  
匠官知宏州 戊戌樞密院奏簽征緬行省事哈薩爾  
哈雅言比至緬國諭其王赴闕彼言鄰番數叛未易即  
行擬遣使奉表齎土貢入覲 八月乙丑帝至上都  
以托曼達爾爲都元帥將四川兵五千赴緬省仍令  
其省駐緬近地以俟進止 己巳謫從叛諸王赴江南  
諸省從軍自效 諭鎮南王珙歡禁戢從征諸王及省

官與魯齊等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  
九月庚子禁市毒藥者 丁未安南國遣使貢方物  
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納顏叛民廢耕倫又霜雹爲災  
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 壬子禁沮撓江南茶  
課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甲子僧格言中書省  
舊在大內前阿哈瑪特移置於此請仍舊爲宜從之  
丙子僧格奏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坐虧負中書錢穀  
竝棄市人皆冤之當僧格之誣殺佑與居寬也刑部尙  
書博果密爭之不得僧格淡忌之嘗指博果密謂其妻  
曰它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會責以不坐曹理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十一

欲加之罪遂以疾免帝還自上都其弟額埒璘班侍坐  
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博果密果以是日至帝  
見其癯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  
念其貧命盡給之 僧格威焰方熾參議尙書省事唐  
仁祖議論不回屢忤僧格人皆危之仁祖自若也遷工  
部尙書僧格以漕務煩劇特重困之仁祖處之甚安尋  
出使雲中僧格攻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遣  
騎追還命直吏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置汝於  
法左右皆爲之懼仁祖退召諸直長從容諭之曰丞相  
怒在我不在爾也汝等勿懼宜力加勉眾皆感激晝夜



倍其功期未及而辦僧格不能加罪 乙酉帝諭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所對奏聞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僧格能之宜為右丞相帝然之 丙辰范文虎言豪懿東京等處人心未安宜立省以撫綏之詔立遼陽等處行尚書省 十一月壬辰以僧格為尚書省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於是僧格請以平章特穆爾代其位阿喇杞薩里為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為左丞紹為參政時有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者言至元鈔公私未便僧格怒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十一

導人使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戾乎璠得免罪至是親王成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後年之數可也從之 辛丑改衛尉院為太僕寺仍隸宣徽院 己酉詔議預盜僧格伊蘇特穆爾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宜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預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詔行之 江淮行尚書省參知政事高興

討婺州盜柳分司擒斬之會丁母憂詔起復討處州盜屠老鷄温州盜林雄興潛出青田搗其巢穴戰於葉山擒老鷄及雄等二百餘人斬於温州市又奉省檄平徽州盜汪千十等 廣東盜起寇肇慶其魁鄧大獠居前寨劉太獠居後寨相依以為固湖廣行省左丞劉國傑趣搗後寨破之遂拔前寨擒斬鄧劉二人捕民結賊者皆杖殺之 十二月丁卯減揚州省歲額米十五萬石以鹽引五十萬易糧免浙西魚課三千錠聽民自漁 癸酉諸王錫勒圖部雨土七晝夜沒死羊畜 丁丑以朱清張瑄海漕有勞遙授宣慰使 鎮南王托驪以諸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十二

軍征安南次思明州雷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社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鄂囉哈達爾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鄂囉齊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巴齊以萬人為前鋒烏訥爾焚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船百艘遂趣交趾程鵬飛鄂囉哈達爾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是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攻浮山寨拔之又命鵬飛阿爾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訥爾將水兵阿巴齊將陸兵徑趣交趾城鎮南王以



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

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陳日烜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

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令烏訥爾將水軍迎張文

虎等糧船又發兵攻其諸寨破之 己丑詔江淮省內

外並聽蒙古岱節制 辛卯尚書省言初以行省制丞

相與內省無別罷之令江淮平章政事蒙古岱所統地

廣事察宜依前置丞相從之詔以蒙古岱為右丞相

毀中統鈔板 戊戌大赦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

獸 壬寅賀州賊七百餘人焚掠封州諸郡循州賊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十四

餘人掠梅州 癸卯哈都犯邊救發兵從諸王珠納北

征 甲辰伊蘇布哈舊倫也速不花今改謀叛逮捕至京師誅之

丙午畋于近郊 己酉發海運米十萬石賑遼陽省

軍民之饑者 癸丑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

其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 江淮行省言兩淮

土曠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

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從

之 僧格以甘肅行省特穆格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

奏以雅岱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省平章呼圖特穆爾

不職奏罷之兵部尚書呼圖達爾不勤其職僧格殿罷

之而後奏帝曰若此等不罪汝事何由得行也 二月

丁巳改濟州漕運司為都漕運司併領濟之南北漕京

畿都漕運司惟治京畿 戊午以右丞葉李為平章政

事李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又賜平江嘉興田

四頃攻異葉李傳云四千畝今從本紀 庚申司徒薩里曼等進讀祖

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

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壬戌

救江淮勿捕天鷲弛魚澤禁 丙寅改南京路為汴梁

路北京路為武平路西京路為大同路東京路為遼陽

路中興路為寧夏府路 嘉木揚喇勒智言以宋宮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十五

為塔一為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五十頃養之 徵

葛洪山隱士劉彥渙 辛巳以杭州西湖為放生池

壬午命皇孫雲南王額森特穆爾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帥兵領

大理府等處 三月戊子帝還宮 淞江民曹夢炎願

歲以米萬石輸官乞免它徭且求官職僧格以為請乃

遷授浙東道宣慰副使 庚寅帝如上都故事樞密院

官俱從行歲畱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判

官鄭制宜制定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畱之制定

鼎之子也 江淮行省蒙古岱言宜除軍官更調法死

事者贈徽官病故者降一等帝曰父兄雖死事子弟不



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則病故者亦不可降也 辛卯  
 造尙書省 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  
 有司做古職貢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  
 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甲寅循州賊萬餘人寇漳浦  
 泉州賊二千人寇長泰汀贛畬賊千餘人寇龍溪皆討  
 平之 鎮南王托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  
 烏訥爾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右丞相阿巴齊曰賊  
 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  
 交瘴癘將作餽餉且盡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  
 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復遣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六

極多戶依軍站例除四頃之外驗畝征租並從之 癸  
 亥渾河決發軍築隄捍之 癸酉尙書省言近以江淮  
 饑命行省賑之吏與富民因緣為姦多不及于貧者今  
 杭蘇湖秀四州復大水民鬻妻女易食請輟上供米二  
 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帝是其言 甲戌萬安寺成佛  
 像及總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  
 百四十斤 增立直沽海運米倉 命征交趾諸軍還  
 家休息一歲 敕緬中行省比到緬中一稟雲南王節  
 制 庚辰安南國王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來貢  
 方物 甲申詔皇孫特穆爾撫諸軍討叛王和爾果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七

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眾據海口阿巴  
 齊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隘  
 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過  
 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發毒矢將  
 士裹瘡以戰焚楫阿巴齊皆死前軍錫都爾奮勇乘之  
 交人小卻托歡由單已縣趣蓋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  
 命安嚙引兵還雲南鄂囉齊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  
 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  
 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辛酉僧格言自至元丙子置  
 應昌和羅所其間必多盜詐宜加鉤攻扈從之臣種地

舊倫大魯 哈坦圖嚙罕 廣東民董賢舉循州民鍾明  
 大孫今改 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起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  
 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行樞密使頁特密實發四省兵  
 討之 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  
 山久不能討行省左丞劉國傑帥師擊破之斬首盜餘  
 眾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變復反矣  
 不如盡坑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也乃相要地為  
 三屯遷其眾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  
 使賊不得為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雜耕  
 屯中後皆為良民 五月戊子諸王察克子庫庫岱



執之以來 乙未僧格言

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用至元

鈔宜差官分道置局鈎攷中統本從之 壬寅鑄渾天

儀 乙巳罷興州采蜜 癸丑遷四川省治重慶復遷

宣慰司于成都 六月癸未處州賊柳世英寇青田麗

水等縣浙東道宣慰使史耀討平之 秋七月丙戌以

南安瑞贛三路連歲盜起民多失業免通稅萬二千六

百石有奇中書右丞相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屢

求退不許八月丙辰詔安圖以本部集賽蒙古軍三百

人北征 癸亥尚書省成 庚辰分萬億庫為寶源賦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六

源綺源廣源與萬億共為五庫從僧格請營之禁中以

貯幣帛 九月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行省丞相

蒙古岱悍仄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

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之懇求自解惟宣

屹不為動蒙古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孫于

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使置獄行省鞫治

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

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宣不勝憤遂自剄于

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絨付從子自誠令勿啟視宣死視

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

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

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且言別有公文言蒙古岱

罪狀後得其藁塗注句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

肅為敘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於朝以為

宣罪重自殺前後搆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宣忠義

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其後自誠以宣行實上

聞贈御史中丞諡忠憲 壬辰帝至自上都 召江淮

行省參政董文用為御史中丞文用至日中丞不當理

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祇適王憚雷膺等十餘人

為按察使又舉徐炎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六

癸卯置徵理司專治合追財穀以甘肅行省參政圖

喇延哈舊名禿烈簽省吳誠竝為徵理使自立尚書省

凡倉庫諸司無不鈎攷先摘委六部官至是僧格復以

為不專請置徵理司日以理算為事毫分縷晰司錢穀

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 庚戌太醫院

新編本草成 冬十月庚申遣使鈎攷諸路錢穀僧格

言湖廣錢穀已責平章約蘇穆爾自首償矣它省欺盜

者必多請以省院臺官實都王巨濟阿薩爾何榮祖昭

嚕呼齊圖呼魯李佑吉丁戎益崔或燕真安祐巴延等

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



各二人特給與印章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為衛帝皆從之僧格嘗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喇呼爾賀仁傑廷辯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欺致錢穀耗損臣之罪喇呼爾曰臣為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入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已者其置勿問 帝追念商挺問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歎其康強挺旋卒後追贈魯國公諡文定 丙寅賜瀛國公趙昱鈔百錠湖廣省言左右江口溪峒蠻獠置四總管府統州縣峒百六十而所調官畏憚瘴癘多不敢赴請以漢人為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二

達嚕噶齊軍官為民職雜土人用之就提瓜勒佳素赫等七十四人以聞從之 大同民李伯祥蘇永福八人以謀逆伏誅 庚午哈都犯邊 丙子始造鐵羅圈甲遣瀛國公趙昱學佛法於土番 女黑符臺外集宋勿主北遷降封為瀛國公 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行瓜龍龍柱明日瀛國公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謀諸臣下欲除之瀛國公大懼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在西天受佛法獲免余應詩云有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至時象賜宴明先官酒師舒指龍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吞元君含笑語臥臣以難學與凡會同侍臣謀謀將見除公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步漢中所言與符臺外集同然龍爪事涉恍惚 己卯詔免儒戶雜徭 僧格係後人傳會今不取 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鈎文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

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十一月壬午鞏昌路為饑免田租之半仍以鈔三千錠賑其貧者 丁亥以山東按察使何榮祖為中書省參知政事 修國子監以居胄子 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為柴米戶及賦外雜徭 柳州民黃德清叛湖州民蔡猛等拒殺官軍並伏誅 己亥命李思衍為禮部侍郎充國信使以萬弩為兵部郎中副之同使安南諭陳日烜親身入朝否則必再加兵 時有佞諛者諷大都民史吉等請為僧格立石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僧格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僧格恩寵方盛自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三

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董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令人諷文用頌已功於帝前文用不答僧格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耳文用亦不答 辛丑馬八兒國遣使來朝初帝遣荆湖占城行省參知政事伊赫密實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遂與其國人來貢方物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并獻之嘗侍帝於浴室問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遣授江淮行尚書省左丞行泉府大卿 甲辰僧格以總制院統西蕃諸司軍民錢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之奏改為宣政



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帝從之命僧格以本官兼宣政使領功德司使事十二月丁巳哈都兵犯邊巴圖額森托迎擊死之 朔方軍興糧糗靡備而誅責遽急董文用謂僧格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柩本丞相宜思之又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御史臺所抹政事之不及者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僧格意摭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不為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帝報之語秘人莫間僧格日誣譖文用於帝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三

在朝惟董文用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文用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旋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文用固執不可復遷翰林學士承旨 先是安圖將兵臨邊為實里吉所執一軍皆沒至是八隣來歸從者凡三百九十人賜鈔萬二千五百一十三錠 辛未僧格言分地之臣例以貧乏為辭希餽賜與財非天墜地出皆取於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國用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即畫之當給者宜覆奏朕自處之 乙亥朔頭賊張治因掠泉州免泉州今歲田租 丙子伊蘇布哈以實勒們叛甘肅

行省官合兵討之皆自總請罪獨實勒們以其屬西走追獲之以歸于京師 先是朱供奉汪元量從三宮入燕授瀛國公書帝聞其能琴嘗召入禁中令鼓琴稱善元量乞歸許之是冬元量歸杭州具言謝太后臨歿遺言欲歸葬紹興 時理宗陵已發謝后托北猶未之知蓋與理宗同窆也 全太后為尼瀛國公學佛號太波講師遺老聞之有泣下者 後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三

陳頴二州河決凡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有小吏誣告漕司劉獻盜倉粟僧格方事聚斂眾阿其意鍛鍊柱服刑部尚書列斯哩衛日刑部天下持平今輦轂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即以實聞以是忤僧格出為江東道宣慰使在官務興學諸生有俊秀者拔而用之為政嚴明豪民猾吏縮手不敢犯然亦無所刑戮而治 初皇孫撫軍於北詔以托克托呼從追納顏餘黨于哈喇温之地誅叛王烏塔哈盡降其眾至是諸王額斯爾為叛王和爾哈斯所攻遣使告急復從皇孫移師援之敗諸呼噶輝還至



台喇温山夜渡貴烈河敗拔王哈坦盡得遼左諸部置  
東路萬戶府帝多其功以額斯爾女弟妻之 先是帝  
命江西行省蒙古岱召謝枋得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  
有堯舜下有巢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召蒙古岱義  
之不強也既而福建行省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  
尙書雷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材未  
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求一  
取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亾也以八  
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  
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八

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  
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  
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  
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  
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賜遺表後... 元紀七 起居維赤奮若正月盡重光單閏三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辛卯錫布帛 舊倫

丁今 上市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

以待貧乏者 哈坦 舊倫合 入寇 戊戌調漳汀二州

田租 己亥開安山渠引汶水以通運道先是壽張縣

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過源相繼建言請自東昌路須

城縣安山之西南開河置牐引汶水達舟于御河以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公私漕販尙書省遣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

度工用于是圖上可開之狀僧格以聞言開浚之費與

陸運亦畧相當然築成乃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費

來春浚之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

斤以爲備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猛

蘇爾 舊倫惟速 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尙書李處巽等

董其役是日興工起于須城之安山止于臨清之御河

長二百五十餘里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

蓄洩 時繕修尙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畱守司主之參

議樞密院事吳元珪亟陳其不便乃止 辛丑立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以待衛軍六千屯田軍三千江南鎮守軍一千隸焉以畱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問於樞府 壬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宣慰使樂賢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牖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米石省運估八貫有奇請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責臣當歲運三千萬石詔許之 癸卯賊鍾明亮寇贛州掠寧遠據秀嶺詔以江西參政管如德為左丞將兵五千往討 畚民邱大老集眾千人寇長泰縣福漳二州兵討平之 二月辛亥朔詔集江南戶口凡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九 二

北方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 潛滄州御河 台州賊楊鎮龍據玉山反僭稱大興國偽號安定元年以其黨厲某為右丞相樓蒙才為左丞相得良民刺額為大興國軍遂有兵十二萬以七萬攻東陽義烏餘姚姚新昌天台永康浙東大震宗王昂吉爾岱舊倫斐吉時謫婺州帥師討之致異楊鎮龍反本紀作三月今從經世大典作二月 癸亥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為淮東道宣慰司治揚州 大都路總管府判官蕭儀嘗為僧格掾坐受贓事覺帝貸其死欲徙為淘金僧格曰儀嘗鉤致萬億庫有追錢之能足贖其死宜解職杖遣帝曲從之 丁卯帝

如上都僧格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帝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 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巴延始 以拜特爾舊倫伯改為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僧格言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御史即省部稽照書姓名于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監視失則連坐帝從之乃答監察御史四人是後御史赴省部者掾史與之抗禮但令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御史徧閱之而臺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九 三

綱廢矣 乙未渾天儀成 夏四月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為兵 戊辰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庚午沙河決發兵築隄以障之 癸酉以高麗國多產鉛遣工即其地發旁近民治以輸官 甲戌詔江淮行省參政實都赴闕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理算江淮錢穀左丞相蒙古岱總之巨濟乘執刻剝遣使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總管許楫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 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



之 丁丑尚書省言納顏已誅其人戶月給米萬七千  
餘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它志請徙置江南充錫  
布鼎所請海船水軍從之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執  
宋謝枋得至燕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以薦枋得為功  
遣其友趙孟迥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且有媢  
辭天祐不能堪乃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  
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  
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漢亾十  
四年龔勝乃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  
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四

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  
少茹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  
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  
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畱夢炎使醫持  
藥雜米飲造之枋得怒擲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五月  
庚辰濬河西務至通州漕渠 丙申賊鍾明亮率眾萬  
八千五百餘人來降 行御史臺復徙于揚州浙西按  
察使徙蘇州 以寶都為尚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  
張天祐為中書參知政事 辛丑御河溢入安山渠源  
東昌民廬舍 青山苗蠻三十三寨相繼內附 六月

辛亥安山渠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  
河渠官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  
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攷異安山渠成  
本紀繫於七月  
今從河渠志當是成於  
六月而七月乃賜名也 詔以雲南行省地遠州縣官  
多闕六品以下許本省選辟以聞 丙寅頁特密實請  
以降賊鍾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邱應  
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許令明亮應祥竝赴都  
甲戌西南夷中下爛土等處洞長忽帶等以洞三百  
寨百一十來歸得戶三千餘 乙亥立江淮等處財賦  
總管府掌所籍宋謝太后貲產隸中宮 濟寧東平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五

梁濟南棣州順德平灤真定霖雨害稼丁丑詔免田租  
十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 秋七月戊寅朔哈都兵犯  
邊帝親征 辛巳兩淮屯田雨雹害稼請今年田租  
雨壤都城發兵民各萬人完之 甲申四川山齊蠻民  
四寨內附 丙戌命百官市馬助邊 救以圖嚙哈及  
侍衛兵百人為僧格導從 戊子太白經天 甲午御  
河溢 戊戌誅信州判賊鮑惠日等三十三人 辛丑  
發侍衛親軍萬人赴上都 壬寅賦百官家製戰袍  
癸卯沙河溢鐵燈杆隄決 哈都兵至和林宣慰司奇  
舊俗性  
伯今改 反應之其副劉哈喇巴圖爾乘間脫歸入見



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餉顧謂侍臣曰

警諸裔大得美食而棄其主奇卜是也雖未得食而不

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幹托齊 初托克托

呼舊倫土土從皇孫噶瑪拉舊倫甘麻征哈都抵杭愛

舊倫杭嶺賊先據險諸軍失利惟托克托呼以其軍直

前鏖戰翼皇孫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

賊不敢逼至是帝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晉太祖與

其臣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舊倫班木之水以記功今

日之事何愧晉人卿其勉之 八月霸州大水發直沽

倉米糶之 辛酉大都路霖雨害稼免今年田租 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六

酉以台婺二州饑免今歲田租 甲戌徙浙東道按察

司治婺州河東山西道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

九月己卯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丙戌罷濟州泗

汶酒運使司 丙申江淮省平章錫布鼎言提調錢穀

積怨于孤乞如約蘇穆爾例發戍兵三百人為衛從之

冬十月丙辰禁內外百官受人饋酒食犯者沒其家

貲之半 甲子享於太廟 閏月戊寅帝至自上都大

宴羣臣謂托克托呼曰朔方人來聞哈都言杭愛之役

使彼邊將皆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

欲先奇徹之士托克托呼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先

之帝曰爾毋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

召諸將頒賞有差帝嘗以奇徹人為民及隸諸王者皆

籍之以隸托克托呼歲選其材勇以備禁衛及晉王征

哈都托克托呼最有功故賞先奇徹之士云 尚書省

言南北鹽均以四百斤為引今權豪家多取至七百斤

莫若先貯鹽于席來則授之為便從之 僧格輔政碑

成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雘之 庚辰僧格言初改

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故令天下鹽課以中統至元鈔

相半輸官今中統鈔尚未可急斂宜令賦稅并輸至元

鈔商販有中統鈔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七

從之 頁特密實舊倫月的以首賊邱應祥董賢舉歸

于京師 僧格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

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臣以為鹽課每引今直五

貫宜增為十貫酒醕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協濟戶

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

增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于罪矣帝曰如

所議行之僧格又以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己而其宣敕

尚由中書至是以為言乙酉命自今所授宣敕並付尚

書省于是僧格遂以刑爵為販市所求無不遂綱紀大

壞人心駭愕 丙戌西南生番內附 廣東賊鍾明亮



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  
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頁特密實  
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頁特密實鍾明亮既  
降朕令汝遣之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至有是變自今降  
賊其即遣之 丁亥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庚  
寅江西宣慰使胡頤孫援錫布鼎例請至元鈔千鈔為  
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為息從之遙授頤孫行尚書省  
參政泉府大卿行泉府司事 丙申婺州賊葉萬五以  
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布琳吉岱  
舊倫不都  
吉帶今改將兵討之 遣使餉攻大同錢穀及區別給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八

糧人戶 庚子取石泗濱為磬以補官縣之樂 癸卯  
浙西宣慰使史弼請討浙東賊以為浙東道宣慰使位  
哈喇岱上弼討台州賊擒斬楊鎮龍及其黨台州平  
甲辰湖廣省臣言近招降贛州賊胡海等令將其眾屯  
田自給今遇耕時不恤之恐生變命贛州路發米千八  
百九十石賑之 丙午緬國遣使來貢方物 十一月  
丁未禁江南北權要之家毋沮鹽法 壬子漳州賊陳  
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  
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邱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  
省請斬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

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竝遣赴闕從之 癸丑建  
寧賊黃華弟福結陸廣馬勝復謀亂事覺皆論誅 以  
王憚為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憚上言曰福建所轄  
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為邊徼要地而民情輕詭自  
平宋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  
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  
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  
丞尚闕宜特選清望素著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  
衝外侮者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也憚黜官吏貪汙  
者數十人察繫囚之冤滯者決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九

民家別創營屋居之民得少安 丁巳改播州為播南  
路 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哈都犯邊帝命伊勒噶  
與李庭議所以為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其品官所乘隄  
數外悉令入官凡得馬十一萬匹 紹興路總管府判  
官白絜矩言宋趙氏族入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  
或非便宜悉徙京師擢絜矩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  
發兼并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  
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  
且止從之時僧格專政法令苛急天下騷然南臺侍御  
史行御史臺事程文海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



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于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晉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尙書鉤攻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以爲宜清尙書之政省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優價格大怒欲羈甯不遣復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仍遣還行臺 丁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十

封皇子庫庫春爲寧遠王 命回回司天臺祭熒惑是歲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俾爲歲例 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令有司遣還蒙吉岱言其不可遂止 湖廣行省左丞劉國傑率兵入肇慶攻閩太獠于清遠還攻蕭太獠于懷集擒之復擊走嚴太獠尋又攻曾太獠于金林破走之賊澆入保險國傑鑿山而入賊眾五千人掩殺畧盡軍次賀州士卒冒瘴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得不死會國傑亦病乃移軍道州廣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之遂攻拔赤水賊寨 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舊臣護

之乃以屬太子家丞王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

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改大都路總管府爲都總管府 癸丑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丁巳遣使代祀岳瀆游神后土 遼陽自納顏之叛民甚疲徹戊午發鈔賑之 哈坦餘寇未平丙寅命高麗國發就羅戍兵千人討之 丁卯高麗國王王睿言臣宿衛京師遭林衍之叛高麗民居大同者皆籍之願復付還高麗從之 己巳無爲路大水免今年田租 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十一

錢穀 哈坦寇遼東海陽 二月癸未泉州地震乙酉又震時商琥入爲中臺監察御史上言漢文帝時有此災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帝時政以進又言爲政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需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納其言 己丑江西羣盜鍾明亮等降詔徙爲首者至京師而給其餘黨糧 癸巳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並免其田租 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縣行樞密院討平之 三月己未立江南營田提舉司掌僧寺貲產 癸亥建昌賊邱元等稱大老集眾千



餘人掠南豐諸縣建昌副萬戶擒斬之 甲子楊鎮龍  
餘眾剽浙東總兵官討賊者多俘掠良民敕行御史臺  
分揀之凡為民者千六百餘人 庚午以廣昌縣經鍾  
明亮之亂免其田租 辛未太平縣賊葉大五集眾百  
餘寇寧國擒斬之 夏四月癸酉朔幸上都 丙戌遣  
僧濟額森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技 癸巳河北十七  
郡蝗救賑之平山真定棗強三縣旱靈壽元氏二縣大  
雨雹並免其租 庚子哈坦復寇海陽 五月乙巳哈  
坦寇開元 初鍾明亮降詔縛至闕下江西行省管如  
德等畱不遣明亮復叛率眾寇贛州戊申樞密院以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三

德等違詔縱賊請詰之詔可罷江西行省樞密院 庚  
戌陝西南市屯田隕霜殺稼免其租 戊午移江西行  
省于吉州以優捕盜 尙書省遣人行視雲南鈹洞獲  
鈹四千四十八兩奏立鈹場官 癸亥徽州績溪賊胡  
發饒必成伏誅 丙寅江西行省言吉贛湖南廣東福  
建以禁弓矢賊益發請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己巳立雲南行御史臺起復前漢中道按察使程思  
廉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避而意甚倨  
思廉奉宣緩懷之意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懾服  
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

問禮者 江陰大水免田租萬七百九十石 庚午婺  
州永康東陽處州縉雲賊呂重二楊元六等反浙東宣  
慰使史弼擒斬之 泉州南安賊陳七師反討平之  
六月壬申朔河湟太康免湟沒地租 庚辰用江淮省  
平章錫布鼎言以參政王巨濟鈎攷錢穀有功賞鈔五  
百錠 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餘兩 以廣  
州增城韶州樂昌遭畚賊之亂並免其田租 杭州賊  
唐珍等伏誅 壬辰泉州大水 丙申發侍衛兵萬人  
完都城 丁酉大司徒薩里曼等進定宗實錄 己亥  
棣州厥次濟陽大風雹害稼免其租 秋七月癸丑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三

緬中行尙書省 江淮省平章錫布鼎以倉庫官盜欺  
錢糧請依宋法黜而斷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  
戊午貴州苗蠻三十餘人倫亂入順元城殺傷官吏其  
眾遂盛湖廣省合兵往討之 建平賊王靜照伏誅  
乙丑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伏誅 丙寅雲南閣力  
白衣甸酋長凡十一甸內附 丁卯用僧格言遣慶元  
路總管毛文豹搜括宋時民間金鈹諸物已而罷之  
滄州樂陵旱免田租三萬餘石 魏縣御河溢害稼免  
其租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丁亥以南安建昌等  
處嘗罹鍾明亮之亂悉免其田租 癸巳地大震武平



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壓死按察司官及總管府官王連等民七千餘人 己亥帝問武平地震慮納顏黨入寇遣平章政事特穆爾神倫鐵木兒今改樞密院官塔魯呼岱舊倫忽帶今改引兵五百人往視 九月癸卯申嚴漢人田獵之禁 乙巳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 平章政事棟里特穆爾帥師與哈坦戰大破之 丁未御河決高唐沒民田命有司塞之 武平盜賊乘地震為剽掠民愈憂恐特穆爾以便宜調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為盜者發鈔八百四十錠轉海運米萬石以賑之 帝自上都還駐蹕龍虎臺遣阿喇棍薩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問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九 古

天下民得稍蘇 丁卯命江淮行省鉤攷行教坊司所總南樂工租賦 置四巡檢司于宿遷之北以所罷陸運夫為兵護送會通河上供之物禁發民挽舟 僧格貴幸已極諱言師事丹巴舊倫磨巴今改而背之丹巴知不見容力請西歸尋復召還謫之潮州 冬十月壬申封皇孫瑪瑪拉舊倫甘麻刺今改為梁王賜金印出鎮雲南 甲戌立會通汶泗河道提舉司 丁丑尚書省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餘萬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 己丑新倫太廟登歌官縣樂 以伊寶齊歲取鷓鴣成都擾民罷之 十一月戊申江淮行省平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九 古



宗寶錄 癸亥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陳頰二州

大被其患 甲子御史臺言江南盜起討賊官利其剽

掠復以生口充贖遣請給還其家帝嘉納之 徙河北

河南道按察司治許州 乙丑易水溫雄霸任邱新安

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障之 十二月辛未以衛

尉院為太僕寺改前于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丑已書

百官志亦無是年改衛尉院為太僕寺此疑重出據元史

僕之文然帝紀並有之姑仍之 己卯命樞密院括民

間兵器 丙戌興化路仙游賊朱三十五集眾寇青山

萬戶李綱討平之 己亥湖廣省上二年宣課珠九萬

五百一十五兩 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眾千餘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九 六

寇温州平陽 是歲江西行省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蒙

古岱到官四十日率蒙古岱先在江浙專復自用又易

置戍兵平章布琳濟岱言其變更巴延阿珠成法帝每

戒飭之既死臺臣劾郎中張思立罪狀而蒙古岱迫死

劉宣及其屯田無成事始聞于帝云 江西盜起龍泉

湖廣省左丞劉國傑下令往擊之諸將交諫曰此宅省

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

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眾數千逆戰望見軍容

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千騎陷陳眾從之賊

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暮收兵去堡中民

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歸其男子曰

吾劉二巴圖也民皆驚以為神因告別盜鍾太獠居南

安十八未國傑乘霧突入其巢賊眾驚亂自相蹂踐官

軍搏之自旦及午所擒殺甚眾還兵桂東未幾龍泉盜

復寇鄆縣國傑遂還鄆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趣

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為備盡掩殺之還鎮

道州

至元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于奎

帝嘗問趙孟頫以葉李雷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

之父執其人厚重篤于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九 七

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

曰汝以夢炎賢于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

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

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

譏之孟頫所賦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

之句帝歎賞而夢炎銜之終身孟頫退謂奉御徹爾徹爾

徹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雷夢炎不言僧格罪甚于

似道而我等不言它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

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

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公必勉之會帝敗于柳林徹爾至帝前具陳僧格姦  
 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  
 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  
 且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為國  
 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除民害何由  
 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頁特巴勒及額森  
 特穆爾等亦劾奏僧格專權黷貨時博果密出使三遣  
 人趣召之至觀于行殿帝以問博果密對曰僧格壅蔽  
 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它罪而殺之今百姓失  
 業盜賊叢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自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九 六

言者蓋眾帝始決意誅之 甲寅虎入南城翰林侍講  
 趙與熹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 辛酉罷  
 江淮漕運司併於海船萬戶府由海道漕運 免江淮  
 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  
 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千一  
 百五十錠絲五千四百斤綿一千四百三十斤 罷淘  
 金提舉司 立江東兩浙都轉運使司 壬戌尚書省  
 右丞相僧格等罷 二月辛未尚書省言大同仰食于  
 官者七萬人歲用米八千萬石遣使覆驗不當給者萬  
 三千五百人宜徵還官從之 癸酉以隴西四川總攝

年札克真珠納斯為諸路釋教都總統 改福建行省  
 為宣慰司隸江西行省 詔行御史臺勿聽行省節度  
 雲南行省言叙州烏蒙水路險惡舟多破溺宜自葉  
 稍水站出陸經中慶又經鹽井上老必撤諸蠻至叙州  
 慶符可治為驛路凡立五站從之 丙子罷徵理司從  
 鄂爾根薩里言也詔下之日百姓相慶 以僧格黨與  
 罷揚州路達嚕噶齊索羅呼斯 丁丑以太子右詹事  
 鄂勒哲舊倫完澤今改為尚書右丞相翰林學士承旨博果密  
 平章政事帝欲相博果密謂之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  
 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正欲備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九 九

日之用博果密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  
 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鄂勒哲  
 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鄂  
 勒哲名又嘗言僧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  
 知其可也帝以僧格黨政恐未盡去召江淮參政燕公  
 楠赴闕公楠極陳 害請更張以固國本帝悅問孰可  
 以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鄂  
 勒哲可先是賀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可不為僧格下僧  
 格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僧格敗帝問勝孰可  
 相者對曰天下公論皆屬鄂勒哲帝命元敘宗師張昞



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畱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鄂勒哲天下果以為得賢相帝命勝參知政事 壬午帝諭御史大夫伊囉勒舊倫月兒曰屢聞僧格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罪當與辨之僧格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數四僧格等辭屈明日帝如上都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上言前浙西按察使勒濟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壬

盡在卷中令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及抱卷至思敬曰用硃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為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為奸當治其罪帝是之責御史臺曰僧格為惡始終四年其奸贓累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伊囉勒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帝曰然 癸未帝如上都 甲申命江淮行省鈞攷錫布鼎所總詹事院江南錢穀 乙酉立江淮湖廣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江淮治廣德軍湖廣治岳州江西治汀州四川治嘉定 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

歲訪司亦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畱司以德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遣官攷其功效 初何榮祖為參知政事僧格急于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為言同僚曰上既為免諸路惟未及京畿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贖未踰月而害民之弊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于歲終立局攷校人以為便立為常式詔賜鈔萬一千貫榮祖條中外百官規程欲矯時弊僧格抑不為通榮祖既與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壬

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至是起為右丞 詔江淮行省遣蒙古軍五百漢兵千人從皇子鎮南王鎮揚州 執河間都轉運使張庸仍遣官鈞攷其事 丁亥營建宮城南面周廬以居宿衛之士 詔逮湖廣省平章約蘇穆爾詰京師戊子籍其家貲金凡四千兩約蘇穆爾僧格之妻黨也鈞攷日急恣為不法永州判官烏克遜澤舊倫烏古孫澤今改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冀之死至是始得釋 辛卯封諸王特穆爾布哈為肅遠王 壬辰雨



壞太廟第一室奉遷神王別殿 癸巳命撤爾率衛士  
 三百人籍僧格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鄂爾棹薩里以  
 連坐亦籍其貲帝問之曰僧格為政如此何故無一言  
 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時尙書省臣多以罪罷  
 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  
 門無禁毋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  
 在帝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  
 事 丁酉詔加嶽瀆四海封號各遣官致告 二月己  
 亥朔僧格妻弟巴濟扣為燕南宣慰使以受賂積贓伏  
 誅 仆僧格輔政碑 提點太醫院事許辰與丞相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三  
 圖善國政多所贊益僧格忌之數譖于帝帝不之信僧  
 格敗繫于左掖門帝命辰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  
 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  
 以賜汝辰集賢大學士國楨子也賜名和爾果斯舊倫  
火魯  
火孫  
今改 乙卯納顏所屬伊烏納爾等同女直兵五百人  
 追殺內附民千餘人造塔哈率眾平之 辛酉發侍衛  
 兵營紫檀殿 壬戌以甘肅行省右丞崔彥為中書右  
 丞 杭州平章等五路饑發粟賑之仍弛湖泊捕魚之  
 禁溧陽太平徽州廣德鎮江五路亦饑賑之如杭州等  
 路武平路饑百姓困于盜賊軍旅免其去年田租凡州

郡田嘗被災者悉免其租不被災者免十之五 江淮  
 豪家多行賂權貴為府縣卒吏以庇門戶遇有差賦惟  
 及貧民詔江淮行省嚴禁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通習始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  
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僧格嘗以劉秉忠無子收  
其田土其妻竇氏言秉忠嘗鞠從子蘭章為嗣敕以地  
百頃還之 己未以們達瞻復為御史大夫行御史臺  
事 高麗國王王嗒乞以其子諫為世子詔立諫為高  
麗王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 六月丁丑朔禁蒙  
古人往回回地為商賈者 乙酉益江淮行院兵二萬  
擊郴州桂陽寶慶武岡四路盜賊 宣諭江淮民恃嘉  
木揚喇勒智力不輸租者依例徵輸 秋七月丙申朔  
雲南省參政齊喇舊倫怯  
刺今改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台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三

旁近民鍊之以輸官從之 庚子徙江西行樞密院治  
贛州 葉李與僧格同事莫能有所匡正僧格敗事頗  
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戊申揚州路學正  
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千載一遇而  
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參政郭  
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  
祥罷御史大夫們達瞻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  
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  
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約蘇穆  
爾福湖廣錫布鼎舊倫沙不  
丁令改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

大鈞攷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游至人皆  
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僧格之罪宜斬李  
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介廉剛直朕所素知寧  
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 中書右丞崔彥遷御史  
中丞言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練達政事請以為翰  
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  
因捕盜延及平民擄掠多至死者又俘取人財迫通處  
女受民財積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馬謀以非罪殺人  
不在原例宜令行臺詰問定罪又言符行臺監察御史  
周祚劾尚書省官蒙古岱舊倫世兀  
台今改嘉理迪舊倫教化  
的今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四

納蘇喇鼎默埒舊倫納速刺  
丁滅里今改奸賊納蘇喇鼎默埒反誣  
祚以罪遣人告僧格僧格曖昧以聞流祚于北地妻子  
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僧格又遣詣  
雲南理筭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  
伏詞為罪甚微宜復其妻子帝皆從之 敕江南重囚  
依舊制奏聞處決 庚戌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史格卒  
格在湖廣與約蘇穆爾共事最久約蘇穆爾恃有奧援  
怒詈同列辨詐鰲刻勢張甚以格受帝知不以言色侵  
之格數有匡正雖不能盡行然寬免者甚眾約蘇穆爾  
敗而格已卒湖廣人追念之 丁巳僧格伏誅臨刑吏



猶以鄂爾杞薩里為問僧格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致於  
 改彼何與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遣張九  
 思賜以金帛辭不受 初哈都倫亂其民來歸者七十  
 餘萬散居雲朔間僧格議徙之內地就食尙書左丞馬  
 紹持不可僧格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餓死此輩  
 耶紹徐曰南土地煥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  
 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忻慕言  
 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為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  
 馬秀才所言是也僧格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  
 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為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五

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僧格議增鹽課紹  
 力爭山東課不可增又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  
 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城種首藉地分給居民權  
 勢因取為已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僧格欲奏請賜  
 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恆憂不能塞責詎敢邀非  
 分之福以速罪戾僧格敗迹其所嘗行賂者索籍閱之  
 獨無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尙其復舊職改中書左  
 丞 募民耕江南曠土戶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為永  
 業三年徵租 遣翰薩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己未罷  
 淘金提舉司江淮人匠提舉司凡五以其事並隸有司

雨壞都城發兵二萬人築之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  
 震壞民廬舍萬餘 己巳置中書省檢校二員攷覈戶  
 工部文案疏緩者 乙酉麻蘇呼阿薩爾乘傳詣雲南  
 捕黑虎 戊子以婺州水免田租 九月辛丑命平章  
 政事收珠爾卜丹商議中書省事以咱希魯鼎舊倫咱  
 改為平章政事 乙巳景州河間等縣霖雨害稼免田  
 租五萬六千餘石 丙午立行宣政院治杭州 辛亥  
 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上表貢方物且謝不朝之罪  
 壬子遣使詔諭瑠求瑠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  
 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既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六

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海道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  
 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  
 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得達而還誌斗率於行初  
 誌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  
 問會赦不竟其事 戊午徙四川行樞密院治成都  
 辛酉免大都今歲田租保定河間平灤三路大水被災  
 者全免收成者半之 命尙衣局織無縫衣 冬十月  
 己巳修太廟在真定傾壞者 壬申以前緬中行省平  
 章舒蘇德濟舊倫雪季斤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 江淮行省  
 言鹽課不足由私鬻者多請付兵五千巡捕從之 塔



喇海張呼遜等並坐理算錢穀受贓論誅 癸未高麗國饑給米二十萬斛 罷各處行樞密院事入行省 行院既置分兵民爲二奸人植黨自蔽湖廣省平章哈喇哈斯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爲罷之因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然其言 己丑敕沒入嘉木揚喇勒智錫布鼎烏訥爾妻並遣詣京師 癸巳以武平路總管張立道爲禮部尙書使安南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烜死子日煇襲位博果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七

劫智錫迪嘉理迪皆僧格黨與受賊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載路今或繫獄或釋之臣下所未能喻帝曰僧格已誅納蘇鼎默塔在獄唯錫布鼎朕姑釋之耳 諭中書議增中外官吏俸 十二月乙丑復都水監時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河渠司副使郭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盧溝舟亦不遵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自昌平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漕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牖比至通州凡爲牖七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閘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以來春興役帝命丞相以下皆親備僦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 丁卯以大都饑下其價糶米賑之 己巳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辛未御史臺言鈎收錢穀自中統初至今踰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詔擬議以聞 壬申立河南江北行中書治汴梁 中書省言江南在宋時其徭役之名七



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依宋時諸名徵賦盡輸之何榮祖言宜召各省官任錢穀者詣京師集議科取之法以聞從之甲戌罷鉤收錢穀應管年逋欠錢穀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視之者有罪仍布告中外 庚辰江北州郡割隸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改江淮行省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治杭州 丙戌八番洞官吳金叔等以所部二百五十寨內附詣闕貢方物 戊子詔釋天下囚非殺人抵罪者 辛卯濬運糧河築隄防 是歲宣政院上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九

一百四十八人 遼陽饑翰林學士承旨唐仁祖奉詔偕近侍蘇格舊倫速哥今改左丞實都舊倫忻都今改往賑實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管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均以大口給之實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惡耶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極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為國恤民而已卒以大口給之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有物漸侵入其中不能既日體如金環然左右有珥免朝賀 戊戌以青州饑就陵州發粟賑之 庚子江西行省左丞高興言江西福建汀漳諸處連年盜起百姓入山以避今次第

就平宜降旨招諭復業又福建鹽課酒稅銀鐵各立提舉司實為穴濫請罷去詔皆從之 禁商賈私以金銀航海 甲辰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 丙午河南福建行省上言請詔用漢語詔以蒙古語諭河南漢語諭福建 癸丑江西行省巴延舊倫伯顏今阿喇卜丹舊倫阿老瓦丁今改言蒙山課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科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 二月己巳申禁鞭背國法不用徒流黥絞之刑惟杖斃自十七分等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十

至百單七而止然斬刑之刑則又往往濫用之至其酷也或生剝人皮又有三段剗殺法未之除也 庚午鄂羅斯招附桑州生苗羅甸國古州等峒酋長三十一所部民十二萬九千餘戶詣闕貢獻 壬申遣使分行諸路釋死罪以下輕囚 乙亥以泉府太卿伊克穆蘇舊倫亦里迷失今改鄧州舊軍萬戶史弼福建行省左丞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軍士二萬人 戊寅詔加高麗王王瞻太保仍錫功臣之號 庚辰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中丞崔彥等言納蘇喇鼎默埒寶都王巨濟黨比僧格忒為不法楮幣銓



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銜命江南理算者皆嚴急  
輸期民至嫁妻賣女禍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  
故而隕生者五百餘人其初猶疑事出國家近按問首  
實乃知皆僧格及其兇黨之為莫不願食其肉此三人  
既已伏辜宜依條論坐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錫  
棟罕領兵為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  
事溥問事而錫棟罕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  
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錫棟罕仍先奪其職又  
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  
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自今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十一

使臣必降璽書首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

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耀勒特圖舊倫咬刺也勢今改已延徹

爾舊倫伯顏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言馮子

振劉道元指陳僧格同列罪惡詔省臺臣及董文用雷

夢爻等議其一言翰林諸臣撰僧格輔政碑者廉訪使

闕復近已免官餘請聖裁帝曰死者勿論其存者罰不

可恕也 戊子禁杭州放鷹 是月葉李南還至臨清

帝遣使召之俾為平章政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而李

淦至詔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從中丞崔或請也

致聖癸辛雜識云葉亦思為李性學所窘飲憾而死本傳不載今闕之 李前後被賜之物

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儻甘貧約惟以  
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  
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 中丞  
崔或言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約蘇穆爾惡其害已令  
僧格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  
康其淮東廉訪使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又言諸官  
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  
已有成憲自僧格持國受賕者不赴臺憲司而詣諸司  
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制惟於本臺  
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十二

塔迪實言女直人嘉理迪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

棟爾特穆爾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

究問與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已而中書省請以或為

右丞帝曰崔或惟可使任言責不允 三月壬寅御史

大夫伊囉勒等言比監察御史商琬舉管任詞垣風憲

時望所屬而在外者如胡祇適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

楊恭懿高道程文海陳儼趙居信十人宜召寘翰林備

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聞 丁未誅僧格黨默

琦實都王巨濟初帝以實都長於理財欲釋之博果密

力爭不可一日中凡七奏卒并誅之 己酉中書省右



丞何榮祖平章政事敏珠爾卜丹竝罷以大司農特爾格舊倫鐵哥今改翰林學士承旨琳沁舊倫刺真今改竝為平章政事兼領舊職敏珠爾卜丹嘗請復立尙書省博果密曰阿哈瑪特僧格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鑑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事遂寢至是榮祖以疾敏珠爾卜丹以久居其任令免署惟倉其祿與議中書省事特爾格初為司農寺達嚕噶齊從獵巴雅爾舊倫百查兒今改之地獵者射兔誤中駱駝帝怒命誅之特爾格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杭罪應死特爾格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十三

病足聽肩輿上殿 以阿爾為中書右丞梁德珪致異元史紀表倫梁溫都爾傳倫梁德珪蓋二名今從傳舊倫暗都刺今改為參知政事 庚戌帝如上都 壬子救都水監分視黃河隄堰罷河渡司 壬戌給還嘉木揚喇勒智土田人口之隸僧坊者時省臺諸臣乞正典刑以謝天下而帝猶貸之死給還其所籍 夏四月弛甘肅太原酒禁仍權其酤 辛卯設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五月丁未中書省臣言仗人馮子振嘗為詩譽僧格及僧格敗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編修陳孚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僧格為罪則在廷諸臣誰

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 詔以郭佑楊居寬死非其罪給還其家貨 六月戊辰詔聽僧會鹽不輸課 壬申江西省言肇慶德慶二路封連二州宋時隸廣東今隸廣西不便請復隸廣東從之 癸未以征瓜哇暫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俟舟師發後從其便 湖州平江嘉興鎮江揚州寧國太平七路大水丁亥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八百餘石 閏月罷福建歲造象牙齒帶 庚戌回回人呼布穆斯售大珠帝卻之知上思州黃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為表裏聚眾二萬據忠州辛亥詔遣湖廣省左丞劉國傑討之賊眾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十四

悍出人巖洞篳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溪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 甲寅右江岑從毅降從毅老疾詔以其子斗榮襲佩虎符為鎮南路軍民總管 廣東西路安撫副使譚圖鼎等誹謗朝政錫布鼎復資給之以風聞三十餘事妄告省官帝以有傷政體捕惡黨下吏如法 是月詔廉訪司巡行勸課農桑 禮部尙書張立道使至安南謂其王陳日煇曰管鎮南王不用嚮道率眾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



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能復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譏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燭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卻之因要其入朝日燭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維巖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燭懼卒不至 秋七月庚申朔詔以史弼代伊克穆蘇高興將萬人征瓜哇仍召三人者至闕 辛酉河北河南道廉訪司還治汴梁 壬申建社稷和義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五

內壇各方五丈白石爲主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痛瘞坎墻垣悉倣古制別爲齋廡門廡三十三楹 戊寅黎兵百戶鄧志願謀叛伏誅 八月己丑朔譔圖鼎以罪死餘黨杖而徒之仍籍其家 甲辰帝至自上都 丙午浚通州至大都漕河 丁未伊克穆蘇請與高興等同征瓜哇帝曰伊克穆蘇惟熟海道海中事當付之其兵事則委史弼可也乃以弼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統領出征軍馬 庚戌高苑人高希允以非所宜言伏誅 壬子詔達春程鵬飛討黃勝許劉國傑駐馬軍戍守 戊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獻計發民一

萬鑿山鍊銀歲得萬五千兩天祐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一百七十錠臺臣請追其贓而罷鍊銀事從之 改燕南河北廉訪使還治眞定 詔征八百媳婦國 九月辛酉湖南道宣慰副使梁曾授吏部尙書國史院編修官陳孚授禮部郎中同使安南詔諭陳日燭使親入朝 癸酉沙瓜二州民徙甘肅詔於甘肅兩界畫地使耕無力者則給以牛具農器寧夏戶口煩多而土田半藝紅花詔盡種穀麥以補民食 鄂爾根薩理乞罷政事並免太史院使詔以爲集賢大學士司天監丞劉某言鄂爾根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六

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爲誹謗大臣當抵罪鄂爾根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眞長者時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 諸王明理特穆爾附哈都以叛詔巴延討之 巴延兵至阿薩呼圖嶺明理特穆爾已據之矢下如雨 巴延先登陷陳諸軍爭奮大破之明理特穆爾僅以身免 巴延輕騎追之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 俘其餘眾以歸 冬十月戊子朔詔福建廉訪司知事張師道赴闕師道至請汰內外官府之冗濫者詔敬珠



爾卜丹何榮祖馬紹燕公楠等與師道同區別之數月授師道翰林直學士 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人恐其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阿喇岱將之以防海道 詔浚浙西河道導水入海 癸巳燕公楠言歲終各行省臣赴闕奏事亦宜令行臺臣赴闕奏一歲舉刺之數從之 十一月癸未禁所在私渡命關津譏察姦宄 十二月庚寅改封皇孫梁王噶瑪拉為晉王鎮北邊至元初王已嘗出鎮北邊尋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又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四大鄂爾多<sub>舊名</sub>之地鄂爾多猶言宮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以恩<sub>改今</sub>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七

民賴以安 癸巳中書省言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冶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采之山請罷之從之 已酉樞密院言六衛內領漢軍萬戶見存者六千戶撥分為三力足以備車馬者二千五百戶每甲令備馬十五匹牛車二兩其三千戶惟習戰鬪不它役之六千戶外則供它役庶能各勤乃事而兵亦精銳詔施行之 癸丑右丞相鄂勒哲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數已逾之今後

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以張珪為江淮行樞密副使珪時為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為樞密知樞密院事伊實特穆爾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它日帝曰不然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乎遂有是命先是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瑄領海道亦以為言比珪入對帝語及之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得不罷珪宏範子也 召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及胡祗通等十人赴闕賜對以文海為江南湖北道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福建行省平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六

徹爾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汚暴所致今既來歸即為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它柵問之悉赦附未幾歐狗為其黨縛致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悉平 湖廣辰州蠻叛行院副使劉國傑簽書院事索諾木達覽往討之不利移文索辰澧沅民間弩士三千行省平章哈喇哈斯以民弗習戰強之徒傷吾民勿許右丞圖呼魯曰兵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弩因蠻攻蠻古人所利遂與之果以此獲勝 湖廣平章政事庫爾濟斯<sub>舊名</sub>



薦前永州判官烏克遜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倫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其民遵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調其田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既發乃上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喇哈斯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罪之豈管微外蠻數爲寇澤循行竝微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雷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場以節漭洩得稻田若干頃歲收穀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九

軍儲邊民賴之 劉國傑拔象山寨黃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竟匿不與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運諸種人耕之以爲兩江蔽障後蠻人謂屯爲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賜之國傑入朝帝謂朝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巴圖足以鎮此它人不能也命無遷它官 西僧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平章政事博果密曰彼佛以去貪爲寶柰何爲此遂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博果密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僭爲納

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人第宅及民居犬豕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謂鄂勒哲徇私者帝以問博果密對曰鄂勒哲與臣俱待罪中書豈得專行且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私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右批其頰而出之是日苦寒解所御黑貂裘以賜帝每顧侍臣稱塞陲旃之能博果密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嘗陰資朕財用博果密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三

馳至雷州盡發其奸賊縱所掠男女四百餘口御史臺言烏克遜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會吾蒞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會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雷州地近海潮汐蓄其東南陂塘蠲農病之而西北廣衍平表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使走海而不能灌



既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隄塢  
三溪瀦之爲斗門者七隄塢六以制其贏耗醜爲渠二  
十有四以達其轉輸渠皆支別爲陌設守視者時其啓  
開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爲膏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聖表節制 元紀九 起昭陽大荒落正月盡癸

逢敦牂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三十年春正月乙丑敕福建毋進鵲 丙寅汰穴

員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

戊辰詔避境無事令本軍屯耕以食 甲戌河南河北

行省平章巴延言揚州蒙古岱所立屯田爲田四萬餘

頃官種外宜聽民耕墾揚州鹽轉運一司設三重官府

宜削去鹽司止畱管勾襄陽舊倉京兆鹽以水陸難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一

計之莫若改倉揚州蔡州去汴梁地遠宜陞散府以頒

息信陽光州隸之詔皆從其議 罷尼雅斯拉鼎默塔

所立魚鹽局 乙亥謚皇太子曰明孝 淮西道宣慰

使昂吉爾斂軍鈔六百錠銀四百五十兩馬二匹壬午

敕省臺及達魯噶齊鞠問 是月前中書右丞相安圖

薨年四十九雨木冰三日帝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

弗信果卷予良弼詔大臣監護恐事安圖爲相以宗社

奠安爲已任以民物阜豐爲已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

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閣進賢士大夫講

論古今治道而請謁絕迹天下倚爲重臣而阨於阿哈



瑪特僧格前後不竟其用子烏古達器度宏遠襲長病  
 衛父沒凡賄賂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其先  
 塋 帝思革僧格之弊求直士用之召董士選論議政  
 事旋以中書左丞往鎮浙西聽辟舉僚屬士選至部察  
 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僧格之黨以聚斂恣為奸利事  
 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請畱以待之士  
 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何不繫此人之存  
 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 二月己  
 丑從阿喇卜丹燕公楠之請以嘉木揚喇勒智子宣政  
 院使溫普舊倫暗為江浙行省左丞尋以南人深怨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二

父詔罷之 高麗國王王暗請改名詎從之 滅河南  
 江浙海運米四十萬石 中書省添設檢校二員 免  
 大都今歲公賦 丙申卻江淮行樞密院官布琳吉岱  
 進鸞仍敕自今禁戢軍官無從禽擾民違者論罪 丁  
 酉回回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畱是錢  
 以賙貧者 丁未帝如上都 辛亥復立雲南行御史  
 臺 詔沿海置水驛自航羅至鴨渚江口凡十一所令  
 簽書樞密院事洪君祥董之君祥俊奇弟也 癸丑江  
 西行院頁特密實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為首  
 者餘從內縣從之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是月王惲召

至上都入見慰諭良久惲退上書陳時政畧曰臣聞自  
 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  
 以為長世不拔之本臣請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一  
 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內而憲  
 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徒具司理之官  
 而無所守之法是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未免有  
 酌量準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宜將已定律令頒為新  
 法與百姓更始二曰定制以抑奢僭古者衣服飲食  
 輿馬屋廬皆有恒制今臣民衣服踰於公侯婦女衣著  
 等於貴戚以致聘財過於鄉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三

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  
 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宜一切定  
 奪大行禁止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每歲經費患不阜  
 贍者過有所費也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倫為戒如冗  
 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一切省減且財非天  
 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力屈財殫非所以養  
 民而強國也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  
 天秩不輕以付人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希  
 闕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罔攻平  
 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苟非其人



不無切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五日議廉司以勵庶官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畏懾而不自安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姦弊之萌潛滋而復枿風俗堯薄苟免無恥立人法竝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既行公道大行官有倫新之氣吏無餽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得或私將見風采百倍有澄清之望矣六日講休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爲重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四

江南平定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謂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爲濫雜侵漁培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爲名仰賴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其停革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遠見職有聲迹者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七日設科舉以收人材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理有不可廢者若隄以歲月而改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俟也八日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欲望明刑政識大體難矣莫若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

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官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餽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九日恤軍民以固邦本國家自攻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凡四舉矣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急徵暴斂侵漁無法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十日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恤民本意若復實常平實爲古今良法十一日廣屯田以息遠餉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地土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五

暫借合營屯及檢括冒占仍招募願屯者聽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強果爲國盡心有爲能臣重與檢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爲而盡地力仍將迤南一切置屯見閉戶數併徙邊防以揀一時此急於治外之意也十二日息遠畧以撫已有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紹丕天之功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者願息遠畧撫已有此四海臣民之願也十三日感和氣以消水旱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倫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姦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嗷嗷日趨於困臣嘗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爲念棄捐細故講信修睦



以用兵爲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寬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爲民祈天請命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迴哀眷易乖戾而爲和平變荒歉而爲豐稔天下幸甚十四日崇教化以厚風俗國家以四教爲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以行之而前政者謂僧格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爲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陂有不可救藥至今爲厲者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哉惟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恥之心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書奏帝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一

六

納授翰林學士授書爲日十六其十五日減行院以萬言遺其十六日絕交貢以示曠度今從中州文表畧存其條陳者十四事又神道碑云二十八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月入見案疏內有三十年語且三十年世祖如上都則上書當在三月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札薩克舊名札撒今改知樞密院事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漕河之役兩壞都城詔發侍衛軍三萬人完之仍命給其傭值甲子括天下馬十萬匹初托克托呼畧地金山獲哈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奇里濟蘇是春師次欠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之祿屯兵守之哈都聞取奇里濟蘇引兵至欠河復敗

之擒其將博囉察 夏四月己亥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雷夢炎言杭州上海澈浦溫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貨物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請以泉州爲定制從之仍併溫州舶司入慶元杭州舶司入稅務 壬寅樞密院言去年征瓜哇軍二萬各給鈔二錠其後祇以五千人往宜征元給鈔三萬錠入官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之耳令勿征 癸丑廣東廉訪司復治廣州 擢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臧夢解爲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夢解獨徧歷焉遂案問賓州藤州兩路達嚕噶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一

七

及姦墨官吏置於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兩冤獄民德之 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是月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後贈翰林學士諡文靖 史弼等之征瓜哇也以上年十二月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會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假里馬答勾關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弼與伊克密實高興分軍水陸並進伊克密實將水軍與將步軍會於八節澗時瓜哇與隣國葛郎構怨瓜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已爲葛郎所殺其婿土罕必關耶攻葛郎不勝



問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  
求救弼與諸將進擊伊克密實邀賊於西南路不遇與  
擊其東南路殺數百人餘嶽奔山谷東南路賊復至與  
又敗之葛郎主遁歸其國與言瓜哇雖降倘中變與葛  
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伊  
克密實各將一道攻葛郎至荅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  
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葛郎主出降并取其  
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閣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  
入朝弼與伊克密實許之與力言其失計弗聽遣萬戶  
二人以兵護送土罕必閣耶果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八

還夾路攘奪與力戰以出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  
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人以  
所得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進徵元史史弼傳於弼  
月日後編遂載於正月據經世大典弼等以正月至  
攔山二月水陸並進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洞十五日伐  
葛郎十九日葛郎降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閣耶還十九  
日土罕必閣耶等還軍之期  
經世大典是弼等還軍之期  
確在四月也今參酌書之

水冒田為災令富家募佃人疏浚水道 辛未敕僧寺  
之邸店商賈舍止其貨物依例收稅 六月乙巳命皇  
孫特穆爾舊倫鐵木撫軍北邊伊寶特穆爾加錄軍國  
重事知樞密院事輔行宗王帥臣咸稟命焉特賜步輦

入內伊寶特穆爾請授皇孫以儲闈舊璽從之 己酉  
詔濟太湖 秋七月己未詔皇曾孫松山出鎮雲南以  
皇孫梁王印賜之 詔免福建歲輸皮貨及泉州織倫  
紵絲 己巳命劉國傑從諸王伊濟勒督諸軍征交趾  
湖廣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  
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  
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喇哈斯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  
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初不知其奏抱  
卷請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  
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九

哈喇哈斯曰此土著之民誠為便之內足以資空地外  
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  
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使張國紀  
建言欲按唐宋末征民間夏稅哈喇哈斯曰亡國弊政  
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 壬申以伊寶  
徹爾知樞密院事伊寶徹爾博爾呼之孫也僧格之敗  
伊寶徹爾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丁丑賜新開漕  
河名曰通惠凡役工二百八十五萬用楮幣百五十二  
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置楯之處往  
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以此服郭守敬之精識船既



通行公私兩便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得免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艦蔽水大悅 已延既降明理特穆爾因留拒哈都廷臣有譖已延與哈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居已延於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三朔會哈都兵復至已延遣人語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哈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巴延曰哈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十

哈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哈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為便皇孫悉從之 八月庚寅奉使安南國梁曾陳孚以安南使臣偕來初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曰燁欲迎詔自旁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燁不從遣其臣陶子奇梁文藻偕曾等來貢曾進所與日燁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爾

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或讒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燁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伊勒吉岱舊俗亦里吉得今改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九月癸丑朔帝至上都 冬十月戊子詔修泮隄 庚寅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許帝夜召博果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博果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十一

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隄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sub>于</sub>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倉地震頻歲有<sub>之</sub>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倉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淡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至四鼓乃罷 甲辰赦天下 戊申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 庚戌造象蹄掌甲 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平民



畧賣者時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其價甚貴至於婦人貴重尤甚每一人易銀二三百兩尤愛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價分數等皆南士女也父母貪利貨於販夫輾轉貿易至有易數十主者北人得之慮其遁逃或以藥啞其口以火烙其足驅役若禽獸然故特禁之 孫民獻嘗附僧格助約蘇穆爾為惡及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又受贓減諸從臣糧丁已詔籍其家貨妻孥後因潭州呂澤訴其刻虐械送民獻至湖廣如澤所訴窮治之 立海北海南道廉訪司治雷州 已卯召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特爾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三

格琳沁博果密上 十二月壬辰中書左丞馬紹以疾罷以詹事丞張九思為左丞 庚子史弼伊克密實高與至自征交趾獻其所俘獲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朝廷以其亡失多且縱士卒必開耶弼與伊克密實各杖十七沒家資三之一典獨以諫縱士卒且功多賜金五十兩 初樞密院判官鄭制定遷湖廣行省參政陞辭帝曰汝父死王事實未汝及近者約蘇穆爾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擇其佳者取之制定對曰彼以賊敗臣復取之寧無汚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未幾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舊有牧

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於有司積年不能理制定奉詔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是歲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地闊遠羣寇依險出沒昭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定帥偏師徇二州道經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少年匿兵器為姦既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定悉以勞軍斬計龍於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 御史中丞崔瑛言大都民食惟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踊請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從之寶泉提舉張簡及子柰曼岱告瑛嘗接鄒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三

兩又其子知微訟瑛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辯中書瑛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贖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柰曼岱知微皆坐杖罪除名 平江路總管府治中王都中福建行省叅政積翁之子也積翁遇害於海帝念其功不置特授都中是職時年甫十七僚吏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旨縻皆愕然不敢欺學舍人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 癸亥



知樞密院事巴延至自軍中 庚午帝大漸癸酉崩於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故事上有疾非國人勳舊不得入臥內博果密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徹爾亦自湖廣行省馳還京師視醫藥及帝崩博果密與御史大夫伊嚕納顏知樞密院事巴延受遺詔留禁中丞相鄂勒哲至不得入伺伊嚕納顏巴延出問曰我年位俱在博果密上國有大議而不與何耶巴延歎息曰使丞相有博果密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鄂勒哲不能對入言於太妃鴻吉哩氏太妃召三人問之伊嚕納顏曰臣受顧命太妃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一

十四

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遂定大策與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於皇太孫巴延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阿之曰汝將爲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鉅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巴延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 乙亥葬帝於起輦谷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區宇擴前古所未有惟以亟於財用中間爲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綱陳紀殷然欲被以文德規模亦已宏遠矣御史中丞崔或得傳國璽獻之時穆呼哩曾孫索多

舊倫碩德今改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焉之或以告或召御史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太妃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日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 夏四月皇太孫自北邊南還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皇太孫至上都宗室諸王畢會定策之際伊實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官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儲闈符璽久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噶瑪拉遽曰皇帝踐阼當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合辭勸進伊實特穆爾曰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一

十五

事已定吾死且無憾甲午皇太孫卽位於大安閣諸王有違言巴延握劍立殿陞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太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乃下詔曰朕惟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聖聖相承光熙前緒迨我先皇帝體元居正然後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臨御三十五年薄海內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畧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昭攷早正儲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翕望願惟少質仰荷先皇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賢咸晚宮僚之



舊謂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曠體承先皇帝夙咎託付之意合辭推戴誠切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尙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宗親勳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遠邇咸使聞知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繫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除之 追尊皇考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祔於太廟尊太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改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 丙午中書右司員外郎王約上疏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六

謁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煩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帝嘉納之調兵部郎中 五月壬子始開醮祠於壽寧宮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於司天臺 戊午上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尊諡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色辰舊倫薛皇帝是日並上先皇后鴻吉哩氏尊諡曰昭睿順聖皇后 庚申祭紫微星於雲仙臺 伊實特穆爾進秩太師賜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 己巳詔各處轉運司官欺隱姦詐爲人

所訟者聽廉訪司即時追問其案贖仍舊例於歲終檢之 壬申御史臺言內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祿者萬人在外尤眾理宜減併命與中書議之 詔議增官吏祿 乙亥以札薩克知樞密院事 戊寅封皇姑高麗王王昭妃爲安平公主 以伊囉勒爲太師巴延爲太傅伊徹察喇爲太保 禁諸司豪奪鹽船遞運官物僧道權勢之家私匿鹽販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辛巳御史臺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七

以當之不可輕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職官犯贓教授者聽總司議立授者上聞其本司聲跡不佳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人加重帝曰其與中書同議 壬辰以特穆爾復爲平章政事 諸王阿濟奇部王速福屢叛伏誅 乙未以世祖皇后裕宗諡號播告天下免所在本年包銀俸鈔及內郡地稅江淮以南夏稅之半 己亥以乳保勞封完顏巴延爲翼國公妻何氏爲翼國夫人 初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來使世祖欲官之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踰八十辛丑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子金幣皆不受尋卒 甲辰詔翰林國史院修世祖實



錄以鄂勒哲監修國史 初世祖不豫命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以其諸子入見文用辭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及崩太后命文用從帝於上都既卽位巡狩薩布喇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趨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可其奏帝每召文用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虚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至是修先帝實錄詔除文用知制誥監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繫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一 六

穿史館有所攷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焉 戊申詔宗藩內外官吏人等咸聽丞相鄂勒哲約束時巴延以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鄂勒哲忌之巴延語鄂勒哲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亥行樞密院頁特密實程鵬飛各加平章政事 中書省言樞密之臣不宜重與相銜帝命以軍職尊崇者授之 辛未中書省言向御史臺劾右丞阿爾嘗與阿哈瑪特同惡論罪抵死幸得原免不當任以執政臣謂阿爾得罪之後能自警省乞令執政如故從之 癸酉詔新除御史

行省平章博果密仍爲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博果密以中書平章得預顧命丞相鄂勒哲以其年位在下淡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太后亦以博果密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南守臣獻嘉禾博果密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博果密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所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博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一 九

果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毋使博果密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博果密曰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卽以其所居官與之博果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問之使謂帝曰博果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畱之竟以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 甲戌扎魯噶齊言諸王之下有罪者不聞於朝輒自決遣詔禁治之 八月戊子



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為常 已丑濬通惠河 撥  
軍士屯守澱山湖太湖為浙西巨浸上受杭湖諸山之  
水瀦蓄之分滙為澱山湖東流於海世祖末年江浙行  
省參政梁溫都爾言此湖在宋時委官差軍守之湖旁  
餘地不許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洩水勢今既無人管領  
遂為勢豪絕水築隄繞湖為田湖狹不足瀦蓄每遇霖  
潦泛溢為害昨本省官蒙古岱等與言疏治因受曹總  
管金而止張參議潘應武等相繼建言臣等議此事可  
行無疑世祖曰利益美事舉行已晚其行之既而平章  
特爾格言委官相視計用夫十二萬百日可畢昨奏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干

民其役今民丁數多不須調軍世祖曰有損有益咸令  
均齊毋自疑惑其均科之至是特爾格言太湖澱山湖  
昨嘗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二十萬疏決已畢今諸港日  
受兩潮漸致沙漲若不依宋舊例令軍屯守必致坐墮  
成功臣等議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  
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職掌收捕  
海賊修治河渠圍田詔巴延徹爾舊倫伯領察兒今改暨樞密院  
議奏於是樞密院言今與殿帥范文虎及朱清張瑄輩  
及省官集議清瑄俱云宋時屯守河道用手號軍大處  
千人小處不下三四百隸巡檢司管領文虎謂差夫四

千非動搖四十萬戶不可若令五千軍屯守就委萬戶  
一員提調事屬可行請立都水巡防萬戶職名俾隸行  
院從之 九月壬子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諸王百  
官賀 丁巳太白經天 冬十月戊寅帝至自上都  
辛巳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調今歲田租十分  
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  
所調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  
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調之數從  
之 遼陽行省所屬九處大水民饑或起為盜賊命賑  
恤之 江西行省言鋸場歲辦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一 主

民不能堪詔自今從實辦之不為額 朱清張瑄從海  
道歲運糧百萬石乙未以京幾所備充足詔止運三十  
萬石 辛丑帝諭右丞阿爾魯知政事梁德珪曰中書  
職務卿等皆懷息心朕在上都令還實迪穆蘇已沒財  
產任莽資布哈舊倫明里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  
使選人畱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  
決卿等其束吏曹有不事事者答之仍以朕意諭石丞  
相鄂勒哲 時議裁久任官樞密院奏洪君祥在樞密  
十六年為最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 壬寅  
緬國遣使貢馴象十 初黔中諸蠻酋既內附復叛又



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  
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州事  
已而復叛攻之不能下帝卽位大赦并赦萬頃亦不  
降乃命湖廣行樞密副使劉國傑率兵討之國傑馳至  
辰州進攻明溪賊魯萬丑擁眾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  
百戶馬孫兒戰死是月進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  
戰擊卻之明日萬丑倍眾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  
死士陷陣眾軍齊奮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  
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峯其左  
右臂也宜先斷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摩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三

諸軍攻石農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禽萬頃斬  
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十一月丁  
未朔帝朝皇太后於隆福宮上玉冊玉寶京師犯賊  
罪者三百人庚戌命事無疑者準世祖所定十三等例  
決之辛亥中書省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  
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盈餘  
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  
而來會諸王尙多恐無以給宜俟其還部臣等斟酌定  
擬以問從之湖廣江西及江淮行省以軍民不相統  
一屢請罷行樞密院帝以問巴延時已屬疾張目對曰

丙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使壬子詔罷三  
處行樞密院以其事歸行省丁巳以巴延徹爾參議  
中書省事其兄巴延言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避  
嫌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甲子以  
湖南道宣慰使何瑋爲中書參知政事時省臣凡十一  
人瑋言於帝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  
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罷海北海南市舶提舉  
司癸酉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十二月太傅知樞  
密院事巴延薨巴延演沈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眾伐  
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事畢還朝歸裝惟衣被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三

而已未嘗言功及歿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諡忠武戊  
戌禁侵擾農桑者庚子用帝師奏釋京師大碎三十  
人杖以下百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元紀十 起於蒙協洽正月盡疆圍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諱特穆爾世祖之孫裕宗敬

皇后鴻吉哩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二十四年

諸王納顏反世宗自將討平之其後哈坦復叛命

帝往征之哈坦敗亡三十年六月乙巳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

元貞元年春正月癸丑以太僕卿濟爾哈朗為御史大夫

壬戌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 癸亥

詔道家復行金錄科範 以隕霜殺禾賑安西玉山後

民米 雲南行省左丞楊炎龍名為中書左丞 以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行樞密院賜行中省長官虎符領其軍 庚午以江浙

行省平章阿喇卜丹 舊倫阿老 為參知政事 壬申立

北庭都元帥府 罷爪汝等州屯田 甲戌有飛書妄

言朱清張瑄有異圖詔慰勉之 丞相鄂勒哲 舊倫完

等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真定治河已發丁夫人役值先

帝升遐以聚眾罷之今宜遵舊制俾卒其役從之 名

大司農丞姚燧為翰林學士修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

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 禮部郎中王約

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勳付時政記於史館以脩纂錄

立供需府以專供億從之授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

帝之即位也翰林學士王惲獻守成事鑑列敬天法祖

愛民恤兵等事為目凡十五篇所論悉本經旨至是命

同修國史纂修實錄惲集世祖聖訓六卷上之 二月

丁丑翰林學士承旨雷夢炎告老帝以其在先朝言無

所隱厚賜遣之 壬午罷江南茶稅以其數添入江西

權茶都轉運使歲額 丁亥江南行省平章額森布哈

舊倫也先 言改麻魯有兩夷未附金齒亦叛服不常請

調兵六千鎮撫金齒置驛入緬從之 庚子緬國來貢

丁酉帝如上都 癸卯以呂天麟為參知政事 立

雲州銀場都提舉司 中書省言近者阿哈瑪特價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恬勢賣官不別能否只憑解由選法由是大壞宜令廉

訪司體覆以聞省臺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

司官亦令省臺同選為宜從之 河東山西廉訪使程

思廉言太原歲餉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請止餉千

匹平陽諸郡歲輸租稅於北方民甚苦之請改輸河東

近倉從之思廉剛正疾惡言事剴切喜薦達人物或譏

其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敢復為善矣 三

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陳日煚遣使上表慰國哀又上書

謝寬貸恩并獻方物 壬子禁來朝官斂所屬俸 戊

午罷福建銀場提舉司 中書省言省臣樞密院御史臺



例應奏舉官屬其餘諸司不宜奏請今皆請之非便詔自今已後專令中書擬奏以東倫方殷罷諸不急營造惟帝師塔及張法師宮不罷 壬戌地震監察御史滕安上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為陰乘致靜者動宐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咎所為以盡弭之道執政不以問安上遂歸 夏四月辛巳妖人蒙蟲僭擬及其黨十三人皆伏誅 庚寅封乳母楊氏為趙國安翼夫人以後列朝封乳母遂沿為故事 庚子立掌謁司掌皇太后寶以宦者為之 癸卯設各路陰陽教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三

詔禁抽分市舶貨而匿其精細者 是月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三日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豪強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五月庚辰詔各省止存儒學提學司一餘悉罷之 陞江南諸縣為州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連州戶不及額降路為州 辛巳罷行大司農司 甲申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四

授仍禁陰陽人不得遊於諸王駙馬之門 閏月丙午為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前工部尙書尼濟為匠倫院使董其役 已未罷打捕鷹房總管府及司籍周用薄斂等庫徽州路銀場各處鹽場仍免大都今歲田租 庚申河南行省虧兩淮鹽鈔千錠遣官往鞠命隨其罪之輕重治之陝西行省山東都轉運司並有增羨鹽鈔各賜衣以旌其能 南人洪邵學上封事妄言五運管而遣之南人又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從之參議中書省事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 壬戌塔奇呼阿薩爾以不法伏誅

前通欠錢糧者皆罷徵 丙申以邁迪舊倫邁的今改為簽書樞密院事邁迪太傅巴延舊倫伯顏今改子也皇太后言巴延盡心王室欲令代其父知樞密院帝以其年尚少故有是命 六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河水溢壞民居 壬子詔遼陽省進海東清鵲二十四駟每駟給牛六頭使者倉米五石鷹倉羊五口又狗遞十二駟每戶給鈔十錠 甲寅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等進世祖實錄 乙卯敕凡上封事者中書省發絨視之然後以聞 癸亥立蒙古軍都元帥府於西川徑隸樞密院 庚午立西域親軍都指揮使 是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宸議發



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宸曰民為邦本今饑饉若此必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 辰禮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禮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既平田萬頃乃悉復其制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是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五

秋七月乙亥詔江南地稅輸鈔 丁丑御史臺言內地盜賊竊發者眾皆由國家赦宥所致請命中書立為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從之 工部言通惠河拗造插填所費不貲全藉主守之人上下修治請設提領三員專一巡護從之 乙卯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臺省委官立法攷試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命職官坐贓論斷再犯者加二等倉庫官吏盜所守錢糧一貫以下笞至十貫杖之二十貫加一等一百二十貫徒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二百四十貫徒三年滿三百貫者死計贓以至元鈔為則

戊戌朱永福遺珍裕以妖言伏誅 壬寅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元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 八月辛酉緬國進馴象三 癸亥以遼陽水賑之 己巳以駙馬納懷知樞密院事 九月甲戌帝至上都 以托克托舊名脫脫為上都留守托克托穆呼哩舊名木華黎今改曾孫薩曼舊名撒之子也幼失怙其母篤意教之稍長直宿衛世祖復親誨導尤以嗜酒為戒既冠喜從儒者遊聞善輒服膺從世祖征納顏掇甲率家奴數十人疾馳擊之敵眾披靡世祖望見之大加嗟賞謂近臣曰薩曼不幸早死托克托幼朕撫而教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六

此薩曼可謂有子矣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由是淡加器重得預聞機密之事帝即位以來寵顧尤篤常侍禁闈出入唯謹退語家人曰我嘗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為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自今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必痛懲之帝聞之喜曰集賢中如托克托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遂有是命托克托至上都政令嚴肅克修其職 乙亥用帝師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九人 己卯罷四川淘金戶四千還其原籍罪初獻言者 丁亥瓜哇遣使獻方物 史弼既以罪廢至是起同知樞密院事伊爾



噶言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傍近小國立加矜憐遂詔還其所籍家貲拜江西行中書省右丞 壬辰湖南司獄郭玘訴浙西廉訪司僉事張孝思多取廩餼孝思繫玘於獄行臺令監察御史楊仁往鞠而行省平章特穆爾速孝思至省訊問又令其屬官與仁同鞠玘事仁不從行臺以聞詔省臺遣官鞠既引服皆杖之 冬十月癸卯有事於太廟中書省言去歲世祖皇帝裕宗祔廟以綾代玉冊今玉冊玉寶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行之其奉冊以來朕躬祀之命獻官迎導入廟先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七

憲 十二月丙辰荆南僧曾招寺偽撰佛書有不道語伏誅 伊蘇岱爾之軍因李璫亂去山東其元駐之地爲人所墾歲久成業爭訟不已甲子命別以境內荒田給之正軍五頃餘丁二頃已滿數者不給 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 丁卯禁諸王輒名有司官吏時諸王錫錫舊倫小薛今改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曼濟台舊倫蠻子台今改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非奉旨毋輒加罪 是歲立巴約特舊倫伯岳吾今改氏爲皇后駙馬托里斯之女也 集賢學士閣復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八



元貞二年春正月丙子調兩都站戶和雇和市 已卯  
 詔江南毋捕天鵝 上思州叛賊黃勝許攻剽水口思  
 光寨湖廣行省調兵擊之獲其黨黃法安等賊遁入上  
 牙六羅 丙戌安西王傅特齊托特穆爾等復請立王  
 相府帝曰去歲阿南達已嘗而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  
 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彼有也賦稅軍站皆  
 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 已丑  
 以御史中丞圖齊為御史大夫 御史臺言漢人為同  
 寮者嘗為姦人拮據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中  
 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九

乙未詔諸王駙馬非奉旨毋罪官吏 二月己亥朔  
 中書省言陛下自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勳臣  
 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尙多請甄別  
 貧匱及赴過者賜之其餘宜悉止從之 詔奉使及軍  
 官歿而子弟未襲職者其所佩金銀符歸於官違者罪  
 之 丙午禁軍將擅易侍衛軍蒙古軍以家奴代役者  
 罪之仍令其奴別入兵籍以其主資產之半界之軍將  
 敢有縱之者罷其職 庚戌詔軍卒擅更代及逃歸者  
 死 丙辰詔江南道士貿易田者輸田商稅 庚申自  
 六盤山至黃河立屯田置軍萬人 丙寅以大都留守

司達噶噶齊丹津舊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時博果密  
 稱疾不出帝召至便殿謂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  
 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丹津代卿如何博果密曰  
 丹津實勝臣乃拜博果密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  
 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詔去重字而以丹津  
 代為平章政事 三月壬申罷太原平陽路醴進葡萄酒  
 其葡萄酒園民侍為業者皆還之 癸酉實都言晉王  
 噶瑪拉舊今改為多爾岱舊今改為言伊囉勒舊今改為  
 改皆有異圖詔樞密院鞠之無驗帝命言晉王者死言  
 伊囉勒者謫從軍自效 丙子帝如上都 丁丑以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十

顏邦義尼雅斯拉鼎劉季安妄言朝政杖之徒二年籍  
 其家財之半 夏四月絳州黃巖饑杭州火竝賑之  
 五月戊辰朔免兩都徭役 辛未安西王遣使來告貧  
 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南達舊今改為  
 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  
 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  
 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甲戌詔民間馬牛羊  
 百取其一半不滿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數乃取  
 庚辰土番叛殺掠階州軍民遣托克托會諸王特穆爾  
 不花舊今改為等合兵討之 甲申禁諸王駙馬招



戶 庚寅罷四川馬湖進獨本葱 丁酉詔諸行省非奉旨毋擅調軍 是月莫州醴陵皆水濟州螟 六月已亥御史臺言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徇情致令異辭者宜加等論罪從之 詔晉王所部衣糧糧以歲給衣則三年賜之 丙午安南遣人招誘叛賊黃勝許勝許遁入其國 甲寅降官吏受賂條格凡十有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喇卜丹舊倫阿瓦老丁今改言立法貴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在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不聽 丙寅詔行省行臺凡朱清張瑄有所陳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十一

母輒止之 是月大都具定等路蝗海南民饑發粟賑之 秋七月癸酉詔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給驛以歸 壬午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匿隱者令輸租 增江西湖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為之 以虎賁三百人戍應昌 廣西賊陳飛等寇略梧藤容等州湖廣左丞巴特瑪琳沁舊倫八都馬辛今改擊平之 是月賑平陽等路饑 八月丁酉朔禁船舶商母以金銀過海諸使外國者不得為商 壬寅命江浙行省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鹽 乙巳立捕盜賞格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

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諉之天時宜且勿論它如軍旅不息工役海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繫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九月辛未聖誕節帝駐蹕安同泊受諸王百官賀 甲戌徵浙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十二

福建湖廣夏稅罷民間鹽鐵爐竈及淮西諸巡禁打捕人員 戊寅元江賊捨資掠邊境梁王命集賽坦討平之 甲申雲南省臣額森布哈征奇藍拔私農開陽兩寨其黨達喇率諸蠻來降奇藍悉平以其地為雲遠路軍民總管府 辛卯諸王楚布言汪總帥等部眾貧乏帝以其久戍命畱五千駐冬餘悉遣還至明年四月赴軍 李呼喇齊舊倫忽爾吉今改入覲授陝西行中書省右丞 議本省公事尋卒後諡襄敏 冬十月丁酉有事於太廟 壬子帝自上都 詔職官坐贓論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 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朝



廷遣將討之觀望遲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盜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寔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眾莫測其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善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距賊營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真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眾悉散軍中獲賊所為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寔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果密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七

若以軍功為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十一月己巳烏圖達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 辛未以洪澤芍陂屯田軍萬人修大都城遣樞密院官整飭江南諸鎮戍凡將校勤怠者列實以聞 增海運明年糧為六十萬石 乙酉樞密院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羣成為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征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增大都巡防漢軍 十二月戊戌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

降小徹里復占阨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以為進取之地從之 癸卯定諸王朝會賜與之數有差 丁未詔行省徵補逃亡軍 癸亥釋在京囚百人 增置侍御史二員 是歲大都保定汴梁江陵沔陽淮安水金復州風損禾太原開元河南芍陂旱調其田租 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鄂爾根薩理即以帝為對且言帝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帝與太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鄂爾根薩理不往帝撫軍北邊世祖遣鄂爾根薩理奉皇太子寶於帝乃一至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八

其邸及即位謂鄂爾根薩理曰朕在潛邸誰為不顧事朕者惟卿雖名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遂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者真全材也於今殆無其比鄂爾根薩理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 大德元年春正月丙戌錫寶齊等為叛寇所掠仰食於官賜以農具牛種俾耕種自給 辛卯以張斯立為中書參知政事 給晉王所部屯田農器 建五福太乙神壇時 二月丙申蒙陽甸部長納款來獻方物且請歲貢銀千兩及置驛傳詔即其地立通西軍民府 甲



辰詔諸軍民相訟者軍民官同聽之 丁未省打捕鷹

房府入東京路 已未改福建省為福建平海等處行

中書省徙治泉州平章高興言泉州與琉球相近或招

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 封緬酋為國王仍戒飭雲南

等處過將毋擅興兵甲 庚申詔改元赦天下免上都

大都隆興差稅三年 改異癸辛雜議云二月傳有星光  
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微余是因慧見  
而改元也然元史紀志俱不載今闕之 名耶律有尙

為國子祭酒以其前在國學能振儒風也尋除集賢學

士兼其職 以行徽政院副使王慶端為中書右丞

奇徹 舊倫欽  
察今改 親軍都指揮使托克托呼 舊倫土土  
哈今改 自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五

適入朝拜同知樞密院事命還北邊行至宣府卒贈司

空諡武毅 三月庚午以陝西行省平章額森特穆爾

舊倫也先帖  
木兒今改 為中書平章政事 中書左丞梁德珪為中

書右丞 改異宰相表倫  
四月今從本紀 以徹爾為江南諸道行臺御

史大夫徹里之官謂都事賈鈞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

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

以苛為明徵賦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証

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為甚為我語諸御史毋效尤為也

帝聞而善之 丙子帝如上都命典瑞少監焦養直進

講資治通鑑養直因陳規諫之言帝厚賜之 丁丑以

江西行省左丞巴特瑪琳沁為中書左丞 庚辰達臘

噶齊托爾蘇受賂為其奴所告毒殺其奴坐棄市 丁

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 庚寅

立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及提舉司 以梁曾為杭州

路總管曾善撫字戶口復者五萬餘上言請禁暮夜鞠

囚游市酷刑詔著為令 先是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

親往祈祝監察御史真定李元禮上書於太后曰古人

有言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

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

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六

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山創建寺宇土木既興工

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

織百物踊貴民不聊生今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

臣謂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

全仰秋成扈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

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

將何及二也至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

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

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

為教雖窮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



太后為蒼生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漢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至是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或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誦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齎其章敕鄂勒哲博果密鞫問博果密以國語譯而讀之鄂勒哲曰其意與吾正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博果密曰它御史懼不敢言惟一御史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七

言誠可賞也鄂勒哲等以其章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歸德徐邳汴梁水免其田租道州早遼陽饑並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丙申中書省御史臺言阿喇卜丹及崔或條陳臺憲諸事請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又哈喇齊阿蘇各舉監察御史非便亦宜止於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人檢覈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

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選調廉訪司亦如之其不稱職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司使外其餘官府悉依舊例從之 董文用請致仕文用自世祖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帝在東宮正旦受賀於眾中見文用召使前曰吾向見至尊甚稱汝賢輒親取酒賜之眷資益厚至是許其歸官一子鄉郡侍養 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三萬人塞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六

戊辰追收諸位下為商者制書驛券 建臨洮佛寺 詔強盜姦傷事主者首從悉誅不傷事主止誅為首從者刺配再犯亦誅 丁丑禁民間捕鸞鷹鷄 各路平準行用庫 自制選部民富有為副庚寅命自今以常調官為之隸行省者從行省署用 上思州叛賊黃勝許遣其子志賢來降 漳水溢損民禾稼 六月甲午諸王額爾罕遣使乘駟祀五嶽四瀆命追其駟券仍切責之 以湖廣行省參政崔良知廉貧賜鹽課鈔十錠 臧夢解遷江西廉訪副使臨江路總管李侗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賊罪吏治以



澄 中丞崔彧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多疾  
 之丙辰監察御史鄂囉實喇劾奏彧兄在先朝嘗有罪  
 還其所籍家產非宜又買僧寺水碾違制帝怒其妄言  
 笞而遣之 詔僧道犯奸盜重罪者聽有司鞠問 戊  
 寅前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卒文用以忠言正論為已  
 任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嘆噫不置  
 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哉每與朝  
 議即奮言不顧危禍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松老黨百計  
 欲殺之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  
 家下負生民乎好賢樂善出天性待下士必盡禮至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二 九  
 不倦仕宦五十年卒之日唯祭器書冊而已贈少保壽  
 國公諡忠穆 是月和州歷陽縣江湓漂沒廬舍萬餘  
 家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元紀十一 起禮部倫聖七月盡上章 困敦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天德元年秋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命廉訪司尙文  
 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還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  
 有餘里南岸高于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其水  
 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不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  
 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  
 舊濱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遏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三 十一  
 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  
 長隄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  
 害民戶量給河南濕灘地以為業異時決它所亦如之  
 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  
 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  
 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  
 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是月衡州之鄆縣  
 大水山崩溺死三百餘人 八月丁未命諸王阿濟吉  
 自今出獵悉自供具毋傷民力 丁巳妖星出奎九月  
 辛酉朔妖星復犯奎集賢學士闕復上疏言定律令頒



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  
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田公租重宜減以  
貸貧民後多采用 甲子八百媳婦叛寇徹爾遣額森  
布哈將兵討之 丙寅詔恤諸郡水旱疾疫之家 罷  
括兩淮民田 壬午帝至上都 已丑增海漕為六  
十五萬石 以徹爾為浙江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糧  
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十六七而其地極  
下水鍾為震澤震澤由吳淞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  
利之封土為田水無所泄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  
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爾董其役凡四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三

二

月畢工改異元史董士選傳並載浙西開復湖泊事今從徹爾傳 冬十月辛丑溫

州陳空崖等以妖言伏誅 乙卯爪哇遣使奉表來降

戊午增吏部尚書一員以吳元珪為之時選曹銓注

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黨朔黨之興

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後請謁悉皆謝絕 是月奇徹

都指揮使綽和爾舊倫林兀兒今改 攻破巴林舊倫入鄰今改之地還

擊哈都軍敗走之巴林之地時為都軍所據綽和爾帥

師踰金山進攻之其將達蘭台舊倫帖良臺今改 阻達魯噶河

舊倫帖魯忽河今改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

矢以待綽和爾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人馬廬帳還次

阿嚕河舊倫阿雷河今改 與哈都援將巴拜舊倫字遇綽和爾伯今改 十一月壬戌禁  
權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據鑛炭山場 戊辰增太廟牲  
用馬 丁丑封高麗國王王珪為逸壽王以其世子諶  
為高麗國王從所請也 御史臺言大都路總管赫迪  
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準律當杖百七不敘  
以故臣子從輕論而帝欲止權停其職中丞崔瑛與大  
夫濟爾哈朗執不可帝曰卿等與中書省臣戒之若後  
復然則置死地矣已而御史奏或任中丞且十年非所  
宜或遂以病辭帝諭之曰知辭退誠是然勉為朕少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三

三

之 戊子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言世祖撫

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

虞帝曰與樞密議之 禁諸王駙馬竝權豪母奪民田

其獻田者有刑 復立芍陂洪澤屯田 閏月壬戌詔

軍戶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 甲子福建平章高興

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請割民百戶采之帝曰

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奇爾濟蘇江古部人愛布哈

之子也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日與諸

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尙公主從世祖

討叛王額爾罕有功帝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



帝願往平之再三請帝乃許及行且誓曰若不平西北  
吾馬首不南是歲遇敵於巴牙斯之地衆謂當俟大軍  
畢至與戰未晚奇爾濟蘇曰大丈夫挾國而待人耶即  
整衆鼓譟以進大敗之擒其將卒百數以獻詔賜世祖  
所服貂裘寶鞍及繪錦介冑弓矢 時初建南郊翰林  
國史院檢閱官袁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  
三五帝不得謂之天倫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  
爲二倫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  
倫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倫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  
古也倫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四

天其義各有旨倫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滿粟用牲  
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  
倫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  
義也倫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  
爲辛倫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  
鄭元之說也倫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桷慶元  
人也 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  
亾甸寨遠者季秋例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  
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  
數必十加二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贖亦如納

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雲南行省左丞劉  
正首疏其弊給官稱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草時  
有獻西域稱法者左司都事張思明斥其惑衆不用  
大德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  
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 禁諸  
王公主駙馬受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 辛丑  
御史臺言諸轉運司案牘例以歲終檢覆金穀事繁稽  
照難盡其未終者宜聽憲司於明年檢覆從之 己酉  
遣所俘瑯球人歸諭其國使之效順 以翰林王惲閻  
復王構趙與絜王之綱楊文郁王德淵集賢王容宋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五

盧摯耶律有尙李泰郝采楊麟皆耆德舊臣清貧守職  
特賜鈔二千餘錠 二月乙丑立浙西都水營田司專  
主水利 以中書右丞張九思爲平章政事與中書省  
事 丁卯改泉州爲泉寧府 丙子帝諭中書省臣曰  
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  
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問鄂勒哲言歲入之數金一  
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  
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  
嘉納焉罷中外土木之役 癸未詔諸王駙馬擅祀  
嶽鎮海瀆 乙酉帝如上都 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



司還淘金戶於元籍歲辦金專責有司 詔廉訪司佷  
成人材以備選舉中書平章政事崔或與御史大夫圖  
齊言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  
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帝深  
然之命或與博果密鄂爾根薩理同翰林集賢議降條  
例故有是詔 減行省平章為二員 丙子以梁德珪  
為中書平章政事楊炎龍為中書右丞 三月戊子詔  
僧人犯奸盜論偽聽有司專決輕者與僧官約斷約不  
至者罪之 庚寅命各萬戶出征者其印命副貳掌之  
不得付其子弟違法行事 壬子御史臺言道州路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六

魯噶齊阿林布哈總管周克敬虛申麥熟不賑餓民雖  
經赦宥宜降職一等從之 壬子詔加封東鎮沂山為  
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  
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為貞德廣寧王歲時與嶽  
瀆同祀著為令 夏四月江南山東浙江兩淮燕南屬  
縣多蝗 帝欲開鐵幡竿渠召知太史院事郭守敬議  
之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  
可時議不盡以為然守敬嘗起水渾蓮渾天漏大小機  
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衝牙轉為撥擊上為渾象  
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

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見者服其精 五月壬辰  
以中書右丞何榮祖為平章政事與中書省事湖廣左  
丞巴圖瑪遜為中書右丞 己酉撫州崇仁縣星隕為  
石 六月庚申御史臺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爾  
哈雅改為門攤增課錢至五萬錠今宜慰張國紀請復  
科夏稅與門攤並徵以圖陞進湖湘重罹其害帝命中  
書趣罷之 南臺侍御史托歡以受賂不法罷 禁諸  
王擅行令旨其越禮開讀者併所遣使拘執以聞 秋  
七月癸巳汴梁等處大雨河決壞隄防漂沒歸德數縣  
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遣尙書那瓌御史劉廣等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七

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壬寅詔諸王駙馬及  
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書輒傳旨付外者罪之 詔  
遣中書右丞楊炎龍簽樞密院事洪君祥召高麗國王  
王諫入侍時有言諫備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  
臣金呂者故召諫入侍因畱不遣復以其父逸壽王詎  
為高麗國王 九月己丑交趾瓜哇金齒國各貢方物  
丙申帝至自上都 癸卯樞密副使塔喇呼岱犯賊  
罪命御史臺鞠之 庚戌減中外冗員 是月平章政  
事崔或卒贈太傅諡忠肅 冬十月甲寅榭增海漕米  
為七十萬石 十一月丙申罷雲南行御史臺置廉訪



司 壬寅以中書右丞王慶端爲平章政事 十二月  
戊午太白經天 乙丑括諸路馬除牝孕孺駒者齒三  
歲以上竝拘之 辛未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  
二員下路一員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達刺罕陞左丞  
相 甲戌彗出子孫星下 辛巳命廉訪司歲舉所部  
廉幹者各二人 詔和市價值隨給其主違者罪之  
定諸稅錢三十取一歲額之上勿增 是歲北邊諸王  
都哇徹徹圖等潛師襲和爾哈圖之地其地亦有山甚  
高敵兵據之綽和爾遜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  
擊盡覆其軍 西北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咸曰敵往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八  
不冬出即可休兵於境奇爾濟蘇曰不然今秋候騎來  
者甚少所謂鸞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俄不以  
爲然奇爾濟蘇獨嚴兵以待之是冬敵兵果大至三戰  
三克奇爾濟蘇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兵不繼馬蹟遂  
爲所執敵誘使降正言不屈又欲以女妻之奇爾濟蘇  
毅然曰我帝婿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敵不敢逼  
帝嘗遣其家臣阿錫斯特使敵境見於人衆中奇爾濟  
蘇一見輒問兩官安否次問爾子何如言未畢左右卽  
引去明日遣使者還不復再見竟不屈死焉追封趙王  
諡忠憲 皇會孫梁王松山出鎮雲南廷議求舊臣可

爲輔行者遂以陝西行臺侍御史張立道爲雲南行省  
參政視事期月卒於官立道凡二使安南官雲南最久  
頗得土人之心爲立廟於鄯善城西 簽准西江北道  
廉訪司事申屠致遠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  
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既歿家無餘產  
大德三年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宜  
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曲說耳豈可一一聽從  
耶卿但擇可者任之 庚寅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  
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增給小吏俸米  
置各路惠民局擇良醫主之 時遣張珪巡行川陝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九  
郵孤貧罷冗員黜貪吏以稱職聞還擢江南行臺侍御  
史 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弗給各位  
擅置官府紊亂選法者戒飭之 辛卯浙西廉訪使王  
遇犯賊罪託權幸規免命御史臺鞠治之 壬辰中書  
省言比年公帑所費動輒鉅萬歲入之數不支半歲自  
餘皆借及別支臣恐理財失宜鈔法亦壞帝嘉納之仍  
令諭伊齊徹爾等自今一切賜與皆勿奏 癸巳以江  
浙行省左丞相哈喇哈斯爲中書左丞相帝問閣復曰  
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  
斯對時視政江浙纔七日遂被徵哈喇哈斯既拜命斥



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為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它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為一代定制 乙巳太白經天 二月癸丑朔帝如柳林 丁巳鄂勒哲等請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允之仍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誤朕皆未知其人為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欽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 罷四川福建等處行中書省陝西行御史臺江東荆南淮西三道宣慰司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帥府及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 廣和林甘州城 詔繕山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十

縣民戶為勢家所蔽者悉還縣定籍 壬申金齒國來貢方物 庚辰帝如上都 三月癸巳命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齋詔使日本詔曰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蓋欲成先帝遺意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浙江平章伊蘇特爾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齋詔使而日本竟不至 甲午命何瑬

祖等更定律令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釋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以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追封趙國公諡文憲 詔軍官受贓罪重者罷職輕者降其散官或決罰就職停俸期年許令自效 乙巳行御史臺劾平章嘉璉受財三萬餘錠嘉璉復言平章迪里布哈領財賦時盜鈔三十萬錠及行臺中丞張問受李元善鈔百錠救俱勿問 自崔或卒後帝命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博果密行御史中丞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博果密曰風俗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賦不敘御史言法大輕博果密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 戊申減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員 召楊桓為國子司業未赴卒 夏四月辛未禁和林戍軍竄名它籍 通州至兩淮漕河置巡防捕盜司凡十九所 已卯以禮部尚書伊嚕布哈為中書左丞 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庚子復立征東行中書省高麗國王王珣既復位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珣不能服其眾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十一



奇爾濟蘇爲平章政事其理之 是月以鄂岳諸州旱  
免其酒課夏稅江陵路旱蝗弛其湖泊之禁竝以糧賑  
之 六月癸丑罷大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 戊  
午申禁海商以人馬兵杖往諸蕃貿易者 鐵幡竿渠  
之開也執政吝於工費以郭守敬所言爲過縮其廣三  
之一是夏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  
犯行殿帝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秋七月庚辰中書省言江南諸寺佃戶五十餘萬本皆  
編民自嘉木揚喇勒智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 八  
月巳酉朔太史言是日巳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三

言劾大臣之不法者併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珪遂謝  
病歸 癸巳罷括宋手號軍 巳亥帝至上都 揚  
州淮安旱免其田租 冬十月戊申朔有事於太廟  
壬子冊皇后巴約特氏 甲寅復立海北海南肅政廉  
訪司 山東轉運使阿爾津等增課鈔四萬餘錠各賜  
錦衣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渠隔堰凡七十八  
所 丁酉浚太湖及蠶山湖 十二月丙寅詔各省成  
軍輸次放還二年供役 癸酉詔中書省貨財出納自  
今無券記者勿與 以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鄂爾根  
薩理爲中書平章政事 是歲命兄子哈尙 舊倫海鎮  
山今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三

會眾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自古有之矧巳時  
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  
會者凡十事以聞 吳元珪遷工部尙書時河朔連年  
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  
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  
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爲之息 九月庚寅置  
河東鐵冶提舉司一壬辰流星色赤尾長丈餘其光燭  
地起自河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張珪上疏極言  
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  
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揮使托克托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始至嚴飭左右毋  
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屬者慎勿聽若軍  
民諸事有關於利害者則言之當言而不言爾之責也  
言而不聽我之咎也有豪民白晝殺人者托克托立命  
有司按法誅之自是豪猾屏息民賴以安

大德四年春正月丙申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  
黥刺杖七十拘役 癸卯復淮東漕渠 二月丁未朔  
日有食之 丙辰皇太后鴻吉哩氏崩后性孝謹侍昭  
睿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  
輒以進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一日裕宗有病世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十四

往視見牀上設織金臥褥愠而語之曰我嘗以汝為賢  
何乃至此後對曰常時不敢用今為太子病恐有濕氣  
故用之即時撤去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  
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為院田后曰我寡居婦  
人衣倉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為國家有曷敢私之即  
命還之而黜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  
之曰勿以累我也其後弟果被黜人皆服其先見后崩  
之明日耐葬諸陵諡徽仁裕聖皇后 甲戌賑湖北饑  
民仍弛山澤之禁 乙亥帝如上都 置西京太和嶺  
屯田 立烏撒烏蒙等郡縣 丙子命李庭訓練各衛

軍士 三月乙未寧國太平旱賑之 夏四月戊午參  
政張頤孫及其弟珪等伏誅於隆興寺頤孫初為新塗  
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  
珪謀殺之路郡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冤於官乃  
誅之其貲悉還胡氏 以中書省斷事官布埒齊舊倫  
奚今為平章政事 五月癸未左丞相達喇罕遣使來  
言橫費不節府庫漸虛詔自今諸位下事關錢穀者毋  
輒以聞 帝諭集賢太學士鄂爾根薩理曰集賢翰林  
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陛之勿令輒去或有去  
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 六月丙辰以太傅伊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十五

察喇舊倫月赤察兒今改為太師鄂勒哲為太傅皆賜之印 丁  
巳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事博果密  
卒初病倫帝遣醫治之不效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  
士大夫皆哭失聲博果素貧窶自爨汲妻織紵以養  
母後因使還而母已卒號痛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  
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  
丞相哈喇哈斯達喇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  
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宏暢以天下之重自  
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  
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矧實朕之左手也



母侍燕間必陳設古今治安世祖每拊髀歎曰憾卿生  
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  
曰它日持此以見朕也博果密既卒貧無以葬帝賜鈔  
五百錠賻之後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貞 甲子詔  
各省自今非奉命毋擅役軍 緬人贈哥倫倫亂緬王  
之弟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次子  
奔愬京師詔遣色辰額塔舊倫薛魁等率行省兵二千  
討之 秋七月杭州路貧民乏食以糧萬石減其直糶  
之 八月癸卯朔更定磨格正一品子為正五從五  
品子為從九中間正從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三 六

級 置廣東鹽課提舉司 庚申緬國阿散吉牙等昆  
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 閏月庚子帝至自  
上都以中書右丞賀仁傑為平章政事 賜晉王所部  
糧七萬石 九月壬戌廣東英德州達魯噶齊托驪徹  
爾招降羣盜陞英德州為路立三縣以托驪徹爾兼萬  
戶以賑之 甲子建康常州江陵饑賑之 冬十月癸  
酉有事於太廟 十一月壬寅朔詔頒寬令 十二月  
雲南行省左丞劉浹倡議言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  
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  
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鄂勒哲勒帝用其言哈

喇哈斯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  
中國不聽癸巳發兵二萬命劉浹及哈喇伯將之征八  
百媳婦帝用兵意甚堅在廷無敢諫者御史中丞董士  
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劉  
浹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  
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信一  
人妄言而置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辯不止  
侍從皆為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  
受罪臣之所當也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出  
效異八百媳婦之役由於劉浹之貪功起薛經世大典  
云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攻胡倫又侵緬國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三 七

里告急命雲南省以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八百媳  
婦國為小車里胡弄所誘以兵五萬與胡龍甸土官  
及大車里胡念之子漢綱爭地相殺又令其部由混干  
以十萬人侵蒙樣等雲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  
王上言請自討賊胡議調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浙江五  
省軍二萬人命前湖廣行省左丞劉浹率以征是  
八百媳婦先有騷動而請討之者梁王也與元史異據  
元史董士選諸傳俱以劉浹為創謀蓋浹既與合上意  
以妄冀邀功遂舉邊界細故為兵端而怨思 御史臺  
奏樞密院經歷察罕簽湖南憲司事書省又奏為武  
昌路治中丞相哈喇哈斯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  
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  
以左道惑眾平民誑誤者以數千計既敗湖廣行省命  
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鞠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



遣且焚其籍嶽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  
 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察罕西域人也 帝嘗弗豫  
 召同知宣徽院使圖沁布哈入侍疾一會一飲必嘗乃  
 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  
 咸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  
 日膳充給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  
 官圖沁布哈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  
 臣服勤於茲三世矣位不過簽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  
 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 河南行省右丞馬紹奉  
 杭州路總管梁曹丁內難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曹上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三 六

請如禮從之 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  
 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則消於湖廣江西是歲會  
 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河南左右司郎中穎昌謝讓請  
 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會不勞遠運  
 公私便之 賑建康浙東平江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元紀十二 元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開十二月凡三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五年春正月庚戌給征八百媳婦軍鈔總計九萬  
 二千餘錠 壬子奉安昭睿順聖皇后御容于護國仁  
 王寺 御史臺言官吏犯賊及盜官錢事覺避罪逃匿  
 者宜候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庶姦偽可革從之  
 先是征東行省奇爾濟蘇 舊作奇爾濟蘇 言高麗王擅署官  
 府及借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宄民稀刑罰不一若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一

依本俗從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  
 正之既而高麗王距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  
 奇爾濟蘇不能和輯高麗遂罷征東行省徵奇爾濟蘇  
 還 二月己卯以劉淡哈喇岱為中書右丞鄭佑為  
 參知政事皆佩虎符 罷福建織繡提舉司 丁亥立  
 征八百媳婦萬戶府二設萬戶四員發四川雲南囚徒  
 從軍 乙未詔廉訪司官非親器遷葬及以病給告者  
 不得離職或以地遠職卑受任不赴者臺憲勿復用  
 丁酉帝如上都 減內外諸司官千五百十四員 已  
 亥令凡軍士殺人奸盜者合軍民官同鞠 三月丁卯



癸感犯填星已巳癸感填星相合戒飭中外官吏 夏四月壬午以晉王所部貧乏賜以鈔 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 湖北廉訪司僉事郭貫言今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婦國淡入烟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不聽 癸未禁和林釀酒 五月商州隕霜殺麥 壬戌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淡將兵由順元入雲南雲南右丞伊嚕納舊作目忽調民供饋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征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陳妻子為俘眾惑其言遂叛 丙寅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婦者二千人人給貝子六十索 六月丙戌宋隆濟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二

癸丑浙西積雨泛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導水路 命雲南省分蒙古射士征八百媳婦 亥哈坦之孫托歡自北境來歸其父母妻子皆遭殺掠賜鈔一千四百錠 八月己巳平灤路霖雨灤漆泚汝河溢民死者眾免其今年田租仍賑粟三萬石 上都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鼓拱衛直都指揮使王伯勝率衛卒出視之乃大水暴至伯勝立具畚鍤集土石壅壩以塞分汝濠隍以殺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鄂勒哲以聞帝嘉之伯勝文安人也 甲戌遣色辰額琦等將兵征金齒諸國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三



之哈尙銳欲出戰哈喇托克托執轡力諫哈尙怒揮鞭  
扶其手不還乃止已而進擊托克托手斷一士之首連  
背髀以獻哈尙壯之哈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  
山因高以自保奇徹親軍都指揮使綽和爾舊作休兀兒今改  
急引兵敗之復與都爾幹相持於和勒圖之地綽和爾  
以精銳馳其陳伊徹察喇攻敵之背五軍合擊所殺不  
可勝計哈都旋死都爾幹之兵幾盡哈尙親視其戰乃  
嘆曰綽和爾何其壯耶力戰未有如此者論功以綽和  
爾為第一帝出御衣遣使臨賜之 自是月庚辰彗出  
井歷紫微垣及天帝垣至九月癸丑乃滅凡四十六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四

色辰額塔等攻阿薩爾布哈引還言賊降在旦夕高  
慶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色辰  
額塔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哈色辰額塔  
等遇赦奪官爵為庶人 冬十月丙寅朔以畿內歲饑  
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壬午帝至上都  
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 丁亥遣  
使就調雲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官 諭百司凡事關  
中書省者毋得輒奏權豪勢要之家佃戶借糧者聽於  
來歲秋收還之 十一月己亥詔近因禁酒聞年老需  
酒之人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 羅鬼女

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  
丁未命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率師討之時劉漢兵敗  
帝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國傑及楊  
賽音布哈舊作楊賽因不花今改等率雲南四川湖廣各省兵分  
道進討諸蠻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賊兵勁銳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  
釘其上俟陳合即棄盾偽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  
盾皆倒國傑鼓之大敗既而復合眾請戰國傑弗應數  
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十里 減直糶米賑  
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五

給五月 選六御漢軍習武事仍禁萬戶以下毋令私  
代犯者斷罪有差 戊申徭人藍賴率丹陽三十六洞  
來降授賴等官 十二月甲戌給安西王所部軍士食  
令各運其家候春調遣 是歲曲阜修文宣王廟成行  
聖公孔治遣子思誠入謝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供祭祀  
復戶二十人俱洒掃之役 攻異元史本紀不載今年修廟今據大德五年重修至聖  
文宣王廟碑增載錢辛福云元史載至元四年教修廟  
阜宣聖廟而于修廟事則遺之次至元丁卯所修  
僅奎文閣杏壇齋廟學舍而禮殿未及焉至是前殿後  
殿規制始備且有賜祭田復灑掃戶之教視丁卯之役  
大小殊矣  
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巳中書省言廣東宣慰副使托歡



徹爾收捕盜賊屢有勞績近廉訪使劾其私置兵仗擅殺土寇等事遣官鞫問實無私罪宜加獎諭命賜衣二襲晉王噶瑪喇舊名甘麻薨王為世祖嫡長孫讓位於帝退居藩邸以仁慈見稱屬官有年老請以子代者內史為之言王曰惟天子所命其自守如此帝聞其薨命收王印及內史印既而命其長子伊蘇特穆爾舊名帖木兒嗣封晉王改亦不詳其月諸王表倫大德六年今

倫顯宗子長梁王松山次泰定帝前後互異今從傳朱清張瑄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千戶萬戶者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據其不法十

事上聞時中書省亦言朱清張瑄屢致人言宜罷其職徙其子孫官江南者于京帝從之仍詔御史臺詰問二人竟伏誅丁未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即追收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詔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臺與內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聽御史臺治之乙卯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及民耕種增劉國傑等軍仍令屯

戍險要俟秋進師命薩圖爾岱阿爾等整治江南影占稅民田土者中書省言御史臺廉訪司體察體覆前後不同初立臺時止從體察後立按察司事無大小一皆體覆由是憲司之事積不能行請自今除水旱災傷體覆餘依舊例體察為宜從之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禁畜養鷹犬馬駝等人擾民已未以諸王珍圖誣告濟南王謫置劉國傑軍中自效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淡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遮之委棄輜重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六

日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淡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倉盡計窮倉皇退走器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圖總管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眾至二十餘萬正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溪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亦難施為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



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誼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請早正漢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眾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八

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漢蹈覆轍恐它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二月丙申遣陝西首平章伊蘇岱爾舊倫也速帶而今改參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劉國傑將湖廣軍征八番順元諸蠻一切軍務並聽伊蘇岱爾劉國傑節制 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漢等官收其符印 癸巳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命侍御史王壽奉香江南徧祀嶽鎮海瀆密察去歲風水為灾百姓艱會凡所經過采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害繫于官吏善惡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漢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灾代有賤濟以時無勞

聖慮惟是蒙古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呼圖布哈塔齊爾安圖巴顏等為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哈瑪特郝禎耿仁盧世榮僧格實都等壞法顯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固台巴顏巴特瑪琳沁舊八都馬阿爾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辛今改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九

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三月丁酉以旱溢為灾詔赦天下平糶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灾傷之地已經賑卹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鄙人戶散辦門攤課程並蠲免之 甲寅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遣中書左丞相達喇罕哈喇斯攝事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遠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衅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伊蘇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伊蘇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乙亥清永清縣南河 庚辰上都大水賑其  
饑民 戊子帝如上都 修盧溝上流石徑山河隄  
釋重囚 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 癸丑謫和林潰軍  
征雲南 丁巳賑福州路饑 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是日時加戊依歷法日食五十七沙太史院官以涉交  
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休章正齊履謙曰吾所掌者  
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于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太  
史院以失于推策詔中書議罪眾嘗爭沒日不能決履  
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  
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沒日不出本氣者為是眾服其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十

甲子建文宣王廟于京師 辛未享于太廟 乙亥  
安南國貢馴象 賑湖州等路饑 秋七月辛酉以浙  
江行省參知政事呼圖布鼎舊倫忽都為中書右丞  
賑建康饑 八月甲子詔御史臺凡有婚姻土田文案  
遇赦依例檢覆 九月己酉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至  
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冬十月甲  
子改浙東宣慰使為宣慰司都元帥府徙治慶元鎮過  
水道 初浙西廉訪使張珪劾罷長吏以下三十餘人  
府史胥徒數百徵賦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  
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至是賂南人林都鄰告珪收  
藏禁書及推算帝五行江浙運使哈喇齊言珪阻撓鹽  
法命省臺官濞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  
伏罪召珪拜簽樞密院事賜濟遜冠服侍晏又命買宅  
以賜辭不受 丙子帝自上都 平章政事加大司  
徒張九思薨 十一月甲午劉國傑裨將宋元率兵大  
敗蛇節賜衣二襲仍授以金符 辛亥以同知樞密院  
哈達知樞密院事 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  
施人為名者并輸租充役 己未詔諸驛使輒枉道者  
罪之 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  
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十一



管兼大興府尹姚天福卒天福為京尹三年畿甸大治  
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稱首 布埒達實哩者北庭人也  
幼熟輝和爾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至是  
奉旨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 是歲斷大辟  
三人

大德七年春正月己酉以歲不登禁河北甘肅陝西等  
郡釀酒益都諸處牧馬之地為民所墾者畝輸租一斗  
太重減為四升弛饑荒所在山澤河泊之禁一年 壬  
子罷歸德府括田 乙卯詔凡匿名書辭語重者誅之  
輕者流配首告人賞鈔有差皆籍沒其妻子充賞 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十三

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  
籍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舶等物 丁巳令樞密院選軍  
士習農業者十人教軍前屯田 二月壬辰詔中書省  
汰冗員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  
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仍諭樞密院除出  
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 辛未以平章  
政事上都留守茂巴爾斯舊作木八喇沙今改陝西行省平章阿  
喇卜丹竝為中書平章政事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尙文  
為中書左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士珍為中書參知  
政事召陳天祥為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壬申

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母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  
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用而于例未允者亦  
聽覆奏 甲戌減杭州稅課提舉司冗員 已卯以侍  
御史都多達為中書省參知政事 御史臺言江浙行  
省平章阿爾左丞高翥安祐簽省張祐等詭名買鹽萬  
五千引增價轉市於人請遣省臺官按問從之 命盡  
除內郡饑荒所在差稅仍令河南省撫恤流民賑太原  
大同平灤路饑 庚辰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右丞相  
鄂勒哲受朱清張瑄賄賂事不報 壬午帝語中書省  
臣曰凡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培克于民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十三

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侷正數 罷江南財  
賦總管司及提舉司 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進  
獻 賑真定及保定路饑 三月庚寅詔遣奉使宣撫  
循行諸道以郝天挺達春往江南江北石珪往燕南山  
東耶律希逸劉廣往河東陝西特爾托里歡戎益往兩  
浙江東趙仁榮邱叔謨往河南湖廣茂巴爾斯陳英往  
江西福建達寶哈雅劉敏中往山北遼東竝給三品銀  
印仍降詔戒飭之 江浙行省平章托克托發遣朱清  
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托克托以聞帝諭之曰  
朕以江南任卿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



賜以黃金五十兩 都城火 詔以甘肅行省供軍錢糧多弊徙廉訪司於甘州 壬辰以河間禾稼不登罷修僧寺工役 乙未中書平章巴延梁德珪丹津舊倫改今阿爾振薩徹爾右丞巴特瑪琳沁左丞伊圖布哈參政密勒和卓張斯立等受朱清張瑄賄賂治罪有差籍其家 以洪君祥為中書右丞叙異元史宰相表洪雙即君祥之小字叔為右丞在四月雙叔也今從本紀 監察御史言其曩居宥密以貪賄罷黜宜別選賢能代之不報 甲辰詔定贓罪為十二章京朝宮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公田者亦量給之 乙巳以征八百媳婦器師誅劉淡答哈喇岱鄭祐罷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十四

文移太繁其二品諸司當呈省者命止關六部 中書左丞達喇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辛未流朱清張瑄子孫於遠方仍給行貨 庚辰蛇節降宋隆濟遁去丁亥誅蛇節叙異經世大十六日到平章追及蛇節二月一日出降三月三日領軍回程奉旨斬蛇節所載月日與元史本紀異 濟南路隕霜殺麥 五月己丑朔開大都上都酒禁 丁未和綽爾入朝帝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以衣冠金珠等甚厚拜樞密院副使仍給其所隸諸軍鈔 辛亥奉使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十五

南征緬分省時有司以遇赦議釋劉淡罪哈喇哈斯曰微名召許器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之無以謝天下遂誅之叙異劉淡之誅元史哈喇哈斯傳連繫於七年前今從本紀 戊申岳鉉等進大元大一統志賜賚有差 癸丑樞密院及監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選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不必問也若言者不已便當杖之 甲寅帝如上都 賑遼陽等路饑 京畿漕運司言歲漕米百萬全籍船塢夫力今歲水漲衝決堤隄六十餘處雖已修畢叙異林雨衝圯走泄迎水河隄淺澀低薄去處請加修理從之至夏末始畢工用役萬二百餘人 夏四月庚午以中書

撫耶律希逸劉廣言平陽僧徹哩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問臣等至潛逃京師中書省言宜捕送其所合省臺宣政院遣官禱治從之 甲寅濬上都灤河 乙卯詔中外官吏無職田者驗俸給米有差其上都甘肅和林非產米地給其價 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吏違者罪王府官 般陽路隕霜 閏月戊午朔日有倉之 壬戌詔禁犯曲阜林廟者 己巳中書右丞相加大保錄軍國重事鄂勒哲魯謚忠獻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巨萬以頒賜百姓皆鄂勒哲贊襄之功帝倚任甚重而能處之



以安靜不急于功利人益稱其賢 復以特穆格為中書平章政事初特穆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穆爾諧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遂復以前官授之庚辰雲南行省平章伊蘇岱爾入朝以所獲軍中金五百為獻帝曰是金卿效死所獲者賜鈔千錠 辛巳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 癸未各道奉使宣撫言去歲被災人戶未經賑濟者宜免其差役從之 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選發所籍朱清張瑄貨財至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舶至則依例籍沒 甘肅行省平章哈薩等侵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六

官錢鹽引命省臺官徵之 丙戌罷營田提舉司 以奈曼岱舊名乃蠻為鎮北行省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為市殺其數為十萬民進退失措奈曼岱請于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為下年之數民感其德奈曼岱呼哩五世孫也 六月己丑御史臺言瓜沙二州自舊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請以蒙古軍萬人分鎮險隘立屯田以供軍實從之 庚子西京道宣慰使帕哈哩鼎舊名法忽魯丁今改以瑟瑟二千五百餘斤鬻于官為鈔一萬一千九百餘錠有旨除御榻所用外餘未用者

悉還之 癸卯詔凡官軍子弟年及二十者與民官子孫同保直一年方許襲職萬戶于樞密院千戶於行省百戶於本萬戶 乙巳罷行省簽省 命甘肅行省修阿合潭曲尤濠以通漕運 襄山看陸提領言自閏五月末晝夜雨不止六月初旬夜牛山水暴漲漫流隄上衝決水口遂命都水監修白浮襄山河隄白浮襄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 台州風水大倫寧海二縣死者五百五十人 秋七月御史臺言前河間路達嚕噶齊呼賽音轉運使木甲德壽皆坐贓罷今呼賽音以獻鷹犬復除大寧路達嚕噶齊木甲德壽以迪里密實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七

奏其被誣復除福寧知州並宜改正不敘以戒奸貪從之 禁僧人以修建寺宇為名賣諸王令旨乘傳擾民 丙寅以哈喇哈斯為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 丁丑中書省言大同稅課比奉旨賜乳母楊氏其家招斂過數擾民尤甚敕賜鈔五百錠其稅課依例輸官 都爾幹既敗聚其屬議曰魯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迺弗克靖其以安享其成連年構兵以相殘殺是自隳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皆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爭哉且前與托克托舊名土土哈今改戰既弗能勝今與其子綽和爾戰又無功惟天惟祖宗意亦可見



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  
養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則亦無負太祖  
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  
曰都爾幹乞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  
月必失事機爲國大患無有已時都爾幹之妻我弟瑪  
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眾以爲然乃遣使  
以聞帝嘉之詔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  
相繼來降改其都爾幹等請兵元史綽和爾傳八月  
罷護國仁王寺原設江南營田提舉司 辛卯夜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六

計遣使分道賑濟爲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  
平陽今年差稅山場河泊聽民采捕詔問致災之由保  
章正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也臣道也子道也  
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  
己去專制之威以蒼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  
宰臣及中官專政故履謙言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  
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  
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問初晉寧邵休山移所過居民  
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李忠家忽分而復合忠家獨完  
忠幼孤事母至孝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江南行臺中

丞張珪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曰有修德行  
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  
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併及近侍之災  
惑者不報珪謝病歸 庚子中書省言帕哈哩鼎輸運  
和林軍糧其負欠計二十五萬餘石近監察御史亦言  
其侵匿官錢十二萬餘錠請遣官徵之不足則籍沒其  
財產從之 九月戊午帝至上都 丙寅以太原平  
陽地震禁諸王所部擾民仍減太原歲餉馬之半 遣  
刑部尚書塔齊爾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時高麗國  
王王距既復位又罷征東行省監制距乃復厚斂淫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七

國人羣訴於朝因得其相國吳所專權離間王父子狀  
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  
人知有利寧肯爲汝家國地耶距泣謝罪且請子諫還  
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所赴關鞠之流安西 丙  
子罷僧官有妻者 壬午復以茂巴爾斯爲平章政事  
以國子司業暢師文爲陝西行省理問官先是師文  
簽山南道廉訪司事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水往  
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駙馬  
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流之至陝西決滯獄不  
少阿徇頃之以疾去官 冬十月丁亥太白經天 御



史臺劾浙江行省平章阿爾不法帝曰阿爾朕所信任臺臣屢以為言非所以勸大臣也後有言者朕當不怨

戊子以浙江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辛卯

復立陝西行御史臺 癸巳御史臺臣及諸道奉使言

行省官久任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 商議

中書事張孔孫言曲阜孔廟宜給洒掃戶詔給大都文

宣王廟洒掃戶五 己未發雲南叛蠻餘黨未革心者

來京師雷蛇節養子阿闕于本境以撫其民 庚子改

普定府為路隸曲靖宣慰司以故知府容直之妻為總

管佩虎符 庚戌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壬

憲宗五朝實錄 辛亥詔軍戶貧乏者存恤六年 增

蒙古國子生百員 中書省言於帝曰翰林學士趙與

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卒於七月家

貧無以歸葬帝命有司賻鈔五十貫給舟車還葬 十

一月甲寅朔命鷹師圍獵毋得擾民 以順元隸湖廣

省并海道運糧萬戶為海道都轉運萬戶 丁巳詔大

同等路運糧五萬石入和林 己未太白經天 甲子

命依十二章斷僧官罪 十二月甲申朔詔內郡比歲

不登其民已免差者併蠲其田租 乙酉弛京師酒課

丙戌太白經天 戊子以平宋隆濟功增諸將秩賜

銀鈔等物有差其軍士各賜鈔十錠放歸存恤一年

辛丑詔招撫順元諸司免其民間逋稅 丁未以轉輸

軍餉勞免思播二州及衡永等路稅糧有差 七道奉

使宣撫所罷賊汚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賊

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冤獄五千二百七十六事

元貞初圖呼魯遷江浙右丞適歲旱方至而雨民心

大悅未幾平章博果密卒帝思之問近侍曰羣臣孰有

似博果密者對曰圖呼魯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

還賜雕鞍弓矢俄遷樞密副使是歲卒諡文肅 大都

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齊諾舊倫干 如今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四 壬

日正街衢表里巷國學興工尤盡其力俄進同簽樞密

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戌甘肅動涉萬

里裝橐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鬻田產甚則賣妻

子戌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今邊陲無

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請以近甘肅之兵戌之而山

東河東前戌者官為出錢贖其田產妻子從之未幾遷

參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精練明敏凡干祿之人由它

途進者一切不用時論翕然稱焉 何瑋為御史中丞

陳當世要務十條帝嘉納之京師孔子廟成瑋言唐虞

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其



側從之養音諤德齊巴都高等還自貶所復相位瑋言  
姦黨不可復用宜選正人以居廟堂帝淡然之監察御  
史郭章劾郎中哈喇哈斯受賊具伏而哈喇哈斯密結  
權要以枉問誣章瑋率臺臣入奏辨論剴切章遂得釋  
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  
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  
致仕著為令 商議中書省事張孔孫累疏言凡七十  
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特起復宿衛冒濫者  
必當革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嚕噶齊宜量加遷  
轉又宜增給官吏俸祿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四 三

吏孔孫所言多切時弊顧一時不盡施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賜支節制節制察察節制節制北湖察察節制節制二節制節制節制

元紀十三 起開隆教徐正月盡元 圍協洽十二月凡四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  
罰平陽太原免差稅三年江南佃戶租太重以十分為  
率減二分永為定例仍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采捕  
庚申以雲南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  
來獻陞其官賜衣一襲 癸亥禁錮朱清張瑄族屬  
丙寅以御史大夫太僕卿塔斯布哈為中書右丞江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一

行臺中丞趙仁榮為中書參知政事 陳天祥自被召

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輸忠無地常鬱鬱不自  
釋遂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賜

鈔給傳天祥辭所賜鈔而行 陞教坊司三品 辛巳

詔諸王駙馬往遼東捕海東鵲者毋給驛 自榮澤至

睢州築河防十有八所給其夫鈔人十貫 是月平陽

地震不止已修民屋復壞皇后召平章政事阿錫葉倫

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耶阿錫葉曰天地示

警民何與焉 御史中丞何瑋疏言地震咎在大臣於

是右丞洪君祥等俱罷 及何瑋傳俱不載惟何瑋神道



碑載之錢辛楛以為當在大德八年致洪君祥傳三年奉使江浙使還居昌平之阜華山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大德九年為大司農傳于君祥歷官言之不詳本紀亦多脫落以宰相表証之錢說是也今從之

命大都留守鄭制宜赴平陽存恤制宜懼緩不及事晝夜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痍給粟帛存者賴之 二月丙戌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遴選衛大臣子孫充之

甲午詔父子兄弟有才者許並居風憲 徙江東建康道廉訪司治于寧國其建康路簿書命監察御史鉤攷

甲辰翰林學士承旨薩里曼進金書世祖實錄節文漢字實錄 減宿衛繁冗者 丙午帝如上都 敕軍人姦盜詐偽悉歸有司 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五 二

庭薨追封益國公諡武毅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國傑入行邊患瘴自入覲還鎮疾篤僚屬問之國傑曰交

賊不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賊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卒年七十二國傑善推誠得士心故所至立功性雄

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為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計聞贈齊國公諡武宣 三月

丁巳詔軍民官已除以地遠官卑不赴者奪其官不敘軍官擅離所部者悉遣還翼違者論如律軍人不告部

私歸者杖而還之 乙丑慧星滅自去歲十二月始見約盈尺在室十一度入紫微垣至是滅凡七十四日

戊辰中書左丞尙文以疾辭不允 詔諸王駙馬所分郡邑達噶齊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遷代其漢人女

直契丹名為蒙古者皆罷之 敕軍民逃奴有獲者即付其主主在它所者赴所在官司給之仍追逃奴鈔充

獲者賞逃及誘匿者論罪有差 詔諸路牧羊及百至三十者官取其一不及數者勿取 中書省言自內降

旨除官者果為近侍宿衛踐履年深依已除敘嘗宿衛未官者視散官敘始歷一攷準為初階無資濫進降官

二級官高者量降各位下再任者從所隸用三任之上聽入常調蒙古人不在其限從之 庚辰論屯田以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五 三

情為賞罰 灤城濟陽等縣隕霜殺桑 夏四月丙戌置千戶所成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命僧道為商者輸

稅 甲午詔諸王駙馬進捕鷹鷄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而乘傳冒進者罪之 丁未以國子生分教於上都

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耶律有尙以葬父還鄉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累辭不允復起為昭文館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有尙前後五居國學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諸生知趨正學尊經術尙躬行

宗仰有尙猶舊時之宗仰許衡也 五月己未朔日有會之 壬申中書省言吳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



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司以董其程從之 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以其歲課并隸宣慰司 庚辰以去歲平陽太原地震官觀摧圮者千四百餘區道士死傷者千餘人命賑恤之 是月大風雨雹開封之祥符太康陽武衛輝之獲嘉河溫 涇水暴漲毀堰塞渠陝西行省命屯田府總管瓜勒佳巴延特穆爾及涇陽尹王琚疏導之 六月丁酉汝寧妖人李曹驢等妄言天書惑眾事覺伏誅 是月翰林學士致仕王惲卒惲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居官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四

人目巴延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況密勒和卓阿爾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屢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請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瑋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梁德珪自湖廣復入見帝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疾乞骸骨旋卒 梁德珪即位一逾祀武廟堂以安靜為治求進者不得違其志朋黨與怨挾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氣盛致詰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交讎懷恨引咎是以言者為非德珪為賢矣元史不成于一 癸酉潮州颶風起海湍漂手故前後多矛盾今畧之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五

數進讜言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 秋七月辛酉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 癸酉以順德恩州去歲霖雨免其民租 八月太原之交城陽曲管州嵐州大同之懷仁兩雹隕霜殺禾杭州火發粟賑之以大名高唐去歲霖雨免其田稅 九月癸丑帝至上都 庚申巴延梁德珪並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巴特瑪琳沁復為中書右丞密勒和卓復為中書參知政事以江浙行省平章阿爾為中書平章政事庚午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鞠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

民慮舍溺死者眾給被災戶糧兩月 冬十月辛卯有事於太廟 辛巳以宣徽使大都護長壽為中書右丞陝西行省右丞托驪為中書參知政事 丁亥安南遣使人貢 詔諸王駙馬毋乘驛以獵 庚寅封皇姪哈尙為懷寧王賜金印仍割瑞州戶六萬五千隸之 十一月壬子詔內郡江南人凡為盜黥三次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二次免黥謫戍湖廣盜禁藥馬者初犯謫戍再犯者死 詔問弭災之道商議中書省事張孔孫條對八事其畧曰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



不可不為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為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嘉納之賜以鈔 丁卯復免僧人租 壬

申詔凡僧姦盜殺人者聽有司專決 十二月庚子復立益都淘金總管府 始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

歲各貢一人 名程文海為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雲南行省平章政事伊蘇岱爾舊倫也速 塔兒今改上言所領

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世祖皇帝天戈一麾無

思不服今其民云被皇庥同于方夏點蒼山舊嘗駐蹕

請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瞻仰帝命程文海撰文勒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六

碑雲南成異元史程鉅夫傳十年事 今從元文類所載碑文八年 中書右司郎

中伊赫特雅爾鼎嘗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伊赫

特雅爾鼎曰公等讀律苟不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

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於疾痛奚益哉是歲肆

赦廷議官吏因事受賂者不預伊赫特雅爾鼎曰不可

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疾比之盜賊則有間矣

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

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伊赫特雅爾鼎初未嘗署

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謂之曰茲獄之

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伊赫

特雅爾鼎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伊赫特雅爾鼎回回人也

大德九年春正月戊午以帝師奉賜金銀幣帛仍建塔

寺 以暢師文為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仍以疾不赴

二月癸未中書省言近侍自內傳旨凡除授賞罰皆

無文記懼有差違請自今傳旨者悉以文記付中書從

之 甲午免天下道士賦稅 乙未建大天壽萬寧寺

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

其面而過尋敕毀之 庚子命中書議行郊祀禮 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七

升赦天下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於五品以上各

舉廉能識治體者三人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司各舉

五人 三月丁未劾帝如上都 先是省院臺臣請上

尊號帝不允及帝在上都皇后自請之帝曰我病日久

國家大事多廢不舉寧尚理此等事耶事遂寢 戊午

以樞密副使高興為平章政事仍樞密副使 上都雷

守賀仁傑請老仁傑居官五十餘年為留守者居半車

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歿世祖欲

為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器明夫妻相敬有加

帝雅重之晉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省事賜金幣歸第



以其子勝代爲上都留守 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  
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  
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是年租賦稅課徭役一切除  
免 先是中書省臣言前代郊祀皆以祖宗配享今始  
行郊禮請專祀天地爲宜從之壬辰始定郊祀禮 元  
初用國俗拜天於日月山郊祀之事自平宋後猶未舉  
行至是哈喇哈斯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  
三日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  
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八

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瑄  
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五月戊申詔求山林  
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軒  
赴闕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當卽遣歸令  
有司給以安車軒初爲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卽引邊讀  
書南山者三十年於是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眾鄉  
人有暮行遇盜者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  
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  
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  
爲賀使一從史先詣軒舍軒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九



奉禮郎二員協律郎一員法物庫官二員 甲寅太白  
經天 壬戌以金銀鈔厚賜興聖太后及宿衛臣出居  
懷州復置懷寧王府官 八月丁丑復給曲阜林廟洒  
掃戶以尙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丙戌海商以珍寶  
來獻議以鈔六萬錠酬其直或謂左丞尙文曰此所謂  
雅庫特舊倫押忽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文問何所  
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  
之千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珠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  
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則疾七  
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十

于珠哉 癸巳復立制用院 是月歸德陳州河溫  
九月庚申帝至上都 冬十月丙戌太白經天 乙  
未帝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  
相哈喇哈斯總裁自今用人非與議者悉罷之 戊戌  
詔芍陂洪澤等屯田為豪右占據者悉令輸租 辛丑  
復以詳刑觀察司為肅政廉訪司 括兩淮地為豪民  
所占者輸租賦 北方奇嗜倫部大雪同知宣徽院事  
圖沁布哈請買駝馬補其死缺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  
之全活數萬人其還也帝賜以七寶笠 是月帝不豫  
皇后巴約特氏秉政詔遣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舊倫拔

力入達 就其母鴻吉里氏居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懷寧王哈尙之母弟也 江浙行省平章徹爾召入為  
中書平章政事是月薨家貲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追  
封徐國公諡忠肅 十一月丁未黃勝許遣其屬來獻  
方物請復其子官帝不允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其悔  
罪自至則官可得命賜衣服遣之 舊制凡遇享祀司  
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至是將郊  
祀齊履謙攝司天臺官言於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  
晏有節從之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一蒼犢  
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十一

以攝太尉右丞相哈喇哈斯左丞相阿固岱御史大夫  
特們德爾為三獻官 壬申太白經天 拱衛直都指  
揮使王伯勝自帝有疾晨夕入侍安西王忌之出為大  
寧路總管 十二月丙子地震 庚寅皇太子德壽薨  
皇后遣人問西僧丹巴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  
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也對曰佛法如燈籠風雨至  
則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也一時稱其敏給攷異載  
丹巴之對徐氏後編載于大德六年晉王薨之下蓋誤  
以晉王為成宗之子也山居新語亦載此事明云德壽  
太子病瘵而薨  
今據以改正  
大德十年春正月甲辰詔詢訪莊聖皇后昭睿順聖皇



后徽仁裕聖皇后儀範中外之政以備紀錄 丙午濬  
吳松江等處漕河 庚戌濬真揚等州漕河令鹽商每  
引輸鈔二貫以為傭工之費 戊午罷江南白雲宗都  
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名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  
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  
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為其徒者坐視不卹請於  
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  
幾利害稍均從之 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丁  
卯命近侍無輒驛召外郡官 營國子學于文宣廟西  
中書左丞尙文以老疾告歸復召為中書右丞商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十一

平章伊蘇岱爾率兵萬人往捕之兵至曲靖與惟能合  
兵壓賊境獲其渠斬之餘眾皆潰命伊蘇岱爾留軍二  
千戍之 癸亥置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甲  
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命浙江行  
省平章阿喇卜丹等備之 是月鄭州暴風雨雹大若  
雞卵積厚五寸麥及桑棗皆損調今年田租 五月癸  
未詔西番僧往還者不許馳驛給以舟車 禁御史臺  
宣慰司廉訪司官毋買鹽引 乙酉遣高麗國王王暉  
還國仍置征東行省鎮撫之 丁亥詔右丞相哈喇哈  
斯達喇罕左丞相阿固台等整飭庶務凡銓選錢穀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十二

中書省事不起 閏月晉寧冀寧地震不止 二月辛  
亥中書省言近侍傳旨以文記至省者凡一百五十餘  
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進者實多宜加遴選許之  
己未江西福建奉使宣撫塔布岱坐賊遇赦釋其罪終  
身不敘 戊辰帝如上都 是月大同路暴風大雪壞  
民廬舍雨沙陰霾馬牛多斃人亦有死者 三月乙未  
道州營道等處暴雨江湓山裂漂蕩民廬溺死者復  
其田租 夏四月庚子朔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貲之半  
笞三十來獻者給之以賞 壬戌雲南罹雄州晉定路  
諸蠻為寇右丞汪惟能進討賊退據越州諭之不服遣

事一聽中書裁決百司勤怠者悉以名聞 六月癸卯  
御史臺言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嘉瑋舊倫教  
化今改劾江浙行  
省宣使李元不法行省亦遣人撻拾嘉瑋不令檢覈案  
牘中書省復言嘉瑋等不循法度擅遣軍士守衛其門  
擄掠其元誣指行省等官不法事詔省臺及額爾克達  
嚕噶齊同訊之 壬戌來安府總管岑雄叛湖廣行省  
遣宣慰副使呼圖魯特穆爾招諭之雄令其子世堅來  
降賜衣物遣之 秋七月辛巳宣德等處雨雹害稼大  
同之渾源隕霜殺禾平江大風海湓漂民廬舍 八月  
壬寅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



妃等五千餘人以鈔萬三千六百餘錠糧四萬四千餘石賑之 先是命江浙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德仲審較應律運至京師丁巳京師文宣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召翰林院定樂名樂章 是秋遼陽行省右丞洪萬罷以其叔君祥代之君祥請于朝立新省治增巡兵置儒學提舉官都鎮撫等員以興文教修武備既而事不果行 陝西饑省臺議請賑於朝安西路總管趙世延曰抹荒如抹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若不允世延當傾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眾世延嫻習官政其始除總管也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十四

政壅滯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決殆盡 冬十月丁未有事于太廟 丁卯安南遣使貢方物 青山叛蠻來附 吳江州大水民乏食發米萬石賑之 十一月己巳帝至自上都 十二月乙卯帝寢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內侍李邦寧錢塘人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侍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番語即通解遂見親任帝即位進太醫院使自帝初得疾至此不離左右者十餘月 癸亥瓊州臨高縣那篷洞主王文何等亂伏誅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

毋擾民民皆感悅 是歲大都留守鄭制宜卒帝遇制宜特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潞國夫人及制宜歿追封澤國公諡忠宣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丙辰嗣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於

玉德殿國語稱鄂勒哲圖舊倫完澤皇帝帝承世祖混

一之後善於守成惟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

決於官壺外則委於宰臣幸去世祖未遠守其成憲不

至廢墜 乙亥靈駕發引葬起輦谷從諸帝陵 皇后

巴約特氏以已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十五

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哈尙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阿南達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固岱平章養音諤德齊巴特瑪琳沁巴延及諸王莽賴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哈尙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固岱以耐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御史中丞何璋皆執不可阿固岱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 右丞相哈喇哈斯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哈喇托克托計事京師哈喇哈斯令急還



報復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官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安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大悟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喇哈斯所覘之適皇后使問疾哈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眾謂孟醫也不疑之既而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六

後發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決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御單寡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待大太子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廷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有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門於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

也遺禍艱于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非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當以上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之睽立而獻卦曰卦大吉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與曳牛掣其入形且剝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无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喜振袖而起眾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衛輝經比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七

墓頤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刳其心遂失天下令祀比干墓爲後世勸至漳水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卻不受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往不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二月辛亥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大都與母鴻吉哩氏入內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爲賀其生辰因以舉事阿賚克布哈知之言於哈喇哈斯且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不若先事而起



哈喇哈斯曰善夜遣人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王遠不能速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

巴特喇復遣都萬戶囊嘉特舊倫嘉嘉詣諸王圖喇舊倫

禿刺定計囊嘉特力贊之乃先二日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即并諸王莽

賚特穆爾執之鞠問辭服械送上都收阿固岱巴特瑪

琳沁賽音諾德齊巴延等誅之諸王庫庫楚舊倫潤潤

伊克圖舊倫牙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

宜早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王何為出此言也

彼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倫威福以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六

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

之矣遂自稱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以備變

監國命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皆

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

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監國命楊多爾濟舊倫朵兒譏察禁衛多爾濟寧夏

人早侍藩邸見倚重李孟之使京師也多爾濟從行至

是密致警備監國賴焉 是月道州營道縣暴雨山裂

一百三十餘處 夏五月乙丑懷寧王哈尙至上都初

哈尙聞帝崩自阿勒台山舊倫按台至和林諸王勲戚

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時

內難既平鴻吉哩妃以兩子星命令陰陽家推筭所宜

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倫噩長久重光為哈尙

年幹旃蒙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年幹也妃惑其言遣

近臣告哈尙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生豈有親疎陰陽

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哈尙語托克托曰我捍邊

陞十年又嗣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

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

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

擅權專殺恐它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耳汝為我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九

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昂輝舊倫

改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而遲迴不進

托克托馳至大都具道哈尙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

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今大慙已除諸

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纒間

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懷寧王不至復

遣阿實克布哈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

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托克托繼往行至中道懷

寧王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托克托備述如言懷寧王

大感悟及是至上都以阿實克布哈為平章政事遣還



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等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  
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殿之誅西安王阿南達及諸王  
莽賚特穆爾 甲申懷寧王即皇帝位詔曰咎我太祖  
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  
承丕行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綱方殆將  
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卻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  
寧遠聞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  
于和林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宜膺  
大寶朕謙讓未遑至于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  
于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阿裕  
爾巴里巴特喇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  
可久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詞勸進朕勉徇輿情於五月  
二十一日即皇帝位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是日追  
尊攷曰順宗皇帝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 壬辰  
加知樞密院事托多爾海舊倫朵兒太傅中書右丞相  
哈喇哈斯苔喇罕太保並錄軍國重事知樞密事塔喇  
海為中書左丞相預樞密院宣徽院事同知徽政院事  
綽和爾額爾克達噶齊阿實克布哈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莽賚布哈並為中書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左丞劉  
正為中書左丞中書右丞行御史中丞塔斯布哈為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三

史大夫 是月建州大雨雹 六月癸巳朔詔立母弟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為皇太子受金寶 甲午建中都  
立宮闕 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  
掌之有進大學衍義者命王約等節而譯之皇太子曰  
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像孝經列女傳並刊行  
賜臣下 翰林學士閻復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  
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遙授平章政事復力辭不許上疏  
乞骸骨詔從其請或異元史閻復傳十一年春武宗踐  
非春也今以 丁酉中書右丞相哈喇哈斯左丞相塔  
喇海言臣等與翰林集賢太常老臣集議皇帝嗣登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三  
位詔追尊皇攷為皇帝皇攷大行皇帝同母兄也大行  
皇帝祔廟之禮尚未舉行二帝神主依兄弟次第祔廟  
為宜今據請諡皇攷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  
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  
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  
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妃鴻吉哩氏宜諡曰真慈靜懿皇  
后祔成宗廟堂制可之初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  
未有諡號禮部主事曹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直稱  
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至是皇后上諡用元用之言  
也 壬寅塔喇海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 癸



卯置詹事院 乙巳中書省言中書宰臣十四員御史大夫四員前制所無詔與翰林集賢諸老臣議擬以聞

壬子封皇妹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瑀阿布喇為魯

王 甲寅敕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經

為三官祈福 御史大夫塔斯布哈舊作塔思不花今改言舊制

內外風憲官有所彈劾諸人勿預而近有受贓為監察

御史所劾者獄具黃緣奏請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臣

等以為今後有罪者勿聽至京待其對辨事竟果有所

言方許奏陳從之 戊午進封高麗國王王距為濟陽

王加太子太傅 秋七月癸亥劄封諸王圖喇為越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三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固岱有勇力人莫能近諸王圖

喇實手縛之故有是命哈喇哈斯力爭以為舊制非親

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踈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

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譖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

相亦曾署其贖未幾罷為和林左丞相哈喇哈斯至鎮

為斬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

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鼈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

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

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

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甲子

中書參知政事趙仁榮為太子詹事 以阿保功授

莽賚大司徒封其妻為順國夫人 己巳置官師府設

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賓客左右諭德贊

善庶子洗馬率夏令丞司經令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

校書正字等官 召張養浩為司經養浩濟南人先為

堂邑縣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禍望參者曰彼

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以刑猶以

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眾盜感泣相戒曰毋負張

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梟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

敢詰養浩至盡真諸法民使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三

德至是召用未至改文學旋拜監察御史 丁丑以中

書左丞相塔喇海為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御史大夫

塔斯布哈為中書左丞相 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為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塔喇海塔斯

布哈言中書庶務同僚往往有不俟公議即以上聞今

後事無大小請共議而後奏帝曰卿等言是自今庶務

非公議者勿奏 以江浙行省左丞郝天挺為中書右

丞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于元好問以勲臣子世

祖召見嘉其容止令備宿衛東宮裕宗遇之甚厚累官

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至是遷江浙行省左丞不赴拜中



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數  
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可  
言耳 丙戌御史大夫伊囉勒言舊制中書省樞密院  
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它司悉從中書銓擇近  
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帝嘉納之 辛卯發卒  
二千人為晉王伊蘇特穆爾築邸舍 是月江浙湖廣  
江西河南兩淮屬郡饑于鹽茶課鈔內折粟遣官賑之  
詔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授以官 禮部尚書吳鼎  
奉命賑山東諸郡饑朝議發粟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  
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五

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其  
請 都指揮使茂穆蘇舊倫馬謀沙今改以角觥屢勝遙授中  
書平章政事伶官實迪舊倫沙今改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  
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實迪以玉宸與刑  
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畱不遣中書以問帝曰凡  
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間冗職名品高  
者宜遵舊制降之 八月甲午中書省言內降旨與官  
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  
越奏者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亦言御  
史廉訪使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

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  
有應入常調者資緣驟選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亦復  
請自內降計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中書  
政務它人輒得干請責以整飭其效實難自今銓選錢  
穀之事請如前制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  
亥中書左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乃  
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  
書省刻板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 戊午冀寧路地震  
一九月甲子帝至上都 壬申上皇攷及大行皇帝  
尊諡廟號又上先元妃鴻吉哩氏尊諡祔于成宗廟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五

丙子塔喇海言比蒙聖恩賜臣江南田百頃今諸王  
公主駙馬賜田還官臣等請還所賜從之仍諭諸人賜  
田悉令還官 丁丑中書省言比議省臣員數奉旨依  
舊制定為十二員右丞相塔喇海左丞相塔斯布哈平  
章綽和爾奇塔特布濟克舊倫乞合普濟今改如故請以阿實克  
布哈塔斯哈雅為平章政事博囉達實劉正為右丞相  
天挺額森特穆爾為左丞于璋為參知政事其諸司冗  
員並宜揀選從之 甲申詔立尚書省分理財用命塔  
喇海塔斯布哈仍領中書以托克托舊倫脫虎脫今改嘉璉帕  
哈哩鼎舊倫教化法魯忽丁今改任尚書省仍自舉官屬命鑄尚書



省印 丙戌皇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萬七  
百錠有奇 辛卯御史臺言至元中阿哈瑪特綜理財  
用立尚書省三載併入中書其後僧格用事復立尚書  
省事敗又併入中書粵自大德五年以來四方地震水  
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頃又聞為綜理財用立尚書省  
如是則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綜  
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整飭未見不可帝曰卿  
言良是但此三臣願任其事姑聽其行 冬十月庚子  
中書省言前置中書省時裕宗為中書令嘗至省署敕  
其後僧格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遷中書於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三

省請徙中書令位仍請皇太子一至中書從之 乙巳  
敕方士曰者勿遊諸王駙馬之門 丙辰中書省言常  
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  
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先是都水監言巡視白垵甕山河隄崩三十餘里宜  
編荆笆為水口以泄水勢夏初興役至是月工竣 十  
一月丙寅帝朝隆福宮上皇太后玉冊玉寶太后性聰  
慧教宮中侍女皆執治女功然不自檢飭自正位東朝  
淫恣日甚內則赫嚙謨伊勒色巴用事外則幸臣實勒  
們禱埒及宣徽使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今改相率為奸以至

濁亂朝政焉 辛未以塔喇海領中政院事 乙亥中  
書省言大都路供億浩繁槩于屬郡取之其卑站鷹坊  
控鶴等戶恃其雜徭無與冒占編氓請降璽書依祖宗  
舊制悉令均當或輒奏請者亦宜禁止制可 皇太子  
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為分地相稅悉以賜臣臣  
恐宗親昆弟援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其陝西  
迎司歲辦鹽十萬引向給西安王以此錢斟酌與臣惟  
陛下裁之帝曰太子所思甚善歲以十萬錠給之不足  
則再賜 己卯以皇太子受冊禮成帝御大明殿受諸  
王百官朝賀 杭州平江等處大饑丁亥發粟賑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三

庚寅賜太師伊徹察喇江南田四十頃時賜田悉奪還  
官中書省以為言詔伊徹察爾自世祖時積有勲勞非  
餘人比宜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 十二月壬辰朔  
中書省言舊制金虎符及金鉞符典瑞院掌之給則由  
中書事已則復歸典瑞院今出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  
人結託近侍奏請以致泛濫出而無歸自後除官及奉  
使應給者非由中書省勿給從之 乙未齊塔察爾等  
擾擅州民強取粟六百餘石詔官訊之 癸卯命開  
守司以來歲正月十五日起燈山于大明殿後延春閣  
前 丁巳以中書省言國用浩穰民貧歲歉詔宣政院



併省佛事 中書省言刑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倫法事之故放釋有罪失于太寬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各處民饑除行宮外工役請悉罷停從之 庚申詔改大德十二年為至大元年 敕內廷倫佛事毋釋重囚以輕囚釋之 是歲徵蕭禰為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佗固辭而歸卒諡貞敏刺致行甚高踐履篤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五 天

關輔之士翕然宗之 起王利用為太子賓客疏言時政曰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杜絕纒言求納在諫官司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帝及太子嘉納皇后聞之命錄副本以進致異王利用言時政元史本傳倫位後事也其贈諡則在仁宗之時耳利用尋以老疾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語其弟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為也遂卒後贈平章政事諡文貞 中書平章政事鄂爾根薩理卒後贈太師追封趙國公諡文定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托克托卒帝以托克托善為治吏民安之久不及召還至是卒年才四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元紀十四 起著雍涖灘正月盡屠維倫歷十二月凡二年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諱哈尚順宗達爾瑪巴拉之

哩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興聖皇太后鴻吉

總兵北邊八年封懷寧王賜金印十一年春成宗

崩帝自阿勒台山至于和林諸王

勤戒皆勸進五月遂即位于上都

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職官吏

罪止徵賦罷職 帝之在潛邸也知樞密院濟爾哈圖

有不遜語至是將寘之法托克托諫曰陛下新正位大

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六 一

報仇恐人人自危況濟爾呼圖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

可少也乃宥之 甲子以阿實克布哈舊倫阿沙為右丞

丞相行御史大夫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瘁乘閒

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麪

菓是耽嬪妃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

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

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

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

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有是命帝嘗

觀近臣蹴鞠命出鈔十五貫賜之阿實克布哈頓首言



曰以蹴鞠而受上賞則奇伎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己巳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饑死者甚眾饑戶四十六萬有奇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舊倫脫歡議行勸貸之令斂富民錢一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主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也長孺婺州人其在寧海發姦摘伏明斷若神 特授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嘉努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因乳母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六 二

推恩及其夫沿為故事名器益濫矣 甲午中書省言進海東青鵠者常乘驛馬五百不敷應重括民間車馬兵部請以各驛馬陸續而進勿括為便從之 戊子皇太子請以阿實克布哈復入中書托克托舊倫脫復入御史臺 己丑中書省言阿實特穆爾舊倫阿失鐵請詣河西地采玉役人千餘需馬四十餘匹以不急之務勞民宜罷之又言近百姓艱倉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及逾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

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錄無冤棄之于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擒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 西番僧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畱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捧諸地筆扑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詔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亟上言此法皆所未有乃寢其令 二月癸巳立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一品以右丞相托合托遙授左丞相圖喇特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六 三

穆爾額克達嚕噶齊伊勒齊並為仁虞院使 乙未中書省言陛下登極以來賜賞諸王極軍力賑百姓及殊恩泛賜帑藏空竭請權支鈔本以周急用不急之費姑緩之帝曰卿等言是泛賜者不問何人毋得蒙蔽奏請 壬寅從皇太子請改詹事院使為詹事副詹事為少詹事院判為丞 太子近侍有以俳優進者典收大監王結言晉唐莊宗好此率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太子優納之 中書省言陝西開成路前者地震民力重困已免賦二年請再免今年從之 甲辰發軍士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 命有司市邸舍一區



賜丞相特因特穆爾 己未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營繕  
署 三月庚申朔中書省言鄒王徹圖南人戶散失詔  
有司括索答阿濟奇括索所失人戶成宗慮其爲例不  
許今若括索未免擾民且諸王多必援例請寢其事從  
之時莊聖皇后及諸王呼托克托人戶散入他郡哈都  
齊托歡輒降璽書括索陝西行省及眞定等路省臣復  
言百姓均在國家版籍今所遣使輒奪軍驛編民等戶  
非宜帝曰彼奏謾也卿等速追以還 丁卯建興聖宮  
遣使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戊寅帝如上都 建  
佛寺于大都城南 己卯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實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四

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制可 召吳澄爲國子監丞國  
學自許衡後漸失其舊法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  
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  
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 己巳管  
城縣大雨雹澆一尺無麥禾 丙子以諸王及西番僧  
從駕上都途中擾民禁之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  
人還隸民籍 御史臺言比奉旨罷不急之役今復爲  
各官營私宅請俟行宮及大都五臺寺畢工然後從事  
爲宜詔除瓜頭三寶努所居餘悉罷之 辛巳中書省  
言舊制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得自選官諸官府必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五

錄 是春紹興慶元台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

夏四月戊戌中書省言請依元降詔敕勿超越授官泛  
濫賜賚帝曰朕累有旨止之又復蒙蔽以請自今縱有  
旨卿等其覆奏罪之 辛亥樞密院言諸王各用其印  
符乘驛使臣旁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  
璽書奏可 丙辰高麗國王王暉言陛下令臣還國復  
設官行征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  
人仰食其土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  
者以卿言今請罷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  
罷之 五月丁卯御史臺言成宗朝建國子監學迄今



差徭仍發粟賑之 秋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句陳南行  
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敕以金銀歲入數少自  
今勿問何人以金銀為請奏及托之奏者皆抵罪又各  
處宣慰使等官多以結托來京師今後非奉朝命毋赴  
闕 皇太子諭詹事庫春舊倫曲出今改曰汝舊事吾其與同  
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  
毋行 壬戌皇子和實拉舊倫和世疎今改請立總管府括河  
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中書省  
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罕者妄稱省委括地  
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六

六百餘人相率來訴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  
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人方缺食若從所請為  
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澶州  
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中都行宮成立留守司  
兼開寧路都總管府 己巳眞定水溢賑之 癸酉詔  
諭安南國 癸未樞密院言世祖時樞密臣六員成宗  
時增至十三員今署事者三十二員宜汰之敕罷塔斯  
岱等十一人 甲申太師淇陽王伊徹察喇請置王傅  
中書省謂異姓王無置傅例不許 乙酉以秦虎人徹  
爾集斯為監察御史 是月以左丞相塔斯布哈為中

書右丞相太保奇塔特布濟克為中書左丞相內外大  
小事務並聽中書省區處諸王公主駙馬勢要人等毋  
得攬擾沮壞近侍臣員及內外諸衙門毋得隔越聞奏  
各處行省宣慰司及在外諸衙門官非奉旨及中書省  
明文毋得擅自乘驛赴京營幹私事 八月丙申御史  
臺言奉敕速監察御史薩都鼎赴上都按世祖成宗迄  
于陛下累有明旨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中外臣僚作  
姦犯科有不職者聽其糾劾治事之際諸人勿得與焉  
邇者鞫問刑部尚書烏喇實賊罪蒙詔獎諭諸御史皆  
被賜資臺綱益振今薩都鼎被逮同列皆懼所係非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七

左寢其命申明憲臺之制諸人勿得與聞制可 九月  
丙辰以內郡歲不登諸部人馬之入都城者減十之五  
中書省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濟寧泰  
安眞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倫死者  
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  
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害及百  
姓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  
也但當慎所行耳 高麗國王王昉卒 召山東宣慰  
司劉敏中為翰林學士承旨時災異薦臻帝召公卿集  
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之未幾以疾還鄉



里敏中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毋以時事為憂或鬱  
而勿申則成形成于色嘗與同儕各言志曰自幼至老相  
見而無愧色是吾志也 壬戌太尉托克托奏泉州大  
商進異木沈檀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未幾  
泉州商復進珍異及寶帶西域馬 丙寅蒲縣地震  
乙亥帝至上都 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  
故篋指以問內侍李邦寧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  
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為華侈之戒帝  
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  
曰世祖雖神聖然嗇于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六 八

為後世法一子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  
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  
親資費無算旦暮不及必將橫斂措怨豈美事耶太后  
及帝淡然其言 庚辰以高麗國王王璋嗣高麗王  
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 甲午以阿實克布哈知  
樞密院事 癸卯以西蕃僧嘉勒幹巴勒舊倫教瓦班今改為  
翰林學士承旨 中書省請以湖廣米十萬石貯于揚  
州分江西江浙海漕五萬石貯朱汪利津二倉以濟山  
東饑民從之 敕凡持內降文記買河閒鹽及以諸王  
駙馬之言至運司者一切禁之持內降文記不由中書

者聽運司以聞 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言世祖時自  
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  
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請如大德十年員數允  
濫者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  
造私第軍民困敝倉廩空虛而用度日廣毋賜一人動  
至巨萬恐將不繼宜暫節縮又言百司之事每與中書  
有干預者請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勿干中書之政他  
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朕加之罪 己巳以奇塔特布濟克舊倫乞台昔濟今改為右丞  
相托克托為左丞相既又從托克托言以塔斯布哈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六 九

奇塔特布濟克俱為右丞相 中書省言國用不給請  
沙汰宜徽大府利用等院籍定應給人數其在上都行  
省者委官裁省又行泉院專以守寶貨為任宜禁私獻  
寶貨者又天下屯田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廢弛  
除四川甘州應昌府雲南為地絕遠餘當選習農務者  
往與行省宣慰司親至其地可興者興可廢者廢各具  
籍以聞竝從之 癸未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  
五百人供其役時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五迴  
嶺以取捷徑遣使偕總管吳鼎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  
山陡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為寢其役



宣徽使特們特爾舊倫鐵木迭兒今改出為江西平章政事旋

拜雲南行省左丞相時特們德爾猶未用事也 閏月

乙丑以大都米貴發廩減其價以糶賑貧民有鬻子

者命有司贖之 乙未厚恤故丞相鄂勒哲之家 丙

申罷江南進沙糖止富民輸粟賑饑補官 丁酉禁江

西湖廣汴梁私捕鴛鴦 乙巳中書言回回商人持藥

書佩虎符乘驛馬各求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復邀同

賜似此甚眾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今以畀諸

商人誠非所宜請一槩追之制可 罷順德廣平鐵冶

提舉司聽民自便有司稅之如舊 甲寅太傅哈喇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十

斯薨哈喇哈斯之在和林也帝賜以大帳如諸王諸藩

禮及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矣行省之務

汝曹勉之毋貽朝廷憂帝聞其歿驚悼曰喪我賢相詔

歸葬昌平贈太師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是歲太師伊

徹察喇言察巴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倘諸部

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爾幹之子庫春舊倫鐵木迭兒今改及處

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

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巴爾等果欲奔

庫春庫春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至大二年春正月乙丑從皇太子請罷宮師府設賓客

諭德贊善如故太子知禮部尚書王約之賢乞以自輔

帝以約為詹事府丞 庚寅越王圖喇有罪賜死圖喇

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圖喇前

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御萬歲山圖喇醉起解

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

志命省臣鞠之辭服遂伏其辜 禁日者方士出入諸

王公主近侍及諸官之門 辛卯皇太子諸王百官上

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乙未恭謝太

廟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李邦寧諫曰先

朝非不欲親致享祀但以疾廢禮耳陛下繼承之初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十一

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

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

邦寧為大禮使親饗太廟自此始 丙申詔天下弛山

澤之禁恤流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 己亥封知樞密

院容國公綽和爾舊倫鐵木迭兒今改為句容郡王初帝在海

上綽和爾請急歸定大業帝納其言及即位封為公至是

入朝晉封王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

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御安輿賜之且

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綽和爾叩頭涕泣固辭曰世祖

所御非臣所敢當也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命有



司別置馬輜賜之俾乘至殿門下 乙巳塔思布哈奇  
塔特布濟克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中書直下翰  
林院給與者今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  
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金銀鐵冶增餘課程  
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佗等事害及於民請盡追  
奪之今後有不由中書者切勿與制可 丙午定制大  
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二月戊午賑  
真定路饑 癸亥皇太子如五臺佛寺以王約從既至  
約諫不可久畱太子然之即還上京 罷行泉府院以  
市舶歸之行省 乙丑以和林屯田有收給賞官吏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三

多三十萬石請用知錢穀者二三員于宣徽院佐理之  
又中書省斷事官大德十年四十三員今皇太子位增  
二員諸王庫庫楚等亦各增一員非舊制臣等以為皇  
太子位所增宜存諸王者宜罷竝從之 乙巳中書省  
言中書為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  
宜定議省臣去畱朕自籌之 夏四月甲寅中書省言  
江浙杭州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餘有桑烏係  
赫鼎舊倫桑合賣等進獅豹鴉鴿畱二十有七日人畜  
食肉千三百餘觔請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來者依驛  
遞其商人因有所獻者令自備資力從之 辛酉立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三

士有差 壬申令各衛董屯田官三年一易 甲戌弛  
中都酒禁 三月己丑遼陽行省右丞洪萬訴高麗國  
王王璋不奉國法恣暴等事 中書省請令洪萬與璋辯  
對敕中書毋令辯對令璋從太后之五臺山 以梁王  
在雲南有風疾命諸王婁都爾代鎮雲南 庚寅帝如  
上都御史臺言京師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  
惑今乘輿行幸請命丞相一人畱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甲辰中書省言國家歲賦有常頃以歲儉所入曾不  
及半而去歲所支鈔至千萬錠糧三百萬石陛下嘗命  
汰其求芻粟者而宣徽院勃克遜竟不能行視去歲反

聖宮江淮財賦總管府 癸亥擄漢軍五千給田十萬  
頃於直沽沿海口屯糧 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  
書省言農事正殷蝗蝻徧野百姓艱食請依前旨罷其  
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緩之  
以建新寺鑄提調監造三品銀印 益都諸路蝗  
五月丁酉以陰陽家言自今至聖誕節不宜興土墾停  
新寺工役 六月癸亥選官督捕蝗 從皇太子言禁  
諸賜田者馳驛徵租擾民 庚午中書省言奉旨即停  
新寺工役其亭苑鷹坊諸役請并罷又太醫院遣使取  
藥材於陝西四川雲南費公帑勞驛傳臣等議事于錢



繼隔越中書徑行宜禁止竝從之 以大都隸儒籍者四十戶充文廟樂工 從皇太子請改典樂司提點大使等官為卿少卿丞 甲戌以宿衛之士比多冗雜遵舊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閹閹者餘皆革去 皇太子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章有礙遵舊制為宜從之 安西王阿南達既以謀逆誅國除其秦中版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請封其子復國太子以問王約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後議遂寢 乙亥中書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田租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不當免詔依舊制徵之 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西

府境 己亥河決汴梁之封邱 四川肅政廉訪使趙世延修都江堰民便之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悉正其罪除其弊 八月癸酉復置尚書省初帝從托克托嘉瑋帕合哩鼎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至是約蘇舊作樂實今改言鈔法大壞請更之令工役畫新鈔式以進又與保巴舊作保八今改議立尚書省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為丞相三寶努約蘇為平章

保巴為右丞王罷參知政事以畫新鈔式者為印鈔庫大使竝從之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宜勿拘例授以宣敕制可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阻撓者罪之 己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左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舊作不里敦今改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餘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淡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五

子又命取安西軍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鄂勒哲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鄂勒哲愧謝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太子即命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一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淡然其言彥博約字



也 是月司徒加平章政事石天麟薨天麟在世祖時以忠直見稱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素與交惡發其事將寘之極刑世祖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世祖嘗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歿年九十二追封翼國公諡忠宣 九月庚辰朔詔朝廷得失軍民利害有上言者皆得實封以聞在外者赴所屬轉達各處人民饑荒轉徙復業者逋欠竝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田野死亾遺骸暴露官爲收拾 頒行至大銀鈔詔曰管我世祖皇帝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六

六

用歲久法隳亦既更印造至元寶鈔逮今又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迺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菽麥米穀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竝禁之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百日盡數赴庫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一釐定爲一十三

等以便民用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監察御史張養浩言立尚書省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養浩曰管僧格舊倫桑哥今改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 江南治書侍御史敬儼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壞乃左遷儼爲左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釐弊課役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羨欲以所增羨爲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爲額是病民以爲已也不可乃止 癸未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眾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六

七

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請自今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眾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煩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竝從之 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領行工部事三人行工部尚書二人仍令尚書左丞相托克托兼領之 丙戌帝至上都 詔訪求先朝舊臣特除耶律希亮翰林學士承旨希亮鑄之子也先事世祖爲符寶



郎累遷吏部尚書屢進讜言為世祖所嘉納以足疾謝事家居二十餘年至是復召用尋命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癸巳以薪價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丙申御史臺言頃年歲凶民疫陛下哀矜賑之獲濟者眾今山東大饑流民轉徙請以本臺沒入贓鈔萬錠賑救之制可又言比者近侍為人奏請賜江南田一千二百三十頃為租五十萬石請拘還官從之。己亥始制錢先是行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于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六

泉貨監六產銅之地立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竝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臺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請與省臣調議不報。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倘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請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等議宜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轍官委之中書從之。詹事院啓太子金州獻瑟瑟洞

請遣使采之太子曰所寶維賢瑟瑟何用焉若是者後勿復問先是近侍言買人有獻美珠者太子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導以奢靡蠹財也。丁未三寶努言養豹者害民為甚詔禁之有復犯者雖貴幸亦加罪。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為尚書令初帝從塔特布濟等言凡中書宣敕皆以尚書掌之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以郝彬為參知政事彬見尚書省諸同列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五

務積誠意相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旋命兼大司徒不拜彬見皇太子懇辭至力因稱疾篤遂得歸。丙辰約蘇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餘皆無與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請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為軍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衛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辛酉弛酒禁立酒課提舉司。尚書省以錢穀繁劇增戶部侍郎員外郎各一員又增禮部侍郎郎中各一員凡言時政者屬之。立太廟廩犧署設令丞各一員



乙丑以皇太后有疾詔釋天下大辟百人 癸酉尚書省言比年東汰冗官之故百官俸至今未給請如大德十年所設員數給之餘弗給從之 加知樞密院事圖呼魯左丞相 戊寅御史臺言常平倉本以益民然歲不登遽立之必反害民罷之復又言歲凶乏倉不立遽弛酒禁詔與省臣議 是月右丞相阿實克布哈薨阿實克布哈忠直廉介嘗命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及近侍方出朝見一人倉皇若有所懼狀曰此必盜金者召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以聞就以金賜之命誅盜者解曰盜誅固當金非臣所立得願還金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三

贖盜死帝悅而從之有以左道惑眾者大室多信之捕實於法後追封順寧王諡忠烈 十一月庚辰朔以徐邴連年大水悉免今歲差稅又以東平濟寧薦饑免差稅之半下戶悉免之 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令考功以行黜陟 八百媳婦及大小微里諸蠻倫亂詔遣雲南右丞索勒濟爾威舊倫義只兒威今改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命嚴鞠之 乙酉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典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配制可

辛丑尚書省言國之糧儲歲費浸廣而所入不足今歲江南頗熟欲遣和羅恐米價倍增請以至大鈔二千錠分之江浙河南江西湖廣四省於來歲諸色應支糧者視時直予以鈔可得百萬不給則足以各省錢從之 丁未擇衛士子弟充國子學生 十二月乙卯帝親饗太廟上太祖聖武皇帝諡廟號及光獻皇后諡又上睿宗景襄皇帝諡廟號及莊聖皇后諡 武昌婦人劉氏詣御史臺訴三寶努奪其所進宋玉璽一金椅一夜明珠二詔尚書省臣及御史中丞雜問乃三寶努誦武昌時與劉往來及三寶努貴劉託以追逃婢來京師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三

三寶努家見逃婢所竊物以問三寶努不答劉忿訴於臺獄成以劉氏為妄杖之歸籍時三寶努已晉太保而素行不孚於眾如此元史三公表以三寶努拜太保在至大三年錢辛搆據徽州路儒旨揮載至大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保三寶努丞相奏則二年之冬已為太保矣今從之 丙辰併中書省左右司 遣使往諸路分揀逋負合徵者徵之合免者免之 辛酉申禁漢人執弓矢兵仗 壬戌陽曲縣地震有聲如雷 丁丑詔封贈內外百官三品以上者許請諡凡請諡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勞政績德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吏部考覆呈都省都省擬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定



謚若勳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商議遼陽行  
中書省事洪君祥卒君祥自少受知世祖許為遠大之  
器從南伐戰功較多及退居則絕口不言時事 浦江  
鄭文嗣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  
私者文嗣率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  
凜如官府子弟稍有過頰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  
坐堂上羣從子姪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  
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  
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有司以狀聞詔表其  
門復其役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六

三

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器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  
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  
預家政宗族閭里皆懷之以恩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為  
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初李孟既逃去有譖于帝  
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  
太子侍夜宴飲半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  
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  
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  
變于色耳道復孟之字也帝感其言即命訪孟得之許  
昌陘山遣使召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賜進士第長壽縣縣令魏德初湖北漢陽人

元紀十五 起上章掩茂正月盡重光  
大淵獻十二月凡二年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至大三年春正月癸未省中書官吏自客省使而下一  
百八十一員 李孟入見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  
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乙酉特授孟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 戊  
子禁近侍諸人外增課額及進他物有妨經制 丁亥  
白虹貫日 營五臺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一

人 辛卯立皇后鴻吉哩氏 乙未定稅課法諸色課  
程並繫大德十一年考校定舊額元增總為正額折至  
元鈔倫數自至大三年為始餘止以十分為率增及三  
分以上為下酬五分以上為中酬七分以上為上酬增  
及九分為最不及三分為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周歲  
為滿 癸卯改太子少詹事為副詹事擢詹事丞王約  
為之約嘗諫太子節飲詞意懇切太子嘉納一日太子  
如西園觀角觝戲命取繪帛賜之約入遙見問曰汝何  
為來太子遽止之又欲觀俳優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  
去其見敬禮如此 乙巳令中書省官吏如安圖居中



書事時例存設其已汰者尚書省遷敘 二月癸未浚

會通河給鈔四千八百錠糧二萬一千石以募民 乙

丑尚書省言官階差等已有定制近奉聖旨懿旨令旨

要索官階者率多躐等願依世祖舊制次第給之制可

丁卯尚書省言至元鈔初行即以中統鈔本供億及

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銀鈔宜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燬

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為便從之 己巳

寧王庫庫楚舊倫閣開與越王圖喇舊倫禿子喇特納

實哩舊倫阿喇納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庫楚獄鼠喇特

納實哩于漠北磔西僧特哩舊倫鐵等二十四人于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二

遂欲誅庫庫楚平章政事特爾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

于高麗 三寶努賜號達喇罕以庫庫楚倉邑清州賜

之自達嚕噶齊而下竝聽舉用 壬申約蘇加尚書左

丞相行平章政事封齊國公改異元史本紀以約蘇為

齊國公然宰相表祇列約蘇于平章政事不言其為左

丞相也虞集撰約蘇碑云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

相行平章政事錢辛樹曰武宗之世名爵濫而遙授之

官厭此左丞相亦遙授非真拜故表不書本紀不書行

平章政事又不云遙授殆誤 三月庚寅尚書省言初

以為真相矣今從碑文正之 世祖以哈都叛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

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徹伯爾舊倫察八感慕德化歸

覲朝廷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

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

壬辰帝如上都 夏四月辛未賜角觥者阿爾銀千兩

鈔四百錠 丙子增國子生為三百員 五月癸巳賑

東平饑 六月丁未朔詔尚書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

三寶努總治百司庶務竝從尚書省奏行 三寶努等

勸帝立皇子為皇太子托克托方獵于柳林亟召之還

三寶努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托克托驚曰何謂也曰

皇子寢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托克托曰國

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

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三

者三寶努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

托克托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努莫

能奪其議 己酉立上都中都等處銀冶提舉司尚書

省言拜都嚕斯云雲州朔河等處產銀令往試之得銀

六百五十兩詔以拜都嚕斯為銀冶提舉司達嚕噶齊

壬申以西北諸王徹伯爾等來朝告祀太廟特設宴

於大廷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敬宣王度以為告戒托

克托薦濟爾哈呼具其言以進果稱旨帝歎曰博勒呼

博爾濟前朝人傑托克托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

授托克托及諸王大臣被宴就列托克托即席陳西北



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詞旨明暢聽者傾服 賜托克托及三寶努珠衣又封三寶努為楚國公以常州路為分地 是月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廨民居二萬餘間死者二千餘人汝州六安州俱大水 秋七月丙戌循州大水漂沒廬舍 癸巳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歷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為陞黜 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八月甲寅白虹貫日 丙辰以行用銅錢詔諭中外 己巳尚書省言今歲頒賚已多凡各位下奏聖旨懿旨令旨賜財物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四

請分汰帝曰卿等但具名以進朕自分汰之 九月丙戌帝至上都 壬辰皇太子言司徒劉夔乘驛省親江南大擾平民二年不歸詔罷之 監察御史張養浩上時政書其略曰自古國家之難多伏于治平無事之日為人臣者欲及未然而言則恐無實迹人主忽焉而莫之信欲俟已然而言又恐事成不救貽人主無可奈何之憂世徒知聽言者難而不知進言者之為尤難也陛下龍飛之始詔中外一遵世祖皇帝舊制而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一不與世祖異者豈陛下欲自成一代之典以祖宗為不必法與將臣下工為佞詞陰變之而

陛下不知也世祖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世祖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穀以誘之世祖時用人必循格今乃破憲法以齊之世祖時守令三載一遷今則限九年以困之世祖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造之世祖時臺省各異選今則侵其官而代之世祖時墨敕在所禁今則開侍門以納之世祖時課額未嘗添今則設苛禁以括之世祖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煅煉以殺之當國者姦謀詭計謬論忠以榮惑朝廷欺天罔人惟己是利陛下信彼方淡任彼方篤今天下藩鎮無有外敵無有六盜竊發者無有宦官佞福者無有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五

謁亂政者無有然而所以未極於治者良由任事之臣惟知曲意迎合而不知進逆耳之忠言惟務一切更張而不知繩武祖宗足以為法今則姑舉害政之太甚者十事為陛下言之一曰賞賜太侈貨財非經天降皆世祖銖累寸積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奉之四方萬里之外窮鄉陋邑疫魂縶婦髮鶴于耕手龜于織采玉者躡不測之淵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比至積微成巨改模以文為功幾許為費幾何然後得入於官水舸陸輿兵民警衛沒則責償於見官壞則倍徵於來者其在下者有如是之難苟因一笑之權一醉之適不論有功無功



紛紜賜予豈不灰民心糜國力哉二曰刑禁太疏法者天下公器將以威姦弼教也比見近年臣有賊敗各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冤孰伸耶臣嘗官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大或雙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氓有朝蒙恩而夕被執旦出禁而暮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終成狼虎之噬遠引虛攀根連株逮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古之赦令出入不意今詔稿未脫姦民已羣然誦之乘隙投機何事不有以致爲官者不知所畏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六

露則逃爲民者不知所憂覺禍益熾甚非導民以善之義三曰名爵太輕陛下正位宸極皇太子冊號東宮以來由大事初定喜激于中故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祿之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參政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技藝而得官曰國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之濫無甚今日夫爵祿人君所以厲世磨鈍因一時之權加以極品之貴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之彼優游如此而得之自今孰肯赴湯蹈火以徇國家之急哉四曰臺綱太弱御史臺乃國家耳目所托近年綱紀法度廢無一存

管在先朝雖掾吏之微省亦未嘗敢預其選今臺閣之官皆從尚書省調之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雖不職而使盜自選之可乎自古姦臣欲固結恩寵移奪威權者必先使臺諫默然乃行其志臣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曰土木太盛累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游臻郊關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攜幼就食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相與鬻爲會者比比皆是當此災異之時朝廷宜減膳徹樂去幾緩刑停一應不切之役今勑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臺增修之擾內則有養老宮殿營造之勞括匠調軍旁午州郡或度遼伐木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七

濟江取材蒙犯毒瘴崩淪壓溺而死者無日無之糧不實腹衣不覆體萬目睜睜無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免以此疲氓使佛見之陛下知之雖一日之工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知鞭扑趨成邀功俸賞因而盜匿公費奚暇問國家之財訕生民之力殫哉六曰號令太浮近年朝廷用人不察其行不求諸公縱意調罷有若奕碁其立法舉政亦莫不爾雖制誥之下未嘗有旬月期年而不變者甚則朝出而夕改甫行而即止一人昉仕而代者踵隨不惟取笑於一時又貽口實於後世廟堂之上舉措如此則外方諸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



致此者蓋由執政褊心自用恃寵大言或急于迎合之私或牽於好惡之過輕率無謀而徒為是紛擾也七日倖門太多比見天下邪巫淫僧庸醫謬卜游食末伦及因事亡命無賴之徒往往依庇諸侯王駙馬為其腹心羽翼無位者因之以求進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則假其勢以凌人更因其眾以結黨入則離開宗戚造構事端陷以甘言中以詭計中材以下鮮不為其所惑近如庫庫楚賴發覺之早未及生變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八曰風俗太靡風俗者國家之元氣也方今之俗以偽相高以華相尚以冰蘖為沽譽以脂韋為達時以吹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八

求疵為異能以走勢趨炎為合變順己者雖跖躄而必用逆己者雖夷惠而莫容自非確然有守不顧一世非笑者出而正之則未易善其後也九曰異端太橫今釋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游惰之民為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會不得糠粃以實腹溢糲以益體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歲構某宮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處會不得莖芽撮土以覆頂托足咎世祖嘗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之後奪於眾多之口尋復中止臣嘗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一焉近

者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無因而火天意較然可為明鑒望自今諭諸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尼道士女冠之流移文括會竝勒為民以竟世祖欲行未及之意十日取相之術太寬比聞中外皆曰朝廷近年命相多結寵入狀以自求進自古豈有入狀而為宰相之理望自今有大除拜宜下羣臣會議惟人是論毋以己所好惡上所愛憎者以私去取放選善清所陳止十事歸田也元史本傳列其目亦倫十事今從之養浩言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禍及乃變姓名遁去 冬十月甲辰朔太白經天 戊申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九

率皇太子諸王羣臣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冊寶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 御史臺言江浙省平章烏訥爾遣人從使臣預智密鼎舊作配匪馬丁今改枉道馳驛取賊吏紹興獄中釋之敕臺臣遣官往鞠勿徇私情以吳鼎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任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朱清張瑄既籍沒而民間貨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 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庚申諭曰尚書省事繁



重諸司有才識明達者竝從尚書省選任樞密院御史臺及諸司毋輒奏用違者論罪 辛酉以皇太后受尊號救天下 三寶努言省都官不肖勤恪署事救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間便宐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敘又言故丞相和爾果斯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今則無以為資乞各賜鈔一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為倉制可 壬申晉王伊蘇特穆爾言世祖以張特穆爾所獻地土金銀銅冶賜臣後以成宗拘收諸王所占地土例輸縣官乞回賜從之仍賜鈔賑其部貧民 江浙省言曩者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十

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額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頗有逃亾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錫布鼎言其弟哈巴密及瑪哈們坦實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請以為海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竝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瑪哈們坦實為遙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所設達嚕噶齊一千戶三副千戶二百戶四制可 雲南省左丞相特穆德爾擅

離職守赴都有旨詰問以皇太后旨貸免令復職 詔諭大司農司勸課農桑 十一月庚辰河南水死者給糶漂廬舍者給鈔驗口賑糧兩月免今年租賦 自立尚書省賜予無節遷敘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托克托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給否德賞給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詔濫受宣敕者赴所屬繳納由是奔競之風稍衰 辛巳加托克托為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國公 戊子以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十一

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 尚書省言晉世祖命皇子托歡為鎮南王居揚州今其子老章出入導衛僭竊上儀敕遣官詰問有驗召老章赴闕仍以所僭儀物來上 於南郊以太祖配享從三寶努及司徒田忠良之言也 三寶努等憚皇太子英明謀搖動東宮以托克托之言而止李邦寧揣知三寶努之意言於帝曰陛下富子春秋皇子漸長父倫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帝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 己亥尚書省以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爾斯爾



舊作阿兒 與兄鄭榮祖段叔仁等圖為不軌置獄鞠之  
思爾今改 皆誣服十七人竝棄市籍沒其家中外冤之 十二月  
戊申冀寧路地震 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事何瑋卒贈  
太傅諡文正 是歲太常禮儀院判官張昇出知汝寧  
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逾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  
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  
人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  
昇脫姦宄遣使鞠問卒無蹟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  
對曰事固類姦宄然昇備位郡守為民父母今斥誣訴  
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也乃坐奪俸二月昇平州人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三

至大四年春正月癸酉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 庚  
辰帝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一壬午葬起輦谷  
帝承世祖成宗承平之業慨然欲創制改法而封爵太  
盛多遙授之官錫賚太優泛賞無節至元大德之政於  
是乎變皇太子哀慟不已家令察罕進曰庶民修短尚  
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今天下重器懸于殿下縱  
自苦如宗廟太后何太子輟泣曰曩者大器必命浮屠  
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何如曰發政施仁文王所  
以聖也殿下行之幸甚 皇太子令罷尚書省托克托  
三寶努約蘇寶巴王罷等皆伏誅初太子以托克托等

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  
多爾濟舊作楊朵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之治也  
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臺言托克托等既  
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孟克特穆爾奇  
爾濟蘇烏訥爾等姦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行省平  
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孟克等於海南尋復以行  
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壬子罷城  
中都 召前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少保  
章律舊作張右丞陳天祥尚文劉正左丞郝天挺中丞  
董士珍太子賓客蕭剌參政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三

御史趙君信廉訪使程鉅夫杭州路達嚕噶齊阿哈特  
給傳詣闕 乙未禁百官役軍人營造及守護私第  
丁酉以雲南行省左丞相特們德爾為中書右丞相太  
子詹事鄂勒哲集賢大學士李孟竝為平章政事太子  
用鄂勒哲李孟方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  
有旨召特們德爾赴闕因遂相之 戊戌以塔斯布哈  
為徵政院使 庚子停各處營造 壬寅敕中書凡傳  
旨非親奉者勿行 禁鷹坊馳驛擾民 二月乙巳命  
和林江浙行省依前設左丞相餘省唯置平章二員並  
授執事勿與 戊申罷運江南所印佛經 辛亥罷阿



喇卜丹買賣浙鹽供中政倉羊禁宣政院違制度僧

甲寅還中都所占民田 司徒蕭珍以城中都敬功

民命追奪其符印令有司禁錮之致異元史不載蕭珍復官而延祐三年重修濟源廟碑其結銜仍書大司徒中都雷守嚴冬友以爲珍書其故官錢辛癸以爲珍未久而復官余按元史前後無可考

甲子命平章政事李孟領國子監學諭

證當闕之

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

其德業 敕諸司擅奏除官者毋給宣敕 御史臺言

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

損民請追收所授聖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 罷福建

繡匠河南魚課兩提舉司 丁卯命西番僧非奉聖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四

驛券及無西番宣慰司文牒者勿輒至京師仍戒黃河

津吏驗問禁止 罷總統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

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 罷仁虞院復置鷹坊總管府

庚午立淮安忠武王巴延廟于杭州仍給田供祀事

罷中書左丞相哈喇托克托舊倫康里脫脫今改爲江浙行省

左丞相托克托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或謂杭城舊

有便河通江許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

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陛辭之曰許以便宣行事民

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倫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

如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

成 三月庚寅皇太子即皇帝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

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

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

奏詎知無益遂奏之太子副詹事王約亦言於太保齊

蘇舊倫曲蘇今改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齊蘇入奏帝悟移仗

大明殿即位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管先帝事皇太

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

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逾月授以皇

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

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五

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立者比當稽周漢

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

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

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

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官庶政悉歸中書

命丞相特們德爾平章政事李孟等從新整治可大赦

天下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諸衙門及近侍

人等毋隔越中書奏事諸上事陳言者量加旌擢其僥

倖獻地土并山場窰冶及奇寶之人并禁止諸王駙馬

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賣隨即結價毋困



吾民 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 丁酉敕百司改陞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 己亥寧夏路地震 是月帝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草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縑之微不言於朕毋輒與人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鑄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帝初即位左右咸謂邦寧嘗持異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六

勸先帝自立皇子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賜大都路民年九十者二千三百餘人人帛二匹八十者八千三百餘人人帛一匹 小雲石哈雅為皇子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勳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夏四月丁未以太子少保章律為江浙行省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往民為邦

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 丁巳罷中政院 辛酉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 丁卯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空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悉用曾未再葺其弊滋甚爰各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使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七

者赴行用庫倒換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為用古之道也錢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帝御便殿李孟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又安庶幾天心克享至于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逾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帝諭集賢學士呼圖魯都爾密色曰向召老臣十人所言治政汝其詳譯以進仍諭中書悉心舉行 初尚書省用建言者習獻河汴官民地為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帝即



位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令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  
省方竝緣爲姦田猶未給及太子副詹事王約出爲河  
南右丞至則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更錢鈔法且令  
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不致上  
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以方詔命爲  
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布  
琳濟岱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遂徧行天下 帝如  
上都 五月癸酉遣兵擊八百媳婦陝西侍御史趙世  
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亾失軍旅誅  
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遺寄兵且勿用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六  
也不聽命雲南王及阿固岱率眾討之 丙子命翰林  
國史院纂修先帝實錄及累朝皇后功臣列傳 甲午  
復太常禮儀院爲太常寺 是月禁民捕鴛鴦 六月  
癸卯敕宣政院凡西番軍務必移文樞密院同議以聞  
丁巳敕翰林國史院春秋致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  
歲以爲常 大同路宣寧縣民家產積而死頗類麒麟  
車載以獻左右曰古所謂瑞物也帝曰五穀豐熟百姓  
安業乃爲瑞耳 庚申敕自今諸司白事須殿中侍御  
史在側 甲子上仁惠宣孝皇帝尊諡廟號武宗國語  
曰庫魯克舊倫曲律今改皇帝 己巳衛王阿珠格入見帝諭

省臣曰朕與阿珠格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損  
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  
講阿林特穆爾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  
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秋七月癸未甘州地震大風  
有聲如雷 己亥詔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傳旨  
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  
是月大寧等路隕霜 閏月辛丑命國子祭酒劉廣  
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甲辰帝將還大都太后以秋  
稼方盛勿以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  
止之 樞密院言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吏防守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九  
處僅十有三舊置千戶位輕責重請置隆鎮萬戶府俾  
嚴守備制可 丙午奉武宗神主祔于太廟 戊申封  
李孟秦國公孟咸帝知遇以國事爲己任見當時賜予  
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侈僭擬無章勸帝以人君之柄  
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淡  
見吏僣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  
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  
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孟嘗乘閒請罷政權避賢路帝  
謂之曰朕在位必卿爲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  
勿復言因圖其像命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賜



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 己未詔諭省  
臣曰管世祖注意國學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  
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  
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定式 甲子寧夏地震  
丁卯鄂勒哲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老成日已凋  
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  
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詔自今勿限資格異  
才而賢雖白身亦任之 禁醫人非選試及著籍者毋  
行醫藥 大同宣寧縣雨雹積五寸苗稼盡損 八月  
己巳朔裁京朝諸司員數竝依至元三十年舊額 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辛

近侍庫勒實為戶部尚書 九月丙子安南國王陳益  
稷入見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害朝廷  
因遙授湖廣平章仍與王喬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贖  
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會無所帝謂省臣  
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裔授田如故  
壬子詔改明年元曰皇慶 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  
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阨誕告天下凡非宣索  
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詔止之 是月江陵路  
水漂民居有溺死者 冬十月己巳敕繪武宗御容奉  
安大崇恩福元寺月四上祭 辛未賜大普慶寺金千

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綵緞紗羅布帛萬端田八百  
畝邸舍四百間 丁丑禁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 辛  
巳罷宣政院理問僧人詞訟 壬辰詔收至大銀鈔  
十一月辛丑李孟言世祖朝量入為出恆務撙節故倉  
庫充物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  
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  
需又六七百餘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若此  
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  
悉罷之 戊午禁漢人回回術者出入諸王駙馬及大  
臣家 甲子敕增置京城米肆十所日平糶八百石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七

壬

賑貧民 十二月辛卯遣官監視焚至大銀鈔 乙未  
中書省言世祖立選法陞降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  
無故更代或職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  
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  
偽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者  
一切勿行 命李孟整飭國子監學 遣禮部尚書奈  
瑪台等賫詔往諭安南頒皇慶元年歷日 是月太白  
屢經天 是歲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  
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  
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咸有損壞又湖廣江南



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  
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海運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  
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  
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  
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  
至楊邨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  
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路自劉家洋開洋至撐脚  
沙轉沙嘴至三沙揚子江過區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  
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三

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  
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  
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  
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  
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  
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  
米者後乃責償于運官人船俱溺者始免然視河漕之  
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賜去後帝嘗親御德壽宮湖濱遠望夜涼輟樂等事都其類

元紀十六 起元默困教正月盡旃蒙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諱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順宗

次子武宗母弟也至元二十

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與太后入大都平內難遣使

迎武宗武宗至上都帝與太后往

會之武宗即位詔立帝為皇太子

皇慶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斯布哈曰凡

大臣不法卿等劾奏勿避 癸卯敕諸僧犯姦盜論偽

門訟仍令有司專治之 戊午制諸王設王傅六員其

次設官四員 壬戌陞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

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

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

萬世公論也 帝嘗命道士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

幣道士訟之御史臺近侍譖道士於帝當殺者六人中

丞張珪力辨道士無死罪帝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珪

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乃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

欲自壞其綱乎帝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珪復諫曰

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帝為寬道士罪親

解衣以賜珪既而帝語近臣曰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

中丞也召慰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一



因以御中拭面額納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勿失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於國子監燕京之始平也宣撫使王楸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石鼓列廡下及國子監立以其廟為大都路學至是復徙石鼓於國子監 辛未改安西路為奉元路吉州路為吉安路 壬申以霸州文安縣屯田水患遣官疏浚之 甲戌制定封贈名裔等級 改和林省為嶺北省 賜晉王伊蘇特穆爾舊他也系鐵木兒今改及世祖諸皇子等民戶有差使食其歲賦 己卯八百媳婦獻馴象二 庚寅救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八

二

北省賑闕倉流民兩淮民種荒田者如例納稅 賑運 鄆州饑 詔勉勵學校以國子監虞集言升監丞吳澄為司業與齊履謙同日竝命時號得人澄用程顥學校奏疏胡安國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而履謙以遷去澄亦移病歸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及真州疾作而還學制稍為之廢 三月丁酉朔罷諸王大臣私第營繕 己亥以生日為天壽節 戊申以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達實哈雅為御史大夫 庚申簡

汰大明宮與聖宮宿衛 甲子遣戶部尚書瑪爾經理河南屯田 乙丑命河南省建故丞相阿珠祠堂 初帝元日臨朝謂中書省臣曰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至是約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約首言河南行省丞布琳吉岱勳閹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右司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 夏四月丁卯簡汰控鶴還本籍 以都水監隸大司農寺 庚午命浙東都元帥鄭祐同浙江軍官教練水軍 辛未給鈔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八

三

錠修香山永安寺 癸酉帝如上都 庚寅太白經天 五月丙申朔以中書平章哈克徹舊他合改為中書左丞相江浙行省平章章律舊他改為中書平章政事 壬寅改和林路為和寧路 諸王托克斯哈密實以農時出獵擾民救禁止之自今十月方許出獵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天雨毛 己巳敕李孟博選中外才學之士任翰林 丁亥收罷封贈誠左右守法度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時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故有是敕 秋七月丙午升大司農秩從一品帝諭司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語知



農事者用之 中書參知政事賈鈞以病請告賜鈔給  
安車還鄉 八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許師敬為中書參  
知政事 庚辰帝自上都 辛卯敕雲南省右丞阿  
固岱舊作阿呼等率蒙古兵從雲南王討八百媳婦  
以張珪為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逾嶺以  
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珪曰是徒實之死  
地耳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前死者  
官給樁傳還家從之 徽政院使實勒們舊作失烈請  
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眾  
恐懼承命張珪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四

潞州田二十頃 十一月甲辰捕滄州羣盜阿實達等  
擒之支解以徇 丙午諭六部官毋隔越中書奏事  
庚申占城獻犀象緬國遣使來朝 中書平章政事李  
孟請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勿久留孤  
朕所望十二月孟入朝帝大悅孟因請謝事優詔不允  
請益堅癸亥乃命孟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  
林 癸酉遣使分道決囚 庚辰知樞密院事達實曼  
罷 鷹坊請往河南湖廣括取孔雀珍禽帝以擾民不  
允 丁亥中書省言中書職在總挈綱維比者行省六  
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佗疑咨呈以致文繁事弊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五



入世之道也燧自是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當世爭求其  
文詞無溢美高麗藩王欲求燧詩文燧不與奉詔乃與  
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餘燧即時分散於人一  
無所取或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  
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識過人類如此

皇慶二年春正月丁未以太府卿圖呼魯舊倫忒怒魯今改為

中書右丞相時特們德爾舊倫忒怒魯今改以病去職故以圖

呼魯代之樞密副使張珪為中書平章政事以代李孟

也張珪道園學古錄張珪墓誌銘以珪拜平章政事

在延祐二年此誤也珪在中書請清中書之務在皇

慶二年二月至五月已去位延祐中珪未嘗復出以太

后惡之也安得有延祐二年拜平章之事此蓋以皇慶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八 六

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 召河南行省右丞郝天挺為

御史中丞天挺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

職在擊姦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

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

言 二月壬戌改典內院為中政院秩正二品 己卯

免徵益都饑民所貸官糧二十萬石 各寺修佛事日

用羊九千四百四十救遺舊制易以蔬食 命張珪綱

領國子學 辛巳詔以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

以清中書之務從張珪之請也 丁亥敕外任官應有

公田而無者皆以至元鈔給之 功德使策琳沁等以

佛事奏釋重囚不允 帝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于

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

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三月丙午冊立皇后鴻吉哩

氏 壬子圖呼魯言臣等職專變理去秋至春亢旱民

閒乏食而又隕霜雨毛天文示變皆由臣等不能宣上

恩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

勿復言 教坊使曹耀珠舊倫忒怒魯今改得幸命為禮部尚書

張珪諫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帝曰姑聽其至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八 七

部而去之珪力言不可乃止 皇太后命以特們德爾

為太師以太師萬戶博實參知行省政事張珪言於帝

曰太師輔上道德特們德爾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

外執政帝然之太后聞而怒甚於是實勒們之譖得行

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其略曰先帝即位之

初大事方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奮之太高遂使

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裁

罷會未經歲又復紛然管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是則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濫則日

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



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  
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  
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請自  
今惟大臣可急遷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  
方許超遷以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姦之弊尋出爲河南  
行省平章時河南王布琳濟達舊倫下降吉帶今改爲丞相待以  
師禮由是教化大行未幾卒諡文定 丙辰帝以亢旱  
既久於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 詔敦諭勸課  
農桑 夏四月乙亥帝如上都 丙子高麗國王王璋  
辭位以其世子王壽爲征東行省左丞相封高麗國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八 八

時朝廷欲璋歸國璋無以爲詞請傳位于其子 甲申  
詔遴選賢士纂修國史 乙酉御史臺言富人貪緣特  
旨濫受官爵徵政宜徵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內侍託爲  
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佞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  
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土  
田每歲徵租擾民尤甚請悉革其弊制可 眞定保定  
大寧路饑竝免今年田租之三 安南國貢方物 五  
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太后多寵倖惡張珪持正  
倖臣實勒們等尤嫉之以帝遇之厚未敢遽發至是帝  
由居庸巡上都乃以中旨召珪至宮門下數以違懿旨

之罪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出國門珪子景元掌  
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遠歸帝驚曰  
朕來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擇遣人  
賜珪酒遂拜大司徒珪謝病家居致異張珪之罷本紀  
閱書傳文年月多外  
從表 辛丑以中書右丞哲伯都拉爲平章政事左丞  
巴喇托音爲右丞參知政事阿布哈雅爲左丞參議中  
書省事圖魯哈特穆爾爲參知政事 順德冀寧饑原  
州水賑之 六月己未京師地震癸亥圖呼魯魯等以災  
異乞賜放黜不允 丙寅京師地又震 己卯河東廉  
訪使趙簡請選方正博洽之士任翰林侍讀學士講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八 九

治道以廣聖聽從之 御史臺言比年廉訪司多不悉  
心奉職立令監察御史檢察名實而黜陟之廣海及甘  
肅雲南地遠遷調者憚勿冒往請今後加一等官之制  
可 壬午命監察御史檢察監學官考其殿最 甲申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 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  
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  
祀孔子廟廷 河決陳亳睢州及開封之陳畱縣沒民  
田廬先是命官沿河相視上治河之議而竟未施行故  
有此患 秋七月癸巳以佞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置樵茶批驗所并茶田局官 庚子立長秋寺掌



武宗皇后宮政 壬寅京師地震 己酉改淮東淮西  
道宣慰司為淮東宣慰司以淮西三路隸河南省 敕  
守令勸課農桑勤者陞遷怠者黜降著為令 丁巳太  
白經天 八月戊午朔揚州路崇明州大風海潮泛濫  
漂沒民居 丁卯帝至自上都 庚午以侍御史薛居  
敬為中書參知政事 九月癸巳以宣徽院使鄂勒哲  
知樞密院事 戊申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徒寺旁墜  
冢 京師大旱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  
舉桑林六事以對忤時宰意帝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  
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陝西行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八

十

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佗佛事疎放罪囚  
以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資緣以免實紊典  
常必欲修政以答天遣無有先于此者不報 初世祖  
成宗皆嘗議定科舉制而未及行至是帝與李孟論用  
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  
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  
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  
澹然其言決意行之冬十月丁卯敕中書省議行科舉  
辛未徙崑山州治於太倉昌平縣治於新店 癸未  
以遼陽路之懿州隸遼陽行省復置蒙陰縣隸莒州

乙酉旌表高州民蕭文妻趙氏貞節免其家科差 壬  
寅漢人南人高麗人宿衛分司上都勿給弓矢 甲辰  
行科舉帝使程鉅夫及李孟許師敬議其事鉅夫建言  
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於是今  
鉅夫草詔行之令天下以皇慶二年八月郡縣與其賢  
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於  
廷賜及第出身有差自後率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  
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  
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  
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八

十一

之用而治道可興也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  
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  
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  
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  
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  
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  
非自天降地出豈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  
令求經明行修者身自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俟其  
德化之成庶幾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操履近正而不



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議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愚之徒者延致之日誠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乎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十二月丙子定百官致仕資格 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沈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人引出之葬於鼉鼉蛟龍之腹者比比而有有司名曰烏蠶戶音音至是特旨放免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敬儼俾掾更具烏蠶戶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三

名置冊申解同列皆曰中書咨文無是不可不必也儼曰萬一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皇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儼先見之明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以中書右丞劉正為平章政事帝初政風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遂有是命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變理非其人姦邪蒙蔽民多冤抑感傷和氣所致詔會議平章李孟曰變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呼圖布鼎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臧否時政

可還詰之正言臺省一體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竟如呼圖布鼎言 庚子敕各省平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先以名聞而後致之以江浙行省左丞高昉為中書參知政事 丁未詔改元延祐 庚戌中書省臣圖古勒等以災變乞罷不允 二月戊辰大寧路地震 中書省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古特舊作雍今改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甲戌拜世延參知政事 壬午以哈克繖為中書右丞相與平章李孟監修國史以揭傒斯為國史編修官傒斯富州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三

程鉅夫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至是以鉅夫薦充編修官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書方可名史筆若他人所為直謄吏牘耳 癸未以參知政事高昉為集賢學士 三月戊戌真定保定河間民饑給糧兩月 癸卯暹羅入貢 乙巳以僧人佺佛事擅釋獄囚命中書審察 戊寅帝如上都 己酉敕姦民宮其子為閹宦謀避徭役者罪之 辛亥命參知政事趙世延綱領國子學 癸丑中書平章察罕致仕察罕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目逆之曰白雲先生來也初以病請告暨癸丑朝與李孟入謝帝



口白雲病愈耶頓首對曰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不覺沈疴去體耳帝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察罕天性孝友田宅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放為民者甚眾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 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竝坐法當死帝歎曰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 閏月甲寅朔救減樞密知院冗員 辛酉罷咒僧月給俸 遣人視大都至上都駐蹕之地有侵民田者計畝給直 丁丑畿內饑賑之濟地等路隕霜殺桑果禾苗歸州饑出粟平糶 馬八兒國來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十四

夏四月甲申朔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己酉以特們德爾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右丞相哈克繼言臣非世勳族姓幸逢陛下為宰相如丞相特們德爾練達政體且嘗監修國史請授之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事悉合議之帝然其言令啓皇太后與之印 敕郡縣官勤職者加賜幣帛 立回回國子監 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呼圖魯都爾密實及李孟擇其切要者釋寫以進 五月丁卯賜李孟孝感縣地二十八頃 禁諸王支屬徑取分地租賦以擾民 救嶺北行省瘞陳沒遺骸 戊寅京兆為故儒臣許衡

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 武陵縣霖雨水溢溺死居民漂沒廬舍禾稼膚施縣大風雹損禾并傷畜 六月戊子救內侍今後止授中官勿畀文階 置雲南行省儒學提舉司 甲辰救諸王戚里入覲者宜趁夏時芻牧至上都勿輒入京師有事遣使奏稟 賑衡州等路饑 秋七月庚午命中書省議復封贈 賜晉王伊蘇特穆爾部鈔千錠 詔開下蕃市舶之禁 乙亥會福院越制奏旨除官救自今舉人聽中書可否以聞 渾河隄決淹沒民田發廩賑之 八月戊子帝至自上都 癸卯陞太常寺為太常禮儀院秩正二品 丁未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十五

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死者三百餘人 河南行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驟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耳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濶隄障未及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郵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隄堰所擬不一宜委官按驗從長講議於是命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多爾濟等上白河陰下至陳州與該州縣官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郵河口測量比舊



淺減六尺陳畱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各官議以爲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大河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爲閉塞正及農忙科椿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計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至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常年以小黃口分泄之故竝無衝決此其明驗也陳州最爲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未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柰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邨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六

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愛勢難兩全當遺小就大如免陳邨差稅賑其饑民陳畱通許太康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邨河口仍就通流外當修築月隄并障水隄於是汴梁路所轄州縣河隄或已修治及當疏通與補築者條列奏上不果行 九月己巳復以特們德爾爲中書右丞相哈克繼爲左丞相特們德爾言比聞近侍隔越奏旨者眾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眾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

則徵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唯預買山東河間運司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安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 罷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冬十月乙未敕吏人轉官止從七品在選者降等注授 申飭內侍及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七

司隔越中書奏請之禁及下蕃商販給牒徵稅遣官括淮民所佃閑田不輸稅者從特們德爾請也 庚戌監察御史言請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制可 十一月壬子陞司天臺爲司天監秩正三品賜銀印 戊辰以通政院使蕭拜珠舊任拜爲中書右丞 癸酉敕吏人賊行者黥其面住今改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戊寅特們德爾言比者僚屬及六部諸臣皆晚至早退政務廢弛今後有如此者視其輕重杖責之臣或自惰亦令諸人陳奏帝曰如更不俊即罷不敘 以前中書右丞相圖呼魯知樞密院事



詔檢覈浙西江東江西田稅章律言經理之法世祖  
已行但其間多欺蔽遂遣章律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  
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狃迫貪刻用事富民黠  
吏竝緣為姦樞密副使吳元珪言江南之平幾四十年  
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  
有司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  
福帝曰凡爾軍士之田悉遵舊制時有司以峻法相繩  
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田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  
者汴梁路總管達哈言其弊於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  
十二萬 十二月辛卯禁諸王駙馬權勢之人增價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八

六

鹽 壬辰定官民車服制度帝以市人靡麗相尚僭禮  
費財命中書省定其等第惟蒙古及集賢諸色人不禁  
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己亥敕中書省定議孔子五十  
三代孫當襲封衍聖公者以名聞及元明善為禮部尚  
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代孫思晦當襲封衍聖  
公奏上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  
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  
五百緡 庚子遣官浚揚州惟安等處運河 以翰林  
學士承旨李孟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孟字量宏明材略  
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

當士無貴賤苟有賢者不進不止朝廷賴之 乙巳敕  
經界諸衛屯田 是歲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履謙  
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  
升上齋又必逾再歲始與私試詞理俱優者一分詞平  
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  
選六人以貢三年不通一經者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  
人勵志多文學之士 特們德爾專政一日召刑曹官  
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以久弗治某敢對刑部侍  
郎曹伯啓從容言曰事在赦前竟莫能奪其議宛平尹  
盜官錢特們德爾欲并誅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八

九

啓陽山人也  
延祐二年春正月戊午賑懷孟衛輝饑 丙寅霖雨壞  
渾河隄堰沒民田發卒補之 禁民煉鐵 發卒浚鄆  
州漕河 己巳置大聖壽萬安寺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庚午立行用庫於江陰州 敕以江南行臺賦罰鈔  
賑恆饑民 乙亥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  
陟官吏竝給銀印 特們德爾言天下庶務雖統于中  
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  
李孟左丞阿博哈雅參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  
造作驛傳委平章章律右丞蕭拜珠參政曹從革等領



之詔皆如所請 禁南人典質妻子商販為奴 御史  
臺言比年地震水旱民流盜起皆風憲顧忌失於糾察  
宰臣燮理有所未至或近侍蒙蔽賞罰未當或獄有冤  
濫賦役繁重以致乖和宜與老臣共議所由詔明言其  
事當行者以聞 二月己卯朔會試進士命中書平章  
政事李孟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吳澄楊剛中元明  
善皆與焉於是得人為多進士詣謁養浩皆不納但使  
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奚勞謝為 癸巳太白經  
天 甲午詔禁民轉鬻養子 壬寅辰沅洞蠻突干道  
為寇敕調兵捕之 丙午太白經天 三月乙卯廷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八 二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元紀十七 起旒蒙單閏四月盡著雍  
效昨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延祐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日有會之 辛巳賜進士恩  
榮宴於翰林院 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  
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  
勿援例 敕諸王分地仍以流官為達嚕噶齊各位所  
倂為副達嚕噶齊 命李孟等類集本朝條格俟成書  
間奏頒行 乙巳帝如上都 宣徽院以供尚膳遣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一

獵于歸德敕以其擾民罷之 自特們德爾 舊作鐵木  
迭兒今改 定括田之議遣人分行各省苛急煩擾江西為甚是月  
贛州民蔡五九聚眾亂遠近騷動 放異元史本紀作  
七月蔡五九亂 今從經世大典作四月 五月戊申朔改給各道廉訪  
司銀印 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乙丑秦州成紀  
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  
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救遣官覈驗賑  
恤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之動者由在野  
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甲戌加授宦者中尚卿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六月



戊戌河決鄆州 辛丑以濟寧益都亢旱次省衛士芻粟 贛州賊蔡五九圍寧都焚四關賊趙同知分掠郡邑 秋七月乙卯遣兵捕討蔡五九 甲子江南湖廣道奉使溫迪罕言廉訪使公田多取民租宜復舊制從之 癸酉命特們德爾總宣政院事 是月畿內大雨 鄆州昌平香河寶坻等縣水沒民田廬 八月丙戌官軍擊蔡五九寧都圍解五九益修攻具招集失業之民 勢益張遂陷汀州寧化縣僭稱王號遣江浙行省平章章律等率兵討之 己丑帝至上都 乙未臺臣言蔡五九之變皆由簡智密鼎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三

暴逼抑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廬張頃畝流毒居民請罷經理及冒括田租時臺臣不敢斥言特們德爾建議之非但言有司奉行不善帝悟其弊命罷其役詔下民大悅由是五九之勢漸衰 壬寅增國子生百員歲貢件讀四員 詔江浙行省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旌表貴州達嚕噶齊相元孫妻死節 監察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中丞楊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可左遷昌平令多爾濟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

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有上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多爾濟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旌其直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多爾濟可援例以請多爾濟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多求乎且我為之何以風勵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三

倖者乎 九月丁未章律以括田逼死九人敕吏部尚書王居仁等鞠之 壬戌蔡五九眾潰伏誅餘黨悉平賞軍士討捕功并官死事者子孫 參知政事趙世延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相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為雲南行省右丞陸辭帝特命仍還臺為中丞 冬十月庚辰以淮西廉訪使郭貫為中書參知政事 乙未授白雲宗主沈明仁榮祿大夫司空 丁酉加授特們德爾太師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為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辛未以星變赦天下減免各路



差稅有差丞相哈克繼等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毋憚於改又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修天變可弭也 遼東肅政廉訪使尉遲德誠上疏言事其略曰勞諸王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正諫官以遠讒佞崇科目以求人才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等事不報德誠尋卒 甲戌封武宗子和實拉爲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立帝爲太子命以次傳位於和實拉已而丞相三寶努復勸武宗立其子既乃以哈喇托克托言而止至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四

議立太子特們德爾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迪巴拉舊名碩德又與太后幸臣實勒們舊名什烈請和實拉於兩宮遂有是命又謂哈喇托克托爲武帝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綽和爾實勒們傳兩宮旨諭托克托曰初疑汝親于所事故汝今察汝無它其復還鎮托克托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淡豈敢昧所自乎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十二月庚寅增置平江路行用庫 癸巳命省臣定擬封贈通例俾高下適宜以聞 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隨眾入

山避之盜至限蔽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嚙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賜旌表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案不如程者令下刑部尙書謝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尙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宰相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遲延祐三年春正月乙巳賑漢陽路飢 丙午增置晉王府屬官 以眞定保定游飢禁畋獵 改直沽爲海津鎮 二月丁丑調海口屯儲漢軍隸臨清運糧萬戶府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五

以供轉漕 戊寅賑河間等處飢 庚寅彗滅自去年十一月丙午始見至是乃滅凡百有五日 壬子敕衛輝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史系于四月壬午潛研堂跋尾云元敕封太師忠烈公殷比干廟碑在季春壬子當以碑爲正也今從之 三月甲寅敕中書右丞蕭拜珠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員護送周王和實拉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官屬以遙授中書左丞相圖古勒大司徒鄂爾多中政使尙家努山北遼陽等路蒙古軍萬戶博囉翰林侍講學士嘉理等並常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唐古兵部尙書賽罕巴圖魯爲中尉仍置諮議記室各二員遣就鎮 癸亥帝如



上都 壬申鷹坊博囉等擾民於大同敕拘還所奉璽書 禁天下春時田獵初議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眾以為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奉於位年八十六守敬歷數儀象之學竝為時用其尤濟時者為水利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楛而京師財用饒復三白渠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省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六

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甚緩其言皆有徵驗論者惜其未盡見用云 夏四月癸酉朔以河南流民羣聚渡江所過擾害命行臺廉訪使以見貯贓鈔賑之 橫州猺蠻為寇命湖廣省發兵討捕 已亥以淮東廉訪司簽事苗好謙善課民農桑賜衣一襲 庚子命中書省與御史臺翰林集賢院集議封贈通制著為令 賑遼陽蓋州及南豐州飢 是月前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陳天祥卒於家年八十

文忠 五月庚申以大都留守拜特穆爾為中書平章政事擢中書右丞蕭拜住為平章政事左丞阿爾哈雅為右丞郭貫為左丞參議布哈為參知政事 穆爾之除拜宰相表系于時特們德爾恃勢貪虐兇穢愈甚於是進拜珠為平章稍牽制之 庚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遼陽金銀鐵冶提舉司 賑衡永等路飢 六月乙亥制封孟軻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 丙子融寶柳州猺蠻叛命湖廣行省遣官督兵捕之 丁丑敕凡鞠囚非強盜毋加酷刑 丁酉河決汴梁沒民居發糧賑之 秋七月壬子命御史大夫巴圖托驪整治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七

綱仍降詔宣諭中外 丙寅復以雅克特穆爾舊帖木兒改知樞密院事 八月癸酉以兵部尚書奇達為中書參知政事改異表倫九 已卯帝至自上都 戊戌置織佛像工匠提調所 九月辛丑以中書左丞郭貫為集賢大學士集賢大學士王毅為左丞改異王毅為左丞宰相表倫六 月今從本紀 毅旋出為江浙行省左丞 庚戌陞縉山縣為龍慶州以帝生是縣故也 已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丙寅太白經天 冬十月辛未以江南行省侍御史高昉為中書參知政事改異高昉擢參知政事宰相表倫四年正月今從紀 壬申有事於太廟 壬午河南路地震 甲申敕五臺靈鷲



寺置鐵冶提舉司 乙未禁民有父在者不得私貸人錢及鬻墓木 是月周王和實拉次延安圖古勒尙家努博羅及武宗舊臣哩日舊作釐錫布鼎哈巴勒圖等皆來會嘉琿謀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鎮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構門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哈斯罕爲太師特們德爾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左丞相及嘉琿等至卽與平章政事塔齊爾行臺御史大夫圖魯布舊作脫里中丞托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托歡阿斯罕嘉琿會于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八

中周王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克台等聞周王至咸率眾來附周王至其部與定約束十餘年間邊境寧謐初宣德府人武恪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八國學肄業選爲親王和實拉說書秀才及以周王出鎮恪在行王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此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歸恪遂還大都居陋巷教訓子弟 十一月壬寅命監察御史監治嶺北鈎校錢糧半歲而代 大萬寧寺僧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敕禁止

之 十二月庚午以知樞密院事圖古勒爲陝西行省左丞相 丁亥立皇子碩迪巴拉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后鴻吉哩氏所生也帝以嫡子欲立之碩迪巴拉入謁皇太后固辭曰臣幼無能且有兄宜立兄以臣輔之太后不許遂立爲太子授金寶開府置官屬監察御史馬祖常上言皇太子天賦美姿急宜招延天下碩德雅望文采博通之士朝夕起居以待左右輔養懿美薰陶冲和傳云成王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輔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覩淫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爲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旣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今皇太子春秋鼎盛請建立宮寮覈求名實相副調護羽翼儲闈之才臣僕亦宜精擇不可雜以商賈冗瑣之流天下休戚之源實在於此御史段輔太子詹事郭貫等竝請近賢人擇師傳帝嘉納之 是歲翰林學士承旨陳鉅夫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尙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畱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羣臣飲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集賢學士趙孟頫以鉅夫薦起家帝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九

有司常加存問集賢學士趙孟頫以鉅夫薦起家帝審



顧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至是擢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問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者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帝乃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倫傳之後世此輩嗷嗷何也俄賜鈔五百錠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賜貂鼠衣皇慶中命西僧必蘭納識里繙繹諸梵經典至是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十

延祐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思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惟當省刑簿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乙卯諸王托克托駐雲南擾害軍民以昂輝舊倫按灰今改代之丙辰以知樞密院事鄂勒哲舊倫完者今改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壬戌冀寧路地震 閏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賜鰥寡孤獨鈔減免各路租稅有差 辛卯封拜特穆爾為汾陽王 壬辰賑汴梁等路飢 二月甲辰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 戊申授近侍鄂勒哲布哈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

誥同修國史 乙丑升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賜銀印三月丁卯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亥德安旱免屯田租 戊申達哈遜寇遼吳王多勒達等敗之賜賚有差 乙丑帝夜坐憂旱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珠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省耶蕭拜珠惶愧頃之帝露香默禱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翰林學士承旨圖古勒都爾密實劉庶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阿琳特穆爾編譯之 五月戊寅改太子衛率府為中翊府 壬午黃州高郵真州建寧等處流民羣聚持兵抄掠敕所在有司其傷人及盜者罪之餘竝給糧遣歸 以翰林學士承旨齊勤特穆爾舊赤音帖木兒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以平章烏拜都拉為集賢大學士己丑擢左丞阿爾哈雅為平章政事參政奇塔為右丞高昉為左丞政異齊勤特穆爾等除長幸相表俱倫六月今從本紀 己丑以參議中書省事完珠張思明為參知政事政異元明傳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宰相表於四月張思年六月書張而闕其名即思明也今從紀 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寧違旨獲戾不忍墮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十一

誥同修國史 乙丑升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賜銀印三月丁卯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亥德安旱免屯田租 戊申達哈遜寇遼吳王多勒達等敗之賜賚有差 乙丑帝夜坐憂旱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珠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省耶蕭拜珠惶愧頃之帝露香默禱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翰林學士承旨圖古勒都爾密實劉庶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阿琳特穆爾編譯之 五月戊寅改太子衛率府為中翊府 壬午黃州高郵真州建寧等處流民羣聚持兵抄掠敕所在有司其傷人及盜者罪之餘竝給糧遣歸 以翰林學士承旨齊勤特穆爾舊赤音帖木兒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以平章烏拜都拉為集賢大學士己丑擢左丞阿爾哈雅為平章政事參政奇塔為右丞高昉為左丞政異齊勤特穆爾等除長幸相表俱倫六月今從本紀 己丑以參議中書省事完珠張思明為參知政事政異元明傳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宰相表於四月張思年六月書張而闕其名即思明也今從紀 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寧違旨獲戾不忍墮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



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以爲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六月戊申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罷以左丞相哈克繼爲右丞相特們德爾貪虐口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中丞楊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畱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而多爾濟已廉得其贓鉅萬乃與蕭拜珠及勝奏發其事內外御史共劾奏其桀黠奸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倉郊廟供祀馬受人珠寶之賄動以萬計且既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舊名八爾吉思今改爲之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九

三

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哈瑪特僧格之上四海疾怨已久願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怒詔逮問特們德爾逃匿興聖近侍家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誅其大奴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急徵政近臣以太后旨召多爾濟至宮門責之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爲集賢學士 已酉烏拜都拉復爲中書平章政事 參知政事張思明持法

峭直近臣疾之日構讒間遷工部尙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毋快快乎對曰勤職如初帝嘉歎之旋授宣徽院副使士瞻思明之字也 壬子以工部尙書王桂爲中書參知政事 癸亥禁總攝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毋移文有司 秋七月乙亥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罷孟以衰病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爲翰林學士入侍燕間禮遇尤厚 以江浙行省左丞王毅爲中書平章政事 已丑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 辛卯冀寧路地震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爲婢其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九

三

有司贖之還各部 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畱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八月丙申帝至自上都庚申哈克繼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哈克繼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曾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紀綱可立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竝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必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尙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九月丙寅右丞相哈克繼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相位制以宣徽院使遙授左丞相巴達錫爲中書右丞相哈克繼仍左丞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古

壬辰嶺北地震凡三日 冬十月甲午有事於太廟 戊戌遣御史大夫巴圖參知政事王桂祭陝西嶽鎮名山賑恤秦州被災之民 癸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幸惟朝廷者舊特旨起復者不在禁例制可 十一月己卯復濬揚州運河 壬辰諭諸宿衛入直各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闈入禁中者坐罪大臣許從二人它官一人門者譏其出入 十二月丁酉復廣州采金銀珠子都提舉司 饒州路大飢米價翔踊總管王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江浙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

會未報輒于下等減價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怒其專擅都中日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會行省左右司都事王克敬言于其丞相曰鄱陽去此甚遠比待報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乃得免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 江浙行省遣王克敬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有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圭

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者吳人從軍征日本陷于倭者及是從至中國訴于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耶脫有憂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 延祐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 丙子安南來貢 乙酉敕諸王位下民在大都者與民均役 丁亥會試進士 是月召前中書右丞尙文爲太子詹事 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鄂囉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頴潁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值霖雨水溢倉猝何以防禦



方今農隙宜爲講究使水歸故道達于江淮不惟陳穎之民得遂其生而汴城亦可恃以無患詔都水監與汴梁路分監修治以二月興工至三月而畢以眞定路總管曹伯啓爲司農丞命至江浙議鹽法伯啓既至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資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著爲令二月癸巳朔日有倉之 和寧路地震 丁酉秦州秦安縣山崩 戊申建鹿頂殿于文德殿後 辛亥敕杭州守臣春秋祭淮安忠武王巴延祠 乙卯命中書省汰不急之役 敕上都諸寺權豪商販貨物竝輸稅課 戊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六

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麪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三月辛酉尙文入見年八十二奏晉顧太保庫春而目之曰此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論曰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皇太子托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此朕意也文見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 戊辰廷試進士賜呼圖達勒霍希賢

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 癸未命晉王伊蘇特穆爾賑遼東貧民 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乙酉御史臺言諸司近侍隔越中書聞奏者請如舊制論罪從之 曹伯啓擢南臺治書侍御史上言揚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今愬冤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伯啓俄去位 夏四月己亥耽羅捕獵戶成金等爲寇敕征東行省督兵捕之 庚戌免懷孟河南南陽居民所輸陝西鹽課時解州鹽池爲水所壞命懷孟等處食陝西紅鹽後以地遠改食滄鹽而仍輸課陝西民不堪命故免之 甲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七

本紀于是日書以干勢史彌竝爲中書平章政事表不書疑紀有訛字今闕之以侍御史敬儼爲中書參知政事儼初爲侍御史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命丞相樞密其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卽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曰事非由汝其復位至是拜參政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裔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爲言乃奏悉追奪之著爲令 戊午帝如上都 五月丁卯以御史中丞伊拉齊舊作赤今改爲中書右丞改異本紀作伊拉齊爲左丞相以表考之乃左丞也



但表較紀遲一月耳紀誤衍相字 壬申監察御史高比年名爵旨監

太尉司徒國公接迹於朝皆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

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

無功于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勳業

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從之 癸酉遣官分道減

杖笞以下罪 巳卯德慶路地震 鞏昌隴西縣大雨

南土山崩壓死居民給糧賑之 太子詹事尙文以年

老不受俸帝慰留之仍諭其盡言教太子尋謝病歸

六月辛卯御史臺言管道章律等經理江浙江西河南

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旨俟三年徵租今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九 六

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視舊例減半

徵之 乙巳術者趙子玉等七人伏誅時衛王阿穆爾

克舊倫阿木哥今改以罪貶高麗子玉言於王傅司馬曹圖卜

台舊倫曹脫不台今改等曰阿穆爾克名應圖識于是潛謀備兵

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穆爾克至大都俟時而

發行次利津縣事覺誅之 西番土寇倫亂敕甘肅省

調兵捕之 以宣政院副使張思明為西京宣慰使嶺

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為變思明威惠並行邊境乃

安因條上和林運糧不便十二事帝勞以端視上尊

秋七月壬申御史中丞魏商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

舊儒敷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

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制可之 諸王布里

雅敦之牧諸王額森實列吉及衛士多岱巴圖坐持兩

端不助官軍進討敕流額森江西實列吉湖廣多岱衛

州巴圖潭州 癸酉拘衛王阿穆爾克王傅印 壬午

罷河南行省左丞陳英等所括民田止如舊例輸稅

戊子鞏昌路寧遠縣山崩 加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

忠節清烈公 八月庚子帝至上都 是月伏羌縣

山崩秦州成紀縣暴雨山崩朽壤墳起覆沒畜產 九

月癸亥大司農邁珠舊倫員住今改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十九 九

桑圖說帝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 丁卯以中書右丞

伊拉齊為中書平章政事左丞高昉為右丞參知政事

完珠為左丞吏部尙書雅濟格舊倫完只干今改為參知政事

致異宰相表倫十月今從紀甲戌以倫佛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

十三人 巳卯以江浙行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

朝臣 丁亥立行宣政院於杭州設官八員 大同路

金城縣大雨雹 先是播州南寧長官洛麼倫亂思州

守臣招諭之冬十月巳丑洛麼遣人以方物入貢 癸

巳改中翊府為羽林親軍都指揮使司 甲午有事於

太廟 癸丑贛州路雲都縣里胥劉景周以有司徵括



田新租聚眾倫亂赦免徵新租招諭之 十一月丁卯  
用監察御史柰曼台舊作乃蠻等言追奪建康富民王  
訓等白身濫受宣敕仍禁冒籍貫宿衛及巧受遠方職  
官不赴任求別調者隱匿不自首者罪之 癸未敕增  
江西茶運司茶課初世祖時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  
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  
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  
合哩鼎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復  
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  
充其半餘皆酷取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使得以專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九

干

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  
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十二月辛亥置  
重慶路江津巴縣屯田省成都歲漕萬二千石 是歲  
中書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齊諾乞致仕許之仍給  
半俸終其身齊諾退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煙山  
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  
供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  
十一謚景憲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元紀十八 起居維協治正月盡上  
章居維十二月凡二年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延祐六年春正月丁巳朔暹羅來貢方物 丁卯敕福  
建兩廣雲南甘肅四川軍官致仕還家官給驛傳如民  
官例 戊辰賑晉王部貧民 甲戌監察御史富珠哩  
魯魯今改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  
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厚重者為師保資贊俾盡心  
輔導以廣緝熙之學神嘗以御史巡按淮東淮東憲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一

惟尚刑多致獄具神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  
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凡以吏進者例降二  
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神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  
若一概屈抑恐非持平之議請以吏進者宜止於五品  
詔復舊制其犯賊者止從七品著為令 己卯廣東南  
思新州徭賊龍郎庚等為寇命江西行省發兵捕之  
帝謂達嚕噶齊瑪嚕舊作札魯忽曰凡人命所繫其詳  
閱獄詞事無大小必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省臺臣  
集議以聞又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  
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恆懼不能



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有會之改釋奠於中丁祀社稷於中戊 丁酉雲南閣里愛俄永昌蒲蠻阿八刺等竝為寇命雲南省從宜勦捕 乙巳敕諸司不由中書奏官而輒署事者罷之 三月丁巳以天壽節釋重囚一人 辛酉以御史中丞圖圖哈為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 已巳敕諸王駙馬宗姻諸事依舊制領于內八府勿徑移文中書 免大都上都興和大小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二

同今歲租稅 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言雲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位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制可之 庚子帝如上都 以前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舊倫鐵木迭兒今改為太子太師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劾其逞私蠹政難居師保之任帝以皇太后故終不用其言又嘗以臺事問集賢學士楊多爾濟舊倫朵兒只今改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問所念者德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帝亦不能用 五月揚州火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辛丑置河南田賦總管府隸內史府 戊申置勇校署以角觚者隸之 庚戌大同縣雨雹大如雞卵詔以駝馬牛羊分給朔方蒙古民戍守邊徼者俾牧養蕃息以自贍仍議興屯田 癸丑以羽林親軍萬人隸東宮 丁丑以濟寧等路大水遣官閱視其民之貧者賑之仍開河泊禁聽民采食 秋七月丙辰緬國遣人來覲 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唐興州賜璽書招諭之 壬戌東宮增軍萬人置右衛率府 丁卯諭江西官吏豪民勿阻撓茶課 甲戌皇姊大長公主佗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守臣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三

阿縱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 八月甲申以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張思明為中書參知政事先是左丞相哈克舊倫台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耶曰非也近臣有撓政者耶曰無有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哈克繼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召用之庚子元史宰相表張思明拜參知政事在閏八月今從本紀作八月蓋八月召用閏月始上耳 庚子帝至上都張思明謁見于道帝曰卿向不負朕注委故因哈克繼言復起用汝 是月伏羌縣山崩閏月甲子浚會通河 癸酉敕諸司有受命不之官



及選煩劇託故去職者奪其宣敕 九月甲申以奇徹  
商爲中書參知政事 癸巳以佗佛事釋大倅囚七人  
流以下囚六人 戊戌增海漕十萬石 癸卯御史臺  
言比者官以倖求罪以賂免請凡內外官非勲舊有資  
望者不許驟陞諸犯賊罪已款伏及當鞫而幸免者悉  
付原問官以竟其罪其貪汙受刑奪職不敘者實緣近  
侍出入內庭覬倖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詔四  
宿衛嘗受刑者勿令造內庭 浚鎮江練湖以圍田日  
多致水泛溢也 賑濟寧等路飢 冬十月乙卯中書  
省言白雲宗統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四  
十萬人私路近侍收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  
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帝曰朕知沈明仁奸  
惡其嚴鞫之 戊午授皇太子玉冊 辛酉以達魯噶  
齊特穆爾布哈爲御史大夫 癸亥上都民飢發官粟  
萬石減價賑糶 己卯浚通會河 十一月辛卯木邦  
路帶邦爲寇敕雲南省招捕之 庚子中書省言曩賜  
諸王阿濟吉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畋獵廩膳毋取  
諸民今其部阿嚕呼等出獵恣索于民且爲奸事宜令  
宗正府刑部訊鞫之以正典刑制可之 禁民匿蒙古  
軍亡奴 帝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爲本比聞百姓

疾苦銜冤者服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察以聞 翰  
林學士承旨趙孟頫乞致仕南歸帝遣使賜衣幣促之  
還朝以疾辭不起 賑河間飢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  
子參決國政太子謂中書省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  
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亦當洗心滌慮恪勤乃職勿  
有隳壞以貽君父憂也帝亦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  
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  
遊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魯特穆爾  
曰臣聞晉所謂太上皇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  
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天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五  
足慕哉 壬申平章政事王毅以親解職從之仍賜其  
父幣帛 癸酉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  
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幣帛可不徧  
及耶 是月封宋儒周惇頤爲道國公 帝嘗謂左右  
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耳遂以集爲翰林待  
制兼國史院編修集尋以憂歸伯生集之字也  
延祐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帝齋居損膳輟朝  
賀 壬午御史臺言比賜布兩罕鼎山場鄂勒哲布哈  
海船稅會計其鈔皆數十萬錠諸王軍民貧乏者所賜  
未嘗若是苟不撙節漸致帑藏虛竭民益困矣中書省



臣進曰臺臣所言良是若非振理朝綱法度愈壞臣等乞賜罷黜選任賢者帝曰卿等不必言其各其乃事

辛卯江浙行省丞相赫魯舊作黑言白雲僧沈明仁擅

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已辭伏今遣其

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江浙併治其罪

從之 丁亥帝不豫皇太子憂形于色夜則焚香祈告

於天曰至尊以仁慈御世庶績順成四海清晏天何遽

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辛丑帝崩于

先天宮年三十六太子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歎一

粥癸卯葬起輦谷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六

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大在位七年

不事遊畋不喜征伐尊賢重士待宗戚勲舊始終有禮

有司奏大辟母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

云 甲辰中書右丞相巴達錫罷太子太師特們德爾

以皇太后命復入中書為右丞相參議中書省事韓若

愚廉勤稱職特們德爾初為相時以其不附已欲羅織

以事而不得遂至是復相乃詎若愚以罪請殺之皇太

子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 丙午遣使分諭內

外刑獄 戊申汰知樞密院四員 禁巫祝日者交通

宗戚大官 二月壬子罷造永福寺 賑大同豐州諸

驛飢 以江浙行省左丞相赫魯為中書平章政事

戊午祭社稷 建御容殿于永福寺 汰富民竄名宿

衛者給役蒙古諸驛 辛酉中書平章政事齊勒特穆

爾御史大夫托歡竝罷為集賢大學士 甲子特們德

爾阿克繼請捕逮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赴京特

們德爾以世延嘗劾奏其罪惡十三事銳意報復屬其

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索哈爾哈呼舊作哥益爾誣告

世延罪逮世延置對且使諷世延啗以美官令告引同

時異已者世延不旨從行至夔州遇赦以疾抵荆門就

醫特們德爾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煨煉成獄會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七

旨事經赦原者勿復問乃已 參議中書省事奇勒監

坐醫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

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丙寅以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趙世榮為中書平章政

事江西行省右丞穆布喇為中書右丞參知政事張思

明為中書左丞中書左丞完珠罷為嶺北行省右丞

白雲宗攝沈明仁以不法坐罪詔籍江南官為白雲僧

者為民 己巳修鎮雷佛事於京城四門 辛未括民

間係官山場河泊寨治廬舍 癸酉括勘崇祥院地其

官以官地獻者追其直以民地獻者歸其主 丙子定



京城環衛要番法準五衛漢軍處例 丁丑特們德爾以李孟初不附已奪其秦國爵及前後制命仆其先墓碑 戊寅中書平章政事烏巴都拉罷為甘肅行省平章政事阿里哈雅罷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特們德爾怨集賢學士楊多爾濟前為中丞時發其奸賊專制等罪而平章政事蕭拜珠在中書牽制其所為於是矯皇太后旨召多爾濟蕭拜珠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寶勒們御史大夫圖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請殺之皇太子曰人命至重續資治通鑑卷二百 八

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丞相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特們德爾乃止 徽政院使寶勒們以皇太后命請更朝官皇太子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子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鄂勒哲布哈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問曰所賜為誰對曰左丞相哈克撒所得為多太子曰予嘗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哈克撒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耶遂出鄂勒哲布哈為湖南宣慰使 三月辛巳以中書禮部領教坊司 壬午賑陳州嘉定州飢 瓜哇入貢 戊子征諸王駙馬流竄者給侍從遣就分邑 庚寅皇太子即皇帝位詔赦天下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壬辰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賀于典聖宮特們德爾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初太皇太后以周王和實拉少時有英氣而帝稍柔懦諸羣小亦以立和實拉必不利於已遂定策帝既即位太皇太后來賀帝毅然見於色太后退而悔曰我不擬養此兒耶 敕羣臣超授散官朝會毋越班 戊戌汰上都留守司留守五員 定吏員秩止從七品如前制 辛丑禁擅奏聖書 壬寅降前



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為集賢侍講學士特們德爾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特們德爾于巴爾濟

蘇舊倫八兒曰爾輩謂孟不肖為是官今何如由是議

不得行 御史臺請詔諭百司以肅臺綱帝曰卿等但

守職盡言善則朕當服行否亦不汝罪也 甲辰詔中

外毋沮議特們德爾 敕罷醫卜工匠任子其藝精絕

者擇用之 丙午有事于南郊夏四月庚戌有事於太

廟告即位也 罷行中書省丞相河南湖廣遼陽並降

為平章政事惟征東行省丞相高麗王不降 乙卯罷

回國子監 戊午祀社稷 己未紹慶路洞蠻為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十

命四川行省捕之 祭道甲神於香山 命平章政事

王毅等徵理在京諸倉庫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

諸路歲貢幣帛稍紕謬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

竝佗矣 以太常禮儀院使拜珠舊倫拜為中書平章

政事拜珠安圖舊倫安圖也閱遠端亮有祖風襲宿衛

長延祐中拜太常禮儀院使拜珠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

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叩拜珠微笑曰公

試言之國朝何事不合典故同官不能對太常事簡每

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

倦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于學問有本

施于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帝在東宮問宿

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珠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珠謂

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

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及即位遂

有是命 壬戌特們德爾請參決政務禁諸臣毋隔越

擅奏從之 乙丑大行皇帝器卒哭倫佛事七日 丙

寅周王和寶拉長子托驪特穆爾舊倫安圖帖生明史

袁忠徹傳著有符臺外集載元順帝為國子符臺外

集蓋本於庚申外史也據庚申外史云瀛國為僧白塔

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魁王者因塔遊至其寺憐

國公年老且孤詣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

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

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十

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曰無有因問之則曰今

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即求為子并其母以

歸必當時相傳有此言故後來文宗據以下詔書耳

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歸交合尊情頗濃合身之

妻夜生子明宗隔闌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子皇考崩

時年甫童亦詠其事也其詩頗近委巷俚語之談其後

文宗崩中外推戴順帝無異詞則文宗之詔為不 戊

辰帝如上都 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及仁宗崩無

室可耐乃權結綵殿於武宗室前以奉神主帝召禮官

集議太常儀禮院經歷曹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

宜以今室為寢當更營大殿於前為十五室帝嘉其議

授翰林待制 戊寅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

朕登大位不問卿等進賢而為人進帶是誘朕也其還



之 五月己卯朔禁僧馳驛仍收元給璽書 庚辰嚴上都留守賀勝勝與特們德爾居同巷惡其奸惡且雌薄不修絕不通問復與楊多爾濟發其贓罪特們德爾恚甚乃奏其便服迎詔為大不敬棄市籍其家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於屍旁甚哀 己丑中書左丞相阿克繼罷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珠為左丞相並喇呼舊作乃刺達斯哈雅舊作塔失並為中書平章政事濟爾哈朗為參知政事特們德爾恃其權寵乘間肆毒毘毗之私無不報復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以拜珠為左丞相委以心腹特們德爾漸見疎外矣 辛卯中書參知政事奇徹舊作欽能為集賢學士 遣使權廣東番貨 壬辰和林民間海瘞殍死者三千餘人旌其門 乙未上聖文欽孝皇帝尊謚廟號仁宗國語曰布延圖舊作普顏皇帝 戊戌有告嶺北平章政事阿克繼中書平章政事赫魯及御史大夫圖卜台徵政使實勒們等與故約蘇穆爾妻伊呼薩巴謀廢立者帝御穆清閣召拜珠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速施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率衛士擒斬之籍其家餘黨皆伏誅先是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三

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為之壅滯拜珠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更無容奸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嘗論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珠不汝恕也 追封隴西公汪世顯為隴右王 辛丑以知樞密院事特穆爾托舊作鐵木為中書平章政事 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參獸之費 甲辰以誅阿克繼赫魯賀勝等詔天下勝死非其罪而詔書與諸逆並言時猶為特們德爾所蔽也 丙午捕伊呼薩巴子江浙平章瑪魯仍籍其家 丁未封汪沁舊作王為雲南王往鎮其地 以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三 賀勝實勒們阿克繼家貲田宅賜特們德爾等 六月己酉流徵政院使密錫實于金剛山 以托實哈實勒們所奪人畜產歸其主 甲寅前太子詹事綽和爾伏誅 京師疫倫佛事千萬壽山 戊午罷徵政院 廣東采珠提舉司能以有司領其事 庚申賜角觝者百二十人鈔各千貫 壬戌敕諸使人京者大事五日小事三日遣還 是夜月食既 乙丑新倫太祖幄殿時僧徒橫甚有司無敢詰難者蓋屋僧圓明以燒香受戒私相煽惑從者日眾遂自稱皇帝眾呼萬歲約以孟秋五日攻奉元路秋七月丁丑朔陝西參政多爾濟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三



兵捕之圓明遜去逾月始就擒斬之

夜黑元史英宗紀至治元年十月辛卯朔妖僧圓明等伏誅而經世大典以爲延祐年事其略云高僧明和尙就扶風糾合蘇子榮等五十餘人各執桑木符持二劍祀星斗位爲皇帝呼萬歲

蓋屋人來燒香者姓名唐古借建禪庵小高山秋池遊七月五日攻奉元路舉事六月二十九日扶風人告變官軍捕之唐古借提劍夜二更欲出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雞鳴時復回庵七月一日陝西參政以兵捕賊唐古借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黨西循秦嶺走久之棄偽印章內八月五日官軍追及執妙師等九日擒年也元修經世大典去延祐時較近視明甲申車駕

將北幸調左右翊軍赴北邊浚井以知樞密院事瑪噶

哈坦竝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 壬辰遣扈從諸營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古

大都禁踐民禾 安南內附人陳巖言其國貢使多爲

覘伺敕湖廣行省汰遣之 丙申中書平章政事解喇

呼罷 禁獻珍寶製袞冕 庚子以江南行御史臺中

丞廉恂爲中書平章政事恂希憲之子也

夜黑元史辛相表倫十一

月今從本紀又表倫廉穆濟商哈雅即 辛丑晉王伊

恂之小字也舊倫米只兒海牙今改

蘇特穆爾遣使以地七千頃歸朝廷請有司徵其租歲

給糧鈔從之 是月汴梁路言榮澤縣河決塔海莊隄

十步餘橫隄兩重復決數處又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

決二處詔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 八月丁未朔

嶺北省臣實都坐以官錢犒軍免官詔復其職 丙辰

附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莊懿慈聖皇后于太廟特們德

爾攝太尉奉玉冊行事 戊午特們德爾復誣趙世延

以違詔不敬下之獄請寘極刑并究省臺諸臣不允帝

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特們德爾必欲寘趙世延于

死地此殆報怨耳朕素聞其忠良故毋奏不納左右咸

稱萬歲 丁卯宮人官努坐用日者請太皇太后崇星

杖之籍其資 托期瑪部宜慰使尹琳沁坐違制不發

兵杖流紉爾干地 九月甲申建壽安山寺給鈔千萬

貫 禁五臺山樵采 庚子常德澧州洞蠻合諸洞爲

寇命土官追捕之 甲辰遣瑪薩曼等使占城真臘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古

牙門索馴象 以廩藏不充停諸王所部歲給 冬十

月丁未時享太廟 庚戌將倫院使伊蘇坐董製珠衣

怠工杖之籍其家 丁巳酉陽錄儂洞蠻田謀遠爲寇

命守臣招捕之 戊午帝至上都詔太常院曰朕將

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集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

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 庚申敕

譯佛書 乙丑幸大護國仁王寺帝師請以醮八兒監

藏爲土番宣慰使都元帥從之 丁卯爲皇后倫鹿頂

殿於上都 庚午命拜珠督造壽安山寺 十一月丙

子朔帝御齋宮丁丑恭詣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



至仁宗室卽獻欵流涕左右莫不感動 甲申敕翰林  
國史院纂修仁宗實錄 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帕克斯  
巴舊作八思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甲辰特們德爾  
言和市織幣薄惡由董事者不謹請免右丞高昉等官  
仍令郡縣更造徵其元直不允 十二月乙巳朔詔以  
明年爲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包銀五分免大都  
上都興和三路差稅二年優復煮鹽煉鐵等戶二年開  
燕南山東河泊之禁聽民采取命官家屬流落邊遠者  
有司給資遣之其子女典鬻與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  
史廉訪司歲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偉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六

使吾民重固 辛酉倫延春閣後殿 乙丑祭星于回  
回司天監四十晝夜 丙寅修祕密佛事于延春閣  
丁卯特們德爾拜珠言比者詔內外言得失今上封事  
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再入奏聞帝曰言事者  
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訟者則禁之 給武宗皇  
后鈔七十五萬貫 己巳敕罷明年二月八日迎佛  
以江南浙西道廉訪使薛處敬爲中書參知政事 辛  
未拜珠進鹵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百人耗財乃  
定大駕爲三千二百人法駕二千五百人 上思州播  
結交趾寇忠州 癸酉帝聞賀勝母老憫之以所籍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七

長策可以濟世安民者實封上之士有隱居行義明治  
體不求聞達者有司具狀以聞 丁未播州蠻蠻的羊  
籠等內附 庚戌鑄銅爲佛像置玉德殿 癸丑以天  
壽節預遣使修醮于龍虎山 乙卯率百官奉玉冊玉  
寶加上太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  
德泰寧福慶徽文崇祐太皇太后 翰林學士呼圖魯  
都勒譯進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  
萬貫以印本頒賜羣臣 河南饑帝問其故羣臣莫能  
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失  
人致陰陽不和灾害游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



元其價圖沁布哈復持不可於是怨之者眾及帝即位  
特德爾擅政特克實竟請成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

太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元紀十九 元重光元年正月盡昭陽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

諱碩迪巴拉仁宗嫡子也母

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

延祐三年十二月丁亥立為皇太子六年十月戊午命參決庶務

至治元年春正月丁丑修佛事於文德殿 甲申召高

麗王王璋赴上都 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以左丞相

拜珠亞獻知樞密院事圖哲伯終獻自世祖建太廟以

來歷十四年未行親享之禮拜珠乃言曰古云禮樂百

年而後興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教有司上親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太室儀注至是禮畢詔羣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

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廷臣

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

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命中書陳俊宜事行之

丁亥帝欲結絲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參議中書省

事張養浩上疏於左丞相拜珠拜珠謂當進諫即袖其

疏入奏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間閣之

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遠尤當戒慎今燈山

之構臣以為所翫者小所係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

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樂近為戒帝覽而喜曰非

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樂近為戒帝覽而喜曰非

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樂近為戒帝覽而喜曰非



張希孟不敢言違命罷之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自  
今朕凡有過豈特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以旌  
其直 二月戊申改中祔成衛爲忠翊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司 巳酉倫仁宗神御殿於普慶寺 辛亥調軍  
三千五百人修上都華嚴寺 大永福寺成賜金銀鈔  
幣 丁巳畋於柳林敕更造行宮 壽安山寺役甚急  
監察御史索約勒舊倫鎮兒今改哈迪密實舊倫哈的與同  
列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爲東倫方始而興  
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  
築奏入帝怒初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冒出內帑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二

六百萬貫丞相特們德爾分取其半御史發其奸由是  
疾忌臺諫治書侍御史索諾木舊倫鎮南今改特們德爾之子  
也至是密奏曰彼宿衛舊臣間事有不便弗即入白而  
訓上以揚巳之直大不敬帝乃殺索約勒哈迪密實與  
觀音保杖柱謙亨黜之竄紐爾干舊倫奴兒干今改地二人始  
亦不測而特們德爾方引左丞張思明爲已助思明爲  
言於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以來未嘗殺諫臣成  
季旣屬吏當論法二人由是得輕典 丁卯以僧法洪  
爲釋源宗主授司徒 罷先朝傳旨濫選者 三月丙  
子建帝師帕克斯巴寺於京師 丁丑發民兵疏小直

沽白河 庚辰廷試進士賜泰布哈宋本等六十四人  
及第出身 辛巳帝如上都拜珠從至察罕諾爾帝以  
行宮制度卑隘欲廣之拜珠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  
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  
失民望帝乃止帝嘗謂拜珠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  
祖穆呼哩從太祖開拓土宇安圖相世祖克成善治也  
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珠再拜曰陛下委  
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  
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耳 壬午  
遣咒師多爾濟往牙濟班十二國取佛經 癸未製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三

服珠袈裟 甲申敕纂修仁宗實錄后妃功臣傳 乙  
酉寶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成置大內香殿 益壽安  
山造寺役軍 巳丑大同路麒麟生 巳亥宦者博羅  
特穆爾坐罪流紐爾干地 辛丑以特實克爲御史大  
夫佩金符領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帝嘗謂特實克  
曰徽政雖隸太皇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  
令御史檢覈 夏四月巳未造象駕金脊殿 戊辰敕  
賜特們德爾父祖碑 命宦者博羅台爲太常署令太  
常官言刑人難與大祭遂罷之 五月丙子毀上都回  
寺以其地營帝師殿 壬午遷武宗子親王圖卜特



穆爾舊作圖帖於瓊州時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搆骨

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耀珠舊作咬告托歡微

爾等交通親王於是徒圖卜特穆爾遠居海南因禁日

者勿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辛卯

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 倫行殿於縉山流

杯池 乙未命世家子弟成童者入國學 辛丑太常

禮儀院進太廟制圖御史翰林太常臣集議以為前代

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

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

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四

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

今殿為寢別倫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

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帝稱善期以來歲

營之 六月癸卯朔日有會之 倫金浮屠於上都藏

佛舍利 乙卯以特們德爾領宣政院事 丁巳以前

中書參知政事敬儼為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儼告病家

居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

接見至是聞命堅辭不赴 辛酉太白經天 趙宏祚

等言事勒歸田里仍禁妄言時政 己巳渾河溢被災

者二萬三千五百戶 秋七月戊寅通州潞縣榆隴水

決 庚辰漳沱河及巨馬河溢 邵陽道士劉志先以

妖術謀亂命樞密院判官章台捕之 乙酉大雨渾河

隄決 丙申禁服色踰制 庚子修上都城 八月壬

寅修大都城 戊申上都鹿頂殿成 庚戌以軍士貧

乏道知樞密院事特們布哈整治仍詔論中外有敢擾

害者罪之 乙卯中書平章政事特穆爾圖舊作鐵木

罷為上都留守 壬戌帝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

京師帝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為本朕遲留蓋欲馬

得芻牧民得刈獲一舉兩得何畏乎寒 雷州路海康

遂溪二縣海水溢壞民田四千餘頃免其租 秦州成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五

紀縣山崩 九月壬辰中書平章政事塔斯哈雅坐受

賊杖免 丁酉帝至上都 庚子安陸府漢水溢壞

民田賑之 冬十月辛丑朔修佛事於大內 庚戌親

享太廟以中書左丞相拜珠亞獻御史大夫特實克終

獻 壬子拜珠獻嘉禾兩莖同穗 癸丑敕翰林集賢

官年七十者毋致仕 延祐間朔漠大風羊馬駝畜盡

死蒙古人民流散以子女鬻於回回漢人為奴婢拜珠

以興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恤請立宗仁衛統之命

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詔從之且令給子女冬衣

禁中書掾曹毋洩機事 己巳遣雅克特穆爾巡邊雅



克特穆爾綽和爾第三子也時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  
十一月乙亥幸大護國仁王寺 戊寅羣臣上尊號  
曰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已卯詔天下拜珠  
請釋囚不允 庚辰益壽安山寺役卒三千人 辛巳  
命御史大夫特實克領左右阿蘇衛初世祖立阿蘇巴  
圖達嚕噶齊後招集阿蘇軍三千七百餘人扈從車駕  
掌宿衛禁城兼營湖河蘇沽兩州屯田併供給軍儲本  
隸前後二衛武宗至大初始改立左右衛阿蘇親軍都  
指揮使司至是以特實克領之 丙申敕立故丞相安  
圖碑於保定新城取異元文類載元明善所撰碑文云  
碑建大都良鄉之通達與元史倫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六

城者微異錢辛楨曰初擬立石良鄉後乃定於新城也  
其地名高碑店蓋以碑得名距涿州三十里實新城西  
北 右丞相特們德爾廣樹朋黨凡不附已者必以事  
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失陷  
欲奏誅之左丞相拜珠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  
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特們德爾  
忌拜珠方正毋與其黨密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間  
以告且請備之拜珠曰我祖宗爲國元勳世篤忠貞百  
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益以此耳大臣協和國之  
利也今以右相讐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  
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

已死生禍福天寶鑒之汝輩勿復言至是奉詔往新城  
爲其祖立碑特們德爾久稱疾聞拜珠行將出蒞省事  
入朝至內門帝道蘇蘇舊倫速  
速今改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  
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而還 辛丑立伊奇哩  
舊倫亦啓  
烈今改氏爲皇后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  
持節授玉冊玉寶 庚戌倫太廟正殿 甲寅幸西僧  
灌頂寺 疏玉泉河 甲子命帝師往西番受具足戒  
賜金千三百五十兩銀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  
萬貫 以諸王錫濟伯使者數入朝發兵守北口及盧  
溝橋 乙丑置中瑞司冶銅五十萬勛倫壽安山寺佛  
像 特們德爾雖家居其黨布列朝中事必稟於其家  
以拜珠故不得大肆其奸百計傾之終不能遂在京倉  
曹管庫之職歲終例應注代時左丞張思明稱疾不出  
眾皆顧望拜珠以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  
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  
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珠曰汝爲賣官之計耳道人善  
慰思明思明乃出共畢銓事 是歲集賢侍講學士李  
孟卒孟既罷政左遷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於  
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何以報稱帝聞而善  
之恩意稍加及卒御史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贈舊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七



德翊戴輔治功臣進封魏國公諡文忠 樞密院副

使吳元珪與知樞密院事特穆爾布哈上軍民之政十

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

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

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嫡嗣而支庶不可有

所亂帝竝嘉納詔施行之 以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星

吉為監察御史星吉河西人少給事仁宗濟邸以精敏

稱故帝擢用之在臺中直聲大著

至治二年春正月庚午廣太廟 甲戌禁漢人執兵器

出獵及習武藝 丁丑親祀太廟始備法駕設黃麾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八

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左丞相拜珠攝太

尉以從帝願拜珠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

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

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

素習中外肅然叫曰還宮拜珠率百官稱賀於大明殿

執事之臣及導駕者老賜金帛有差拜珠又奏建太廟

前殿議行祫禘配享等禮 戊寅敕有司存恤孔氏子

孫貧乏者 辛巳敕臺憲用人勿拘資格 儀封縣河

溢傷稼賑之 癸未流徽政院使羅源於耽羅 柳林

行殿成 癸巳以西僧羅藏為司徒 二月庚子置左

右奇徹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命拜珠摠之 罷上都歇

山殿及帝師寺役 辛丑賜特實克父祖碑 甲寅以

太廟役軍造流杯池行殿 乙卯以西僧有疾釋大俸

囚一人答罪二人 三月己巳朔左丞相拜珠以學校

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

中書平章政事廉恂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都事富珠

哩獅董之外郡學校仍命御史臺翰林院國子監同議

興舉從之 辛未禁捕天鷲違者籍其家 丙子罷京

師諸營繕役率四萬餘人 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春

旱秋霖民饑免其租之半 戊寅修大都城 庚辰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九

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未業及世祖所賜者餘悉稅之

丙戌復置市舶提舉司於泉州慶元廣東三路禁女

子金銀絲綿下番 丁亥鳳翔道士王道明以妖言伏

誅 己丑命有司建穆呼哩祠於東平仍樹碑 以國

用匱竭停諸王賞賚及皇后歲賜 庚寅命將佺院夏

製冕旒 辛卯監察御史何守謙坐贓杖免 丁酉幸

柳林騎馬許訥之子蘇拉訴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

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許命誅

之 帝從容謂拜珠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

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珠頓首



謝曰咎堯舜為君每事詢眾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  
桀紂為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  
保民到於今稱為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  
以報然凡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臣等不言則臣之罪  
也又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  
樂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  
敢諫之臣或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  
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帝皆嘉納  
之 夏四月戊戌朔帝上都中書左司都事富珠哩  
神從帝次龍虎臺丞相拜珠命神傳旨中書神行數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十  
還曰命神傳否拜珠歎曰真謹飭人也問謂神曰爾可  
倫宰相否神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  
為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珠大悅  
以酒觴神曰非公不聞此言 乙丑中書省臣請節賞  
賚以紓民力帝曰朕思所出倍於所入出納之際卿輩  
宜慎之朕當節節其用 五月己巳修濬沱河隄 庚  
午奉符臨邑二縣民謀逆其守王驢兒伏誅餘杖流之  
庚辰收養蒙古子女遣使諭四方匿者罪之 癸未  
置仁宗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以拜珠領其事  
甲申帝幸五臺山拜珠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

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  
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  
重君為輕國非民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  
慮而慎行之 甲申以吳全節為元教大宗師特進上  
卿 閏月戊戌封諸葛忠武侯為威烈忠武顯靈仁濟  
王 癸卯禁白蓮佛事 甲辰御史臺請黜監察御史  
不稱職者以示懲勸從之 戊申以特們德爾子同知  
樞密院事拜坦知樞密院事 壬子倫紫檀殿 丙寅  
辰州沅陵縣洞蠻為寇遣兵捕之 敕已除不赴任者  
奪其官 六月丁卯朔帝至五臺山禁扈從宿衛毋踐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十一  
民禾 癸酉申禁日者妄談天象 丙子修渾河隄  
壬午辰州江水溢壞民廬舍 是月前翰林學士承旨  
趙孟頫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敏 秋七月丁未賜拜珠  
平江田萬畝拜珠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  
田人其謂我何帝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慎人或援例  
朕自諭之 帝自五臺還戊午次應州 辛酉次渾源  
州拜珠奏召中書左丞張思明至數其罪杖而免之籍  
其家 按異元史張思明傳云拜珠與特們德爾各樹朋  
黨賊害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  
不支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於家拜珠傳云  
特們德爾引張思明以助已思明為盡力忌拜珠與其  
黨謀中害之此采兩家碑誌以入傳然拜珠以忠死而  
特們德爾為權倖觀其所與則思明之為人可知矣今



紀從 八月己巳道州寧遠縣民符翼軫倫亂有司討擒之 甲戌帝次奉聖州築宗仁衛營 帝畱意民事戊寅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壁以時觀之 庚辰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 庚寅太師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卒於家命給直市葬地 九月丙辰太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庚申敕停今冬祀南郊 癸亥地震 甲子倫層樓於涿州鹿頂殿西 冬十月丁卯朔太史院請禁明年興倫土工從之 戊辰享太廟先是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至是以廟工未畢妨陳宮縣止用登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主

丙子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托克托坐請告未得旨輒去職杖謫雲南從御史大夫特實克奏也 甲申建太祖神御殿於興教寺 己丑以中書左丞相拜珠為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奪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參議中書省事王結言於拜珠曰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患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拜珠深是之 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罷為翰林侍講學士特實克奏復其職帝不允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己亥以立右丞相詔天下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站戶貧乏鬻賣

妻子者官贖還之凡差役造倫先科商賈末技富貴之家以優農力免陝西明年差稅十之三各處官佃田明年租之十二江淮創科包銀全免之 監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思慮不及致然因敕羣臣亦當修飭以謹天戒 罷世祖以後冗置官 括江南僧有妻者為民 癸卯地震 甲辰罷徽政院丙午造龍船三艘 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亦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奸治獄者有所遵守竝從之 乙卯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主

德縣地震 初浙民吳機以累代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賂宜政使巴喇吉斯買置諸寺以益僧糜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久為它人之業特們德爾父子及特實克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為賊巨萬真人謝道泰以奸殺人獄已成特們德爾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珠舉奏二事命臺鞠察之盡得其情以用歸主夔道泰巴喇吉斯等皆坐死竝籍其家刑部尚書布達實哩坐受道泰金范德郁坐詭隨竝杖免特赦特實克 十二月甲子朔南康建昌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七人民饑命賑之 丁卯中書平章政事瑪魯罷為大



司農廉恂能爲集賢大學士以集賢大學士張珪爲平章政事珪家居已久帝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拜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時拜珪方欲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小書遂首薦珪起爲集賢大學士至是復拜平章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

戊辰以掌道教張嗣成吳全節藍道元各三授制命銀印敕奪其二 癸未以地震日食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獨非致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十四

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 禁近侍奏取沒入錢物 丙戌賜淮安忠武王巴延祠祭田二十頃 西僧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爲師憎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宣徽院言世祖時輝吉喇歲輸尙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爲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祖舊制 是月兩江來安路總管岑世興葛蠻安撫司副使龍仁貴皆以其地作亂柔遠州洞蠻把者爲寇竝遣兵討捕之 是歲山北廉訪司經歷許有壬遷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別真爲僞以迎其意管庫吏而下撈掠無全膚訖莫能償有壬覆視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 甘肅歲糶糧於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伊集納路而寧夏距伊集納僅千里至是行省平章柰瑪台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伊集納歲省費六十萬柰瑪台穆呼哩五世孫也性明果善斷所至有治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十五

至治三年春正月癸巳朔以禹城縣去秋霖雨縣人邢著程進出粟以賑饑民命旌其門 己亥思明州盜起湖廣行省督兵捕之 庚子刑部尙書烏訥爾坐賊杖免 壬寅以行省平章政事復兼總軍政軍官有罪重者以聞輕者就決 罷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义諸金銀冶聽民采鍊以十分之三輸官 起前樞密院副使吳元珪王約爲集賢大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韓從益爲昭文館大學士並商議中書省事丞相拜珠又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



朕心憂當使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澄為學士王約年老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時政多所參酌 帝嘗謂臺臣曰朕淡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特們德爾貪蠹無狀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辛亥申命御史大夫特實克振舉臺綱詔諭中外 壬子遣回回礮手萬戶赴汝寧新蔡遵世祖舊制教習礮法 靜江邕柳諸郡獠為寇命湖廣行省督兵捕之 丙辰泉州民雷應總倫亂命江浙行省遣兵捕之 辛酉禁故殺子孫誣平民者 初四川行省平章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六

政事趙世延為其弟訟不法事繫獄待對其弟逃去特們德爾必欲殺之有司承望風旨數脅令自裁世延終不為動至是丞相拜珠為言其無罪詔釋之仍著令原告逃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二月癸亥朔倫上都華嚴寺帝師帕克斯巴寺及丞相拜珠第役軍六千二百人 定軍官襲職嫡長子孫幼者令諸兄弟攝之所受制敕書權襲以省爭訟 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進前數日監修拜珠詣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喇哈斯定策功惟書越王圖喇勇決拜珠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錄焉

大之勞而略發蹤指示之人可乎立命書之其它筆削未盡然者一一正之人皆服其卓識 己巳修廣惠河橋十有九所治野狐桑乾道 癸酉收於柳林帝顧謂拜珠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朕纂承大寶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亦由臣等失職不能變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疵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拜珠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請詳定舊典以為通制於是命樞密副使完顏納坦集賢學士侍御史曹伯啓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書成辛巳奏上凡二千五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七

三十九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雖是之而不果行 丙戌兩土 造五輅旗 丁亥敕金書藏經二部命拜珠等總之 戊子封鷹師布哈舊倫不花今改為趙國公 辛卯以太子賓客巴圖廉貧賜鈔十萬貫 三月壬辰朔帝如上都 丁酉平江路嘉定州饑發粟六萬石賑之 丁酉西番參卜郎諸族叛救鎮西武靖王綽斯監等發兵討之 戊申附太皇太后於順宗廟室上尊諡曰昭獻元聖皇后 辛亥以圓明王道之



亂禁僧道度牒符錄 丙辰敕醫卜匠官居卷不得去職七十不聽致仕子孫無蔭敘能紹其業者量材錄用 監察御史拜珠嘉璣坐舉巴斯爾濟蘇失當竝黜免

夏四月壬戌朔救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 丁卯旌內黃縣節婦王氏 己巳浚金河水 甲戌救都

功德司庫爾嚕至京師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五十七以上者六十九人放籠禽十萬命有司償其直 己卯

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共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 五月庚

子大風雨雹柳林行宮大木盡拔 辛丑以特克實獨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九

署御史大夫事 戊申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特們德爾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父祖

碑并追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資告諭中外 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棉為之重加

補綴嗟歎良久謂世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戊午奉元行宮正殿災上都

利用監庫火帝命衛士撲滅之因語羣臣曰世皇始建宮室於今安焉至朕而毀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奇徹

衛兵戍遼有卒某功請賞以官帝曰召爵豈賞人之物賜鈔三千貫 六月寇圍寧都州民孫王臣出糧餉軍

旌其門 丁酉西番參卜郎諸寇未平遣徽政使丑嚕往督師 壬申將倫院使哈撒布哈坐罔上營利杖流之籍其家 畱守司以雨請修都城詔以不宜大興土

功其略完之 癸酉太常請纂修累朝儀禮從之 乙酉諸王錫伯數寇邊至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

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 秋七月辛卯朔宣政使奇徹

台自傳旨署事中書以體制非宜請通行禁止從之 癸卯太廟成前殿十有五間東西二門為夾室南向

知樞密院事拜坦坐賊杖免 乙巳招諭左右兩江黃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九

勝許岑世興 己酉丞相拜珠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請歲減二十萬

石帝遂併特們德爾增科江淮糧免之 丙辰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

耳朕知嚮所劾者率由宿怨羅織成獄加之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復伸御史嘗舉巴爾濟蘇可任大事未幾

以貪墨伏誅言路遷人當乎否乎時特們德爾兩子俱獲罪毀碑籍貫明致其罰帝方委任拜珠以進賢退不

肖為急務特克實以奸黨不自安而帝又屢飭臺臣以阿比特們德爾之事特克實由是益懼 是月冀寧與



和大同三路隕霜 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佺佛事拜

珠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奸黨懼誅者復陰誘羣僧

言國當有厄非佺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珠叱曰爾

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知必

不免遂萌逆圖八月辛酉晉王獵於圖喇之地特克實

遣烏魯斯舊佺幹羅告曰我與哈克繖額森特穆爾舊佺

也先帖木實達爾舊佺失禿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

帝又合烏魯斯以其事告晉王之內史都爾蘇舊佺刺沙

改且言汝與巴蘇呼舊佺馬速知之勿令舒瑪爾節舊佺

旭邁傑得聞也晉王命囚烏魯斯遣巴勒密實特等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干

上都以逆謀告致選元史泰定紀云王府內史都爾蘇

夫特克實意相拜珠且入宿衛久之哈克繖額森特

坦來王邸為都爾蘇言主上將不容於晉王汝盍思之

於是都爾蘇與哈坦漢相要結是以晉王之臣素有窺

觴之心也紀又云特克實遣烏魯斯來告事成推立王

為皇帝於是王命囚烏魯斯遣巴勒密實特以逆謀告

天遣人告逆謀則晉王素非預謀者矣紀文前後自相

矛盾蓋為天歷詔書所載也天歷欲得大位不得不加

泰定以惡名不盡當時實事也元史拜珠傳祇言晉王

遣人以逆謀告而不言其偵伺及漢相要結當得其實

今從 帝南還癸亥駐蹕南坡晉王之使未至是夕特克

實額森特穆爾實達爾與前中書平章政事齊勤特穆

爾舊佺赤斤鐵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鄂勒哲舊佺完

特們德爾之子前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特克實之弟宜

徵使索諾木典瑞院使託和齊舊佺托火樞密院副使

阿薩爾舊佺阿簽書樞密院章岱舊佺章衛士圖們舊佺

充滿及諸王額特布哈舊佺按梯博囉舊佺伊魯特

穆爾舊佺尹魯帖庫庫布哈舊佺曲呂烏魯斯布哈舊佺

兀魯思不舊佺等以特克實所領阿蘇衛兵為外應殺右丞

相拜珠而特克實直犯禁幄手執帝於卧所年二十一

從葬諸帝陵帝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

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

能匡輔反為詔耶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

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憚賜汝若為不法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主

必刑無赦巴爾濟蘇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

朕所得私巴爾濟蘇雖事朕日久今有罪當論如法嘗

御鹿頂殿謂拜珠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

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

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珠頓首謝曰創業

維艱守成不易陛下言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

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亦然今

山林之士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

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懼誅

遂構大變云 張珪在大都聞南坡之變密言於監省



魏王庫庫圖舊倫徵倣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愛死事

已如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

王莫敢致庫庫圖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珪曰

事成王之功不成吾家甘齏粉萬死不敢以言累王庫

庫圖乃遣人達珪書於晉王且勸進後異虞集撰張珪

書晉王之事而元史本傳則之修元史者承天歷下詔

之後似於秦定之宜立與否尚疑而未定也錢辛楣曰

湯陰縣有增修扁鵲廟記石刻其云皇太孫梁王者晉

王噶瑪喇世祖之孫裕宗之長子時以梁王出鎮雲南

故云開府西南海也元初諸王之通稱太子然不得

稱皇太子以示別也噶瑪喇以嫡長孫稱皇太子是當

時固有儲貳之望其後讓國成宗邊守藩服有吳泰伯

風故至治之末中外推戴晉王無異言及天歷干位乃

倡言晉王不宜立誣罔之詞難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矣

按錢說所引皇太孫最為確據今併載張珪之言以存

實

當日之諸王額特布哈舊倫按梯及額森特穆爾舊

也先帖木奉皇帝重綬北迎晉王於鎮所癸巳晉王即

皇帝位於龍居河大赦天下是日以知樞密院事額森

特穆爾為中書右丞相以內史都爾蘇為中書平章政

事奈曼台為中書右丞御史大夫特克實知樞密院事

博囉為宣徽院使舒瑪爾節為宣政院使 乙未以樞

密副使阿薩爾為御史中丞內史善僧為中書左丞

丁酉以鄂勒哲知樞密院事圖們同簽樞密院事戊戌

政院宣徽院得自奏聞餘悉由中書 辛丑以瑪謨錫

知樞密院事實達爾為大司農 召諸王屬流徙遠地

及還元籍者二十四人還京師 冬十月癸亥修佛事

於大明殿 特克實之變諸王邁努舊倫買逃赴潛邸

願效死力且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

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淡然之甲子以舒瑪爾節為中書

右丞相陝西行省左丞圖魯通政院使寧珠舊倫紐

為御史大夫蘇蘇為御史中丞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

天地宗廟社稷命舒瑪爾節寧珠誅逆賊特克實實達

爾齊勤特穆爾託和齊章岱等於大都並戮其子孫籍

籍

沒家產惟特們德爾子索諾木議遠流張珪曰索諾木

從逆賊親承相拜珠乃欲活之耶初特克實使齊勤

特穆爾遠至京師趣召兩院學士北上翰林學士曹元

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

伏誅人服其先見之明 壬申以內史諸達庫為太師

知樞密院事 癸未以舒瑪爾節兼阿蘇衛達嚕噶齊

八番順元及靜江大理威楚諸路徭兵為寇湖廣雲

南二省招諭之 十一月巳丑朔帝次於中都修佛事

於昆剛殿 辛丑車駕至大都丁未御大明殿受諸王

百官朝賀 初特克實遣使至大都封府庫收百司印

印



監察御史許有壬知事急即往告中丞董守庸守庸謂  
宮禁事非予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歷多爾濟班  
監察御史郭額森呼都附特克實之罪以俟及御史大  
夫寧珠至有壬即袖疏上之辛亥守庸坐黨特克實免  
官 壬子敕營繕不急者罷之 癸丑遣使詣曲阜以  
太牢祀孔子 敕會福院奉北安王納穆罕像於高粱  
河寺 祭道甲五福神 丙辰御史中丞蘇蘇坐貪淫  
免官 丁巳廣州路新會縣民汜長弟倫亂廣東副元  
帥烏訥爾率兵捕之 詔凡有罪自首者原其罪 十  
二月己未御史臺經歷多爾濟巴勒御史徹里達漢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一

圖曼郭額森呼圖竝坐黨特克實免官 監察御史許  
有壬言曩者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珠賀  
勝觀音保索約勒哈迪密實竄成珪李謙亨罷免王  
毅高昉張志弼而趙世延受禍尤慘天下咸知其冤請  
昭雪之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壬戌浚鎮江  
路漕河及練湖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  
為上源官司漕運及商賈農民來往其舟楫莫不由此  
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  
湖水一寸則可添河水一尺近來淤淺舟楫不通凡有  
官物差民運遞甚為不便委官相視疏治運河自鎮江

路至呂城垣長百三十一里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  
十日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浚濬練湖九十日可完人日  
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詔從之以來春興工 戊辰追  
尊皇考晉王噶瑪拉曰先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妣晉  
王妃鴻吉哩氏曰宣懿淑聖皇后 庚午盜入太廟竊  
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金主時參知政事瑪喇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祭祀  
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甲  
戌命道士吳全節修醮事 乙亥太常院言世祖以來  
太廟歲惟一享先帝始復古制一歲四祭請裁擇之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 五

曰祭祀大事也朕何敢簡其禮命仍四祭 監察御史  
托克托趙成慶等言特們德爾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  
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幸推大禍其子索諾木親  
與逆謀久逃天憲宜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伊魯托克  
托呼薩敦皆特克實之黨不宜寬宥遂竝伏誅 丙子  
命嶺北守邊諸王修佛事以卻寇兵 己卯命僧倫佛  
事於大內以厭雷 癸未流諸王伊魯特穆爾於雲南  
額特布哈於海南庫魯克布哈於尼嚕罕 舊倫奴兒博  
囉及烏魯斯布哈於海島竝坐與特克實逆謀也 乙  
酉諭百司楷名器各遵世祖定制 丙戌舒瑪爾言







封東平王諡忠獻復官其二子以長宿衛拜珠母齊喇  
舊俗法烈今改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珠為太常禮儀使  
方弱冠吏就第請署事適在後圃閱羣戲母厲聲呵之  
曰官事不治若所為豈大臣事耶拜珠淡自克責一日  
入內侍晏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杯既歸母戒  
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  
又嘗代祀睿宗原廟歸母問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  
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勲德故耳  
汝何有焉拜珠之賢母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 命  
僧諷西番經於天光殿 甲辰敕譯列聖制誥及大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二

通制刊本賜百官 戊申八番生蠻來附置長官司以  
撫之 已酉命諸王遠徙者悉還其部召親王圖卜特  
穆爾於瓊州阿穆爾克於大同初英宗在上都謂拜珠  
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  
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未及召而遇弒至是帝悉召之  
甲寅敕高麗王王璋歸國璋嘗請於仁宗降御香南  
游江浙至寶陀山而還及英宗即位復請降香於江南  
許之行至江南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行璋侍從皆  
奔竄還至京師命中書省護送本國安置璋遲留不即  
發英宗下璋於刑部既而祝髮置之石佛寺尋又流璋

於吐蕃帝即位以大赦得還至是命璋還本國仍歸其  
潘王印攷異元史高麗傳載潘王璋事至為陳畧江南  
有國通寺碑刻於延祐六年即璋南遊江浙時  
所蒙也元史倫章碑文從玉倫璋今從碑文至璋爾京  
師及泰定二年奉後諸事俱從鄭仁趾高麗史增載  
丙辰賜故監察御史觀音係索約勒哈迪密寶妻子  
鈔各千錠 敕封解州鹽池神曰靈富公 賑廣德諸  
州饑 虞集赴召至京師除國子司業尋遷秘書少監  
翰林侍講學士袁桷辭歸許之桷嘗請購求遼金宋  
三史遺書為議以上所列應采之書最為該博時不能  
用 二月丁巳朔作顯宗影堂 已未修西番佛事於  
壽安山僧四十人三年乃罷 庚申監察御史傅巖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三

李嘉賓言遼王托克托乘國有隙誅屠骨肉其惡已彰  
恐懷疑貳如令歸藩譬之縱虎出柙請廢之別立近族  
以襲其位不報 甲子倫佛事命僧八百人及倡優百  
戲導帝師游京城先是英宗在上都使左丞蘇蘇召翰  
林吳澄撰金字藏經序澄曰主上寫經祈福甚盛舉也  
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  
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  
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汗  
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  
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寫經



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  
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南坡之  
變事得寢及帝卽位佛事益盛 舊制臺憲歲各舉守  
令推官二人有罪連坐至是言其不便庚午命中書復  
於常選擇人用之 壬申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睿聖文  
孝皇帝廟號英宗國語曰格根舊倫格皇帝 甲戌浙  
江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  
大臣子孫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呼圖  
嚕圖爾密實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邵文原以帝範資  
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復收右丞相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四

森特穆爾舊倫也先錄領之文原尋以疾致仕師 丁  
丑監察御史宋本言逆賊特克實等雖伏誅其黨樞密  
副使阿薩爾舊倫阿身親弒逆以告變得不死竄嶺南  
請早正天討先是大廟仁宗室主爲盜竊去久而未獲  
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  
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  
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宜戒飭臣僚自非  
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 戊寅監察御史李  
嘉賓劾逆黨左阿蘇衛指揮使圖特穆爾罷之 賑紹  
興諸路饑 先是至治末詔倫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

室之制乃倫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  
昭穆之次命集議之吳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  
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官太祖居中左三廟  
爲昭右三廟爲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官頗如今  
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  
不攷古乎時有司以急於行事竟如舊制云 國學舊  
法每以積分次第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  
廢之而以惟擇德行爲務中書左司員外郎許有壬折  
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  
行之擇其名固嘉恐皆厚貌淡情專意外飾或情不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五

識一丁矣 三月丁亥朔罷徽政院立詹事院 以同  
知宣政院事楊廷玉爲中書參知政事攷異楊居仁參  
知政事以代王  
居仁也紀不書王 以祕書少監虞集爲禮部攷試官  
初集與元明善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程  
朱諸儒傳註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攷之殊未  
博集初不相下後以明善之言爲然每見明經之士卽  
以其言告之至是謂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  
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  
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淡遠非一人之見  
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



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兩為攷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 戊戌廷試進士賜巴喇張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會試下第者亦賜教官有差 庚子以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嘉岱兼宣政院使往征西蕃 丙午御大明殿冊巴拜哈斯舊倫巴不氏為皇后皇子喇實晉巴舊倫阿速為皇太子 巳酉以皇子巴的瑪伊爾克布嗣封晉王 泰寧王邁努卒以其子策璘沁多爾濟嗣 庚戌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傅巖起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竝辱名爵請罷之不報 以臨洮諸縣旱饑賑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六

廣西橫州徭寇永淳縣 夏四月戊午廉恂罷為集賢大學士食其祿終身 巳未以硃字詔賜帝師所居薩斯嘉部 庚申詔整飭御史臺 倫昭聖皇后御容殿於普慶寺 親王圖卜特穆爾還至潭州有詔止之居數月乃行辛酉至上都賜車帳駝馬 甲子帝如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虞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集自是歲常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盡其要指時務者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為反復古今名物之辨以通

之然後得以無訛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逞而竊歎也 發兵民築渾河隄 辛未月會既 癸酉以太子詹事圖們特爾舊倫禿滿為中書平章政事改宰相表倫五 甲戌命咒師倫佛事以厭雷 庚辰以風烈月食地震手詔戒飭百官竝令大都守臣集議以聞王結昌言於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百十為羣剽劫殺人桓州道中既逮捕舒瑪爾節舊倫旭邁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七

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中書舒瑪爾節庇不問於是國子監丞宋本復抗言特克實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眾皆聳聽 辛巳太廟新殿成 五月丁亥監察御史董鵬南劉潛等以災異上言平章奈曼台宣政院使特穆爾布哈詹事圖們達爾黨附逆徒身虧臣節太常守廟不謹遼王擅殺宗親布哈寶里矯制亂法皆蒙寬宥甚為失刑宜定其罪以銷天變不允 巳丑帝諭都爾蘇舊倫倒刺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能執法為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



人於罪繼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不敢自縱非獨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眾皆又安反是則天下罹於憂苦矣又曰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於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於眾俾知所慎

壬辰御史臺圖呼魯寧珠言御史奏災異屢見宰相宜避位以應天變可否仰自聖裁顧惟臣等爲陛下耳目有徇私違法者不能糾察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賢能帝曰御史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爾圖呼魯又言臣已老病恐誤大事乞先退於是中書省臣烏溫都爾張珪楊廷玉皆抗疏乞罷丞相舒瑪爾節都爾蘇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 八

午遷列聖神主於太廟新殿 辛丑循州徭寇長樂縣丙午御史高奎上書請求直言辨邪正明賞罰帝善其言賜以銀幣 巳酉賓州民方二爲寇有司捕擒之 癸丑詹事丞回回請如裕宗故事擇名儒輔太子敕中書省臣訪求以聞回回博果密之子庫庫之兄也敦默寡言嗜學能文歷山南淮西河南廉訪使皆有政聲 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績詣上都奏之其畧曰前宰相特們德爾奸狡險淡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始以賊敗詔附權奸實勒們及嬖幸額勒實班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 九 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實勒們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奸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兇實勒們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特克實之徒名爲義子實其心腹構成弑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雖剖棺戮尸誅滅其家猶不足以蔽罪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尙在京師貨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哈瑪特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特們德爾之奸惡者哉宜遵成憲仍籍特們德爾家產違竄



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奸特克實之黨結謀弑逆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比奉旨諸王額特布哈等亦已流竄逆黨脇從者眾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額特布哈之徒以謝天下遼王托克托位冠宗室居鎮遼東乘國家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間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綱紀由此不振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托克托久居彼既縱肆將無忌憚況令死者含冤感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十

和氣宜削奪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濟里舊倫即烈今改前太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奸欺矯制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刑曹逮鞠服寶竟原其罪夫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宜以濟里布哈仍付刑曹鞠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物始自成宗分珠寸石售直萬金以經國有用之鈔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大抵皆時貴與中貴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宜下令禁止其累朝未酬寶價俟國用饒給日議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近詔雖罷之

又聞奸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宜守前詔示民有信蕭拜珠楊多爾濟等枉遭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即與再罹斷沒無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額森特穆爾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省門外強拽以入奸宿館所有司以扈從上都為解竟勿就鞠宜遵世祖成憲以奸人付有司鞠之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奸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蠶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采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十一

為蟲魚傷死者眾遂罷珠戶為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齊爾等又獻利於寶勒們創設提舉司監采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內正少卿魏溫都爾冒啟中旨馳驛督采耗廩倉疲民驛非世祖舊制請悉罷之特克實弑逆之變學士布哈指揮布延呼里院使圖古思皆以無罪死特們德爾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圖沁布哈之屬皆未申理宜追贈死者優敘其子孫內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宜悉遵世祖成憲凡至元三十年以後改陞創設員冗者悉減併除罷之



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未嘗微神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六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餘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倫佛事歲用鈔數千萬錠僧徒貪慕貨利養妻子彼行既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立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調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

三

給之耗國損民爲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參卜郎盜始者劫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帥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貲糧宜遣良使抵巢招諭仍敕邊吏勿生事則遠人格矣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特們德爾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倫熟收徵徵名興利農民流徙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之糧及沙磧之稅悉除之世祖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嘉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娶婦或以技物呈獻遞互

奏請要求賞賜既傷財用復啟倖門自今以後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跡不宜加以賞賜請著爲令議凡數千言辭甚剴切六月庚申珪至上都奏上帝不允珪復進曰臣聞日倉修德月倉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悉行之帝終不能用 癸亥倫禮拜寺於上都及大同路 丙寅遣使招諭西番 遣庫庫楚等詣高麗取女子三十人 廣西左右兩江黃勝許岑世興乞遣其子弟朝貢許之 丁卯大帳殿成 癸酉帝受佛戒於帝師 已卯詔疏決繫囚存恤軍士免天下和買雜役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

三

三年彘戶差稅一年遠仕瘴地身故不得歸葬妻子流落者有司資給遣還仍著爲令 雲南大地路你囊爲寇 是月大同渾源河真定滹沱河陝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皆溢並漂民廬舍 秋七月丙戌思州平茶楊大車酉陽州冉世昌寇小石耶凱江等寨調兵捕之 癸卯罷廣州福建等處采珠彘戶爲民仍免差稅一年 丁未中書省言東宮衛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至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戊申以籍入特們德爾及子班坦觀音努貨產給還其家 是月朝邑楚邱濮陽黃河溢固安州清河溢任縣沙澧洛水皆



溫真定廣平盧州等十一郡雨傷稼龍慶州雨雹大如雞卵平地深三尺定州唐河溫山崩免河渠營田租餘賑卹有差 廣西慶遠徭酋潘父綰等率眾來降署簿尉等官有差 八月丙辰享太廟 丁巳禁言赦前事

庚申市牝馬萬匹取湏酒 庚午倫中宮金春殿

辛未繪帝師帕克斯巴舊倫八思巴今改像十一頒各行省俾

聖祀之 丁丑帝至自上都 罷浚玉泉山河役 癸

未秦州成紀縣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來谷河成邱阜

九月丙申葺太祖神御殿 乙巳昭聖元獻皇后忌

日修佛事飯僧萬人 癸丑奉元路長安縣大雨澧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十四

溫延安路洛水溢 冬十月丁巳監察御史王士元請

早諭教太子帝嘉納之 戊午享太廟 庚申命左右

相日直禁中事則赴中書 己巳雲南車里蠻為寇

遣鄂爾多招諭之其酋出降 壬申安南國世子陳日

曠遣使朝貢 眞州珠金沙河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有

司傭民丁浚之 丁丑封親王圖卜特穆爾為懷王賜

金印 徙封雲南王旺沁舊倫王禪今改為梁王仍以其子特

穆爾襲封雲南王 壬午肇慶徭黃寶才等降 延安

路饑發義倉賑之廣東道及武昌江夏縣饑賑糶有差

以魯國大長公主女適懷王 十一月癸巳遣兵部

員外郎宋本吏部員外郎鄭立阿魯輝工部主事張成太史院都事費著分調閩海兩廣雲南四川選 辛丑造金寶蓋飾以七寶貯佛舍利 甲辰倫歇山鹿頂樓於上都 庚戌招諭融州蠻 賑河間等路饑 十二

月癸丑以岑世興黃勝許為安遠大將軍遙領漢洞軍

民安撫使世興仍來安路總管勝許致仕其子志熟襲

上思州知州 乙卯雲南徭阿吾及歪鬧為寇行省督

兵捕之 庚申同州地震有聲如雷 癸亥鹽官州海

水溢屢壞隄障浸城郭遣使祀海神仍與有司視形勢

所便還請壘石為塘帝曰築塘是重勞吾民也其增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十五

團捍禦 丙寅命翰林國史院纂修英宗顯宗實錄

赦內外百官凡行朝賀等禮雨雪免朝服 辛未新倫

棕殿成 己亥太白經天 曲赦重囚三十八人為三

宮祈福 夔路容米洞蠻田先什用等九洞為寇四川

行省遣使諭降五洞餘發兵捕之 太子賓客巴圖江

浙行省平章鄂囉歡之次子也以疾辭職寓居高郵英

宗命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巴圖固辭詔以平章之祿

歸養於家復賜鈔十萬緡所服藥須空青詔遣使江南

訪求之巴圖辭謝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况敢叨濫

厚祿以受重賜乎并以所給平章之祿歸有司是歲還



京師奉朝廷知其貧賻鈔二萬五千貫御史奏益一萬貫仍還所辭祿安鴻吉哩氏弗受曰始巴圖仕於朝不敢虛受廩祿今沒矣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 王克敬爲兩浙鹽運使司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

泰定二年春正月乙未以畿甸不登罷春收 禁后妃諸王駙馬母通星術之士非司天官不得妄言禍福

敕御史臺選舉與中書合議以問 中書省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制並累朝所賜者仍請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六

舊制與民均役從之 以籍入巴斯吉斯地賜故監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迺密實妻子各十頃 戊戌造象輦 西番參卜郎來降賜其酋班木兒銀鈔幣帛 辛丑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於建康 甲辰奉安顯宗像於永福寺給祭田百頃 廣西山獠爲寇命所在有司捕之 庚辰詔諭宰臣曰向者綽爾罕察苦魯及山後皆地震內郡大小民饑朕自卽位以來惟太祖開創之艱世祖混一之盛與人民共享安樂常懷祗懼災沴之至莫測其由豈朕思慮有所不及而事或僭差故以此示儆與卿等共與諸司集議便民之事其思自死罪

始議定以問朕將肆赦焉 賑肇慶等處饑 閏月壬

子朔詔赦天下除江淮創科包鉅免被災地差稅一年

庚申修野狐嶺色澤桑乾嶺道 乙丑命整治屯田

河南行省左丞姚煒請禁屯田吏蠶食屯戶及勿務增

羨以廢裕民之意不報 丁卯中書省言國用不足請

罷不急之費從之 己巳修滹沱河堰 壬申罷永興

鉅場聽民采鍊以十分之二輸官罷松江都水庸田使

司命州縣正官頃之仍加兼知渠堰事 癸酉佺棕毛

殿 丙子浙西迺廉訪司言四方代祀之使棄公營私

多不誠潔以是卿不欲格請慎擇之 山南廉訪使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七

穆格請削降特克實所用驟陞官 己卯階州土蕃爲

寇鞏昌縣帥府調兵禦之 山東廉訪使許師敬請頒

族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雒州歸信諸縣大雨河

溢被災者萬二千六百五十戶賑鈔三萬錠 二月甲

申祭先農 丙辰頌道經於天下名山宮殿 丁亥平

伐苗率眾十萬來降土官三百六十人請朝湖廣行省

請汰其眾還部以四十六人入覲從之 辛卯爪哇國

來獻方物 廣西徭潘寶陷柳城縣 己亥命西僧佺

燒壇佛事於華延閣 封阿里密實爲和國公張珪爲

蔡國公仍知經筵事以中書右丞善僧爲平章政事



庚子姚焯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於汴梁倣古法  
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從之 丙午  
造玉御牀 賑通郭二州饑大都鳳翔諸路饑賑糶有  
差 三月癸丑修曹州濟陰縣河隄役民丁一萬八千  
五百人 甲寅禁捕天鷲 辛酉咸平府清河范河合  
流失故道壞隄堰敕蒙古軍千人及民丁修之 乙丑  
帝如上都 乙亥安南來貢方物 荆門州旱肇慶諸  
路饑賑之 監察御史策丹舊倫自當今改從帝至上都疏糾  
中書參知政事楊庭玉賊罪不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  
使召復任夏四月策丹復上章劾庭玉罷職鞫訊竟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六

所言又劾平章政事圖們岱爾入集賽之口英宗遇弒  
必預聞其謀帝不省而賜圖們岱爾帶策丹遂解職改  
工部員外郎 丁亥倫吾殿 癸巳和市牝馬有駒者  
萬匹敕宿衛馳馬散牧民間者歸官廩飼之 丁酉漢  
州鄆城縣言城西堯冢上有佛寺請徙之不報 丙午  
契夷及蒐雁遮殺雲南行省所遣諭蠻使者敕追捕之  
丁未封后父和勒克察爾為威靖王 戊申以許師  
敬為中書左丞中政使馮亨為中書參知政事仍中政  
使 鞏昌路伏羌路大雨山崩 五月辛酉高麗國王  
王璋率璋之留京師也構萬卷堂於其邸招致閩復姚

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游處以攷究自娛時有鮮卑僧  
上言帝師帕克斯巴制蒙古字以利國家宜今天下立  
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力主其說  
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應古典何必比  
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  
有異論言雖不納問者躋之科舉之設璋嘗以姚燧之  
言白於仁宗及李孟執政遂奏行焉其端實自璋發也  
右丞相圖嚕罷帝欲以璋為相璋固辭曰臣小國藩宣  
之寄猶懼不任乞付於子況朝廷之上相哉敢以死請  
帝笑曰固知渠善避權也性好賢疾惡尤喜談宋事嘗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 九

使僚佐讀東都事畧至王旦李沆富弼韓琦范仲淹歐  
陽修司馬光諸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至丁謂蔡京  
章惇等傳未嘗不切齒憤惋及是卒於京邸賜諡曰忠  
宣 辛未遣察納使於周王和寶拉 丙子舒瑪爾節  
等以國用不足請裁廢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賜從之  
浙西諸郡霖雨江湖水溢命江浙行省興役疏洩之  
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祀唐劉蕡 大都路檀州大  
水平地淡丈有五尺汴梁路十五縣河溢江陵路江溢  
六月己卯劾皇子生命巫被除於宮 葺萬歲山殿  
廣西靜江徭為寇宣慰使發兵討捕既而柳州徭亦



謀變成兵討斬之 癸未潯州平南縣獠爲寇達嚙噶齊圖堅都監姚泰亨死之 丙申中書參知政事尊達布哈舊倫左塔不花今改言大臣兼領軍衛前古所無特克實以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請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丁酉救廣西守將捕靜江獠寇旋命湖廣行省督所屬捕柳州獠息州民趙升所郭菩薩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正府刑部樞密院御史臺及河南行省官雜鞠之 丁未立都水庸田使司浚吳松二江 通州三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 三

廣西諸獠寇城邑遣湖廣行省左丞奇珠兵部尙書李大成中書舍人邁間將兵二萬二千人討之仍以諸王鄂爾多罕監其軍 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 辛未立河南行都水監 申禁漢人藏執兵仗有軍籍者出征則給之還復歸於官 壬申御史臺言廉訪司蒞軍非世祖舊制賈胡鬻寶西僧修佛事所費不貲於國無益竝宜除罷從之 敕太傅圖台太保圖呼魯日至禁中集議國事 敕山東州縣收養流民遺棄子女 是月宗仁衛屯田隕霜殺禾睢州河決 八月戊子修上都香殿 辛卯雲南白夷寇雲龍州 辛丑敕諸王私入京者勿供其所用諸部曲宿衛私入京者罪之 衛輝路汲縣河溢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

三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元紀二十一 起旃蒙赤杏若九月盡疆圍

單闕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秦定帝

秦定二年九月戊申朔分天下為十八道遣使宣撫詔曰朕祇承洪業夙夜惟寅凡所以圖治者悉遵祖宗成憲曩屢詔中外百官宣布德澤調賦詳刑賑恤貧民思與黎元共享有土之樂尙慮有司未體朕意庶政或闕惠澤未洽承宣者失於撫綏司憲者怠於糾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愍焉今遣奉使宣撫分行諸道按問官吏不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

法詢民疾苦審理冤沈凡可以興利除害從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其有政績尤異暨晦迹邱園才堪輔治者具以名聞太史院使齊履謙之江西福建宣撫黜罷官吏之貪汙者四百餘人調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防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準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它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為太史院使以郡縣饑詔運米十五萬石貯瀕河諸倉以備賑救仍敕有司置義倉募富民入粟拜官二千石

從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從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願仕者旌其門 己酉海運江南糧百七十萬石至京師 癸丑帝至上都 甲寅禁饑民結扁檐社傷人者杖一百著為令 乙卯享太廟 己未懷遠大將軍來安路總管岑世興上言自明其不反請置蒙古漢人監貳官優詔從之 丁丑浚河間陳玉帶河 禮部員外郎元永貞言特克實弒逆皆由特們德爾始禍請明其罪仍錄付史館以為人臣之戒 漢中道文州霖雨山崩開元路三河溢 是秋以太子賓客曹元用為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為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

二

以序還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風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為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者元用以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何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祭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祀烝嘗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 冬十月戊寅朔張珪歸保定上冢以病辭祿不允 岑世興及子特穆爾率眾寇上林等州命撫諭之 癸未以都爾蘇為御史大夫 丁亥享太廟 翰林學士吳澄致仕先是澄廟議不行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



敬奉詔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雷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 乙未皇后受佛戒於帝師 丁酉廣西猺酋何重降請防邊自效許之 十一月戊申朔周王和實拉遣使以豹來獻 庚戌舒瑪爾節以歲饑請罷皇后上都營繕從之 寧珠以病乞罷不允 丙辰郭菩薩等伏誅杖流其黨 丁巳幸大承華普慶寺祀昭獻元聖皇后於影堂賜僧鈔千錠 岑世興結八番蠻班光金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三

日朕自即位累詔天下憫恤黎元惟廣猺屢叛殺掠良民故命鄂爾多罕等討之今聞迎降者甚眾宜更以恩撫之若果不悛嚴兵追捕 常德路水民饑賑之 十二月戊寅以達實特穆爾舊倫塔失帖木兒今改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封薊國公 乙酉帝復受佛戒於帝師旋以帝師之弟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遂尙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 監察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驅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敢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請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當時以為切論 丁亥修益頂殿 鎮南王圖布哈薨遣中書平章政事李曼岱攝鎮其地 中書省言山東陝西湖廣地接戎夷請議選宗室往鎮從之 申禁圖識私藏不獻者罪之 京師多盜癸巳達實特穆爾請處決重囚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四



調選卒仍立捕盜賞格從之 甲午召張珪於保定

壬寅中書左丞趙簡請行區田法於內地以宋董煟所

編救荒活民書頒州縣 是歲御河水溢 廣西溪洞

自岑世典而外諸獠所在為寇朝廷命行省督所屬討

捕之尋遣使奉詔分諭或梗或降終未能悉平也 以

故翰林學士布哈中政使布延圖舊倫普顏 篤今改指揮使布

延呼爾為特克寶等所繫死贈功臣號及階勳爵諡

富珠哩翀以國子司業出為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

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法成憲具在慎守足矣

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五

為之一新

泰定二年春正月丙午播州宣慰使楊薩爾布哈招諭

蠻酋黎平慶等來降 戊申元江路總管普雙拔命雲

南行省招捕 壬子封諸王寬徹布哈為威順王鎮湖

廣邁努為宣靖王鎮益都 以山東湖廣官田賜民耕

墾人三頃仍給牛具 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 置

都水庸田司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 戊辰緬國亂

遣使乞援 安南國阮叩寇思明路命湖廣行省督兵

備之 賑大都屬縣饑 二月丁丑購能首告謀逆厭

魅者立賞格諭中外 壬午廣西全茗州土官許文傑

率諸獠以叛寇若盈州殺知州事李德卿等命湖廣行

省督兵捕之 丁亥中書省臣請罷征獠救諸王鄂爾

多罕等班師其鎮戍者如故 甲午葺真定玉華宮

丙中建顯宗神御殿於盧師寺賜額曰大天源延壽寺

敕以金書西番字藏經 戊戌瓜哇來貢方物 庚

子以通政院使察納為中書平章政事 甲辰帝如

都 歸德府屬縣河決民饑賑之復賑河間建昌諸路

饑 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重囚遣使分

祀五嶽四瀆之神及名山大川并京城寺觀 丁未救

百官集議急務中書省臣等請汰衛士節濫賞罷管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六

防徭寇諸寺官署坑冶等事歸中書並從之 壬子崇

星於司天臺 癸丑八番巖霞洞蠻來降願歲輸布二

千五百匹設蠻夷官鎮撫之 乙卯申禁民間龍文織

幣 戊午詔安撫緬國 甲子命功德使司簡歲修佛

事一百二十七 丙寅翰林承旨阿林特穆爾許師敬

譯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教授皇太子 辛未泉州

民阮鳳子倫亂寇陷城邑軍民官以失討坐罪 癸酉

懷王圖卜特穆爾子伊勒哲伯舊倫懿璘 質班今改生 畿內河

北山東諸路饑張珪赴召入見帝問曰卿來時民間如

何珪曰臣老矣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



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糧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租之半夏四月丙戌鎮安路總管岑修廣爲弟修仁所攻來告命湖廣行省辨治之 戊戌米洞蠻用先什用等結十二洞蠻寇長陽縣湖廣行省遣九姓長官彭忽多布哈招之用先什用等五洞降餘發兵討之 修夏津武城河隄二十三所役丁萬七千五百人 以虞集爲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集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乃與同列上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 七

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 五月乙巳修鎮雷佛事三十一所 罷造福建歲貢蔗餉 禁西僧馳驛擾民始從李昌奏也 甲寅八百媳婦蠻遣子來朝 甲子中書會歲鈔出納之數請節用以補不足從之 監察御史劾宣撫使多爾濟巴勒學士李達喇哈劉紹祖庸鄙不勝任中書議三人皆勲舊子孫罪無實狀乞復其職仍敕憲臺勿以空言妄劾從之 丁卯岑世興及鎮安路岑修文台山獠角蠻六萬餘人爲寇命湖廣雲南行省招諭之 遣指揮使烏圖曼鑄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崖石 庚午乞住招諭永明縣五洞獠來降 徵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八

士札實舊名今改至上都札實其先大倉國人後家於真定博極羣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勸其就試者札實不應旣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劉廣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及是以遺逸徵見帝於龍虎臺眷遇優渥時都爾蘇柄國西域人多附焉札實獨不往見都爾蘇屢使人招致之卽以養親辭歸 六月癸酉朔以圖哈特穆爾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請終母喪從之 癸未播州蠻黎平變復叛合謝烏窮爲寇宣撫使楊雅爾布哈招平變出降烏窮不附命湖廣行省討之 丁酉遣道士吳全節修醮事於龍



虎三茅閣阜三山 戊戌遣使祀解州鹽池神 中書省臣言比來郡縣旱蝗臣等不能調變故災異降戒今當恐懼修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敬慎修德憫恤生民帝嘉納之 己亥納皇姊嘉寧公主之女於中宮 道州路樸所源猺為寇命奇珠督兵捕之 大昌屯河決 秋七月甲辰車駕發上都禁車騎踐民禾 造參豹毳車三十兩 丙午享太廟 丁未紹慶西陽寨冉世昌及河菴洞蠻為亂 甲寅幸大乾符寺敕鑄五方佛銅像 乙卯詔翰林侍講學士阿嚕衛直學士雅克齊譯世祖聖訓以備經筵進講 戊午遣日本僧瑞興等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九

四十人還國 倫別殿於潛邸 敕入粟拜官者準致仕銓格 乙丑發兵修野狐色澤桑乾三嶺道 戊辰太白經天 河決鄭州陽武縣漂萬六千五百餘家賑之 大同渾源河溢檀順等州兩河決溫榆水溢 八月甲戌烏伯都拉許師敬竝以災變饑歉乞解政柄不允 甲申享太廟 長春宮道士藍道元以罪被黜詔道士有妻者悉給徭役 寧遠州洞蠻刁用為寇命雲南行省備之 辛卯雲南行省丞相伊爾吉岱廉訪副使薩圖濟岱以使酒相抵狀聞詔兩釋之 甲午以災變罷獵罷行宣政院及功德使免武備寺通負兵器

辛丑帝次中都 蓋頂殿成 戶部尙書郭良坐贓免 倫天妃宮於海津鎮 詔諭廉州蠶戶復業 鹽官州大風海溢壞隄防三十餘里遣使祭海神不止徙民居千二百五十家 大都昌平大風壞居民九百家 揚州崇明州大風雨海水溢溺死者給棺斂之 九月庚申帝還大都 壬戌以察納領度支事 癸亥中書省言今國用不給陛下當法世祖之勤儉以為永圖臣等在職苟有濫承恩賞者必當回奏帝嘉納之 汾州平遙縣汾水溢 冬十月辛未朔發卒四千治通州道 庚辰享太廟 辛巳天壽節遣道士祀衛輝太一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十

壽宮敕中書省遣官從行備供億 癸未河水溢汴梁路樂利隄壞役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京師饑發粟八十萬石減價糶之 賜大天源延壽寺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言善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抑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然不能用也 江西行省平章



巴延舊倫伯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舊有賜田五千頃

在河南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給宿衛自取

不及其半十一月庚子陝西行臺中丞姚煒請集世

祖嘉言善行以時省覽從之宣撫使瑪謨哈李讓劾

浙西廉訪使鄂勒哲布哈受賄對簿不服詔遣刑部郎

中索珠鞫其侵奪使者笞之賑遼陽等路饑癸卯

中書省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釋重囚有乖政典請罷之

詔自今當釋者令宗正府審覆已酉倫鹿頂棕樓

辛亥追復前平章政事李孟官乙卯廣西透江國猺

為寇宣慰使邁努諭降之扶靈青溪樸頭等洞蠻為寇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湖南道宣慰司遣使諭降之戊午造中統至元鈔各

十萬錠封諸王特穆爾布哈為鎮南王鎮揚州播

州蠻宋王保來降己巳徙上都清寧殿於巴伊勒行

宮錦州水溢壞田千頃漂死者百人人給鈔一錠崇

明州海溢漂民舍五百家賑糧一月死者鈔二十貫

十二月壬午監察御史賈屋請祔武宗皇后於太廟不

報敕以來年元夕構燈山於內庭御史趙師魯以水

旱請罷其事從之丙戌以回回陰陽家言天變給鈔

二千錠施有道行者及乞人繫囚以禳之丁亥寧夏

路地震有聲如雷連震者四庚寅赦天下左丞相都

爾蘇與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舊倫伯以私意欲因

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為憲

臺奪官者以詔稿示左司都事宋本本日今警災異而

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

天下司憲視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

世祖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

賊穢者將治之耶置不問耶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

出召江浙行省右丞趙簡為集賢大學士領經筵事

癸巳倫益頂殿己亥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三人

置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御史言比年營繕以衛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

備扈從不報是歲亳州河溢漂民舍八百餘家壞田

二千三百頃免其租大寧路大水壞田五千五百頃漂

民舍八百餘家死者人給鈔一錠

泰定四年春正月乙巳御史臺請親祀郊廟先是監察

御史趙師魯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

誠逆福釐生蒸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

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臺臣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

舊制其命大臣攝之庚寅監察御史辛鈞言西商鬻

寶動以數十萬錠今水旱民貧請節其費不報壬子



以中政院金銀鐵冶歸中書 甲寅鷹師托克托病賜  
鈔千錠 戊午命市珠寶首飾 庚申皇子允坦臧布  
受佛戒於智泉寺 鹽官州海水溢壞捍海隄二千餘  
步 丁卯浚會通河築鄆州護倉隄役丁夫三萬人  
賑遼陽諸路饑 辛未祀先農 二月甲戌祭太祖太  
宗睿宗御容於大承華普慶寺以翰林院官執事 乙  
亥親王額森特穆爾出鎮北邊 壬午狩於鄆州 丙  
戌詔同簽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舊倫燕帖木兒今改教閱諸衛  
軍 戊子進襲封衍聖公孔思晦階嘉議大夫時山東  
廉訪副使王鵬南言思晦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十三

不可明彼與我不其戴天乃列於族與其拜殿庭可乎  
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譜於石而孔氏族  
裔益明 庚寅八百媳婦蠻酋來獻方物 三月辛丑  
皇子允坦臧布出鎮北邊以納哈齊為惠國公商議內  
史府事 癸卯和寧地震有聲如雷 丙午廷試進士  
賜阿拉齊李黼等八十五人及第出身 潮州路判官  
錢珍挑推官梁樹妻劉氏不從誣榻下獄殺之事覺珍  
飲藥死詔戮尸傳首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坐受珍賂  
除名 庚申遣使往江南求奇花異果 辛酉召翰林  
學士承旨張珪集賢大學士廉恂太子賓客王毅悉復  
舊職陝西行臺中丞敬儼為集賢大學士並商議中書  
省事珪乃預經筵事遣使召儼儼令使者先返而挈家  
歸易水 壬戌帝如上都 渾河決發軍民萬人塞之  
夏四月辛未盜入太廟竊武宗金主及祭器以典守  
宗廟不嚴罷太常禮儀院官壬申倫武宗主太常博士  
東明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  
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  
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為集禮而  
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  
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乃請出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十四



閱文牘以資采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  
甲戌倫棕毛鹿頂樓 已卯道州永明縣獠爲寇

癸未鹽官州海水溢侵地十九里命都水少監張仲仁

及行省官發工匠二萬餘人以竹落木柵實石塞之不

止尋命天師張嗣成修醮禳之 癸巳高州獠寇電白

縣千戶張額力戰死之邑人立祠救賜額曰旌義 乙

未禁星於回回司天臺 湖廣獠寇泉州義寧屬縣命

守將捕之 賑河南奉元諸路饑 五月己未占城來

貢 丁卯罷諸王分地州縣長官世襲俾如常調官以

三載爲攷 元江路總管普雙坐贓免遂結蠻兵倫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十五

救復其舊職未幾復飯 是月睢州河溢衛輝路大風

九日木盡偃河南路洛陽縣有蝗四五畝羣鳥食之既

數日蝗再集又食之 六月辛未翰林侍講學士阿魯

衛直學士雅克齊等進講仍命譯資治通鑑以進 中

書參知政事史惟良請解職歸養不允 都爾蘇等以

災變乞罷詔畱之罷兩都營繕工役錄諸郡繫囚 辛

巳造象輿六乘 甲申廣西花腳蠻爲寇命所部討之

乙未汴梁路河決 秋七月己亥御史臺言內郡江

南旱蝗游至非國細故丞相達實特穆爾都爾蘇參知

政事布哈史惟良參議邁努並乞解職帝曰朕當自儆

卿等亦宜各欽厥職 修大明殿 建橫渠書院於郾

縣祀宋儒張載 丁未救經筵講讀官非有代不得去

職 詔諭宗正府決獄遵世祖舊制 庚戌遣翰林侍

讀學士阿魯衛還大都譯世祖聖訓 乙丑周王和實

拉及諸王雅濟格台等來貢賜金銀鈔幣有差 是月

雲州黑水河溢 八月戊辰滹沱河水溢發丁浚冶河

以殺其勢 奉元路治中單鶴言令民採捕珍禽異獸

不便請罷之救應獵者其捕以進 乙亥苗人寇李陔

寨命湖廣行省捕之 庚辰運粟十萬石貯瀕河倉備

內郡饑 田州洞獠爲寇遣湖廣行省捕之 壬辰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十六

史李昌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童童世官河南大爲奸

利請徙它鎮不報 癸巳謚武宗皇后曰宣慈惠聖英

宗皇后曰莊靜懿聖升祔太廟 發衛軍八千修白浮

覆山河隄 是月崇明州海門縣海水溢扶溝蘭陽二

縣河溢沒民田廬並賑之通渭縣山崩礮門地震有聲

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

江陵地同日震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救國子監

仍舊制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 禁僧道買民田違者

坐罪沒其直 壬寅寧夏地震 甲子御史言廣海古

流放之地請以職官贓汙者處之以示懲戒從之 帝



特署敬儼為中正院使復遣使召之乃與疾入見賜食

慰勞親為差吉日視事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

章政事復以老疾辭不從政異元史宰相表以敬儼為

與傳異然表於致和天歷之間 閏月己巳太白經天

帝至自上都壬申以災變赦天下詔問所以弭災者

禮部尚書曹元川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

之實也宜樽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禮祀汰佛

事止造佗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

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攷覈俾得真才之用政異

元史曹元川傳倫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案本紀

及天文志三年夏無日食事蓋本在四年秋而傳文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七

早書一年也今改正 廣西兩江徭為寇命所部捕之 甲戌命

祀天地享太廟致祭五岳四瀆名山大川 賑建昌諸

路饑 冬十月丙申享太廟 己亥御史德珠舊倫德

請擇東官官 己酉以治書侍御史王士點為參知政

事政異宰相表倫十 癸丑江浙行省左丞相托歡達

一月今從本紀 喇罕平章政事高昉以海溢病民請解職不允 丁巳

以御史中丞趙世延為中書右丞以中書參議傅巖起

為吏部尚書御史韓鏞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

入官烏足知天下賢才尚書三品秩巖起累官四品於

法亦不得陞制可鏞濟南人也 壬戌開南州土官阿

只弄率蠻兵為寇雲南行省招捕之 大都路諸州縣

霖雨水溢壞民田廬賑糧二十四萬九千石 是月中

書平章政事致仕尙文卒年九十二追封齊國公諡正

獻文為劉秉忠所薦受知世祖歷事五朝才識宏遠嘗

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累召必勇還家居

緝紳造之隨其器量大小必使受益問者稱之政異尙

元史本傳不繫月今從 廣行省督兵捕之 辛卯雲南蒲蠻來附置順寧府寶

通州慶甸縣 以歲饑開內郡山澤之禁 永平路饑

調其賦三年 陽曲縣地震 十二月庚子發米三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六

萬石賑京師饑 定捕盜合隄內不獲者償其贖 癸

卯命中書右丞趙世延參議韓讓左司郎中姚庸提調

國子監 乙卯翰林學士承旨蔡國公張珪卒於家

是歲汴梁諸屬縣霖雨河決揚州路通州崇州大風

海溢 平樂梧州靜江諸徭並為寇湖廣行省督兵捕

之 前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哈喇托克托奉延祐末托

克托為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特

齊爾先為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復喚

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特齊爾伏誅乃解

家居不出者五年及是卒後追封和寧王諡忠獻托克

托克



托嘗卽宣德別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  
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卽於中祀  
焉 前翰林學士承旨耶律希亮卒希亮性至孝困厄  
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故畫像四時就窮廬陳列  
致奠盡誠盡敬仰漢之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  
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卒年八十一追封漆水郡公諡  
忠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

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元紀二十一 起著雍執徐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泰定帝

致和元年春正月甲戌享太廟 命繪蠶麥圖 乙亥  
詔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遣者笞之  
監察御史鄒惟亨言時享太廟三獻官舊皆勳戚大  
臣而近以戶部大臣爲亞獻人既疎遠禮難嚴肅請仍  
舊制以首臺樞密宿衛重臣爲之 丁丑頒農桑舊制  
十四條於天下仍厲有司以察勤惰 帝將敗柳林己  
卯御史王獻等以歲饑諫帝曰其禁衛士毋擾民家命  
御史二人巡察之 占城來貢方物且言爲交趾所侵  
詔諭解之 禁僧道匿商稅 辛巳靜江徭寇靈川歸  
桂二縣命廣西招討之 戊子罷河南鐵冶提舉司歸  
有司 大都及河間大名諸路饑賑之 二月庚申詔  
改元致和 免河南自實錢糧一年被災州郡稅糧一  
年流民復業者差稅三年疑獄繫三年不決者咸釋之  
癸亥解州鹽池黑龍隄壞調番休鹽丁修之 賑陝  
西諸路饑 三月庚午雲南安龍寨土官岑世忠與其  
弟世興相攻籍其民三萬二千戶來附歲輸布三千匹



請立宣撫司以總之不允置州一以世興知州事知縣  
 二聽世忠舉用仍諭其兄弟共處 達實特穆爾都爾  
 蘇言災異未弭由官吏以罪黜罷者怨悻所致請量才  
 敘用從之 辛未大天源延壽寺顯宗神御殿成置總  
 管府以司財用 己卯帝御聖教殿受無量佛戒於帝  
 師庚辰命僧千人修佛事於鎮國寺 甲申遣戶部尙  
 書李嘉努往鹽官祀海神仍集議修海岸丙戌帝師命  
 僧修佛事於鹽官州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以厭海溢  
 帝敗於柳林以疾還宮時簽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  
 兼總環衛以帝在位五年相本未固而都爾蘇狡復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二

用人心不附遂謀立武宗之子以微大功諸王圖阿穆  
 爾台舊倫阿馬太常禮儀使噶海齊舊倫哈穆宗正達  
 噶噶齊庫庫楚等亦與雅克特穆爾謀曰主上之疾日  
 臻今將往上都如有不諱吾黨扈從者執諸王大臣般  
 之居大都者即縛大都省臺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  
 極傳檄守禦諸關則大事濟矣戊子帝如上都滿圖庫  
 庫楚等扈從西安王喇特納實哩舊倫阿刺忒居守雅  
 克特穆爾舊倫熱帖亦留京師 賑河南四川饑 夏  
 四月丙申欽州猶黃焱等為寇命湖廣行省備之 己  
 亥達實特穆爾都爾蘇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

者除其名從之 己酉御史楊倬等以民饑請分僧道  
 儲粟濟之不報 戊午禁偽造金銀器 是月崇明州  
 大風海溢 五月甲子遣官分護流民還鄉仍禁聚至  
 千人者杖一百 丙寅廣西普寧縣僧陳慶安倫亂僧  
 號改元 癸酉籍在京流民廢疾者給糧遣還 大理  
 怒江甸土官阿哀尔寇樂辰諸寨命雲南行省督兵捕  
 之 庚辰有流星大如缶其光燭地 秋七月辛酉朔  
 寧夏地震 庚午帝崩於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帝  
 在位災異數見然能守祖宗之法天下號稱治平 己  
 卯大寧路地震 乙酉皇后皇太子降旨諭安百姓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三

雅克特穆爾聞帝崩謀於西安王喇特納實哩陰結勇  
 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典聖宮雅克特穆爾率阿喇  
 特穆爾佛倫齊等一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眾曰武宗  
 皇帝有子二人大統所在當迎立之敢有不順者斬乃  
 手縛平章政事烏巴圖爾巴延徹爾分命勇士執中書  
 左丞托多參知政事王士熙參議托克托吳秉道侍御  
 史特默格邱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雅克特  
 穆爾與西安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  
 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洩漏於是籍  
 府庫錄符印召百官入內聽命時周王和實拉方遠在



沙漠猝未能至慮他生變乃遣前河南行省參政明塔棟阿舊倫明里董阿今改前宜政使達里瑪實勒馳驛迎懷王圖卜特穆爾於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令簡兵以備扈從是日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拜布哈為中書左丞相太子詹事塔斯哈雅為中書平章政事前湖廣行省右丞蘇蘇為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知政事王布璘濟達為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翰林學士承旨伊勒齊通政院使達什分典機務調兵守禦關要以諸衛兵屯京師出府庫犒軍士諸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謁選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四

受命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眾皆愕然始知有定向雅克特穆爾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或再徙人莫知其處弟薩敦舊倫撒敦今改子騰斯吉舊倫唐其勢今改時留上都密遣達實特穆爾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 乙未調諸衛兵守居庸關及盧兒嶺丙申遣左衛率使圖魯將兵屯白馬甸隆鎮衛指揮使鄂圖曼將兵屯泰和嶺丁酉發中衛兵守遷民鎮又遣薩里布哈等往江陵趣懷王早發且令達實特穆爾矯為使者自南來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 戊戌徵宣靖王雅克布哈於山東己亥徵兵遼陽 明塔棟阿等至汴梁以其謀密告巴

延巴延曰此吾君之子也即集僚屬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糧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貨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止之以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之具嚴徵邏斥堠日披堅執銳與僚佐屬掾籌其便宜即遣去衣扣布哈以其事馳告懷王又使羅勒報雅克特穆爾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效巴延別募勇士五千人以迎懷王而躬勒兵以俟參政托克台曰今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五

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令特默齊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圖保性命它何計哉巴延不從其言是夜托克台懷刃欲殺巴延為雙巴延覺拔劍殺之奪其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匹懷王命薩哩布哈拜巴延河南行省左丞相 庚子發宗仁衛兵增守遷民鎮 辛丑遣萬戶徹里特穆爾將兵屯河中 癸卯河南行省般平章濟里右丞濟特穆爾 是日明塔棟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王特穆爾布哈威順王寬徹布哈湖廣行省特穆爾布哈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瑪合謨送京師以集慶代之 丙午



遣前西臺御史資瑪赫巴等諭陝西 丁未命薩敦以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 戊申復命柰曼台為北使稱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來中外乃安 己酉上都諸王們圖阿穆爾台宗正達魯噶齊庫庫楚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瑪噶集賢侍讀學士烏魯斯布哈太常禮儀院使噶海齊等十八人同謀援大都事覺都爾蘇殺之 庚戌懷王至汴梁前翰林學士承旨阿爾哈雅以父愛家居聞王來即易服出迎至汴郊王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屬橐駝環甲冑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即叩首勸進王解金鎧寶刀及海東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六

鵠文豹賜巴延明日扈從北行阿爾哈雅鎮汴高價糴粟以時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 辛亥薩里布哈至自江陵言懷王已啟塗是日拜雅克特穆爾知樞密院事 壬子阿蘇衛指揮使托克托穆爾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 癸丑上都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犯京畿留遜王托克托諸王博囉特穆爾太師多岱左丞相都爾蘇知樞密院事特穆爾圖居守 甲寅資瑪赫巴等至陝西皆見殺 乙卯托克托穆爾及上都諸王實喇平章政事柰瑪岱詹事奇徹戰於宜興斬奇徹於陳擒柰瑪岱送京師

殺之實喇敗走 丙辰雅克特穆爾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懷王至京師入居大內 貴赤衛指揮使托克實率其軍自上都來歸命守古北口 戊午懷王以蘇蘇為中書平章政事前御史中丞曹立為中書右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友諒為中書參知政事河南行省左丞相巴延為御史大夫中書左丞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己未以河南萬戶伊蘇岱爾同知樞密院事 上都梁王旺沁右丞相達實特穆爾太尉布哈平章政事瑪魯御史大夫寧珠等兵次榆林 隆鎮衛指揮使赫善謀附上都坐乘市籍其家 九月庚申朔雅克特穆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七

爾督師居庸關遣薩敦襲上都兵於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 隆鎮衛指揮使鄂多曼以兵襲上都諸王明里托穆爾托穆齊於陀羅臺執之歸於京師時都爾蘇在上都立皇太子喇實晉巴舊名阿速為皇帝年方九歲改元天順 命有司括馬 中書左丞相拜布哈言回回人哈哈迪自至治間貸官鈔違制別往番邦得寶貨無筭法當沒官而都爾蘇私其種人不許今請籍其家從之 雅克特穆爾請瑪哈謨從之 陝西兵入河中府劫行用庫鈔萬八千錠殺同知府事布圖倫 壬戌命蘇蘇宣諭中外曰晉在太祖以及列聖臨御



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典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請政務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 以高昌王特穆爾布哈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爲宣徽院使 徵五衛屯田兵赴京師賜上都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 樞密院言河南行省軍列成淮西距潼關河中不遠湖廣行省軍唯平陽保定兩萬戶號稱精銳請發斬黃成軍一萬人及兩萬戶軍爲三萬命湖廣參政鄭昂霄萬戶托克托穆爾將之並黃河爲營以便徵遣從之 召雅克特穆爾赴闕 上都諸王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八

森特穆爾遠東平章圖們岱爾舊倫圖滿以兵入遷民鎮遣薩敦往拒至薊州東流沙河累戰敗之 丁卯雅克特穆爾率諸王大臣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固辭曰大兄在朝漢子敢紊天序乎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問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著吾意以示天下而後可 遣元帥阿圖爾守居庸關 上都軍攻碑樓口指揮使伊蘇岱爾禦之不克 戊辰以大司農明塔棟阿大都留守庫庫台並爲中書平章政事 募勇士從軍遣使分行河間保定真定及河南等路括民馬徵鄆陵縣河西軍赴闕 命

襄陽萬戶楊克忠鄧州萬戶孫節以兵守武關 己巳鑄御寶成 立行樞密院於汴梁以同知樞密院伊蘇岱爾知行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太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以招疊弩分給守關軍士 辛未常服謁太廟 是日額卜德呼勒特默格棄市托多王士熙巴延徹爾托歡等各流於遠州並籍其家 壬申懷王卽皇帝位於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大赦詔曰我世祖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九

而與賊臣特克實額森特穆爾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徧歷艱險臨御之事豈復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唯謹於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都爾蘇烏拜都喇專權自用疎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鈔躬朕以非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室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皇皇己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



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歷元年可大赦天下 癸酉封雅克特穆爾為太平王以太平路為會邑賜平江官地五百頃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平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時遼東圖們岱爾兵至薊州即日命雅克特穆爾將兵擊之己亥次三河而旺沁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屯三家丙子雅克特穆爾蓐食倍道而進丁丑抵榆河關帝出齊化門視師將親督戰雅克特穆爾單騎請見曰陛下出民必驚凡剪寇之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以安黎庶帝乃還 先是徵左右阿蘇衛軍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十

幼赴京師不行者斬籍其家阿蘇衛指揮呼圖布哈塔哈特穆爾等於是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 戊寅諭中外曰近以奸臣都爾蘇額卜德將勒潛通陰謀變易祖宗成憲既已明正其罪凡回回種人不預其事者其安業勿懼有因而煽惑其人者罪之 命雷守司完京城軍士乘城守禦 雅克特穆爾與旺沁前軍遇於榆河北奮擊敗之迨至紅橋北旺沁將樞密副使阿喇特克爾指揮呼圖特穆爾引兵會戰阿喇特穆爾執戈入刺雅克特穆爾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其左臂部將和尙馳擊呼圖特穆爾亦中其左臂二人驍將也

敵為奪氣遂卻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陳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於白浮南命知院伊蘇岱爾巴都爾伊訥斯等分為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 庚辰詔諭御史臺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凡有刺舉並著其罪無則勿妄以言廉訪司書吏當以職官教授吏員鄉貢進士參用 加封漢前將軍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遣使祀其廟 辛巳雅克特穆爾與上都軍大戰於白浮之野雅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蘇特穆爾等將精銳百騎鼓噪射其營敵眾驚擾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壬午天大霧旺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十一

等竄身山谷癸未集散卒復來戰雅克特穆爾率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命薩敦前軍繞其後部曲巴都爾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亂自相擊已乃西遁遲明追及於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賜雅克特穆爾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陳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憑高督戰可也雅克特穆爾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旺沁單騎亡命薩敦追之不及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乃遣薩敦為先驅雅克特穆爾以大軍繼其後



至石槽敵軍方炊揜其不備直搗之大軍並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博囉特穆爾等獻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計餘兵奔竄夜遣薩敦襲之逐出古北口（攷異元人撰太平王德勝廟碑以頌雅克特穆爾之戰功其詞云非因其地利待其人力向其高詐而勝也以德而勝哉非奉天時致天討不能也元史文宗紀及雅克特穆爾傳亦多偏袒之詞錢辛指曰天歷之君臣乘國有大器大都空虛挾其權謀詐力以奪人主之柄爾慮天下議其後因誣音郎以惡名而當時傾危附之徒倫為文詞大書淡刻謂奉天時以致天討然萬世公論其在可欺乎元史於泰定天歷之間多徇曲筆未清安王庫布哈（舊倫謂不等將陝西兵潛由潼關南水門入萬戶博囉棄關走庫布哈等分據陝州諸縣引兵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 丁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三

圖們岱爾及諸王伊蘇特穆爾軍陷通州將襲京師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會京城里長召募丁壯及百工合萬人與兵士為伍乘城守禦命居庸關及冀寧保德靈石代崞嵐石汾隰吉州諸關皆穿堊壘石為固調丁壯守之 戊子陝西行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引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薩里特穆爾軍潰而遁官吏皆棄城走額森特穆爾悉以其黨代之 有司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有不服者詔遣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中書左司郎中策丹言於雅克特穆爾曰上新即位雲南四川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

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江浙豪奢之地使臣不得厭其所需則造言以陷之耳雅克特穆爾以言於帝事乃止冬十月己丑朔日將昏雅克特穆爾抵通州乘圖們岱爾等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秫稽衣以氈衣然火為疑兵夜遁辛卯渡河追之上都諸王圖喇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遣托克托穆爾等將兵四千援之紫荆關潰率南走保定因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錫及故蔡國公張珪子武昌萬戶景武等率民持梃擊死數百人壬辰額森特軍至保定殺阿里錫及張景武兄弟五人並取其家貲 癸巳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三

克特穆爾及陽翟王太平國王多羅岱等戰於檀子山之棗林騰吉斯陷陳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宵遁遣薩敦追之不及而還 忽喇台等兵自紫荆關進逼涿州至良鄉游騎犯南城甲午托克托穆爾章吉與額森特合兵擊之轉戰至盧溝橋呼喇台被創據橋而宿乙未雅克特穆爾率諸將循北山而西合脫銜繫囊盛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於盧溝河呼喇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帝大悅丙申賜宴興聖殿盡歡而罷 丁酉以縉山縣民十人嘗為旺沁鄉導誅其為首者四人餘各杖一百籍其家貲妻子分賜守



關軍士 戊戌諸將追阿喇特穆爾等至紫荆關獲之  
送京師皆棄市己亥圖們岱爾軍復入古北口雅克特  
穆爾以師赴之戰於檀州南野敗之東路蒙古萬戶哈  
喇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皆潰圖們岱爾走還遼東  
使者頒詔於甘肅至陝西行省行臺官塗毀詔書械  
使者送上都湘寧王巴喇實里引兵入冀寧殺掠吏民  
時太行諸關守備皆缺冀寧路來告急救萬戶和尚將  
兵由故關援之冀寧路官募民兵迎敵和尚以師為殿  
殺獲甚眾會上都兵大至和尚退保故關冀寧遂陷初  
齊王伊噶特穆爾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聞帝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古

位乃趕上都圍之上都屢敗勢蹙辛丑都爾蘇奉皇帝  
寶出降梁王旺沁遁遼王托克托為齊王所殺遂收上  
都諸王符印天順帝喇實哥巴不知所終後經世大  
詔既下於是都爾蘇之罪暴於中外同心奮勇敵  
敵率至歸聖神聖宗社莫安三閱月之間天下晏然此  
元人為文宗飾瑪也明邱潘世史正綱云泰定帝乃裕  
宗之嫡孫甘喇瑪之子於屬為宗子非不當立者也  
英宗為特克實所弑諸王迎立之上初不與其謀武宗  
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據則非其所有矣泰定  
初立之年喇實哥巴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卜  
特穆爾遣兵攻之以致於死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  
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卜特穆爾也案元史載天歷  
初年事多本於經世大典潘所論頗得事理之平故錄  
之 壬寅以宜徽使額森特知行樞密院事宜徵制使  
章吉為行樞密院副使與知樞密院事伊蘇岱爾等將

兵西行擊潼關軍以張珪女歸額森特癸卯額森特穆  
爾軍至晉寧本路軍皆遁 甲辰晉邸及遼王所轄路  
府州縣達魯噶齊並罷免禁錮選流官代之 丙午中  
書自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貲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  
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制可 丁未告祭於  
南郊 己酉陝西兵奪武關萬戶楊克忠等兵潰 庚  
戌帝御興聖殿齊王伊噶特穆爾及諸王大臣奉上皇  
帝寶都爾蘇等從至京師下之獄分遣使者檄行省內  
郡罷兵以安百姓 壬子以河南江西湖廣入貢駕鷲  
太頻令減其數以省驛傳 癸丑雅克特穆爾辭知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古

密院事命其叔父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代之  
御史臺言近北兵奪紫荆關官軍潰走掠保定之民本  
路官與故平章張珪子景武等五人率其民以擊官軍  
額森特不俟奏聞輒擅殺官吏及珪五子珪父祖三世  
為國勲臣即珪子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  
家又以其女歸額森特誠非國家待遇勲臣之意帝命  
中書革正之 甲寅罷徵政院改立儲慶使司 湘寧  
王巴喇實爾之冀寧還次馬邑元帥伊蘇岱爾執送京  
師 丁巳毀顯宗室升順宗祔右穆第二室成宗祔右  
穆第三室武宗祔左昭第二室仁宗祔左昭第四室英



宗附右穆第四室 加命雅克特穆爾爲達喇罕仍命  
子孫世襲其號 戊午詔廷臣曰凡今臣僚惟丞相雅  
克特穆爾大夫巴延許兼三職署事餘者並從簡省百  
司事當奏者共議以聞不許獨請上都官吏自八月二  
十一日以後擢用者並追收其制 敕天下僧道有妻  
者皆令爲民 盜殺太尉布哈初布哈乘國家多事率  
眾剽掠居庸以北皆爲所擾至是盜入其家殺之與和  
路當盜死罪刑部議以爲布哈不道眾所聞知遇盜殺  
之而本路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聞於法不當中書以  
聞帝嘉其議 是月河南行省平章阿爾哈雅集省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六

官問禦西兵之策無有言者阿爾哈雅曰汴在南北之  
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  
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  
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  
翼廬州沂鄆礮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喇魯鄧州  
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及蒙古兩  
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資裝  
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  
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  
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括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

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溯  
黃河運至於陝雜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至滎陽以達於  
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眾曰  
唯命即日部分行事使廉訪使董守忠僉事錫蘇往南  
陽右丞圖特穆爾廉訪使布延往虎牢分遣兵馬聽其  
調用餽餉相望阿爾哈雅親閱實之自虎牢之南至於  
襄漢無不畢給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  
湖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爾哈雅便宜擇才以使之朝廷  
皆從其請已而西兵北行者渡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  
者特然格過武關殘鄧州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七

所過殺官吏焚廬舍且西結襄嘉特以蜀兵至阿爾哈  
雅謀知之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特然克  
又設備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俾舟艦以待戰十九日與  
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  
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諸軍  
斂兵而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爾哈雅前後遣使  
告於朝輒爲額特森所留不得朝廷音問阿爾哈雅親  
出拊循其民修城關以備衝突戒率伍以嚴守衛雖當  
危急怡然如平時眾賴以安 十一月庚申以江南行  
臺御史王珪仁言汰近歲白身入官者 敕行臺凡有



糾劾必由御史臺陳奏勿徑以封事聞 辛酉額森特  
 兵至武安額森特穆爾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  
 所署官吏 癸亥帝宿齋官甲子服袞冕享於太廟  
 是日西兵逼汴城將百里而近阿爾哈雅召行院憲司  
 諸將吏告之曰吾荷國厚恩惟有一死以報上敵亦烏  
 合之眾何所受命而敢犯我誠使知聖天子之命則眾  
 沮而散耳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赦其脅從註誤而  
 整軍西向以臨之別遣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  
 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必成擒於鞏洛之間矣眾皆曰  
 善即日與行院出師會使者自大都還言齊王已克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六

都奉寶璽來歸刻日至京阿爾哈雅乃置酒相賀發書  
 告屬郡及江南三省又募士得蘭珠者賚書諭之朝廷  
 亦遣都護伊嚕特穆爾以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  
 軍多欲散走且聞行省院以兵至朝廷又使參政馮布  
 哈親諭之靖安王乃遣使四輩與蘭珠來請命遂巡而  
 去阿爾哈雅乃解嚴斂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之被  
 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亦皆遣還  
 朝廷遷阿爾哈雅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以綏定之  
 庚午命總宿衛官分簡所募勇士非舊嘗宿衛者皆罷  
 去 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浙江行省選廉吏征其

稅 中書省言今歲既罷印鈔本來歲擬印至元鈔一  
 百一十九萬二千錠中統鈔四萬錠監察御史言戶部  
 鈔法歲會其數易故以新期於流通不出其數邇者都  
 爾蘇以上都經費不足命有司刻板印鈔今事已定宜  
 急收毀從之 監察御史薩里布哈索諾木于欽張士  
 宏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近因特  
 們德爾擅權竊位假刑賞以濟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  
 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賞罰不可不嚴宜  
 命有司務合輿情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  
 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 辛未特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六

格兵入襄陽本路官皆遁襄陽縣尹谷廷珪主簿張德  
 獨不去西兵執之使降不屈死之時僉樞密院事塔海  
 擁兵南陽不救 壬寅雅克特穆爾言向者上都舉兵  
 諸王實喇樞密同知阿奇喇等十人南望宮闕鼓噪其  
 黨拒命逆戰情不可恕詔各杖一百七流遠州籍其家  
 賈 甲戌居泰定后雍吉喇氏於東安州 丙子蘇蘇  
 坐受賂杖之徙襄陽以母年老詔留之京師 丁丑以  
 躬祀太廟禮成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荆王伊  
 蘇布十遣使傳檄至襄陽特默格引兵走 己卯中書  
 省言內外流官年及致仕者並依階敘授以制敕今後



不須奏問從之 諸衛漢軍及州縣丁壯所給甲冑兵仗皆令還官 庚寅遣使奉迎皇兄周王和實拉於漠北 以中政院使敬儼爲中書平章政事 壬午第三皇子寶寧更爲太平訥命大司農邁珠保養於其家 詔行樞密院罷兵還 癸卯上都左丞相都爾蘇伏誅 磔其尸於市梁王旺沁亦賜死瑪謨錫寧珠薩實密實額森特穆爾等皆棄市時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敬儼抗論謂是皆循例從行殺之非罪眾賴以獲免 甲申命威順王庫春布哈舊倫寬微不花今改還鎮湖廣先是帝嘗命王征八番而蜀省囊嘉特拒命未平南臺御史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三

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爲左丞殺其首平章寬春等稱兵燒絕棧道烏蒙路教授杜巖肖謂聖明繼統方內大寧省臣當罷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囊嘉特杖之一百七禁錮之 十二月庚寅命通政院整飭蒙古驛諸關隘嘗毀民屋以塞者賜民鈔俾完之 丙午謁武宗神御殿 御史臺言額森特將兵所至擅殺官吏俘掠子女貨財詔刑部鞠之籍其家杖之竄於南寧命其妻歸父母家 庚子赦天下 辛丑江南行臺御史言遼王托克托自其祖父以來屢爲叛逆蓋因所封地大物眾宜削王號處其子孫遠方而析其元封分地詔中外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三



謁所至成聚 是歲兩都擄兵漕舟後至直沽者不果

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海道都漕運萬戶

于克敬曰若平時而往返如是誠為可罪今蹈萬死完

所漕而還豈得已哉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

京師從之 雅克特穆爾議封巴延王爵祇論附之參

議中書省事策丹獨不言雅克特穆爾問故策丹曰巴

延已為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

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

宜請於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寢其議 前集賢直

學士鄧文原奉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自致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 三

歸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復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

皆以疾不赴後謚文肅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元紀二十三 起居維大荒落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 諱和實拉武宗長子也母曰

烈今氏帝以大德四年十一月壬子生十一年於武宗入繼大統立仁宗為皇太子命以次傳於帝武宗崩仁宗立延祐三年春立英宗為皇太子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陝西從臣不欲南行擁帝

至金山之北遂居焉

天歷二年春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總左右奇徹及

龍翔衛命雅克特穆爾兼統之 庚申遣前翰林學士

承旨布達實哩赴周王行所仍命太府太監實喇卜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沙刺班 奉金幣以往 平章政事敬儼以傷足告歸

敬儼之歸本傳於年月一辛酉以高昌王特穆爾布哈不甚詳晰今從宰相表

為中書左丞相大司農王毅為平章政事 周王遣和

勒圖達遜喇至京師以巴特穆爾扈從有功遣使以幣

帛百匹即行所賜之 武寧王庫庫圖遣使來言周王

啟行之期 癸亥以雅克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初雅克

特穆爾乞解相印還宿衛帝勉之曰卿已為省院惟未

入臺其聽後命至是遷御史大夫依前錄軍國重事達

喇罕太平王 甲子齊王伊嚕特穆爾薨 乙丑命中

書左丞伊勒特穆爾迎周王 丙寅帝幸大承恩福元



寺 戊辰遣使獻海東鵠於周王 辛未中書省言近  
籍沒奇徹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自今  
臣僚有罪籍沒者其妻其子它人不得陳乞沒爲官口  
從之 壬申遣近侍星吉巴勒以詔往四川諭囊加特  
癸酉以遼陽首高麗肇州三萬戶將校從逆舉兵犯  
京畿拘其符印制敕 囊嘉特乞師於鎮西武靖王綽  
斯班綽斯班以兵守關隘 甲戌復命太僕卿嘉暉獻  
海東鵠於周王 丙子皇后廢臣章珠圖等七人授集  
賢學士等官 丁丑囊嘉特攻破播州貓兒壩隘宣慰  
使楊雅爾布哈開關納之陝西蒙古軍都元帥布哈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二  
者囊嘉特之弟囊嘉特遣使招之布哈台不從斬其使  
中書省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鶴獅豹之食  
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鶴舊止  
六百二十八戶今增至二千四百戶又佛事歲費以今  
較舊增多金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  
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簡汰從之 壬午  
周王遣常侍博囉及特殊勒先至京師賞以金幣居宅  
仍遣內侍圖嘉瑋如周王行所 乙酉薩題等見周王  
於行幄致命辭勸進 播州楊萬口引四川賊兵至烏  
江峯官軍擊敗之八番元帥圖楚克破烏江北岸賊兵

復奪關口諸王伊嚕特穆爾統軍五萬五千至烏江與  
脫出會囊嘉特焚雞武關大橋又燒絕棧道 丙戌周  
王即皇帝位於和寧之北是爲明宗扈行諸王大臣咸  
入賀乃命薩題遣人還報京師已而布達實里等輩金  
鉅幣帛至遂遣薩題等還京師帝命之曰朕弟囊觀書  
史邇者得毋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  
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 奉  
元蒲城縣民王顯政五世同居衛輝安寅妻陳氏河間  
王成妻劉氏冀寧李孝仁妻寇氏濮州王義妻雷氏南  
陽郟二妻張氏懷慶阿魯輝妻翟氏皆以貞節聞並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三  
其家 二月己丑曲赦四川囊嘉特 庚寅大都復以  
雅特穆爾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餘如  
故辛卯御大明殿冊命皇妃永吉喇氏 壬辰宣靖王  
邁努自大都來覲於行在 癸巳大都遣翰林侍講學  
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里 囊嘉特據雞武關奪三义  
柴關等驛以書誘鞏總帥汪延昌又進兵至金州據白  
土關陝西行省督軍禦之大都樞密院言囊嘉特阻兵  
四川其亂未已請命鎮西武靖王綽斯班等皆調軍以  
湖廣行省官托歡集賽博囉及鄭昂霄總其兵進討戊  
戌命察罕托諾爾宣慰使薩特密實將本部蒙古軍會



鎮西武靖王討四川 頒行農桑輯要及栽桑圖 辛丑大都中書省議追尊皇妣伊奇哩氏曰仁獻章聖皇后唐古氏曰文獻昭聖皇后伊奇哩明宗母唐古文宗母也 丙午囊嘉特分兵逼襄陽湖廣行省調兵鎮播州及歸州 辛亥大都論廷臣曰薩題還言大兄已卽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選其詣行在以聞 廬州路合肥縣地震 壬子命有司造行在帳殿 癸丑諸王伊嚕特穆爾等至播州招諭土官之從囊嘉特者楊延里布哈及其弟等皆來降 大都立奎章閣學士院秩正三品以翰林學士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四

旨呼圖魯都爾集賢大學士趙世延並爲大學士侍御史薩題翰林直學士虞集並爲侍讀學士又置承制供奉各一員遣使以除目奏於行在帝竝從之 三月戊午朔帝次潔堅察罕之地 辛酉大都遣右丞相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於行在所御史中丞巴實喇知樞密院事圖爾哈特穆爾等各率其屬以從復命有司以金鉅幣帛詣行在所賜予因謂其廷臣曰寶璽旣北上繼今國家政事其遣人聞於行在所 癸亥大都命有司造乘輿服御北迎大駕 大都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乾寧潭州曰天臨

丙寅耀里特穆爾自行在還大都論旨曰朕至上都宗王大臣必皆會集有司當備供帳上都積貯已爲都爾蘇所耗大都府藏間亦盡虛供億如有不足其以御史臺司農寺樞密宣徽宣政等院所貯充之 戊辰雲南諸王達實布哈圖沁布哈及行省平章瑪呼斯等集眾五萬數丞相額森吉尼專擅十罪將殺之額森達爾遁走八番達實布哈僞署參知政事等官 己巳大都命改集慶潛邸建大龍翔集慶寺以來歲興工 夏四月壬辰大都命浚涿州漕運河 癸巳雅克特穆爾見帝於行在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勲拜太師仍命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五

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達喇罕太平王餘竝如故復諭雅克特穆爾等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竝仍其舊卿等其以朕意諭之雅克特穆爾曰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係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帝然其言以武宗舊人哈瑪爾圖舊哈八爲中兒禿今改書平章政事前中書平章政事巴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常侍博囉爲御史大夫 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樞密院事和錫領行樞密院事賽特穆爾邁努竝同知行樞密院事是日帝宴諸王大臣於行殿雅克特穆爾哈瑪爾圖巴特穆爾博囉等侍帝特命臺臣曰太祖



皇帝嘗訓飭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  
係累卽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  
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齊爾賓達傑爾二人協司其  
政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  
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  
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  
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缺失卿亦  
以聞朕不以責也 乙未特命博囉等傳旨宜諭雅克  
特穆爾巴特錫和實哈瑪爾圖巴特勒等曰凡省院臺  
百司庶政詢謀僉同標譯所奏以告於朕軍務機密樞  
密院當卽以聞毋以夙夜爲間而稽留之其它有所言  
必先中書院臺其下百司及督御之臣毋得隔越陳請  
宜宣諭諸司咸俾聞知倘違朕意必罰無赦 丁酉以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特穆爾圖爲上都留守 己亥湖  
廣行省參知政事博囉奉詔至四川赦囊嘉特罪囊嘉  
特等聽詔蜀地悉定諸省兵皆罷 癸卯遣使如京師  
卜日命中書左丞相特穆爾布哈攝告卽位於郊廟社  
稷遣武寧王庫庫圖平章政事瑪哈爾圖立皇弟圖卜  
特穆爾爲皇太子仍立詹事院罷儲慶司 以徹爾特  
穆爾爲中書平章政事關爾吉爲中書右丞 乙巳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六

察御史言嶺北行省控制一方廣輪萬里實爲太祖肇  
基之地國家根本係焉方面之寄豈可輕任平章達錫  
濟素非勲舊奴事都爾蘇偏起宿衛輒爲右丞俄陞平  
章年已七十眊昏殊甚左丞瑪謨本晉邸部民以女妻  
都爾蘇引爲都水遂除左丞郎中羅勒市井小人呼魯  
呼乃晉邸衛卒不諳政務竝宜黜退帝曰御史言甚善  
其竝黜之又諭臺臣曰御史劾嶺北省臣朕甚嘉之繼  
今所當言者勿有所憚被劾之人苟營求申訴朕必罪  
之或廉非其實毋輒以聞 五月丁巳嗣帝次多勒巴  
津之地 是日皇太子賜雅克特穆爾父祖紀功碑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七

戊午遣豫王特納實哩還大都 己未皇太子遣翰  
林學士承旨鄰特穆爾來迎大駕 庚申帝次鄂爾水  
東癸亥次拜薩濟圖之地 是日皇太子復遣翰林學  
士承旨鄂爾多來迎大駕 乙丑命有司給行在宿衛  
士衣糧及馬芻豆 庚午帝命雅克特穆爾陞用嶺北  
行省官吏其餘官吏竝賜散官一級選用潛邸舊臣及  
扈從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  
甲戌皇太子命中書省臣擬用中書六部官奏於行  
在所 壬申次溫都爾海之地以重嘉努爲御史中丞  
乙亥次呼圖喇敕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太子



故寶不知所在近侍巴布哈言寶藏於上都行幄遣人於上都索之無所得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大駕鎮南王特穆爾布哈及諸王駙馬扈衛百官悉從行市馬二百匹載乘輿服御送行在所 六月丁酉陞都督府為大都督府 壬寅戒近侍毋得輒有奏請 庚戌皇太子次於上都之六十店 辛亥帝次哈爾納圖之地詔中書省臣凡國家銓選錢穀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 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它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八

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它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 壬子海運糧至大都凡百四十萬九千一百三十石 是月皇太子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書院祀周文憲王仍命設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 秋七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自六月壬子雨至是日乃已 己未皇太子更定遷徙法凡應徙者驗所居遠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還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無過則量

移之所遷人死妻子願歸土者聽著為令 壬申監察御史巴迪斯言朝廷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其供給軍需賞賚將士所費不可勝計況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遑遑流移者眾此正國家節用之時也如果有功必當賞賚者宜視其官之崇卑而輕重之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宜悉停罷以紓民力帝嘉納之仍敕中書省以其言示有司 癸酉太白經天 丙子皇太子受新寶 辛巳冀寧陽曲縣兩雹大者如雞卵 八月乙酉朔帝次鴻和爾舊倫王忽察都今改之地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宴皇太子

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葬起輦谷皇太子入臨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皇太子後異元史續編云故老言雅克特穆爾奉主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問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於太子其說不合據庚申外史云文宗疾大漸召皇太子於其說不合事為朕生平大錯鴻和尼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是以明宗為被弒矣明宗暴崩實雅克特穆爾之故而文宗亦不得辭其罪劉基集中有犬馬引譏順帝不能報蓋天之仇則當日草野俱多物議矣但飲毒之說究無確証今仍從元史書 皇太子疾驅而還之而庚申外史所述亦附見於後 雅克特穆爾從行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環甲胄繞幄殿巡護壬辰次博囉察罕以巴延為中書省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相依前太保奇徹台阿爾斯蘭哈雅趙世延竝中書參知政事甘肅行省平章多爾濟爲中書右丞中書參議阿榮太子詹事丞趙世安竝中書參知政事前右丞相達實特穆爾知樞密院事特穆爾布哈及上都留守特穆爾圖竝爲御史大夫 宣政院使回回閻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回回與弟庫舊作庫皆爲時之名臣世號雙璧皆博果密之子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雅克特穆爾遂與諸王大臣陳勸復進大位 丙申流諸王圖喇楚於海南 戊戌四川囊嘉特以指斥乘輿坐大不道棄市 己亥皇太子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十一

屢爽節宜信使往來相望於道八月一日大駕次鴻和爾朕切瞻對之有期兼程先進相見之頃悲喜交集何數日之間而官車弗駕國家多難遽至於斯念之痛心以夜繼旦諸王大臣以爲祖宗基業之隆先帝付託之重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請卽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帝奄棄方新銜哀辭對固請彌堅執誼伏闕者三日皆宗社大計乃以八月十五日卽皇帝位於上都可大赦天下 辛丑立寧徽寺掌明宗官分事壬寅以鈔萬錠幣帛二千匹供明宗皇后費用 乙巳發諸衛軍浚通惠河 丙午自庚子至是日晝霧夜晴 丁未以瑪薩爾岱爲上都留守瑪薩爾岱前爲陝西行臺侍御史坐塗毀詔書得罪以其兄巴延有功故特官之 曹元用自曲阜代祀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大禧宗裡院副使缺中書請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會卒帝嗟悼久之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獻 己酉車駕發上都 庚戌改詹事院爲儲政院以巴延兼儲政院使 河東宣慰使哈克繼託朝賀爲名斂所屬鈔千錠入已事覺徵鈔還其主救自今有以朝賀斂鈔者以枉法論罪 甲寅監察御史劾前丞相齊布哈符以賊罷天歷初因人成功遂居相



位既矯制以瑪間家賞賜平章蘇蘇又與蘇蘇等潛於日者推測聖筭今奉詔已釋其罪請竄諸海島以杜奸萌帝曰流竄海島朕所不忍其并妻子置之集慶加封大都城隍為護國保寧王 景州舊縣尹呂思誠差民戶為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像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勸教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俾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輸倫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弊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十一

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漢董仲舒祠 九月乙卯朔市故宋太后全氏田賜大承天護聖寺 辛酉詔凡往明宗所送寶官吏越次超陞者皆從黜降 丁卯帝至自上都 戊辰敕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為經世大典 敕使者頒詔赦率日行三百里既受命逗遛三日及所至飲宴稽期者治罪受賂者以枉法論 辛未監察御史劾奏知樞密院事達實特穆爾阿附都爾蘇又與旺沁舉兵犯闕

今既待以不死而又付之兵柄事非使詔罷之 癸酉帝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特們德爾諸子索珠舊倫鎖等明宗嘗救流於南方雅克特穆爾言天歷初有勞於國請各遣還田里從之 甲戌命江浙行省明年漕運糧二百八十萬石赴京師 乙亥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災者眾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度之時也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丙子以衛輝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十二

早罷蘇門歲輸米二千石 論額森特以不忠不敬伏誅 癸未建顏子廟於曲阜所居陋巷 時方建龍翔集慶寺命阿榮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南臺御史蓋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觀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惠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晉漢高祖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慰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



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  
理哉書奏爲免臺臣監役 關中大饑帝問奎章侍書  
學士虞集何以救民之饑對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有  
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譟興焉不幸大災之餘正君子  
爲治倫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  
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  
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阨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  
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  
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  
者均齊方正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十四

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  
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耳  
遂寢其議 以張養浩爲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初養浩  
以父老棄官歸養屢徵不赴及聞陝西中丞之命卽散  
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賑之  
道經華山禱雨於嶽祠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  
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值十三縑民持鈔出糶稍昏卽不  
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  
困養浩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  
萬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散貧民

命米商視印記出粟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  
行又率富民出粟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殷  
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  
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  
怠每一念至卽撫膺慟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  
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追封濟國公謚文忠 是月太史  
院使齊履謙卒履謙少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歷  
生在太史局會祕書監輦亡朱遺書留置本院因晝夜  
諷誦淡究自得故其學無不淹貫時立國百有餘年而  
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十五

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在前史可擇僻地爲祕室取  
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葦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  
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  
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  
古所謂玉律也適選它官事遂寢有志者深憎之後追  
封汝南郡公謚文懿 冬十月甲申朔帝服袞冕享太  
廟 辛卯雅克特穆爾率羣臣請上尊號不許 申飭  
海道轉漕之禁 籍四川蠶嘉特家產其黨楊靜等皆  
奪爵杖之籍其家流遼東 甲午以登極恭謝遣官代  
祀於南郊社稷 中書省言舊制朝官以三十月爲一



改外任則三年為滿比年朝官率不久於職或數月即  
改遷於典制不類且治蹟無從攷驗請如舊制為宜敕  
除風憲官外其餘朝官不許二十月內遷調 丙申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國語曰齊  
雅爾舊作禮牙皇帝 己亥申飭都水監河防之害  
辛丑敕諸王公官府寺觀撥賜田租除魯國大長公主  
聽遣人徵收外其餘悉輸於官給鈔酬其直 壬寅弛  
陝西山澤之禁以利民 大寧路地震 癸卯監察御  
史劾奏張思明在仁宗朝阿附權臣特們德爾間謀兩  
宮仁宗灼見其奸既行黜降及英宗朝特們德爾再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六

復援為左丞稔惡不悛既以罷廢今又冒居是官宜黜  
罷詔罷之 戊申徵托多王士熙等於貶所放還鄉里  
庚戌罷大承天護聖寺工役囚在獄三年疑不決者  
釋之民欠官錢無可追徵者盡蠲免 賑常德諸路饑  
十一月乙卯受佛戒於帝師倫佛事六十日 甲子  
賑廬州饑 己巳以薩迪為中書右丞 命中書左丞  
趙世安提調國子監學 丁丑廣源徭寇掠湖廣州縣  
命行省招捕之 己卯翰林國史院言纂修英宗實錄  
請具都爾蘇款伏付史館從之 高麗國王王燾久病  
不能朝請命其子楨襲位 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頃賜

大龍翔集慶寺及大崇善萬壽寺 壬子詔豫王喇特  
納實哩鎮雲南 十二月甲申以帝師自西番至命朝  
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國子  
祭酒富珠哩狎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  
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  
而起舉觴奉飲眾為之悚然 詔僧尼徭役一切無有  
所預 丙戌詔百官一品至三品先言朝政得失一事  
四品以下悉聽敷陳仍命趙世安阿榮輯錄所上章疏  
善者即議舉行 追封雅克特穆爾曾祖班都察為溧  
陽王祖托克托呼為昇王父綽和爾為揚王 乙未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七

封前鎮南王特穆爾布哈為宣讓王初鎮南王托布哈  
堯子博囉布哈幼命特穆爾布哈襲其爵博囉布哈既  
長特穆爾布哈請以王爵歸之乃特封宣讓王以示褒  
寵 詔諭羣臣曰皇姑魯國大長公主早寡守節不從  
諸叔繼何鞠育遺孤其子襲其王女配子一人朕思庶  
民若是者猶當旌表況在懿親乎趙世延虞集等可議  
封號以聞 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  
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聽復為  
僧 壬寅命江浙行省印佛經二十七藏 丁未造至  
元鈔四十五萬錠中統鈔五萬 是歲中書平章政事



徹爾特穆爾出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間於朝徹爾特穆爾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徹爾特穆爾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問徹爾特穆爾曰民饑死者已眾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於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帝嘉之賜龍衣上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

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元紀二十四

起上章敦祚正月盡元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

諱圖卜特穆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母曰文獻昭聖皇后唐古氏大德八年春正月癸亥生至治元年出居海南泰定元年召還京師封懷王

至順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

辛酉時享太廟

甲子雅克特穆爾舊倫木兒

改巴延舊倫伯竝辭丞相職不允仍命阿榮趙世安慰諭之

丁卯雲南諸王圖沁舊倫秃及萬戶布呼舊倫

改阿哈舊倫阿等叛攻中慶路陷之般廉訪司官執左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六

承寶都舊倫折等迫令署諸文牘 辛未中書省言科

舉會試日期舊制以二月一日三月五日近歲改爲十

一三十五請依舊制從之 壬申衡陽播爲寇劫掠

湘鄉州 丁丑追封三寶努爲郢城王諡榮敏 趙世

延請致仕不允 庚辰陞羣玉署爲羣玉內司仍隸奎

章閣學士院以禮部尚書庫庫兼監羣玉內司事庫庫

嘗以祕書監承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國

制大樂諸坊咸隸禮部遇公燕揪伎畢陳庫庫視之泊

如僚佐以下皆肅然 二月壬午朔以趙世安爲御史

中丞史惟良爲中書左丞 癸未籍張珪子五人家資



丁亥命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富民輸粟補江南萬石者官正七品陝西千五百石河南二千石江南五千石者從七品自餘品級有差四川富民有能輸粟赴江陵者依河南例其不願仕乞封父母者聽僧道輸粟者加以師號 已丑圖沁布呼等攻陷仁德府至馬龍州調八番元帥鄂勒哲將八番達喇罕軍千人順元土軍五百人禦之 庚寅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學士阿隣特穆爾和塔拉舊倫忽都魯今改都哩默色舊倫都兒等而雅克特穆爾如國史例監修 奎章閣學士和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二

拉都哩默色薩題虞集辭職詔諭之曰管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治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省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于聽聞卿等宜推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 圖沁布呼等攻晉寧州圖沁自立為雲南王布呼為丞相阿哈喇呼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 乙未中書省言江浙民饑今歲海運為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 丙申賑常德澧州路饑 丁酉帝及皇后皇

子喇特納達喇舊作何刺武納答刺今改竝受佛戒 已亥命明宗皇子受佛戒 監察御史言中書平章多爾濟職任臺衡不思報效銓選之際紊亂綱紀貪污著聞恬不知恥宜行黜罷從之 甲辰流旺沁之子於吉陽軍 乙巳封明宗皇子伊勒質伯舊作亦璘真班今改為郡王 賑淮安饑 丙午命中尚卿蘇爾約蘇從舊倫小云失從今改以兵討雲南 御史臺言奇徹臺天歷初在上都嘗與庫庫楚等謀執都爾蘇事泄同謀者皆死奇徹臺以出征獲免頃臺臣疑而劾之不稱事情宜雪其枉制可 帝念雅克特穆爾擁戴之勞既追封其三世又命禮部尚書馬祖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三

製文立石于北郊以昭其功猶謂未足以報命獨為丞相以尊異之丁未以巴延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中書曰管在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于一政有所統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倫一切中書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司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戊申中書省言舊制正旦天壽節內外諸司各有贊獻頃者罷之今江浙省臣言聖恩公溥覆幬無疆而臣等殊無補報凡遇慶禮進表稱賀請如舊制為宜從之



徵札實舊倫照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帝問有

所著述否札實進所著帝王心法帝稱善詔預修經世

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乃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

留之札實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 庚戌命市故瀛

國公趙鼎田賜龍翔集慶寺御史臺言不必予其直帝

曰吾建寺為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

也 賑茶陵等州饑杭州火恤之 三月乖西解蠻三

千人入松樹山燒沿邊軍營堡 戊午封皇子喇特納

達喇為燕王立宮相府總其府事雅克特穆爾領之

廷試進士賜特勒圖舊倫篤列王文煜等九十七人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四

第出身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虞

集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

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 命彰德路歲祭羨里周

文王祠 以河南行省平章奇珠為雲南行省平章八

番順元宣慰使特穆爾布哈為雲南行省左丞從豫王

由八番道討雲南 已巳議明宗升附序於英宗之上

視順宗成宗廟遷之例 辛未諸王伊蘇臺部七百餘

人入天山縣掠民財產遣樞密院宗正府官往捕之

壬申附明宗神主于太廟 夏四月壬午朔命西僧倫

佛事于仁和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 癸未中書

省言各官分及宿衛士歲賜錢帛舊額萬人去歲增四

千人通者增數益廣請依舊額為立詔阿布哈雅裁省

以聞 壬辰以所籍張珪諸子田四百頃賜大承天護

聖寺 辛丑明宗皇后必巴實崩皇后鴻吉哩氏與宦

者拜珠舊倫拜謀殺之也 壬寅括益都般陽寧海間

田十六萬餘頃賜大承天護聖寺 烏蒙土官祿余般

烏撒宣慰司官吏降于布呼羅羅諸蠻俱叛與布呼相

應平章特穆爾布哈為其所害祿余以蠻兵七百餘人

拒烏撒順元界立關固守重慶五路萬戶軍至雲南境

值羅羅蠻萬餘人遇害千戶祝天祥等引餘眾遁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五

戊申詔江浙河南江西三省調兵三萬命諸王運圖斯

特穆爾及樞密判官洪浹將之與湖廣行省平章托歡

會兵討雲南 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雅克特穆爾率

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欽天統

聖至德成功大文孝皇帝是日改元至順 丁卯翰林

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成 戊辰帝如上都將立燕王喇

特納達喇為皇太子乃以托懽特穆爾舊倫妥懽帖

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

林學士阿林特穆爾奎章閣學士烏圖嚕篤勒哲書其

事于托布齊延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是月以瀾



東宣慰使陳天祐湖廣參知政事樊楫死于王事贈封特加一級龍興張仁興妻鄒氏奉元李郁妻崔氏以志節沐梁尹華以孝行皆旌其門 六月辛巳朔雅克特穆爾言嚮有旨惟許臣及巴延兼領三職今趙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世延引疾以辭帝曰朕重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視事中書果病無預銓選可也 丙申大名路黃河溢 庚子知樞密院事庫春貝舊倫闕微伯今改托克托穆爾舊倫脫脫木兒今改及通政使齊爾噶朗舊倫只兒哈郎今改等十人以雅克特穆爾權勢崇重謀誅之頁特密實托密舊倫也的迷失脫迷今改以變告雅克特穆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六

爾即率奇徹軍掩捕按問竝棄市籍其家 乙巳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合烏蒙蠻兵萬人攻建昌縣雲南行省右丞躍里特穆爾拒之斬首四百餘級四川軍亦敗撒加伯於蘆古驛 秋七月己未通渭山崩 辛酉以江西建昌萬戶府軍戍廣海者一歲夏役往來勞苦詔仍至元舊制二歲一夏 乙丑調諸衛卒築柳州柳林海子隄堰 庚午中書省言近歲帑廩空虛其費有五曰賞賜曰倫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支領曰續增衛士鷹坊請與樞密院御史臺各集賽官同加汰減從之 丁丑特們德爾子將倫使索珠與其弟觀音努姊夫太

醫使伊埒哈雅舊倫野里每牙今改坐怨望咒詛事覺詔中書鞫之事連前刑部尚書烏訥爾前御史大夫博囉上都爾守烏訥爾舊倫馬兒今改等俱伏誅 雲南圖沁布呼等勢愈倡獫烏撒祿余亦乘勢連約烏蒙東川芒部諸蠻欲令布呼弟拜延順等兵攻順元詔即遣使督豫王喇特納實哩及行樞密院四川雲南行省丞會諸軍分道進討以烏蒙烏撒及羅羅斯地接西番與碉門按撫司相為唇齒命宣政院督所屬軍民嚴加守備又命鞏昌都總帥府調兵千人戍四川 閏月癸未監察御史葛明誠言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年踰七十志慮耗衰固位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七

容無補於事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之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日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雲南芒部路九村夷人阿幹阿里詣四川行省自陳本路舊隸四川今土官撒加伯與雲南連叛願備糧四百石民丁千人助大軍進征事聞詔嘉其去逆效順厚慰諭之 癸巳行樞密院言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歸捕獲法當死詔曰如臨戰陳而逃死宜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 安南國王陳益稷以天曆二年卒于漢陽府丁酉制贈開府



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王齋如故謚忠懿 戊

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為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

為啓聖王夫人旋封孔子妻并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

王夫人致異元史文宗紀倫元官氏加封詔石刻倫并

考漢韓勅禮器碑本倫并官宋祥符追封及元詔亦皆

倫并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誤廣韻引魯先賢

傳孔子娶并官今本亦誤從衍聖公孔思晦之請也又

加封顏子充國復聖公會子邠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

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

頤洛國公 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刺里

州土官阿答以兵八千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八

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兵一千七百人

令萬戶周勘統之直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

部 廣西徭于國安寇修仁荔浦等縣廣西元帥府發

兵捕之賊眾潰走生擒國安 是月江南大水江浙湖

廣尤甚 八月辛亥雲南躍里特穆爾以兵屯建昌執

羅羅斯把事曹通斬之 雅克特穆爾出西道田獵未

至丁巳詔以機務至重遣使趣召之 己未帝自上

都 有上言蔚州廣靈縣地產銀者詔中書太禧院遣

人莅其事歲所得銀歸大承天護聖寺 辛酉御史臺

臣請立燕王為皇太子帝曰朕子尚幼非裕宗為燕王

時比俟雅克特穆爾至其議之 壬申詔興舉蒙古字

學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言比奉旨裁省衛士今定

大內四宿衛之士每宿衛不過四百人累朝宿衛之士

各不過二百人鷹坊萬四千四十二人當減者四千人

內饗九百九十人四集賽富留者各百人累朝舊邸官

分饗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當留者千一百二十八人

臣怯憐只共萬人當留者六千人其次去者斥歸本部

著籍應役自裁省之後各宿衛復有容匿漢南高麗人

及奴隸濫充者集賽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

散者皆杖七十七沒家貲之半以籍入之半為告者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九

仍令監察御史察之制可 九月庚辰罷入粟補官例

大寧路地震 甲申命藝文監以雅克特穆爾世家

刻板行之 監察御史葛明誠劾奏遼陽行省平章哈

喇特穆爾嘗坐贓被杖罪今復任以宰執控制東藩亦

足見國家名爵之濫請行黜罷從之 己丑監察御史

哆囉台王文若言嶺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武宗時

太師伊齊徹爾為右丞相太傅達爾罕為左丞相保安

邊境朝廷無北顧之憂今乃命哈瑪爾圖舊倫哈八為

平章政事其人瑣瑣無正大之稱錢穀甲兵之事惜無

所知豈能昭宣皇猷贊襄國政且以伊齊徹爾輩居於



前而以斯人繼其後賢不肖固不待辨而明理宜黜罷制可之 置麓川路軍民總管府復立總管府於哈喇火州 乙未御史臺臣劾奏前中書平章蘇蘇叨居臺鼎專肆貪淫兩經杖斷方議流竄幸蒙恩宥量徙湖廣不復畏法自守而乃攜妻取妾濫污百端况湖廣乃屯兵重鎮豈宜居此請屏之遠裔以示至公詔永竄雷州湖廣行省遣人械送 己亥敕諸色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丁未敕有司繕治南郊齋宮 辰州萬戶圖克里布哈舊倫圖里不花今改母舒穆魯氏以志節漳州龍溪縣陳必達以孝行竝旌其門 冬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十

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乙丑廣西徭寇橫州及永淳縣敕廣西元帥府率兵捕之 壬申御史臺言內外官吏令人受財以其千名犯義罪止杖斥今貪污者緣此犯法愈多請依十二章計贓多寡論罪從之 乙亥賜伯夷叔齊廟額曰聖清歲春秋祀以少牢 遣使趣四川雲南行省兵進討于是四川行省平章達春引兵由永寧左丞博囉引兵由青山芝部竝進陳兵周泥驛及祿余等戰殺蠻兵三百餘人祿余攸潰即奪其關隘以導順元諸軍時雲

南行省平章奇珠等俱失期不至 十一月辛巳御史臺臣言陝西行省左丞齊喇坐受人僮奴一人及鸚鵡請論如律詔曰位至宰輔食國厚祿猶受人生口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賊失于太苛其從重者議罪今後凡饋禽鳥者勿以賊論著為令 丙戌羅羅斯撒爾等引兵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斬首五百餘級 廣西廉訪司言今討叛徭各行省官將兵二萬人皆屯住靜江遷延不進曠日持久恐失事機詔遣使趣之 知樞密院事雅克布連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使無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十一

乏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為出朕豈以鷹坊失其利重困吾民哉不從 辛丑敕河南行省民間自實田土糧稅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代輸 十二月己酉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子之下 國子生積分及等者省臺集賢院奎章閣官同考試中式者以等第試官不中者復入學肄業 辛亥立燕王喇特納達喇為皇太子詔天下 戊午以郊祀禮成御大明殿受文武百官朝賀大赦天下 癸酉詔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禽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監察御史秦起宗劾中丞和



尚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入見跪辨久之敕  
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  
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乃伏辜帝曰為御史當如  
是矣元會賜濟遜舊倫只孫今改服令得與大宴 甲戌敕各  
行省凡遇邊防有警許令便立發兵事緩則驛聞 清  
江范梈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修官秩滿擢海南海北  
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  
民雪理冤滯甚眾遷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  
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  
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疾歸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三

它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  
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乃責民之  
受役于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俟斯言遂請  
其徵民賴以甦  
至順二年春正月己卯御製奎章閣記親書刻於石及  
馬祖常石田集有御書奎章閣記贊黃滔  
集亦有御書跋元史不載御書今補入 行樞密院  
使徹爾特穆爾等言十一月仁德府權達嚕嚕齊田木  
糾集兵眾以討雲南首敗布呼賊兵於馬龍州以是月  
十一日殺布呼弟拜延獻馘于豫王十三日戰于馬金  
山獲布呼及其弟巴延徹爾其黨拜布哈等十餘人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三



一月緯斯班師次羅羅斯期羅里特穆爾會于曲靖馬龍等州躍里特穆爾倍道兼進奪金沙江十二月十七日大軍擊敗阿哈兵阿哈偽降明日率兵來襲我營緯斯班等又擊敗之阿哈竄走大軍直趨中慶遇賊于安寧州再戰大敗之二十八日阿哈來逆戰遂就擒斬于軍前三十日將抵中慶賊兵七千猶拒戰于伽橋古壁口躍里特穆爾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大捷遂復行省治諸軍皆會駐于城中分兵追捕殘賊于嵩明州捷聞詔總兵官量度緩急從宜區處行樞密院使徹爾特穆爾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賚甚厚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古

悉分賜將士裝裝惟巾櫛而已 二月戊申立廣教總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秩正三品府設達嚕噶齊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以問總管則僧為之 四川行省招諭懷德府驢谷什同等四洞及生蠻十二洞皆內附詔陞懷德府為宣撫司以鎮之諸洞各設長官司及巡檢司且命各還所掠生口 湖廣參政徹爾特穆爾與蘇蘇班坦俱坐出怨言刑部鞫實定罪會赦竝流荒僻州郡仍籍其家蘇蘇禁錮終身 己酉樞密院言徹爾特穆爾博囉以正月戊寅敗烏撒蠻兵射中祿余降其民烏蒙東川易良州

蠻兵夷獠等俱款附緯斯班等駐中慶復行省事又言激江路蠻官邵容報賊古喇呼及圖沁之弟拜喇圖密質等偽降于豫王而反圍之至易龍驛古喇呼等掩襲官軍四川平章達春頓兵不進平章奇珠妻子孳畜為賊所掠諜知圖沁方修城堡布兵拒守無出降意詔速進兵討之 辛亥建雅克特穆爾居第于興聖宮之西南詔薩題及留守司董其役 乙卯雲南統兵官報諸蠻悉降惟祿余追捕未獲 諸王齊齊克圖錫格坐妄言不道詔安置齊齊克圖廣州錫格雷州 三月辛巳御史臺臣劾奏燕南廉訪使布咱爾前為閩海廉訪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古

受賊累萬雖過赦原宥追奪制命籍沒流竄詔如所言仍暴其罪 甲申繪皇太子真容祀奉安慶壽寺之東鹿頂殿如累朝神御殿儀以宦者拜珠侍皇太子疾不謹杖斥之 冠州有蟲食桑四十餘萬株 丙戌雨土籠 司徒錫沙舊俗今改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展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適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請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翰林集賢奎章禮部雜議之翰林諸臣議以為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元降監方建隆基為元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馬光斥其



采偶合之文以爲符瑞乃小臣之詔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宏景之曲雖于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于旁引曲說以爲符命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 戊午以龍慶州之流杯園池水磴上田賜雅克特穆爾 癸巳修普天大醮 豫王喇特納實哩鎮西武靖王綽斯班等擒雲南諸賊及其將校磔以徇 癸卯中書省言嘉興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土沙田之籍于官者賞賜它人今請改賜雅克特穆爾令有司如數給付 夏四月丙午朔全舉民王托歡獻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六 六

銀鑛詔設銀場提舉司隸中政院 命西僧於五臺及霧靈山佉佛事各一月爲皇太子古魯達喇舊佉古喇各納今改祈福 戊申皇姑魯國大長公主薨 以宮中高麗女子賜雅克特穆爾高麗國王請割國中田爲資送詔遣使往受之 發衛卒三千助大承天護聖寺工役 庚戌詔建雅克特穆爾生祠于紅橋南樹碑以紀其勳 真定武陟縣地震逾月不止 戊午命興和建屋居海青上都建屋居鷹鵠 庚申寧國路涇縣民張道殺人爲盜道弟吉從而不加功拘囚七年不決吉母老無它子孫中書省臣以聞赦免死杖而釋之俾養其母 壬

戊樞密院言雲南已平鎮西武靖王綽斯班奏請種人叛者雖已畧定其餘竊逃竄山谷不能必其無反側請畱荆王額蘇額布罕及諸王索諾木等各領所部屯駐一二歲以示威重從之仍命豫王分兵其守一歲以鎮輯之餘軍皆遣還所部統兵官召赴闕 甲子詔故尚書省丞相托克托可視三寶努例以所籍家貲還其家 御史臺言同僉中政院事殷仲容奸貪邪佞冒哀居官詔黜之 戊辰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托布齊延一書以紀太祖已來事蹟詔以命翰林學士承旨押布哈塔斯哈雅押布哈言托布齊延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六 七

事關秘集非可令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 衡州路比歲旱蝗仍大水民食草木殆盡又疫癘者十九壬申湖南道宣慰司請賑糧米萬石從之 五月甲午以平江官田五百頃立稻田提舉司隸宮相都總管府 乙未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成 丙申帝如上都敕在京百司日集公署自辰至暮勿廢事 戊戌次紅橋臨視雅克特穆爾生祠 六月乙巳朔監察御史韓元善言歷代國學皆盛獨本朝國學生僅四百員又復分辨蒙古色目漢人之弊請凡蒙古色目漢人不隗員額皆得人學又監察御史陳守中言凡仕者親老別無他丁



侍養請不隄地方名次從優附近遷調庶廣忠孝之道  
皆不報 乙卯監察御史陳良劾浙東廉訪使托克托  
齊延阿附權奸都爾蘇又其生母何氏本父之妾而兄  
妻之乃冒請封贈請黜罷憲職追還贈恩從之 癸亥  
詔諸官吏在職役或守代未任為人行賕關說其有所  
取者官如十二章論賊吏罷不敘終其身雖無所取而  
訟起滅由已者罪加常人一等 雲南出征軍悉還烏  
撒羅羅蠻復殺戍軍黃海潮等撒加伯又殺掠良民為  
亂丙寅命雲南行省院凡境上諸關戍兵未可輕撤立  
俟緩急以制其變 秋七月辛巳濟爾哈達爾坐罪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六

流遠以騰吉斯舅氏故釋之 壬午監察御史張益等  
言四川行省平章奇徹臺為人反覆不可信任今雲南  
未平與蜀接境宜削官遠竄詔奪其制命金符同妻孥  
禁錮于廣東 丁亥海南黎賊倫亂詔江西湖廣兩省  
合兵捕之 乙未立閔子書院于濟南 庚子廣西猛  
賊平 癸卯知行樞密院事徹爾特穆爾以兵討叛蠻  
戮其黨七百餘人 大寧和眾縣何千妻殉夫旌其門  
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辛亥帝自上上都 甲寅  
命宣課提舉司毋收雅克特穆爾邸舍商貨稅 江浙  
水壤田四十八萬八千餘頃 詔皇古嚕達喇出居

雅克特穆爾家 九月癸酉朔市鄂爾相薩哩宅命雅  
克特穆爾奉皇古嚕達喇居之 乙亥命留守司發  
軍士築駐蹕臺于大承天護聖寺東 御史臺臣劾奏  
四川行省參政馬鎔發糧六千石餉雲南軍中道輒還  
預借俸鈔一十九錠以娶妾又詬罵平章汪壽昌罪雖  
蒙宥難任宰輔帝曰綱常之理尊卑之分情無所知其  
何以居上而臨下亟罷之 丙子海南賊王周糾率十  
九洞蠻二萬餘人倫亂命調廣東福建兵隸湖廣左丞  
伊喇四努統領討捕 湖州安吉縣久雨太湖溢漂沒  
居民賑之 丁亥御史臺言江西行省參政李允中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九

故內侍李邦寧養子器質庸下誤叨重選宜黜罷從之  
雲南祿余復叛殺烏撒宣慰使伊嚕東川路總管府  
判官嘉理迪等二十餘人率兵擊羅羅斯寇順元路丁  
酉雲南行省遣都事諾海鎮撫樂智等奉詔往諭祿余  
及授以參政制命至撒家關祿余拒不受俄而賊大至  
諾海因與力戰賊乃退及晚烏撒兵入順元境左丞特  
穆爾布哈禦賊諾海復就陳宣詔招之遂遇害特穆爾  
布哈等斂兵還 冬十月己酉為皇古嚕達喇佛  
事釋在京囚死罪者二人杖罪者四十七人 癸丑蒙  
古都元帥齊喇引兵擊阿哈賊黨于靖江路海中為



雲梯登山破其柵殺賊五百餘人圖沁之弟必里克圖  
庫圖齊舊作必刺都古象夫今改舉家赴海死 戊午吳江州大風  
雨太湖濫漂沒廬舍辛酉命江浙行省賑之 丙寅雅  
克特穆爾取犛牛五千于西域來獻 十一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 雲南行省言伊奇布錫之地所牧國馬歲  
給鹽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則馬健無病比因布呼叛亂  
雲南鹽不可到馬多病死詔四川行省以鹽給之 乙  
亥李彥通蕭布蘭奚等謀反伏誅 癸未詔養雅克特  
穆爾之子塔喇哈爲子賜居第 隆祥司使晃忽爾布  
哈言海南所建大興龍普時寺工費浩穰黎人不勝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子

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省  
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  
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其應省親而不省親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拏  
其罪與詐奔器者同科命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集  
賢奎章閣議之 癸亥雨水冰 是歲以集賢大學士  
岳柱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告富民負承寧王  
官帑銀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  
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岳柱曰民  
爲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主

擾以故爲亂詔湖廣行省臣布哈及宣慰宣撫二司領  
其役仍命廉訪司莅之 十二月戊申陝西行臺御史  
尼古巴高坦等劾奏本臺監察御史陳良特勢肆毒徇  
私破法請罷職籍職還歸田里詔雖會赦其準風憲例  
追奪敕命餘如所奏 以黃金符鐫文曰翊忠徇義迪  
節同勳賜西域親軍副都指揮使奇徹以旌其天歷初  
紅橋戰功 壬子復命諸王呼喇春還鎮雲南 癸丑  
河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嘉努舊作僧家奴今改言自古求忠  
臣必于孝子之門今官于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  
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

命雅克特穆爾問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坐  
告者罪以其事聞帝嘉之特賜幣帛及上尊酒桂陽州  
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餘眾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  
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  
兵以爲民害耶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  
禍福賊曰致我爲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  
哉諭其眾使復業一方以寧岳柱鄂爾根薩理之子也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弊有四入任之門太多  
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請設三  
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



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人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選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上方許遷除帝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舉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卷謂之達禮自非金草不可從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三

遂著于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舒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緡綺旌之思謙祐之孫也 帝幸奎章閣命取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國史院長貳無敢言編修呂思誠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乃止

至順三年春正月癸酉命前高麗國王王燾仍為高麗國王賜金印初燾有疾命其子楨襲王爵至是燾疾愈故復位 已卯罷諸建造工役惟城郭河渠橋道倉庫勿禁 廣西羅韋里叛寇馬武冲等攻陷那馬達等岩

命廣西宣慰司嚴軍禦之 伊闕徹爾冒請衛士芻粟當坐罪雅克特穆爾請釋之 戊子萬安軍黎賊王奴羅等寇臨水縣 已丑四川行省言去年九月左丞特穆爾布哈與祿余賊兵戰被創賊遂侵境請調重慶欽州兵二千五百人往救之順元宣撫司亦言賊列行營為十六所請調兵分道備禦 詔上都留守司為雅克特穆爾建居第 御史臺言選除雲南廉訪司官多託故不行今有如是者風憲勿復用制可 庚子夔路忠信寨洞主阿具什用合洞蠻八百餘人寇施州 二月戊申雲南行省言會通州上官阿賽及河西阿勒等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三

羅羅賊等千五百人寇會川路之卜龍村又祿余將引兵與匹部合寇羅羅斯截大渡河金沙江以攻東川會通等州請奉先所降詔書招諭之不奉命則從宜進軍制可 已酉祿余言于四川行省曰自父祖世為烏撒土官宣慰使佩虎符素無異心曩為布呼誘脅比聞朝廷招諭而今阻期已過乞再降詔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仍乞改屬四川省隸永寧路冀得休息行省以聞詔中書樞密御史諸大臣雜議之 集賢大學士致仕王約卒 辛酉雅克特穆爾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學士院事 已巳詔修曲阜先聖廟 邛州有二井舊



名金鳳茅池天歷初地震鹽水湧溫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于官詔四川轉運鹽司主之三月庚午朔中書省言凡遠戍軍官死而歸葬者宜視民官例給道里之費又四川驛戶比以軍興消乏宜遣官同行省量濟之制可 雅克特穆爾言平江松江澱山湖圩田方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五百石其總田者死頗爲人占耕今臣願增糧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從之 洛水溢 己丑復立功德使司 癸巳皇子古嚕達喇夏名雅克特古斯舊作燕帖古思改今 夏四月戊申大寧路地震 戊午國師必蘭納識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一

壬辰太常博士王瓚言各處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今後不許加封制可 追封顏子父顏無繇爲杞國公諡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諡端獻妻宋戴氏兗國夫人諡貞素 汴梁之睢州陳州開封之蘭陽封邱諸縣河水溢滹沱河決 六月己酉以御史中丞趙世延爲中書左丞 乙丑禁諸卜筮陰陽人母出入諸王公大臣家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蘇天爵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一



下亦可有辭以對鴻呼尼明宗自北來飲毒而崩之地也雅克特穆爾內懼躊躇者累日念鴻呼尼之事已實造謀恐明宗之子立而治其罪祕遺詔不發因謂皇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寶我與宗成諸王徐議之可也于是遣使徵諸王會京師中書百司政事咸啓中宮取進止其說元史文宗紀但云遺詔立明宗之子不復詳其實願立明宗之子以自贖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文宗與雅克特穆爾之謀誠元史每多微辭今從外史徐氏後編曰明宗之子蓋謂耶律伊勒哲伯也至元元年七月戊申之詔言文宗有旨傳次于雅克特穆爾貪利切弱故舍也而位與詔書合然文宗先嘗詔告天下以托歡特穆爾非明宗之子矣至是豈有立之及伊勒哲伯崩明宗子惟托歡特穆爾在而太后決意迎立雅克特穆爾不得已而從之耳詔書始末可乙卯雅克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三

信故依元史云明宗之子而不著其名 乙卯雅克特穆爾以中宮旨賜駙馬諸王大臣金銀幣帛有差 九月辛巳修皇太后儀仗是夜地震有聲來自北 時大位猶虛而雅克特穆爾禮絕百僚威燄熏灼宗戚諸王無敢言者又久之尚不立君中外頗以為言雅克特穆爾乃請立皇子雅克特古斯皇后命立明宗第二子耶王伊勒哲伯雅克特穆爾不得已乃奉命十月庚子耶王即皇帝位于大明殿 辛丑以知樞密院事薩敦為御史大夫中書右丞薩題為中書平章政事宣政使奇爾濟蘇為中書左丞中書平章政事圖爾哈特穆爾知

樞密院事 丙寅楚邱縣河隄壞發民丁修之 十二月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辰帝崩年七歲在位四十三日甲午葬起輦谷諡寧宗時燕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為不軌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參議中書省事張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急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 皇太后臨朝雅克特穆爾復與羣臣議立雅克特古斯太后曰天位至重吾兒方幼豈能任耶托歡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左丞奇爾濟蘇迎托歡特穆爾于靜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六

三

皇太后在興聖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禮部尚書宋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大明殿朝賀眾是而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元紀二十五起昭陽作重二月盡著雍

順帝諱托歡特穆爾明宗之長子母南宮魯氏延

宗崩至順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大歷二年明

高麗明年移於廣西之靜江

元統元年春二月托歡特穆爾舊作妥惟帖北行至良

鄉京師具鹵簿迎之雅克特穆爾舊作燕鐵竝馬而行

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托

歡特穆爾一無酬答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可測且恐

追理明宗暴崩之故心志日以背亂會太史亦言托歡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特穆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

國事皆決於雅克特穆爾奏皇太后而行之雅克特穆

爾自女宗復辟遂秉大權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

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

十人或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

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為鴛鴦會見坐隅一婦色

甚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

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

托歡特穆爾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雅克特古斯若

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六月己巳托

歡特穆爾即皇帝位于上都詔赦天下 辛未命巴延

為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薩敦為太傅左丞相時

有阿魯輝特穆爾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

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則必負惡

名帝信之由是淡居官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

焉 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餘涇水溢關中水災

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 帝初受佛戒時

見瑪哈喇佛前有物為供因問學士實喇卜曰此何物

曰羊心帝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聞之而未嘗目

睹請問賴嘛賴嘛者帝師也帝遂命實喇卜問之答曰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曰

此羊曾害人乎帝師不能答 前翰林學士吳澄卒澄

答問夢惡使人渙若冰釋四方之士來學者不下千數

百人稱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追

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秋七月霖雨 八月壬申鞏昌

徽州山崩 是月立奇徹氏為皇后后雅克特穆爾之

女也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

祖常求集薦引其客龔伯璉集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

遠器恐不得令終祖常固請集固拒之祖常不悅寧宗

崩大臣將立帝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



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  
文宗黜帝居江南使集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臣皆文  
宗素所信用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

已致異庚申外史以馬祖常在文宗時亦同草詔者按  
使去此祖常為中丞非草詔之官且使果同草詔何以諷集伯璉後坐事見殺世乃服集知人 九月甲寅

中書省言官員遞陞窒礙選法請自省院臺官外其餘  
不許遞陞從之 庚申詔太師右丞相巴延太傅左丞  
相薩敦專理國家大事餘皆不得兼領三職 詔免儒  
人役 秦州山崩 冬十月丙寅鳳州山崩 戊辰詔

改至順四年為元統元年 中書省臣言凡朝賀遇雨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三

請優服行禮從之 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放罪  
狀二十七人 戊子封薩敦為榮王騰吉斯襲父封為

太平王 庚子中書省臣請集議武宗英宗明宗三朝  
皇后升祔 衍聖公孔思晦卒子克堅襲 十一月丙

申鞏昌成紀縣地裂山崩令有司賑被災人民 丁丑  
起棕毛殿 辛亥追諡濟雅爾舊作札牙  
馬今改皇帝為聖明

元孝皇帝廟號文宗時寢廟未建于英宗室次權結絲  
殿以奉安神主 封巴延為秦王 江西湖廣江浙河

南復立權茶運司 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乙卯以雅  
克特穆爾平江所賜田五百頃復賜其子騰吉斯 詔

秦王右丞相巴延榮王左丞相薩敦總百官總庶政  
十二月乙丑廣西搖寇湖南陷道州千戶郭震戰死猛  
焚掠而去 壬申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囚罪狀明者處

決免者辨之疑者讞之淹滯者罪其有司 乙亥為皇  
太后置徽政院設官屬三百六十有六員 監察御史

多爾濟巴勒上疏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明年三  
月癸卯望日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  
修刑政疎遠邪佞專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為禎祥  
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勳舊之子端謹正直者前後  
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俾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四

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  
心服五曰弭安盜賊賑救饑民多爾濟巴勒穆呼哩七

世孫也 是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岳柱卒岳柱  
天資孝友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宏

廓有欺之者恬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  
焉母邵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是歲以刑部尚

書達爾瑪為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  
遼陽謁行省官各奉布四匹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

達爾瑪詰其使曰國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偽何為封  
私書況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為遼陽省官今何故有



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答里麻高昌人也 國制日進御膳用五年而帝自即位以來日減一半以歲計之省年三百五十有奇 起前吏部尚書王克敬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克敬至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安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兵戍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兵馬官缺故事漢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五

不得與軍政眾莫知所為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於朝即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塘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賀大明殿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上言百官踰越班次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

先是教坊班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薩迪傳旨俾入班多爾濟巴勒執不可薩勒曰御史不奉詔耶多爾濟巴勒曰事不可行大夫復奏可也 是日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 以御史大夫托勒岱為中書平章政事阿爾哈雅為河南行省左丞相 丁酉享於太廟 甲寅立行宣政院於杭州 二月己未朔詔內外興舉學校 癸亥廣西徭寇邊殺官吏廣海官已除而未上者罪之 甲申太廟木陛壞遣官告祭 是月灤河漆河溢永平諸縣水災 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監積分儲學錢糧備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有德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六

學問之人以充 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 癸巳廣西徭賊復起殺同知元帥吉賴斯掠庫物遣右丞圖魯密實將兵討之 癸卯月食既 乙巳中書省言益都真定盜起請選省院官往督捕之仍募能擒獲者倍其賞獲三人者與一官從之 壬子廣西慶遠府徭寇全州詔平章政事特默齊統兵二萬人擊之 丁巳詔蒙古色目犯奸盜詐偽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 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命騰吉斯為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與滿濟勒噶台舊作馬札並兒台今改



為御史大夫 丁丑太白經天 已卯奉文宗神主祔於太廟躬行告祭之禮樂用官懸禮三獻先是御史臺言郊廟國之大典王者必行親祀之禮所以盡尊尊親親之誠宜因升祔有事於太廟帝從之是日罷夏季時享 壬午帝命錄許衡孫從宗為章佩監異珍庫提點癸未立鹽局於京師南北城官自賣鹽以革專利之弊 乙酉中書省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從之 是月帝如上都發黑馬驛順帝紀至順四年六月己巳帝即位於上都詔曰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於上都云云元統二年夏四月車駕時巡上都然于中無帝遺大都之文據寧宗即位於大明殿殿在大都寧宗在位止四十三日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七

順帝自靜江至京雖遷延未即立然只在大都如元統元年十月之奉文宗御容于大承天護聖寺十一月之享太廟二年正月享太廟上文宗諡號告祭南郊四月文宗祔於太廟及行親祀之禮皆是在大都事正疑順帝之即位在大都而不在于上都其所云即位於上都者字或誤也此姑仍帝紀之舊而存其說于此 集賢大學士陳顥扈從至龍虎臺帝命顥造膝前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受事多矣凡政事宜極言無隱顥頓首謝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 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 五月己丑宦者博囉特穆爾傳皇后旨取鹽十萬引入中政院 辛卯以騰吉斯代薩敦為中書左丞相薩敦仍商量中書省事 戊申詔文濟王曼濟鎮大名雲南王阿魯鎮雲南 是月贈故中書平章政事

王泰亨諡清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諡時寢穴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請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遺為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諡 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廟號雙節 六月戊午淮水漲山陽縣滿浦清江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 乙亥騰吉斯辭左丞相不拜復命薩敦為左丞相 辛己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 癸未復立繕工司造綉帛 乙酉追封雅克特穆爾為德王諡忠武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八

變 秋七月丁亥邗陰陽人毋得於貴戚之家妄言禍福 辛卯祭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罷秋季時享 壬辰帝幸大安閣是日宴侍臣於奎章閣 壬寅詔蒙古色目人犯盜者免刺 是日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條陳九事曰比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弛紀綱漸紊勞臣何以示勸奸臣何以警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於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顧命中書省官二員督責戶部議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



名之賞賜三日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日官府日  
增選法愈做宜省冗員五日均公田六日鑄錢幣七日  
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日調河南自實田糧九日禁取  
姬妾於海外 八月辛未赦天下 京師地震鷄鳴山  
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癸未中書平章政事  
阿爾哈雅罷 是月南康路旱蝗賑之 九月辛卯帝  
至上都 甲午擒賊陷賀州發河南江浙江西湖廣  
諸軍及八番義從軍命廣西宣慰使都元帥章巴延將  
以擊之 壬子賑吉安路水災 冬十月乙卯朔正內  
外官朝會儀班次一依品從 戊午享於太廟 辛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九

以待御史許有壬爲參知政事知經筵事 丁卯立湖  
廣黎兵屯田萬戶府 已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  
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赦天下免今年民租之半內  
外官四品以下減一資先是監察御史台布哈舊作太  
不花今改率同列上章言嬪母不宜加徽稱太后怒欲殺言者  
台布哈語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  
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  
之法乎賜金幣二匹以旌其直然其言終不用也 卻  
獻天鵝 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番爲  
皇后營利 是月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宋本卒本

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人有片善稱道  
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  
爲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  
官清慎餽粥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  
歷仕通顯猶儉屋以居 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  
是歲始以珍格皇后配享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  
決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遂魯魯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  
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  
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明文二母皆爲妾今  
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十

君之后爲子而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魯燕王慕容垂  
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皇爲萬  
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嫉魯魯乃曰  
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  
魯曰堯之母爲帝庶庶如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  
配魯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朕服  
其議而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享武宗魯魯曾  
爲監察御史 禁私創寺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  
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申命廉訪司察郡縣勸農勤惰



達大司農司以憑黜陟 二月甲寅朔革冗官 乙卯  
 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  
 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  
 農務方興而馳驟冰雪之地脫有銜槩之變如宗廟社  
 稷何遂止 三月壬辰河州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牛羊  
 馳馬凍死者十九民大饑 庚子御史臺言高麗爲國  
 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取媵妾至使生女不舉  
 女長不嫁宜賜止禁從之 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  
 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集議其禮 己巳以中書左丞  
 王結參知政事中官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十一

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薩敦疾革家人請釋  
 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可先是有罪者北人則徒廣海  
 南人則徒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移鄉者止于  
 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  
 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  
 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 封安南世子陳端午爲安  
 南國王 夏四月癸丑朔詔諸官非節制軍馬者不得  
 佩金虎符 己卯詔翰林國史院纂修累朝實錄及后  
 妃功臣列傳 庚辰禁犯御名 五月戊子帝如上都  
 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 壬辰命嚴誚法以絕

冒濫 甲辰巴延請以右丞相讓騰吉斯詔不允命騰  
 吉斯爲左丞相 六月辛酉有司言甘肅撒里畏產金  
 銀請遣官稅之 癸酉禁服色不得僭上 乙亥罷江  
 淮財賦總管府所管杭州平江集慶三處提舉司以其  
 事歸有司 庚辰巴延奏左丞相騰吉斯及其弟塔喇  
 海謀逆誅之初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然曰  
 天下吾家之天下巴延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  
 容郡王達朗達賚潛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  
 兒見大帖木帝數召達賚不至鄰王齊齊克圖舊作徹徹  
 發其謀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官闕巴延及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十二

勒哲特穆爾定珠奇爾濟蘇等捕獲之騰吉斯塔喇海  
 竝伏誅而其黨北奔達賚所達賚即應以兵帝遣使諭  
 之達賚殺使者而率其黨逆戰爲綽斯戩舊作拂思等  
 所敗遂奔鴻和特穆爾帝命追襲之執達賚等送上都  
 鴻和特穆爾自殺 先是巴延騰吉斯二家之奴怙勢  
 爲民害多爾濟巴勒巡歷鄯州悉捕其人實於法及還  
 騰吉斯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  
 人耶答曰多爾濟巴勒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騰吉斯  
 從子瑪克錫爲奇徹親軍指揮使恣橫不法多爾濟巴  
 勒劾奏之瑪克錫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騰吉斯被誅



乃罷。是月大霖雨。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上言：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毀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座下，后匿蔽之。以衣左右拽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秋七月壬午，巴延鳩殺之於開平民舍。壬寅，專命巴延為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三

不置。乙巳，罷雅克特穆爾騰吉斯舉用之人。戊申，誅達朗達賚。舊作答林，答里今改。等於市，詔曰：「曩管文宗皇帝以雅克特穆爾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立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安，有旨傳次於予。雅克特穆爾貪利，幼弱復立朕弟伊勒哲伯，不幸崩殂。今丞相巴延追奉遺詔，迎朕於南，既至大都，雅克特穆爾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厥躬。巴延等同時翊戴，乃正宸極。後薩敦達賚騰吉斯相襲用事，交通宗王鴻和特穆爾圖危社稷。阿喇楚亦嘗與謀，賴巴延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大皇后震驚，朕用兢惕。來惟皇太后

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昇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巴延為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國憲，爰賜達爾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許有壬曰：「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是月廣西徭反，命湖廣行省左丞鄂勒哲討之。九月庚辰，朔車駕駐扼胡嶺。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四

丙戌赦。御史臺言：國朝初用宦官，不過數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請依舊制，裁減冗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意，從之。丙午，詔以烏撒烏蒙之地隸四川行省。是月帝至自上都。冬十月丁巳，流鴻和特穆爾達朗達賚及騰吉斯子孫于邊地。帝既除權奸，思夏治化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庫庫。舊作曩，今改。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庫庫力辭不可。凡四書五經所載治道為帝細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常所誦說。嘗于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帝暇日欲觀



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亾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于色乘間則進告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于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虛已以聽特賜濟遼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庫庫嘗言天下事在宰相嘗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五

筵當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癸亥流御史大夫鄂勒哲特穆爾舊作完者帖木兒今改于廣海鄂勒哲特穆爾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骨肉之親也監察御史以為言故斥之 選省院臺宗正府通練刑獄之官分行各道與廉訪審決天下囚 十一月庚辰敕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糧 詔罷科舉初徹爾特穆爾舊作倫徹里帖木兒今改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乃論學田租可給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曰思誠等

勅之不報徹爾特穆爾持議益堅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聖參政許有壬力爭之巴延怒曰汝風臺臣言徹爾特穆爾耶有壬曰太師擢徹爾特穆爾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敢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太師耶巴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歛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算豈盡出於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起巖馬祖常輩皆可任大事即歐陽原功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六

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選法果相妨乎巴延心然其言而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朔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布哈舊作薄化諫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甲申太白經天 乙酉巴延請內外官悉循資銓注今後無得保舉滯滯選法從之 丙戌太白經天 甲午以雅克特穆爾騰吉斯達朗達賚所奪



高麗田宅還其王喇特納實里 戊戌召前知樞密院事福鼎實喇布哈薩爾迪格還京師初二人以帝未立謀誅雅克特穆爾為所誣貶故正之 太史屢言星文示微帝以世祖在位久欲祖述之辛丑下詔改元詔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為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間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也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好文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其久乎立出之王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七

薩都喇以足踢人而死獄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為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為之震肅 立常平倉 趙世延自至順中移疾歸旋有詔徵還朝不能行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及異元史宰相表書世延復中書疑次年至初仍未上也今從本傳書之 十二月戊午日色如赭 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貞文 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 丙子安慶斬黃地地震 丁丑西番賊起遣兵擊之 戊寅蒙古國子監成 閏月丁亥日赤如赭凡二日 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

穆爾嘗指斥武宗于是臺臣復劾之而巴延亦惡其忤已壬寅流之于安南人皆快之尋卒 是歲賜天下田租之半 詔凡有妻室之僧還俗為民既而復聽為僧 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殺掠山東廉訪使達爾瑪以為吏貪汙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畧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 至元二年春正月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 是月置都水庸田使司於平江 前中書左丞王結卒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忠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六

二月甲申太白經天 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初積翁齋詔諭日本死于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 己丑立穆陵關巡檢司 丁酉追尊帝生母瑪勒岱傳作邁來今改 為貞裕徽聖皇后 二月丁巳以累朝珠衣七寶項牌賜巴延 庚申日赤如赭壬戌復如之 乙丑以薩敦上都居第賜太保定珠仍敕有司籍薩敦家財 甲戌復四川鹽茶之禁 夏四月丁丑朔日赤如赭 丁亥禁服麒麟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赭黃等服 戊戌帝如上都 五月丙午朔黃河復於故道 乙卯



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日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

水為災 壬申秦州山崩 六月丁丑禁諸王駙馬從

衛服濟遜衣繫繚環 辛卯以汴梁大名諸路圖卜臺

舊作脫別地土賜巴延 禮部侍郎呼勒岱請復科舉

取士之制不聽 庚子涇水溢 秋七月庚申禁隔越

中書口傳敕旨支錢糧 庚午敕賜上都孔子廟碑

載累朝尊崇之意 是月黃州蝗督民捕之日有五斗

一八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詔雲南廣海八番及甘肅

四川邊遠官死而不能歸葬者有司給糧食舟車護送

還鄉無親屬者官為瘞之 庚子詔強盜罪皆死盜牛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九

馬者剽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剽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

三犯剽劫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臺

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為令 九月戊辰帝自上

都 冬十月己亥詔每日右丞相巴延太保定珠中書

平章政事昂吉爾舊作阿吉聚議于內廷平章政事塔

斯哈雅右丞相衮巴布勒舊作班參知政事納琳舊作

改許有壬等聚議于中書 十一月壬子武宗英宗明

宗三朝皇后升祔入廟命官致祭 丁巳遣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勒格布哈於西番為僧 是月中書平章政

事趙世延卒年七十七追封魯國公諡文忠世延歷官

省臺五十餘年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

儒者名教尤拳拳焉致異世延之卒徐氏後 十二月

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免富人

雜徭以為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饑 陝西行臺監察

御史札實舊作瞻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

室禮勳舊俗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

細時巴延等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札實所言皆一

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

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為不道札

實發其罪而按之棄職夜遁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十

人 是歲江浙旱自春至於八月不雨民大饑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

石昆山鍾大明率眾從之偽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

揮紐薩爾江西行省左丞錫諦討之 辛亥升祔伊勒

哲伯皇帝于太廟諡曰沖聖嗣孝廟號寧宗 豫王喇

特納實里買池州銅陵產銀地一所請用私財煅煉輸

納官課從之 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

史綽迪宋詔明進諫帝嘉納之賜金幣綽迪等固辭帝

曰晉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二月壬

申朔日有食之 棒胡反于汝寧信陽州棒胡本陳州



人名聞兒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技擊如神故稱棒胡至是以燒香惑眾妄造妖言作亂破歸德府鹿邑焚陳州屯營於杏岡命河南行省左丞慶圖以兵討之丙子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甲申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已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偽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侍御史許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辛卯發鈔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三

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戶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廣西徭賊復反命湖廣行省平章諾海江西行省平章圖爾密實哈雅總兵捕之庚子中書參知政事納琳等請立采珠提舉司先是嘗立提舉司泰定間以其煩擾罷去至是復立之且以蠻戶四萬賜巴延三月戊午立鴻吉哩氏為皇后因雨輟賀后武宗宣慈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博囉特穆爾之女也夏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有馬者拘入官已卯帝如上都辛卯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已亥惠州歸善縣民聶

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為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命江西行省左丞錫迪捕之是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五月辛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庚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蕃秀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甲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丹巴舊作黨兀班今改立行宣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為院使往討之王戌命四川行省參政舉理等捕反賊韓法師丁卯彗見于東北大如天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三

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凡六十三日自昴至房凡歷十五宿六月戊寅贈丞相安圖推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廟廟官為致祭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御河黃河沁河渾河水皆溢沒人畜廬舍甚損戊子加封尹子庚桑子徐甲列子莊子各為真君壬辰彰德府大水平地淡一丈秋七月癸卯帝出獵丙午幸實喇鄂爾多丁未幸龍岡酒馬乳以祭庚戌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羣飛啄食之庚申詔除人命重



事之外凡盜賊諸罪不須候五府官審錄有司依例決之 是月紐薩爾錫諦擒朱光卿尋追擒石昆山鍾大明 衛輝府自六月淫雨至是月平地水深二丈餘漂沒人民房舍民皆栖於樹木郡守僧嘉努以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 八月辛巳京畿盜起壬午京師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牀盡碎西湖寺神御殿壁仆壓損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眾 癸未河南地震 弛高麗執持軍器之禁 是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己酉立皮貨所于寧夏設提領使副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之 立四川湖廣江浙行樞密院 冬十月癸酉日赤如赭 乙亥命江浙行省丞相綽斯戠提調海運國用所倚海運為重綽斯戠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 是月金華處士許謙卒當時學者稱何基王柏金履祥及謙為金華四子 十一月丙午立屯田於雄州 是月太白屢經天 十二月以滿濟勒噶臺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滿濟勒噶臺巴延弟也時議進爵為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詔賜孝子斯昂碑昂絳州曲沃人兄榮為奎章

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母歿昂與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昂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昂不忍舍去遂為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于三里外得昂尸於五里外故特賜碑以旌之 札實除僉浙西廉訪司事至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由是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又以諸僧寺私花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倫常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皇賦庶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為令 詔知嶺北行樞密院事柰曼台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邊睦隣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為極恩云 至元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 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就養 宣政院使布埒齊以年七十致仕授大司徒給全俸終身 是月詔修曲阜孔子廟 二月丁卯罷河南等五省行樞密院 庚午帝畋于柳林 乙酉奉聖州地震 三月辛酉命中書平章政事昂吉爾監修至正條格 夏四月辛未京師天雨紅沙晝晦 癸酉以御史中丞托克托舊作脫今改為御史大夫托克托滿濟勒噶台之子也



早爲文宗所器曰此子可大用至是掌風憲大振綱紀  
中外肅然 已卯帝如上都 河南執棒胡至京師誅  
之 癸巳帝薄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  
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五月命佛嘉律舊作佛家  
間今改爲考  
功郎中喬林爲考功員外郎魏宗道爲考功主事考校  
天下郡縣官屬功過 六月辛巳袁州民周子旺反僭  
稱周王改年號尋擒獲伏誅 已丑邵武路大雨水入  
城郭平地二丈漂民居殆盡 是月信州路靈山裂  
漳州路南勝縣民李志甫聚眾圍漳州城守將綽斯戩  
與戰失利賊轉掠龍溪縣民蕭景茂結鄉兵拒之戰敗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五

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  
隔州鬼豈從汝爲逆耶隔州其居里所也賊怒縛景茂  
于樹斃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抉其口至耳  
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  
給錢以葬時賊勢益盛詔江浙平章拜布哈發閩浙江  
西廣東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  
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巖縣尹 秋七月壬  
寅詔以已延有功立生祠于涿州汴梁 已酉奉聖州  
地大震損壞人民廬舍 丙辰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  
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已巳申取高麗女子及閩

人之禁 辛未宣德府地大震丙子京師地震日二三  
次至乙酉乃止 癸未改宣德府爲順寧府奉聖州爲  
保安州以其地數震故也 是月帝至自上都 閏月  
戊戌日赤如赭已亥壬寅復如之 九月癸酉奔星如  
杯大色白起自右旂之下西南行沒于近濁 冬十月  
辛卯享於太廟 十一月丁卯立紹熙府軍民宣撫都  
總使司紹熙府本領六州二十縣一百五十二鎮國初  
以其地荒而廢之至是居民二十餘萬故立府治之命  
御史大夫托克托兼都總使治書侍御史吉當普爲副  
都總使初帝發上都至鷄鳴山之渾河將攻于保安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五

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  
宿儒講求治道至于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壬午四川散毛洞蠻反遣使賑被寇人民 十二月戊  
戌立邦牙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并總管府先是世祖  
既定緬地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爲帥令三年  
一入貢至是來貢故立官府 是月太白屢經天 是  
歲集賢大學士陳顥致仕命會全俸于家 前樞密副  
使馬祖常卒追封魏郡公諡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  
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  
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



雖弗用識者疑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七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元紀二十六 起曆雜單開正月盡旃

元紀二十六 蒙作靈十二月凡七年

順帝

至元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齋 二月庚寅  
信州雨土 庚子免廣海添辦鹽課萬五千引止辦元  
額 集賢大學士致仕陳顥卒顥出入禁闈數十年樂  
談人善薦廣累數百有訐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  
蔽賢誠所不忍士大夫因其薦拔以至通顯有終身莫  
知所自者追封薊國公諡文忠 夏四月癸巳立巴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一

南口過街塔二碑 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  
昭順純懿夫人 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  
器弓矢之禁 是月帝如上都 鎮江丹陽縣雨紅霧  
草木葉及行人衣裳皆濡成紅色 六月庚戌長汀大  
水沒民廬八百家賑恤之 秋七月戊寅詔諸王位下  
官毋入常選 甲申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二丈壞民  
廬 八月丁亥帝至自上都 九月丁巳賑濟陽饑  
自七月至是月太白屢經天 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  
壬辰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不許  
戴笠乘馬 甲午命巴延為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



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戊辰河南行省

掾杞縣范孟端改吳元史帝紀作范孟後編謀不軌詐

為詔使入行省殺平章政事伊祿特穆爾廉訪使鄂勒

哲布哈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

提舉歸陽俾北守黃河口嗚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

而官軍捕孟端誅之凡汙賊者皆得罪惟嗚獨免嗚同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西歷炳

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陽出角吳炳無光嗚之名

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

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嘗數為之賜以上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二

癸酉瑞州路新昌路兩木冰至明年二月始解 十

二月巴延構陷鄰王齊齊克圖舊作徹徹請賜之死帝

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

花今威順王庫春布哈 舊作寬徹 普化今改不俟命即遣之帝為

之不平

至元六年春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巴延為河南行

省左丞相詔曰朕踐位以來命巴延為太師秦王大丞

相而巴延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太皇太

后及朕弟雅克特古斯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加以

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憫恤今出為河南

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并集賽丹人等詔書

到時即許散還本衛初巴延既誅騰吉斯獨秉國鈞漸

有異謀帝患之巴延素養其姪托克托為己子欲令宿

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旺嘉努舊作汪

改翰林學士承旨實喇卜 舊作沙刺 班今改同侍禁近巴延自

領諸衛精兵以楊珠布哈舊作燕者 不花今改為羽翼導從之盛

填湓街衢而帝之儀衛反落落然天下之人知有巴延

而巳托克托澹憂之私請于其父滿濟勒噶台曰伯父

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

其父亦以為然托克托復質于其師浦江吳直方直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三

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果欲忠于國餘復何顧一日

乘間于帝前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

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嘉本舊作世傑 班今改阿嚕為帝

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游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

論辨乃悉其心靡他二人以聞于帝帝始信之不疑及

巴延擅貶二王帝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

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

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

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

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本等



謀欲俟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禁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亦增兵自衛至是巴延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與巴延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嚙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王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伊徹察喇舊作月可改率三十騎抵營中奉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滙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命平章政事珠爾噶岱舊作只兒瓦歹今改齋赴柳林黎明巴延遣騎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四

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乞陸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巴延俯首有慙色以太保滿濟勒噶台為太師中書右丞相太尉塔斯哈雅為太傅知樞密院事特默齊為太保御史大夫托克托為知樞密院事旺嘉努為中書平章政事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托克托之弟也壬寅詔除托克托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環刀輒入內府乙巳罷各處船戶提舉廣

東采珠提舉二司丁未能通州河西務等處抽分已酉彗星如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迹約長五寸餘彗指西南漸向西北行三月甲寅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丙辰赦漳潮二州民為李志甫劉虎仔脅從之罪褒贈軍將死事者辛未詔徙巴延于南恩州陽春縣安置行至龍輿路驛舍病死庚辰彗滅自二月己酉至是日凡三十二日夏四月丙午詔封滿濟勒噶台為忠王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甲子慶元奉化州山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五

水湧出平地溺死人甚眾丙子帝如上都六月丙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鴻吉哩氏於東安州安置放雅克特古斯於高麗詔曰自武宗升遐太后惑于儉惠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當躬逐之際乃與其臣伊嚙布哈舊作月魯不花今改額勒雅舊作也里牙今改埒棟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流言嫁禍于必巴實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



居遐陬內懷愧歎則殺額勒雅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  
殞罰叔嬭布達實哩其勢蹙不立明宗之冢嗣而立  
孺稚之弟伊埒哲伯實班今改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  
賢以長扶朕踐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得  
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意既往之  
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徹去圖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  
達實哩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  
放諸高麗當時賊臣布哈額勒雅已死其以明埒棟阿  
等明正典刑致異庚申外史云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  
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已卯臺官  
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嫡母也前嘗推陛  
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六

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  
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  
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它變關係  
非輕輿言及此良為寒心望陛下遣歸太后太子以全  
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書  
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雅克特古斯於中道遇  
害 己亥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拆 庚戌處州松陽龍  
泉二縣積雨水漲入城中澆丈餘溺死者五百餘人遂  
昌縣尤甚平地二丈餘桃源山崩壓死者三百六十  
餘 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為仁靖公箕子為仁獻公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七



爾布哈為左丞相滿濟勒噶台使人于通州開酒館糟房日賣至萬石又廣販長蘆淮南鹽托克托不以為然屬參政佛家律舊作佛家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盍諫吾父使解職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八

遂辭職家居而托克托代其位 是月河南府宜陽等縣大水漂沒民廬溺死者眾人給殯葬鈔一錠仍賑義倉糧兩月 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人初中書參知政事阿榮精於

錫勳舊至是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元史成集傳以順帝此我家事理文宗舊詔也蓋元史連書之失于限斷今酌附於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謂順帝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九

后居興聖宮置資正院使以掌其財賦后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為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奇氏在高麗家微用后貴三世皆追封王壽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至元七年為至正元年與天下受始 癸亥詔天壽節禁屠宰六日 是月命右丞相托克托領經筵事 免天下稅糧五分 命永明寺寫金字經一藏 二月印造至元鈔九十九萬錠 中統鈔一萬錠 三月己未汴梁地震 夏四月丁丑道州土賊蔣丙等反破江華縣掠明遠縣 戊寅彰德



有赤風自西北起忽變為黑晝晦如夜 庚寅帝幸護聖寺 命中書右丞特穆爾達實為平章政事阿魯為右丞許有壬為左丞特穆爾達實國王托克托之子也 巴延罷相庶務多所更張特穆爾達實盡心輔贊每入番直帝為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 己亥立吏部司績官 庚子復封太師滿濟勒噶台為忠王 罷朔州河西務行用庫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以崇文監屬翰林國史院 閏月甲午賞賜扈從明宗諸王官屬八百七人金銀幣帛各有差 壬寅詔刻宣文至正二寶 六月戊午禁高麗及諸處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十

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盤帶重幣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 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 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時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徧賜僕御闈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幾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宜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秋八月帝至上都 九月壬寅許有壬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豹裘金織文幣 冬十月戊午月會既 十一月搖賊寇邊湖廣行省平章袁巴布勒總兵討平之 十二月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十一

民以親子為宦者因避賦役 是月揚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湧溢溺死一千六百餘人賑鈔萬一千八百餘錠 時帝在上都不御內殿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實勒鄂爾多斯舊作失刺幹耳朵思今改乃先皇所以備晏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帝又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復上疏曰臣聞世皇時

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緡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道州路民何仁甫等兵起上賊蔣丙等與之合攻破江華等州縣溪峒搖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 山東燕南強盜縱橫至三百餘處選官捕之 是月復立司祿監加封真定路漳沱河神為昭佑靈源侯 太常博士遂魯曾復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達實哈雅昂吉爾右丞袁巴布勒刑部尚書鄂都瑪勒御史吉當普院使哈剌鄂哲勒伊魯布哈郎中呂思誠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宗選法餘皆巴延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士上



言前巴延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鄭王為巴延構陷妻女流離當恤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罹巴延所誣者 時國子監蒙古回回漢人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葺時務以應故事在監諸生日啖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為鈔五兩而十百為羣恬嬉翫惕以慢侮嘲詈相尚或入茶酒肆則施屏風以隔市人飲罷不償直掉箆而出莫敢誰何

至正二年春正月丙戌托克托用人言于都城外開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十一

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達通州以通舟楫濶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人時廷臣多言不可而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足以為害淤淺易塞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決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即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托克托終不聽是月大同饑人相會運京師糧賑之 二月壬寅頒農桑輯要 乙卯李沙的偽造御寶聖旨稱樞密院都事伏誅 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拜珠陳祖仁

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辛丑冀寧路平晉縣地震聲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 是月帝如上都 金口河工畢啓牐放水湍急沙壅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眾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中書參議博囉特穆爾都水傅佐竝伏誅 五月甲申太白經天 丁亥東平雨雹如馬首 六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運官徵糧以備軍儲 壬子濟南山崩水湧 是月汾水大溢 秋七月庚午惠州路羅浮山崩 己亥慶遠路莫八聚眾反攻陷南丹 左右兩江等處命托克托赤顏討平之 立司獄司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十二

上都比大都兵馬司 是月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蹄皆白 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巳詔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袁卜布勒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平溪峒堡塞二百餘處 辛未帝至上都 丁丑京城強賊四起 是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黃河為患民饑賑糶米萬三千五百石 冬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詔遣官致祭孔子於曲阜 罷織染提舉司 甲子權免兩浙額鹽十萬引福建餘鹽三萬引 十二月己酉京師地震 癸亥阿魯圖們等以謀害宰臣圖為叛逆伏



誅 是歲以御史大夫博爾濟布哈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江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吾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一斗幼稚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禱于神祠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婦女莫不感其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五

以戶部郎中蓋苗爲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其害遂息 監察御史成遵扈從至上都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社稷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

言循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恤及劾達嚕噶齊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五

中書速議以行一歲之中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章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改刑部員外郎尋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遵穰縣人也 至正三年春正月丙子中書左丞許有壬罷先是有壬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沒而諸生思之爲 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穆巴喇錫綠睡毗之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讒有壬及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 三月丁未遼陽沃濟舊作吾今改野人叛 是月汴梁新鄭密二縣地震秦州成紀縣鞏昌府寧遠伏羌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筭 三月壬申造鹿頂殿 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人同 戊寅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 是月詔修



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  
宋亾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末國史院編修官袁桷  
請購求遼金宋遺事從之然義例未定有欲如晉書例  
以宋為本紀而遼金為載記者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  
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又有待制王  
理者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建隆至靖康為  
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不決至是詔釐為  
三史而各統其所統以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為都總裁  
官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右丞賀惟一御史中丞張起  
巖翰林學士歐陽元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  
纘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六

侯斯為總裁官惟一勝之子也托克托問修史以何為  
本侯斯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  
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  
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又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  
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  
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  
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  
求歸於至當而後止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原  
委尤多究心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嘗起巖據理竄  
定澹厚醇雅理致自足元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

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元不以口舌爭俟  
其呈稿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其於論贊表奏皆元屬  
筆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是月帝如上都 六  
月壬子命經筵官月進講者三 是月中書戶部以國  
用不足請撙節浮費 回回刺里五百餘人渡河寇掠  
解吉隰等州 秋七月戊辰修大都城 是月興國路  
旱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 八月山東有賊焚  
掠兗州 帝至上都 九月甲子湖廣行省平章袞  
巴布勒擒道州賀州獠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  
之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七

戊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遣阿魯問同知太  
常禮儀院事李好文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好文與博  
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時  
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  
公不拜為人後者為之子也陛下當拜帝乃拜由是每  
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 己酉帝親祀上帝於南郊  
以太祖配 己未以南郊禮成大赦天下蠲民間田租  
五分賜高年帛 十二月丙申詔寫金字藏經 丁未  
以翰林學士承旨博爾濟布哈為中書左丞相特穆爾  
布哈罷 是月膠州及屬縣高密地震 是歲詔立常



平倉罷民間倉鹽 徵遺逸托音巴延張瑾杜本本辭  
不至本清江人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武夷山  
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右丞相托克托薦之召  
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  
至杭州稱病固辭而致書於托克托曰以萬事合為一  
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  
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時  
有金華張樞亦屢徵不起既又徵隱士鄂勒哲圖舊作完者  
圖今改濟爾噶朗舊作執禮哈郎今改董立李孝光詔以鄂勒哲圖  
濟爾噶朗為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六

優右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隱士名爵豈足吝嗇耶識者誦之 衛輝冀寧忻州  
大饑人相食 監察御史李稷劾奏宦官高龍卜恃賴  
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為國基禍請竄逐  
之章上流龍卜於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  
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  
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  
及上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  
聖寺火詔夏作之稷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  
大役議遂寢稷滕州人 監察御史烏古遜良楨以帝

方攬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乃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術  
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  
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暫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  
哉請招延宿儒若許衡者數人實於禁密常以唐虞三  
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  
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言綱常皆出  
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云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  
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  
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  
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九

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  
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皆不  
報  
至正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  
陞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  
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  
是月河又決汴梁 三月壬寅特授巴圖瑪多爾濟  
征東行省左丞相嗣高麗國王王本名昕高麗國王王  
楨之長子也楨在國淫暴無道帝以檻車徵至流之於  
揭陽無一人從行者楨手持衣袂以去至岳陽而死帝



乃命昕嗣其位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甲辰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罷以知樞密院事阿魯圖為右丞相托克托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擢用之封托克托為鄭王食邑安豐賜金印及海青文豹等物俱辭不受阿魯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輒于刑部非所宜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任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其為治知大體如此 是月大霖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隄 六月己巳賜托克托松江田為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 是月黃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辛

又北決金隄曹濮濟充皆被災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 秋七月戊子朔温州颶風大作海水溢地震 益都瀕海鹽徒郭火你赤作亂 是月欒河水溢 八月丁卯山東霖雨民饑相食賑之 丙戌賜托克托金銀鈔帛辭不受 是月莒州蒙陰縣地震 郭火你赤上太行由陵川入壺關至廣平般兵馬指揮復還益都 帝至上都 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丙午命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提調都水監 冬十

月乙酉議脩黃河淮水隄堰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有匿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侍郎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於姦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救還其粟著為令從之又有議賊吏悉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子議遂寢 十二月戊寅猺賊寇靖州 是月漢陽東平皆地震 是歲遼史成仍督早成金宋二史總裁官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壬

因得寒疾七日卒先是侯斯數求去不許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侯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托克托因問方今致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為先養之于名位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侯斯持之益力托克托雖稱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至是卒給驛護柩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 猺賊寇潯州同知府事 係董率民兵擊走之



至正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三月辛卯帝親試進士七十有八人賜巴布哈張士堅等及第出身 是春東平路及徐州路大饑人相食 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事先是思謙建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宜大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 夏四月募富戶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義士之號 帝如上都 五月己丑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千一百人放還鄉里仍給其行糧不願歸者聽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年五十一謚文忠庫庫在帝左右論思獻納多所匡救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于饑渴以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三

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于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

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既而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政事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規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庫庫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家貧幾無以為斂帝聞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為之代償 六月廬州張順興出米賑饑旌其門 秋七月丁亥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丙午命額森特穆爾特穆爾達實竝為御史大夫詔作新風紀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壬午朔日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三

有倉之 辛丑以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為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知政事綽斯戩為右丞資政院使多爾濟巴勒為中書參知政事旋命多爾濟巴勒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多爾濟巴勒曰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為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冬十月壬子以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為御史大夫初惟一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膳權勢多橫索惟一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喇布哈一無所需惟一因言于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惟



一因辭詔特賜蒙古氏而改其名曰泰費音舊作太平今改

辛酉命諸臣奉宣撫巡行天下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

巡京畿道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

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

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 辛未遼金宋三

史成右丞相阿魯圖進之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

閣帝具禮服接之因謂羣臣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取

以為法惡者取以為戒非獨為君者當然人臣亦宜知

之是日大宴羣臣于宣文閣托克托進曰給事中殿中

侍御史所紀錄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語

入金滕帝曰待朕它日歸天令吾兒修之可也仍以御

圖書封藏金滕自今以後不許有所入托克托遂不復

言時給事殿中之職皆統袴子弟為之備員而已全無

所書史事遂廢 己卯監察御史布達實里請罷造作

不急之務 十一月甲午至正條格成 奉元路民陳

望叔偽稱雅克特古斯太子伏誅 十二月丁巳詔定

薦舉守令法 是歲以河決遣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奉

珪玉白馬致祭於河神台哈布哈還言淮安以東河入

海處宜做宋置撩清夫用輓江龍鐵埽滅蕩沙泥隨潮

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中廢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賜進表參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元紀二十七 起柔兆掩茂二月盡上章 朔提格十二月凡五年

順帝

至正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未興國兩電

天者如馬首 是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 司天監奏

天狗星墜地血食人聞五千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

吳其光不及兩廣後天下之亂皆如所言 三月辛未

盜扼李開務之牘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

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賊不過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請

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戊申京畿盜起范陽

縣請增設縣尉 山東盜起詔中書參知政事索諾木

巴勒至東平鎮遏 是月高苑縣地震壞民居 夏四

月壬子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沃濟野人及碩達勒達

舊倫水達 達今改皆叛萬戶邁珠等討之遇害詔恤其家 癸

丑頒至正條格於天下 甲寅以中書參知政事呂思

誠為左丞 乙卯享於太廟 丁卯帝如上都中書平

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畱守舊法細民糶於官倉出印券

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



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爲利特穆爾達實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斗姦弊遂絕 以中書左丞呂思誠知經筵事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 五月壬午廣西象州盜起 江西田賦提舉司擾民罷之 丁亥盜竊太廟神主 遣和爾呼達討沃濟野人 辛卯絳州雨雹大者二尺餘 丁酉以黃河決立河南山東都水監 六月己酉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叛陷長汀縣福建元帥府經歷真實萬戶廉和尚等討之 丁巳詔以雲南賊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二

月邾州雨白毛如馬鬃 八月丙午命江浙行省右丞呼圖克布哈舊俗忽都江西行省右丞圖魯統軍合討羅天麟 是月帝自上都 益都臨淄縣雨雹大如杯孟野無青草赤地如赭 九月乙酉克復長汀 戊子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冬十月思靖搖寇武岡詔湖廣省臣及湖南宣慰元帥鄂勒哲特穆爾討之俘斬數百級搖賊敗走 閏月乙亥詔赦天下免差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 靖州搖賊吳天保陷黔陽 癸未汀州賊徒羅德用殺羅天麟陳積萬以首級送官餘黨悉平 十二月丁丑省臣改擬明宗母壽章皇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三

路何命伊圖琿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討之旋降詔招諭 是月羅浮山崩水湧溺死百餘人 秋七月己卯享於太廟 癸巳詔選集賢官爲路府縣達魯噶齊 丙申以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爲中書左丞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爲崇文監丞多爾濟巴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擢爲右丞 甲辰京畿奉使宣撫鼎鼎

舊俗定 奏御史薩巴爾等罪杖黜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鼎與湖廣道巴實糾舉無避 是



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簽四  
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  
相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為口  
實於是宰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  
相助也乃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  
曰猥以非材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  
若此不去何俟將引去適詔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  
相怒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  
歸田里宰相復奏旨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即上言  
西土諸王為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四

遂使恩澤不以時乃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  
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  
兼利矣從之遷陝西行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  
骨歸遯年而卒追封魏國公諡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  
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  
敢言雖經挫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而風朝官仆  
者數人 壬子以中書左丞相博爾濟布哈舊俗別兒怯不花今  
改為右丞相先是博爾濟布哈與右丞相阿魯圖謀擠  
害托克托阿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遐休

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濟布哈屢以為言終不從博爾  
濟布哈遂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  
避出城其姻黨皆為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  
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上自陳上必辨焉阿魯圖曰  
我開國四傑博爾濟舊俗博爾之世裔豈丞相為難得  
耶但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御史乃世祖  
所設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魯  
圖遂罷去彼異阿魯之罷本紀不書博爾濟布哈尋亦  
辭職而罷 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棗州有聲如  
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 丙戌以宦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五

者拜特穆爾舊俗伯帖木為司徒 是月孫賊吳天保寇  
沅州 三月甲辰中書省言臣世祖之朝省臺院奏事  
給事中專掌之以授國史纂修近年廢弛恐萬世之後  
一代成功無從稽考請復舊制從之 乙巳遣使銓選  
雲南官員 庚戌試國子監會食弟子員選補路府及  
各衛學正 戊午詔編六條政類 庚申監察御使王  
士點劾集賢大學士吳直方躐進官階奪其宣命 乙  
丑雲南王鄂囉來獻死可伐之捷 夏四月己卯享於  
太廟 辛巳以通政院使多勒奇爾為遼陽行省參知  
政事討沃濟野人 庚寅復以博爾濟布哈為中書右



丞相以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為左丞相特穆爾達實  
天性忠亮學術正大帝嘗問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  
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  
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  
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臨清  
廣平灤河等處盜起遣兵捕之 通州盜起監察御史  
言通州密邇京城而賊盜蜂起宜增兵討之以杜其源  
不報 是月河東大旱民多饑死遣使賑之 帝如上  
都 五月庚戌猺賊吳天保陷武岡路詔遣湖廣行省  
右丞實保舊倫沙班今改統軍討之實保堅不欲往左右司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六

子無大過奈何迫之手險乃召還甘肅 復以御史大  
夫秦費音舊倫太平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 彰德路大饑民  
相食 秋七月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陷澱浦辰溪縣  
所征焚掠無遺 八月壬午杭州上海浦中午潮退而  
復至 九月癸卯八憐內哈喇諾海圖噶和伯賊起斷  
嶺北驛道 戊申帝至上都 甲寅詔舉才能學業  
之人以備侍衛 丁巳中書左丞相特穆爾達實薨特  
穆爾達實之為相也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  
外補許得陞辭親受帝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  
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七



呼哩巴延祠堂於東平 丙戌額琳沁濟達勒反遣兵討之 辛卯開東華射圃 戊戌西蕃盜起凡二百餘所陷哈刺火州劫供御葡萄酒殺使臣 是月獠賊吳天保復寇沅州州兵擊走之 十一月辛丑監察御史庫庫以宦者隴普憑藉寵幸驟陞榮祿大夫追封三代田宅逾制上疏劾之 甲辰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手假鹽徒雖能成功豈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八

不貽笑安亟選智勇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有矣不報 撥山東十六萬二千餘頃地屬大承天護聖寺 乙巳中書戶部言各處水旱田禾不收湖廣雲南盜賊蜂起兵費不給而各位集養冗食甚多請加分揀帝牽於眾請令三年後減之 庚戌獠賊吳天保復陷武岡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紐勒領兵討之 以河決命工部尚書密勒瑪哈謨行視金隄 甲寅獠賊吳天保陷靖州命威順王庫春布哈鎮南王博囉布哈及湖廣江西二省以兵討之 戊午命河南山東都府發兵討湖廣洞蠻 丁卯海北湖南

獠賊竊發兩月餘有司不以聞詔罪之并降散官一等 是月滿濟勒噶台卒滿濟勒噶台所至不以察察為明赫赫為威僚屬各效其勤至于事功既成未嘗以為己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淡忘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會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至是卒於甘肅帝念托克托勳勞召還京師 十二月庚午以中書左丞相多爾濟為右丞相平章政事泰費音為左丞相先是多爾濟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早襲國王味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泰費音不足與共事至是遂拜泰費音左丞相多爾濟為右丞相多爾濟為人寬洪有度留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九

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陳鴻禧觀將饋二相多爾濟家臣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事請御之多爾濟曰彼縱不送我亦又何怪即命受之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古人有言曰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以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泰費音問其策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



在官所藏皮服之數將悉給貧民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耶莫若錄飢寒者賑之丞相悟而止多爾濟為相務存大體而泰費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泰費音趨附者眾多爾濟處之凝然不與較然泰費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為賢相云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以民間利害實封呈省參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曰必欲得賢守無如參議韓鏞者帝乃特書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能禍福人盜將行劫必往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士偶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人於江凡境內淫祠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鏞乃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漢衣謁先聖每月課試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勵于學鏞居官自奉澹泊僚屬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所奉一不厭其欲還即騰謗于朝其使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邊終無後言尋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咨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焉 丙戌中書省建議以河南盜賊出入無常宜分撥達勒達軍與揚州舊軍于河南水陸關隘戍守東至徐邳北至夾馬營遇賊掩捕從之 湖廣行省右丞實保既為盜賊所害其子實迪

方為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實迪有兄弟不許歸賜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乃許之 是月陝西行御史臺臣劾奏博爾濟布哈乃逆臣之親子不可居太保之職不報 是冬衛輝路天鼓鳴 是歲隆福宮三皇后鴻吉哩氏薨 鄒陽朱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毋勸帝親賢遠姦抑豪強省冗費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力辭章七上乃出為金華路學正至正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額森特穆爾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知樞密院事 丁未享於太廟 辛亥黃河決遷濟寧路於濟州 詔各官府諳練事務之人毋得遷調 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學士承旨張起巖學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黃潛為總裁官左丞相泰費音左丞呂思誠領其事 是月詔給銅虎符以宮尉鄂哲勒布哈貴亦衛副指揮使壽山監湖廣軍命湖廣行省右丞圖齊湖廣宣慰都元帥鄂勒哲特穆爾討莫磐洞諸蠻斬首數百級其餘二十餘洞縛其洞酋楊鹿五赴京師 二月命皇子阿裕實哩達喇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習讀輝和爾文字 甲申以宣政院使桑節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為江南行



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為政桑節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飭厲而遺之湖東簽事三寶珠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桑節怒曰若人之廉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桑節至謁王王閤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桑節引繩牀坐王中門而言曰吾受天子命來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商者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桑節入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三

王曰王帝室之懿親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于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桑節手謝之為悉罷其所為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服侍寵橫甚數以事陵轢官府桑節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桑節河西人也 是月以前奉使宣撫賈惟貞稱職特授永平路總管會歲饑惟貞請降鈔四萬餘錠賑之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工部郎中賈魯為之魯高平人也 三月丁酉詔以東帛旌守令之廉勤者遼東索和努反詔稱大金子孫命將討擒之 壬寅土

番盜起有司請不拘資級委員討之 福建盜起地遠難於討捕詔汀漳二州立分元帥府轄之 癸卯帝親試進士二十有八人賜阿魯輝特穆爾王宗哲等及第出身 己酉湖廣行省遣使獻石壁洞蠻捷 辛酉遼陽烏延達嚕歡奏稱大金子孫受玉帝符文倫亂官軍討斬之 壬戌六條政類書成 是月猺賊吳天休復寇沅州 夏四月辛未河開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鹽額詔從之 乙亥帝幸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 定弟子員出身及奔卷省親等法 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詔京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三

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舉一人自代 平江松江水災給海運糧十萬石賑之 丁丑遼陽董哈喇倫亂鎮撫奇徹討擒之 己卯海寧州沐陽縣等處盜起遣翰林學士圖沁布哈討之 是月帝如上都 命托克托為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之事 湖廣平章巴延引兵捕土寇莫五萬蠻雷等已而廣西峒賊乘隙入寇巴延還走 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 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灘江溢平地水廣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 乙卯錢塘江湖比之八月中高數丈沿江民皆遷居以避之 己未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



集萃集從吳澄游授受具有原委性孝友撫庶弟嫁孤妹恩義備至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譚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于濱死亦不以爲德也 是月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二三十里死者千數 六月丙戌立司天臺于上都 己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漂浸六十餘里死者一千五百人 是月山東大水民饑賑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乙巳享於太廟 壬子量移竄徒官於近地安置死者聽歸葬 乙卯遣使祭曲阜孔子廟 以江州總管劉恆有政績擢山東宣慰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四

八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丁亥廣西蠻掠道州 十一月辛亥猺賊吳天保率眾六萬掠全州 是歲設分元帥府于沂州以邁博齊爲元帥備山東寇 禮部郎中成遵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儒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放異穀耕錄今從元明二史入海爲亂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爲業時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入海元史台哈布哈傳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之驍通遂入海爲亂明史方國珍傳祇書蔡亂頭剽海上今從之

聚眾數千人劫掠漕運執海道千戶德流干實事聞詔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議投國珍定國尉放異元史台哈布哈傳云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按國珍初降其兄弟未嘗皆授官也今從明史 將治多爾濟巴勒之罪樞密參議歸賜曰將臣失利罪之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宐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可許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示四方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竟不肖赴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五

益猖獗帝遣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察實以聞台哈布哈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 監察御史張楨言明琦棟阿額爾佳伊嚕布哈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巴延賊殺宗室嘉王鄰王一十六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宜急行誅竄右丞相博爾濟布哈阿附權姦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于要君聞帥敢于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奏上徽政院使高隴布力爲博爾濟布哈解帝乃出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爲江浙左丞相中丞餘皆辭職詔復加博爾濟布哈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博爾濟



布哈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 監察御史李泌上言  
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  
之言乃以高麗奇氏為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  
陰盛陽微之象請仍降為妃庶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  
不聽

至正九年春正月丁酉享於太廟 癸卯立山東河南  
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乙巳廣西徭賊復陷道州  
萬戶鄭均擊走之 三月丁酉填河淺澁以軍士民夫  
各一萬濬之 是月黃河北潰 膠州大饑人相食  
徭賊吳天保復寇沅州 夏四月丁卯享於太廟 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去

丑知樞密院事奇徹台為中書平章政事己卯以燕南  
廉訪使韓元善為中書左丞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  
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  
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詔修金隄民夫日  
給鈔三貫 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 六月丙子  
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祕為文凡祕書監所掌書盡以識  
之 秋七月庚寅監察御史沃勒海壽舊作翰勒海壽今改劾奏  
殿中侍御史哈瑪爾舊作哈瑪爾今改及其弟舒蘇舊作舒蘇今改罪惡  
御史大夫韓吉納舊作韓吉納今改以聞哈瑪爾者寧宗乳母  
之子也與舒蘇早備宿衛帝深眷寵之而哈瑪爾有口

才尤為帝製幸累官殿中侍御史舒蘇亦累官集賢學  
士帝每即內殿與哈瑪爾以雙陸為戲一日哈瑪爾服  
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嘆茶於其衣哈瑪爾視帝曰天子  
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由是哈  
瑪爾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至正初托克托  
為丞相其弟額森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哈瑪爾日趨附  
其兄弟之門會托克托去相位而博爾濟布哈為丞相  
與托克托有舊怨欲中傷之哈瑪爾每於帝前營護故  
得免初博爾濟布哈與泰費音韓吉納圖們岱爾等情  
好甚密及博爾濟布哈罷泰費音韓吉納乃謀黜哈瑪  
爾諷御史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  
大者則設帳房于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  
寧徽寺為名出入托果斯舊作脫忽思今改皇后宮犯分之罪  
尤大寧徽寺者掌托果斯皇后錢糧托果斯皇后帝庶  
母也哈瑪爾知御史有所言先于帝前析其非罪事皆  
泰費音韓吉納所摭拾及韓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  
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瑪爾舒蘇官  
居之草地而沃埒海壽出為陝西廉訪副使于是泰費  
音罷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吉納為宣政院使 壬辰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去

皇太子阿裕實哩達喇習學漢人文字以翰林學士李



好文兼論德歸賜爲贊善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帝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于道聖賢之道存于經而傳經期于明道出治在于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非學臻闕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成章句之學寢以事廢驟以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于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六

摘其要略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己見倣眞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師聞之言于奇皇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眞性后曰吾雖居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之他求即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得使太子不讀書耶 甲午以額森特穆爾爲御史大夫 乙未以湖廣行省左丞相額琳沁巴勒知樞密院事 甲寅以巴延爲集賢大學士 乙卯右丞相多爾濟罷依前

爲國王 是月大霖雨水沿高唐州城江漢溢漂浸民居禾稼歸德府霖雨決十旬 閏月辛酉以太傅托克托復爲中書右丞相出韓吉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初托克托自甘州還上都將復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翰林直學士兼贊善歸賜私第致托克托之命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章今屬筆于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上命爲之柰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 庚午以額爾克達噶齊綽斯戠爲中書右丞 辛巳詔赦湖南徭賊誣誤者 初滿濟勒噶台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九

秦費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爲難秦費音爲之固請托克托得還且拜太傅然不知秦費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柏譏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知政事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秦費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秦費音既罷又誣劾之而竝論其子額森呼圖不宜僭娶宗室女托克托之母聞之謂托克托兄弟曰秦費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薩瑪特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即臥病不起故吏田復勸秦費音自裁秦費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愧矣遂



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娛 托克托以哈瑪爾嘗為已營護淡德之遂援引哈瑪爾復為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甲辰以巴延為中書平章政事 是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子詔凡建言中外利害者委官選其可行之事以聞 丙子中書平章政事定珠以病辭職不許

是月遣御史中丞李獻代祀河澗 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

丁酉皇太子入端本堂肄業 或黑王忠文日始就學今從元史 命托克托雅克布哈領其事端

本堂虛中坐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從歸賜議也詔以李好文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十一

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 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

教之類 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唐元宗友愛之類 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御千里馬罷露臺之類 四曰聖學如殷宗

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

興廢為書名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復上書曰殿

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 十一月戊午

朔日有食之 托果斯皇后以沃埒海壽之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乃奪沃埒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

韓吉納賊罪杖流紐爾干以死而圖們岱爾自中書右丞出為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 十二月

丁未徭賊吳天保陷辰州 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祿賜致仕官及高年帛 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

從其八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日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預定委官五日船戶困

于埧夫海糧壞于埧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中船戶付本司節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十一

冀寧平遙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已克什兵馬指揮錫布罕討平之 沅靖柳桂等路徭獠竊發朝廷以

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湖廣行省平章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

桂以左右丞參政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從之達實特穆爾特穆爾達實之弟也

至正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甲書右丞緝斯截為平章政事 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乃隕 是月前太保中書右丞相



博爾濟布哈卒于渤海縣 三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  
鳥山川人物之形 是春彰德大寒近清明節雨雪三  
尺民多凍餒死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是月帝如上  
都 五月右丞相托克托居母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  
理庶務于是托克托用烏庫遜良楨龔伯璉汝中柏拜  
特穆爾等為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皆與之  
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 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 北  
斗震聲若雷三日復還 甲子寧州大雨山崩 丙寅  
上高縣蒙山崩 八月帝至上都 九月辛酉 二  
皇如祭孔子禮先是歲祀以醫官行事江西廉訪使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三

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譬如達勒  
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有以故  
紙為母而以銅錢為過房兒子者乎思誠又曰錢鈔用  
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  
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貫而棄其虛恐  
不為國家利便者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  
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有為偽者矣且至元  
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  
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  
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三



徐州各立兵馬指揮司以捕上馬賊時南陽路總管莊文昭言本郡鴟路有上馬賊百十為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金銀為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東裝載畢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始命立兵馬分司五處然終不能禁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辛酉罷遼陽濱海民煎熬野鹽 是月三星隕於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聲 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 右丞相托克托慨然有志于事功時河決五年不能塞方數千里民被其患托克托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辛卯以大司農圖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丙

噲等兼領都水監集羣臣議黃河便益事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竝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進取其後策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托克托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旨托克托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為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何也然廷議

終莫能決帝乃命工部尚書成遵偕大司農圖噲行視河議具疏塞之方以聞 命前同知樞密院事布延布哈等討廣西徭賊 方國珍復叛已酉寇溫州 是冬溫暖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處雨黑黍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大雪而雷電 是歲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禍鞠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

元紀二十八 起重光單閏正月盡元默

元紀二十八 起重光單閏正月盡元默 款徐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庚申命江浙行省左丞博囉特穆

爾討方國珍 丁卯蘭陽縣有紅星大如斗自東南墜

西北其聲如雷 己卯命綽斯戡提調大都留守司

是月清寧殿火焚寶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 二月

命游皇城初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帕克斯巴之言於

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于

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與眾祓除不祥中書移文諸司

撥人昇監壇漢關羽神輜及供應三百六十壇幢幡寶

蓋等以至大樂鼓吹番部細樂男女雜扮隊戲凡執役

者萬餘人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為尚

珠玉錦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聚

觀先二日于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昇高塑像具儀

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內建佛

事至十五日請傘蓋于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導引出

宮至慶壽寺具素會會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

岸入厚載紅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

殿門外搭金脊吾殿綵樓以觀覽焉事畢送傘蓋復置

御座上帝師僧眾佉佛事至十六日罷殿謂之游皇城

歲以為常至是命下中書省臣以其非禮諫上之不聽

立湖南元帥分府于寶慶路 三月庚戌立山東元

帥分府于登州 丙辰親策進士八十三人賜多勒圖

文允中等及第出身 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本

堂說書不至 是月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死者鈔

五錠傷者三錠殿所居屋者一錠 是春成遵與圖魯

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以究水之淺深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

不可復且曰山東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其

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子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賈魯

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

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挽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

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

可易遂出遵為河閒監運使 夏四月壬午詔開黃河

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

等十二路民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自黃陵

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齊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



邨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玉樞呼爾圖哈同知樞密院事哈斯舊作黑以兵鎮之冀

寧路屬縣多地震半月乃止 乙酉詔加封河瀆神為

靈源神祐靈濟王乃重建河瀆及西海神廟 丁酉孟

州地震有聲如雷圯民屋壓死者甚眾 乙巳彰德府

雨雹形如斧傷人畜 是月罷沂州分元帥府改立兵

馬指揮使司復分司于膠州 帝如上都 五月己酉

朔日有食之 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為亂以紅巾為

號陷潁州初樂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

謫徙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三

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

盛文郁王顯忠韓雅爾舊作咬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

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

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

擒其妻楊氏子韓林兒或言李氏子也今從元史逃

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時謂之紅軍亦曰香軍王

申命同樞密院事圖克齊領阿蘇軍六千并各支漢軍

討之授以分樞密院印圖克齊者回回部人也素號精

悍善騎射至是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皆耽

酒色軍士但以剽掠為事剿捕之方漫不加省圖克齊

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布阿布者譯言走也于

是所部皆走准人傳以為笑其後圖克齊死于上蔡徐

左丞為朝廷所誅阿蘇軍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先是

庚寅歲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及賈魯治河果于黃陵岡掘得石人一眼而汝潁盜起

竟如所言或謂元之凶不繫於治河元史論之詳矣草

北流身專其事濶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

降會錢官吏多不盡支放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訟

豐石人止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

天下反預當開河道理之是以埋石人為篝火狐鳴之

故智也庚申外史又載濮州童謠云挖了石佛眼當時

木子反以為芝麻李之應是其時童謠所傳不一前史

五行志所載童謠多矣草木子預想 六月發軍一千

之說未必然也今從元史賈魯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四

從直沽至通州疏濬河道 是月劉福通據朱皋攻破

羅山真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前監察御史藁城張桓

避亂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因

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

捧桓起跪桓仰天大呼嗚呼爾屬且屢唾賊面賊猶不

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瞑目曰吾恨不能

手斬逆首何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殺

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

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潔 丞相托克托議軍事每迴避

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



遠令門者勿納入言曰方今河南漢人反立榜示天下  
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  
勿令誣誤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

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博囉特穆爾兵至  
大閩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  
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為國珍飾辭上聞朝廷  
復命大司農達實特穆爾江浙參政樊執敬浙東廉訪  
使董守愨同招諭國珍至黃巖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  
退止民間小樓紹興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  
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乃止仍檄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五

哈布哈親至海濱散其徒眾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

月丁丑朔中興路地震 丙戌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  
用陷徐州彭即本紀十七年所稱彭大者是也  
彭早住乃彭大之子與芝麻李同反兵敗奔  
豫州者彭大也非早住也明太李二號芝麻李以歲饑  
祖實錄以奔豫者為早住誤矣  
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得此名時河工大興  
人心不安芝麻李與其社長趙君用謀曰穎上兵起官  
軍無知之何此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曰我所知惟  
城南老彭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我  
當為汝致之即訪其家見老彭諷以起事老彭曰其中  
有芝麻李乎曰有老彭即欣然從之與俱見芝麻李其

得八人歃血而盟是夕偽為挑河夫倉皇投徐州城宿  
四人在內四人在外夜四更城內火發城外亦舉火應  
之奪守門軍仗斬關而入內外呼噪民久不見兵革一  
時驚懼皆束手聽命天明豎大旗募人為軍從之者十  
餘萬人四出略地徐州屬縣皆下 是月帝至自上都

靳州羅田人徐壽輝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元史  
紀云徐貞一名壽輝明史徐壽輝一名壽輝體貌魁岸  
真一庚申外史徐貞遂今從明史木疆無他能以販布為業往來靳黃間因燒香聚眾初  
袁州慈化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人其徒周子旺因眾  
眾欲作亂事覺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等瑩玉走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六

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黃州麻城人鄒普勝復以其  
術鼓妖言遂起兵為亂以壽輝貌異于眾乃推以為主  
沔陽陳友諒往從之友諒漁家子略通文義嘗為縣小  
吏非其好也有術者相其祖墓當大貴友諒心竊喜至  
是欲從亂其父普才曰柰何為滅族事友諒曰術者之  
言驗矣遂從壽輝 九月壬子丞相托克托奏以其弟  
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庫春格爾  
舊倫寬微總率大軍出征河南妖寇詔從之 壬戌詔  
哥不改以高麗國王布答實里之弟巴延特穆爾襲其王封布  
答實里本名禎巴延特穆爾本名祺時國王王昕無道



頑之庶子也立三年遇鳩率國人請立頑弟祺遂從之

是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眾至十萬徐壽

輝陷新水縣及黃州路衛王庫春格爾與其二子帥師

擊之為壽輝將倪文俊所敗二子被獲文俊沔陽漁家

子也 冬十月癸未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額森

特穆爾討河南妖寇 辛卯立中書分省于濟寧 癸

卯以宗王神保克復睢寧虹縣有功賜金帶一從征者

賞銀有差 是月天雨黑子于饒州大如黍菽 徐壽

輝據漸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建元曰治平以鄒

普勝為太師 十一月己酉有星孛于西方見丁婁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七

昂畢之間 壬子中書省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

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倫之時恐農民不能安于

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

勒守令親詣鄉邨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

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患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

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

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以資正院使多爾濟

巴勒舊倫柔爾直班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多爾濟巴勒首言治

國之道綱常為二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不汙于

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

又數論祖宗之用兵非專于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昌

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足以服人

心其言頗忤丞相托克托意時托克托倚信左司郎中

汝中柏員外郎拜特穆爾兩人因擅權用事而多爾濟

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危急因出為陝西行

臺御史大夫 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賈魯以四月二

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

行是月水土工畢河復故道南漕于淮又東入于海帝

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超拜榮

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資金帛都水監及宣力諸臣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八

十七人皆予遷秩敕翰林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以旌

托克托勞績具載魯功宣付史館并贈魯先臣三世賜

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仍賜淮安路為其食邑元既

撰河平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

水之道不言其方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

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贖倫至正河防記其略曰治河

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

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濬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

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

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



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利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繩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九

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又曰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濶三丈餘蓋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於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繩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繩將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錫于上流碶之水中又以竹繩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槩上每繩碶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

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悉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碶復以木椿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木等物隨宜填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十

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居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十二月己卯立河防提舉司隸行都水監 丁酉命托克托于淮安立諸路打捕鷹房民匠錢糧總管府 辛丑額森特穆爾復上蔡縣擒韓雅爾等送京師誅之 是歲盜蔓延于江浙江西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耗不守江浙行省平章慶通舊倫慶童今改分遣使佐往督師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註誤者



置不問招徠流離發官粟以賑之 斬黃賊造船北岸  
 銳意南攻九江江州路總管李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  
 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于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  
 以扼賊衝不報黼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  
 忠義以侷其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 廬州盜起淮西  
 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宣讓王特穆爾布哈曰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胃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  
 與王戮力殄滅之且王府屬集賽人等數亦不少必有  
 能推鋒陷陳者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柰何  
 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竝進遂擒渠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十一

廬州平既而頰寇將渡淮思謙又言于王曰頰寇東侵  
 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  
 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  
 姪立本為屯田萬戶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  
 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  
 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為集賢侍講學士修定  
 國律 濟寧路總管董搏霄奉詔從江浙平章嘉璈進  
 征安豐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賊復  
 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  
 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官軍屯朱家寺賊

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  
 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數  
 萬據礮南官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別渡  
 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忽躍馬渡  
 礮揚言于眾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  
 復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搏霄磁州  
 人也 方國珍兵起江浙行省檄前沿海上副萬戶舒  
 穆魯宜遜舊倫石林 宜孫今改守溫州宜遜即起任其事已而聞  
 寇犯處州復檄宜遜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使復  
 分府於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竝起宜遜復奉省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十二

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為禦敵計宜遜其先遼人也  
 太傅阿魯圖出守和林尋卒  
 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  
 百九十萬錠至元鈔十萬錠 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  
 路攷漢庚申外史云是年正月孟博馬陷襄陽孟博馬  
 蓋即竹山賊渠之姓名也今從本紀但言竹山賊  
 同知額森布哈等驚潰達魯噶齊博囉特穆爾領義兵  
 二百人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魯噶齊耀珠  
 等軍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  
 餘人昇以軍號給刀稍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  
 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趣岳州就元帥特克嘉而道



阻不得前仍趨襄陽城方駐楊湖港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雅爾訊得其情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戶許堂主等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耀珠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博囉特穆爾被重創麾從子瑪哈實勒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瑪哈實勒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博囉特穆爾被執賊請同為逆博囉特穆爾怒罵之遂遇害瑪哈實勒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於陳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博囉特穆爾高昌人也是日荆門州亦陷初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恟恟俄而賊鋒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 三

事聞贈南陽路判官喜同河西人也時富珠哩遠調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遠妻雷氏為賊所執賊欲妻之雷曰我參政家婦縣令嫡妻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將汗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遠狎之子也丙辰徐壽輝遣其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丁已陷興國府己未徐壽輝將鄒普勝陷武昌先是賊氛日熾湖廣行省平章桑節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桑節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 四



裙中伺賊遠收三皿骸脫衣裹之大哭投江而死 命  
刑部尚書阿噶收捕山東賊給敕牒十一道使分賞有  
功者 辛酉徐壽輝將魯法興陷安陸府知府綽噶死  
之法興之來攻也綽噶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  
前隊乘勝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  
民潰亂計不可遏而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  
綽噶猶喻以逆順一賊排綽噶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  
渠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綽噶疾叱曰吾守土  
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綽噶左脅斷而死賊憤其  
不降復以布囊纏其屍昇置其家綽噶妻侯氏出大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五

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饑者令食肉以給賊使不  
防已至夜自經死事聞贈綽噶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侯  
氏寧夏郡夫人表其門曰雙節 丙寅以河復故道大  
赦天下 辛未徐壽輝兵陷沔陽府壬申陷中興路沔  
陽推官象山俞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城陷被執械至  
壽輝所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其犯中興也山南  
宣慰司同知伊古輪寶出戰眾潰宣慰使錦州布哈棄  
城走山南廉訪使濟爾克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明日  
賊益兵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而死政異元史紀云  
濟爾克敦與錦  
州布哈俱遁  
今從忠義傳 武昌既陷江西大震賊舳艦蔽江而下

行省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江州聞之亦遁去總管  
李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屬時黃梅縣主簿伊蘇特穆爾  
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  
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于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  
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陳伊  
蘇特穆爾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  
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  
于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  
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樁會西南風急賊  
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樁不得動進退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六

摺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  
散走行省上黼功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  
軍民都總管便宣行事 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  
集少年數千人自稱節制元帥子興兄弟三人皆善殖  
貨產由是家里中子興知天下有變乃散家財椎牛醢  
酒與壯士結納至是與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等以  
眾攻城 甲申鄒平縣馬子昭為亂官軍捕斬之 乙  
酉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遂陷南康路時賊  
勢愈盛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中外  
援絕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圖沁布哈自北門遁黼



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射之賊轉攻東門黼救之而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劔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黼墮馬黼與兄冕之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逾月參政之命始下冕居穎亦死於賊事聞贈黼淮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隴西郡公諡文忠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丙戌霍州靈石縣地震 房州賊陷歸州 戊子詔徐州內外羣聚之眾限二十日不分首從竝與赦原 置安東安豐分元帥府 己丑游皇城 庚子郭子興陷濠州據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七

辛丑鄧州賊王權張椿陷澧州龍鎮衛指揮使諳都喇哈曼等帥師復之 褒贈仗節死義者宣徽使特穆爾等二十七人 是月賊侵滑濬命德珠爲河南右丞守東明德珠時致仕於家聞命即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 徐壽輝將歐普祥陷袁州普祥黃岡人以燒香聚眾從壽輝起兵爲元帥人稱歐道人至是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破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令別將守之 三月乙巳朔追封太師忠王滿濟勒噶台爲德王 丁未徐壽輝將許甲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 壬子河南左丞相台哈布哈克復南陽等處 癸丑

中書省請行納粟補官之令凡士庶爲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者照依定擬地方實授常選流官依例陞轉封廕及已除茶鹽錢穀官有能再備錢糧供給軍儲者驗見授品級改授常流從之 甲子徐壽輝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時官軍多疲懦不能拒所狂無賴子乘閒竊發不旬日眾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爲杷削竹爲槍截排帛爲巾襦彌野皆赤饒州守臣魏中立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備俄而賊至達嚕噶齊馬來出戰不能發矢賊愈逼中立以義兵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爲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六

信州總管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又陷其城而執之竝送斬水壽輝欲使從己二人皆大罵不屈遂被害中立濟南人大本密州人也 丁卯以出征馬少出幣帛各二十萬匹於迤北萬戶千戶所易馬 戊辰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于 是吏部郎中宣城貢師泰翰林直學士饒州周伯琦同擢監察御史南士復居省臺自此始 中書省臣言張理獻言饒州德興三處膽水浸鐵可以成銅宜即其地各立銅冶場直隸寶泉提舉司以張理就爲銅冶場官從之 是月方國珍復劫其黨下海浙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台哈布哈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  
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  
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台哈布哈語眾曰吾以  
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為  
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  
報國耳眾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  
陳其可降狀台哈布哈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船觸  
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  
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  
躍入船復斫死一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九

抱持過國珍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  
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  
四十九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  
君璧皆死之後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  
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台哈布哈尚氣節不隨俗  
浮沈泰費音為姦臣劾去相位台哈布哈獨餞送都門  
外泰費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台哈布哈曰士為知  
己者死寧畏禍耶 詔定軍民官不守城池之罪 隴  
西地震百餘日城郭頽移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  
浪尤甚會州公宇中牆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

者九尺人莫能挽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閏月甲戌朔鍾離人朱元璋從郭子興于濠州元璋先  
世家沛後自句容泗州徙鍾離昆弟四人元璋其季也  
少苦疾比長姿貌雄傑既就學聰明英武沈幾大度人  
莫能測也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饑疫父母兄相繼歿  
遂入皇覺寺為僧逾月西至合肥又適六安歷光固汝  
穎諸州凡三年復還皇覺寺久之寺為亂兵所焚僧皆  
逃散元璋亦出避兵不知所向人有招以起事者元璋  
意不決是時徹爾布哈舊俗名徹爾布哈不花今改率兵欲復濠城憚不  
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徵賞民皆恟懼元璋恐不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辛

于難乃詣伽藍卜筭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  
曰豈欲子從羣雄倡義乎果大吉復自念從羣雄非易  
事祝曰盍許我以避兵投之玆躍而立意乃決抵濠城  
門者疑為謀執之以告子興子興奇其貌問所以來具  
告之故子興喜遂畱置左右尋命長九夫常召與謀事  
久之甚見親愛凡有攻討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  
兵益盛初宿州人馬公與子興為刎頸交馬公卒以季  
女屬子興子興因撫為己女至是欲以妻元璋與其妾  
張氏謀張氏曰吾意亦如此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  
收豪傑一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其功業者子興意遂



決乃以女妻元璋張氏據張羽廟碑初勳除陽館高希于貳室者次夫人也除陽被械攜二子從高帝奔告彭大者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為上如生三王二公主高帝親葉滌陽事乙實亦淡著大夫人之功後編從辨證之說今仍之

之立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 丁酉湖廣

行省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 是月詔江西行省

左丞相策淋沁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鴻和爾布哈舊倫左答納

花今改江浙行省左丞遵達特哩舊倫左答納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巴實

及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與江浙行省官竝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三

便立行事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行至中

途聞高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

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顧陰陽

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為嫌不相款論事多爾

濟巴勒曰多事如此毋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托

多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托多同討賊即督諸軍

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為兵出庫所藏銀為大

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為精兵金商義兵以獸

皮為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

敕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金州由興光鳳翔達奉元

道理迥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

額森特穆爾駐兵沙河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盡棄軍

資器以牧散卒北奔汴梁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

汝為大將見賊不殺而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

也 許之額森特穆爾徑歸昏夜入城明日仍為御史

大夫西臺監察院御史蒙古魯哈雅范文等十二人劾

其不歸國之罪多爾濟巴勒當署字額謂左右曰吾

不為平章而廣矣奏上丞相托克托怒果左遷多爾濟

巴勒為御史十二人皆謫為各路添設佐貳官多爾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三

巴勒赴湖廣關中人遮路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

我而不留乎多爾濟巴勒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江西臨川賊鄧忠陷建

昌路 乙卯鐵傑及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漢陽尋再陷

丙辰江西宜黃賊塗佑與邵武建寧賊應必達等攻

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布哈以兵討之千戶魏淳用計

擒佑必達復其城 賊自邵武間道逼福寧州知州霑

化王巴延乃與監州阿薩都喇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

賊至楊梅嶺立柵巴延與其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

擁眾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巴延麾下唯白挺市兒



數百人巴延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槍椿馬馬仆遂見執善說巴延從已仍領州巴延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冒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搯以跪弗屈遂歐之巴延嚼舌出血嘆善而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歐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統百萬之師親討叛逆汝輩將無遺種矣賊又執阿薩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鬪噤不能對巴延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并殺阿薩都喇欲釋相官之相罵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三

官耶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 甲子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賜玉帶及鈔一百錠給全俸終其身 是月帝如上都 永懷縣賊陷桂陽 四川行省平章耀珠以兵復歸州進攻峽州與峽州總管趙余禱大破賊兵誅賊將李太素等遂平之 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 五月戊寅命龍虎山張嗣德為三十九代天師給印章 命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方國珍 己卯四川行省平章耀珠復中興路參政達實巴都魯請自攻

襄陽許之進次荆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徧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萬戶率奇兵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偽將三十人要斬之賊自是閉門不敢出達實巴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十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為南漳縣尹黎可舉為宜城縣尹拊循其民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為內應達實巴都魯與之定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三

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偽將王權領千騎而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 庚辰監察御史徹徹特穆爾等言河南諸處羣盜輒引亾宋故號以為口實宜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 癸未建昌民戴良起鄉兵克復建昌路 六月丙寅紅巾周伯顏陷道州 是月大名路旱蝗饑民七十餘萬口給鈔十萬錠賑之 中興路松滋縣雨水暴漲漂民舍千餘家溺



死七百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一

元紀二十九

起元默執徐七月盡昭陽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二年秋七月庚辰徐壽輝將項普略引兵自徽饒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倉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賊逐之復射死三人已而賊來益眾填咽街巷且縱火眾皆潰去賊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邪乃奮力斫賊因中創死僕田也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一

馳救之亦中槍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嘉瑋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瑋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掠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賊乘銳趣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瑋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餘杭武



康德清次第以平擄霄亦受代去賊之入城也偽帥項  
葵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  
世以或眾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於籍庫中金  
帛悉輦以去平章嘉璋自湖州統軍還舉火焚城殘傷  
殆盡誅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里豪施尊禮顧八迎  
敵官軍刑于市家產並沒入官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  
池罷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  
省乃假擄霄為參知政事復提兵討之擄霄即日引兵  
至臨安新溪新溪為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以大軍進  
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擊至於潛遂復其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二

治既又復昌化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  
有犯千秋關者擄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  
廬舍擄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擄霄曰未也遣人執  
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  
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  
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擄霄乃先以兵守多  
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為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  
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擄賊巢遂乘勝復安吉賊帥梅  
元等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

忠至賊若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  
拔劍語眾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  
其若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  
時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倫十二里霧擄  
霄引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  
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辛巳命  
通政院使達爾瑪實哩舊倫答兒麻失里今改與樞密副使圖沁  
布哈討徐州賊給救牒三十道以賞功 己丑湘鄉賊  
陷寶慶路丁酉湖南元帥副使小云實哈雅率兵復之  
托克托為相諱言兵亂哈瑪爾從而媒孽其短帝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三

召托克托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一宇  
函丞相以何策待之托克托汗流夾背庚寅自乞督軍  
討徐州許之兵部尚書穆爾瑪哈穆特舊倫密爾麻和漢今改等  
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請  
畱托克托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  
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  
馬奮賞誅殺悉聽便立行事 是月徐壽輝將王善康  
壽四江二蠻等陷福安寧德等縣 八月癸卯方國珍  
率其眾攻台州浙東元帥頁特密實福建元帥赫迪爾  
擊退之 甲辰以同知樞密院事哈瑪爾為中書添設



右丞 丁未日本國白高麗賊過海剽掠身稱島民高麗國王合巴延特穆爾調兵剿捕之 己酉命知樞密院事耀珠中書平章政事綽思斡額楚克達噶齊福壽竝從托克托出師徐州丁卯托克托發京師 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荆門之初陷也炳出募民兵得眾七萬復州城既而君正復來攻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復陷為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支解之炳江夏人也 賊將党仲達陷岳州 九月乙亥俞君正復陷中興耀珠率兵與賊於樓臺敗績奔松滋本路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四

而東門失守上都倉皇反關被執大罵賊剗其腹而死 己卯監察御史及河南分御史臺行樞密院廉訪司等官交章言額森特穆爾出征河南功績帝從其言賜額森特穆爾金繫腰及金銀鈔幣 癸未中興義士范中偕荆門僧李智率義兵復中興路俞君正敗走龍鎮衛指揮使諳都喇哈曼領兵入城耀珠自松滋還屯兵於石馬 乙酉托克托至徐州有淮東元帥遂善之者言官軍不習水土安募場下鹽丁可使攻城乃以禮部郎中遂會為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募瀕海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言鹽丁本野夫不

如募市中趨勇俊捷者可用托克托復從之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托克托知城有必克之勢辛卯下令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托克托不為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眾入其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城堅不可猝拔托克托用宣政院參議伊蘇計以巨石為礮晝夜攻之不息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道獲其黃傘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布哈等即軍中命托克托為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圖濟等進師平穎亳師旋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五

於私第是役也托克托以得芝麻李奏功及班師後伊徹察喇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師托克托密令人就雄州殺之元史芝麻李不知其所 己亥賊攻辰州達噶齊和尚擊走之 是月帝自上都斬黃賊陷湖州常州 徐州既平彭大趙君用率芝麻李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孫德崖等與郭子興不協互相猜防會彭趙奔濠州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德崖與子興反屈己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彭大頗有智數攬權專決君用唯唯而已子興禮彭大而易君用君用銜之德崖等遂與君用謀伺子興



出執之通衢械于孫氏將殺之朱元璋時在淮北聞難  
亟歸念子與素厚彭而薄趙禍必趙發非彭不可解乃  
與子與子往訴于彭大彭大怒曰我在此誰敢爾即命

左右呼兵以出元璋亦被甲持短兵與俱至孫氏家圍  
其宅發屋破械使人負子與以歸子與遂得免大明實錄

錄倫彭早住辨證曰元史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  
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  
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州實錄不書彭大而書  
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取滁陽之後云未逾月彭趙  
遣人邀上守野泗上解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  
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稱永義王彭稱稱魯  
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齊已之夏與君用  
吞併而逃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于早住既亡之後  
記上使人說君用及將其左右以解子與而廟神與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六

陳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縱歸  
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麻李故  
將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王早住死君用益自尊  
未幾奔山東依朱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  
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甚明實錄殆未及考 江西行  
耳按是說甚疑後編據以改彭大今從之

省平章政事桑節受命出師湖廣行至江東夏令守江  
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  
三百人賊號百萬眾皆走桑節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  
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  
貸富人錢募人為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  
應者至是桑節募兵人五十千眾爭赴之一日得三千  
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

兵躡之抵白谿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  
殫擒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  
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陳待之

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  
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眾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桑

節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猝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  
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  
乃命舉旗張帆鼓譟攻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為我用又  
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  
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桑節自據鄱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七

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  
亦多故卒無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  
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桑節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  
于此眾莫敢復言頃有賊乘大船四集來攻取兼葦編  
為大筏塞上下流火之官軍力戰眾死且盡桑節之從  
子拜布哈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桑節猶堅坐不動賊發  
矢射桑節乃昏仆賊素聞桑節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  
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桑節斥之遂不復會凡七  
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桑節為人  
公廉明決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



改能以少擊眾得人死力云元史本傳

云九月二十九日元史續編載在十一月今以神道碑正之無月日未確為撰神道碑

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是月斬黃賊陷江

陰州州大姓許普與其子如章聚眾少資以飲會賊四

散抄掠誘使深入殪而埋之戰於城北之祥符寺父子

皆死十一月乙亥以桑節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出

師湖廣時猶未聞桑節死事也丙子中書省臣請為

托克托立徐州平寇碑及加封王爵癸未命江浙行

省右丞特里特穆爾總兵討方國珍是月斬黃賊悉

眾寇安慶水陸並進上萬戶蒙古綽斯連破之輕舟追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

八

北中流矢卒十二月辛亥詔以杭常湖信廣德諸路

皆巴克復赦誣者蠲其夏稅秋糧命有司撫卹其民

癸亥托克托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

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帝曰此事

有利于國家其議行之是月賈魯以兵圍濠州先

是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空墾內地

課種管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迹尚存可

舉行之於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十三路農民種之秋

收課所得不償其所費是歲農民皆罷散乃復立都水

庸田司於汴梁掌種植之事以察罕特穆爾為汝寧

府達嚕噶齊察罕特穆爾者系出北庭其祖父徙河南

為潁州沈邱人察罕特穆爾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

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二毛怒則毛皆直指居

常慨然有大志及汝潁盜發乃奮義起兵沈邱子弟願

從者數百人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

羅山縣事聞授察罕特穆爾汝寧府達嚕噶齊思齊知

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

沈邱數與賊戰輒克捷改淮東宣慰司為都元帥府

移治淮西起余闕為宣慰副使僉府事分兵守安慶時

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闕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卻之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

九

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皆選精甲

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潯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為屯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多爾濟巴勒卒于黃州蘭溪驛

多爾濟巴勒自陝西間道行至重慶聞江陵陷道阻不

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湖廣行省時權治澧州既

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柏拜

特穆爾言于丞相曰不殺多爾濟巴勒則丞相終不安

蓋謂其帝意所屬必復用耳乃命多爾濟巴勒職專供

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即延州民有粟者親酌酒諭

勸之而貸其粟約俟朝廷頒鈔至即還其直民無不從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者又遣官糶粟河南四川之境民間其名爭輸粟以助軍餉右丞巴延布哈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多爾濟巴勒不為動會官軍復武昌至斬黃巴延布哈百計徵索無不給或猶言其供需失期達爾罕軍師王布哈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為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托克托又遣國子助教鄂勒哲至軍中風使害之鄂勒哲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多爾濟巴勒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年方四十多爾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十

巴勒立朝以扶持名教為己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為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為詩及書畫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多爾濟巴勒諫之曰明公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為留神于末藝多爾濟巴勒淡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為多兼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為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 斬黃賊之犯江東西也詔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爾率兵討之布延特穆爾益募壯健為兵得驍勇士三千戰艦三百艘賊方楸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

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分遣萬戶普賢努屯陵陽王建中屯白面渡聞爾討無為州而自率鎮撫布哈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邊上流為之節度已而江州再陷安慶被圍益急遣使求救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布延特穆爾曰何言之不忠也安慶與池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救患之義我豈可緩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安可坐視而不恤哉即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 江浙行省左丞相策琳沁巴勒舊作亦憐 貞班今改移官江西時斬黃賊據饒州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十一

之屬邑安仁與龍興接壤其民皆相挺為亂策琳沁巴勒道出安仁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資不從則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千久為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平章道通以寬容為政軍民懈弛策琳沁巴勒既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所在羣盜多有謀歸款者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天爵總兵于饒信所克復一路六縣憂漢病穉遂率于軍中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于紀載著名臣事略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人稱天爵獨任一代文獻之奇 翰林學士承旨張昶屢奉詔文穆昶嚴辭目清揚望而知其為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疑意所背向屹



然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過面頸發赤不少怒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嚴云 斬黃二州大旱人相食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罪囚

中書添設右丞哈瑪爾正除右丞政異元史紀是年正月以中書添設

平章政事哈瑪爾為平章政事今從姦臣傳 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

十萬錠至元鈔一十萬錠 辛未以托克托先言京畿

近地水利立分司農司以中書右丞烏蘭哈達舊作悟

改今左丞烏古遜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

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州東及遷民鎮凡係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三

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

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癸酉以皇第

二子育於太尉眾嘉努家賜眾嘉努及乳母鈔各一千

錠 甲戌重建穆清閣 乙亥命中書右丞圖圖以兵

討商州賊 庚辰中書省言近立分司農司宜於江浙

淮東等處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園堰之人各一千名

為農師教民播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一十二道

遣使齎往其地有能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

名者正八品三百名者從七品即書填流官職名給之

就令管領所募農夫不出四月十五日俱至田所期年

為滿即放還家其所募農夫亦名給鈔十錠從之 丙

戌以武衛所管鹽臺屯田八百頃除軍見種外荒閑之

地盡付分司農司 二月丁未祭先農 甲寅中書省

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右丞相托克托從之詔仍立

托克托平徐勳德碑 三月己卯命托克托領大司農

司 甲申詔修大承天護聖寺賜鈔二萬錠 丁亥命

托克托以太師開府提調太史院回回漢兒司天監

己丑以各衙門係官田地及宗仁等衛屯田地並付分

司農司播種 是月會州定西靜寧莊浪等州地震

命江浙行省左丞特穆爾江南行臺侍御史遵達實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三

招諭方國珍 賊眾十萬攻池州布延特穆爾會諸將

分番與戰大敗之乘勝率舟師以進 夏四月戊戌朔

特命中書左丞烏古遜良楨得用軍器 庚子以禮部

所轄掌薪司并地土給付分司農司 己酉詔取勘徐

州汝南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絕籍沒入官者 立

司牧署掌分司農司耕牛又立玉田屯署 降徐州路

為武安州以所轄縣屬歸德府其滕州嶧州仍屬益都

路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

宛平三縣正官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

隄岸或有損壞即修理之 辛未江西行省左丞相策



琳沁巴勒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  
韓邦彥哈密取道自徽州浮梁同復饒州斬黃賊聞風  
皆奔潰 壬午中書左丞賈魯卒于軍中魯攻濠州同  
總兵官平章伊徹察喇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  
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等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  
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  
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卻藥不肯汗遂卒官軍解圍去  
乙未泰州賊張士誠陷高郵據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亭  
民也以操舟販鹽為業少有奮力無賴諸富家陵侮之  
或弗酬其直弓兵邱義屢辱之士誠怨欲報之與其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十一

西

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邱義及所  
仇富家焚其廬舍延燒居民甚眾自懼獲罪乃入蒞近  
場招集少年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士  
義中矢死士誠益怒決戰子仁眾潰入海士誠遂乘勢  
攻泰州有眾萬餘克興化結寨于德勝湖朝廷遣使以  
萬戶告身招之士誠不受命淮東宣慰司掾納蘇喇鼎  
以兵捍德勝湖賊船七十餘柁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  
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既而士誠襲高郵屯兵東門納蘇  
喇鼎麾兵挫其鋒賊鼓譟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  
蔽流而下賊繚船于背盡力來攻而阿蘇衛軍及真滌

萬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蘇喇鼎知必死謂其  
三子曰汝輩可出走二子不肯去遂皆死之士誠陷高  
郵據以為都僭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曰天祐後編  
引明實錄張士誠僭號建元在明年正月甲子朔今從元史本紀 是月布廷特穆爾  
以舟師與賊戰於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  
河皆敗走之進復江州 濠州圍解軍士多死傷朱元  
璋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六月丙申朔還至濠郭  
子興喜以元璋為鎮撫時彭大趙君用馭下無道所部  
多橫暴元璋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  
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聞定遠張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十一

五

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元璋  
曰此機不可失也乃強起白子興選騎士費聚等從行  
至寶公河其營遣二將出大呼曰來何為聚恐請益人  
元璋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乃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  
帥出見元璋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  
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  
之帥許諾請留物示信元璋解佩囊與之寨中以牛脯  
為獻令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元璋還留聚俟之越三日  
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元璋即率兵三百人  
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



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  
澗山元璋命花雲夜襲破之大亨舉眾降軍聲大振達  
濠州人雲懷遠人體長大面鐵色驍勇絕人 丁酉立  
皇子阿裕實哩達喇爲皇太子授以金寶詔天下大赦  
命右丞相托克托兼詹事院詹事 庚子知樞密院事  
實喇巴圖總河南軍平章政事達實巴都魯總四川軍  
自襄陽分道而下克復安陸府 癸卯沃濟野人以皮  
貨來降 辛亥命前河西廉訪副使額森布哈爲淮西  
添設宣慰副使以兵討泰州初張士誠陷泰州河南行  
省遣知高郵府李齊往招降被拘久之賊酋自相殺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七  
縱齊來歸俄而興化陷行省以左丞樞哲篤借宗王鎮  
高郵使齊出守儀社湖已而高郵破省憲官皆遁有詔  
赦凡叛逆者詔至高郵不得入賊始曰請李知府來乃  
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之於獄官軍謀知之乃進攻  
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  
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搥碎其膝而刑之齊廣  
平人也 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討張士誠 秋  
七月丁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 壬申湖廣行  
省參政阿嚕輝復武昌及漢陽 是月布延特穆爾進  
兵攻蘄州擒偽帥魯普恭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泐焚其

柵抵蕪溪口殲黃連寨賊巢分兵平巴河于是江路始  
通 朱元璋率兵略滁陽道遇李善長與語悅之畱置  
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  
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  
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羽翼旣去主者安得獨存  
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定  
遠人也是月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官軍  
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陳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  
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滁陽因駐師焉彭大趙君用  
挾郭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共守盱眙元璋以二人僮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七  
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并戰士多  
死而彭大亦亾君用專兵柄很戾益甚將圖子興元璋  
憂之遣人說君用曰公嘗困于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  
壁不相納死矣得濠下其土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  
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君用聞之  
心頗恐待子興稍以禮子興乃得閒將萬人至滁州閱  
元璋所部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 八  
月帝至自上都 資正院使托和齊以眾兵復江州路  
左遷四川行省平章耀珠爲淮西元帥供給烏撒軍  
進討蘄黃 九月乙丑朔日有會之 乙丑建皇太子



鹿頂殿於聖安殿西 是月太白再經天 是秋大旱  
 溪澗皆涸 冬十月庚戌詔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  
 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等疑  
 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  
 丞阿爾琿錫等率兵討之先是江浙左丞特哩特穆爾  
 議招撫浙東元帥府都事劉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赦  
 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基行省都事聞之朝而國珍  
 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國珍官聽其降坐基擅持  
 威福奪職羈管紹興并罷左丞特哩特穆爾國珍遂不  
 可制基青田人初舉進士揭傒斯淡愛重之曰子魏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六

成流也嘗入行省幕府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  
 浙江儒學副提舉上言御史失職數事受臺抨歸至是  
 又被謫遂放浪山水間 命立水軍都萬戶府于崑山  
 州以浙東宣慰使納琳哈喇為正萬戶宣慰副使董博  
 霄為副萬戶 是月撤世祖所立璽殿改建殿宇 郭  
 子興居滁再閱月惑于讒言悉奪朱元璋兵又欲收李  
 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從自是征討之權元  
 璋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既而官軍圍滁有  
 譖元璋戰不力者子興信之即令其人與元璋俱出戰  
 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元璋直前奮擊眾皆披靡

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時諸將各有所獻元璋所  
 至禁剽掠即有獲以分下無所獻子興不悅元璋妻馬  
 氏知其意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氏喜由是疑毀漸  
 釋 十一月丁亥江西右丞和尼齊舊倫火你赤今改以兵平  
 富州臨江遂復瑞州 是月立義兵千戶水軍千戶所  
 于江西事平願為民者聽 十二月癸卯托克托請以  
 趙完普家產田地賜知樞密事僧格實哩舊倫桑可失里今改  
 庚戌京師天無雲而雷鳴少頃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  
 河南府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 是  
 月大同路疫死者大半 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九

南臺中丞曼濟哈雅舊倫蠻子海牙今改及四川行省參政哈臨  
 圖左丞桑圖實里西寧王索哈爾哈呼軍討徐壽輝于  
 斬水拔其偽都壽輝遁入黃梅山中獲偽官四百餘人  
 陝西行省平章博囉四川行省右丞達實巴都魯復  
 均房等州詔博囉等守之達實巴都魯討東正陽 是  
 冬彭大之子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君用稱永義王後異明實  
 錄辨證曰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紀記二姓僭稱俱在  
 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考之則云明年  
 元將賈魯死城圍解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陵辱人  
 所謂當年冬者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  
 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此自 是歲自六月  
 不雨至于八月 造清寧殿前山子月宮諸殿宇以宜



官留守額森特穆爾等董其役 托克托信任汝中柏

由郎中參議中書事獨右丞哈瑪爾與之競托克托出

哈瑪爾為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瑪爾由是淡街托

克托初哈瑪爾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數媚帝帝習為

之號延徹爾法舊法今改延徹爾譯言大喜樂也哈瑪

爾之妹婿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舊法今改故有寵

於帝與妻都爾蘇舊法今改巴朗舊法今改等十人俱號

伊納克圖魯特穆爾性姦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

蕃僧策琳沁舊法今改於帝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

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一世而已人生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二十

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

修法曰延徹爾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

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取良家女奉之謂之供養

於是帝日從事于其法伊納克輩用高麗女為耳目刺

探貴人之命婦及士庶之室家擇其美而善淫者媒入

宮中數日乃出巴朗者帝諸弟也與諸伊納克皆在帝

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色濟克烏格

依舊法今改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

禁中無所防閑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

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圖魯特穆爾等所為欲

去之未能也 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

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迫連江善鄉巡檢劉潛妻

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潛曰事急矣可聚兵

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

之浹旬閉眾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潛拒

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眾多潰去潛獨率健兵

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陳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塵戰三

時頃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潛憤戟手大罵

賊縛潛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

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三

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殮潛屍瘞之

健歸請兵于帥府以復父仇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

百人詭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

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

祥來獻傑之事聞贈潛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

尹為濬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歲時致祭濬河南人也

知福寧州王巴延既死賊時觀其引兵出入及林德誠

起兵討賊乃望空禱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

斬賊時賊正祠神觀紅衣軍來以為偽帥康將軍亟往

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首江二蠻



福寧遂平事聞贈巴延濟寧路總管追封太原郡侯  
泉州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  
春永春尹盧琦命分詣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  
可勝計先是琦任永春初下車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  
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調包銀椎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  
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鄰邑仙游盜發琦適在  
彼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  
何幸甚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諭  
以禍福眾皆投刃架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首至械  
送元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故泉民皆來就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一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二

元紀三十 起開建統曆正月盡前

順帝 蒙協治十二年

順帝

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東汴水冰皆成五  
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丁丑帝謂托克托 舊倫脫  
曰朕嘗倫多爾濟克勒 哥兒今改 好事迎白傘蓋游皇  
城實為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喇嘛選僧一百八人仍倫  
多爾濟克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毋擾於民 二  
月立鎮江水軍萬戶府命江浙行省右丞佛嘉律領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一

詔河南淮南兩省竝立義兵萬戶府 遣吏部侍郎  
貢師泰和羅於浙西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故命師  
泰和羅得糧百萬石 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  
廢寺田歸之 三月朔癸亥日有食之 己巳廷試進  
士六十二人賜薛朝晤牛繼志等及第出身 壬申以  
皇太子行幸和買駝馬 丙子潁州陷 是月中書定  
擬義兵立功者權任軍職事平授以民職從之 詔和  
買馬於北邊以供軍用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  
每匹給鈔一十錠 是春大雨凡八十餘日羣龍穴地  
而出者無數 夏四月癸巳汾州介休縣地震泉湧



是月帝如上都 造過街塔於盧溝橋 五月甲子安

豐正陽賊圍廬州 是月詔修砌北巡所經色澤嶺黑

石頭河西沿山道路創建龍門等處石橋 皇太子徙

居宸德殿命有司修葺之 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

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其

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故以名之募寧夏善射者及

各處回回珠圖舊倫朮忽今改殷富者赴京師從軍 郭子興

以鎮撫朱元璋為總管率兵攻全椒克之 六月辛卯

朔張士誠寇揚州丙申達實特穆爾舊倫達誠帖哇邇今改以兵

討士誠敗績諸軍皆潰詔江浙行省參政佛嘉律舊倫佛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二

會達實特穆爾復進兵討之 己酉彭早住趙君

用陷盱眙縣庚戌陷泗州官軍皆潰命刑部尚書阿魯

魯舊倫阿魯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泗州舊倫劉辰羣雄事

之陷不指名為何兵而繫於張士誠寇揚州之下故平

吳錄諸事皆云士誠攻揚州其兵登能遠及泗州辨證曰

是時士誠方起高郵攻揚州其兵登能遠及泗州辨證曰

本記事錄其為濠兵無疑也洪武實錄於甲午七月克

滁陽之下書曰未逾月彭彭早住趙君用邀上將兵守旺

泗陽王廟碑亦云彭彭早住趙君用邀上將兵守旺

趙之兵也 秋七月潞州襄垣縣大風拔木偃禾 是

今改以疾卒於官追封齊王諡忠獻時左丞和尼齊舊倫火你

赤今及平章政事道通舊倫道重今改以兵平富瑞二州分鎮

其地通歲大旱公私匱乏道通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

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入糴官米一斗

入緡鈔二貫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緡鈔二貫民皆優

之由是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道通高昌人也

九月庚申以湖廣行省左丞呂思誠復為中書左丞

思誠初左遷湖廣貽書參議龔伯璠曰去年許可用為

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為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

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

經久必不知吾為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三

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轉鬪而入思誠於是申號令戒

職事修器械葺城郭明步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

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

自是無敢復至俄召還中書去三日城復陷 辛酉命

太師右丞相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

誠黜陟子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

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

亘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 甲子封高

麗國王托克托布哈舊倫脫脫不花今改為瀋王 丁卯立寧宗

影堂 是月以穆清閣成賜工匠皮衣各一領葺海青



應房閣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 濠州兵陷六合縣 方國珍執元帥頁特密實黃巖州達嚕噶齊宋巴延布哈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

以宣政院使哈瑪爾舊倫哈麻今改復為中書平章政事

冬十月戊戌詔達實巴都魯及台哈布哈等會軍討安

豐 甲辰詔加號海神為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

著天妃 托克托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

縣祀孟子 十一月丙寅敕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

奏事先啟皇太子 丁卯托克托領大兵至高郵辛未

與張士誠戰於高郵城外大敗之遂遣兵西平六合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四

役也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藁之屬咸取具于江

浙平章政事慶圖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

賴之 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州郭子興與其帥有隙怒

不發兵朱元璋曰六合破滁不獨存唇齒也可以小賊

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官軍號百萬

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不吉為辭元璋曰事之可

否當斷於心何禱也遂帥師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

壘官軍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官軍去之詰朝復完壘

與戰尋以計給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

手大罵官軍鎔愕不敢逼遂列隊而出徐引還滁州既

而官軍復大集元璋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

鼓譟而出官軍敗走元璋恐益兵來攻謀款其師乃具

牛酒斂所獲馬遣父老送還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能

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者備它盜耳將軍

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

奈何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眾曰非良民豈肯

還馬即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子興無意遠略但欲據

滁自王元璋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

形勝可據不可居也子興嘿然元璋遂不復言 是月

達實巴圖魯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 皇太子修佛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五

事釋京師死罪以下囚 十二月辛卯絳州北方有紅

氣如火蔽天 托克托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

御史俾輔額森特穆爾中柏累言哈瑪爾必當屏斥不

然必為後患額森特穆爾不從哈瑪爾知之甚恐先是

皇太子之立哈瑪爾與托克托議授冊寶禮托克托母

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至是哈瑪爾遂

訴于皇后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

托克托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瑪爾復與宣徽

使旺嘉努之子僧格實哩額森特穆爾之客明里明古

譖諸太子會額森特穆爾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



賽音布哈

舊倫袁賽音不花今改

等承望哈瑪爾風指劾奏托克

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

官以自隨其弟額森特穆爾庸材鄙器玷汗清臺綱紀

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始允詔收御史臺印

令額森特穆爾出都門聽旨而以旺嘉努爲御史大夫

丁酉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南路額森特穆爾安置

寧夏路以台哈布哈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伊闕察爾加

太尉舒蘇知樞密院事當是時丞相督軍將士效命高

郵城旦夕且破而忽聞有詔解軍軍中皆大哭辛亥詔

至參議龔伯璠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六

時嘗被密旨今奉此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

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

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托克托頓首謝曰臣至愚荷

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

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淺矣先是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

哈瑪爾歷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

至不卽散者當族誅以故宣詔畢卽時解散其無所附

者多從紅軍如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是也是

日托克托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

以聽伊闕察爾舒蘇節制各省副使哈喇台曰丞相此

行我等必死它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劍刎頸而

死托克托居淮安一月復有旨移置伊集納路卽漢居

延塞也西南距甘州一千五百里 有上變告龔伯璠

勸托克托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中書左丞烏

古孫良楨簿對無驗伯璠伏誅良楨仍還爲左丞 初

威順王庫春布哈以賊據湖廣奪王印是月討賊累立

功詔還其印仍鎮湖廣 是月紹興路地震 達實巴

都魯復河陰鞏縣 徭賊自耒陽寇衡州萬戶許托因

死之 是歲詔諭民間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三分

永爲定例 京師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七

帝於內苑造龍船命內官供奉少監塔斯布哈董其事

帝自製船樣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廉棚

穿廊兩暖閣後吾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妝前

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

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

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

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櫃

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

而上左右立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

接夏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鉦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



櫃之西東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過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還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未有時帝怠於政事荒淫游宴以宮女三聖努妙樂努文殊努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袞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喇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椎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察罕岱布哈舊倫長安送不花今改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八

餘不得預 武昌自十二年為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皇皇總管成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眾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于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大臣有薦禮部郎中吳當世居江西習知其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廉訪使借江西行省參政和尼齊兵

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賊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凶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當澄之孫也 樞密院判官董搏霄從丞相托克托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剿平之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 先是樞密院都事徐人石普以將略稱從院官守淮安詣丞相托克托面陳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九

高郵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幸與普步兵三萬保為取之托克托遂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汝中柏陰阻之滅其軍半初命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次范水砦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趣城東備水戰一為奇兵虞後一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甲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



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懼  
怯即馳回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勒餘兵血戰夏  
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死國有不進前者斬奮戰入  
賊陳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槍墜馬復步戰  
數合賊益至左脅爲賊槍所中猶手握其槍以斫賊賊  
眾攢槍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而死 朱文正元璋伯  
兄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季父相失至是聞駐兵滁  
陽遂來歸姊子李文忠以母卒隨其父禿亂軍中幾不  
能存至是亦來歸文忠年十二牽舅衣而戲元璋曰外  
甥見舅如見母也命與沐英同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十

元璋見而憐之收以爲養子

至正十五年春正月辛未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垣建  
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  
年之卷又收繼庶母叔嬪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  
繩以禮法不報 丁丑徐壽輝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威  
順王庫春布哈令其子報恩努接待努佛嘉努同湖南  
元帥何思南以大船四十餘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倪文  
俊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雞鳴汊水淺船閣不能行  
文俊以火筏盡燒其船接待努佛嘉努皆遇害報恩努  
自殺妃妾皆陷庫春布哈走陝西 時河南賊數渡河

挾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器  
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爲之障賊兵卒不  
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  
南之民猶得依其室家也今賊北渡河官軍不禦是大  
河之險亦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  
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爲  
之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  
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滌帥乏糧諸將謀所向朱  
元璋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  
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也郭子興曰如何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十一

璋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衣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  
今擬置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衣青衣伴爲北軍以  
四橐駝載賞物驅而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  
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  
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  
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  
使者前行耿再成率絳衣兵繼其後天祐至陸陽關和  
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它道就食誤約  
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眾直抵城下  
平章額森特穆爾急閉門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



中矢忝官軍追至千秋垣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官軍遇急擊之追至小西門城上急抽橋湯和以刀斷其索天祐等奪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額森特穆爾夜遁再成敗歸謂天祐陷沒俄又報官軍入滌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元璋與謀元璋乃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眾皆欲殺之元璋曰殺之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我不敢進子興從之急屬元璋率兵往仍規取和陽至則天祐已據城矣乃入撫定其民子興於是命元璋總和陽兵時諸將多子興部曲未肯屈服獨湯和奉命唯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十一

諸將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元璋惻然召諸將謂曰諸君自滌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眾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各相攜而去民大悅 閏月壬寅以各衛軍屯田京畿人給鈔五錠以是日入役日支鈔二兩五錢仍給牛種農器命司農司令本管萬戶督其勤惰 二月乙未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撤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遵道本國子生嘗上書于知

樞密院事滿濟勒噶台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滿濟勒噶台以遵道補本院掾史遵道知不能行其策乃棄去適潁州爲紅軍舉首至是遂相小明王戊辰命太傅御史大夫旺嘉努爲中書右丞相中書平章政事定珠爲左丞相 壬申立淮東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府於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洪澤等處義兵聽富民願出丁壯義兵五千人者爲萬戶五百名者千戶一百名者百戶仍降宣敕牌面 是月命刑部尙書董銓等與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和尼齊專任征討之務優宥從事遣使先降曲赦諭以禍福如能出降釋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十二

本罪執迷不悛剋日進討 三月癸巳徐壽輝兵破襄陽 甲午命旺嘉努攝太尉持節授皇太子玉冊錫以冕服九旒祇謁太廟 托克托既命移伊集納路臺臣猶以謫輕疏列其兄弟之罪辛丑詔流托克托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額森特穆爾于四川碉門托克托長子哈喇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努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 是春蘇州雨血 官軍十萬攻和州朱元璋以萬人距守閉出奇兵擊之官軍數敗多死者乃解去城中復乏糧時太子剛沁及樞密副使弁珠瑪民兵元帥陳埜先各遣兵分屯新塘高望青山雞籠山道梗



不通元璋率兵擊走之濠州舊帥孫德崖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郭子興故與德崖有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它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元璋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鬪德崖為子興所執元璋大驚亟呼耿炳文吳桓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懼擁元璋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某者力止之子興聞元璋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往代張復諭其眾歸元璋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達亦脫歸子興勇悍善戰而性悻直不能容物以德崖故飲恨而終子興既率眾推其長子天敘為元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丙

而德崖以宿將欲代統其軍天敘恐不能制乃以書邀朱元璋為已助 夏四月壬戌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闕官宜遣人與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選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次選調福建等處闕官亦依前例從之 癸酉以中書左丞相定珠為右丞相平章政事哈瑪爾為左丞相太子詹事僧格質哩為平章政事舒蘇為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于哈瑪爾兄弟矣 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將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盜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聞和州恩

威日著兵行有律獨率十餘人歸附請為先鋒元璋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力賢者雖死猶生元璋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屬我未晚也 是月帝如上都 詔翰林待制烏訥爾集賢待制孫搗招安高郵張士誠仍齎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博囉布哈及淮南行省廉訪司等官商議給付之 御史臺劾奏中書左丞呂思誠罷之 寧國敬亭麻姑華陽諸山崩 五月壬辰復襄陽路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台哈布哈以軍乏糧之故遂驕蹇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往往剽掠為民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壬

患監察御史額特呼圖等劾其慢功虐民乃削其官爵仍俾率領和碩衮舊倫火赤從征命四川行省平章達實巴圖爾總領其軍 庚戌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 亳州遣人招和陽諸將諸將惟張天祐往尋自毫歸齋杜遵道教授郭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朱元璋左副元帥元璋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已而諸將議藉為聲援遂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時和州西南民若次第剗平而城中乏糧元璋與諸將謀渡江無舟楫有趙普勝俞通海者擁眾萬餘船千艘據巢湖結水



岩與廬州左君弼有隙懼為所襲是月遣俞通海開道來附乞發兵為導元璋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親往與普勝等會就觀水道以舟出和陽而相城廂馬場河等隘口皆為中丞曼濟哈舊倫蠻子雅海牙今改水砦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漲丈餘元璋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漲發巢湖舟魚貫而進至黃墩趙普勝以所部叛去餘舟悉至和陽乃降舟之未至遣人誘曼濟哈雅軍來互市遂執之得十九人皆善操舟者令其教諸軍習水戰命廖永安張得勝俞通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六

等將之攻曼濟哈雅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眾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元璋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然後金陵可圖也 六月丁卯監察御史哈琳圖劾奏托克托之師集賢大學士吳直方及其參軍赫漢長史和勒齊等並宜追奪從之 監察御史懷格等辨明中書左丞呂思誠給還元追所授宣命玉帶 丁丑保德州地震 庚辰徵徽州處士鄭玉為翰林待制賜以御酒名幣玉辭疾不起而為表以進曰名壽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陛

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 是月朱元璋帥諸將渡江與廖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元璋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陳于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猝登常遇春飛舸至元璋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沿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匱乏各欲取資而歸元璋謂徐達曰如此則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斬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七

東下諸將大驚問故元璋曰成大事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為諸將乃聽命自官渡向太平直趨城下縱兵急攻遂拔之平章鄂勒哲布哈與僉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克楚舊倫納哈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元璋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謁安見元璋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師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士率欲剽掠者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迪獻金帛即以分給諸將士召安習與語時



事安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  
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  
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  
不足定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阻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  
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元璋大悅禮安甚  
厚由是一切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  
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  
三帥雖共府署事而運籌決策皆出自元璋將士樂戰  
軍民傾向權歸于一矣 時中丞曼濟哈雅等以巨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六

截采石江閉姑孰口絕和州軍歸路方山岩民兵元帥  
陳瑊先以眾數萬攻太平鎮甚銳朱元璋命徐達鄧愈  
湯和引兵出姑孰來迎戰而設伏襄城橋以待之瑊先  
敗走遇伏腹背受敵遂擒瑊先 是夏大雨江漲安慶  
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發淮西都元帥  
府余闕祀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  
有餘力乃浚隍增埤外環以大防濠塹三重南引江水  
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 秋七  
月壬辰右副元帥張天祐率諸軍及陳瑊先部曲攻集  
慶路弗克而還 壬寅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 遣親

王寶勒們四川左丞寶勒布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  
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右丞許有壬言  
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  
而無鬪志遂倡爲招諭之策耳不聽 陳瑊先之被擒  
也朱元璋釋不殺瑊先問生我何爲元璋曰天下大亂  
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  
知生爾之故瑊先曰然則欲我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  
招其軍明日皆降曼濟哈雅勒呼木等見瑊先敗不敢  
復進攻率其眾還屯峪溪口 八月庚申命南陽等處  
義兵萬戶府召募毛葫蘆義兵萬人進攻南陽 戊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七

以中書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  
江淮驛騷南北阻隔詔許達實特穆爾便宜行事達實  
特穆爾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輕重  
爲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  
爲意 雲南死可伐等降令其子莽三以方物來貢乃  
立平緬宣撫司四川向思勝降以安定州改立安定軍  
民安撫司 是月帝至自上都 詔淮南行省左丞相  
泰費音統淮南諸軍討所陷郡邑仍命湖廣平章勒呼  
穆以所部苗軍聽其節制泰費音駐濟寧已久糧餉苦  
不給乃命有司給諸軍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



民不擾而兵賴以濟又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  
和州鎮撫徐達軍自太平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初陳  
瑩先之為書也陽為招辭意實激之不意其眾遂降自  
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母力  
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官軍合朱元璋聞其謀召語之曰  
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瑩  
先乃收餘眾屯于板橋陰與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合為  
書以報太平言集慶城三面阻水不利步戰晉王渾王  
濟隋賀若弼韓擒虎楊素皆以戰艦取勝今環城三面  
元帥與苗軍建寨其中連絡三十餘里陸攻則慮其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壬

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扼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  
可不攻而下也元璋知其計以書復之曰歷代之克江  
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隄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  
功今吾渡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拒之捨舟而進足以  
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為  
此迂迴之計耶乃遣裨將習伯容攻蕪湖縣克之置永  
昌翼以伯容為萬戶 托克托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  
惠見托克托欲以其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  
加害者可以無虞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與  
辭以絕之是月朝廷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托

克托前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 九月郭天敘張  
天祐督兵自官塘經同山進攻集慶之東門陳瑩先自  
板橋直抵集慶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瑩先邀郭  
天敘飲殺之擒張天祐獻于福壽亦殺之攷異明實錄云郭張皆戰死陳基西夏永年公勳德詩序云生擒郭張今從余本紀事錄 二帥俱沒諸將遂奉朱  
元璋為都元帥 陳瑩先追襲至葛仙鄉鄉民兵百戶  
盧德茂謀殺之遣壯士五十衣青衣出迎瑩先不虞其  
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瑩先既  
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曼濟哈雅擁舟師結寨采  
石為犄角規復太平 先是河南行省平章達實巴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壬

爾以兵進次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為其所敗將士奔潰  
是月至中牟收散卒團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  
遂與博囉特穆爾相失會劉哈喇布哈來援大破賊兵  
獲博囉特穆爾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堤 冬十月丁  
巳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 甲子帝謂右丞相定珠  
等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闕于舉行朕將  
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  
者行之 庚午以衍聖公孔克堅同知太常禮儀院事  
以其子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酉哈瑪爾奏言郊祀之  
禮以太祖配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乘馬不設內外



儀仗教防隊子齋戒七日內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二日於大明殿西幄殿一日在南郊祀所 丙子以郊祀命皇太子祭告太廟 己卯立黃河水軍萬戶府於小清口 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於南郊以皇太子為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珠為終獻 甲午台哈布哈為湖廣行省左丞相總兵招捕沔陽等處荆襄諸軍悉聽節制仍給以功賞宣敕金銀牌面 戊戌介休縣桃杏花 戊申中書右丞相定珠以病辭職命以太保就第治病 庚戌賊陷饒州路 是月達實巴圖爾攻夾河賊大破之 賊陷懷慶命右丞布哈討之 十二月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三

順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以啟羣小急復私讎君子病焉 是歲荊州大水荊州兩血湖廣雨黑雪陝西有一山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浚潭 紅巾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汝寧府達嚕噶齊察罕特穆爾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懷州河北震動察罕特穆爾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州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特穆爾夜襲之擄其眾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眾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特穆爾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卒買勇決死戰無一不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 盜起常之無錫江浙行省議以重兵殲之平章政事慶圖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為良民 先是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參議中書省事成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



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  
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  
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奈何今  
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眾皆聽其論除治書侍御  
史俄復入中書為參政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  
曰姑少緩之眾莫曉其意及遵復入喜曰大政事今可  
決矣 召陝西行省平章綽斯戩舊倫期思 監今改知樞密院  
事俄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綽斯戩奉命討賊淮南身  
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為動及是復為執政一日入侍帝  
其面有箭瘢濺歎閱之遂有是命 杜遵道相小明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二

吉

王得寵專權劉福通疾之令甲士搥殺遵道福通遂為  
丞相後稱太保致異福通殺遵道事元史本紀 繫是年二月今從徐氏後編小明王  
徒擁虛名事皆決于福通福通每陷一城以人為糧倉  
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三

元紀三十一 起柔兆涒灘正月盡彊圉 倫聖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朔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為福建行中書省 是日張士誠弟士德陷常熟州  
時江陰羣盜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  
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為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  
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  
利其貨賄逗遛不進英乘閒挈家逃去過江求救于士  
誠乃質妻子俗兵復仇士誠初未決英盛陳江南土地  
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士誠乃遣士德率高郵  
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遂陷常熟 丁酉太保定珠  
以病辭職不允 庚戌中書左丞相哈瑪爾罷先是哈  
瑪爾既相以前進西僧為恥者其父圖魯曰我兄弟位  
宰輔宜道人主以正今圖魯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  
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  
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之為  
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魯特穆爾  
圖魯特穆爾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三

一

圖魯特穆爾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



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遠謂我老耶帝即與圖魯特穆爾謀去其兄弟遂罷哈瑪爾辛亥御史大夫舒蘇亦罷以綽斯戩爲御史大夫復以定珠爲中書右丞相是月薊州地震倪文俊建僞都于漢陽迎徐壽輝居之

三月壬子朔張士德陷平江路據之考異士誠陷平而不日後編從江元史本紀月

明實錄今仍之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鄉村農夫海罹饑饉投充壯丁生不習兵烏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以僞宐陞漕運萬戶托因爲參政統領官軍義民捍禦境上平章達魯噶齊六十病亾陞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二

江府達魯噶齊哈薩沙爲平江達魯噶齊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一軍戰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入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與敬淮西人也張士德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日緣城而上遂陷平江路托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薩沙于境外聞城破自溺死貢師泰率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遁變姓名匿跡于海濱旣而崑山嘉定崇州相繼降維揚蘇昌齡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爲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改平

江路爲隆平府設省院六部百司凡寺觀庵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占而居無虛者時義軍府參謀楊椿守齊門淮兵奄至衆皆不知所爲椿獨謂寇不足畏明日城且陷椿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并遇害椿妻求得其尸亦自經死椿蜀之眉山人徙居吳中教授強起就小職卒舉家殉義云嘉定州俸奉印降賊州吏尤鼎臣沮之爲其將所繫且誘以官鼎臣抗不受杖百錮于家 癸丑圖魯特穆爾辭職不允 綽斯戩劾奏哈瑪爾及其弟舒蘇等罪惡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與朕弟伊勒哲伯皇帝實同乳且緩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三

罰令出征自效丙辰右丞相定珠及平章政事僧格實哩復言其罪惡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貶哈瑪爾惠州安置舒蘇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而所得之庫藏尙封識未啟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譖托克托兄弟之故而不知有易主之謀實坐不軌之罪也哈瑪爾之死距托克托遇鳩才數十日人皆快之 平江旣陷嘉興地當衝要有司告急驛使不絕于道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兵少策無所出檄苗軍帥楊鄂勒哲舊倫楊完者今改來守嘉興鄂勒哲取道自杭以兵劫達實特穆爾使



陞已為本省參知政事達實特穆爾遂填募民入粟空  
 名告身子之 乙丑禁銷毀販賣銅錢 丙寅命翰林  
 國史院太常禮儀院擬皇后奇氏三代謚號王壽 已  
 卯命集賢直學士楊俊民致祭曲阜孔子廟仍葺其殿  
 宇 王與敬抵嘉興楊鄂勒哲欲殺之與敬遂往松江  
 謀結水寨於澱山諸湖令上戶供給其軍名曰守禦實  
 戀其地倡女也達嚕噶齊巴圖特穆爾知府崔思誠皆  
 與之不協會浙省又命元帥特古呼斯等提兵鎮守二  
 帥抗衡不相下已亥夜與敬率萬戶戴列孫等自西門  
 縱火大譟官僚潰散與敬自以輜重出西門乙巳鄂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四

哲部將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與敬遂北走通波塘  
 降於張士誠子女玉帛悉為苗軍所有民亦持梃相逐  
 列孫等死者過半苗軍在松江一月焚劫淫掠死者填  
 塞街巷 常州豪民黃貴甫間道歸款張士德許為內  
 應寇至不戰而城陷改常州路為毘陵郡士德之圍常  
 州也萬戶府知事劉良以援兵不至命其子毅賈蠟書  
 浮江開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毅未及還城已陷良獨不  
 屈圍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常遇春攻官軍於采石以  
 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  
 火焚其連艦大破之曼濟哈雅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

勢遂衰 三月辛巳湖宋元璋率諸軍取集慶自太平  
 水陸並進至江陵鎮攻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眾  
 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  
 疑懼不自安元璋覺其意是日令入宿衛環榻而寢悉  
 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傍元璋解甲安  
 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壬午徐壽輝復寇襄陽 癸未  
 臺臣言係官牧馬草地俱為權豪所占今後除規用總  
 管府見種外餘盡取勘令大司農召募耕墾歲收租課  
 以資國用從之 丁亥以今秋出師詔和買馬六萬匹  
 先是集慶嘗有警湖廣平章勒呼穆將苗軍來援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五

平還鎮揚州而勒呼穆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日事  
 殺擄莫能治俄而苗軍般勒呼穆以叛集慶之援遂絕  
 人心震恐倉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民乃願為兵以自守  
 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因下令民多貧者皆助糧餉激厲  
 士卒為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之至是太平兵大  
 集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官軍于蔣山直抵城  
 下諸軍拔柵爭進遂圍之福壽督兵出戰多敗于是盡  
 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實不能支庚寅  
 城破福壽猶督兵巷戰兵潰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  
 指麾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



國存則生國破則死尙安往哉達嚕噶齊達尼達斯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問所決因雷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達尼達斯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方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贈福壽江浙行省左丞相追封衛國公諡忠肅 朱元璋之取集慶也克城之日曼濟哈雅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于是城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六

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嘉福壽之忠爲棺衾以禮葬之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 癸巳張士誠自高郵徙居隆平宮服御器用皆擬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天祐三年國號大周歷曰明時自稱周王設學士員開宏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蔣輝爲右丞潘元明爲左丞史文炳同知樞密院事其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士誠以吳民多

艱牧字者非才悉選而更張之自令丞簿尉以及錄事錄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賜衣馬粟券有差 初孫搆奉使抵高郵士誠不迎詔旣入城拘搆于它室欲降之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約鎮南王剋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總兵官溫都喇遁 丁酉立行樞密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兼知行樞密院事節制諸軍省院等官竝聽調遣凡賞功罰罪招降討逆許以便宜行事 是日建康兵取鎮江路朱元璋旣定集慶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七

召諸將數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營救乃免于是命徐達爲大將軍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翌日克之苗軍元帥鄂勒哲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徇金壇丹陽下之改鎮江路爲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鎮守其地 戊申方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竝兼防禦海道事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四月辛亥以



中書平章政事綽斯戩為左丞相 壬子張士誠將趙

打虎陷湖州攻吳士誠陷湖州元史本紀與松江常改

湖州路為吳興郡 是月帝如上都 張士誠將史文

炳率兵自泖湖入古浦塘破澗湖柵苗軍一矢不發夜

中遁去松江遂陷士誠即令文炳鎮松江 五月丙申

倪文俊陷澧州路 乙巳賊寇辰州守將和尚以鄉兵

擊敗之 六月乙卯建康兵取廣德路改為廣興府以

鄧愈守之 壬申建康降人陳保二誘執詹李二將降

于張士誠保二常州奔牛埧人聚眾以黃帕首號黃包

頭軍鎮江既下遂降于建康至是復叛 乙亥朱元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八

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

州遂有吳郡魯隗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

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

境息民古人所貴吾深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

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比已于隗器不悅

雷憲不遣 是月彭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

黃瓜民皆無家 雷州地大震 楊鄂勒哲以數萬眾

屯嘉興先鋒呂才以七千眾屯王江涇商旅不行軍容

甚盛張士德遂不敢取道嘉興乃自平望烏墩直搗杭

州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特鄂勒哲兵強漫不為備寇

至城遂陷達實特穆爾遁平章政事遵達實哩戰死居

民黃仲起妻朱氏及妾馮氏仲起弟妻蔡氏俱自縊死

達實特穆爾遁入富陽鄂勒哲乃以苗軍及官軍分為

三路蔣英從大麻塘棲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

誠從海鹽黃灣而進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士德知鄂勒

哲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阜亭再敗于謝村三

敗于央城巷賊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去遂復杭州達

實特穆爾乃還攻吳元史順帝紀及明太祖實錄皆不

補入 董搏霄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皆尋進兵泗州

不利賊乘勝東下斷官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九

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津

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

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

西門突出賊後約白旗一麾即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

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若猶阻西行之路乃

結陳而往翼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 初

禮部尚書致仕婺源汪澤民寓居宜州時賊數來犯江

東廉訪使道通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

至是長槍軍索諾木巴勒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

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憂死非臣子節留



不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賊益  
殺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贈  
江浙行省左丞追封譙郡公諡文節澤民宋端明殿學  
士藻之七世孫也 秋七月己卯朔建康諸將奉朱元  
璋爲吳國公以御史臺爲府置江南行中書省元璋兼  
總省事置官屬以韓林兒自稱宋後遙奉之文移除授  
悉以龍鳳紀年攻異明太祖初起本不借韓林兒之力  
特以其稱宋後而遙奉之耳用兵拜爵  
未嘗稟命於林兒林兒亦置之不問蓋力不足制之聊  
以示羈縻而已明人于遙奉林兒之事多諱而不言後  
之辨證者多引葉子奇草木子及方孝孺所撰越國公  
舊本爲龍鳳紀年之證然於林兒之授元璋以平章仍  
無所據也徐氏後編于是年大書曰宋置江南等處行  
中書省治應天府以左副元帥朱元璋爲江南行省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十

章政事得承制封拜時龍鳳二年也徐氏此條失之誣  
矣豈有毫無確據以意度之遽以元璋之平章由于林  
兒所授哉今從明史本紀書之以後稱 是月秦從龍應  
元璋爲吳國公用通鑑稱沛公例也 聘而至從龍洛陽人初仕爲校官累遷江南行臺侍御  
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吳國公命徐達訪之達下鎮江得  
從龍還報吳國公喜卽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  
既至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居從龍于西華門外事無大  
小皆與之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  
左右無知之者吳國公呼爲先生而不名 渤海楊乘  
嘗爲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事免官寓居松江士  
諶遣其黨張經往招之乘日與客痛飲無一言客問盜

行乎乘曰乘以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尙何行之有  
經促其行愈急乘命其子具牲醴告祖禰迨暮起行後  
圖顧西日晴好慨然曰人生晚節如是足矣夜分乃整  
衣冠自縊死 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吳統軍元帥徐  
達等禦之吳國公使諭達曰張士誠起負販誦詐多端  
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兵攻毘陵先機進取  
沮其詐謀達乃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請益師于是  
復遣兵三萬往助之達軍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  
城東南士誠遣數萬眾來援達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  
待之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十一

于龍潭鋒旣交均用以鐵騎橫衝其陳陳亂士誠兵退  
走遇伏遂大敗 八月己酉朔張士誠將江通海降于  
吳 丙辰奉元路判官王淵等以義兵復商州 庚午  
吳國公以諸將虐取陳係二貲致叛且攻常州久不下  
命自元帥徐達以下皆降一官以書責之曰虐降致叛  
老師無功此吾所以責將軍其他思補過否則罰無赦  
是日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帥甄崇福戰死 甲戌彗  
見于張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是月帝至上都 黃河決山東大水 張士誠將史  
文炳以水師數萬攻嘉興楊鄂勒哲以大軍四伏使小



舟數百十艘餌之賊檣蔽天排江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適南風大作岸上舉火賊舟焚燦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眾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于冬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鄂勒哲因肆掠人貨財婦女部曲驕橫民間謠曰死不怨秦州張生不謝寶慶楊 九月戊寅朔吳國公如江淮府入城先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耕桑築城開塹命總管徐忠置金山水寨以遏南北寇兵遂還尋改江淮府為鎮江府 庚辰汝穎賊李武崔德等破潼關參知政事舒穆魯杰戰死 壬午豫王喇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三

納實哩同知樞密院事定珠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伯嘉努以兵守之 丙申潼關復陷伯嘉努兵潰豫王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 戊戌賊陷陝州及虢州 詔以太尉納琳復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遷行臺治紹興 賊既陷陝虢斷殺函之路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達實巴圖爾方節制河南軍調兵部尚書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特穆爾即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州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特穆爾乃焚馬失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既拔賊始覺

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特穆爾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眾相持數月賊勢窮皆潰以功陞僉河北行樞密院事 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如新割者有司以聞太史驗視云天狗也命藏于庫 戊申張士誠以兵敗于常州遣其下孫君壽奉書至建康請和言既納係二又拘楊憲遣兵來逼咎實自貽願與講和以解困厄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二百斤以為犒軍之費吳國公復書云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三

既知過歸使餽糧即當班師不墮前好且曰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夸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 鎮南王退駐淮安趙君用自泗州來寇乙丑城陷淮東廉訪使褚布哈死之鎮南王被執踰月不屈與其妻皆赴水死 攻異鎮南之死元史祇云寇陷淮安而不記為用以丙申冬陷淮安以丁酉冬據淮稱王其失淮奔益都當在戊亥間耳後編從之今仍其舊初布哈為副使與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倚角布哈尋上章劾總兵者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布哈頗賴之總兵者怒其劾已乃易甲別將擊賊欲以困布哈



甲去韓信城陷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瑋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掠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死者仆道上卽取啗之草木魚鳥韡皮弓箭皆盡撒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旣盡城陷布哈猶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爲賊所縛次子伴格冒刃護之亦見殺布哈隰州石樓人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先是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古

急務今日之計莫若于黃河上下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二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烽埃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八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

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言江淮多流移之人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才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淮安卒陷于賊十一月張士誠將誘降吳兵七千人因挾之以攻徐達湯和壘壬午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五

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丁亥流星大如酒杯色青白尾迹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于近濁有聲如雷劉福通遣將分略河南山東河北京師大震是月河南陷廉訪副使諸普遁徙河南廉訪司于沂州又于沂州置分樞密院以兵馬指揮使司隸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卒于池州布延特穆爾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將兵所過不受餽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于叔父阿珠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平章十二月庚申河南行省平章達實



巴圖爾大破劉福通兵于太康先是朝廷遣托歡來督兵達寶巴圖爾父子親與劉福通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達寶巴圖爾墜馬博囉特穆爾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巳而率大軍進逼陳畱攻取夾河劉福通寨是日次高柴店距太康三十里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陳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數萬擒偽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偽丞相王羅二人太康悉平遣博囉特穆爾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六

守禦汴梁弟識里穆雲南行省左丞子博囉特穆爾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 是月倪文俊陷岳州路殺威順王子岱特穆爾 湖廣參政額森特穆爾與左江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 寧國路長槍元帥謝國璽寇吳廣興府元帥鄧愈擊敗之擒其總管武世榮獲兵千餘人 是歲詔沿海州縣為賊所殘掠者免田租三年 河南行省左丞相台哈布哈駐軍南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 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李尙綱上關中形勢急論凡十有二事 命大司農司屯種雄霸二州以給京師號京糧以浙西被陷海運

不通故也 義兵元帥方家努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鈞結同黨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為患江浙行省平章慶圖言于丞相達寶特穆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努乃可出師達寶特穆爾遂與慶圖入其軍斬首以徇民大悅既而苗軍帥楊鄂勒哲進右丞以功自驕因求取慶圖女慶圖初不許時苗軍勢盛達寶特穆爾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圖不得已以女與之 廣西苗軍五苗從元帥阿爾斯藍舊名阿改沿江下抵廬州淮東都元帥余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藍還軍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七

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率眾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嚕噶齊伯嘉努戰死普勝本巢湖水軍降於徐壽輝驍勇善用雙刀號為雙刀趙云 至正十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巳丑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黑 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仍命各路達嚕噶齊提調聽宣慰使司節制 二月丙午



朔吳國公遣將耿炳文劉成自廣德趨長興張士誠將  
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  
戊申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達  
賈曼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 壬子賊犯  
七盤藍田命察罕特穆爾以軍會達爾瑪齊爾守陝州  
潼關哈喇布哈由潼關抵陝州會豫王喇特納實哩及  
定珠等同進討 癸丑以征河南許亳太康嵩汝大捷  
詔赦天下 戊辰知樞密院事托克托復邳州調客省  
使薩爾達溫等攻黃河南岸賊大破之 壬申劉福通  
遣其黨毛貴陷膠州簽樞密院托歡死之 甲戌倪文  
績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六

以高寶爲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將兵取中興路不克倪  
文俊遂破轉輸關 三月乙亥義兵萬戶賽甫鼎阿密  
勒鼎叛據泉州 庚辰毛貴陷萊州守臣山東宣慰副  
使釋嘉納死之 壬午吳將徐達等克常州初常州兵  
雖少而糧頗多故堅拒不下及誘叛軍入城軍眾糧少  
不能自存達等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遂克之改常州路  
爲常州府達又與常遇春桑世傑率兵徇馬歇沙克之  
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邁努遁丁酉陷濱州自是  
山東都邑皆陷以江淮行樞密院副使董搏霄爲山東  
宣慰使從布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  
績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九

俊陷陝州 是月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  
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實哩及  
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  
察罕特穆爾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  
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且夕失守咎將  
安歸乃遣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  
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特穆爾得書大喜遂提  
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偕道來援入潼關與賊遇戰輒勝  
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詔授察  
罕特穆爾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行省左丞 詔

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  
趙計以衛京師不報 監察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  
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  
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  
四者爲征伐之禍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  
條尤中時弊大略謂陛下因循自安不豫防慮今海內  
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係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  
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酖毒之惑皆  
宜痛絕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  
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



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飾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謾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兵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邱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三

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乎頴上之兵視其所向駭駭可畏不至于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出為山南廉訪簽事 前海南海北宣慰使王英益都人也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襲父職為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初漳州盜起詔江西行省右丞雅克特穆爾討之時英已致仕平章巴薩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可以義激乃使人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

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其軍賊平英功居多及蓋都陷英時年九十有六謂其子宏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何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而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葬之 大司農呂思誠卒諡忠肅思誠氣宇凝定不為勢利所屈三為祭酒一法許衡之舊受教者後多為名士 夏四月丙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良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于兵而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三

兵莫先于倉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于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于農之意為今之計宜權命總兵官于軍官內選能撫字軍民者授以路府州縣之職要使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盡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 乙卯毛貴陷莒州 辛酉達實巴圖爾加太尉四川行左丞相 漢中道廉訪司劾陝西行省左丞蕭嘉努遇賊逃竄失陷所守郡邑詔正其罪 丁卯吳國公兵取寧國路先是徐達常遇春率兵略寧國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臣拜布哈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入不下遇春



中流矢喪創而戰吳國公乃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竝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百戶朱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屬縣相繼下亮祖六合人初爲義兵元帥太平克來降尋叛去數敗吳兵諸將莫能當至是縛亮祖以獻吳國公曰今何如亮祖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吳國公壯而釋之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乙亥朔張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與犯長興屯上新橋吳守將耿炳文出師擊敗之原明等遁去 命樞密院事布蘭奚進兵討山東 戊寅平章政事齊拉袞特穆爾復武安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三

等三十餘城 已卯吳兵攻秦興張士誠遣兵來援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秦興丙申中書左丞相綽斯戩進爲右丞相召遼陽行省左丞相泰費音爲中書左丞相 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之半 銅陵縣尹羅德萬戶程輝降于吳常遇春率師駐銅陵池州路總管陶起祖亦來降具言城中兵勢寡弱可取之狀遇春遂謀取池州是日遣興國翼分院判官趙忠元帥王敬祖等攻其青陽縣趙普勝出兵拒敵敬祖以數十騎衝其陳陳亂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縣吳樞密院判官通海以舟師略太湖馬曠山降張士

誠將鈕津等遂趨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禦之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彼眾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眾邀諸險以擊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于是身先士卒矢中右目下通海不爲動徐令勁者被已甲立船上督戰呂珍不得利乃引去 六月甲辰朔以實勒們爲中書分省右丞守濟寧 丙辰監察御史托克托穆爾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爲害尤大宜令中書省就台哈布哈達實特穆爾阿嚕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已未以徹爾特穆爾其都爾蘇竝爲御史大夫 庚申吳國公遣長春府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略江陰州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敵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士誠兵奔潰繼祖據其山是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丞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至是悉歸於吳士誠侵軼路絕 壬申御史大夫特哩特穆爾劾陝西知行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罷之令居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三



草地 癸酉温州路樂清江中龍起颶風作有火光如  
毛 是月劉福通犯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  
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  
大刀敖李喜喜趙關中毛貴自山東趣大都其勢復大  
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三

書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四

賜進士第劉景賢等

元紀三十二 起羅閣倫聖七月盡著雍  
拖茂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丙子吳徐達率兵攻常熟張士德  
出挑戰先鋒趙德勝磨兵而進擒士德送建康遂循望  
亭甘露無錫諸寨皆下之士德驍鷲有謀士誠陷諸郡  
士德力居多及是被擒士誠為之卷氣 己卯御史大  
夫特哩特穆爾奏續輯風憲宏綱 庚辰吳國公遣兵  
取徽州路元帥胡大海等既克績溪遂進兵攻徽州守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將元帥巴斯爾布哈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  
擊敗之拔其城訥與守臣阿嚕輝李克膺等退守遂安  
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屬縣次第  
皆下 戊子以李穰為御史中丞 己丑義兵黃軍萬  
戶田豐叛入紅軍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勒們遁義兵  
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 甲午監察  
御史達爾默色劉傑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  
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何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  
復豫定守備之策不報 丙申吳元帥胡大海進攻婺  
源江浙參政楊鄂勒哲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



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呂才鄂勒哲通去 是月立四方獻言詳定使司 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叛以城降于賊歸德及曹州俱陷 八月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博囉特穆爾李羅帖木兒今改與萬戶方扎克托出兵擊之 是月帝自上都 張士德至建康吳國公以禮待之供珍膳俟其降士德不食不語其母痛之令士誠歲餽建康糧十萬石布一萬匹永為盟信吳國公不許士德以身繫事無所成間遺士誠書傳降元以圖建康遂不食而死後編辨證曰實錄載士德被誅而劉辰國初事蹟云不食而死今攷陳基祭文云能厲聲罵賊而不能食不義之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二

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改隆平府復為平江路士誠遷居府治雖奉正朔而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朝廷顧以招安士誠為達實特穆爾功詔加太尉後聞士德之死追封楚國公而以士信為江淮平章政事初達實特穆爾假周伯琦行省參政招諭張士誠及是已降除伯琦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左丞士誠為造第宅于乘魚橋厚其廩給 九月癸酉嗣葵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特穆爾布哈不協以總管王起宗黜縣萬戶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降于吳甲戌江浙平章夏章等亦降于吳 丙子以御史大夫婁都爾蘇舊俗老的為沙今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三

鄂勒哲意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

州郡有功遂用領兵為元帥及文俊迎壽輝居漢陽而



專其政柄友諒心不平至是襲殺文俊併其眾自稱宣慰使尋為平章政事 閏月癸卯有飛星如孟青色光燭地尾約長尺餘 監察御史多爾濟等劾奏知樞密院事哈喇巴圖爾失陷所守郡縣詔正其罪 乙丑潞州陷丙寅賊攻冀寧察罕特穆爾遣兵擊走之 趙晉勝同青軍兩道攻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拒戰月餘賊竟敗走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巴延統水軍戍焉冬十月壬戌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領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四

余闕擊斬之其兵乃退 壬申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吳國寶率舟師抵城下合攻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官軍敗走薄暮復以戰船數百艘來逆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 甲申吳國公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兵攻揚州路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眾降先是至正十五年明鑑聚眾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呼為一片瓦其黨張監驍勇善用槍又號為長槍軍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

之時鎮南王博囉布哈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久之明鑑等以倉盡復謀佯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糧乏眾無所託命殺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為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不知大義如汝言我何而日見世祖于宗廟耶麾其眾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而據其城鎮南王走淮安為趙君用所殺明鑑等兇暴益甚屠城中居民以為倉至是兵大敗不支乃出降得其眾數萬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麟耿再成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五

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林知府事城中居民僅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戊戌曹州賊入太行山達實巴圖爾與知樞密院事達哩瑪實里以兵討曹州賊官軍敗潰達哩瑪實里死之 是月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 關中賊散走南山者出自興元陷秦隴據鞏昌有窺鳳翔之志察罕特穆爾即分兵入守鳳翔而遣謀者誘賊圍其城賊果來圍之厚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



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定  
十一月辛丑山東道宣慰使董搏霄復請令江淮等  
處各枝官軍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駐守禦且廣屯  
田以足軍食從之 汾州桃花 壬寅賊侵壺關察  
罕特穆爾以兵大破之 十二月丙戌徐壽輝將明玉  
珍陷重慶路據之玉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  
瞳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初聞壽輝兵起集鄉兵屯于青  
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授元帥隸倪文俊麾下鎮  
沔陽與官軍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既而以兵千人  
槩斗船五十沂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聚兵苦蜀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六  
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左丞相鄂勒哲圖  
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  
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  
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鄂勒  
哲圖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  
己丑吳國公下令釋輕重罪囚以干戈未寧人心初  
附故也 丁酉慶元路象山縣鵝鼻山崩 戊戌翰林  
學士承旨歐陽元卒初汝穎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  
完城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時不能用遂乞致仕帝不  
允會大赦宣赴內府元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

至延春閣下及卒賜賻甚厚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諡  
曰文元性度雍容處已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  
冊命制誥多出其手 己亥流星如金星大尾約長三  
尺餘起自太陰近東而沒化爲青白氣 庚子太尉四  
川行省左丞相達實巴圖爾卒于軍中時詔遣知院達  
理瑪實哩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達理瑪實哩爲劉福  
通所殺達勒達諸軍皆潰達實巴圖爾力不能支退駐  
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  
詐爲達實巴圖爾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  
達實巴圖爾知之一夕憂憤死 初毛貴陷益都般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七  
等路帝命董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布蘭奚討之而濟南  
又告急搏霄提兵援濟南賊眾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  
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眾悉來  
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  
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  
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  
潛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  
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眾無遺者于是濟南始寧詔  
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  
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譖于總兵太



尉勞都爾噶令搏霄依前詔從布蘭奚同征益都搏霄  
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眾朝廷  
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命搏霄守河間  
之長蘆 是冬張士誠築城虎邱山因高據險役月餘  
而畢 是歲詔諭濟寧李秉彝田豐等令其出降紱復  
元任嘯亂士卒仍給資糧欲還鄉者聽 義兵千戶余  
寶殿其知樞密院事寶圖以叛降于毛貴余寶遂據棣  
州 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許有壬以老病乞致  
仕許之有壬前朝舊德皇太子頗加敬禮一日入見方  
臂鷹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始見之 盜據齊魯中書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八

知政事崔敬與平章達覽參政諳魯分省陵州陵州乃  
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供給諸軍事無不集  
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立行事敬以軍  
馬供給浩繁而民力已疲乃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詔從  
之河北燕南士民接踵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匹以  
給軍費民獲少蘇 中書右丞烏古遜良楨論罷陷賊  
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立與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  
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  
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  
東倉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趙普勝陳友諒等陷安慶淮  
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賊之來攻也初自東門登城闕  
簡死士擊却之已而併軍攻東西二門又擊却之賊志  
甚乃樹柵起飛樓臨城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  
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是日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  
饒州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  
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  
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  
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  
引刃自刎墮清水塘中妻耶午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九

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  
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  
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  
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特穆布哈  
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和碩布哈新李盧廷玉葛延  
齡丘沓許元炎奏差烏圖縵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  
圖倫岱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  
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  
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強衣冠而出當出戰  
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



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  
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  
烈或欲晚之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遂死於安  
慶贈淮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幽國公諡忠宣效異余  
從元史木傳書之錄辛相曰余公贈諡諸書所載互異  
程國儒序青陽集云諡文忠追封夏國公張紳以為初  
封夏國公諡忠愍改贈幽國公諡忠宣丁鶴年又稱為  
余文貞公宋景濂手定元史而集中余左丞傳亦作文  
忠未審孰得其真余議者謂兵興以來死節之臣余闕  
按改諡之說近是與褚布哈為第一 庚戌張士誠兵攻常州吳守將湯  
和擊敗之獲卒數百人 吳行樞密院判鄧愈遣部將  
王弼等攻婺源州兵至城西與守將特穆爾布哈戰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十

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 毛貴  
陷青滄二州遂據長蘆鎮 中書省奏以陝西軍旅事  
劇去京師道遠供費艱難請就陝西印造寶鈔為便從  
之遂分戶部寶鈔府等官置局印造仍命諸路撥降鈔  
本與平準行用庫創易昏幣布于民間 癸酉毛貴陷  
濟南路守將愛迪戰死毛貴立賓興院選用故官以姬  
京周等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  
去三十里造大車百兩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三  
分冬則陸運夏則水運 董搏霄將赴長蘆謂人曰我  
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十一

曰至日晨殺傷五百餘人不下乙卯效異元史本紀作  
庚戌今從後編分兵為三道竝進遂拔其城特穆爾布哈死之士卒皆  
降凡三千餘人復遣萬戶朱國寶攻高河墨克之 乙  
丑大風起自西北益都土門萬歲碑仆而碎 丙寅田  
豐陷東平路 丁卯知樞密院事布蘭奚與毛貴戰于  
好右橋官軍敗績走濟南 是月詔達實巴圖爾子博  
囉特穆爾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領其父原管軍馬  
詔察罕特穆爾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 二月己巳  
湖議團結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為保障命中書右丞  
達實特穆爾左丞烏古遜良楨等總行提調設萬夫長

之魏家莊適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  
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  
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  
賊眾突至搏霄前猝問為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眾刺  
殺之無血惟見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  
搏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禮  
部尚書追封隴西郡侯諡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  
為能吏會天下大亂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  
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乙亥吳國公  
以吳楨為天興翼副元帥使與其兄良守江陰時江陰



兵不滿五千而與張士誠接境良兄弟訓練士卒嚴為警備屯田以給軍餉敵不敢犯民甚賴之 吳國公命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殷繁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即非委任之意 山東賊漸逼京畿辛巳詔以台哈布哈為中書右丞相總兵討之 壬午田豐復陷濟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十一

路甲戌陷輝州丙戌努都爾噶聞田豐近逼東昌棄城走城遂陷 丁亥察罕特穆爾調兵復涇州平涼休鞏昌 庚寅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守將周全擊敗之 丁酉興元路陷 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 加右丞相綽斯戩太保 庚子毛貴陷般陽路 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徧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 癸卯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杜賽因布哈死之 己酉劉福通遣兵犯衛輝河南行省平章博囉特穆爾擊走之進克濮州 庚戌毛貴陷薊州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特穆爾以兵

屯涿州察罕特穆爾即畱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它盜而自將精銳赴召 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乙卯遂犯滹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蹂躪旬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人心大駭廷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論紛然獨左丞相泰費音執不可帝乃命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之戰于柳林官軍捷賊退走京師乃安 吳國公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賊者免徵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十二

法無以為治吳國公曰自器亂以來民初離創殘以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而刑新國則应用輕典若執而不變非時措之道也 丙辰吳國公遣兵取建德路先是鄧愈朱文忠胡大海率兵由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追至淳安降其眾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兵五千援淳安大海與之戰擒將士四百餘人由是直抵建德參政布哈院判慶壽等皆道父老何良輔等以城降改建德路為嚴州府 以周全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統鄂囉等



軍移鎮嵩州白龍寨 丁巳田豐陷益都路 察罕特  
穆爾欲赴召涿州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  
晉冀陷雲中鴈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而南察罕  
特穆爾留禦之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  
喜絳州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縋重走山  
谷遂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  
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戰擊卻之  
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  
行樞密院事于是朝廷乃詔察罕特穆爾守禦關陝晉  
冀鎮撫漢沔荆襄便立行事察罕特穆爾益務練兵訓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西  
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 夏四月己巳朔趙會勝自樅  
陽寇池州陷之執吳守將趙忠 庚午江浙行省左丞  
楊鄂勒哲以舟師攻徽州吳將胡大海等擊敗之丁丑  
鄂勒哲又攻建德吳將朱文忠擊敗之鄂勒哲遁去  
甲申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道通和尼齊棄城遁 壬  
午田豐陷廣平路大掠邊保東昌詔元帥方托克托以  
兵復廣平 癸未以諸處捷音屢至詔頒軍民事宜十  
一條 甲午陳友諒遣部將王奉國陷瑞州路 是月  
帝如上都 察罕特穆爾李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郎  
中郭擇善宣慰同知拜特穆爾平章政事定珠總帥汪

長生努各以所部兵討李喜喜于鞏昌李喜喜敗入蜀  
察罕特穆爾駐清湫思齊駐斜坡良弼駐秦州擇善駐  
崇信拜特穆爾駐通渭定珠駐臨洮各自除路府州縣  
官徵納軍需思齊良弼同謀襲殺拜特穆爾分總其兵  
思齊尋又殺擇善 五月戊戌朔以方國珍為江浙行  
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 察罕特穆爾遣其將以兵  
復興寧 劉福通攻汴梁壬寅守將珠展舊竹今改棄城  
遁福通遂入城立官闕自安豐迎其主小明王居之以  
為都 陳友諒遣部將康泰邵宗鄧克明等以兵寇邵  
武路 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 癸丑監察御史密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五  
爾海七十等劾太保中書右丞相台哈布哈乙卯削台  
哈布哈官安置蓋州初台哈布哈奉命討賊既渡河即  
上疏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為先管漢韓信行軍  
蕭何餽糧方今措置無如丞相泰費音者如令泰費音  
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銜泰  
費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參知政事布延特穆爾  
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圖不進兵台哈布哈  
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鄂勒哲  
特穆爾為右丞之日嘗劾其罪亦加以失誤專制之罪  
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左丞相泰費



首以其欲害己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而于帝前  
力排之于是下削奪之詔以知樞密院事烏蘭哈達代  
總其兵仍命烏蘭哈達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  
政事周全節制河南諸軍 辛酉陳友諒兵陷撫州路  
是月山東地震天雨白毛 六月戊辰嗣台哈布哈  
伏誅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劉哈喇布哈求救解劉  
哈喇布哈故台哈布哈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  
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台哈布哈至因張樂大  
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勲勞如此天子  
終不害丞相是必為讒言所間我當往見上白之丞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七

毋憂也即走至京見泰費音泰費音問其來故哈喇布  
哈具以告泰費音曰台哈布哈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  
乃敢妄言耶不審處禍將及爾矣哈喇布哈聞泰費音  
言噤不能發泰費音度台哈布哈必在哈喇布哈所即  
語之曰爾能致台哈布哈以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細  
矣哈喇布哈因許之泰費音乃引入見帝賜賚良渥初  
哈喇布哈之事台哈布哈也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台哈  
布哈每委任晦而哈喇布哈計多阻不行哈喇布哈心  
常以為怨及是知事已不可解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  
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察罕特穆爾調浩爾齊舊作  
虎林

赤今關休同守潞州拜察罕特穆爾陝西行省平章政  
事便立行事 癸酉吳左副都指揮使朱文忠率兵攻  
浦江下之義門鄭氏舉家避兵山谷間文忠重其累世  
雍睦訪得之悉送還家禁兵士無侵犯 吳中翼左副  
元帥謝再興等率兵略石埭縣與陳友諒兵遇擊敗之  
擒其將錢清等三人 庚辰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  
浩爾齊以兵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晉寧路城中死者  
十二三郡人喬彝性高介有守名稱重一時至是整衣  
冠歎妻子家有大井彝坐其上令妻子婢妾輩循次投  
井中而已隨赴之賊首王士誠使人至彝家邀致之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七

則彝死矣賊平贈彝臨汾縣尹賜諡純潔有張崑起者  
汾州人也嘗用薦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賊去晉  
寧復陷汾州崑起與妻亦赴井死晉寧人王佐為賊所  
獲欲降之佐諾言不輟亦遇害 乙酉命左丞相泰費  
音督諸軍守禦京城便立行事 甲午張士誠兵寇常  
熟縣吳守將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自江南  
行臺移治紹興即檄達嚕噶齊邁爾古斯為行臺鎮撫  
邁爾古斯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與舒嚕宜遜舊作石抹  
宜孫今改  
夾攻處州山賊遂平之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  
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爾古斯保障



紹興境內晏然民慶之如父母達實特穆爾承制授行  
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及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  
縣邁爾古斯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  
吾民可乎欲率兵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朝議方  
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珠格與國珍  
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爾古斯擅舉兵且恐生事即  
使人召至私第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搥殺之斷其  
頭擲廁溷中民間之無不慟哭邁爾古斯寧夏人也黃  
中率其眾復讎盡殺拜珠格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吏獨  
留拜珠格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呂珍以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四 六

兵守紹興拜珠格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真圖劾  
拜珠格陰害帥臣幾致激變宜寘諸嚴刑詔削其官安  
置湖州而已放異轍耕錄以拜奇格為自劾納印綬去今從元史 秋七月丁酉  
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于劉福  
通時察罕特穆爾駐軍洛陽遣拜特穆爾以兵守碗子  
城周全來戰拜特穆爾為其所殺全遂盡驅懷慶民渡  
河入汴梁 庚子吳廖永安敗張士誠于狼山獲其戰  
艦而還 丁未布蘭奚以兵復般陽路已而復陷 癸  
丑賊兵犯京城刑部郎中布哈守西門夜開門擊退之  
丙辰吳總管胡通海等襲破九華山寨時寨首鮑萬

戶有眾二千據險自固四面設礮石機弩兵不能進通  
海乃引兵潛由磴道攀援魚貫而上因風縱火燔其寨  
遂克之 己未劉福通遣周全引兵攻洛陽守將登城  
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全之攻洛陽也察  
罕特穆爾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會  
賊已退因追至虎牢塞諸險而還 是月京師大水蝗  
民大饑 是月江南行省右丞郭天爵謀害吳國公事  
覺吳國公殺之天爵天秩之弟也 八月丁卯朔江浙  
行省平章錫達布討饒州貪財玩寇久無功遂妄稱遷  
職福建行省至福建為廉訪僉事般若特穆爾所劾拘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四 六

之興化路 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 辛巳義兵萬  
戶王信以滕州叛降于毛貴 己丑張士誠兵寇江陰  
吳守將吳良擊走之 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陰  
約張士誠以兵攻楊鄂勒哲鄂勒哲倉卒不及備遂自  
殺其眾皆潰鄂勒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  
帛皆在焉用法濇刻任意立威而邵子文金希伊王彥  
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達實特穆爾惡之士  
誠素欲圖鄂勒哲遣其部將史文炳往杭州謁鄂勒哲  
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盛陳鳥銀器皿嵌金鐵鞍之類  
盡以遺鄂勒哲自是約為兄弟及士誠與達實特穆爾



合謀文炳率眾圍鄂勒哲管鄂勒哲遣吏致性酒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無死得以底裏上露文炳報不可鄂勒哲乘城拒戰十日力盡自經死其弟巴延亦自殺文炳解衣裹鄂勒哲屍瘞祭之其後追封鄂勒哲潭國公諡忠愍巴延衡國公諡忠烈鄂勒哲部將員成等欲為報仇遣苗軍元帥台哈布哈奉書納款于建康且言其部將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效順吳國公命朱文忠往撫之 庚寅以婁都爾蘇為御史大夫詔作新風紀 九月丁酉詔授錫班特穆爾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雲中郡夫人子觀音努贈同知大同路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壬

仍旌表其門先是錫班特穆爾為趙王位下總管府事其妻嘗保育趙王及是部落明里叛欲殺王錫班特穆爾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努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努趙王得免事聞故旌其忠焉 褒封唐贈諫議大夫劉蕡為昌平文節侯 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 中書左丞張冲請立團練安撫勸農使司二道一奉元延安等處一鞏昌等處從之 壬寅詔中書參知政事布延布哈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畧江南癸卯詔以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慶圖為江南行臺御

史大夫時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多為吳所有而明台則制于方國珍杭蘇則制于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 丙午賊兵攻大同路壬戌平定州陷 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江西行省參政全晉諳薩里及總管哈納齊死之時江西下流諸郡皆為友諒所據晉諳薩里乃與哈納齊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圍城因使人脅之降晉諳薩里斬其使日環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遂自剄哈納齊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納齊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毋殺吾民當速殺我遂遇害 冬十月辛未元史本紀作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壬

申今從 吳將胡大海取蘭溪州先是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布延布哈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溪官軍千人出戰敗之克其城廉訪使趙秉仁等被執立寧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路 甲戌吳將徐達邵榮克立與先是達等攻立興久不下吳國公遣使謂達等曰立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倉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遂拔其城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于太湖乘勝渡入遇呂珍戰敗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



壬午監察御史楊珠布哈劾中書右丞相綽斯戩任用私人舊作朱列今改及妾弟崔鄂勒哲特穆爾舊作崔完者帖木兒今印造偽鈔事將敗令都塔自殺以滅口綽斯戩乃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乙酉監察御史達爾瑪實哩王彝等復劾之請正其罪帝終不聽 壬辰大同路陷達魯噶齊鄂勒哲特穆爾棄城遁 是月博囉特穆爾統領諸軍復曹州 十一月辛丑吳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吳國公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三

路達魯噶齊僧珠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先是吳國公出師至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唐太宗朱太祖元世祖平一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公英明神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吳國公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又問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吳國公悅命參帷幄師進至德興聞張士誠兵據紹興諸暨乃取道蘭溪以至婺州遣使入城招諭不下遂圍之初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授浙東宣慰副使舒穆魯立遜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又以前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立遜又自倅郡人胡濙葉瑛章濂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險竊發不易平治立遜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至是聞吳兵抵蘭溪且逼婺而立遜第厚遜方守婺其母亦在城中立遜泣曰義莫重于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尙可立天地哉即遣胡濙等



將民兵數萬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殿後等至松溪觀望不能進吳國公謂諸將曰藝倚舒穆嚕宜遜故未肯即下聞彼以獅子戰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險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矣翌日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于是同僉樞密院甯安慶與都事李相開門納敵楊惠僧珠皆戰死南臺御史特穆爾賚斯院判舒穆嚕厚遜等皆被執吳國公入城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為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四

越府禮中書分省召儒士許元葉瓚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會省中日令二人進講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和州人少攻儒業博涉經史于是命宗顯開郡學延宿儒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沈徐厚為訓導時器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欣悅 是月太白經天者再 吳國公發倉賑寧越貧民有女子曾氏自言能通天文証說災異駭眾吳國公以為亂民命戮于市 是歲河南賊蔓延河北前江西廉訪僉事巴延家居濮陽言于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已大至巴延乃渡漳北行鄉人

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州與賊遇賊知巴延名士生劫之以見其帥帥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有司上其事贈僉太常禮儀院事太常上諡議曰以城守論之巴延無城守之責而死與江州守李黼同以風紀論之巴延無在官之責而死與西臺御史張桓同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請諡曰文節從之 江西諸郡皆陷撫州路總管吳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陳友諒遣人倅之當臥牀不食以死自誓乃昇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吉水縣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五

谷坪踰年以疾卒 京師大饑疫而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各挈老幼男女避居京師以故死者相枕籍資正院使保布哈舊作朴不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及皇后皇太子省院諸臣施捨無筭而保布哈亦自出財賄珍寶以佐其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溝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至二十一年四月前後瘞者二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容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保布哈高麗人亦曰王布哈皇后奇氏微時與布哈同鄉里相為依倚及布哈以闡



人人事後累遷為資正院使后益愛幸之至是欲要譽  
干權故有斯舉 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親畫屋樣又自  
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檻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  
為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  
此屋比某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  
奇后見帝造佗不已嘗挽上衣諫曰陛下年已大子年  
已長宜稍息造佗且諸夫人事上足矣無惑于天魔舞  
女輩自愛惜聖躬也帝艷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  
此兩月不至后宫后亦多畜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  
以此遺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四

美

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  
鞞帽器物皆仿高麗舉世若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五

聖主發憤勤政... 元紀三十三

元紀三十三 起屠維大淵獻正月盡上章困敦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率兵號二

十萬寇信州路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濟 舊作伯顏不花

的斤 今改 自衛引兵援信遇奉國于城東方戰破走之鎮南

王子大聖努 舊作大聖奴今改 樞密院判官席閏等迎巴延布

哈德濟入城共守後數日賊復來攻巴延布哈德濟大

饗士卒出城奮擊又大敗之 秋黑元史本紀春正月甲午朔陳友諒兵陷信州路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五

守臣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濟力戰死之蓋連書其事耳忠義傳云巴延布哈德濟于正月自衛援信大

破賊至六月而城始陷乃自刎今從傳 乙巳吳國公以寧越既定欲遂

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

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

克婺州正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

聞風而歸吾每聞爾等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一人輒喜

不自勝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即身

及子孫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眾心豫附大功可成

矣 丙午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贈河南

行省左丞追封東平郡公 戊申吳將邵榮破張士誠



兵于餘杭一上都之初陷也廣寧路總管郭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眾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給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夾攻之殺獲甚多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父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當死生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其呼者中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河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二

原郡公諱忠烈嘉之守廣寧也招集義兵數千教以坐倫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糧富兵精稱嘉為最 察罕特穆爾舊倫察罕帖木耳今改命樞密院判官陳秉直班布爾實舊倫八不沙今改將兵二萬守冀寧 乙卯方國珍遣使奉書獻金帶于吳先是吳國公遣典籤劉辰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竝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隨辰來獻金綺于是復遣使報之然國珍雖納款其實陰持兩端也

戊午吳雄鋒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率兵攻臨安縣張士誠遣其右丞李伯昇來援茂先擊敗之伯昇斃兵退守茂先攻之不下引兵還僉院胡大海攻諸暨守將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眾降遂改諸暨州為諸全州嵎縣萬戶郝原請降于吳 二月甲子朔張士誠復攻江陰戰艦蔽江而下吳守將吳良禦之戒諸將勿輕動頃之士誠兵陳于江濱良命弟禎率一軍出北門與戰鋒纔交復遣元帥王子明率壯士出南門合擊之士誠不能支遂敗溺死甚眾 癸酉吳將邵榮攻湖州屢敗張士誠兵其將李伯昇斃兵退守攻之弗克乃還屯臨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三

辛巳樞密副使多爾濟舊倫朵兒只今改以賊犯順寧命張立將精銳由紫荆關出討鴉鵲由北口出迎敵 甲申叛將梁炳攻辰州守將和尚擊敗之以和尚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 賊由飛狐靈邱犯蔚州 庚寅御史臺言先是召募義兵用鈔銀一百四十萬錠多近侍權倖冒名關支率為虛數請命軍士凡已領官錢者立限出征詔從之已而不果行 是月詔博囉特穆爾舊倫字羅帖木兒今改移兵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 置大都督兵農司仍置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其擾 台哈布哈舊倫太不花今改之潰兵數萬掠



山西察罕特穆爾遣陳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 甲午吳下令宥獄囚 辛丑京城北兵馬司指揮周哈喇岱舊哈喇刺與林知和等謀叛事覺伏誅 丁巳張士誠兵攻建德吳將朱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鮑婆嶺由碧鷄塢繞出其陳後夾擊大破之 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路獻于吳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吳國公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不信變而為質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四

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 陳友諒遣部將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江南總制胡惟賢命萬戶陳允同義士江炳叔率鄉兵五千擊敗之普勝復寇陵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柵江口復破走之 壬戌詔定科舉流寓人名額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 夏四月癸亥朔汾水暴漲 賊陷金復等州司徒知樞密院事佛嘉努舊佛家奴調兵平之 甲子毛貴為趙君用所殺 帝以天下多故詔卻天壽節朝賀皇太子及羣臣屢請舉行

如故帝不聽曰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無復言 癸酉吳兵復池州初趙普勝既陷池州令別將守之而自據樅陽水寨數往來寇掠境上元帥徐達患其侵軼遣院判俞通海等擊敗之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走陸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艤艦數百艘遂復池州 吳僉院胡大海率元帥王玉等攻紹興軍至蔣家渡遇張士誠兵擊敗之獲戰艦五十餘又連戰于三山斗門白塔寺皆捷擒士誠卒五十餘人恐其叛悉斬于雙溪之上 張士誠復攻建德駐兵大浪灘吳將朱文忠遣兵由烏龍嶺循胥口而上擊破之 庚辰吳叛將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五

保二寇宜興守臣楊國拒戰擒保二檻送寧越伏誅 張士誠復遣兵爭建德據分水嶺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擊破其營 丁亥張士誠兵擊常州守將湯和擊敗之 己丑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 張士誠將李伯昇攻婺源吳將孫茂先擊敗之 五月壬辰朔以陝西行臺御史大夫鄂勒哲特穆爾舊完者帖木兒今改為陝西撫綏軍民御史臺臣上疏固畱詔從之 先是中書左丞成遵言宋自景祐以來百五十年雖無兵禍常設寓試名額以待四方游士今淮南河南山東四川遼陽及



江南各省所屬州縣避兵士民會集京師如依前代故事別設流寓鄉試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試添差試官別為考校依各處元額選合格者充之則無遺賢之患矣禮部議寓試解額依元額減半既而福建鄉試取江西流寓者十五人察罕特穆爾又請河南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元額就陝州應試從之 辛亥吳國公將還建康召胡大海于紹興既至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巴延布哈舊伯倫不花今改在衢州其人多智術舒穆魯伊遜舊孫今改守處州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六

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常遇春同心協力伺間取之此三人皆勅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句變鳳綜理錢糧軍務事未幾有三人稱趙宋子孫請再命大海攻紹興願為內應吳國公知其詐命法司拷問乃張士誠使為間并其家屬誅之 山東河東河南及關中等處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盡平民大饑 察罕特穆爾圖復汴梁是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竝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

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劉福通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察罕特穆爾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福通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敵敵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眾福通自是不敢出 先是陳友諒弟友德營于信州城東繞城植木柵急攻之巴延布哈德濟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有大呼于城下者曰有詔參謀該里丹舊伯倫曾丁今改臨城問何來曰江西來該里丹曰如此乃賊耳吾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七

元臣子豈受爾偽詔汝不聞張睢陽事乎偽使者不答而去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韃底煮食之又盡羅掘鼠雀及殺老弱以食然猶出兵大破賊六月王奉國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巴延布哈德濟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支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間出降大聖努該里丹皆死之巴延布哈德濟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為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奉國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時義兵陳受戰敗為賊所擒亦



痛罵不屈賊焚之先是巴延布哈德濟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為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所念者太夫人耳即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死何憾巴延布哈德濟因命子額森布哈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謚曰桓毅 甲子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堰反以灌珍珍勢蹙乃于馬上折箭求解兵大海許之王愷謂大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吾已許人而背之不信縱其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八

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是月吳僉院俞通海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吳國公曰普勝勇而無謀陳友諒挾主以令眾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為普勝畫策普勝倚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于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生平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知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秋七月壬辰朔以遼陽賊勢張甚起前中書右丞相綽斯戩

舊倫 為遼陽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 乙巳吳同僉樞密院常遇春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之以登又于大西門大南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守臣廉訪使宋巴延布哈等悉力備禦以東葦灌油燒呂公車架千斤稱鉤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以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窺城毀其所架礮督將士攻圍益急 戊申命國王囊嘉特舊倫囊加 中書平章政事佛嘉努 舊倫佛家 額森布哈 舊倫也先 知樞密院事赫魯 舊倫黑魯 等統領特默齊哈 舊倫也先 知樞密院事赫魯 舊倫黑魯 等統領特默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九

舊倫 軍進征遼陽 趙君用既殺毛貴貴黨續繼赤今改 祖自遼陽入益都丙辰殺趙君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讐敵彭早住不知其所終 是月以張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八月辛酉朔倪文俊餘黨陷歸州 庚午吳將朱文遜秦友諒攻無為州取之 察罕特穆爾謀知汴梁城中食且盡乃與諸將閻思孝李克彝虎林赤等議分門而攻戊寅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主小明王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仍據安豐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無所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



悉定獻捷京師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  
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優宥行事詔告天  
下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  
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  
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 已  
卯蝗自河北飛渡汴梁食田禾盡 九月癸巳以中書  
平章政事特哩特穆爾舊倫帖里帖木兒今改為陝西行省左丞  
相優宥行事 吳奉國上將軍徐達僉院張德勝率兵  
自無為州登陸夜至浮山寨敗趙普勝別將于青山追  
至潛山陳友諒遣參政郭泰渡沙河逆戰德勝復大破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十

之斬郭泰遂克潛山命將守之 乙未陳友諒殺其將  
趙普勝初友諒既忌普勝又有言普勝欲歸吳者及是  
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  
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且燒羊出迎  
于鴈汊登舟見友諒友諒遂執而殺之併其軍 乙巳  
以湖南北浙東西四道廉訪司之地皆陷詔任其所優  
之地置司 丙午夜白虹貫天 丁未吳取衢州路時  
常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樞密院判張斌度不  
能守密遣其下約降是夕斌潛出小西門迎吳軍入城  
宋巴延布哈不知其降猶督兵拒戰俄而城中火起遇

春等入城斌遂潰總管馮浩赴水死宋巴延布哈及院  
判都尼舊倫帖里帖木兒今改等被執改衢州路為龍游府進遇春僉  
樞密院 甲寅吳遣博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  
章參政國珉僉樞密分院事各給符印仍以所部兵馬  
城守候命征討煜至慶元國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之  
又恐見制乃詐稱疾但受平章印告老不任職遇使者  
亦頗倨惟國珉開院署事 自中原亂江南潛久不  
通至是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舊倫帖里帖木兒今改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  
糧巴延等至杭州傳詔令方國珍具舟以迎而達實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十一

穆爾舊倫帖里帖木兒今改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  
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巴延  
往來開諭二人乃奉詔 冬十月庚申朔詔京師十一  
門皆築甃城造吊橋 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 壬申吳元帥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卒于軍廷  
玉僉院通海之父也 張士誠兵攻江陰吳守將吳良  
遣萬戶聶貴蔡顯率棍間道出無錫三山絕其後士誠  
兵遁去 張士信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州城分為三  
番以一月夏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斂  
鞭扑箠楚死者相望自七月興工至是月始畢僚屬為



立碑以紀功初嘉興通判繆思恭嘗張士信來攻楊鄂勒哲命典火攻官軍大捷及是城杭州士信檄思恭統所屬工徒就役欲乘此僇辱之俾治西北面數十百丈思恭每佗則先人止則後眾勞來督罰殊得眾心視他所築倍堅好士信亦無柰何一日巡工至其所日已暮而工猶未輟士信日日入而息何獨勞民如此思恭曰平章禮絕百司猶日夕敬其王事況小民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怪杉青煽畔烈烈偏人思恭曰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偕此得成獎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及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三

青猶使人肉跳不止 十一月壬寅吳兵取處州路初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舒穆魯伊遜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守處州吳國公既定寧越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僉院胡大海帥師入境伊遜追元帥葉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賢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濙守龍泉以拒敵久之右司郎中劉基棄官而歸伊遜無可與謀者將士怠弛皆無鬪志大海乃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進薄城下伊遜戰敗棄城走將士皆潰散遂克處州胡大海部將繆美分兵略定諸縣

得葉瑛使諭胡濙曰吾王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僇力且去年爾之眾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險阻偷生旦夕何如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濙然之乃出降龍泉慶元皆平 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 十二月甲子張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據新城三溪結寨數出寇掠吳元帥何世明擊破之斬其將分水兵潰去自是士誠不敢窺嚴婺 戊辰吳國公命僉院常遇春帥師攻杭州杭民尚奢侈無蓄積城門既閉米旋盡糟糠與米價等既而糟糠亦盡以油車糠餅搗屑啖之餓死者十六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三

七 知樞密院事烏蘭哈達舊名兀良哈今改領台哈布哈軍其所部方托克托舊名方脫今改與弟方巴特穆爾舊名方伯帖木兒今改時保遼州烏蘭哈達屯孟州是月與察罕特穆爾部將班布爾實等交兵已而烏蘭哈達獨引達勒達軍還京師方托克托等乃從察罕特穆爾 先是陳友諒破龍興其僞主徐壽輝欲徙居之友諒恐其來不利于已遣人尼其行壽輝不得已而止至是壽輝復欲往友諒仍遣人止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行次江州友諒陽遣使出迎而陰伏兵于城西門外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爲都奉壽輝居之友諒自稱漢



王立王府于城西隅置官屬自此事權一歸于友諒壽輝但擁虛位而已 上都官闕既廢是歲以後帝不復時巡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遣資政院使休布哈舊俗朴不花今改論意于丞相泰費音泰費音不答皇后又召泰費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泰費音終依違而已太子欲去之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舊俗的該今改聞而歎曰善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于帝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不得遂會努都爾噶卒太子遂決意去泰費音以中書左丞成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泰費音所用兩人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古

則泰費音之黨孤于是監察御史邁珠舊俗買住今改僧格實哩舊俗桑哥失里今改承望風旨嗾寶抵縣尹鄧守禮弟子初等誣告遵中與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賊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皆杖死中外冤之泰費音知勢不可留數以疾辭位後數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誣枉詔給還所授宣敕 初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舊俗納森今改赴召由海道入朝抵黑水洋阻風而還至是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賢率戰艦斷糧道納琳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孤于海口遂抵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琳感疾

日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京師有鴟鴞百羣夜鳴至曉連月乃止居庸關子規啼 錢清場鹽司會稽楊維禎遷江西儒學提舉未上值兵亂避地杭州張士誠聞其名欲見之維禎謝不往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于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者也然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于忠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五

不承制出納國庫不輸受降人不疑任私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行位之權矣有假佞以為忠者有託詐以為直者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斷尚用矣信詐為直則趙高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躡躡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拜寇而乞生某太守望敵而先退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



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破切政柄規  
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  
勢而詭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  
謀者多也閣下身犯六畏釁隙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  
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于小安而無長慮東南  
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齋祿不干于閣下惟以東  
南切望于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  
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  
鹿復上姑蘇臺始憶維禎之言於乎晚矣恨惡其切直  
自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達實特穆爾為保障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六

而納賄不已維禎上書諷之由是不合久之乃徙居松  
江  
至正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察罕特穆爾請以鞏縣改  
立軍州萬戶府招民屯種從之 御史大夫魯達實舊  
老的沙中丞耀珠舊奏今改後各處從宜行事官員  
毋得陰挾私讐明為舉索輒將風憲官吏擅自遷除侵  
擾行事沮壞臺綱從之 己亥夏煜自慶元還建康言  
方國珍奸詐狀非兵威無以服之吳國公曰吾方致力  
姑蘇未暇與校乃遣都事楊憲傅仲章往諭之曰及今  
能滌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保不然吾

恐汝兄弟敗亡妻子為僇徒為人所指笑也國珍不省  
癸卯大寧路陷 乙卯會試舉人知貢舉平章政事  
巴特瑪實哩舊都麻失里今改同知貢舉翰林學士承旨李好  
文禮部尚書許從宗考試官國子祭酒張翥等言舊例  
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名今  
歲鄉試所取比前數少止有八十八名會試三分內取  
一分合取三十名請于三十名外添取五名從之 是  
月張士誠破濠州遣其將李濟據之尋又破泗徐邳等  
州 二月戊午朔中書左丞相泰費音罷為太保俾養  
疾于家御史臺言時事艱危正賴賢材宏濟泰費音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七

師保兼相職為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  
舊阿魯輝帖木兒今改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於  
帝命泰費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泰費音遂往有  
同知太常院事托歡舊脫舊者泰費音子額森呼圖克  
舊倫也先忽都今改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  
泰費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遂寧初努都爾噶臥病  
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泰費音亦不能久于位可歎也  
至是其言乃驗 庚申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遣古田  
縣尹林文廣以書納款于吳時義兵萬戶賽甫鼎阿里  
密鼎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邵武汀州延平諸郡



縣羣盜乘勢竊發聞地騷動天祿知國勢不振故遣文  
廣由海道來納款而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人請降  
吳國公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是月吳將徐達克高郵  
尋復失之 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 慧見東方  
吳改淮海翼為江南等處分樞密院以繆大亨同僉  
院事總制軍民大亨有治才寬厚不撓多惠愛及人至  
于禁戢暴強剖折獄訟皆當其情民皆悅之 甲午廷  
試進士三十五人賜邁珠魏元禮等及第出身有差  
乙巳冀寧路陷 壬子復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綽斯戩  
為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而宦者依布哈乘間用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六

為奸利綽斯戩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  
狀皆壅不上聞 是月吳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  
葉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吳國公至婺州召見濂及克  
處州胡大海薦基等四人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  
孫炎先奉命聘基使者再往反不起炎為書數千言陳  
天命以諭基基乃與三人者同至入見吳國公甚喜賜  
坐勞之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分爭何時定乎  
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公稱  
善基陳時務十八事且言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  
闡咫尺一民無所憑借名號甚亮明行事甚順應此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五

璦公然之復多其能讓 放其劉基行狀云公與魯道元  
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為慶雲將賦詩公大言曰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我當輔之此說為明人  
所盛傳朱檢討彝尊靜志居詩話辨其事曰劉誠意在  
元時有和王文明絕句云夜涼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  
上將星好帝者遂傳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謂坐客云  
後十年有帝者起吾當輔之此說也當公鶴管紹興時  
感憤至欲自殺門人錫里實抱持之得不死明初既定  
婺州猶佐舒穆魯伊遜拒守是豈預自負身為佐命者  
耶以元明間事合考之朱說得其 吳國公召常遇春  
實矣今參用遜志齋集孫炎傳  
于杭州遇春之出師也吳國公戒之曰克敵在勇全勝  
在謀管關羽號萬人敵為呂蒙所破為無謀也爾宜淡  
戒之及攻杭州戰數不利故召還 夏四月庚申命大  
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為豐所害 辛



未僉行樞密院事張居敬復興中州 五月丁亥朔日  
有會之雨雹 乙未陳友諒將羅忠顯陷辰州 是月  
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由是方面之權悉歸  
士誠丞相達實特穆爾尸位而已 陳友諒兵攻池州  
吳將徐達等擊敗之初友諒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  
之意吳國公察知之遣使謂達與常遇春曰友諒兵且  
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  
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  
是友諒兵果至其鋒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  
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辛

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曰此皆勦敵  
不般為後患達不可以狀聞吳國公遣使諭諸將釋之  
而遇春先以夜阮殺之止存三百人吳國公問之不憚  
命悉放還 閏月丙辰朔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  
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  
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迫城西南士卒緣舟  
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  
吾主必滅爾爾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  
守者刀連斫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  
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為友諒所執亦抗

罵不屈皆死之雲自濠州隸麾下每戰輒立奇功因命  
宿衛常在左右至是出守太平遂死于難年三十九妻  
邵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邵氏會家人抱兒拜家  
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夫死吾寧獨生然花  
氏惟此一兒為我善護之雲被執邵氏赴水死文遜吳  
國公養子也瑗饒州樂平人鼎初為院判儀真趙忠養  
子襲忠職守太平尋復姓王氏至是與雲竝死于難  
戊午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而自立友諒之攻太平也  
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于采石舟中使  
人詣壽輝前佯為白事令壯士持鐵鎚自後擊之碎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壬

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  
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  
邊為太尉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冠服皆濡  
濕略無儀節友諒殺主在太平陷後元史順帝紀以其事繫五月丁亥朔日會之下誤也今從明史太祖紀 庚申陳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  
康士誠未報友諒自采石引舟師東下建康大震獻計  
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言決死  
一戰戰不勝走未晚也獨劉基張目不言吳國公心非  
諸將議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公  
曰先生計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



不克明公若傾府庫以開士怒至誠以固人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公意益決或議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公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澆固陸攻必不破彼以巨艦乘城故陷今彼據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勸自將迎擊公曰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以舟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引還已窮日矣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良策也乃馳諭胡大海以兵擣信州以牽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公曰汝舊與友諒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逆其來非汝不可汝今倫書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三

降約爲內應且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閹舊嘗事友諒使齋書往必信公以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要速之公曰二寇合吾何以支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聞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今何在閹者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會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驗閹者諾歸具以告公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夜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即令張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以守之命馮

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公總大軍屯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舟師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二舟人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者知見給即與其弟友仁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公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欲戰公曰天將雨諸軍且就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三

倉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人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而雨止命發鼓鼓大震黃幟舉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亦至德勝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潰兵走登舟值潮退舟膠淺猝不能動殺溺死無算俘其卒二萬餘其將張志雄梁鉉喻與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友諒乘別舸脫走得茂才書於其所棄舟臥席下公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志雄本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鬪志及降言于公曰友諒之東下盡撤安慶



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公乃遣達國勝德勝等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戰德勝死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張定邊出阜旗軍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棄太平遁去達追至池州而還余某遂取安慶守之友諒還至江州據以爲都德勝廬州梁縣人也 戊寅吳兵取信州路初吳國公命胡大海搆信州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西

軍以臨之不可今偏師嘗敵設若挫衄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驛驂矣大海然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禦秋潰遂克之先是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于民名之曰寨糧民甚病焉大海以聞公亟命罷之 吳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吳國公命長子標從受經學濂首以文學受知恒侍公左右嘗命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六月己丑命博囉特穆爾部將方托克托守禦嵐與保德等州又詔今後察罕特穆爾與博

囉特穆爾部將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地因而讐殺方托克托不得出嵐與界察罕特穆爾亦不得侵其地 辛亥吳夏築太平城初太平城俯瞰姑溪故陳友諒舟師得緣尾攀堞而登至是常遇春復太平乃移城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置樓堞守禦遂固 婺州之失也舒穆魯伊遜之母爲吳將所獲令其弟以書招伊遜伊遜不至及破處州伊遜將數十騎出走至建寧聚兵欲圖恢復而所至人心已散知事不可爲歎曰處州吾所守也今吾勢窮無所往不如還處州死亦爲處州鬼耳遂以兵攻慶元耿再成擊敗之伊遜竄潰走竹口欲還福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姜

建道經桃花坑爲鄉兵所邀擊伊遜力戰死其部將李文彥收其屍孫炎以聞吳國公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州民所立生祠 張士誠遣其將呂珍率舟師自太湖入 濠港分兵三路攻長興吳守將耿炳文親率精兵擊之獲 仗船艦甚眾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六

元紀三十四 起上章因教七月盡元武攝 提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年

秋七月辛酉博囉特穆爾敗賊王士誠于

臺州 乙丑陳友諒浮梁守將于光等以其縣降于吳

乙亥詔博囉特穆爾總領達勒達漢兒軍馬為總兵

官仍便宜行事 八月戊子命博囉特穆爾守石嶺關

以北察罕特穆爾守石嶺關以南 乙未永平路陷

甲辰詔諸處所在權攝官員專務漁獵百姓今後非朝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廷允許不得之任 庚戌詔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

穆爾加太尉兼知江浙行樞密院事提調行宣政院事

便宜行事 九月乙卯詔遣參知政事額森布哈

也先不等往諭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令講和時博

花今改囉特穆爾調兵自石嶺關直抵冀寧圍其城三日復退

屯交城察罕特穆爾調參政閻奉先引兵與戰已而各

于石嶺關南北守禦 壬戌賊陷孟州又陷趙州攻真

定路 癸未賊復犯上都右丞孟克特穆爾

帖木兒今引兵擊之敗績 金山南道肅政廉訪司張楨嘗劾

額森布哈及樞密院副使托克托穆爾

木兒今改治書

治書

治書

侍御史努努魯倫奴弄權誤國之罪不報及額森布哈

等受和解之命見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方構兵中

道遷延不進楨又言額森布哈等貪懦庸鄙苟懷自安

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

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

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般黎庶肝腦塗

地實奉使者之所致也宜急拯之以救時危亦不報楨

乃慨然歎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結茅安邑山谷

問不復言時事改與元史張楨傳楨疏劾額森布哈等

往諭博囉特穆爾等自二十一年據本紀則額森布哈奉詔

傳文誤衍一字也今從本紀改正 是月張士誠兵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侵諸全吳元帥袁實戰死 黃岡人歐普祥故徐壽輝

將也性殘暴所過室廬皆焚蕩俘掠無遺壽輝使守袁

州陳友諒弒壽輝徵兵于普祥普祥不聽其節制乃以

袁州降于吳友諒聞之遣其弟友仁攻袁州普祥與部

將劉仁黃彬擊敗其眾獲友仁鞭而囚之友諒懼遣其

太師鄒普勝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普祥乃釋友仁歸

冬十月甲申以張良弼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討南

陽襄樊 詔博囉特穆爾守冀寧博囉特穆爾遣係係

等倍道趨之守者不納已亥察罕特穆爾遣陳秉直等

以兵攻博囉特穆爾之軍于冀寧博囉特穆爾軍戰敗



時詔以冀寧昇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為用兵數  
年惟藉冀晉給其軍以致盛強苟與之則彼得以足兵  
足食而已無以為資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就屯澤  
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班布爾實舊俗八不  
沙今改以兵援之班布爾實謂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  
王命察罕特穆爾怒殺之 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  
三日 博囉特穆爾以兵侵汾州察罕特穆爾拒之  
癸酉賊犯易州 十二月辛卯廣平路陷 吳國公復  
遣夏煜以書諭方國珍 是歲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  
舊俗帖木兒今改擁兵數十萬屯于穆爾古楚舊俗帖木兒今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三  
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  
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  
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俗帖木兒今改  
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兵入高麗王王都出奔耽羅  
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為  
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各藏其馬一夕傳王令除高  
麗聲音者不殺其餘竝殺之關先生沙劉二皆死惟破  
頭潘及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直走西京降博  
囉特穆爾聽其調遣後乃降于庫庫特穆爾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赦天下 命中書平章  
政事達實特穆爾舊俗帖木兒今改參知政事七十往諭博  
囉特穆爾罷兵還鎮復遣使往諭察罕特穆爾亦令罷  
兵而丞相綽斯戩舊俗帖木兒今改與資正院使保布哈舊俗帖木兒今改  
化今改贖貨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啗之以密旨  
南之路厚則曰密旨令汝併北北之路厚則曰令汝併  
南由是構怨日深兵終不解 乙丑河南賊犯杞縣察  
罕特穆爾討平之 丁卯李思齊進兵平伏羌等縣  
吳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平章王溥于饒州安仁  
之石港不利而還 吳元帥朱文輝及饒州降將余椿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四  
等引兵次池之建德令元帥羅友賢攻東流賊壘擒其  
將李茂仲文輝又追襲其守將趙同僉走之 二月甲  
申同僉樞密院事特哩特穆爾舊俗帖木兒今改復永平灤  
州等處 吳改樞密分院為中書分省始議立鹽法置  
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  
餉 己丑察罕特穆爾駐兵霍州攻博囉特穆爾 己  
亥吳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使與歷代錢  
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貫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其物貨  
價值一從民便 丙午吳議立茶法凡產茶郡縣竝令  
征之其法官給茶引付諸產茶郡縣凡商人買茶具數



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茶一百斤輸錢二百

郡縣籍記商人姓名以憑勾稽 巴特勒布哈 舊倫八

花今以廉訪使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以鄂勒哲圖 舊

完者篤等為廉訪司官而除巴特勒布哈為江南行臺

侍御史巴特勒布哈不受命盡殺鄂勒哲圖等唯廉訪

使董鑰哀請得免 三月癸酉察罕特穆爾調兵討永

城縣又駐兵宿州擒賊將梁綿住 泗州守將薛顯以

城降于吳 先是吳遣夏煜往諭方國珍戊寅國珍使

者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輿獻吳國公曰吾今有事四

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米布帛其它玩寶非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五

好也卻其獻 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

博囉特穆爾罷兵還遣圖魯卜 舊倫脫列等引兵據

延安以謀入陝張良弼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

察罕特穆爾良弼又陰結陝西行省平章定珠聽丞相

特哩特穆爾 舊倫帖里帖調遣營于鹿臺察罕特穆爾

聞而銜之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以張良弼為

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察罕特穆爾遣其子副詹事庫

庫特穆爾 舊倫帖里帖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

遂不復疑庫庫本察罕甥也姓王氏名休休察罕養以

為子 五月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

敗之 乙亥察罕特穆爾以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

地 是月李武崔德等降于李思齊 吳命同僉朱文

忠城巖州時杭州為張士誠所據距嚴密邇故築城為

守備 陳友諒將李明道犯信州聞吳將胡大海在浙

東懼其來援乃遣兵據玉山之草坪鎮以拒敵夏德潤

出兵爭之戰死 六月乙未熒惑歲星太白聚于翼

察罕特穆爾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

于賊欲總兵討之七月丙申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

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

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竝進而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六

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東復冠州

東昌 丙午吳雄鋒翼元帥王思義克鄆陽之利陽鎮

遂會鄧愈兵攻浮梁 李明道攻信州益急吳守將胡

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于胡大海大海即帥

兵由靈溪以進德濟乃引兵出城與明道戰大海縱兵

夾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送朱文忠漢二

溥之弟也文忠令為書以招溥復送之建康吳國公皆

仍其舊職用為鄉道以取江西 秋七月甲子吳國公

以都事范常為太平府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

民數罹兵革疲勞甚矣當有以安集之使各得所常之



官興學恤民以簡易爲治官廩有穀數千石請以給民  
乏種者秋稔輸官公私俱足 己巳忻州西北有赤氣  
蔽天如血 王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陷安慶吳守將  
余某戰敗奔還建康吳國公怒斬之 八月甲申吳將  
鄧愈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  
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蕭明率眾拒戰光擊敗擒之遂  
克樂平 吳將胡大海率兵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  
進至城下遇伏被執死之大海圍城久不下乃引還  
乙酉大同路北方夜有赤氣蔽天移時方散 先是朱  
文忠送李明道至吳國公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七  
賊主將士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  
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眾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公  
遂決意伐之召諭諸將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  
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于公曰昨觀  
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也公於是命徐  
達常遇春等先發庚寅親乘龍驤巨艦率舟師溯流而  
上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  
公以陸兵疑之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  
破敵舟八十餘艘遂復安慶長驅至小孤山友諒守將  
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

邏命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  
兵督戰公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獲其舟百  
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公入江  
州復遣達進兵追之達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來拒戰  
乃屯沌口以遏之 甲辰吳遣兵攻南康克之改爲西  
寧府又分遣將士略各城之未下者東流斬黃廣濟饒  
州相繼降 是月察罕特穆爾率師至鹽河遣庫庫特  
穆爾及諸將闕思孝等會關係浩爾齊舊作虎林軍由亦今改  
東阿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眾奪之關係浩爾齊且  
戰且渡遂拔長清以精卒五萬擣東平東平僞丞相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八  
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察  
罕特穆爾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  
順之理豐與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令豐爲前鋒  
從大軍東討時察罕特穆爾猶未渡河羣賊皆聚于濟  
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特穆爾分遣奇兵間  
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及瀕海郡  
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大敗之棣州俞賈東昌  
楊誠皆降魯地悉定吳國公聞之遣使與察罕特穆爾  
通好謂左右曰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兵爭  
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



為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聞于知人矣古之名將洞  
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  
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議之 九月辛亥

陳友諒建昌守將王溥等降于吳 甲寅吳星源翼判

官俞茂攻德興克之 戊午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伏

誅 壬戌四川賊兵陷東川郡縣李思齊調兵擊之

壬申命博囉特穆爾于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從便屯種

是月命兵部尚書齊克布哈舊作徹徹不花今改侍郎韓祺

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蜀劉楨密言于明玉珍曰西蜀

形勝東有瞿唐北有劔閣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九

物彫耗大王撫有之休養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

不世之業當于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玉珍駭然曰此

非我敢望也楨曰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謙讓猶豫

一旦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王誰與建國乎玉珍猶

不聽已而楨復言之玉珍乃謀以明年僭號 冬十月

察罕特穆爾進兵逼濟南城齊河禹城皆來降南道諸

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

皆送款濟南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

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特穆爾令參政

陳秉直劉珪守禦河南而自駐山東移兵圍益都城

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竝進賊悉力拒守察罕特

穆爾復掘重塹築長圍遶南洋河以灌城中城中益困

十一月戊午吳國公命參政常遇春率兵救長興先

是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以眾十餘萬攻長興水陸

竝進城中兵少不能禦公在江州即命華高費聚等率

三路兵往援而諸軍戰皆不利遂潰耿炳文嬰城固守

左副元帥劉成出戰死于是敵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

下瞰城中取土石填壕隍放火燒水關城中晝夜應敵

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公以圍久不解故復命遇春往救

已未吳遣平章吳宏等攻撫州陳友諒右丞鄧克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十

據城拒守僉院鄧愈自臨川問道夜襲之黎明至兵由

東西北三門入克明單騎出南門走自度不能免乃詣

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

曲克明因請往江州見吳國公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

明逃歸新淦 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

百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祕書少監程徐祀之 甲戌吳

常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俘斬五千

餘人 是月察罕特穆爾李思齊遣兵圍鹿臺攻張良

弼詔和解之俾各還汛地兵乃解 十二月己亥陳友

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



江州納降于吳仁傑言廷瑞之意以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既降之後願不以改屬它人吳國公有難色劉基蹴所坐胡林公悟乃許諾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它將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士英才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有散其部伍使人自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 十一

長張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計是歲京師大饑屯田成收糧四十萬石賜司農丞胡秉彝上尊金幣以旌其功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辛亥胡廷瑞得吳國公書意遂決遣其甥同叙康泰至汀州降 甲寅詔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命 吳國公以胡廷瑞等降遂發九江如龍興已未師次樵舍廷瑞與

祝宗遣人齎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辛酉公至龍興廷瑞宗率行省僚屬迎謁于新城門公慰勞之俾各仍舊職壬戌公入城軍令肅然民皆安堵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略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骨肉安全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也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累爾等各事本業毋游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 十二

情毋佗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休父母妻子為吾良民于是民皆感悅建昌王溥饒州吳宏各率眾來見袁州歐普祥遣其子文廣來見公厚賜遣之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至是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為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可否為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公責其反覆囚送建康 丁卯詔以太尉鄂勒哲特穆爾舊倫完者改為陝西行省左丞相仍命察罕特穆爾屯種于陝西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各以兵自效以額森特穆爾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為中書右丞 辛未寧州土官陳龍遣其弟



良平率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民兵降于  
吳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  
詣龍興納款吳國公以本立為西行省參政萬中都元  
帥粹中行軍指揮俾還守吉安 乙亥陳友諒平章彭  
時中以龍泉降于吳命仍其舊職 二月丁丑朔盜殺  
陝西行省右丞塔布岱舊俗塔木 癸未吳金華苗軍  
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報殺守臣參政胡大海及郎中王  
愷總管高子玉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降大海  
喜其驍勇畱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  
遇已厚未忍發福曰舉大事寧顧私恩乎欲從之以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三

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  
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觀督於八詠樓下大海出將  
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  
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抽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  
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復殺大海子關住執王愷愷正  
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  
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  
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  
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  
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驅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

士誠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吳國公即命左司  
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鎮  
撫其民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嘗自誦曰我本武人  
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不殺人 不掠人婦女 不焚  
人廬舍而已 乙酉慧見于危光甚長丈餘色青白  
丁亥吳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賀仁得等聞蔣英等已  
殺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  
同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  
兵屯縉雲以圖之再成累著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至  
是佑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飯聞變即上馬收兵不及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四

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于汝乃敢反耶賊爭刺再成再  
成揮劍連斷數櫓兵及其頸墮馬大罵不絕口死炎初  
被執幽空室中賊環守脅之降炎不屈仁得以炙鴈斗  
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為鼠所困我死為主爾  
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  
綺乃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賊遂害之 辛卯吳國  
公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  
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餘以鄧愈為江西  
行省參政畱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都事以佐之胡廷  
瑞張民瞻廖永堅傅瓛潘友慶等從公還建康 丁酉



尋犯離官四星至三月終光武長二丈餘 壬寅吳國  
公問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 是月知樞密  
院事圖沁特穆爾奉詔諭李思齊討四川時思齊還係  
鳳翔使至思齊進兵益門鎮使還思齊復歸鳳翔 三  
月已酉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建元天統立妻  
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  
承旨學士國子監祭酒等官以戴壽爲宰萬勝爲司  
馬張文炳爲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興  
爲司徒劉楨爲宗伯牟圖南爲翰林院承旨分蜀地爲  
八道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以策士置雅樂以供郊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五

之用皆劉楨所爲也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順帝紀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寅朔四川明玉珍僭稱皇帝

明史太祖紀在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傳亦

初張士

誠聞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州吳守  
將謝再興晝夜鏖戰未決乃遣將設伏城外自引兵出  
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  
攻城再興慮不能支告急于浙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  
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  
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將至乃與都事史炳  
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  
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偕以

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與榮  
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擊使謀者揭榜于義烏之古朴  
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同僉胡德濟規知之密與  
再興謀癸丑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兵亂  
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眾士信驕侈不能拊循將士  
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樽蒲蹴鞠酣飲爲事部將往  
往效之故至于敗 甲寅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  
山陝西行省參政車力特穆爾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癸亥吳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  
人意既降復謀叛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六

故未即發及吳國公公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于  
已乃微言於吳國公公即發使詣洪都令二人將所部  
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調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眾  
叛適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爲旗號進劫洪都是日暮  
至城下發鼓舉火攻破新城門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  
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  
害愈窘甚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于是都事萬思誠知  
府葉瑛皆死于難公聞瑛死痛悼之辛未愈至建康公  
遣使詣漢陽命右丞徐達等還軍討之 是月命博羅  
特穆爾爲中書平章政事位第二加大尉張良弼受節



制于博囉特穆爾李思齊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  
伏兵大破之 夏四月己丑禁諸王駙馬御史臺各官  
占匿人民不應差役以欲修上都官闕故也帝嘗以上  
都官燬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因危素諫而止至是  
復大興工役 吳平章邵榮及元帥王佑胡濙等兵攻  
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乘城以入李佑之自殺賀仁得  
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建康伏誅處州復平以王佑守  
之榮乃還 甲午吳右丞徐達復取洪都府時達等師  
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宗走新淦依鄧  
克明後為志明所殺兩其首以獻于吳泰走廣信為追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七

兵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也吳國公以廷瑞故特  
宥之 乙未賊新橋張陷安州博囉特穆爾請援于朝  
是月紹興路大疫 五月乙巳朔泉州佔布丹據福  
州路福建行省平章雅克布哈舊俗燕只不花今改擊敗之餘眾  
航海還據泉州參政陳有定復汀州路 己未中書參  
知政事陳祖仁請罷修上都官闕疏曰自古人君不幸  
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  
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於人心緩急  
失宜舉措未嘗難以之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  
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官闕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

兵火焚毀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亟圖  
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  
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  
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官闕念  
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  
都官闕未復固無妨于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  
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  
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  
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  
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六

觀不日可復詎止上都官闕而已乎漢元史陳祖仁傳二十五年五月已未疑傳有脫誤也徐氏後編從傳今定從本紀 丙  
午吳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愈  
鎮洪都又以阮宏道為郎中李勝為員外郎汪廣洋為  
都事往佐之程國儒知洪都府事文正至增浚地池嚴  
為守備 辛未明玉珍遣偽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  
龍州清川犯興元鞏昌等路 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  
三萬石至京師 六月戊寅中書平章政事察罕特穆  
爾遣使報書于吳言已奏朝廷授以行省平章事吳國  
公不答因謂左右曰察罕書辭婉媚是欲陷我我豈可



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反我使者其情偽可見也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于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校也 寧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獻書吳國公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其略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 九

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先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與皖即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問察罕安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此其大綱也至其目

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皆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 十

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景齊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與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



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  
 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  
 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我師之盛  
 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  
 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  
 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  
 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  
 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  
 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  
 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主

耳吳國公奇其言欲雷用之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  
 辛巳彗見紫微垣光芒長尺餘東南指西南行戊子光  
 芒掃上宰 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至是田  
 豐王士誠復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  
 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特穆爾行觀營  
 壘眾以為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  
 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  
 人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察罕特穆爾既死豐與士  
 誠走入益都城眾乃推庫庫特穆爾為總兵官復圍益  
 都事聞帝震悼中原士庶老幼多痛憎之者先是有白

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  
 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  
 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于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追  
 封忠襄王諡獻武其父司徒阿哩袞舊倫阿魯 溫今改封汝陽  
 王其子庫庫特穆爾授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  
 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仍詔諭其將士曰凡  
 爾將佐久為察罕特穆爾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  
 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已亥益都兵  
 出戰庫庫特穆爾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吳國  
 公聞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 秋七月乙卯彗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主

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炯有文橫巨  
 中天移時乃滅 吳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以謀反伏  
 誅榮雖勇善戰與吳國公同起兵濠州公待之甚厚自  
 平處州還遂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  
 告之者榮不自安與繼祖謀俟間亂至是公閱兵三  
 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卒發吹旗  
 觸公衣公異之易服從它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部下  
 士宋國所告公召榮等面詰之俱伏曰死而已公不欲  
 即誅幽于別室謂諸將曰吾不負榮而所為如此將何  
 以處之常遇春日榮等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公縱不



忍殺之遇春等義不與之俱生公乃具酒會飲會之涕  
泣與訣皆就刑 是月河決范陽漂民居 西湖書院  
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行省左右司員外郎陳基白  
平章張士信出官錢補刊從之明年而工畢 八月癸  
巳陳友諒將熊天瑞寇吉安吳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承  
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殺之友諒使其知  
院饒鼎臣守吉安 已亥庫庫特穆爾言博囉特穆爾  
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渡以奪晉寧乞賜詔  
諭 是月張士誠殺淮南行省左丞汪同同初集義兵  
捍禦鄉井累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帥領兵征饒州單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三

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四平章謂士信也同遂行  
至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何負於汝而反同曰我之  
來以汝為元太尉忠于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  
耶士信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為別同曰為語平章具荷  
厚意吾能死忠不能為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  
能久富貴耳遂遇害事聞追封平陽郡公同既死士誠  
遂發兵攻淮安執椿殺之 九月癸卯胡劉福以兵援  
田豐至火星埠庫庫特穆爾遣關休邀擊大破之 戊  
辰以知樞密院事伊蘇舊倫也為遼陽行省左丞相先  
是賊雷特穆爾布哈舊倫雷帖木兒不花今改程思忠等陷永平詔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四

伊蘇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  
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民居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  
築城因河為壘堅守不可下伊蘇乃外築大營絕其樵  
采數與賊戰獲其偽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  
黎撫寧二縣擒雷特穆爾布哈送京師賊急乃乞降於  
參政徹爾特穆爾舊倫徹里帖木兒今改為請命於朝詔許之命  
伊蘇還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急大兵乃嚴備以偵之思  
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  
州至是詔還京師拜遼陽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  
遼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



乾王等賊竝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伊蘇  
開省乃止伊蘇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爲守  
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積潰皆西走伊蘇慮賊窺上都  
即調右丞呼哩岱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臨賊後賊果  
寇上都呼哩岱擊破之賊樞又大潰永平大寧始復乃  
分命官屬勞來安集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德  
之 冬十月壬寅朔江西行省平章都塔布哈書倫列不花  
改移檄討巴拉布哈時都塔布哈分省廣州適州城爲  
邵宗愚所陷執巴拉布哈殺之 甲戌博囉特穆爾南  
侵庫庫特穆爾所守之地遂據真定路 戊子吳池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五

元帥羅友賢據州之神山寨倫亂謀與張士誠通杭欵  
震動命常遇春率兵討之 辛卯吳設關市批驗所官  
主通百貨鹽十分而稅其一它物十五分稅一 十一  
月乙巳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庫庫特穆爾  
既襲父職身先士卒誓必復讐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  
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道而入遂克之盡誅其  
黨取豐及王士誠之心以祭祭罕特穆爾遣關係以兵  
復莒州于是山東悉平庚申詔授庫庫特穆爾太尉餘  
官竝如故將校士卒論賞有差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  
關陝皆宴然無事庫庫特穆爾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

倚之以爲安而博囉特穆爾復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諭  
解之而讐隙日深 癸亥明玉珍兵陷清川 十二月  
丁亥吳大都督朱文正遣裨將率兵復吉安饒鼎臣出  
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粹中共守之  
以朱叔華知府事 壬辰吳廣信守將元帥葛俊擅發  
民夫築城浚池浙東行省左丞朱文忠遣人諭止之俊  
不聽反出不軌言文忠恐其爲變欲討俊先遣從事王  
辰往察之辰還報曰彼城守如故若臨之以兵恐激其  
變文忠曰此人不足惜姑爲一郡生靈少忍之遂不復  
問復遣都事劉肅往勞之諭以禍福俊心乃安 先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六 美

帝遣戶部尚書張昶等齋龍衣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  
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官命詔書航海至慶元欲因以  
通吳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告吳國公公不之答敬還  
國珍懼乃送和于福建平章雅克布哈所時左丞王溥  
在建昌聞之遣人報公公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即剽  
紹先候之于廣信溥招和至遂偕紹先赴建康和見公  
不拜公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和俛  
首無一言公不欲聽詰命中書館之時召問以事知其  
才可用遂畱之 庚子以中書平章政事佛家努善佛家  
改爲御史大夫 是月庫庫特穆爾遣尹煥章至



送前使自海道還并以馬饋吳 是歲樞密副使李士  
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  
曰罷造伦以快人心三曰御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老  
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綱六曰開言路以求  
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厲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  
曰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曰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曰省  
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曰罷各  
官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曰減常歲計置為諸官用度  
十五曰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曰廣給牛具以  
備屯田之用十七曰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曰開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 毛

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  
曰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托和齊舊脫火  
赤今上言請罷三官造伦帝為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  
而造伦如故故士瞻疏首及之 帝嘗謂伊納克舊倫倚納  
改曰太子苦不曉秘密佛法秘密佛法可以延壽乃令  
圖魯特穆爾舊倫禿魯帖木兒今改教太子以秘密佛法太子悅  
之嘗于清寧殿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女東西列坐太子  
顧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所言  
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論德好  
文也太子由是惑溺于邪道無復曩時惡伊納克之意

矣 帝以譏廢高麗國王巴延特穆爾立塔斯特穆爾  
為高麗國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之  
故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恃寵驕橫巴延特穆爾戒  
飭不悛遂盡殺奇氏族皇后謂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  
為我復讐時高麗王昆弟有畱京師者乃議立塔斯特  
穆爾為王而以奇族子三寶努為元子以將伦同知崔  
特穆爾為丞相遣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為高麗兵  
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 天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七

元紀三十五 赴昭陽軍開正月盡開逢 執徐三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大寧陷 庚戌吳常遇春兵攻池州神山寨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 丙寅吳國公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庫庫特穆爾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器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聞而未識是以前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七

一

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淡有推結之意加以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初吳國公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積穀充物它皆不及二月壬申朔公下令申諭諸將曰屯田數年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分地均而所得有多寡由人力勤惰不齊耳今宜督軍及時開墾以盡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是月庫庫特穆爾自益都領兵還河南留索

球以兵守益都以山東州縣立屯田萬戶府 都昌盜江裔等陷饒州時吳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裔乘隙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綜理饒州軍務理問穆變死於難郎中楊憲走還建康 張士誠發兵攻安豐以呂珍為前鋒而其弟士信以大軍繼之珍至安豐圍其城久之城中人相食或以井泥為丸用人油煤而食之劉福通勢窮遣使告急於建康吳國公曰安豐破則張士誠益張不可不救劉基諫曰陳友諒方伺隙未可動也 三月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 詔中書平章政事愛布哈分省冀寧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七

二

庫庫特穆爾遣兵據之 吳國公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救安豐呂珍已破安豐殺劉福通聞吳軍至乃水陸連營戰艦蔽沙河際皆樹木柵繚以竹籬外掘重堊擊敗左右軍公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陳三戰三勝俘獲其士馬無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遁去安豐圍解公乃令軍士各齎米積於東門外以救城中饑者以小明王歸居之滁州公還建康命徐達等移師討左君弼圍廬州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丙午大赦天下 丁未廷試進士六十 二人賜寶寶楊軼等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大同路有



赤氣亘天中侵北斗 是月立廣西行中書省以廉訪

使額爾德尼舊倫也兒吉尼今改為平章政事時南方郡縣多陷

沒惟額爾德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 立膠東行中書

省及行樞密院總制東方事以袁宏為參知政事 閏

月丁丑吳處州翼總制胡深言關市之征舊例二十取

一今令鹽貨十取其一稅額太重商人不復販鬻則鹽

貨壅滯軍儲缺乏且使江西浙東之民艱於食用又如

疏黃白藤蘇木櫻毛諸物皆資於彼今十五分取一亦

恐以稅重不能流通請仍從二十取一之例則流轉不

窮軍用給足從之 夏四月壬戌陳友諒復大舉兵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三

洪都初友諒憤其疆場日蹙乃倫大艦來攻艦高數丈

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

鎗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船皆裹以鐵載其家

屬百官空國而至友諒前攻洪都以大艦乘水漲附城

以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大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

城其氣甚盛吳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

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官步士步橋步諸門

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守琉璃灣臺

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將 吳院判謝再興以諸全叛

庚元帥陳元剛等奔紹興降于張士誠總管胡士明棄

妻子單騎走建康左丞朱文忠聞亂遣同僉胡德濟屯

兵五指山下自將精兵二千往來應援以禦之乙丑諸

全州以事聞吳國公因命德濟為浙江行省參政德濟

遣萬戶王克瑀還偵敵境遇士誠兵被執死之初再興

用部將左總管靡萬戶為腹心二人常使人販鬻於杭

州公知其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康而以

夢庚總制請全軍馬公以再興長女妻兄子文正幼女

適徐達恩義甚厚因命還守諸全再興以夢庚處已上

憤憤不樂由是遂叛 丙寅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四

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

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

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

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 是月庫

庫特穆爾遣部將摩該舊倫翁今改等以兵擊張良弼 五

月己巳朔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陳友諒

知院蔣必勝饒鼎臣等陷吉安府時吳將李明道與會

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攻兵至城下

明道舉火為應開西門納之殺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



攻破臨江府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死 癸酉吳置禮賢館先是吳國公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濂宋濂蘇伯衡王禕許元王天錫等皆在館中 陳友諒兵陷無為州知州董會死之曾之守無為也招集流亡使各復業州民安之及城陷寇逼其降會抗言不屈遂縛之沈於江 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吳指揮薛顯將其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略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五

明併力攻殺之 廬州城三面阻水徐達等攻之不克已而左君弼於城上為釣橋達曰君弼竄伏穴內久不見出今遠為此其將夜出劫我乎令軍中嚴為之備比夜半間釣橋有聲其兵奄至營中萬弩俱發君弼退走達縱兵擊之君弼大敗走入城斂兵拒守達攻圍凡三月不下 六月戊戌朔博羅特穆爾遣方托克托迎匡福於彰德庫庫特穆爾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路 己亥庫庫特穆爾部將岱嚕等駐兵藍田七盤李思齊攻圍興平遂據盤屋博羅特穆爾奉詔進討襄漢而岱嚕阻道於前思齊踵襲於後乃請朝廷催督庫庫

求出潼關道路既通即復南討 戊申博羅特穆爾遣珠展舊倫竹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時陝西行省右丞達實特穆爾舊倫答失帖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為庫庫特穆爾所據陰結於博羅特穆爾請珠展入城劫御史大夫鄂勒哲特穆爾舊倫完者帖及監察御史張可遵等印其後屢有使召鄂勒哲特穆爾珠展拘留不遣庫庫遣摩該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珠展出降遂從庫庫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吳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夏進文正乃命煨鐵戟鐵鉤穿柵以刺敵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六

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又攻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官步門樓指揮士卒流矢中腰臂而死 甲寅中書省奏江浙福建舉人涉海道赴京有六人者已後會試期宜授以教授之職其下第三人亦授教授非徒慰其跋涉險阻之勞亦以激勵遠方忠義之士從之 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至石頭口宵行晝止凡半月始得達見吳國公具言其故公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兵雖勝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戰艦將不



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公謂子明曰汝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行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當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 秋七月戊辰朔京師大雨雹傷禾稼 癸酉吳國公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公遣使命解圍曰為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達遇春乃還是日公召諸將諭以親行之意遂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徐達常遇春馮國勝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壬午風覆國勝舟公以其不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七

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遇友諒歸師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 陳友諒圍洪都凡八十有五 日丙戌聞吳國公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敵公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其前吳國公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賊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艦而還俞通

海復乘風發砲火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眾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公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公舟舟膠淺敵兵而集吳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公舟遂脫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萬國勝等皆戰死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八

致異谷應泰紀事本末載韓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沈蓋本於定遠黃金所撰開國功臣錄明人盛傳之比諸紀信之誑楚應泰亦不加察也兩軍對敵而先使已之士卒惶惑潰散此策之最下者鄉曲小儒徒知紀信誑楚可以脫走漢王而不知王世充之偽擒李密遂能破密之眾也明史不為韓成立傳而附見其子觀傳中則成實以戰死今以朱善所撰程國勝神道碑酌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公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公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慮張士誠乘虛入寇故也己丑旦公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陳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攬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嗣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時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陳旌旗樓櫓望之如山吳舟小不



能仰攻連戰三日幾殆右師卻公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公然之至晡東北風起公命以七舟載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軍器若鬪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罷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公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亾在旦夕今當併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九

力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時公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公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且視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聯舟大戰大敗敵兵敵之巨艦難於運轉吳兵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聯巨艦并力拒戰吳師望六舟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吳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張定邊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吳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

不敢更戰是日公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卒公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公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竝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盡渡乃泊于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十

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累敗乃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眾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降友諒復失二將兵力益衰吳國公移書友諒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擄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爲我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散兵端自洪都迎戰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燧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



舟頭兵傲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狂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回巡察令獲吳將士皆殺之吳國公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等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責之曰昨吾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澆仇江淮英雄唯吾與公耳何乃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七

自相吞并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欲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即公傲倖逃還亦宜修德勿倫欺人之容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器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吳國公分兵克蘄州與國友諒會盡遣舟掠糧於都昌朱文正使人燔其舟友諒勢益困是月有星墜於慶元路西北聲如雷光甚數十丈久之乃滅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獲安辛丑庫庫特穆爾遣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境丙辰沂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戊

午博囉特穆爾言庫庫特穆爾踵襲父惡有不臣之罪請賜處置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趣南湖嘴為吳軍所遇壬戌友諒遂突出湖口欲繞江下流遁去吳國公麾諸軍邀擊以火舟火筏衝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張定邊夜以小舟來竊載友諒屍及其次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公之救安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七

豐也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亾何待九月丁卯朔吳國公發湖口還建康壬申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壬午吳國公命李善長鄧愈留建康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親征陳理於武昌吳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子實郎中胡濙為前鋒與其兵遇於義烏戰方接文忠自將精兵橫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去濙因建策以為請全



乃浙東藩屏諸全不守則衢不能支請去諸全五十里於五指山下築城分兵戍守文忠從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來寇兵號六十萬頓於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是月太尉張士誠令其部屬頌已功德必欲求王爵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舊倫達識帖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必不為其所脅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為具文書聞於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稱吳王尊其母曹氏為太妃治宮闕置官屬改平江路復為隆平府朝廷遣戶部侍郎博囉特穆爾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三

爾舊倫博囉帖等徵海運糧于士誠士誠不與時天下謂建康為西吳平江為東吳然士誠尚奉元正朔江北諸郡皆詭云為元恢復而實自守之初士誠拒海漕之命淮省郎中俞思齊言於士誠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其可乎士誠怒抵案撲地而入思齊海陵人本陰陽家者流士誠開藩與有功焉至是知不可為即棄官而隱權授淮省參政遂杜門謝病以卒又有淳安魯淵者由進士遷浙西提學士誠稱王命為博士辭不拜還山士誠地連十州諸將咸以為安松江陳思獨上書危之不報思避居海上郎中參軍事陳基以諫止稱王欲

政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凡飛書走檄俾銘傳記多出其手基每以為憂而未能去也 冬十月丙申朔青齊一方赤氣千里 壬寅吳國公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竝進既抵其城命常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於是湖北諸郡皆降于吳 甲辰湖廣偽姚平章張知院陰使人言於庫庫特穆爾設計擒殺其主陳理及偽夏主明玉珍不果 皇太子惡太傅泰費音不歸奉元而止於沙井已酉令御史大夫布哈舊倫善化今改劾泰費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悉拘所授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西

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丞相綽斯戩舊倫別因誣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泰費音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 是月庫庫特穆爾遣僉樞密院事任亮復安陸府 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庫庫特穆爾大破走之擒其將烏訥爾舊倫烏改殷興祖博囉軍由是不振 先是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故丞相托克托舊倫脫之冤詔復托克托官爵并給復其家產召其子哈喇章舊倫哈喇三寶努舊倫亦已死乃授哈喇章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努知樞



密院事十一月庚申臺臣又言托克托有大臣之體向  
在中書政務修舉淡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  
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統軍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  
功垂成浮言構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已蒙錄用其子  
還所籍田宅受乞憫其勤舊還所授宣命從之 十二  
月丙申朔吳國公發武昌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  
守營柵諭之曰彼猶狐兔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  
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且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其城不  
下也 宦者資政院使保布哈舊倫不  
花今改與宣政院使  
托驩舊倫不  
花今改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綽斯戩驕恣不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五

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孟額森布哈舊倫也先  
不花今改傅公讓  
等劾奏保布哈托驩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婁都爾蘇  
舊倫老的  
沙今改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奇后庇之尤固  
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皇太子言  
御史糾劾托驩保布哈奸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  
天下之公論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使奸臣蠹政  
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臺臣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  
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  
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

方今號德春官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  
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奏皇太子怒令婁都  
爾蘇論祖仁以謂托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  
得美除管裕宗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  
事合奏聞者乃許上問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復上  
書言管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  
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當時皆知之獨德宗不知耳  
今此二人亦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獨殿下未知  
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臺諫封章  
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官君父或有差失諫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六

臣有言太子將使之問奏乎不使之問奏乎使之問奏  
則傷其父心不使問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  
知此義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  
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乎為一身  
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隄殿下又  
何以處此祖仁書既再上即辭職而臺臣大小亦皆求  
退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保布哈托驩乃皆辭罷帝令  
婁都爾蘇論祖仁等祖仁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  
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  
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



游從臺諫之言擠斥此二人不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撫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連及禍也疏奏帝大怒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保布哈驕恣無狀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過微以快眾心則紀綱可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由是帝益怒臺臣自婁都爾蘇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七

朱毅即曰就道保布哈之被劾婁都爾蘇執其事頗力太子淡惡之而奇后又譖之於內未幾保布哈復為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 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倫與丞相額森布哈俱屯田西方一日圖沁治具躬詣額森屯所餉之額森自恃尊屬不受圖沁怒坐額森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額森不平因誣其有異志差五府官往訊圖沁忿曰我有何罪來問乃拘五府官將往愬博囉特穆爾會婁都爾蘇亦懼誅遂與圖沁特穆爾皆奔大同匿博囉特穆爾所婁都爾蘇者帝母舅也以故帝數謂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乃

厚旨密令博囉特穆爾隱其迹而綽斯戠保布哈皆附太子欲窮究其事徧圖形求之保布哈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向日之所為渠必得知臺臣亦必知之終必為我不利綽斯戠曰彼皆婁都爾蘇黨也婁都爾蘇既為博囉所庇必稱兵犯關十八家為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誣婁都爾蘇及額森呼圖克舊倫也先軌遂執額森呼圖克等送資政院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綽斯戠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事惟婁都爾蘇逃匿博囉軍中餘皆遠竄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六

有道死者亦有賄免者額森呼圖克泰費音子也赴貶所行至中道執政奏其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泰費音為相務廣延才彥而額森呼圖克亦傾身下士名稱藉甚至是為奸臣所害賀氏三世忠貞皆死於非命天下悲之 是歲吳寶源局鑄錢三千七百九十一萬有奇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吳李善長徐達等奉表吳國公勸進公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



一第...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海為平章政事任廣洋為右司郎中張和為左司郎中  
時小明王在滁州中書設御座以正且行慶賀禮劉基  
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然猶以龍鳳紀年封

拜除授及有司文牒竝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致異明  
龍鳳見於明人祀載者如祝允明枝山野紀載太祖  
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世  
貞詔令考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  
年凡十有七通前二通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  
稱吳王令旨黃宗義文衆據萬統告身以龍鳳紀年皆  
以糾正明實錄言奉龍鳳之課也錢辛楣曰陶主敬  
葉首載龍鳳四年十月江南行中書省劄付一通至正  
之十一年也又載龍鳳十年二月及十二月吳王令旨  
各一通其文皆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此則至正之二  
十四年也錢說比較年九月為有據然余究以明祖於  
韓林兒不過假其名號初非 丁卯吳命滅取官店錢  
因人成事但不肯沒其賢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九

先是設官店以徵商吳王以稅重病民故滅之 戊辰  
吳王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其推戴  
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  
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  
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取充  
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  
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督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  
禮法恣情任私縱為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  
以今吾所任將帥皆當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  
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

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  
月乙未朔吳王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  
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  
遣卒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  
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王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擊  
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  
中倚以為重及被擒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  
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  
此兄宜速降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  
下瞰城中諸將相顧莫能登傅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十

之矢中額復洞胸戰益力城中益怨氣王復遣友諒舊  
臣羅復仁入城論理使降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  
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  
死不恨矣王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  
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  
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論以王意辭旨  
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出定邊右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  
丑陳理肉袒街壁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俯伏戰慄不  
敢仰視王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  
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



自以之道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  
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不  
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  
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繼來降立湖廣行省中書以  
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守之初陳友諒命其兄友才與  
左丞王忠信等守潭州吳王至武昌友才遣忠信來援  
忠信戰敗而降王授以參政俾仍守潭州友才率兵拒  
之於益陽忠信異辭開諭之友才亦降與其子俱送建  
康友才所謂二王者是也 李明道被獲送武昌伏誅  
明道豐城人故友諒將也尋歸吳後復叛附於友諒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三

諒敗滅明道懼走歸豐城剪其髮髻逃匿武寧山中有  
茶客識之縛送武昌王數其反覆之罪戮之 三月乙  
丑吳王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 吳置起居注  
給事中 戊辰吳以中書左丞湯和為平章政事時和  
守常州率元帥吳福興以舟師徇黃楊山遇張士誠水  
軍擊敗之擒其千戶劉文興等獲風船六艘故有是命  
己巳吳王謂中書省臣曰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  
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  
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  
參用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

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吳江  
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王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  
和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  
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亾即命毀之 辛未吳王御西樓  
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王諭之曰爾從我  
有年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  
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陞且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為  
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以其才智  
止此不能過人故耳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  
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無有復言者 乙亥監察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七 三

史王多勒圖舊作朵列 崔布延特穆爾舊作伯爾  
皇太子勿親征 先是博囉特穆爾陰使人殺其叔父  
左丞伊珠爾布哈舊作亦只兒 佯為不知往弔不哭朝  
廷知其跋扈又以匪婁都爾蘇事太子疾疾之且時方  
倚重於庫庫特穆爾而庫庫駐兵太原與博囉構兵相  
持不解於是綽斯戡係布哈誣博囉與婁都爾蘇謀為  
不軌辛卯下詔數博囉特穆爾悖逆之罪解其兵權削  
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博囉殺使者拒命  
不受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八

元紀三十六起開運執徐四月盡於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四年夏四月甲午朔命庫庫特穆爾舊帖木

見今討博囉特穆爾舊帖木吳王遐朝與孔克

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

下板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

主今天下之勢則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

傑所在蠶起然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

也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囉特穆爾河南有庫庫特

穆爾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

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

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姦謀而尚

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竝錄皇攷妣忌日歲時

享祀以為常 吳平章俞通海參政張興祖率兵掠劉

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

勝 丙申吳王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丁

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昶呂文貴王勝李信

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

王清常得勝王鳳顯丁字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

喜仙袁華史得勝常惟德曹信遠德山鄭興羅世榮等

三十五人竝封贈勳爵有差 博囉特穆爾知詔令調

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綽斯戩舊帖木所為遂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遣部將會圖沁特穆爾舊帖木舉兵向關王寅圖

沁特穆爾兵入居庸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伊蘇舊帖木

詹事布埒齊舊帖木迎戰於皇后店布埒齊力戰伊

蘇不援而退布埒齊幾為所獲脫身東走甲辰皇太子

率侍衛兵出先照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圖沁特

穆爾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

率分守京城 吳王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

李繼先劉濟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

徐明夏茂成萬思成葉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 吳王

聞諸功臣家儻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



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踰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戒之它日或生罅隙寧不為其所累此輩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除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丙午吳中書省言湖廣行省所屬州縣故有鐵冶方今用武之際非鐵無以資軍用請興建鑪冶募工煉鐵從之 宗王布延特穆爾舊倫不類帖木兒今改等皆稱兵與博囉特穆爾合表言其無罪丁未帝為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選命將相分任乃職祝同心膺豈期綽斯戠保布哈資緣為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三

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構博囉特穆爾婁都爾蘇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博囉特穆爾已嘗陳辭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布延特穆爾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為惻然興念而綽斯戠保布哈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綽斯戠屏諸嶺北保布哈竄之甘肅以快眾憤博囉特穆爾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綽斯戠保布哈仍留京師是日以伊蘇為中書左丞相 吳左相國徐達等率兵取廬州左君弼聞達至懼不敢走入安豐令其將殷從道張煥等守城達督兵圍之 詔書既

下圖沁特穆爾軍猶駐清河帝遣達勒達舊倫達今改國師往問故言必得綽斯戠保布哈乃退兵帝不得已執二人畀之 己酉吳命中書省凡商稅三十稅一多取者以違例論改在都官店為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 綽斯戠保布哈囚首至圖沁特穆爾營中圖沁為之加帽易衣置綽斯戠中坐保布哈側坐拜之二人於是交腕圖沁奏帝求救其擅執大臣及稱兵犯關之罪得二赦乃已 庚戌圖沁特穆爾陳兵自健德門入觀帝於延春閣慟哭請罪且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習不改柰天下何臣今執二人去矣陛下亦宜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四

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所為不復為邪佞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為祖宗基業可保也帝唯唯就寢資之加博囉特穆爾太保依前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為中書平章政事辛亥圖沁特穆爾軍還皇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 壬戌吳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並使鑄之 初吳降附諸將校皆仍其舊官至是下令曰為國先正名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要諸將所部滿萬人者為指揮滿千人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 圖沁特穆爾



執綽斯戠保布哈詣博囉特穆爾軍博囉厚禮之論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笑而問綽斯戠曰我前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何不見還因取六串來博囉視之皆非故物復命索之乃得前所賂博囉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可以姑容乎遂并殺之 五月甲子黃河清 戊辰庫庫特穆爾奉命討博囉特穆爾屯兵冀寧其東道以白索珠舊倫白鎮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舊倫高今改珠展舊倫真今改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係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係等兵逼大同博囉特穆爾閉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婁都爾蘇舊倫沙今改復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五

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于吳吳王命榮還守舒城俾發安陽等五翼士馬赴建康 吳改廬州路為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攝省事以鎮之兵革之際民多竄匿通海日加招輯為政有惠愛復業者眾 丙戌博囉特穆爾前軍入居庸關京師震駭皇太子親統軍禦之于清河丞相伊蘇詹事布埒齊軍于昌平伊蘇軍士無鬪志青軍楊同簽被殺於居庸布埒齊戰敗走太子亦馳還都城白索珠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索珠扈從皇太子及東宮官僚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往冀寧戊子博囉特穆爾駐兵健德門外與圖沁特穆爾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六



舉得無撥正反亂乎坐客有暢動者亦曰此猶裸體搏虎豹耳至是博囉開之召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丞相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素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乃止旋出為嶺北行省左丞素棄官居房山改異庚申外史云博囉以素負才名除和林行省左丞即日道今從明史危素傳傳又云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案素此時方攝於博囉之威所言之事別無可攷今祇作居房山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吳常遇春鄧愈等率兵討新途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與其兄克明皆伏誅 乙未吳命左相屬徐達案行荆湖陳友諒既滅荆湖諸郡多款附至是王諭達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七

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恃險阻款眾殃民今命爾案行其地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為盜者即以兵除之毋貽民患 戊戌吳常遇春鄧愈既平諸山寨進次吉安遇春遣人謂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賜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為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為爾留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壬寅詔以博囉特穆爾為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 監察御

史言綽斯戠矯殺丞相泰費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入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臣阿哈瑪特舊倫阿合馬今改之死剖棺戮尸綽斯戠之罪視阿哈瑪特有加今雖死必剖棺戮尸為宜詔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竄其子宣政使觀音努於遠方齊喇氏舊倫法烈氏今改四氏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綽斯戠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為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之亂日甚一日論者謂元之凶綽斯戠之罪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八

多 乙巳皇太子至冀寧奏除前監察御史張楨為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邱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會上國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守京師者能鞫不能撤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今獻忠於閣下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



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  
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  
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  
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智辨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  
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逞其得志肆  
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  
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閣下覽觀焉苟  
謀出於萬全詢之輿議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  
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  
重在土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九

也可不淡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淡納其說 乙  
卯張士誠自以其弟代達實特穆爾舊倫達識帖 為江  
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浙右丞達蘭特穆爾 舊倫答蘭帖  
左右司郎中珍保 舊倫真 保今改 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  
達實特穆爾之短至是士信克安豐還士誠乃使王晨  
等面數達實特穆爾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  
還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諸所掌  
符印而自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徒達實特穆爾於嘉興  
士信峻垣牆以錮之達實特穆爾日對妻妾放歌自若  
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為請實

授於朝行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舊倫普化帖 木見今改不從  
乃使人至紹興索行臺印章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  
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  
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  
終擲杯地上曰逆賊當繼我亾也達實特穆爾聞之歎  
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  
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於京師布哈特穆爾  
奈曼氏舊倫乃登 氏今改行臺御史大夫特默格舊倫帖木 子  
哥今改也 是月博囉特穆爾請誅狎臣圖魯特穆爾舊倫禿  
木 見今罷三宮不急造倫沙汰宦官裁減錢糧禁止西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十

僧好事 吳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吳王  
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天瑞守益堅遇  
春乃浚壕立柵以困之 張士信既為江浙丞相建第  
宅東坡下號丞相府張氏諸臣皆起於寒微自謂化家  
為國以底小康亦皆大起第宅節園池蓄聲妓購圖畫  
民閒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  
隊園中采蓮舟楫以沈檀為之諸臣宴樂率費米千石  
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貴未幾士信令潘元明守杭州  
而自還姑蘇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皆佞幸用事  
彥文山陰人嘗賣藥德新雲陽人善星卜士信每倚以



謀國吳王聞之曰我諸事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欺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受人欺乎時有

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

乾鼉黃蔡高黃葉西風謂建康兵也攻吳到辰國初事

氏後編引明實錄吳中童謠云黃葉蔡倫齒類一九

朝西風來乾歌與到辰所記吳今從明史五行志

月辛酉朔宦官蘇隆濟岱舊倫伯忽潛送宮女博果岱

都今改 出自順承門以達於皇太子 癸酉夜天西

北有紅光至東而散 辛巳吳命中書省繪聖功臣像

于十壺及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及康郎

山處州金華太平府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期致祭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十一

未衰贈者論功定擬以聞 吳徐達及楊璟等帥師取

江陵次於沙市故陳友諒平章姜珪請達乞降且曰當

死者珪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兵侵

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路為荊州府乙酉徐

達遣裨將傅友德將兵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以德

率耆民出降尋改夷陵為峽州 方明善攻平陽吳參

軍胡濙遣兵擊敗之先是溫州土豪周宗道據平陽縣

屢為明善所逼遂降於洪明善怒益率兵攻之宗道求

援於淡溪擊敗明善并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懼與方

國珍謀輸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費請守鄉郡如錢鏐故

事吳王許之命淡班師 吳徐達帥兵至潭州湘鄉土

酋易華集少壯據黃牛峯十餘年至是達使人招之華

率其部眾以降 故陳友諒歸州守將楊興以城降於

吳就以興為千戶守之 冬十月乙未朔吳遣授廖永

安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時永安

為張士誠所拘守義不屈故有是命永安後遂卒于蘇

州 乙卯吳守江西都督朱文正遣元帥朱晟以兵討

須嶺寨晟至遣人招諭之寨帥丁廷玉等及其下五千

人來降文正徙其眾并家屬於南昌 吳常遇春等兵

圍贛州既久熊天瑞于元震竊出現兵勢遇春亦乘數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十二

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其為遇春也過之及遇春還

元震始覺復來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

撻以拒且鬪且卻遇春曰壯男子也舍去之 己未詔

皇太子還京師 命伊蘇婁都爾蘇分道總兵 十一

月辛酉吳置湖廣提刑按察司 壬申故鄧克明部卒

羅五叛寇撫州吳守將金大旺討平之 辛巳吳命平

章湯和率師救長興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己至申

不解殺傷相當耿炳文自城中出兵內外夾擊敗之俘

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二萬餘匹和乃還 十二月庚

寅朔吳徐達兵克辰州先是辰州為陳友諒左丞周文



貴所據遠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部將張川據白雲關以拒敵彬敗之文貴棄城走湖南遂克辰州達又遣指揮傅友德攻衡州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退保永州衡州亦平 己巳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約其通好略曰博囉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然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穎川新造之業而博囉寇犯不已慮變之術不可以不審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于地雖不廣兵雖不強然春秋恤交之義常切慕焉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彼此之分哉英雄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其濟時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十三

艱以自猜阻失此舊好惟閣下圖之 新淦鄧仲謙佗亂襲破州治殺吳知州王真仲謙志明從子也 是冬張士誠浚常熟白茆港泰定間周文英奏記謂水勢所趨宜專治白茆婁江時莫之省也士誠閱故籍得文英書起兵民夫十萬命呂珍督役民怨之及役竟頗得其利 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己未朔吳常遇春鄧愈克贛州遇春等圍城凡五閱月熊天瑞援絕糧盡遣子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於建康吳王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子聞仁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音至子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茲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子淡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舊徵之王曰此豈可為額耶命亟罷之并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為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吳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守將唐龍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達皆賞賚而遣之 癸亥封李思齊為許國公 壬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十四 吳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正諭嶺南招諭韶州諸郡之未下者於是韶州守將同簽張秉彝及南雄守將孫榮祖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嶼守南雄令秉彝守韶州 吳大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新淦鄧仲謙斬之 吳王命平章湯和率兵討江西永新諸山寨參政鄧愈還軍至吉安遣兵討饒鼎臣於安福都卒掠其男女千餘人安福州判官潘樞攻饒縣殺饒縣令潘景岳徐氏 告愈曰將軍奉揚天威以除禍亂渠魁未殄而良民先被其害非弔伐之義也愈立起驚謝趣下令掠民者斬大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



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舍外煮糜粥食之卒有謀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樞因悉護遣還其家民大悅愈還至富州復討平其山寨捷聞以愈為江西行省右丞

壬午監察御史博囉特穆爾賈彬等辨明哈瑪爾舊倫哈麻

今舒蘇改舊倫雪之罪 甲申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

官安置桐城縣文正涉傳記饒勇略初從渡江取集慶路有功吳王問若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不富貴爵賞先及私親何以服眾王善其言益愛之及

江西平文正功居多王厚賜諸將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尚有待也文正遂不能無少望性素下急至是益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五

暴怒無常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飲冰奏其驕侈觖望王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異

按累徐氏後編倫文正謀叛降張士誠志按察使李韶密奏之今從明史諸王傳王即曰登舟

至南昌城下遣人召之文正倉卒出迎王泣謂之曰汝何為者遂載與俱歸至建康王妃力解之曰兒特性剛

耳無它也羣臣請寬於法王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寬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時

其子守謙甫四歲王撫其頂曰爾父倍訓教貽吾憂爾它日長成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命王妃育之 乙

西吳王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

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偏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使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

此臨敵何憂不克奮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

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時為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蜀明玉珍更定官制併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

以戴壽萬勝為左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知樞密院事鄒興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關皆平章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六

寶英鎮播州姜珪鎮彝陵皆參知政事荆玉鎮永寧商希孟鎮黔南皆宣慰使未幾遣勝攻興元下之 二月

己丑朔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吳參軍胡浹率兵往援友定聞浹至遁去浹追至浦城守將拒戰浹擊

敗之遂下浦城 辛丑吳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朱炳守饒州並屬江西行省節

制又命參軍詹元亨總制辰沅荆靖寶慶等州郡聽湖廣行省節制 丙午張士誠憤諸全之敗集兵二十萬

遣其將李伯昇挾吳板將謝再興攻諸全之新城置陳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庫預為必拔之計且分兵數

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庫預為必拔之計且分兵數



萬據城北十里以逼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道為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湖釣臺窺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佑為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為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丁巳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避其鋒俟大軍文忠曰管謝元以兵八千破符堅百萬兵在精不在眾乃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覆軍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七

甘肅行省平章多爾濟巴勒舊倫朱兒只班今改以岐王阿喇奇爾舊倫阿喇乞兒今改軍馬會平章臧卜李思齊各以兵守寧夏三月庚申皇太子下令於庫庫特穆爾軍中曰博囉特穆爾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政事庫庫特穆爾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剋期恢復博囉特穆爾聞之大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皇后奇氏外撓國政因奏帝宜遷后出於外帝不答丙寅遂矯制幽后於諸色總管府令其黨姚巴延布哈舊倫姚伯顏不花今改守之丁卯命婁都爾蘇拜特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六

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淡遣耿天璽以援師至文忠復申約束奮前搏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滕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驍將縱橫馳突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城守中守兵亦鼓噪出土誠兵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數萬級文忠收兵會會遣指揮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其同僉韓謙等六百甲士三千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再興僅以身免戊午皇太子在冀寧命

穆爾竝為御史大夫辛巳以常遇春平贛軍還王御戟門頒賞以勞之癸未吳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王賜金幣而遣之濂還家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王覽書甚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艱難令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淡宮不思勇於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其家賜書獎諭錫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夏四月己丑朔吳參軍胡淡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效異劉辰國初事蹟倫張正今從明史胡淡傳倫子玉留元帥李好文安輯其眾庚寅博囉特穆爾至諸色總管府見皇太子



氏令還宮取印章倫書遺皇太子遣內侍官鄂勒哲圖

舊倫完者  
禿今改

持往冀寧復出皇后幽之 吳王命平章常

遇春取湖廣襄陽諸郡主嘗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  
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  
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  
卒壤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  
為餘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  
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討之 乙巳關保等  
兵進圍大同乙卯入其城 五月庚申吳廣信衛指揮  
王文英率師趣鉛山次佛母嶺與陳友定兵遇擊走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九

辛酉吳參軍胡濙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其餘眾散  
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並攻之因覘取  
閩王曰子玉驍將今為我擒彼必破膽乘勢攻之必無  
不克即命廣信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  
杉關會溪進兵 甲子京師天雨鼈長尺許或言於平  
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乙亥吳平章常遇春攻安陸  
克之先是遇春既行王復調江西右丞鄧愈為湖廣平  
章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  
降附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  
汝居武昌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

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亮

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 己卯吳常

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眾五千僉  
院張德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送之建康吳王以章溫為  
湖廣按察僉事溫以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王善之  
癸未吳浙東元帥何世明敗張士誠兵於新溪又敗  
之於柴溪 是月侯布延達實舊倫侯卜延  
答失今改奉威順王  
自雲南西蜀轉戰而出至成州欲之京師李思齊俾屯  
田於成州 吳王賜鄧愈書曰汝成襄陽宜謹守法度  
山寨來歸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三

且戰汝所成地隣庫庫若汝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  
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賴汝如長城  
汝其勉之愈於是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徠  
威惠甚著 六月戊子以黎安道為中書參知政事  
己丑吳置思南宣慰使司時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  
都事楊瑛來歸款并納元所授宣慰使印王曰仁智僻  
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歸誠可嘉也俾  
仍為思南道宣慰使授瑛思州等處軍民宣撫使以三  
品銀印給之 丁酉吳克安福州先是饒鼎臣父子既  
走安福與其黨劉顛等仍肆剽掠鄧愈遣兵討之久不



下王復命元帥王寶會參政何文輝黃彬共討之鼎臣復棄城走茶陵 辛丑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路 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還宮后數納美女於博囉特穆爾博囉喜故得還宮自始幽至此凡百日博囉特穆爾自入京師納女四十餘人荒於酒色銳氣消耗矣 壬子吳參軍胡漢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萬戶張漢臣總管朱善等械送建康 吳指揮朱亮祖等進攻建寧時 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諸軍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胡漢視氛祲不利語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亮祖曰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主

齊舊倫火作赤今改為御史大夫 吳王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為差有司親臨督率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吳以儒士滕毅楊訓為起居注王諭之曰吾見元大臣門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為阿容又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口外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主

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也復命毅訓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吾觀此者正欲知其器亂之由以為戒耳 是月皇太子進封李思齊為邠國公加封中書平章政事兼知四川行樞密院事虎符招討使分中書四部 博囉特穆爾遣圖沁特穆爾率軍伐上都之附皇太子者調伊蘇南禦庫庫特穆爾軍伊蘇次良鄉不進而歸永平使人西連太原東結遼陽軍聲大振博囉患之遣驍將姚巴延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溫營紅橋以待伊蘇出其不意襲破之殺姚巴延博囉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



雨取一女子不戰而還博囉先嘗以猜疑殺其將保安  
既又失姚巴延鬱鬱不樂乃日與妻都爾蘇飲宴酗酒  
殺人喜怒不測人皆畏忌 秋七月丁巳朔吳命降將  
張德山歸襄陽招諭未附山寨 吳平章湯和進兵攻  
周安于永新初陳友諒既亡安即降吳命仍守永新及  
兵入安福討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和  
至安出拒戰和擊敗之克其十七寨擒偽官五十餘人  
遂圍其城 庚申故陳友諒左丞周文貴之黨復攻陷  
辰溪吳總制辰沅等州事參軍詹允亨遣兵討之 甲  
子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曰曩者初無兵端尹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三

煥章來得書喜甚即遣汪何同往為生者賀死者弔使  
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皆與博囉構  
兵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  
沔陽子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手子從他人  
得之非取於元者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逞一旦輕  
我遂留前使子雖不校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  
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  
業於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羸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  
忻都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始非所宜况有自中原  
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

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連關內反舍近圖欲  
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子嘗博詢廣采聞軍中將  
欲為變恐不利於閣下故特遣人教我前意述我所聞  
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察  
焉思道張良弼字也 乙丑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  
如吳獻其所守之地吳改宣撫司為思南鎮西等處宣  
慰司以田仁厚為宣慰使 癸酉吳辰州沅陵縣民向  
珍八倫亂參軍詹元亨遣千戶何德討平之 壬午吳  
置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乙酉博囉特穆爾伏誅  
先是博囉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遂欲圖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三

士人徐士本改異庚中外史倫施奮今從元史倫家居  
好奇計不求仕進至是命為翰林待制威順王子和尚  
受帝密旨與之謀結壯士金諾海舊倫金那拜特勒舊  
伯達兒特古斯布哈舊倫帖古思洪寶寶等六人挾刀  
在衣中外襲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門東排仗內是日  
博囉早朝畢將出挾刀者相顧曰事不諧矣士本攝之  
曰未也會圖沁特穆爾遣人告上都之捷平章實勒們  
舊倫夫烈謂博囉曰好消息丞相宜入奏博囉不欲入  
門今改實勒們強之偕行至延春門李樹下改異庚中外史云  
哥博囉懼而墜之實勒們遂為拾俄有人突過其前博  
之博囉曰今日莫有事今從元史



方哈視曰此人面生遠有北其類者博囉以手禦之  
遽呼其從騎拜特勒從眾中躍出斫中其腦金諾海等  
攢殺之妻都爾蘇傷額趨出博囉軍大駭四走帝時居  
窟室約曰事捷則放鴿鈴於是鴿鈴起帝出自窟室下  
令盡殺其部黨黎安道方托克托雷一聲皆伏誅妻都  
爾蘇擁博囉母妻子偕圖沁特穆爾北遁明日遣使函  
博囉首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歸大赦  
天下賞討博囉者士本不受賞一夕逸去是月京師  
大水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八月丁亥朔京城門至  
是不開者三日珠展舊倫竹摩該舊倫和軍至城外命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三

軍士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悉以軍入占民居奪民財  
周文貴復攻辰州吳千戶何德率輕騎直抵其寨攻  
破之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又大敗之文貴遁去癸  
卯命皇太子分調將帥戡定未復郡邑即還京師行事  
之際承制用人並準正授庫庫特穆爾以歲當大比  
而江南四川諸行省皆阻於兵其鄉試不廢者唯燕南  
河南山東陝西河東而已乃啓皇太子倍增鄉貢之額  
丁未皇后鴻吉哩氏舊倫宏吉崩后生皇子珍戩舊倫  
真金二歲而天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  
皇后奇氏有寵后無幾微怨望意從帝時巡上都次中

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  
時內官往復者三竟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  
坐未嘗妄踰戶闥至是崩奇后見其所遺衣服敝壞大  
笑曰正官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諭月皇太子自冀寧  
歸哭之甚哀辛亥吳羅田盜藍升兒詐稱彭瑩玉造  
妖言以惑眾設官吏劫居民麻城里長袁寶襲捕之擒  
升兒以獻吳王嘉其仗義賜以綺帛壬子以洪寶寶  
特古斯布哈舊倫帖古思薩勒圖舊倫程烈並為中書  
平章政事九月丙辰朔吳置國子監以故集慶路學  
為之庫庫特穆兒扈從皇太子至京師太子之奔太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美

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庫庫特穆爾與  
布呼齊等不從及是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庫庫以  
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庫庫知其意比至京  
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太子心銜之壬午詔以巴咱  
爾舊倫伯撒為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庫庫特穆爾為  
太尉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同監修國史知樞密院  
事兼太子詹事巴咱爾累朝舊臣而庫庫以後生晚出  
乃與並相朝士往往輕之且居軍中久樂縱恣無檢束  
在朝兩月怏怏不樂即請南還視師是月以方國珍  
為淮南行省左丞相衢國公分省慶元明玉珍遣其



參政江儼通好于吳吳命都事孫養浩報以書曰足下處西蜀子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王保保虎踞中原其志不在曹操下子與足下實唇齒邦願以孫劉相吞噬為戒 冬十月戊子吳王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復以書戒之 戊戌吳王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討之下令曰士誠啓衅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追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救大將軍約束官兵毋有擄掠違者以軍律論 庚子吳命中書省以書招諭虎背寨劉寶使之款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三

辛丑吳王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與山東相距王欲先取通泰諸郡縣翦士誠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 壬寅以哈喇章知樞密院事 乙巳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張士誠兵擊敗之遂駐軍海安垣上 丙午婁都爾蘇擁博囉特穆爾母妻及其子天寶努西北走合圖沁特穆爾軍丁未益王溫都遜特穆爾舊倫渾都帖木兒今改樞密副使觀音努

擒婁都爾蘇誅之圖沁特穆爾以餘兵往巴爾蘇舊倫改今之地命嶺北行省左丞莽珊僧知樞密院事魏賽音布哈舊倫魏賽因不花今改同討之 吳徐達兵圍泰州新城敗張士誠淮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 戊申以資政院使圖魯為御史大夫 己酉張士誠遣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歌等遣人諭降其城中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饒鼎臣既走茶陵復合浦陽羣盜於南峯山寨時出侵掠癸丑吳元帥王國寶等率兵擊敗之鼎臣遁去 信州盜蕭明率兵攻圍吳饒州知府陶安召父老告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三

口我糧實城堅素有其備賊黨驅鳥合而來不足畏也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至破賊必矣眾皆諾安與千戶朱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為游兵晝夜巡捍而請救於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眾吾民也反為賊用得毋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能逼越三日行省援兵至遂大敗之蕭明遁去擒偽招討都海萬戶袁勝斬之諸將欲屠從寇者安曰民為所脅奈何殺之不許饒州遂安 閏月乙卯胡吳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遣告吳王曰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



蔡港川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它謀請為之備王使諭徐達曰茂才言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搗吾之虛此一詭策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一詭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壬

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竝江寇舟亦宜備之己未王親至茂才水寨又遣人以手書諭達等曰如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 庚申以賓國公五十八知樞密院事 詔張良弼俞寶孔興等悉聽調於庫庫特穆爾 戊辰吳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斬之 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失皇太子累請出督師帝難之會左丞相庫庫特穆爾請南還視師辛未乃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首冀山東諸路并迤南一應軍馬凡機務錢糧名爵劄步予奪悉聽便宜行事 甲戌吳指揮副使王漢寶取餘

于州以前鎮撫李旭守之 庚辰吳徐達常遇春克泰州擄張士誠守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獻捷於建康且以守城事宜為請王命達以便安處之其未下諸城乘勝進取 辛巳以托克托穆爾舊倫脫脫木兒今改為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舊倫達謙帖睦爾今改為參知政事 吳徐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士誠遣將來援傑擊走之 十一月甲申朔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吳知州白謙力不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謙泄政廉忠自奉甚薄嘗遇除夕無它供具惟蔬食而已人以此稱之 辛卯吳徐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辛

達進兵攻高郵王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圍取淮安濠泗 饒鼎臣復行剽掠甲午吳元帥王國寶出兵邀擊鼎臣中弩死餘黨悉潰 乙未吳王以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以善長與濟同鄉里故也濟得書不報 張士誠兵寇宜興吳王命徐達令馮國勝圍高郵常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至宜興城下擊敗士誠之眾獲三千餘人 十二月庚子朔張士誠遣將以兵八萬攻安吉吳將費聚所部



僅二千人堅壁拒守射殺其驍將二人敵驚潰而去  
吳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  
海道入淮援之義怨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  
倉三月不進 乙卯立第二皇后奇氏為皇后中書省  
奏改資正院為崇政院而中正院亦兼主之帝乃授之  
冊寶詔天下改奇氏為索隆噶氏 舊倫肅良哈氏今改仍封其父  
以上三世皆王爵 是月圖沁特穆爾伏誅 改異元史  
二月獲圖沁特穆爾妻都爾蘇皆伏誅據本紀則妻都  
爾蘇之誅在十月圖沁特穆爾之誅在十二月非同時  
被獲也今分書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八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九

元紀三十七 起柔兆敦牂正月盡癸酉  
協洽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  
又出兵自馬歇沙湖流窺江陰吳守將以聞吳王親往  
救之比至鎮江敵已營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  
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於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  
追至浮子門遇海舟五百艘遮海口乘潮薄吳師茂才  
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其棄舟登岸者伏兵掩擊之殆盡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一

辛卯吳王命按察司僉事周楨等定擬按察事宜條  
其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  
法清弊革人言神明可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能  
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  
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毋緘默不言有  
不可言者毋沽名買直苟察察以為名苛刻以為能下  
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矣 吳王命中書省  
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璘等言今天下更化庶事  
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  
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慎用王曰人之才能各



有長短故致效亦有遲速夫質樸者多迂緩狡猾者多  
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  
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命復用之

己酉以崇正院使博囉蘇舊倫字羅沙今改為御史大夫

壬子以鄂勒哲圖舊倫完者木今改知樞密院事 是月以薩

藍托里舊倫沙藍答里今改為中書左丞相 命燕南河南山東

陝西河東等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

遞陞官一級 二月癸丑朔立河淮水軍元帥府於孟

津 吳湖廣參政張彬率指揮胡海洋等討辰州周文

貴攻破其壘文貴黨劉七自益陽來援復敗之文貴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二

遁去 丁卯四川容美洞宣撫田光寶遣其弟光受以

元所授宣撫敕印降于吳吳王以光寶為四川行省參

知兼容美洞軍民宣撫使仍為置安撫元帥以治之

吳處州青田縣山賊夏清連福建陳友定兵攻慶元縣

浙東按察僉事章湓召所部義兵擊走之 己巳吳置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所領凡二十九場 癸酉吳徐達

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

聲援王從之復敕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

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 吳湖廣潭州衛指

揮同知嚴廣平茶陵諸寨 甲戌詔天下以比者逆臣

博囉特穆爾圖沁特穆爾婁都爾蘇等干紀亂倫內外  
之民經值軍馬致使困乏與免一切雜泛差徭 庫庫

特穆爾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器左右咸以為受

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初李思齊與察罕

特穆爾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

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孔興圖魯卜舊倫脫列伯今改等亦

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時有孫壽趙恆

者儉人也為庫庫謀主畏江南強盛欲故緩其行乃謂

庫庫曰丞相受天子命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

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圖魯卜孔興張良弼四軍坐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三

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宜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并力

渡淮彼若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

意所使不亦善乎庫庫欣然從之 辛巳吳下令禁種

糯稻其略曰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令今春米麥價稍平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

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 是月明玉

珍有疾命其臣僚曰西蜀險塞汝等協心同力以輔嗣

子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也遂率僭號凡五年

子昇立年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玉珍為人頗

尚節儉好文學蜀人經李喜喜殘暴之後賴以粗安然



好自用昧於遠略而嗣子暗弱政出多門國勢日衰  
 二月庚寅吳王令徐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  
 安 甲午庫庫特穆爾遣關保浩爾齊統兵從大興關  
 渡河以俟先檄調關中四軍張良弼圖魯卜孔興俱不  
 受調李思齊得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  
 反調我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飲汝  
 於我前無立地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自是東西  
 構兵相持不解 乙未廷試進士七十三人賜赫德布  
 哈張棟等及第出身 監察御史裕倫布建言八事一  
 曰用賢二曰申嚴宿衛三曰保主臣子四曰八衛屯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四

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  
 惜名爵帝嘉納之 丙申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  
 兵取濠州 吳命中書嚴選舉之禁初令府縣每歲薦  
 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命知府知縣有  
 濫舉者俟來朝治其罪未嘗朝覲者歲終逮至京師治  
 之 先是吳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  
 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國勝信之夜  
 遣指揮康泰率數百人先入城敵閉門盡殺之王聞之  
 怒召國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國勝慚憤力攻既而  
 達自宜興還督攻益力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將

士王命悉遣戍河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差丁未王以  
 諭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眾當擇  
 其精者用之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  
 春統領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 蜀丞相葛勝與知樞  
 密院張文炳有隙密遣人殺文炳明玉珍有善子明昭  
 出入禁中舊與文炳善乃矯稱太后彭氏旨召勝緝殺  
 之勝佐玉珍開蜀功最多死不以罪蜀人多憐之者吳  
 友仁自保寧移檄以清君側為名明昇命戴壽討之友  
 仁遺壽書曰不誅昭則國必不安朕必不服昭朝誅吾  
 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於是諸大臣用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五

而友仁尤專恣勝既死昇以劉楨為右丞相 夏四月  
 癸丑朔明昇遣其學士虞封告哀於吳 乙卯吳王以  
 玉輅太侈定用木輅 丙辰吳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  
 兵在馬驛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遁去舟  
 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等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徇  
 兵城上民皆安堵命指揮蔡先華雲龍守其城 先是  
 黃河大決省部募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丁疏濬之揚州  
 王宣自薦朝廷以為淮北海南都元帥府都事賫幣幣  
 至揚州募丁夫得三萬餘人就令宣統領治河數月工  
 成時徐州芝麻李起兵據州城因命宣為招討使率丁



夫從伊蘇復徐州尋授宣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守馬陵謝勝州鎮禦且耕且戰以給軍儲又移鎮山東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特穆爾援之破田豐復令宣與信掠其旁郡遂據沂州至是以兵入海州據之 戊午吳徐達由瓠子角進兵攻興化克之淮地悉平 庚申濠州李濟以城降於吳先是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礮石四面攻城時孫德崖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吳王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無家矣及復濠州吳王甚悅壬戌遣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六

人賁書諭宿州吏民以桑梓之邦不忍遽與師旅爾等宜體子懷毋為自絕徐州守將同知樞密院事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王以聚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 甲子吳王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命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禕等從行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珠展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互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珠展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罷爾宜選劉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

與之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為我後患達聞命即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取安豐 丁卯吳江淮行省參政守徐州陸聚遣兵攻魚臺下之又遣兵取邳州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於吳吳王至濠州念父母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對曰禮改葬為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王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經以粗布為之王禕曰比總為重矣王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冢旁居民汪文劉英於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七

王有舊召至慰撫之令招致鄰黨二十家守冢復其家 戊辰方國珍遣經歷劉庸等貢金綺於吳 濠州父老經濟等謁見吳王王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王威德各得安息乃復勞憂念王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王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王又曰鄉人耕稼交易且令



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鈔掠父老亦宜自  
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辛未吳左相國  
徐達克安豐初達率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  
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東城龍尾垣潛穿其城  
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質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吳師  
追奔十餘里獲質都及裨將賁元師而還竹昌左君弼  
竝走汴梁至日晡時平章珠展率官軍來援政等復與  
戰於南門外大敗之珠展遁去遣千戶趙祥以兵追至  
穎獲其運船以歸遂置安豐衛畱指揮唐勝宗守之  
戊寅吳王將還建康謁辭墓召汪文劉英賞以綺帛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八

粟曰此以報宿咎相念之德又謂諸父老曰鄉縣租賦  
當令有司勿征一二年閒當復來相見也 五月甲申  
吳王自濠州還至建康 甲辰以托克托布哈舊倫脫  
脫不花改為御史大夫 六月壬子朔汾州介休縣地震平遙  
縣大雨雹紹興路山陰縣臥龍山裂 己未命知樞密  
院事瑪噶舊倫脫以兵守直沽命河閒鹽運使拜珠舊  
倫脫拜任今改曹履亨撫諭沿海竈戶俾出征夫從瑪噶征討  
丙寅詔英宗時謀為不軌之臣其子孫或成了者可安  
置舊地幼者隨母居草地終身不得入京城及不得授  
官止許於本愛馬應役 皇后索隆噶舊倫脫氏生

日百官進膳皇后諭薩藍托里舊倫脫等曰自世祖  
以來正宮皇后壽日不曾進膳近年雖行不合典故卻  
之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徐溝縣地震介休縣  
大水 壬午吳王遣使與庫庫特穆爾書曰曩者尹煥  
章來隨道汪何報禮竊意當此之時博囉提精兵往雲  
中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  
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畱而不遣今閣下  
不畱心於北方而復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  
棄我舊好而生新衅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博囉  
雖無餘孽跳梁於西北而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九

俞寶拒戰於樂安王仁逃歸於齊東幽燕無腹心之託  
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竝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  
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辭足下拘畱不遣  
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  
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  
超疑韓遂以定關右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撫定  
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  
下矣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  
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弭如或不然我則整  
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



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濠泗之將自陳汝  
搗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師約王信海道舟師  
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寶努腹心之疾此時  
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爲利而  
反足以爲害矣惟閣下與眾君子謀之毋徒獨斷以貽  
後悔 丙申庫庫特穆爾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  
保浩爾齊合兵渡河會珠展商嵩且約李思齊以攻張  
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思齊與良弼拒守關係等  
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丁未吳王以淮東諸郡既  
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計之右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十

相李善長曰張氏立討久矣然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  
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王曰彼  
淫昏益甚生豈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  
促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隔之何憂不拔  
況彼敗形已露豈待觀隙耶左相國徐達曰張氏驕盈  
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恃驍將如李伯昇呂珍  
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  
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皆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王喜  
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

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 是月太白經天者再 八  
月庚戌朔吳拓建康城初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  
門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  
隘王乃命劉基等卜地定倫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  
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陽延  
亘周圍凡五十餘里 壬子吳王命中書左丞相徐達  
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兵二十萬伐張士  
誠吳王御戟門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  
肆劫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  
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十一

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將發王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  
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  
行當直搗蘇州蘇州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王  
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麟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  
相爲手足士誠苟窮促天麟輩懼其俱斃必併力救之  
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蘇州若天麟出湖州元明出杭  
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  
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蘇州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  
議王倫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蘇州而失  
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王乃屏左右謂達遇春



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開天瑞之降非其本  
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  
揭蘇州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  
計中矣癸丑達等帥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已  
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  
洞庭山王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  
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  
退指揮熊天瑞果叛降於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坐  
橋其右丞張天麟分三路以拒吳師參政黃寶當南路  
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麟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三

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  
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麟達自  
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  
春與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弔橋已斷不得入復還  
力戰被擒天麟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  
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吳軍復四面圍之伯昇  
及天麟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西門自以大軍繼之  
子實及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得義出戰復敗走士誠又  
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所稱  
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二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

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遷鎮南姑嫂  
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  
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珍等聲援  
吳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元紹  
元明之弟也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  
阜林之野又敗之 戊寅以李國鳳為中書左丞陳友  
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陳友定以農家子起傭伍  
目不知書至是盡有福建八郡之地數招致文學知名  
士如閩縣鄭定廬州王翰之屬置幕府友定遂粗涉  
文史然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輒承制誅竄不絕潭州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三

守將羅良心不平以書責之曰郡縣者國家之土地官  
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屠廩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視  
郡縣如家室驅官僚如圍僕擅屠廩如私藏名雖報國  
實有鷹揚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欲為郭子儀乎抑為曹  
孟德乎友定怒竟以兵誅良而福清宣慰使陳瑞孫崇  
安令孔楷建陽人詹翰拒友定不從皆被殺於是友定  
威震八閩然事朝廷未嘗失臣節歲運糧數十萬至大  
都海道遼遠至者常十三四帝嘉之下詔褒美 九月  
己卯朔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遷鎮  
覘吳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與之戰會大風雨夫晦甚



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  
甲申李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隆誅之禮部侍郎  
滿尚賓東部侍郎溫都爾罕舊倫推篤自鳳翔還京師  
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  
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至是始還 丙戌以方國  
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珉姪明善竝為江浙  
行省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郡獻於吳實未納土特  
欲假借聲援以拒朝廷及帝屢加命國珍益驕橫終不  
肯奉正朔 乙未吳王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  
徐達等攻蘇州張士誠必聚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十四

已吳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游軍駐湖州之德清遂  
取之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及叛將晉德成 張  
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  
吳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  
信出兵與舊館兵合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  
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別乘小舟潛  
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  
其赤龍船眾軍散走自是舊館援絕餉不繼多出降  
者 吳湖廣參政楊璟命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  
華斬之 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吳王命楊璟張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十五



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 戊寅吳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兵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楫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 十一月甲申吳徐達遣馮國珍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湖州城下諭其司徒李伯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七

出降伯昇在城上呼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不得死左右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張天麟等以城降伯昇亦遂降 吳參政胡德濟討諸暨斗巖山寨平之 己丑吳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蘇州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 吳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於張氏今若來降可保不死且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謀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耳文忠許之乃與其弟姪五人出降文忠

遂趨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元明懼遣員外郎方彜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繫今天兵如雷霆當之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欲降恐無及故使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元明即口獻圖籍文忠至杭州元明等奉士誠所授諸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迎文忠麾去之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偕民金立斬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執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元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七

起鹽徒官軍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元明及李伯昇呂珍與焉三人相繼以城降士誠由是勢益孤先是吳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王命纂修公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涉曉與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姦惡事實以恆辭解之使觀者易曉它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詞詳說倫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賜鼎等白金人五十兩及衣帽靴襪等物 庚子張士誠同僉李思忠等以紹興



路降於吳吳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  
吳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張士誠將宋興以城降  
壬寅吳大將軍徐達等兵至蘇州城南鮎魚口擊張士  
誠將寶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  
焚其官渡戰船千餘艘及積穀甚眾達遂進兵圍其城  
達軍封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  
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  
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  
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  
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其上又設襄陽礮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九 六  
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  
水天祐潛令入蘇州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  
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蘇州城堅不可破天祐又  
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  
此所遺蠟丸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言備  
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吳武德衛指揮茅城  
戰死 甲辰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至建康吳王以其朝  
臣命有司給糜餼歸之於朝而誅蔣英於市以潘元明  
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守舊職從  
朱文忠節制旋授文忠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復姓李氏

十二月乙卯朔永寧縣賊饒一等倫亂吳指揮畢榮  
討之擒其元帥王子華餘黨悉平陳友定將建寧阮德  
柔遣使納款 吳廖永忠沈小明王於瓜步小明王自  
居滁州至是來建康為永忠所害或異明史傳林兒於滁  
州明年太祖為吳王又二年林兒卒或云太祖命永忠  
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舟林兒沈於江是並存兩說  
也實錄詳證引寧獻王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韓林  
兒沈於瓜步上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案永忠之死在  
洪武八年博論似未詳其年月然明史廖永忠傳亦云  
初韓林兒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  
舟死帝以咎永忠與林 吳羣臣上言一代之興必有  
一代之制今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王以國之  
所重莫先廟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營建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九 七  
廟社立宮室甲子王親視山川之神告以工事已巳典  
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王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  
庚午蒲城洛水和順崖崩 是歲監察御史聖努額  
森舊倫聖奴察圖寶哩舊倫聖奴等言笞姦邪構害丞  
相托克托舊倫脫脫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由  
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生民塗炭從此始盜賊縱橫從  
此始設使托克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  
一字王裔定諡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以時方  
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癸巳朔吳王始稱吳元年 乙



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戊戌吳王謂中書省臣曰吾嘗在軍中乏糧空腹出戰  
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  
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隄而又供需百出  
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  
賦一年 吳戴德等兵至沅州圍其城凡六日守將李  
興祖出降興祖即李勝也 庚子松江府嘉定州守臣  
王立忠等詣吳徐達軍降 辛丑吳王謂中書省臣曰  
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牋文頌  
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壬

之道今後牋文只令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甲辰吳  
王遣使與庫庫特穆爾書責其拘使不還之罪且諷之  
以關中張李及俞寶王信生鬻可虞又曰若能遣汪何  
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不然是又開  
我南方之兵為彼後時之戰閣下雖淡謀如莽操詭計  
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  
富有天下守之以謙況其為臣者乎閣下其淡思之  
庫庫特穆爾與關中構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  
和解之庫庫戕殺詔使是月李思齊張良弼圖魯卜自  
會於含元殿基推思齊為盟主同拒庫庫之師 二月

丁未湖庫庫特穆爾遣左丞李二以徐州兵駐陵子村  
吳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度兵寡不敵遂  
堅壁詞其出掠以二千人沂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刺甘  
驍將韓乙餘眾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復至亟還城  
開門而陳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聲則起二果至鳴鼓  
士躍起衝其前鋒眾大潰多溺死遂擒二友德旋進江  
淮行省參知政事 壬子茗洋降賊周瑞卿叛吳浙東  
按察僉事章溫遣其子元帥存道合平陽瑞安總制孫  
安兵討之斬瑞卿獲其黨六十餘人 吳置兩浙都轉  
運鹽司於杭州設場三十六 乙卯吳王聞陵子村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壬

捷謂都督府臣曰此蓋庫庫之游兵故以此餌我使我  
將驕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善戰者知彼  
知己察於未形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為之  
備 庚申以七十為中書平章政事伊嚕布哈 舊俗月  
魯不花  
改為御史大夫 乙丑以詹事伊嚕特穆爾 舊俗月  
帖木兒今  
改為御史大夫 吳王遣使陳州以書招左丞左君弼  
降曰足下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夫各一方度日如歲足  
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君弼得書猶  
豫不能決王乃遣歸其母 吳陸聚遣兵攻宿州擒其  
僉院邢瑞 丁卯江西行省遣兵會湖廣行省于戶徐



與攻平江瀨寨偽鎮撫楊五以寨降 三月丁丑朔庫  
庫特穆爾遣兵屯滕州以禦王信 吳參政蔡哲自蜀  
歸具言蜀自明玉珍器後明昇暗弱羣下擅權因圖其  
所經山川阨塞之處以獻 戊子思阮兩界軍民安撫  
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於吳 丁酉吳下令設文武科  
取士令曰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攻之經術以  
觀其業試之書筭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  
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  
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俟開  
舉之歲充貢京師 沂州流民千餘家還靈臺虹縣復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三

業王信追至宿遷殺之因大掠而還餘民走入兩縣境  
上乞倉吳王聞而憫之曰王信不仁甚矣民雖死其如  
天道何乃遣人賑濟之 吳以黔陽縣前元帥蔣節爲  
靖州安撫使俾討平山寨且耕且守從參軍詹允亨言  
也 吳參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  
鄧義亨率眾降 夏四月丙午朔吳上海縣民錢鶴泉  
倫亂據松江府徐達遣驍騎衛指揮葛俊討平之初王  
立中以城降達就令守府事既而王命荀玉珍代之未  
幾達徵各府驗民田徵磚甃城鶴泉不奉令號於眾以  
倡亂眾皆從之遂結張士誠故元帥府副使韓夏秦施

仁濟眾眾至三萬餘人攻府治通判趙傲倉猝不能敵  
同妻子赴水死玉珍棄城走賊追殺之鶴泉自稱行省  
左丞署旗以元字刻磚爲印偽署官屬令其子遵義率  
小舟數千走蘇州欲歸士誠以求援至是達遣俊討之  
兵至連湖蕩望見遵義所率眾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爲  
也乃於蕩東西連發十餘礮賊皆驚潰溺死者不可勝  
計兵及松江城鶴泉閉門拒守俊攻下之獲鶴泉檻送  
大將軍斬之施仁濟等脫走率其黨五千餘人突入嘉  
興府劫庫藏軍需而出海寧衛指揮孫虎等率兵追擊  
悉擒之 壬子吳王諭起居注詹同日國史貴直筆善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三

惡皆當書之晉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  
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朕平日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  
當直書不立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己未方國  
珍既入貢於吳復陰泛海北通庫庫特穆爾南交陳友  
定吳師伐蘇州國珍擁兵規勝敗爲叛服計王以國珍  
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且諭之曰爾能淡燭成敗高覽  
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 丁卯吳江  
浙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興海寧海鹽等沿海州縣皆  
邊防之所宜設兵緝守王命文忠調兵戍之 吳潭州  
衛遣兵攻易華餘黨所據山寨克之 五月丙子朔白



氣二道亘天 戊寅以空名宣敕遣福建行省命平章

庫春舊倫曲陳友定同驗有功者給之 辛巳大同噴

霜殺麥 癸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

京師 乙酉以鄂勒哲特穆爾舊倫完者帖為中書右

丞相辭以老病不許 己丑吳湖廣行省遣兵討平江

花陽山寨克之 辛卯以知樞密院事實勒們為嶺北

行省左丞相提調分通政院 己亥以語達布舊倫倚

為中書平章政事 吳王以天久不雨日減膳素食仍

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辛丑庫

庫特穆爾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六百一十人從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五

是月山東地震雨白菴 李思齊遣張良弼部將郭謙

等守黃連寨庫庫特穆爾部將關係浩爾齊商昂珠展

引兵拔其寨謙走 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晝晦 蘇

州固久不下吳王以書遣張士誠勸以全身保族如漢

賈融宋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己酉士誠欲突圍決戰規

城左方見軍陳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

門欲掩襲吳軍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

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其

參政黃哈喇巴圖舊倫黃哈喇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

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

背曰軍中以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曰諾即馳鐵

騎揮雙刀往擊之敵眾小卻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

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

者皆善為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

眾出入陳中人不能測是日亦敗溺死萬里橋下士誠

馬驚墜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

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告急士

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為公與凶禍福之計

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晉項羽

晉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何則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五

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死在朝

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

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

此時不忘高郵之厄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

以職事撫人民練兵馬御將帥有功者賞無功者罰使

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直能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

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

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童舞女日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

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處居內殿



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弗問故淪胥至今日  
士誠曰吾亦淡憾無及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  
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益於國家有  
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  
以銳師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鄱湖友諒舉火欲燒江  
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器何則天命所  
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  
失杭州援杭州失而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吾恐  
勢極患生變從中起公欲死不得生無所歸也故吾爲  
公計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走金陵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五

陳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  
萬戶侯況曾許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  
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曰足  
下且休待我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壬子士誠復率  
兵突出西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少卻士誠第士  
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金  
收軍遇春乘勢掩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  
壘遠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時徐達令四十八衛  
將士每衛製襄陽礮架五座它礮架各五十餘座晝夜  
礮聲不絕士信張幕城上踞鉅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

左右方進桃未及嘗飛礮碎其首而死 丁巳皇太子  
寢殿復新發井中有龍出光燄燦人宮人震懼仆地又  
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 壬戌庫庫特  
穆爾部將李守道降於吳吳王命館之於會同館 丁  
卯沂州山崩 戊辰大雨吳羣臣請復膳王曰雖雨傷  
禾已多其免民今年田租 癸酉吳王命自今凡朝賀  
不用女樂 吳設前使臣戶部尚書張昶昶既被留爲  
參知政事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等皆相  
善昶有才辯智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凡江左建置制  
度多出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自以奉使被羈心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九 五

不忘北歸陰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吳王及時行樂王以  
語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基曰然必有使之者王不欲  
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後復勸王重刑法破兼井之家多  
陳厲民之術欲吳失人心陰爲北方計王皆不聽時帝  
謂昶已死且擢用其子吳遣杭州所獲平章努都長壽  
北歸朝昶乃陰奉表於帝且寓書其子詢存以會昶臥  
病楊憲往候於昶臥內得書稿奏之王令大都督府案  
書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王始悟其才  
猶欲活之及見其所書牘詞曰彼憲決矣遂殺之 是  
月知樞密院事壽安奉空名宣敕與侯巴延達世令其



以兵援庫庫特穆爾時李思齊據長安與商嵩拒戰侯  
巴延達世進兵攻長安秦州守將蕭公達降於思齊思  
齊知關係等兵退遣蔡琳等破其營侯巴延達世奔潰  
庫庫特穆爾增兵入關日求決戰李思齊張良弼等  
軍頗不支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遣左丞袁渙及知  
院安定臣中丞明托特穆爾傳旨令兩家罷攻各率所  
部共清江淮孫壽進密計於庫庫曰我西事功垂成不  
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渙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  
京藏吏私賄其家則渙必助我而西事可成也庫庫如  
其計渙果私布意於庫庫曰不除張李終為丞相後患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九

天

於是攻張李益急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元紀三十八 起強國協洽七月盡著雍

順帝

至正二十七年秋七月關中兵勝負猶未決庫庫特穆  
爾謂孫壽趙恆曰今當何如並對曰關中四軍獨李思  
齊最強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兵將相持  
不決所畏者惟摩該耳宜抽摩該一軍疾趨河中自河  
中渡河搗鳳翔覆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  
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關中既定然後出兵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

一

以討江淮破之必矣庫庫即行其策檄摩該率兵攻鳳  
翔 甲申命伊蘇提調武備寺 吳右相國李善長等  
勸王即皇帝位王未許善長等復力請王曰吾嘗笑陳  
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卒致覆滅豈得更自蹈之若  
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吳給府州縣官之  
任費錫綺帛及其父母妻長子有差著為令 己丑雷  
震吳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王命藏之出則使  
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祇天戒遂赦獄  
囚 方國珍之初降吳也約杭州下即入朝已而據地  
若若且使通於閩圖為犄角吳王聞之怒遣使責國珍



賈糧二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日爾早改過效順猶可保其富貴不然爲偷生之計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爾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書至國珍大懼集弟姪及將佐決去就其郎中張本仁曰蘇州未下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蜀庸曰江左兵多步騎其如吾海舟何國珍弟姪多以爲然唯邱楠爭曰二人所言非公福也唯智可以決事唯信可以守國唯直可以用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遷延猶豫計不早定不可謂智既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彼之徵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聽命庶幾可視錢俶乎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二

國珍素憚開不能決唯日夜運珍寶集巨艦爲泛海計辛丑吳置太常司農大理匠倫四司 是月李思齊遣部將許國佐薛穆飛會張良弼圖魯卜兵屯華陰時命圖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思齊不悅命部將鄭應祥守陝西而自還鳳翔 龍見於臨胸龍山大石起立摩該部將多博囉特穆爾之黨及摩該奉檄調往陝西行至衛輝諸將夜歌謀曰我輩官軍殺南兵可也分間欲趨鳳翔鳳翔亦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其謂之何其微俱以爲然遂相約扶摩該爲總兵摩該善論兵先爲察罕特穆爾所信任關係自察罕特穆爾起兵以來勇

寇諸軍功最高至是皆不服庫庫特穆爾摩該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遣部將北奪彰德西奪懷慶薩藍托里特里錫巴延特穆爾李國鳳進謀於皇太子曰向日詔書令諸將各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太子何不奏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於一自內制外庶幾天下可爲又摩該一部背庫庫而向朝廷亦宜別倫名號以旌異之太子如其言以請八月丙午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阿裕實哩達喇舊倫愛錄理達臘今改計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三

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朕憂詢之眾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領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巴延達世進取川蜀以少保圖魯爲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總領本部軍馬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各支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



部軍馬固守汛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  
 滌慮同濟時艱 摩該所遣部將至彰德詐為使者以  
 入遂據之至懷慶庫庫守將黃瑞覺之城閉不得入庚  
 戌摩該殺衛輝守將余仁輔彰德守將范國英引軍至  
 清化聞懷慶有備復還彰德上疏言庫庫特穆爾罪狀  
 詔以庫庫特穆爾不遵君命宜黜其兵權就令摩該討  
 之又摩該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號忠義功臣  
 辛亥特穆爾布哈進封淮王 甲寅以右丞相鄂勒哲  
 特穆爾翰林承旨達爾瑪平章政事鄂勒哲特穆爾並  
 知大撫軍院事 癸丑吳園北方止及社稷壇成並做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四

漢制為壇二成 丙辰鄂勒哲特穆爾言大撫軍院專  
 掌軍機今後迤北軍務仍舊制樞密院管其餘內外諸  
 王駙馬各處總兵行省行院宣諭司一應軍情不許隔  
 越徑移大撫軍院 以詹事院同知李國鳳同知大撫  
 軍院事中書參知政事鄂勒哲特穆爾為副使左司員  
 外郎耀珠舊倫改樞密院參議王宏遠為經歷 庚申  
 鄂勒哲特穆爾言諸軍將士有能用命效力建立奇功  
 者請所賞宣敕依常制外加以忠義功臣號從之時詔  
 書雖下諸將皆不用命李思齊聞摩該為變關係浩爾  
 齊夜遁遂解兵而西托音特穆爾盡劫掠山東民畜而

西遼衛輝庫庫特穆爾盡率河洛民兵北渡懷慶摩該  
 懼庫庫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劫掠衛輝民畜而北  
 屯彰德朝廷無如之何 關保列庫庫罪狀於朝舉兵  
 攻之 辛酉命鄂勒哲特穆爾仍前少師知樞密院事  
 伊蘇仍前太保中書右丞相特哩特穆爾以太尉為添  
 設中書左丞相 丙寅立行樞密院于阿南達察罕諾  
 爾舊倫阿難答察命陝西行省左丞相圖魯仍前少保  
 兼知行樞密院事 戊辰命特哩特穆爾仍前太尉左  
 丞相知大撫軍院事中書右丞陳敬伯為中書平章政  
 事 吳王以書諭沂州王宣父子曰爾父子數年前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五

吾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羣雄噫子  
 嬰於咸陽戰商辛子牧野以清區宇今整兵取河南已  
 至淮安爾若能奮然來歸相與戮力戡亂豈不偉哉  
 己巳吳太廟成四世祖各為廟高祖居中曾祖居東第  
 一廟祖居西第一廟次居東第二廟 吳王命參政朱  
 亮祖討方國珍戒之曰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  
 毋設一人 九月甲戌朔義士戴晉生上皇太子書言  
 治亂之由 命中書右丞相伊蘇以兵往山東參知政  
 事法圖呼喇分戶部官一同供給 乙亥以兵起進南  
 百姓供給繁重其真定河南陝西山東冀寧等處除軍







尚執重其贈遺與馬居室靡不充足士多往趨之及士  
信用事疏簡舊將奪其兵權由是上下乖疑凡出兵遣  
將當行者或臥不起邀求官齎美田宅即如言賜之及  
器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為將其威權不立  
類此士信愚妄不識大體士誠委以政卒以亾其國而  
士信之敗又為王蔡葉三參軍所誤至是駢誅並殺潘  
元紹磔莫天祐又有周侂者山陽鐵冶子也以鞞斂至  
上卿城破被獲言於主者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  
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曰亾國賊尚不知死罪耶遂殺之  
民大悅曰今日天開眼 辛卯吳置宣徽院改太醫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一 八

為太醫院 甲午吳朱亮祖兵至天台縣尹湯盤降  
丙申太師旺嘉努舊倫汪家奴今改追封克王諡忠靖 丁酉  
吳朱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珍出師拒戰亮祖擊敗之指  
揮嚴德中矢死德采石人也 戊戌吳王遣使以書送  
元宗室神保大王及赫罕等九人於帝又以書與庫庫  
特穆爾曰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於朝不然名  
為臣子而朝廷之權專屬軍門縱此心自以為忠安能  
免於人議若有它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 己亥沂州  
王宣遣其副使權苗芳謝過於吳吳王遣鎮撫侯正紀  
往報之 辛丑吳王命於泗州靈壁取石制磬湖州采

洞梓制琴瑟 吳封李善長為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  
遇春鄂國公賞賚有差王諭諸將曰江南既平當北定  
中原毋狃于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味遠圖翌  
日達等入謝王問公等還第置酒為樂否對曰荷恩皆  
置酒相慶王曰吾豈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  
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酣  
歌逸樂今竟何如 吳朱亮祖克台州初方國瑛聞吳  
師至即欲遁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  
城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拒守然士卒懷懼  
往往有逃潰者亮祖攻之急國瑛以巨艦載妻子夜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九

黃巖亮祖入其城遂下仙居諸縣國瑛之遁也挾總管  
趙琬至黃巖琬潛登白龍輿舍於民家絕粒死琬璉之  
弟也 癸卯吳新內城制皆朴素不為雕飾王命博士  
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王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  
用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有言瑞州出  
文石琢之可以發地王曰爾導予以侈麗豈予心哉  
冬十月甲辰朔吳王謂中書省曰軍中士因戰而傷者  
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合於宮牆外周  
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



因給糧以贍之 吳王遣起居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  
求遺賢於四方徙蘇州富民實濠州 摩該以兵入山  
西定孟州忻州下嚳州遂攻真定詔伊蘇自河間以兵  
會摩該已而不果命伊蘇還河間摩該還彰德 乙巳  
皇太子奏以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信為山東行省平  
章政事兼知行樞密院事立中書行省于真定路加司  
徒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宣為沂國公 吳命百官禮  
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左相國為右餘官如之又定  
國子學官制以博士許存仁為祭酒劉承直為司業改  
太史監為院以太史監令劉基為院使 朱亮祖兵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十

黃巖州方國瑛遁海上守將哈爾魯降 丁未享於太  
廟 吳王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名  
存垂訓於天下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  
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有江州總管李黼  
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褒崇前代忠  
義所以厲風俗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  
子詔庫庫特穆爾落太傅中書左丞相并諸兼領職事  
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倉邑其弟托音特穆爾以集賢  
學士與庫庫特穆爾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  
倉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庫庫特穆爾所總諸軍在

帳前者命白索珠舊名白瑣浩爾齊統之在河南者中  
書平章政事李克彝統之在山東者太保中書右丞相  
伊蘇統之在山西者少保中書左丞相薩藍托里統之  
在河北者知樞密院事摩該統之唯關係仍統本部諸  
軍庫庫特穆爾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是日赦天下  
吳置御史臺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  
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基仍兼太史院王諭之曰國  
家所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  
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係於此其職實惟  
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徒擁虛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十一

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  
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甲寅吳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為副討方國珍於慶  
元 壬戌吳命中書省定律令以李善長為總裁官楊  
憲劉基陶安等為議律官初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  
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  
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  
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律俾內外遵守故有是命復諭  
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  
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猾之吏得以因緣為



妾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務求適中  
以去繁蕪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  
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一采上吾與卿等面議斟  
酌庶可以久遠行之 丙辰吳王遣使以書遺李思齊  
張良弼使息兵解門思齊等得書不報 辛酉吳王謂  
徐達等曰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  
則庫庫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元祚將  
亾其幾已見今欲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今南方已  
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  
挺竿而可勝也都城既克有似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十一

可建瓴而下矣王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決  
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  
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  
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  
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  
克其都鼓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諸將  
皆曰善 甲子吳王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  
討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掌軍國重事常遇春為副將  
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時名將必推  
達遇春兩人才勇相類遇春慄疾敢漢入而達尤長於

謀略遇春每下城邑不能無誅僂達所至不擾即獲壯  
士與謀結以恩義俾為己用至是吳王而諭諸將曰御  
軍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  
達當百萬眾摧鋒陷堅莫如副將軍遇春然身為大將  
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 吳王命中書平章政事胡  
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率安吉  
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  
廣參政戴德隨征又命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周  
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文  
輝初為王卷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 乙丑以集賢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十二

大學士丁好禮為中書添設平章政事 吳王遣世子  
及次子往謁臨濠諸墓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凡所過  
郡邑城隍及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 丙寅平章內史  
關係封許國公 吳王以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官  
民令速歸附 丁卯吳大將軍徐達等師次淮安遣人  
招諭王宣及其子信 己巳吳王以大軍進取中原恐  
托音特穆爾乘間竊發命廬州安豐六安濠泗蕪黃襄  
陽各嚴兵守備 吳湖廣行省遣兵取寶慶新化縣擊  
守將麻周破之 吳朱亮祖進兵溫州克其城方明善  
先遁去亮祖分兵徇瑞安其守將謝伯通以城降 辛



未沂州王信既得徐達書乃遣使納款於吳且奉表賀  
平張士誠吳王遣徐唐李儀等赴沂州授信江淮行省  
平章政事麾下官將皆仍舊職令所部軍馬悉聽大將  
軍節制時信與其父宣陰持兩端外雖請降內實修備  
王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 十  
一月癸酉朔吳朱亮祖襲敗方明善於樂清之盤輿追  
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 乙亥明昇遣其臣  
鄧良叟聘于吳吳王命良叟從大將軍觀所下城邑  
丙子吳徐達師次下邳都督同知張興祖由徐州進取  
山東 己卯吳徐達兵至榆林鎮僉院鄺毅鎮撫孫惟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古

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巡視福州嚴兵爲拒守計  
徐唐等至沂州王宣不欲行乃使其子信密往莒州募  
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綱等詐來犒師以緩  
攻徐達受而遣之仲綱等既還宣即以兵劫徐唐等欲  
殺之唐得脫走達軍達即以師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  
欲降之遣梁鎮撫往說宣陽許之尋復閉門拒守達怒  
遂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  
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殺惟德與  
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莒海州及沐陽日照贛榆沂水  
諸縣皆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信殺惟德執宣戮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五



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於星紀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太史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 方國珍部將多降於吳湯和復遣人持書招之壬辰國珍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詣和乞降又遣其子明善明則從子明鞏等納省院諸印 乙未以知樞密院事摩該為中書平章政事太尉中書左丞相特哩特穆爾為大撫軍院使 是日冬至吳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歷王謂院使劉基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歷似為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歷成將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六

刊布基與其屬高翼以錄本進王覽之謂基曰此眾人為之乎對曰是臣二人詳定王曰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歷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時鄭國一辭命必草創討論修飾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缺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歷乎公等須各盡心務求至當基等乃以所錄再詳校而後刊之 丙申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 丁酉命關係分省於晉寧 庚子吳克勝州初徐達令平章韓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寶略滕州其守將初議固守已而遁去遂克其城 辛丑吳徐

達攻下益都平章李老保降宣慰使巴延布哈舊名普改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達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令指擄葉國珍等守之初吳軍壓境巴延布哈力戰以拒及城陷巴延布哈還拜其母曰見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可為終養已乃趨官舍坐堂上吳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巴顏布哈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豈肯事二姓乎遂不屈而死其妻阿嚕珍及二弟之妻各抱幼子投井死李老保陽武人又名保保從察罕特穆爾起兵數有功後為平章留守益都至是降送至建康後從吳王如汴王使召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七

諭庫庫特穆爾庫庫鳩殺之 壬寅吳胡廷瑞率師渡杉關略先澤下之 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與翰林院士承旨王時待制黃暉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伊蘇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庫庫特穆爾近托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以南軍遠而輕庫庫近而重也今庫庫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



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庫庫弱而輕南軍強而重也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絃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庫庫黨與離散豈能復肆跋扈若令將見調軍馬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伊蘇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爲庫庫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奏不報 吳王召浙江按察僉事章溢入朝命其子存道守處州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悉平功不在諸將後復問溢征聞諸將何如溢曰湯和由海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六

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策也王卽命文忠屯浦城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會之 甲辰吳律令成王與諸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命有司刊布中外 乙巳吳徐達等將發詣都遣使往樂安招諭俞勝時勝兄寶爲帳下所殺勝代爲平章領其眾明日達師次長山北河般陽路總管李至等詣軍門降於是所屬淄川新城等縣皆望風款附 丁未吳都督同知張興祖至東平平章馮德棗城遁興祖遣指

揮常守道千戶許秉等追至東阿參政陳瑩等以所部來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右丞杜天佑左丞蔣興隆戊申孔子五十六世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聞吳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章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張興祖興祖禮之於是兗東州縣皆來降 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於吳吳王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辯而恭王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國珍書曰吾當以投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 戊申吳宋迪使山東還言張興祖能推誠待人降將有可用者卽使領舊兵進取王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將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七

領千騎者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往諭興祖今後得降將悉送以來勿自留也 吳徐達至章邱守將石丞王成降庚戌至濟南平章達多爾濟舊名達榮兒今改等以城降達命指揮陳勝守之 吳胡廷瑞至邵武守將李宗茂以城降 吳張興祖兵至濟寧守將陳秉直棄城遁吳兵遂入守之 辛亥吳王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乎敗乃可無敗能慎乎成乃可有成若一懈怠必爲人所乘將軍其勉之 密州守將邵禮詣吳徐達降 方國珍及其弟國珉率所部謁見湯和于軍門得



士馬舟楫甚多已而昌國州達嚕噶齊舊倫達魯庫哩

吉斯舊倫闕里亦來降與國珍等並送建康吳王悉召

其臣以邱楠為韶州同知又以表草出詹鼎手命官之

其餘悉徙濠州浙東悉平 壬子樂安俞勝遣郎中劉

啓中等詣徐達納款 癸丑吳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率

文武百官奉表勸進王不許羣臣固請王曰中原未平

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而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 丁巳吳胡廷瑞何文輝師

至建陽守將曹復疇出降命指揮沈友仁守之 戊午

蒲臺守將荆玉及鄒平縣尹董綱詣吳徐達降達以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二十

將鄒毅守鄒平指揮張夢守章邱唐英守蒲臺 己未

吳律令直解成王覽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

非不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聳警天下

之人使之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徧行人人通曉則

犯法者自少矣 庚申以楊誠陳秉直並為國公平章

政事 吳王命湯和廖永忠吳禎率舟師自明州海道

取福州 辛酉吳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

縣克之 吳以凌統為浙東按察使 壬戌俞勝自樂

安見徐達於濟南達遣勝還樂安畱其郎中楊子華

吳左丞相李善長率禮官以即皇帝位禮儀進 癸亥

吳中書省議和池州徵宣太平諸府民出布囊迎糧王

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庫中布不乏

為囊亦易何用復取於民不許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

伊蘇太尉知院托和齊中書平章政事呼琳岱摩該知

樞密院事蕭章圖沁特穆爾汪文清嚕爾等會楊誠陳

秉直巴延布哈俞勝各部諸軍同守禦山東又命關係

珠為聲援時猶未知俞勝之降吳也 吳王御新宮以

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其略曰如臣可為生

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當烈風

異景使臣知之 吳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 丙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三

寅以莊嘉為中書參知政事 吳王命世子及諸子名

以諸子年漸長成宜習勤勞命內侍製麻履以行凡出

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步行其一 吳定內使冠服制

凡內使冠用烏紗描金曲角帽衣用胸背花圓領窄袖

衫烏角束帶 吳左丞相李善長等進儀衛王見仗內

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願善長曰此誇大之詞非

古制也命去之 吳徐達自濟南復還益都進取登萊

州縣 己巳登州守將董車萊州守將安然各降於吳

蒲臺民有供芻藁違令者徐達欲斬之其子乞以身代

達送之建康吳王嘉其孝并其父宥之 庚午吳征南



將軍湯和率師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吳軍入杉關乃畱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眾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相犄角時和等行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入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平章庫春所殺吳師登岸將圍城庫春領眾出南門逆戰指揮謝德成等擊敗之眾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吳師於臺上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門和擊殺之賴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春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三

赴水死行宣政院使多爾瑪不屈下獄死時僉院拜特穆爾居侯官聞吳軍攻城急歎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二女縱火焚之遂自勿和入省署撫輯軍民遣袁仁暨員外郎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未附者分兵略定 辛未吳王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撫輯 吳定各縣爲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以下爲上縣六萬以下爲中縣三萬以下爲下縣 吳減金華田租初得金華時軍食不給知府王崇顯請增民田租以足用民頗病之至是浙江平章李文忠以其事聞遂下令免所增之數 是月詔

陝西行省左丞相圖魯總統張良弼圖魯卜孔興一枝軍馬以李思齊爲副總統守禦關中撫安軍民圖魯卜孔興等出潼關及取順慶山路渡黃河合勢東行其勤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 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復上書皇太子言庫庫特穆爾兵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之罪也况聞庫庫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猶未自絕於朝廷今若遽加以悖逆之名使彼竟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或不可言者當今爲國家計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三

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元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百年之宗社委而棄之此時雖碎首殺身何濟于事故敢不顧嫌忌奉書以聞太子不報 是歲集賢學士致仕歸賜卒 至正二十八年 是歲即明洪武元年謹遵通鑑輯覽八月以前仍書至正二十八年 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子命關保固守晉寧總統諸軍如庫庫特穆爾拒命就便擒擊 以中書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爲御史大夫 乙亥吳王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



也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餘功臣進爵有差 辛巳詔諭庫庫特穆爾曰比者伊蘇上奏卿以書陳情淡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儉言不體朕心冀其先業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答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搗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為王城卿無以摩該為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以西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 明帶刀舍人周宗上書請教太子明帝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請做元制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五

太子為中書令明帝以其制不足法令詹同攷歷代東宮官制選勳德老成及新進賢者兼領東宮官以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其詹事左右率府諭德贊善賓客等並以朝臣兼領諭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宮僚導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者欲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職是故也晉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怠

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不謂軍旅一有緩急不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識之 甲申明遣使覈實浙西田定天下衛所之制 壬辰明胡廷瑞克建寧湯和進攻延平陳友定謀於眾曰敵兵銳難於爭鋒不如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所部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所部爭開門納明師入趨視友定猶未絕也昇出水東門適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建康明帝詰之友定厲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五

聲曰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海殺之友定既死興化泉州俱降獨漳州路達嚙嚙齊迪里密實舊俗迭里爾失今改以佩刀刺喉而死 是月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係以兵為之守以庫庫特穆爾勢弱欲圖之也庫庫即遣兵據太原殺朝廷所置官 二月壬寅朔詔削庫庫特穆爾裔邑命圖魯李思齊等討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免罪惟孫者趙恆罪在不赦太子復命關係等以兵會討 明定郊社宗廟典禮分祭天地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北夏至祀皇地祇于方北宗廟以四孟月及歲除五享社稷春秋二仲月戊日祭歲必親祀以為常 癸卯



武庫災 明以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  
副之浮海取廣東 丁未明釋奠先師孔子於國學遣  
使祭闕里 戊申明帝親祀大社大稷 壬子明定衣  
冠如唐制 癸丑明常遇春克東昌守將申榮王輔元  
死之遇春遂與徐達會師濟南擊斬樂安反者還軍濟  
寧以舟師沂河進取河南 甲寅明平章楊璟師取寶  
慶元紀倫己未今從明紀 丙辰庫庫特穆爾自澤州還守晉  
寧關休遂據澤潞二州與摩該軍合 丙寅明兵取棣  
州 三月壬申明左丞周德興取全州 庚寅彗星見  
於西北 丙申明征西將軍鄧愈取南陽己亥徐達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三

賈李奚讓馬永忠抵東莞真率官屬郊迎勞遂奉詔入  
朝擢真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元史倫成非真既降取廣州今從明史  
明指揮陸仲亨以兵下連州肇慶諸路廣東悉定 丙  
午隕霜殺菽 丁未明始始祭太廟免山東田租三年  
戊申明徐達常遇春等自虎牢關入洛陽托音特穆  
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銳卒二十餘騎  
攢刺遇春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壯士  
從之托音特穆爾大敗梁王阿哩哀以河南降 己酉  
彗星沒 丁巳明楊璟克永州元史以克永州為三月開事今從明史  
甲子明帝如汴梁 明徐達略定嵩陳陳汝諸州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三



地震 甲寅雷雨中有火自天墜焚大聖壽萬安寺  
 壬戌臨州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 明師攻靖江久不  
 下楊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破之必矣  
 乃遣指揮邱廣攻插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土隄  
 五道傅於城城中猶固守急攻克之先是參政張彬攻  
 南關為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璟入立禁止之璟復  
 移師徇郴州降其兩江士官黃英岑伯顏等廖永忠亦  
 克南寧象州廣西悉定 秋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  
 如火照人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 辛卯明  
 帝將發汴梁諭徐達等曰晉元之祖宗有德格天奄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天

九有及其子孫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  
 辜前代革命之際屠戮如仇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  
 克城之日勿擄掠勿焚蕩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元  
 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成朕伐罪救民之志  
 戊申命馮勝以右副將軍留守開封 李思齊大會諸  
 將於鳳翔時思齊總關陝秦隴之師西至吐蕃東至商  
 維南至礮頭北至環慶擁精甲十餘萬惟與庫庫特穆  
 爾干戈相尋明師日逼大都勢危坐視不救 摩該關  
 休攻庫庫特穆爾於平陽是時庫庫特穆爾勢稍沮而  
 摩該關係勢張甚數請戰庫庫不應或師出即退閏月

己亥朔庫庫謀知摩該分軍掠郡縣即夜出師薄其營  
 掩擊之大收其眾摩該關係皆就擒庫庫特穆爾上疏  
 自理詔摩該關係開謀構兵可治以軍法摩該關係皆  
 被殺 明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師河陰遣諸  
 裨將分道渡河徇河北地辛丑取衛輝癸卯取彰德丁  
 未取廣平師次臨濟使參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指  
 揮額時浚河遂引而北 丁巳詔罷大撫軍院誅知院  
 事巴延特穆爾等復命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太傅  
 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恆竝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伊  
 蘇以兵趨山東圖嚙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无

以圖復汴洛皇太子悉總天下兵馬裁決庶務 壬戌  
 白虹貫日 癸亥罷內府河役 明常遇春克德州與  
 徐達合兵取長蘆扼直沽汴橋以濟水陸竝進伊蘇  
 望風走 甲子庫庫特穆爾舊倫廣廓帖木兒今改自晉寧退守  
 冀寧 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舊倫下顏帖木兒今改及明師  
 戰於河西務敗績死之明師遂逼通州 詔太常禮儀  
 院使阿魯渾等奉太廟列室神主與皇太子同北行何  
 魯渾及同官陳祖仁王遜志等言天子有大事出則載  
 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乃令還守太廟以埃 乙丑  
 白虹貫日始罷內府興造 詔准王特穆爾布哈舊帖木



不花監國慶通舊倫慶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

丙寅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如皇太子太子妃同議避

兵北行左丞相實勒們舊倫失烈及知樞密院事赫色

舊倫黑宦者趙巴延布哈舊倫伯顏等諫以為不可行

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死

守柩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及諸集賽舊倫怯出城拒

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北走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江寧監生王景桓